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隋代宫廷演义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出版说明

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使广大读者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有较完整的了解，我们在编辑出版了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》、《明清通俗小说系列》、《古代公案系列》之后，又编辑出版了一套《中国历代宫廷演义丛书》。其中包括《西汉宫廷演义》、《东汉宫廷演义》、《隋代宫廷演义》、《唐代宫廷演义》、《宋代宫廷演义》、《元代宫廷演义》、《明代宫廷演义》、《清代宫廷演义》等八部历史演义小说。

该丛书的各部小说，大致成书于清末民初。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时期，国内政治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侵略，均促使文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。许啸天、徐哲身、张恂子等鸳鸯蝴蝶派的大家们，有感于历史的“虚伪和枯窘”，遂立意撰写此套历史通俗读物，以“应一般民众历史的欲求”。该套丛书以历代帝王世系传承为经，以各代宫廷斗争和宫闱生活为纬，博采历代正史、野史和民间传说，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封建宫廷中帝后臣妃的悲欢离合和宠辱浮沉，再现了宫廷风云变幻、尔虞我诈的历史活剧，暴露了宫廷生活的荒淫糜烂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和黑暗。当然，受时代的局限，书中有些内容存在着诬蔑农民起义和歧视妇女的错误倾向，应当受到批判。

随代宫廷演义

第一回 华林园纳凉谈艳 天渊池灭烛调情

三百年间王气销，中原大半让胡苗。

文皇功业今何在，并却南朝与北朝。

一轮皓月，清光四澈，照见绿杨丛里，露出一角小亭。朱栏曲曲，湘帘半卷，栏杆上却倚着一个小女子，梳着双丫角，眉目如画，手中执了一柄轻罗小团扇，徐徐挥动，仰起了粉脸，娇态憨憨的望着天际明月。那时又有一个破瓜年纪的绣衫少女，悄悄地分花拂柳，从小亭背后蹇入亭中，掩到小女子身后，举起一双粉掌，蓦地掩住了小女子双目，吓了她一跳，娇嗔着道：“又是月媚姊姊，悄没声儿的作弄人，再也不会猜错。”绿衫少女放了手，吃吃的笑道：“梨云妹子，你瞧瞧是谁？”梨云回头一瞧道：“莺儿姊姊，你从哪里来，圣上回宫没有？”莺儿道：“还早呢！还在秦娘娘那里腻着，你倒好自在，独个儿躲在此地纳凉！”梨云道：“横竖没事干，此地却凉爽些。”莺儿道：“原是你自在，吾却没有那般空闲。侍候秦娘娘，整天不得分离，此刻捉个空，才到这里来歇歇。”梨云道：“圣上和秦娘娘的恩爱，真是如胶如漆，原也是秦娘娘生得千娇百媚，不要说圣上要宠幸她，就是我见了秦娘娘，也恨不得一口水咽下肚去。”莺儿笑道：“小妮子口没遮拦，给秦娘娘知道了，准一百个死。你原不知道呢，秦娘娘本是个天生尤物。”莺儿说到此处，俊目儿四面一瞧，见静悄悄的没个人影，随又轻轻的道：“梨云妹子，秦娘娘的历史，你还不知详细，此刻儿趁空，我来讲给你听了。可是你不能胡乱的泄漏出去，那时你我的两条小性命，休想活得成！”

梨云听了，好不快活，忙道：“好姊姊，我决不漏出一言半语，你快快讲吧！”莺儿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们那个秦娘娘，原是先高祖武帝（即宋高祖刘裕，字德兴，小字寄奴，仕晋为太尉，封宋王，寻篡晋，接皇帝位，在位三年而没）在平定关中时，得秦主的从女媚英。先高祖见她清姿秀骨、艳出群伦，便收入后宫，即夕宠幸。那时我只十三岁，倒还记得：先高帝和秦媚英定情的那一晚，设席礼宁宫，宫中灯烛辉煌，笙歌四座。先高帝饮至微醺，却将媚英拥入怀中，坐在他的膝上。媚英娇羞万状，粉颈低垂，芳颜如醉，怯生生眼波，气喘喘兰息。说不出万种风流，描不来百般体态。引得先高祖如醉如痴。未到终席，即命撤筵，便和媚英同入销金帐。情定一夕，盟约三生。从此君王不早朝，朝朝暮暮，和媚娘饮酒作乐，再也不问朝事。”梨云惊诧道：“照了姊姊说来，秦娘娘还是先高祖的宠妃，怎的还好和今上颠鸾倒凤呢？”莺儿道：“这才见今上的昏淫无道，和秦娘娘的寡廉鲜耻。在先高帝宠幸她时，她媚惑主子的手段，便和现在迷惑今上一般。当时先高帝宠幸了秦娘娘，便至失朝废事，幸得谢晦力谏，先高帝幡然悔改，立将秦娘娘遣出宫去，另行安顿。任凭秦媚英哭得像泪人儿一般，先高祖绝不顾恋。究竟先高祖是一个开国的英雄，才能毅然割绝。要是换了今上，可就难了，就有一百个谢晦，恐也劝阻不来。”梨云道：“秦娘娘既是先高祖遣出宫的旧人，怎会又入今上宫中呢？”莺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也是国家的气运使然，冤家路狭，偏会又与今上相遇。这事还在去年的秋季，今上和王内相王公公私出游行。王内相引了今上，到秦娘娘的花园中去赏桂。孽缘凑合，恰巧秦娘娘也在园中散闷。今上见了秦娘娘，不觉魂飞魄散。王内相本是秦娘娘的旧人，很是奸刁巨猾。见圣上当时一副情形，早已照料了八九分，便不惜冒了大不韪，居中牵引。偏是秦娘娘不甘寂寞，竟然心许。听说即夕圣上遂在

秦娘娘院中住宿，成就好事。不及待到天明，由王内相安排了两辆宫车，神不知鬼不觉的轻轻将圣上和秦娘娘接入宫中，便大兴土木，建造了这所华林园，将秦娘娘迁在园中居住。圣上和她朝朝暮暮的狂淫无度，可怜司马娘娘（亡晋恭帝之女）深宫独宿，也不敢婉言谏阻。听说现在外面的消息甚是不佳。将来我们也不知怎样归宿呢！”梨云道：“那也管不了许多，我看秦娘娘将来恐怕也没有好结束呢。”莺儿点头道：“我也这般想，就像先高祖那般神武英俊，临崩的时候，也是被冤魂索命，大叫一声而死。”梨云道：“先高祖是个开国皇帝，杀戮必多，临崩之时，冤魂索命自然难免。”莺儿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，听说索命的冤魂，便是亡晋的安帝恭帝。安帝是被先高祖暗遣中书侍郎王韶之，贿通内侍，用散衣作结，硬生生把安帝勒毙。恭帝是先高祖暗遣太常卿褚秀之、侍中褚淡之酖毙。这秀之淡之，还是恭帝皇后褚氏之兄，竟贪图了富贵，不顾兄妹之情，下此毒手。先高祖篡了晋国不算，还要行此恶计，作斩草除根的手段，本也过分些，自然临终有鬼索命了。”

莺儿和梨云正在叹息之时，梨云眼快，瞧见前面似乎有人奔来，忙道：“莺儿姊姊，是谁来了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已见一个翩若惊鸿的俏身材，手中倒拖了一柄碧罗宫扇，飞也似的奔到面前。莺儿道：“月娟姊姊，敢是有娘娘使唤？”月娟道：“一些也不错，好妹子，累死人了，找得我好苦，你们两个倒自在煞，圣上现在要与娘娘乘坐龙船，游玩天渊池。娘娘要换梳个飞凤髻儿，除了你没人梳，快去吧！再迟受娘娘呵斥，我可担不起这个干肩。”莺儿听罢，急道：“娘娘此刻在哪儿呢？”月娟道：“在摘星阁上。”莺儿便脚不沾地地飞也似赶到摘星阁下面。摘星阁是华林园中第一个最高的楼阁，画栋飞梁，高矗云际。莺儿在阁下定了一定神，才轻移莲步，走上阁去。内侍打起珠帘，莺儿屏息垂头，走进了阁中，即便跪倒，只听见娘娘嚶嚶一声道了一个免字。莺儿缓缓立起，走到妆台那首，娘娘道：“莺儿，你要与我好好的梳个飞凤髻，两个凤翅，要斜侧一些，才生动有致，你可明白？”莺儿道：“贱婢理会得。”莺儿轻轻将娘娘的青丝解散慢慢梳通。

这时娘娘正在新浴之后，薄纱掩体，容光照人，醅醅如雪，吹气似兰。那个风流的少年天子宋主义符，却已半醺，斜靠在妆台一首的一只湘榻上，目不转睛的瞧着娘娘。娘娘被他看得好笑，便轻盈一笑道：“圣上，你瞧阁外天际的星月，好不皎洁。”义符帝笑道：“哪得似卿皎洁，水晶帘下看梳头，再也有趣不过。还有甚心情，去赏那天际的星月皎洁呢！”娘娘听了，不免低了粉颈，粉脸上飞起两朵薄薄红云。那莺儿小心翼翼，替秦娘娘梳飞凤髻，足足梳了半个多时辰，才得梳成。梳得好不生动有致，活像一只玄凤，张了两翼翅儿，栩栩若活。莺儿又侍候秦娘娘更衣完毕，义符帝便携了秦娘娘的纤纤玉手，并肩走下摘星阁，径向天渊池。踏月徐行，静悄悄一无声息，惟有微风过处，四周的花草，欣欣颤动，发出一阵阵的幽香。莺儿和一行宫女内侍，都静静的随在后面。天渊池一边，早有王内相调排妥贴，恭候圣上驾临。义符帝和秦娘娘行到那边，王内相和一般龙船上的夫役，一齐俯伏迎接圣驾。义符帝向是不重仪节，王内相又是他的第一个幸臣，便一招手道：“小王儿起来，你且与朕算算，这时候池子里面哪一处好玩些？”王内相道：“小奴看来，当以荷花湾最清幽。只是龙船太大，若要直入荷花深处，须得换了一叶轻舟，才觉有趣，不知圣上意下如何？”义符帝道：“卿言正和朕意，我们先坐了龙船，他处玩上一回，最后到荷花湾，再换坐小船便了。”

当下由内侍搀扶了义符帝，宫女们搀扶了秦娘娘，一齐走下龙船，起碇

开船。二十四名橹手，摇着二十四柄分水橹，那船便似箭一般的飞驶，远望真似一条神龙在波浪里起伏。船中早排下了酒筵，义符帝和秦娘娘一壁饮酒，一壁在窗中望望外面景色。莺儿和一般宫女们，斟酒的斟酒，传菜的传菜，内侍们却更奏管弦，乐声琤琮，风送水面，格外清幽动听。好一个风流的天子，偏会弄巧，他道今夕月明如洗，朗澈波心。传旨将船上的灯火熄灭，不得存留一盏。旨意下去，立即所有燃明的灯烛，全行熄灭。这时船中虽有月光射入，究属不多，义符帝便乘着酒兴，和秦娘娘索手索脚，恣意抚摸。宫女们只听见秦娘娘吃吃的低笑，和微微的喘息。大家用小金莲暗暗碰撞，个个会意，等王内相的一声“启禀圣上娘娘，荷花湾到了”的话未毕，蓦地船上顿又灯烛辉煌。只见秦娘娘倒在义符帝怀中，颊上通红。义符帝却鼓掌大笑，连声呼妙。众人原知圣上好作顽戏，才敢如此。不候旨下，竟会齐了自动点灯，以博义符帝一笑。果然义符帝并不见罪，反道有赏，众人谢了赏，各自暗笑，于此足见义符帝荒淫的一斑，和放任群小的罪恶。

当时龙船到了荷花湾口，便停船不进，王内相请义符帝和秦娘娘换登小舟，义符帝便携秦娘娘下了小舟中坐稳。秦娘娘却唤莺儿随去，余人尽行等在荷花湾口龙舟上。在月光之下，一叶小舟，直向荷花湾深处驰去。翠盖亭亭，红莲濯濯，水面上清风阵阵，送出了一股甜净幽香。义符帝勾了秦娘娘的粉颈道：“爱卿，如此良夜，如此幽境，不可无歌。爱卿当不吝珠喉，曼度一曲。”秦娘娘道：“下里巴音，有渎圣听，求圣上免了罢。”义符帝哪里肯。这时已入荷花深处，芬芳四面传来，秦娘娘便曼声歌道：

舞衫歌扇动情多，称体新裁薄薄罗，

最爱酒阑明月静，小红低唱采莲歌。

秦娘娘歌毕，低鬟一笑道：“仓促谄来，真不值圣上一晒呢！”义符道：“爱卿太谦了，凭卿一串珠喉，已足压倒了元白。”这时却有一只水鸟，扑刺声飞掠了小舟过去。吓得秦娘娘花容失色，躲在义符帝怀中。义符帝万分怜惜，便道：“这里也没甚可玩，我们回去罢！”驾舟的内侍，便拨转船头，挥动双桨，回到荷花湾口。义符帝和秦娘娘重上龙船，莺儿也掉了船。义符帝传旨回船，重行温酒，在船中徐饮。秦娘娘却见义符帝持杯沉吟，便将启问。忽见义符帝哈哈笑道：“有了，准是如此！”众人不知底细，都面面相觑。正是：

独夫喜怒原难测，凭尔操心亦枉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失尊卑昏主作酒佣 丧廉耻妖妃充店妇

话说义符帝蓦地哈哈大笑，船中人皆不明缘故。秦娘娘便袅袅起立，斟满了一金樽美酒，双手捧了，敬与义符帝道：“圣上有何喜事？臣妾预贺一杯，恭祝圣上万福！”义符帝笑道：“有劳爱卿。”授了尊酒，一饮而尽。接着王内相屈了两膝，也献上一杯酒道：“小奴敬酒。”义符帝道：“小王儿，你这杯酒算什么？”王内相道：“圣上赏了这杯酒，小奴自有话说。”义符帝道：“看你编出甚话来。”也便饮尽了酒。王内相道：“圣上定是想到了绝妙的消遣法儿，所以欢喜是吗？”义符帝笑对秦娘娘道：“朕躬心事，再也瞒不了小王儿。”说着便拽王内相起立，附着他的耳畔，嘱咐多时。王内相不住的含笑点头。义符帝又将秦娘娘抱在膝下，勾了她的粉颈，将嘴凑在她粉妆玉琢的小耳朵上，唧唧啾啾了一回。秦娘娘只是娇笑，笑得飞凤髻上的凤翅，颤巍巍扇动，活像要飞去一般的。莺儿和一行宫女内侍们，兀是蒙在鼓里，不知他们究竟要玩些什么。等到龙船回到原地，王内相请义符帝、秦娘娘登岸，义符帝道：“朕与秦娘娘今夕即在船中留宿，你们除了侍候的，余人上岸去便了。”王内相遂和一般人上岸。莺儿和月娟，伺候义符帝秦娘娘上了龙床，垂了盘龙宝帐，添香金鼎，加注玉漏，才悄悄退出。

这时已是月落参横，半夜过后了。莺儿正想在外舱安歇，忽有一个小内侍柄儿，悄悄的走入舱中，低低问道：“莺姑娘，圣上和娘娘安睡了没有？”莺儿回他已睡。柄儿道：“王公公现在岸上等候，莺姑娘请上岸答话。”莺儿便对月娟道：“姊姊你先睡吧！仔细留神了里面呼唤，我去去就来。”月娟道：“我理会得，你去好了。”莺儿便和柄儿一同登岸。见王内相背着手，立在岸侧一棵树下。王内相见莺儿上岸，笑着道：“莺姑娘你来，我和你说。”莺儿走到杨树下面道：“王公公有什么事儿吩咐？”王内相道：“圣上明天要大大的乐一乐，内侍方面，由我安排，宫女一面，烦莺姑娘布置了。”莺姑娘道：“圣上要怎样的作乐呢？”王内相笑道：“圣上要做酒家，故请娘娘当垆女，我们一行人，却扮做各色人等，到酒店中去哄饮打诨。莺姑娘，你瞧这个玩意儿，倒还新鲜别致，也亏圣上想得出来，怪不得圣上在船中要放声大笑了。莺姑娘，你明天好好的布置，少不得圣上和娘娘，都有重重的赏赐。”莺儿应了声，便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明天在园中哪儿聚齐呢？”王内相道：“摘星阁前面那块场子大些，我们便在那处盖搭茅棚酒舍，布作乡村景子，一准申刻聚齐。”莺儿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尽我的力办吧。不周到的去处，还望指点。”王内相道：“好说，明天见！姑娘安息吧。”莺儿便下了龙船，月娟问道：“王公公甚事唤姊姊去？”莺儿便告诉了她。月娟道：“这倒好玩呢！”莺儿道：“玩是好玩的，只是太失体统了，还像个什么样儿！”月娟道：“管他呢。我们睡罢！”当夜一宿无话。

到了明天一早，莺儿哪里还睡得着，急忙忙的起来梳洗完毕，便先将华林园中各处承事宫女，拣几个灵慧的抄了一纸，计有摘星阁的香云、静芳，松涛轩的文鸳、丽珠，景云楼的柳娇、珠儿，望湖台的梨云、雪燕，天渊池龙船上的月娟、芸青、曼儿、妙云，连自己共计十四个人，大约也够了。莺儿便唤一个小内侍，一处处去邀这几个人来，不一时都已齐集。莺儿随将邀她们的缘故说了，叫她们各承一个职儿，愿扮何项人物。她们思索了一回，梨云第一个道：“我来扮个渔姑吧！”文鸳道：“采桑的我来扮吧。”曼儿道：“柳娇姊姊唱得一口好曲儿，叫她扮个歌妓，再好没有。”柳娇啐了一

声道：“曼儿这副狐媚相儿，扮个土娼不妙吗？”莺儿道：“你们两个，准各扮了歌妓土娼就是。雪燕和芸青会使几手拳脚，何不扮个江湖卖解的女儿。”雪燕、芸青也都答应了下来。宝儿道：“我来扮个泼妇，到酒肆中去骂座。”大家听了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出来！”香云对静芳道：“我和你还在一块儿，扮个烧香的姊妹吧。”丽珠道：“我扮个农妇送饭。”珠儿道：“姊妹们替我想想，扮什么好？”梨云笑道：“我看你还是扮个小尼姑，倒也不错。”说得众人笑了，也说很妙。莺儿对妙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扮个什么呢？”妙云笑道：“既有了小尼姑，我便不妨扮个小道姑。”莺儿道：“好！就如此。”梨云道：“莺姊和月娟姊姊扮何等样人？”月娟道：“我还是扮个采茶的女子。”莺儿道：“我可难了，扮什么呢？差不多给你们扮尽了。”曼儿道：“莺姊姊不是也会唱的吗？不妨和柳娇姊姊做伙伴。”梨云道：“正是呢，莺姊姊还弹得一手好琵琶，和柳娇姊姊合做歌妓，弹弹唱唱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莺儿点头道：“就玩这个吧，此刻我们且散，到申刻会齐在摘星楼前面那块布置好的所在便了。”梨云等遂各个分头归去，自去装扮不题。

且说这时王内相，早已在摘星楼前面，督率了一般内侍人等，盖造茅棚酒舍，布置乡村景色，分派改扮角色。一一安排就绪，早已过了午刻。王内相赶到天渊池龙船上，问莺儿安排得怎样了，莺儿将各宫女分派改扮的诸色人等，与他说了，王内相道：“很好！圣上今天上朝过没有，此刻在哪儿？”莺儿道：“圣上今日已初一刻上的朝，三刻退朝，听刘公公说，今天朝上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三相，因北魏主遣兵来攻，我国连遭败绩，失了不少城池土地，三相上表自劾。圣上看了表章，但道毋庸议处。退朝之后，到秦娘娘宫中去了。今天的玩意儿，圣上不知还有兴玩吗？”王内相道：“朝外天大的事，有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三人干去，失些土地城池真不在圣上心上，这种有趣的玩意，准玩定的。莺姑娘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王内相说着，上岸去了。莺儿在龙船上整理了一回，便到秦娘娘宫中去伺候。见义符帝与秦娘娘午宴方毕，义符帝见了莺儿便问道：“见过小王儿没有？”莺儿道不多时见过。义符帝道：“你可知道他办的事怎样了？”莺儿道：“都已舒齐。”义符帝笑对秦娘娘道：“停一会儿，爱卿与朕也要改装了去。今天我们的玩，要废去了尊卑仪节，方可玩得尽兴。”秦娘娘点了点头，问莺儿你扮个什么，莺儿便将女宫们所扮的各种人，都禀了上去。义符帝连声呼妙，便对莺儿道：“你也不必在此地伺候，你们去改扮好了，径到那里去聚会。你去给其余的人说，少停在玩的时候，不准用圣上娘娘的称呼，谁犯了，重责不恕！”莺儿应声遵圣上命，遂退出去分头告知，不题。

到了申刻将近，夕阳衔山，凉风渐起。摘星阁前，一所茅棚酒舍里，那个义符帝已是穿了青衣犊裤，戴了凉草笠儿，笠上斜簪着一朵小红花儿，在酒舍门口，左手叉在腰里，侧了头立着，活像一个酒店小伙计。秦娘娘也是穿了青衣，用一方薄薄蓝绸，帕在头上，斜靠着身子在一座小柜台里面。柜台上排了些佐酒的盆菜儿，和盛酒的东西。这时一般改扮的内侍和宫女们，渐渐来了。第一个是王内相，扮做了一个土棍，闯进酒舍。口中胡喊着：“掌柜的大娘，替俺烫两碗状元红！”秦娘娘噗哧一笑，秋波掠到义符帝脸上。好一个风流天子，一扬脸对娘娘道：“伙计儿，听见了没有？来两碗状元红啊！”秦娘娘脸上一红，便用盛酒器吊了两碗酒，放在柜上。义符帝拿了酒，放在内相面前道：“大爷，酒来了，用些什么菜？”王内相道：“拣清爽一些的拿来。”义符帝道：“有有有，糟肉醃鸡好吗？”王内相一点头，早取

了过来。这时一般内侍们，也有扮做种田汉的，也有扮做贩杂货儿的，纷纷的走入酒舍。没有一会儿，两间茅舍里面，已是黑压压挤满了酒客。忙得义符帝这边上菜，那边送酒，额上汗都挤了出来。夹忙中店前娇滴滴的喊了声卖鲜鱼，秦娘娘见一个绝俏小渔姑，手提一篮鱼儿，模样儿好不有趣，一看是梨云扮的，义符帝已喊道：“卖鱼的姑娘，你篮鱼要卖多少钱？”梨云却将鱼篮往柜上一放道：“小伙计，你们的女掌柜是识货的，随她打发好了。”秦娘娘见梨云娇憨得妙，便在柜里拿出一锭金元宝，授给她道：“渔姑你拿好了。”梨云笑着谢了一声道：“太多了，下次再送一些鱼来吧。”这时采茶的月娟，采桑的文鸳，都走了过来，和娘娘兜搭。丽珠却提了一只篮子，扮成一个小媳妇儿，匆匆的走进酒舍，径到一个内侍扮作种田汉的面前道：“好汉子，你倒在这里喝酒，找得我好苦，饭也凉了，快些吃吧。”说着将饭篮往桌上一放，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秦娘娘指了丽珠，笑得透不过气来。

正在胡笑的当子，珠儿扮了尼姑，妙云扮了道姑，来向秦娘娘化缘。说了许多佛神保佑的好话。秦娘娘方打发开，酒店门外一声锣响，雪燕和芸青的江湖卖解开场了。两个人打了几趟拳，玩了一回花枪双刀，扮作看客的内侍，纷纷把赏钱丢下，秦娘娘也攒了一锭金元宝过去。雪燕和芸青收了场子。接着扮土娼的曼儿，早趑进酒舍，到王内相跟前，飞了个眼风儿道：“王大爺，好自然啊！喝酒也不请个客！”王内相装着嬉皮涎脸道：“好姐来吧，喝杯酒去。”曼儿便和王内相扭糖般厮混，引得众人又失笑起来。再夹着义符帝，也来说两句打趣的风情话。秦娘娘笑得伏在柜上呼肚痛。王内相又逼着曼儿唱支曲儿，曼儿便唱道：

相思意自深，白纸诗难足，字字苦参商，故要檀郎读。分明记得约当归，远至樱桃熟，何事菊花时，犹未回乡曲。

浪荡去未回，踟躕花频换。可惜石榴裙，兰麝香消半。琵琶闲抱理相思，必拨朱弦断。拟续断来弦，待这冤家看。

曼儿唱毕，众人喝个连环大彩。蓦地里店外一声吼，早蹿进一个女子，便是扮泼妇的宝儿，径到王内相面前，一手扭住了他的胸脯道：“没良心汉子！正事不想干，喝酒玩女娘，死要在头上了，还不随老娘回家去！”众人听了，又是哄堂大笑。在这当子，却有一阵叮叮咚咚的琵琶声。众人看时，却是莺儿和柳娇两个扮的歌妓，接着娇声唱道：

景阳宫，晓钟，鸣珂巷，玉骢，总是南柯梦。生来无分紫泥封，机巧成何用。捉雾拿云，攀龙附凤，这心肠无半种……

一曲未终，只见刘内相自外直奔进来，报道不好了！众人不觉大惊失色。正是：

佳曲未终来噩息，欢肠顷刻变愁肠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臣废君南宋立外藩 子弑父北魏继明君

话说刘内相慌忙进内报道不好了，义符帝急问何事，刘内相道：“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与徐、傅、谢三相，率了军兵，从云龙门杀进来了。圣上速作主张，快快逃避！”义符帝听了，吓得面无人色，众人慌作一团。秦娘娘拖住了义符帝抖个不停。还是王内相稍为镇定，便道：“圣上宽怀，没有大不了的事，且到天渊池龙船暂避。”说着拖了义符帝秦娘娘飞奔而去，不题。

小子写到此处，另表白一番。原来宋武帝刘裕，共有七子，长子义符，为张夫人所出。次子义真，生母为孙修华。三子义隆，为胡婕妤所出。四子义康，生母为王修容。五子义恭，生母为王美人。六子义宣，为孙美人所生。七子义季，生母为吕美人。及宋主刘裕篡晋得国，自立为帝，便立了长子义符为皇太子。封次子义真为庐陵王，三子义隆为宜都王，四子义康为彭城王，义恭、义宣、义季俱因年幼，未加封爵。后来宋主刘裕在位三年，便即病歿，遂由皇太子义符继位。哪知接位以后，不理朝事，日狎群小，朝中政权，统统给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三个相臣执掌行使，义符帝从不顾问。徐、傅、谢三相见义符帝如此昏庸，早存废立之意。只因废了义符，依了次序，当立庐陵王义真为帝。偏是义真与徐、傅、谢三相的意见不洽。三相便先下手为强！索性先除了义真，再行废去义符。便在甲子年的正月，三相会衔上疏，奏陈庐陵王义真过恶，请义符帝下诏废黜义真封爵。义符本与义真不睦，又兼朝事尽由三相裁决，自然言听计从，立刻下诏将义真废为庶人，徙居新安郡（即今之徽州），改授皇五弟义恭为冠军将军，任南豫州刺史。三相虽将义真废为庶人，还是放心不下，又遣人到新安将义真谋毙。便静待机会，再谋废义符帝。偏是北魏的主子嗣，欲报复旧怨，向宋廷寻衅，惹起战争。

小子写到此地，又要拿北魏的来源表白一番了。原来北魏的太祖拓跋珪，源出鲜卑，身居北荒。在晋怀帝时，封拓跋猗虚为代郡王。传六世至什翼犍。拓跋珪即为翼犍之孙，才能出众，智勇过人，为朔方众部所服，推为代王。珪遂率军灭柔然、掠高平、破后燕，声势显赫，改国号为魏。徙都于平城，僭号称帝。即为北魏的始祖。珪，初纳刘库仁从女吉云，生得姿容十分艳美。珪爱若拱璧，宠冠后宫，生一子，名嗣。在破后燕的时候，珪又得后燕主慕容宝的幼女慕容贞，珪见她艳若天人，便据为己有。后即立为帝后。在理魏主有了两个如花如玉的美人儿，左拥右抱，已足饱享温柔乡的艳福。哪知他贪色无厌，有天在慕容后宫中，蓦地遇见了五百年前风流冤孽。见有一个绝妙的美人儿，生得怎样美法：

春色红酣，朝烟翠锁，梅花体态，杨柳腰肢，入红裙而竞醉，步香尘兮窈窕。温柔自殊，明秀难描。色可羞花，香宜制露。诃须脂粉轻施，不藉铅笔薄御。

魏主怎不魂飞魄散，逗起了一团欲火。便含笑问慕容后道：“爱卿，此位美人是谁？”只见那美人已盈盈下拜，轻启朱唇奏道：“下妾乃贺兰之次女苹范，归宫门侍卫孙哀黎。”魏主慌的双手扶了苹范起立道：“卿原是朕躬的姨母。”即命设宴宫中，款待贺氏。席间魏主用言挑动，贺氏泫然欲泣，魏主不忍相逼，然也不忍割舍。迨至宴毕，贺氏拜谢欲回，魏主不允，遂将贺氏软禁宫中。魏主竟设计将贺氏的丈夫，宫门侍卫孙哀黎诱入宫中，诬他调戏宫女，便将他杀死，绝去了贺氏顾念。这一夜，即逼淫了贺氏。可怜贺氏，迫于淫威势力的下面，哪敢不从，娇啼成宠，泪殷枕席。恍如一枝梨花春带雨，魏主万分怜惜。封为贵妃，后即产下一男，取名曰绍。魏主珪到了晚年，

惑于左道之术，妄想长生，炼药服丹，不免多服辛品，因而性躁易怒，一不当意，动要杀人。有天魏主在贺妃宫中，贺妃无意间触怒了魏主，魏主竟忘了昔日情义，亦欲将贺妃处死。贺妃便奔匿冷宫暂避，贿通内侍，送信给她的儿子绍。这时绍已受封为清河王，得了贵妃求救的急信，便趁星夜入宫，手刃了魏主珪。这也是魏主荒淫的结果。他先前若不计杀孙哀黎，逼淫贺氏，哪会生出孽种绍来，造成如此结局呢！

且说魏主的长子嗣（即刘妃所生），受封为齐王，闻魏主被绍所杀，便率军攻破了都城，擒住了绍，即行杀了，并将贺妃杀死，遂接了帝位。勤修政事，兴利除弊，倒是一个有为的英主。他因南宋主刘裕歿了之后，欲报旧仇，便率兵犯宋，步步进逼，节节胜利。偏是南宋的义符帝，昏庸懦弱，毫无作为。到了甲子年六月，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三相密议之下，决议废去义符，另立新主。当下即召南兖州刺史檀道济、江州刺史王弘立即入朝。檀道济与王弘不知何事，星夜赶到都城。徐、傅、谢三相，即召入密室，共谋废立。檀道济和王弘也都赞成此举，约翌日举事，又串通了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为内应。一到明日，早已尽行布置停当。义符帝兀是蒙在鼓里，真应了宫女宝儿道“喝酒玩女娘，死要在头上”，他还是兴高采烈，扮了酒家胡混。等到了刘内相的报告，和秦娘娘躲到龙船上，哪里躲得过去，檀道济和徐羨之谢晦傅亮，率了军士，突入云龙门，直进华林园，四面一搜寻，盘问园中宫女，知道义符帝躲在龙船上，便率众到天渊池，拥上了龙船，杀死了王内相和刘内相，秦娘娘吓得晕倒在船上。义符帝却被众人蜂拥上岸，你推我扯。义符帝身不由己，随了众人，到了东阁，由徐羨之收去了玺绶。立即召集了百官，宣布皇太后命令，略云：

王室不造，天祸未悔，先帝创业勿永，弃世登遐，义符长嗣，属当天位，不谓穷凶极悖，一至如此。大行在殡，宅内哀惶，幸灾肆于悖词，喜容表于在戚，至乃征召乐府，鸠集伶官，倡优管弦，靡不备奏。珍羞甘膳，有加平日，采择媵御，产子就宫，腆然无怍，丑声四达。及懿后崩背（懿后即宋主刘裕之继母萧太后），重加天罚。亲与左右协俳歌呼，推排梓宫，拊掌笑谑，殿省备闻。又复日夜媠狎，群小媠戏，兴造千计，费用万端，币藏空虚，人力殫尽，刑罚苛虐，幽囚日增。居帝王之位，好皂隶之役；处万乘之尊，悦厮养之事。亲执鞭扑，殴击无辜，以为笑乐，穿池筑观，朝成暮毁。征发工匠，疲极兆民，远近嗟叹，人神怨怒。社稷将坠，岂可复嗣守洪业，君临万邦。今废为营阳王，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，入篡大统，以奠国家而安人民。特此令知。宣令即毕，百官便拜辞义符，暂送至故太子宫安歇，令他具装出都，徙往吴郡。义符到了此时，还是舍不得秦娘娘，贿通了内侍，悄悄的将秦娘娘寻了来。两人相逢，抱头痛哭了一回，便整理一切，预备徙往吴郡不题。

且说徐羨之等，一面废了义符，一面便使傅亮率领了文武百官，备齐了法驾，进程到江陵，迎接宜都王义隆入都接位。行到寻阳地面，祠部尚书蔡廓忽然得病，乃与傅亮分别。廓对傅亮道：“义符帝虽已废为营阳王，徙往吴郡，还宜厚加优待。倘有不测的事发生，我恐朝上群臣，俱要蒙了杀主恶名，给后世天下人耻笑的呢！”蔡廓说完了这几句话，便和傅亮分别而去。本来傅亮在出宫时，营阳王义符也已带了秦娘娘等就道吴郡，傅亮早与徐羨之议定，暗令中书舍人邢安泰随去，明算护卫，暗里却叫他相机行事，把义符杀去。现在傅亮听了蔡廓的临去留言，觉得甚为有理，忙遣人去制止安泰，叫他不要动手。哪里来得及，原来邢安泰随了义符王行到金昌亭。义符要在亭中歇息一会，便叫人置酒亭中，与秦娘娘饮酒解闷。安泰便遵照了徐羨之的嘱咐，命兵士将亭围住，安泰便持刃入亭，手起刀落，一个如花似玉、千

娇百媚的秦娘娘，已是倒了香躯，卧在血泊中了。义符好不心痛，便拔出宝剑，和安泰在亭中奋斗。那亭外的军士，多喊道不要逃走了这个昏王，喊声不绝。义符颇有勇气，安泰却敌他不过，竟被义符且战且走，突出了重围，飞奔而逃。安泰率了众兵，紧紧追赶，驰越了阊门。也是义符命中该绝，被安泰用一根门闩飞掷过去，正击中义符的腰间。义符受了伤，跌在地上，一时爬不起身。安泰赶上前来，手起刀落，便结果了义符性命。那时的义符，还只十九岁。史家称为少帝，不题。

且说傅亮得了去使的回报，知义符已被安泰所杀，心中甚是不安。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只好付诸一叹。遂西行至江陵诣行台，奉上了表章，并进玺绶。表文上云：

臣闻否泰相隔，数穷则变，天道所以不愆，卜世所以灵长。乃者运距陵夷，王室艰晦，九服之命，靡所适归。高祖之业，将坠于地，端赖基厚德深，人神共奖，社稷以宁，有生获又。伏惟陛下君德自然，圣明在御，孝弟著于家邦，风犹宣于藩牧，是以征祥杂沓，符瑞耀辉，宋庙神灵，乃睠西顾，万邦黎献，望景托生。臣等添符朝列，预充将命。后集休明之运，再睹太平之业。行台之上，瞻望城阙，不胜喜悦。鳧藻之情，谨诣门表拜以闻。

宜都王义隆接了这道表章，宜都将佐，闻知庐陵营阳二王，俱被徐羨之傅亮谢晦所害，深恐义隆入都，也被谋害，遂纷劝义隆不可东下，免遭毒手。正是：

前车覆辙原须戒，暗箭来时不易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月夜卜金钱天心从吉 风雷生帝阙圣意除凶

静悄悄一个院庭，正中一只小几，几上安了个金鼎，鼎中一缕缕香烟喷出。几前有个王妃装束的女子，俯伏在地上，默默祝告。在月光之下，好不幽静，只有阶下的秋虫，唧唧鸣声，破了沉寂的空气。那女子祝祷了一回，亭亭起立。拿出一个小牙筒儿，在香上绕了三转，开了牙筒盖儿，倾出三个金钱，在她的玉掌之上，凝神端详了一会儿，重将金钱倾入筒中。又在香上绕了三转，再开筒倒出。一连来了三次。她喜孜孜的盈盈拜了八拜，才轻启朱唇唤了声“瑞云”。便有一个紫衣宫娃，从东首一间屋中走出，到了院庭中道：“娘娘有甚事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你将几上的东西收罗好了，你可知道此时儿王爷在哪里？”瑞云道：“在东书院，娘娘可要过去吗？”那女子点了点头。瑞云便唤掌灯，即有两个宫娃，从东首屋中走出，掌了两盏八角红纱灯，来到院庭中。瑞云对两个掌灯的宫娃道了声：“去东书院。”两个掌灯的宫娃便掌灯前导，那女子遂袅袅婷婷的抄过东廊，到了东书院的门首暂立。门首侍卫见了她，都行礼致敬。她问侍卫道：“王爷可在里面？”侍卫忙回道：“在！娘娘可要进去见王爷？”她臻首微点，侍卫便揭起垂帘，喊了声：“娘娘到！”她已翩然入室。室中明灯四张，如同白日。靠西首一张公案前面，坐着一位少年王爷。生得剑眉虎目，隆准大耳，好不威武异常。他见那女子入室对他施礼，便微抬身子，命她坐了，道：“贤妃何事夤夜来此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日间贱妾闻知王爷东下入都的事，一时难决，适间贱妾焚香中庭，默默祷祝，卜了金钱三卦，竟是大吉的卦子，特来报与王爷得知。究竟东下的事如何了？”王爷微笑道：“已经决定了。”小子写到了此处，再不表白一番，阅书的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路了。原来，那个焚香的女子，便是上回书中说着的宋主刘裕的第三个儿子，封为宜都王义隆的王妃袁氏。那个少年王爷，便是徐、傅、谢三相要迎他入都为帝的宜都王义隆。

上回书结束的当子，是宜都将佐劝义隆不要东下入都，防遭毒手。义隆一时莫决，袁王妃便在晚上焚香卜卦，今听王爷道已决定了，便问道：“还是决定东下入都？还是决定拒绝东下入都？”义隆王爷即在案上取了一道敕令给袁王妃，袁妃接了那道敕令观看，令文上道：

皇运艰敝，数钟屯夷。仰惟崇基，感寻国故。永慕厥躬，悲慨交集。赖七百祚永，股肱忠贤，故能休否以泰，天人式序。猥以不德，谬降大命。顾以竞季，何以克堪，行当暂归朝廷，展哀陵寝。并与贤彦由写所怀，望体其心，勿为辞废。

袁妃看毕道：“王爷是决定东下了？”义隆王颌首道：“就是司马王华，他也劝我东下。他道先帝为天下立功，四海谁不畏服。虽因嗣主不纲（指义符帝），人望依旧没改。徐羨之是中材寒士，傅亮是布衣诸生，并非如晋宣帝（司马昭）时的王大将军（王敦）可比。并且他们受了先帝托孤知遇的恩，决不敢突然背德。不过畏庐陵王严断，恐怕不能容他们，才将庐陵王先行除去。又恐废主存留，发生祸患，故也下此毒手，殿下尽可大胆入都！”袁妃道：“王司马所言，确是不虚。王爷此去，上顺天心，下负人望，贱妾敢为王爷预贺了！”义隆王微笑道：“接了帝位，贤妃要作王后了，也要向卿预贺呢。”义隆和袁妃闲谈了一会，便回寝室安睡。

一宿无话，到了明日，义隆便留司马王华镇守荆州，校尉刘彦之镇守襄阳。才自率将佐发江陵，召见傅亮，问及营阳庐陵二王的惨死，义隆悲恸呜咽，十分哀伤，左右尽皆流泪。傅亮见义隆王友爱之情如此重厚，想着了与

谋营阳庐陵二王的亏心事，不觉汗流浹背，神情失措，几致应对不来。义隆询问一切之后，即与傅亮一同下舟。到了京师，群臣迎谒，导驾入城。乘辇入阙，百官奉上御玺，遂登太极殿，即皇帝位。称景平二年，为元嘉元年。追尊生母胡婕妤为太后，奉谧曰章。复庐陵王义真封爵，彭城王义康进号骠骑将军，南豫州刺史义恭封江夏王、册封第六皇帝义宣为竟陵王、第七皇帝义季为衡阳王。司空徐羨之授司徒、左卫将军王弘为司空、中书监傅亮加左光禄大夫。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北将军。王弘与道济仍各归原地镇守。独有个领军将军谢晦，前由尚书录命除受荆州刺史，权行都督荆襄等七州诸军，此时实行除拜，加封抚军将军。本来司空徐羨之，他恐义隆入都之后，荆州重地授与他人。所以先用录命，使谢晦接任，好教他居外为援，所有精兵旧将，尽行隶属。晦尚未登程，义隆至都，谢晦便也一同与百官朝贺。义隆帝年龄才十八，却是器宇不凡，与其兄义符之昏庸大异。他心中暗忌徐、傅、谢三人，面上却不露声色，故示优异。下诏命谢晦真除都督荆襄七州，谢晦好不得意，即出镇荆州。义隆帝便召回王华和到彦元二人，与王昙首、朱容予共襄都城戎政，这四个人俱是义隆帝心腹不题。

到了元嘉三年，义隆帝已是亲柄政权，便下诏杀了徐羨之、傅亮，又收捕了谢晦之子秘书郎世休与羨之之子乔之、乞奴二人，一并杀了。傅亮诸子，义隆念亮至江陵迎驾的诚心可嘉，恕了不杀。当时这个消息，传到荆州谢晦耳中，谢晦顿时晕了过去，倒在座上。左右急忙施救苏醒，又恸哭一回，先命江陵将士，为徐傅举哀不题。隔上不多几天，谢晦又接到义隆帝诏敕。敕上道：

盖闻臣生于三，事之如一，爱敬同极，岂惟名教，况乃施侔造物，义在加隆者乎？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，皆因缘之才，荷恩在昔，超居要重，卵翼而长，未足以譬。永初之季，天祸横流，大明倾曜，四海遏密，突受顾托，任同负图，而不能竭其股肱，尽其心力。送往无复言之节，事居缺忠贞之效。将顺靡记，匡救蔑闻，怀宠取容，顺成失德。虽未因惧祸以建大策，而逞其悖心，不畏不义。播迁之始，谋肆酖毒，至止未几，显行怨杀，穷凶极虐，荼毒倍加。颠沛皂隶之手，告尽逆旅之馆，都鄙哀愕，行路饮泣。故庐陵王英秀明远，风徽夙播，鲁卫之寄，朝野属情。羨之等暴蔑求专，忌贤畏逼，造构贝锦，成此无端，罔主蒙上，横加流屏，矫诬朝旨，致兹祸害。寄以国命而剪以仇讎，旬月之间，再肆酖毒，痛感三灵，怨结神鬼。自书契以来，异常安忍，反易天明，未有如斯之甚者也。昔子家从弑，郑人致讨；宋肥无辜，荡泽为戮。况逆乱倍于往衅，情深痛于国家，此而可容孰不可忍！及宜诛殛，告谢存亡。而当大事甫定，异同纷结，匡国之勋未著，莫大之罪未彰，是以远酌民心。近听舆论，虽或讨乱，虑或难图，故忍戚含哀，怀耻累载。每念人生实难，情事未展，未尝不顾影痛心，伏枕泣血。今逆臣之衅，彰暴避迩。君子悲情，义徒思奋。家仇国耻，可得而雪。使命司寇，肃明典刑，晦虽据有上流，或不即罪。朕当亲率六师，为其遏防。可遣中领军到彦之即日电发，征北将军檀道济络绎继路，并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走伏，罪止元凶。余无所问，敕示远迩，咸使闻知！

谢晦阅毕大怒，撕了敕诏，掷于地下。便即调集了三万精兵，整装待发克期东下。晦奉上一表自讼道：

臣海言：臣昔蒙武皇帝殊常之眷，外闻政事，内谋帷幄，经纶夷险，毗赞王业。预佐命之勋，膺河山之赏。及先帝不豫，导措未命。臣故与故司徒羨之、左光禄大臣亮、征北将军臣道济等，并升御床跪受遗诏。载贻话言，托以后事。臣虽凡浅，感恩自励，送往事居，诚实幽显。逮营阳失德，自绝宗庙，朝野岌岌，忧及祸难。忠谋协契，殉国忘己。援登圣朝，惟新皇祚，陛下驰传乘流，绝不加疑，临朝殷勤，增崇封爵。此臣等赤心，已亮于天鉴。远近万邦，咸达于圣旨，若臣等志欲专权，不顾国典，便当协翼幼主，辜负天日。岂复虚馆七旬，仰望鸾旗者哉！故庐陵王

于营阳之世，屡被猜忌，积怨犯上，自贻非命。天祚明德，合当昌运，不有所废，将何以兴。成人之美，春秋之高义；立帝清馆，臣节之所司。耿弇不以贱遗君父，臣亦何负于宋室耶？况衅积阍墙，祸成威逼，天下耳目，岂伊可诬。臣忝居藩任，乃诚匪懈，为政小大，必先启闻。纠剔群蛮，清夷境内，分留弟侄，并侍殿省。陛下聿遵先旨，申以婚姻（徐晦有二女，一字彭城王义康，一字新野侯义宾。宾为刘道怜第五子，故晦表中述及之）童稚之目，猥荷齿召，荐女遣子，阖门相送。事君之道，义尽于斯。臣羨之总录百揆，翼亮三世，年耆乞退，屡抗表疏，优旨绸缪，未垂顺许。臣亮管司喉舌，恪虔夙夜，恭谨一心，守死善道。此皆皇宋之忠臣，社稷之镇卫。而讒臣倾覆，妄生国衅，天威震怒，加以极刑，并及臣门，同被孥戮。元巨翼命之佐，剿于奸邪之手。忠良匪躬之辅，不免夷灭之诛。陛下春秋方富，始览万机，民之情伪，未能鉴悉。王弘兄弟，轻躁昧进，王华猜忌忍害，盗弄威权，先除执政以逞其欲，无下之人知与不知，孰不为之痛心愤怨者哉！昔白公称乱，诸梁婴胄。恶人在朝，赵鞅入伐。臣义均休戚，任居分陕，岂可顾而不扶，以负先帝遗旨。爰率将士，缮治舟甲，须其自送，投袂扑讨。若天祚大宋，卜世灵长，义师克振，中流轻荡，便当浮舟东下，戮此三竖，申理冤耻，谢罪阙庭。虽伏辘赴镬，无恨于心。伏愿陛下远寻永初托付之旨，近存元嘉奉戴之诚。则微臣丹款，犹有可察。临表哽慨，不尽欲言。

这篇表文到了宋都，义隆看罢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正是：

王师未向江陵下，反表先来宋帝都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在服产儿母后知祸水 入宫生妒姊妹起风波

话说义隆帝看了谢晦的自讼表，顿时大怒，便下诏讨谢晦背君的罪。恰巧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入都见帝，帝即与道济商议讨逆的计划。道济自告奋勇，情愿率军前驱，并道：“谢晦才智有余。讲到两军对垒，临戎决策，晦却不足。臣非故自夸张，定胜晦一筹！”义隆帝大喜，厚慰道济，并召彭城王义康进都。义隆帝便欲率六军，征讨谢晦不题。

是日，义隆帝回宫十分快活，袁皇后问及朝事，帝即将檀道济自告奋勇的事说出。袁皇后道：“檀道济昔日与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三人，同是废立营阳王的人，怎可命他与谢晦决战？须防其诈。”义隆帝道：“昔日的事，道济被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三人所胁迫，不得不从。并且杀死营阳王，他更是没有干系。现在朕厚恩笼络了他，他定必为朕出力，以赎前愆，决不会有不测的事发生。故朕躬待一切整顿就绪，便须亲征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朕却要在没有出都之前，要宣布出来了。”袁后问：“是何事？”义隆帝却指了袁后身后一个宫娃，怀中所抱的一个襁褓小孩，微笑道：“便是此事。”原来那个襁褓小孩，即是袁后所生，当产下的时候，袁后闻那小孩的啼声，恍如狼嗥豺吼。再看他的面目，又是凶恶异常。袁后深知相法，心知此孩不可留养。当时急命宫女请帝入寝殿，袁后对义隆帝道：“此孩他日恐是国家的祸水，万万不可留养，愿杀了此儿，好绝将来祸患。”义隆帝哪里舍得，忍将活泼泼地第一个亲生的孩儿杀死，遂不允袁后的请求，命她好好抚养，取名为邵。只是那时候，义隆帝也是孝服未满，不能够将生子的事传出，故禁止宫中人泄漏出去。到了现在，义隆帝因孝服已满，自己又要出征在即，便欲将生儿喜事，宣布给百官知晓。到了翌日，百官遂尽知皇后弄璋，纷纷向义隆拜贺。义隆也大开筵席，赐饮群僚。一面却伪言皇后分娩尚未满月，宫廷中事，不可无人管理，特令皇姊会稽公主入宫主持六宫一切事宜。

这位会稽公主，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正后臧氏所生，下嫁振威将军徐逵之，逵之以战事身亡于江夏，会稽公主便嫠居守节。故义隆帝令她入宫，他便好放心，亲率六军西征谢晦了。以中领军到彦之为前部先锋、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总军统帅，陆续出都，溯流西进，一路浩浩荡荡的过去。这时谢晦也命他的兄弟谢遁、侄儿谢世猷与司马周超、参军何承天，留住于江陵。谢晦自己却引兵三万人，令庾登之为总军，由江津顺流至江口，进据巴陵。谢晦得知前哨探报，知宋兵将至，便屯军候战。偏是霖雨十多天，两军未曾交锋。到了那天天晴，庾登之用火攻之计，打胜了宋军先锋到彦之的偏将萧欣，夺着了彭城洲。谢晦好不快活，复上表要挟宋王，语多狂悖。其实谢晦那时还没有知道檀道济已做了统帅，不日便至。以为道济与他是昔日同谋废立的人，宋主当然不去用他。哪知道济大军一到，谢晦得了细作报知，不觉惊慌失措，原来他最怕道济的勇决善识。这日两军接触，江心只见檀字军旗的战船，乘着东风，纵横江面。谢晦的军心早乱，顿时溃败，谢晦便逃还江陵。哪知守城的周超，又归降了宋兵，谢晦忙与弟谢遁，其侄世基、世猷七骑逃出北城。到了安陆，便给该处守吏光顺之擒住，七骑无一得脱，打入囚车，解送至宋营。宋主便班师回都，即下诏将谢晦、谢遁、谢世基、谢世猷，又提监禁在狱的谢囃，一并押赴市曹斩首。在没有行刑的时候，世基尚吟道：

伟哉横海鳞，壮矣垂天翼；

一旦失风水，翻为蝼蚁食。

谢晦听了，便也吟道：

功遂侔昔人，保退无智力；

既涉太行险，斯路信难陟。

他们叔侄两人吟诗既毕，便伸颈待戮。这时忽有一个少妇，披发跣足，号啕而来。见了谢晦，便双手抱住晦头，且添且哭。谢晦嗔目道：“速即归去，善事夫主！”那少妇只是痛哭不去。等到行刑官见刑期已至，便劝少妇让开，少妇即与谢晦永诀道：“大丈夫当横尸战场，奈何凌藉都市！”谢晦厉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说话了！”话声未歇，只听见一声炮响，行刑的手起刀落，谢晦的头颅，便滚了下来。那少妇也昏了过去，经人救了她苏醒，舁入舆中而去。阅者可知道那少妇是谁，她乃谢晦的女儿，嫁与彭城王义康的便是。她虽做了宋王的弟媳，却也无能为力救她违犯大逆的生父，只好到刑场痛哭了一番不题。

且说宋主义隆帝平了谢逆，便大封功臣，加封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兼江州刺史，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。此外各将士，各赏赉有差，不题。

小子写到了这里，又要掉转笔儿，将北魏的事情，表白一番。原来北魏自嗣帝病没，太子焘即位以来，与南宋相安无事。这年听说夏主勃勃已死，由子赫连昌继位。北魏本与夏国亦有宿怨，惟因赫连勃勃凶狡善战，北魏也惧他三分。现在听说勃勃死了，魏主焘便有吞并夏国之意。遂与宰相长孙嵩商议定当，即率兵伐夏，破了夏都统万城。夏主赫连昌逃往了上邽，夏国的后妃公主，俱被魏兵所获，献与魏主焘，魏主便将夏后夏妃没入掖庭。夏公主中有三女绝美，俱有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容貌，三女俱为赫连勃勃所出。一个叫做赫连英，一个叫做赫连容，一个叫做赫连婷，魏主便将三女召纳后宫。第一夕便欲幸赫连容，赫连容誓死力拒。魏主焘哪肯甘休，竟命宫女们将赫连容全身赤裸，魏主乘醉迫淫，赫连容宛转娇啼，遂受污辱，这也是亡国人的惨苦。魏主第二夕，便命赫连婷侍寝。赫连婷也知避免不来，忍辱含垢，与魏主燕好。第三夕便轮到了赫连英，自然也是红颜力弱，勉抱衾裯。从此三女轮流常夕，给魏主淫乐。魏主降恩加封，俱封做贵人。

到了这时，三女却忘了亡国的苦楚，反媚事魏主，各争恩宠。自己姊妹，倒自相妒忌，各各不肯相让。其中却以赫连婷最为狡黠，本来她生得最为美艳，魏主便也最宠爱她。赫连容和赫连英难免心中怀恨，便日伺赫连婷的短处，预备中伤她。哪知赫连婷分外机警，早猜破了两个妹子的心事，一面和她们二人佯为亲昵，一面却深结宫娃内侍，使他们忠心于己，伺察赫连英和赫连容的短处。偏是赫连英淫荡性成，竟私通了一个宫门守卫葛恩。那葛恩生得面如冠玉，十分美貌，更是力大如虎，勇猛过人。赫连英和他私通了，如胶如漆，非常恩爱。此事怎能瞒得过赫连婷，不上几天，就被她知道了，她却不动声色。有一天，她暗里对赫连容道：“我们姊妹三人，为了国破家亡，到了此间，圣上加恩，封为贵人。我们姊妹三人，应当各相和爱，同事圣上，怎能够各生意见，自相残害呢？英妹妹却也太不应该了，竟在圣上面前说你的短处，我特来告知你一声，须留神些儿才好。”赫连容听了赫连婷的话，不禁怒道：“婷姊你怎知英妹在圣上跟前说我歹话？”赫连婷故意道：“不说也罢，只要你自己留神便是了。”赫连容哪里肯不问个底细，硬逼着要赫连婷说出。赫连婷吞吞吐吐了一回，方道：“昨夕圣上问我，你可知道

赫连容背后有怨朕的说话？我听了圣上的话，很是诧异，料想圣上必有用意。但是我也知道，你是个静默自好的人，决不至会口出怨言。当时便对圣上道：‘没有。’圣上也不再问了，后来我从圣上语气中探出，才明白上一夕圣上宿在英妹妹那里，英妹妹说了你的歹话了。”赫连容听了这些话，不禁柳眉倒竖，咬齿道：“阿英贱婢，我定不与尔干休！”赫连婷忙道：“你快不要如此暴躁，英妹妹也是年幼无知，不晓轻重，待我去警戒她一番。你也不要生气，我们三人，终是同胞亲姊妹，决不能自相摧残！”赫连婷说到了此处，竟眼圈儿一红，声儿哽咽起来。赫连容哪里知是伪，便也簌簌下泪道：“往日只道你婷姊是个不好相处的人，今日才知道竟错怪了你。”赫连婷见她已入自己计中，便又安慰了她一番而别。

赫连婷随后又到赫连英那里，故意装得十分惊慌的模样。赫连英好不诧异，正要问她，赫连婷已是双泪直流，指了她道：“英妹妹你怎干出这般事来？”赫连英原是心虚，一听此话，不禁粉面通红，心中别别乱跳，偏要强作镇定。嗫嚅着道：“婷姊此话怎讲？”赫连婷惶急道：“英妹妹到了此刻，你自己干的事，还要瞒我？本来你的事，我也有知道，方才在容妹妹那里，她将你和葛恩的事告诉了我，她说要告知圣上，以免将来破露了下来，也带累受罪。给我喝住了她，叫她千万不要在圣上面前漏泄！”赫连英听了这一番话，早已花容失色，珠泪直流，便双膝跪倒在赫连婷面前哀求道：“此事全仗婷姊替我设法了。”赫连婷扶了她起立，便正色道：“本来此事，你也太糊涂，我和你亲姊妹，哪有不助你的理。但是从今以后，你却不许再与葛恩来往。容妹妹那里，我自有法儿使她不声张出来。”赫连英忙道：“我不再与葛恩来往了，你婷姊我是信得过了。只是容姊一面，她的心思究竟与我怎样，却说不定了。婷姊说有法儿使她不声张出来，不知是怎样的法儿？”赫连婷便附在英的耳上说了一番话，赫连英喜得不住的点头。赫连婷嘱咐完毕，她便姗姗自去。赫连英即命一个心腹宫娃，去招葛恩到来，没一会时候，葛恩已悄悄的趑入。赫连英将此事说了，葛恩吓得面如土色。赫连英又将赫连婷所授的计划，也附耳说给葛恩听了。葛恩沉吟一会道：“这事恐怕不能干。”赫连英怒道：“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是这般婆子气息，你自己不要命了吗！”葛恩思索了一会，猛然道：“就如此干了！”正是：

祸到切身谋解策，饶了人时人不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蜜中砒双花并命 雪上霜一士轻生

玉漏沉沉，炉香未残，月移花影上栏杆。皇宫禁地，在这深宵子夜，更是静悄悄无一点声息。在那朱栏回曲的花廊前，却有一个黑影，越过花廊朱栏，掩到一首屋子门前，那黑影便矮了一截。不多一会，那扇室门半启之后，黑影即已不见，室门也依旧闭上。这时室中却多了一个身長七尺开外的美男子，他一身轻装软束，腰间插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。他轻移脚步，走到了那罗帐低垂的牙床前，侧耳一听，知道床上睡的人，睡得正酣。他便轻轻揭起罗帏，借着灯光望到床上，便见一个美人，香息微微，睡在鸳鸯枕上，漆黑的青丝，映着朱唇粉面，娇模样好不动人。他踌躇了一会，抚一抚腰间的匕首，便揭起锦被，腾身而上。那美人儿香梦惊醒，欲待呼唤，只见匕首的寒光，在粉颈上挥来挥去的乱晃，好不怕人，吓得噤若寒蝉，开口不得。迷迷惘惘之间，那个美男子已任所欲为，玷污了她的清白。等到美人儿惊魂稍定，仔细一瞧那个美男子，便颤声道：“你不就是宫门侍卫葛恩吗？”那人笑道：“赫连容娘娘，是的，小人便是葛恩。”阅者看到此处，当然早已明白，上回书中赫连婷替赫连英想的，叫赫连容声张不出的妙计了。当下赫连容既被葛恩所污，她原也不是个贞节妇人，便一任葛恩。在这个当子，却听得室门又呀然一声，赫连容大惊失色，葛恩却情色自然，毫不惊慌。一霎眼当子，赫连容见帐门揭起处，一个美人臻首，已伸了进来，不是赫连英是谁。赫连容还没有想到他们串成一气，见被赫连英撞破，好不惭愧。究竟赫连容不是愚人，一转念间她顿时醒悟，正想发作。那赫连英已盈盈的坐在床口上笑道：“容姊，你要原谅些儿，我也没有法，才用这一着的。”葛恩也伏在枕上叩头道：“容娘娘恕罪！”赫连容见了这副情形，暗想身子已被玷污，声张开来，大家都没有活命，便道：“你们速速去罢，此地不可留！”不道话声未绝，门外忽报：“圣上驾到！”此语一入他们三人耳中，俱各面如土色。葛恩说了声罢，举起匕首，猛向咽喉刺进，顿时血淹锦被，命赴黄泉。这时魏主已大踏步入室，径到床前揭帐看明，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！”只见赫连容拔出葛恩喉间匕首，也向咽喉刺进，鲜血四溅之间，赫连容一缕香魂，也随了葛恩去了。只剩下赫连英簌簌乱抖，面无人色。魏主煮猛叱道：“贱婢还不速死，更待何时？”可怜赫连英，哪里还有勇气取那匕首，只是抖个不停。魏主煮双目一睁，拔出腰间宝剑，向赫连英粉颈上一挥，青锋过处，已是身首分离。

此时室外奔进一个披发的女子，两膝跪在魏主面前，掩面悲啼道：“二妹失德，触怒圣上，臣妾不能训迪二妹，以致遗丑宫闱。臣妾罪不容诛，谨请圣上处死！”原来这个女子，便是设连环计，送赫连英命的赫连婷。是夕魏主本宿在赫连婷宫中，赫连婷却故意殷勤献酒，不让魏主早寝，捱到了赫连英等聚在了一室的时候，便有一个赫连婷的心腹宫娃，特地从外面走进赫连婷宫中，故意慌慌张张。魏主起疑，便叱问何事，那个宫娃伏在地上，只是叩头，却不肯说出。魏主更加动疑，逼着追问。宫娃道：“请圣上恕小婢不死，才敢陈说。”赫连婷便叱道：“圣上命你说出，你便说出就是，因何吞吞吐吐？”那个宫娃便道：“小婢方才经过赫连容娘娘宫院时，瞥见一个高大的黑影，在容娘娘室中纱窗上显出，小婢疑是遇了鬼祟，所以惊慌失措，望圣上和娘娘免罪！”魏主听了，惊异万分，便欲至赫连容宫院察看。赫连婷还故意阻止，那魏主哪里肯从，遂撞破了赫连英丑事，造成了一场惨剧。

阅者也不必小子言明，早知宫女的说词，也是赫连婷所教的了，当下知三人俱死，她又自请魏主处死。魏主见她泪落如雨，哀婉动人，分外怜惜，便扶她起来道：“此事与卿无干，卿二妹淫贱，已死不论。”遂命内侍收拾三人尸具，用火焚化，不准宣扬泄漏，违者处死。这事便算了结。赫连婷一计除了两个亲妹妹，从此恩宠专房，心满意足。不多时日，魏主竟封赫连婷为继后不题。

且说夏主赫连昌，自从国都统万城被魏军所破，他逃至上邽后，招集旧时兵将，又来反攻。魏将奚斤，率兵与战，赫连昌中伤被擒，押解至魏都昌平城。魏主并不将他难为，赐爵会稽公，宠爱有加。魏主又将己妹昌平公主，给与赫连昌为妻，这多是魏主听了赫连婷的话，才肯如此。那时赫连昌的兄弟赫连定，又率军犯魏，活捉了魏将奚斤。幸得豆代田救出，并虏得赫连昌的后妃，魏主便将夏后赐与豆代田，以酬其功。其后赫连定被擒，被魏主杀死，赫连昌又重行背魏，也失败受诛，夏国到了那时，赫连勃勃的子孙，才算灭尽。

小子说到此处，又要表白南宋宫中的事了。原来宋主隆帝，这时选得一个绝世的美人，纳入后宫。那美人，乃是吴郡人，姓潘，名嫔，德，年龄只十六岁，生就一副消魂动魄的秋波，远山如翠的眉黛，吹弹得破的粉脸，樱桃般小嘴，杨柳般细腰，狭狭小金莲，真是不到三寸，吴郡中推为合郡第一美人儿。她本是小家碧玉，其父潘贵，是一个做小本经营为生的人。嫔和她的母亲赵氏，帮助做些活计，一家三口，就此将就度日。他们的东邻，却是一家书香门第。主人胡德卿，也曾做过官儿，后因忤逆上司，削职休归，便郁郁病歿，遗下老妻金氏，幼子逸民。幸而薄有田产，金氏抚子长大，这时逸民也已十七岁了，生得风流潇洒，美貌异常。他与潘嫔既是近邻，便又时时相见，两下里郎艳女貌，女爱郎美，不免眉目传情，心心相印，只苦无缘亲近，因此未及于乱。逸民便要求他母亲金氏遣媒说合，娶潘女为妻。哪知被金氏严斥了一番，道：“我们书香门第的人家，哪里好娶这种市侩小人的女儿，岂不辱没了胡氏门楣！”从此便不准逸民外出，只许在书房攻读诗书。逸民慈命难违，终日价闷闷不乐，不久便卧病在床。金氏延医服药，终是无效，日重一日。金氏只此一子，怎不忧急，后来探知系心病，就因潘家女儿而起。金氏只得顺从了儿子，便遣媒去说合。事有凑巧，金氏差去的媒人李婆到那潘家时，见嫔的母亲赵氏，正与一个专做媒人的朱婆讲话。李婆和朱婆，本是相熟的人，朱婆见李婆来了，便道：“你也来了，我却先说了。我给他家说合的人家，谅你不知道的，便是东街上，门前有一对高大石狮子的瞿府里的三公子，官名叫做钦明的便是。”李婆拍手笑道：“识得！识得！瞿家三公子，是一个歪鼻子小豹眼儿，说起话来，大了舌头，话不清楚的便是。好姐儿，还是我来说合的好了。潘太太你终知道的，不用我多说。就是你府上东邻胡府里的公子，他人品才学，还用我来胡诌不成，早在你太太心目中。现在他们的太太，央求我来说合。依我看，你家的小姐和胡家的公子，真是天生一双，地生一对，再好也没有了！”李婆说得天花乱坠，气得朱婆在一旁冷笑道：“人品儿生得好些有什么用，要有百万的家业才好。瞿府上良田万顷，奴仆如云。潘太太要是允许了这门亲事，真是享福不尽呢。”赵氏本也中意胡家那里，原知瞿家的三公子生得丑陋万分，怎愿意拿个天仙般的女儿给他去糟蹋。此刻见朱婆拿财势来压人，便生气道：“我不是拿女儿卖给人家，要讲钱多的！”朱婆讨了个没趣，明知说不上去了，便快快的

回去了。潘氏便一口答应了李婆，把女儿许给了胡家。李婆好不快活，回去覆命，准备择日行聘。逸民的病儿，也立刻好了一大半。

且说朱婆回到了瞿家，装头添脚，讲了不少歹话。瞿家生气万分，尤其是那位三公子钦明，格外恼恨。也是合当有事，义隆帝命人至吴郡点秀，瞿家便贿通了点秀人员，那个潘嫔德，本是吴郡第一美女，此刻受了瞿家的贿，一举而两得，便首点了去。任凭潘家老夫妻俩痛哭力争，说已有了人家，总是不去睬他，不久即送入都去。可怜胡逸民病尚未好，得了这个消息顿时雪上加霜，一命呜呼了。

那个潘嫔德到了宫中，义隆帝大加宠爱。不到两年便封为淑妃。淑妃实也慧黠善媚，因此义隆格外爱她，淑妃需要什么物件，终是有求必应，义隆帝从不拒绝。这时却气坏了一人，阅者知道是哪个？就是皇后袁氏。本来义隆帝与袁后伉俪之情甚笃，平空来了个潘淑妃，分去了杯羹。袁后怎不要发生怨恨，便时时诈病卧床，不愿与义隆帝相见。好得义隆帝此时有了潘淑妃，便也只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只要朝政一了，便回到西宫与潘淑妃饮酒取乐，再也想不着袁后了。未几，淑妃又产了一子，义隆帝便取名曰濬。潘淑妃自从生子以后，义隆帝更是宠爱异常，只是义隆帝日纵淫乐，一个人哪里经得起旦旦而伐之。并且宋主的身子，向来并不结实。这样的被潘妃所迷，义隆帝便一天一天的精神恍惚，病骨支离了。于是一切朝政，尽行交给彭城王义康管理。这时袁皇后却真病起来了，原因不外乎因妒生愤，因愤成疾，一天一天的加重。到了元嘉十七年的孟秋十六的晚上，竟有不起的现状。义隆帝入视后疾，见了这副情形，执了袁后的手，流泪不止。本来义隆帝与袁后恩爱，因潘妃得宠，不免分情，这时义隆帝也自悔薄幸，所以执了袁后的手问她有什么话儿，袁皇后只是不答一句话儿，眼眶子流泪不止。不多一会，她便将被儿掩了面目，一阵气喘，竟是饮恨而歿，义隆帝好不悲伤。这时皇太子刘邵，已是十五岁了，他也知生母袁后的死因，为了愤恨潘淑妃的缘故。他便怀恨在心，预备将来复仇。正是：

记取今日深仇恨，待看他年报复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开锦囊公主陈词 灭沙门太子缓诏

话说义隆帝自袁后病歿，不免悲伤稍过，他本已病骨支离，便因此又增加了几分病儿，潘淑妃自然不离左右的伺候。宫中一切，仍由皇姊会稽长公主主持。朝中的事，统由彭城王义康用录命处置，因此义康权重一时，势倾远近。讲到义康的一生定评，却有八个字能够包括了，那八个字便是：聪慧有余，才学不足。所以后来弄得势尽身亡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现在的义康王，正在赫赫一时的时候，谄事他的人，计有领军刘湛、长史刘斌、王履、刘敬文、孔胤秀等数人，其中尤以刘湛和孔胤秀二人，心怀叵测，暗存拥戴义康为帝，时谋蠢动，义康王却并不知道。未几，义隆帝药后有灵，沉痾渐起，也闻知了刘湛等的奸谋，以为义康王必与他们串通一气，便存了深心。当晚即密诏前扬州刺史殷景仁入宫，商议秘事。原来殷景仁先时曾有密本奏与义隆帝，有“义康王职权太重，非国家之福，宜加以裁制”等语。故义隆帝独召殷景仁入宫相议。殷景仁即夜入深宫，见了义隆帝，便密议如何收诛刘湛等奸党，及黜退义康王的计划。殷景仁便设计擒住了刘湛、孔胤秀、刘斌、刘敬文等人。尽皆杀戮。义康王见所诛的人尽是自己心腹，便知义隆帝起了疑忌的心肠，急自上表辞职。义隆帝即下诏出义康为江州刺史，义康归去时入宫辞行，涕泣而去。

这时，殷景仁收捕刘湛余党甚严，骁骑将军徐湛之，亦是刘党，被捕定了死罪。湛之的母亲，即是皇姊会稽长公主。公主闻报，便取了一个锦囊，到义隆帝面前，开了锦囊，取出一件缝补的布衫，涕泣对义隆帝道：“此衣便是我母为汝父所制，当时汝父的寒苦，是何等景象。故我母临终的时候，便将此衣嘱咐与我道：‘后世子孙，若有不念旧时寒微与汝父创业的不易，擅自骄奢不法者，汝可将此衣示之，俾其警惕，知所改过。’如今你贵为天子，便忘了昔日汝父的寒微，作事乖张，即如我儿湛之，你不念他的父亲为国丧身，死在战场上面，我嫠居抚孤，到了今日，你却要将他杀死，于心何忍？不如你先将我杀了罢！”公主说到此处，哽咽不能再语，义隆帝瞧了臧皇后为宋武帝微时所制的衣衫，也不禁泫然泪下，便下诏将湛之赦罪，还特任为中护军。会稽长公主始破涕为笑，向义隆帝道谢。

义隆帝遂命设宴宫中，与公主叙饮，并招潘淑妃同宴，笑语欢呼，春生一室。饮至席半，公主忽然离座，俯伏在义隆帝面前，连连叩首。慌得潘妃离座。义隆帝起立，搀扶公主起来。公主涕泣道：“陛下若能俯允了愚言，才能起来。”义隆帝道：“皇姊有甚嘱咐，朕躬无不应允。”公主始起立道：“自营阳王失德被废，遇害丧身，庐陵王获谗受黜，遭奸致命。顾我同怀，已少二人，会义康又因事被黜。环察现状，义康将来亦难幸免，愿陛下怀手足的情义，释猜疑的成见，故今日特为请命，幸陛下顺从。”公主说毕，泪如雨下。义隆帝听了，也唏嘘不已，便与公主出指蒋山道：“朕以蒋山为誓，如有背盟，实负先武帝，当不得善终！”公主始欢然释念，义隆帝又将席上余酒封了，命人赐与义康，并致一函。函中有“顷与会稽姊饮宴，忆及吾弟，所有余酒，今特赐弟”等话。义康也上表称谢，不题。

惟有那个殷景仁，自从计诛了刘湛等后，仍兼领扬州刺史。不料精神恍惚，时时在睡中惊醒，侍姬司马氏，是他最宠爱的姬人，见他如此，便问他何事不安。景仁嗫嚅道：“梦中时见刘湛等人缠扰。”司马氏便劝他醮禳，藉解冤孽，景仁只是不允。有一天北风怒吼，阴云四布，不多时便飘飘的下

起雪，玉龙飞舞，蔚为奇观。景仁便命设宴堂中，与家姬饮酒赏雪，传杯弄盏，好不高兴。司马氏又曼转珠喉，歌唱起来。正在十分快乐的时候，景仁蓦地又精神错乱起来。将一只玉盅，向庭中掷去，砸在庭中一棵大树上，当啷一声，玉盅变成粉碎。景仁却拍掌狂笑道：“好了！掷中了！他们都已逃去了！”家人知他旧病复发，即时罢宴，将他扶入寝室安睡。景仁兀是呓语不止，见神见鬼的闹了一夜。司马氏便将前几日景仁对她说的话，说给家中众人听了。家中人都道：“既有冤孽缠扰，还是早些设法醮禳。”便延巫到家从事，哪知神佛无灵，闹了三天醮事，景仁已一命呜呼了。是不是被刘湛等索了命去，小子是向持无鬼论的，却也不敢断定。

宋主闻知景仁死去，念他设策除奸的功劳，追赠司空。扬州刺史一缺，却授给了皇次子始兴王濬去接任，即是潘淑妃所生的儿子，这时年尚幼稚，宋主竟会付以重任，宋主不免昏聩太甚了。也许是潘淑妃枕畔的要求，否则宋主也不敢如此吧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魏主焘因征服了各部落，颇思偃武修文，遂重用崔浩、高允诸人。此时却有个嵩山道士寇谦之，他起初原是个市井无赖，只是生性非常狡黠，常托神道的说数敛钱惑人。不知哪里去弄了些符篆图经的妖言，竟说是遇着老子的玄孙李谱文，说他道根颇深，便传授了他图籍符篆真经，叫他辅助北方太平真君，行道治民。他便将圣经献与魏主，并说了一派的胡言。魏主即转示崔浩，问他如何。偏是崔浩也会糊涂起来，竟误认为河图洛书一般，大献颂词。说什么是天人相契，陛下应受符命，真是莫大的祥瑞。说得魏主好不有兴，便下诏改元，称为太平真君元年，封寇谦之为天师。谦之更是信口开河，要魏主立道场，筑道坛，以便魏主亲受符篆。那时魏主早已着迷，哪有不听的道理，便立起道场，由寇谦之率了他的一班狐群狗党，日夜作起法事，装神弄鬼，闹得乌烟瘴气。等到道坛作成，魏主斋戒沐浴，亲自诣篆，焚香礼拜。寇谦之便将符篆授与了魏主，魏主至诚至敬的接了回去。谦之又耍魏主建造一个静轮宫，说要宫高五仞，数里之内，不准蓄养鸡犬。此宫建成之后，只要勤修法事，至诚感天，即能够与天神接话，得成大罗神仙。再加了一崔浩，也在旁边力赞其成，怂恿魏主。魏主受了他们的包围，自是言无不听，便即广征夫役，兴建这个静轮宫。皇太子晃入谏魏主道：“天人道殊，高下有定，怎能与神相接。现在耗伤钱财，劳役百姓，只有害处没有益处，还是不造为是。”魏主哪里肯听。一味听信了寇谦之的邪说，只是不从太子，太子也无可奈何。偏是崔浩素来不信佛教，此时却与寇谦之成为一个鼻孔出气的人，崇奉道教，便时时在魏主跟前，说佛教虚诞不足信，有害于世，应该尽行除去。

也是合当有事，该是佛门晦气。在那年的三月，魏主至长安（今陕西省西安）。在那处的一所大丛林叫做光明寺的，魏主入内游幸，寺僧出酒奉与魏主侍从的人员饮酒。恰有一个侍从叫做李吉的，多喝了几杯酒，便在寺中胡乱行走，冲进了寺僧的一间秘室里面。见室内陈设非常精致，绣床锦被，宛似人家闺房一般。他虽喝醉了酒，心上究竟明白，便不免起了狐疑。他在床上一翻，枕角底下，却有一只绣花的小红鞋儿，尖尖二寸宽些，又翻着了两张秘戏图儿。李吉得到了这两种东西，酒已经醒去了一大半。再一看壁上，还悬挂了不少兵器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暗想此间秘室里面，不好再留了。万一给寺僧撞入，他们定不与我干休，他便急急出室，奏知魏主，又将两件证据呈上。魏主哪有不怒的理，便令侍卫兵丁，将阖寺的和尚尽行缚了，四面

搜寻。竟发现了一个大地窟，窟中藏了七十四名妇女，都是颇有姿色的。其中有一个叫做朱玉娘的，她伏在魏主面前道：“还是前日与夫毕上达一同进寺烧香，寺僧艳妾姿色，当时将妾夫杀死，将妾禁入地窟。到了晚上，便有一个紫色面皮的和尚向妾逼淫。妾誓死不从，力与抵抗。那个万恶的和尚，竟招了四个和尚入窟，将妾手足执住，遂被玷污了之后，又叫小和尚看守住妾。妾求生不得，欲死无处。现在幸得圣上破了此寺，妾夫之冤，也可伸雪了。妾身既被污辱，也无颜复生人世！”朱玉娘说毕，便一头向柱上猛撞去。好一个少妇，竟倒地死了。魏主看了，好不伤感，一面命人将朱玉娘好好收敛，一面将其余的妇女，有夫家的由夫家领回，没有夫家的由父母领去。遂命军兵将阖寺的寺僧尽行杀了。

崔浩趁此机会，便请魏主将魏国境中的僧人，一概收捕杀死，经忏焚化，佛像摧毁。魏主奉了道教，本已不信佛家的说教。如今又亲破了光明寺寺僧的不法，更恨佛门的不良。故崔浩的话儿，魏主哪有不允的理。即下诏将境内僧人，不论长幼大小，捉到即行掘埋坑杀。此诏一下，佛门子弟，就要大受浩劫，命赴西天了。幸亏太子晃，却是与魏主相反，偏是奉佛法的，便将魏主诏书缓缓宣布。僧人始得逃奔他境，保全了不少的佛门子弟，这多是太子晃的功德。只是魏国境内各处的寺庙和塔儿，尽被毁去，无一存留了。后世有人道：“魏主因惨杀佛门子弟，所以后来魏主也是不得善终。”这些说数，无非为佛教张本罢了。儒者所不谈，不必去论他。

且说魏主灭了境内僧人，那个封为天师的寇谦之，更是气焰日张，群下也纷纷倾向道教。等到经心营之，费了无数金钱，疲了万民气力的静轮宫盖造完工。谦之又教魏主下道诏旨，将静轮宫周围数里内的鸡犬完全杀去，免得妨碍修道功程。魏主下道诏旨遵行，算是那处地面的鸡犬晦气，也遭了这个劫数。从此魏主便于朝政了时，即在静轮宫与寇谦之鬼混，妄想遇到大罗天仙，即能超登仙界。不想一个有作为的魏主，竟会受谦之的愚弄，连那号称通儒摧残佛门的崔浩，也会和谦之串通一气，说也可笑。正是：

已将邪说奉圭臬，摧残佛教反无聊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变生肘腋宵人肆恶 祸起萧墙逆子生谋

话说魏主焘自从静轮宫造成，得闲便与寇谦之研讨庄老的学说，不题。且说魏主手下有个中常侍，叫做宗爱。这人生得便佞善谄，深得魏主宠任，他又献了一个美人儿与魏主。那个美人儿生得好一身白净皮肤，滑腻温馨，肥不见痴，并且又工内视之术，兼了能歌善舞、巧言如簧。魏主得了她，哪有不宠的理。那个美人儿原来姓张，叫做婉卿。本是平城教坊里第一个花妓。宗爱欲固主宠，便费了巨金买了出来，献与魏主。魏主宠幸以后，即封为张贵人，从此更是深宠宗爱。魏主那时又命张贵人也到静轮宫中，去听那寇谦之的讲经说法，遂使妖姬术士，造成了一件风流孽案。

原来张贵人进了静轮宫，一见寇谦之，便起了爱慕的心肠。只因谦之生得好一副仪表，秀髯飘拂，长眉细目，皮肤白净，身材魁梧。张贵人便于有意无意之间，去挑逗谦之。偏是那谦之，原是市井无赖。见张贵人垂青，岂肯拒绝，两下里眉挑目语，不久已是偷渡陈仓，遂了心愿。从此便借了讲经说法的静轮宫，作为他们云雨巫山的高阳台。魏主罚咒也想不到，费了不少的金钱，造成了静轮宫，想和天神相接，反把个贵人与谦之相接，真也可笑。只是那个宗爱，恃了张贵人的裙带，魏主一天一天深信了他，他更是勾结内侍，植党营私。

惟因太子晃，早知宗爱是个歹人，一向与他不睦，他便怀恨在心。再加上给事中仇尼道盛，深得太子欢心，偏是仇尼道盛与宗爱，也有一桩宿怨。原来宗爱有个心爱的姬人，叫做美娘，给仇尼道盛的义子王振中引诱成奸，被宗爱察破，美娘便自缢身亡。王振中却躲在仇尼道盛家中，宗爱向道盛索要振中，道盛一口拒绝，谓振中并不在他家中躲避，不信你来搜查好了。宗爱一时气昏了，竟不假思索，率了十几个家奴，闯进仇尼道盛家中。道盛却将王振中藏在他女儿芳芸的房中绣床里面，宗爱和众家人各处搜寻，哪里有振中的踪迹。搜到了道盛女儿房前，宗爱也要撞入。道盛双手一拦了道：“且住，宗中常侍，我和你讲了再搜！”宗爱便道：“有甚话讲？”道盛道：“里面的一室，是我女儿芳芸的闺房，她是个未出阁的姑娘。你要进去搜，我也不来阻止。要是搜出了王振中，我更是没有话说，凭你宗大人如何处置。要是搜不出来，那便如何？如今先要宗大人答个下文。”宗爱听了，和家奴们面面相觑，怔住了答不出话儿。道盛连连催促，宗爱心下一横道：“就是你贵千金的闺房，我也要搜上一搜。要是搜不出什么，我便认罪，替你和贵千金道歉叩头，如何？”道盛原想说了这个话，吓退了宗爱，也就是了。如今听说宗爱还是要搜，心中倒不免着慌。但是话已说了出去，不能再改口阻止宗爱进去搜查。只得硬了头皮，让他们进去，便放下了双手道：“好！请进去便是了。”

宗爱便和家奴们冲入了房中，四面不见王振中的踪迹，只见绣床的罗帐，低低垂落。宗爱径到床前，道盛暗自叫声不妙。只见宗爱掀起罗帐，锦被之中，隆隆高起，里面不是个人是什么。宗爱大喜，掀开锦被看时，吓得宗爱倒退不迭，道盛精神陡振。原来锦被里面，哪里有什么王振中，却卧着一位少女。这时那个少女，已是盈盈下床，整了一整衣衫，柳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戟指了宗爱道：“你何人？胆敢擅入人家闺房的里面，掀帐揭被，是何居心？”道盛也在一旁哼哼冷笑。宗爱明知着了道儿，只得老着脸儿向道盛赔罪叩头，又向那个少女赔罪叩头，才得率了家奴回去。当下道盛便问那个

少女道：“杏儿，王少爷躲向哪里去了？”杏儿道：“你们在房门口的时候，王少爷已从后窗里跳上屋面，不知躲在哪儿了。”道盛听了十分欢喜，后来便把杏儿给了王振中。原来杏儿是道盛女儿芳芸的侍婢，振中藏在芳芸房中，芳芸当然要避嫌的。房中便留了个杏儿，作为道盛女儿，反教宗爱受了一场没趣。

从此宗爱便和道盛结下了冤仇，宗爱自从魏主宠任了他，便日在魏主面前，媒孽太子的短处，偏是魏主又深信不疑。宗爱又指仇尼道盛为太子那里的第一个歹人，魏主便将道盛杀了，不久又将太子手下的人，杀了十多个。太子晃因此惊悸成病，不久身亡。过后魏主却想着了太子平日的行为作事，尚是不错，便后悔起来。追谥晃为景穆太子，对于晃的儿子濬格外钟爱。宗爱见了魏主这副情形，不免暗暗吃惊，恐魏主赐罪。偏是张贵人和寇谦之的事也败露了，张贵人自尽而死，寇谦之却被他逃跑了。宗爱更是不安了，便怀了恶念。

这一天晚上，夜深人静，他便趁魏主独睡在宫中，即下手将魏主谋毙。又率内侍，杀死了东平王翰和侍中和匹、薛提、兰延三人。因此三人欲拥立东平王翰为帝，宗爱却与翰不洽，故杀了他们。遂拥南安王柝为帝，一班魏臣，哪敢违背，便一个个俯首下拜。遂照例大赦，改元永平，尊赫连婷为皇太后，谥魏主焘为太武皇帝。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领中秘书，封冯翊王。这时宗爱势炎熏天，朝臣侧目。不久连那个魏主柝也有些忌他了。宗爱何等刁枭，早已看出，他便先下手为强，暗命小黄门贾周等刺死魏主柝。他连弑二主，激怒了羽林郎中刘尼、殿中尚书源贺、尚书陆丽、长孙渴候。即商议妥当，一面迎立皇孙濬，一面擒住了宗爱、贾周等奸党，一一杀死。便奉皇孙濬为帝，改元兴安，大封功臣，国事才算初定。

不道北魏宫庭，闹出这等祸乱。哪知这时南宋国中，也起大祸。小子写到此处，又要丢开北魏，表白一下南宋了。原来南宋义隆帝的皇太子邵，自母后袁氏死了，他每时怀恨潘淑妃和潘妃的儿子濬，濬恐被邵所害，便曲奉承欢谄事邵，甚至使邵忘了旧愤，和濬十分和好。这时邵姊东阳公主，有一婢女王鸚鵡与女巫严道育往来。那个严道育生性甚是狡狴，她和王鸚鵡交好，原是有意结纳，想借了王鸚鵡进见东阳公主，不久便被她达到了目的。由王鸚鵡引见，见了东阳公主，造下了瞒天大谎。说得自己神通，如何广大。公主便深信道育。那时邵与濬二人，时至公主府中行走，公主便将道育的神术，说与二人知道。他们都心怀着鬼胎，因二人行为太劣，时被义隆帝申斥，便求公主引道育和他们相见。他们即请道育使个法术，要他们所做的劣事，不要给义隆帝知道，免得时时受到义隆帝的呵斥。道育便装神弄鬼，设了香案俯伏在地上，口中咕哝一会，便说请到了天神。道育即向天空对答了多时，才算完毕。当下却对二人道：“我已请求了天神，代你们遮盖过失，殿下们放心好了。”二人甚是喜悦，便重赏了道育。

只是道育明知道这种捣鬼是没有用的，便起了恶念，使出巫蛊的法术，用玉雕刻了宋主义隆帝的形象。由王鸚鵡串通了主奴陈天兴、内侍陈庆国，将玉像埋在含章殿的下面，作法蛊惑宋主。王鸚鵡性本淫贱，早与陈天兴两下有奸，爱好甚笃，天兴才肯和他们串通一气。不道东阳公主见鸚鵡年已长大，便欲遣嫁出去。乃由濬代作主张，将王鸚鵡嫁与府佐沈怀远为妾。鸚鵡本来甚为妖艳，沈怀远娶了过去，好不宝贝。鸚鵡却暗怀鬼胎，怕陈天兴怀了醋意，泄露出蛊惑的事儿。真也不错，天下最毒妇人心，她竟忘了天兴与

她的昔日恩情，便先下手为强，竟到太子邵处道：“陈天兴密谋事变，要将蛊惑的事情泄露出去了！”太子邵也不察真假，信了鸚鵡之言，即将陈天兴杀了。这一来，还有那个同谋的内侍陈庆国，暗中起了惊慌。他想含章殿下埋玉像的事儿，除了陈天兴，只有他一人知道，鸚鵡等既能将天兴杀死，便不能拿我杀了灭口不成。他越想越觉危险，还是先去密告了义隆帝来得妥当，即便奏知了义隆帝。义隆帝好不愤怒，在含章殿下，掘出了所埋的玉像，遂命搜捕严道育与王鸚鵡。道育闻风得早，被她逃去，到京口往依始兴王濬，王鸚鵡却被捕下狱。义隆帝又严旨切责太子邵与始兴王濬，二人见事破露，只得上表谢罪。那始兴王濬，潜自京口入都，进宫向潘淑妃处探听消息。潘妃见了儿子，向他泣道：“你作事太也糊涂了。在那事发生之后，当晚汝父回宫，甚是忿怒。对我道：‘太子邵作恶，希图早登大位，倒也罢了。虎头（濬的小名）怎也和他连通一串，我看你们母子俩人，将来我若一死，要无死所了！’当时我便向汝父代汝恳求，请汝父息怒。从今以后，我儿终须改过自新，再不要胡作胡为了。你若是还要如此怙恶不悛，你不妨先将我治死了罢！”潘淑妃话毕，泪如雨下。濬却毫不感动，反而呵呵大笑道：“真是妇人之见，懂得什么天下的事情。事在人为，你也不必替我担心。”说毕扬长而去。潘妃见了这般情形，也只好付之一叹，无可如何。

且说义隆帝，见长次两儿如此悖逆，便暗存废去太子邵、处治始兴王濬的念头。即在那一天密召侍中王僧绰及徐湛之商议。两人以事关重大，劝义隆帝留神泄露出去，故每逢商议此事的时候，必绕壁巡行，恐人窃听。那个潘妃爱子心重，时时遣人探听。只因防得严密，一点也探听不来。潘妃便等到义隆还寝的时候，潘妃在枕上用了功夫，佯说太子邵和始兴王濬的罪恶，叫义隆帝应当重重的惩戒他们。宋主认为潘妃好意，便将连日的密谋，一一倾吐了出来。潘妃记在心中，到了明天，便遣人告知了始兴王濬。濬便告知了太子邵，太子邵到了此时，暗想不先下手，自己命儿即要不保了，即召集了心腹陈叔儿、张超之等密谋弑逆。到了那天，天未黎明，太子邵便率了东宫队伍，向宫城出发。正是：

昔年留了泉儿命，此日翻成弑逆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巧笑倩兮珍禽能学语 灵魂去了神女显真身

话说太子邵率了东宫卫队，奔到皇城，便赚开宫门，杀进宫中，弑了义隆帝，杀死了徐湛之。潘淑妃在睡梦中惊醒，方下得牙床，太子邵已奔了进来。潘淑妃见太子邵面上一团杀气，狰狞可怕，已知来意不善，便急跪下哀求，叫邵看在始兴王濬的面上，饶她性命。太子邵性本枭残，记着母后袁氏的含愤而死，俱是潘妃所致。到了今日，他哪里还肯轻轻放过潘淑妃，一任她苦苦哀求，只是毫不动情，便宝剑一挥，潘妃的一缕芳魂，去追寻义隆帝去了。这时始兴王濬，他早已得了消息，便赶入宫中，见了邵问道：“事儿怎样了？”邵狞笑道：“一切都已停当，只是你母潘淑……”太子邵说到了此处，觉着有些碍口。濬却毫不在意的道：“敢是死了？”太子邵更假作凄然道：“为兄偶不经心，她竟被乱兵所杀了！”濬淡然道：“死了倒好。”邵听他这般说法，甚是欢悦。

当下由邵党拥邵即帝位，改元太初。照例大封功臣，又释出了狱中的王鸚鵡，封严道育为神师，供养在宫中。王鸚鵡出了监狱，她就熏香沐浴，着意梳妆，敷粉涂脂，艳服浓装，便入宫见邵，盈盈下拜，谢邵释出监狱的恩赐。邵见她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好一副动人的模样。即留在宫中，当晚排开筵席，与鸚鵡饮酒取乐。更招道育也列席相陪，道育趁机又劝邵道：“圣上此次整顿宫闈，宫中杀死了不少的人，依愚下的意思，应当祈禳一般死去的亡魂，免得在宫出祟，惊扰了圣躬，反为不美。”鸚鵡便在一旁怂恿道：“神师的法力甚是高深，圣上若命她替亡魂超度，不致宫中发生出不安的事来。”邵便问道育神师怎样的祈禳，道育道：“只要圣上谕允，愚下自能布置从事。只要圣上下道敕令，一切事宜，由愚下便宜行事，才能无碍。”邵笑道：“这有何难。”立命宫女取过笔墨敕纸，即席写给了道育，道育便拜谢告辞。邵到了此时，也已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与鸚鵡山水之间了。更兼鸚鵡多饮了几杯酒，早是红漫粉颊，醉媚十分。邵帝不待终席，便命宫女扶了鸚鵡先至寝殿，随后邵帝也到了，由宫女侍候两人登床。这一晚，鸚鵡侍候得邵帝无一处不适意开怀。邵帝恨不得立刻废了正后殷氏，立了鸚鵡为皇后，足见鸚鵡惑主的一斑了。

隔了七天，道育所弄的祈禳，已是布置舒齐，便请邵帝到场亲自诣香，邵帝便允应了。鸚鵡是不消说的，当然也要去的。原来道育那个祈禳的场子，便在御花园中。不知道育如何想出来的，称这次的祈禳，叫做正乾大道场。什么意思，小子却才疏学浅，竟不敢句解了。且说邵帝和鸚鵡两个携手进了御花园，走到正乾大道场跟前。早有严道育率了二百四十名巫娘，三十二个童男，三十二个童女，一齐俯伏在地迎接邵帝和鸚鵡。邵帝举目看时，见道育披头散发，束了一个紫金箍儿，身穿一件火也似红的法袍。一般巫娘们，也是一律的披头散发，只是头上的箍儿，却换了鍍铁的，和身上穿的法袍，换了黑色的。三十二个童男，都一律穿了黄色的道君袍儿。三十二个童女，却一律穿了绿色的道君袍儿。邵帝笑对鸚鵡道：“他们这些打扮，倒也十分好玩。”鸚鵡轻轻的道：“道场庄严的所在，还望圣上少出戏言。”邵帝便含笑不语，遂由道育等人引入了正乾大道场。道场中香烟缭绕，灯烛辉煌。正中上面，高高悬着一个妙相妖冶的女神画，画工好不精细，画得那女神眉若春山，目如秋水，细零零一束小蛮腰，乌黑黑一头青丝发。最妙的是那女神裙下双钩，露出了尖红一点。一只尖尖春笋的右手中，执了一柄云塵，真

似栩栩若活。邵帝看了，不禁心荡神移，痴痴的望了女神图儿发怔。道育点了三支沉香，便请邵帝上香。一时笙簧并奏，钟鼓齐鸣。邵帝却依旧目不转睛的望着女神，也不去授道育的香儿。鸚鵡见邵帝望了绝美的女神画出神，不免也怀醋意，便轻轻将邵帝的袍角一拽，邵帝方始如梦方觉，醒了过来。授了道育神师的三支沉香，还不即上香插炉，轻轻问道：“神师，朕且问你，上面那个美人儿是谁？”话声未绝，场中陡起了一阵阴风，吹得邵帝和鸚鵡毛骨悚然，道育更是惊得面如土色，慌道：“圣上尊重，此乃是九天金母娘娘，不可轻蔑！”鸚鵡也道：“圣上快些上香礼拜！”邵帝虽然凶残，此时受了一阵风吹，顿将淫心吹冷了一半，急忙定一定神，上好了香，倒也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。接着鸚鵡也上香拜毕，道育便请二人退到侧首坐下，奉上清茶素点。

道育对邵帝道：“愚下法事在身，不能奉陪圣上，敬请见恕。”邵帝道：“神师说哪里的话，请便好了。”道育便退了下去，作起法事来了。邵帝和鸚鵡留神瞧去。只见道育上了道场，顿时变易了一副面目，只见她浓眉高竖，怪目圆睁，掀起了一个鼻子，扯开了一张阔嘴，左手执了一柄桃木剑，右手执了一枝锡仗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舞足蹈。到了后来，越舞越急，面红紫涨，热汗直流。邵帝看了这般怪模样，忍不住又要笑将出来。鸚鵡急忙使了个眼色，邵帝才勉强忍住了笑。不多一会，见道育将锡仗向空中一丢，高有数丈。等到锡仗滴溜溜在道育头顶上直跌下来时，道育大吼一声，纵身一跳，跃起数尺，抢住了那枝锡仗。顿时场中金鼓大鸣，道育横了锡仗，坐在地上，闭目垂头。便见左首里跃出了三十二个童男，手中各执了一个净瓶，右首里跃出了三十二个童女，手中各执了一枝杨柳。童男和童女从两旁抄将过来，将道育围在中间。围圆转了三个圈子，已变成一个童男间一个童女，一对一对儿，面面相觑。童女便将杨柳枝蘸了童男瓶中的法水，三十二枝杨柳枝水，同时向道育身上洒去，恍如下了黄梅细雨。洒过一会之后，又转了三个圈儿，仍将杨柳枝水向道育身上洒去。如此情形，到了第三次，在童女洒杨柳枝水的时候，道育蓦然跃起，又将锡仗飞舞，童男童女便依旧复了本位，向左右两边旁退去。金鼓却停止了响声，却又奏起一片细乐。便有四十个巫娘，分站东西南北方，每方十个巫娘。东方的巫娘，左手中执了一面青色小旗，右手执了一柄青钢剑；西方的十个巫娘，左手执了一面白色小旗，右手执了一柄小铜锤；南方的十个巫娘，左手中执了一面赤色小旗，右手捏了一枝赤樱枪；北方的十个巫娘，左手中执了一面皂旗，右手执了一柄黑斧。中间那个严道育，这时已将桃木剑插在背上，换执了一面杏黄旗。只见严道育的杏黄旗向空中挥去，东西南北四十个巫娘，也同时挥动了四十面青赤白皂的旗子，一时五色飞扬。邵帝笑道：“好玩！好玩！”鸚鵡忙道：“圣上不要声张！”这时便见道育将杏黄旗向东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东方十个巫娘，如飞的奔向中央；道育又向西一指，西方十个巫娘，也奔到了中央去；道育再向南一指去，南方的十个巫娘已奔赴中央；等到向北一指，四队齐集。道育喝声疾，细乐又止，金鼓复鸣。四十个巫娘舞动剑锤枪斧，各相刺击。一时剑气锤光枪斧影，浑作一团，中间还夹杂着一圈黄气，便是道育舞动的那枝锡仗。原来那枝锡仗上，镀有黄金的缘故。在他们浑舞得不得开交的时间，猛听得清越越一声玉磬，恍如暮鼓晨钟，醒人不少，霎时间，金鼓不作，浑战停场。

这时只见道育和那四十个巫娘，一齐在地上俯伏，三十二个童男，三十二个童女，簇拥着一人上场，邵帝见了，竟直站起来。阅者可知道为何？原

来由童男童女簇拥出来的那个人，便是眉若春山，目如秋水，细零零一束小蛮腰，乌黑黑一头青丝发，裙下双钩，露出了尖红一点。一只尖尖春笋的右手中，执了一柄云麈。不就是道育口中称那正中悬挂的那位九天金母娘娘是谁，这怎不叫邵帝吃惊起立。邵帝再抬头看时，正中画上，哪里还有神女的影儿呢，只剩了一个空画悬挂在那里，越发使邵帝惊诧起来，便是鸚鵡也呆住在一旁。这时全场的巫娘，俱已静悄悄伏在地上。邵帝和鸚鵡也于不知不觉之间，俯伏在地上。这时一阵阵的香风，熏得邵帝骨软筋酥，要想抬头瞧个饱，又碍着鸚鵡在侧。

邵帝正在神思悄想的时候，铛的一声金钟响亮。邵帝再抬头看时，早已不见了仙女踪迹。起身再看那画上时，依旧是一个栩栩若活的九天金母娘娘。累得邵帝如醉如痴，轻轻的问那鸚鵡道：“朕是在梦中不成？”鸚鵡笑道：“好端端的青天白日，哪会做梦。圣上却是被神女勾魂去也！”说得邵帝反没意思起来。其实这些个玩意，都是那道育使的手段。哪里会有画上的九天金母娘娘走下画来的事。画儿原来有两幅，挂在一起，有画的一幅，挂在前边，后面的那一幅，却是没有画的。在三十二个童男、三十二个童女簇拥着画上人儿走出来时，那幅有画的图儿已是卷了起来。待邵帝看时，便不见了画上的人。等到金钟一响时，有画的那幅图又放了下来，这时场中便不见了画上的人儿。若问画上的人，是何人所扮？便是严道育的一个干女儿。阅者要明白，并不是先有了画儿，人再去扮作画上的人儿。原是先有了人儿，才描成了那幅画儿，请问还会不像吗？也难怪邵帝疑神疑鬼了。

这时严道育走到邵帝面前道：“圣上至诚，感动了九天金母娘娘，竟会一显法身，真是莫大的祥瑞，圣上的至德，今日道场已毕，请圣上回宫安养。”邵帝却笑着道：“今日得见九天金母娘娘法身，朕躬深为喜悦。此皆神师的道法有灵，才能使九天金母娘娘来临法会。”道育谦道：“愚下全仗着圣上洪福罢了！”邵帝这时忽正色道：“神师，朕今夕回宫，当斋戒沐浴，独卧寝殿。便烦神师的高深道法，求九天金母娘娘，梦中与朕躬相见，朕尚须向九天金母娘娘拜求修真的诀术。谅来像朕躬这般至诚，加上神师的道法，定能使九天金母娘娘感动的了。”鸚鵡听了邵帝的话，明知他不怀好意，却替道育担心。正是：

巧言拜求修真术，难问居中一片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云雨太荒唐梦真梦假 尘寰多变幻怜死怜生

话说邵帝要求严道育与九天金母娘娘梦中相会，道育听了便道：“圣上有命，愚下理当效力，惟望圣上独宿寝殿，不准容一人逗留，恐触怒了金母娘娘，便要使愚下受罪了。”邵帝见道育毫不推辞，心花顿时怒放，便道：“今夕果能仗神师法力，在梦中相会了九天金母娘娘，朕躬重重的有赏。”道育即乘间要索道：“愚下不敢拜领它种珍宝金银，只求圣上将通宵明玉狮一对见赐，愚下已是受恩不浅。”邵帝便允了道育，遂与鸚鵡退出正乾道场，出了御花园，回宫而去。邵帝恨不得立时天晚，好容易巴到了红日西斜，碧月东升。邵帝便独进了寝宫，禁止一切宫女内侍等人至寝宫伺候，他便和衣上了龙床，凝神闭目，想立刻入梦。哪知越想睡去越是睡不安稳，翻来覆去，双目就是合不上来，心中焦急万分，更是安睡不成，听那宫城更鼓蓬蓬的打了二鼓，明月多情，欲偷偷的进来窥人。邵帝不禁叹道：“神女会襄王，巫山云雨的话儿，恐是说说罢了。”他懊丧了一会，渐有些精神恍惚起来。在迷惘之间，忽觉有一般浓郁的香味，非兰非麝，直送进脑门。邵帝的神思便越发模糊，陡听见一声“娘娘到也”，睁目看时，龙床面前，不是亭亭站着一个眉若春山，目如秋水，细零零一束小蛮腰，乌黑黑一头青丝发，裙下双钩尖尖露了一点红，手中执了云塵的九天金母娘娘是谁。只见她笑微微露了两个酒窝，一股异香，熏人欲醉。那时早把个爱色贪花的邵帝，酥麻了半边，要想坐起身子，就是动弹不得。只见金母娘娘轻启朱唇道：“严道师作法，恳求哀家道，宋帝刘邵，至诚欲会哀家，此事哀家早已知道。本来人神相隔，哀家也不得轻易下凡，致遭天谴，只缘汝与哀家，尚有一夕宿缘，今宵才应召而至，此后便无缘再会了。还望转嘱严道师，下次也不可再来请求哀家，如若故违，定受天诛不恕。”说毕，便盈盈坐在龙床上面。邵帝便在枕上叩头道：“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，朕躬当敬遵法旨，决不敢再来上渎娘娘了。”好一个九天金母娘娘，竟嚶嚶一笑，纵体入怀，了结她口中所说的一夕宿缘。她和邵帝的风流体态，小子也不用着意描摹，便用如鱼得水似胶如漆的老套儿，说两句算了。

阅者也都是明眼人，早知此夕云雨巫山的神女，真不是什么九天金母娘娘，还是严道育的干女儿。但是这个女儿的来历，倒也要表白一番。原来那个冒牌神女，姓陆，叫做轻红，原是维扬人氏，年仅十八，生得风流体态，绰约动人，裙下双钩，推为维扬郡中第一，真足勾走了浪子的三魂六魄。她的父亲叫做陆炳南，她的母亲吴氏，早已去世。炳南也不续娶，抚养轻红，到了十五岁的一年，炳南也一命呜呼，剩下一个如花如玉的女儿，便被远房的一个无赖阿叔，卖入了勾栏。轻红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在火坑中度日，学得一手好琵琶，一口好曲儿。她的容貌，本已好了，再加着会弹会唱，哪有不动人的理。不多时，马樱花下，游踪满系，倾动了合郡人士，只是她守身如玉，从不许春风吹度玉门关，给人染指。鸨儿倚她为钱树子，也不敢去逼她，尽让她去拣了如意郎君再说。

有天却来了一个公子，小子终脱不了俗例，说这位公子，生得貌若潘安，神如宋玉，性格儿又温柔潇洒，一些没有贵介浊气。轻红一见，早已芳心默许，这个郎君才是托身的人了。当下殷勤招待，格外献媚。询问公子家世，原来姓司马，单名一个镜字，原是亡晋的远代皇孙。轻红便分外垂怜，即晚留住了司马公子，情定一夕，盟约三生了。司马镜不久便替轻红脱籍，载艳

回家。哪知司马镜已有大妇在家，那个大妇刘氏，又是一位胭脂虎，司马镜偏做了陈季常。轻红到了他家，便日受刘氏凌虐，轻红哪里经得起折磨，便私自逃了出来。可怜她三寸不到的小金莲，怎会跋涉道途，走到了一条大河面前，她便思纵身入河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轻红的一搦柳腰已被人双手搯住，回头看时，见也是一个妇女。那妇女见了轻红的姣模样，好不痛惜，即道：“小娘子青年妙龄，怎忍心得下葬身鱼腹，有什么冤屈事儿，不妨说些给小妇人听了，横竖彼此都是一般的女子，说说更是不妨。也许小妇人能够替你设法。”轻红便含泪称谢，一同坐在堤岸上，遂将往事说了出来。那妇人听罢哈哈笑道：“小娘子错矣，此间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小娘子这般花容月貌，往河中一跳，岂不辜负了自己，小妇人唤做严道育，如蒙小娘子不嫌轻蔑，不妨拜在小妇人膝下，做个干女儿如何？”轻红原闻严道育是个有名的女巫，如今自己无处投身，听说肯收她做个干女儿，便双膝跪倒，娇滴滴叫了声：“干娘！”喜得道育眉花眼笑，遂一同带了回家，这便是轻红的来历。

如今又要说到原文上去了。那天晚上，邵帝进了寝殿，鸚鵡却发急起来，便赶到严道育那里问道：“婆子，你玩些什么神通，竟允许了圣上，使与九天金母娘娘相会？”道育原不瞒鸚鵡，即完全说穿了。在道育的初意，还想使轻红时时与邵帝相会，不料鸚鵡反对，只允一次，往后却不准。道育明知鸚鵡怀了醋意，恐邵帝迷惑了轻红，使她失宠，道育也只得强允了。便教了轻红一番神话，只有一夕之缘，杜绝了邵帝的麻烦，省得鸚鵡不欢。当晚轻红改扮停当，到了二鼓相近，便与严道育轻轻赓到寝殿，道育用一种秘制的迷魂香熏到里面，便是邵帝初时闻着的一股浓郁的香味。邵帝即神思恍惚，宛似入梦一般，这样做作，才好使邵帝深信是梦中相会。等到邵帝和轻红一度销魂之后，邵帝疲极之下，即昏昏睡去。轻红却于此时轻轻起床，出了寝殿。到邵帝好梦回时，枕畔神女已是杳无踪迹，越发信是梦中相会。当下起身之后，道育便来问道：“圣上昨夜可曾相会九天金母娘娘？”邵帝笑道：“神师法术，固是高强。”便将神女所说的话一一说了出来。道育佯作失惊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愚下往后倒要仔细才好。”邵帝遂将通宵明玉狮一对赐与了道育，以酬其功。故邵帝始终没有察破此次的事儿，背后却被彼等暗暗好笑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那个轻红，原想仗了她的艳色常沾雨露，做一个宠妃。偏是鸚鵡怀妒，道育深恐被她揭露了真相，反弄巧成拙，便教轻红承了一夕之欢。轻红当时却不过干娘的情面，女儿家的心肠终是狭小的多，轻红过后思量，便越思越恼，怀恨鸚鵡，便在道育面前时露怨言。道育明知轻红委曲，但是她与鸚鵡宛似手臂相联，却不能帮了轻红，推翻鸚鵡，只得虚言安慰，教她忍耐些儿，往后有了机会，再作道理。轻红何等乖巧，也窥破了道育心肠，暗想你干娘不与我设法，难道我自己不会想法不成，我定不与鸚鵡贱婢干休。究竟轻红年幼识浅，不会深沉从事，心中有了这种意见，偏在口中时时泄露了出来。不久便被鸚鵡闻悉，即盛怒去责问道育，叫她立刻将轻红驱逐出宫。道育见鸚鵡真怒了，此事却教道育做了难人，要是顺从了鸚鵡，将轻红逐出宫去，难保轻红不到外面去揭穿她们的隐事，若是不允了鸚鵡的请求，又怕闹出事儿也是不妥。因此道育听了鸚鵡的话，便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鸚鵡见道育这般模样，更是不悦道：“我也明白了，她是你的干女儿，我竟来错了，原不应和你说的。”道育见鸚鵡误会了她的意思，忙将为难之处说了出来。鸚鵡听了，却也不错，便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说逐了她出去，怕她揭穿了我

们的隐情，照了她这几天的情形，留她在宫中，难道就没有危险发生？”一语提醒了道育，便皱眉道：“这个孩子，我竟白疼了她，若是为了我们安全着想，竟留她不得了。”鸚鵡拍手道：“你可醒了，我们犯不上为了她，伤了多年的感情。”道育又经鸚鵡一激，便毅然道：“我也顾她不得了，我自各处治她的法儿。”便附耳与她说了一回，鸚鵡始欣欣而去。

当晚，道育却招轻红到她卧室里面，对轻红道：“恭喜干女儿。”轻红听了，好不诧异，便道：“干娘敢是疯了，我有何喜可贺？”道育笑道：“痴孩子，你还不知底细，圣上听了鸚鵡贵人的话，也要将你封为贵人，今夕圣上又要和你颠鸾倒凤了。”轻红听了此语，好不羞愧，只是还不肯深信道：“鸚鵡正在忌我，怎肯在圣上面前说出我来，定是干娘和我打趣。”道育正色道：“确是真事，不说玩话。今晚二更时，你依旧扮了九天金母娘娘到寝殿好了，圣上还是独个儿在那里候你。”轻红怎知是计，好不欢喜。到了二更时分，便又扮作了金母娘娘，到了寝殿，果见邵帝颠巍巍坐在龙床上面，轻红便娉娉婷婷的走将过去，哪知邵帝见她走近身前，便即一声怒吼，但见手儿一扬之际，一柄龙泉宝剑已在轻红的粉颈上挥过，一个绝色佳人顿时命赴黄泉。

原来，这晚邵帝回宫，鸚鵡便谓邵帝道：“神师命妾奏知圣上，她昨晚梦见九天金母娘娘对她言道：‘今夕二更时分，有妖魔变了我的形态，要迷惑宋主。汝可奏知刘邵，叫他等候妖魔来时，可出其不意杀死了他，以绝后患。’因此，神师便告知了妾，嘱妾代奏圣上，今宵留神为要。”邵帝听了，好不愤怒道：“何物妖魔，胆敢变了金母娘娘的体态，想迷惑朕躬，朕若不将他杀死，誓不甘休。”邵帝便暗藏了龙泉宝剑在寝殿等候妖魔降临。可怜那个轻红，梦里也想不到救她活命的干娘，仍会送她性命，真是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了。便是那个邵帝始终也蒙在鼓里，万想不到此次所杀的妖魔，便是上次梦中相见的九天金母娘娘，两方面全中了道育和鸚鵡的奸计。正是：

未沾雨露身先死，常使红颜泪满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除元凶新君登大宝 慕三美黠婢唤更衣

话说邵帝拔剑杀死了轻红，正想细看被杀的妖魔现出怎样的原形，哪知却抢进了四个内侍，随后进来的便是鸚鵡与道育。邵帝见了二人便道：“妖魔已被朕躬杀死，不知他显出什么原形，待我们看他变来。”道育忙道：“既已杀死，也就是了，圣上的寝殿不宜使妖魔的尸骸久留。”道育说着，不待邵帝发语，竟命四个内侍将轻红尸首抬到御花园空地上，用火焚化。一面又命宫女打扫殿上的血迹，收拾干净。这也是道育等的深谋远虑，惧邵帝不见妖魔显出原形，时间一久，难免给邵帝察出破绽，反而不美，便在顷刻之间，用焚尸灭迹的计遮盖了过去。这时蓬、蓬、蓬三声宫鼓，月色也模糊了，道育便告辞回去，鸚鵡即伺候邵帝一同安寝。从此鸚鵡去了夺宠的轻红，独承主欢，不题。

且说邵帝自弑逆即位以来，他性本凶残万分，他恐宗室王侯阴谋害彼，他便借了他故，深入宫内，杀了不少的宗室子弟。这时他又猜忌武陵王刘骏，便暗暗修书与步兵校尉沈庆之，阳与武陵王会师征蛮，阴则趁机下手，囑庆之杀了武陵王骏。哪知庆之到了武陵王屯兵的五洲，进见武陵王，即将邵帝手书与骏观看，并道：“庆之受了先帝厚恩，常存讨逆之心，今逆邵日形荒谬，如不早日剪除，大宋江山定被他一人断送了。庆之愿殿下速即兴兵讨逆，庆之愿效前驱。”骏听了庆之的一番言语，急离座拜谢道：“国家的存亡，皆恃将军仗义了。”庆之也慌忙答拜，当下即命内外整兵，不消十天工夫，庆之已部署井井，即由府主簿颜竣草檄四方，共奉义师，兴讨逆邵，以安国基。不多时日，便有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、雍州刺史臧质等，率军响应。未几响应的义师，更是四方云集，声势大盛。邵帝自夸善兵，便亲率了军士出战，他还不知道人心同恶，军心早背，哪里有人肯替他出了死力去争战，便被义师节节进取，势如破竹，逆邵连连败北，逃回了建康。他因江夏王义恭，私离建康，奔往江宁。这时武陵王骏也到了江宁，义恭便草述即位仪注，与群臣拥骏即了帝位。逆邵大怒，便将义恭的十二个儿子尽行杀死。

骏帝即位之后，便令臧质率军向建康进逼，慌得逆邵派人迎敌，日夜担心，再无心与鸚鵡取乐。独有那个神师严道育又来捣鬼，对逆邵道：“圣上尽请放胆安心，愚下当替圣上出力，使反王叛将一个个命赴黄泉。”逆邵本来最信道育的话儿，此时听说她有这副本领，能使反王叛将全行丧命，好不喜悦，便问道育用什么法儿？道育道：“圣上只须将玉玺交与愚下一用。”逆邵听说道育叫他将玉玺交彼，不免起了疑心，恐道育怀了歹意，便正色道：“玉玺为国家的重宝，怎能轻易交与神师，难道神师作法，玉玺也有重大的用处不成？”道育见逆邵动疑，忙道：“愚下也知玉玺为国家的重宝，不可随意授人，实缘此次作法拜表，上达天宫，押尾印章，不用玉玺盖印，便显不是至诚，触怒天帝，不但于事无益，反恐大受损害，因此才要向圣上索取玉玺。愚下受了圣上天高地厚的恩赐，在这危急存亡的当子，反敢生什么歹意，违背了圣上，不怕天诛地灭吗？”逆邵听道育如此说来，心下方始释然，便含笑道：“神师为国效力，朕躬怎会起疑。”说毕，即命将玉玺交与了道育。道育当下又在御花园高筑了一所祭坛，她便日夜登坛作法。

可是进攻的军队已逼近了建康，不多几天，已被臧质的军士攻破守卒，杀了进来。逆邵明知大事已去，欲单骑脱逃，哪里来得及，被义军高禽将邵擒住。皇后殷氏、皇子伟之，严道育与王鸚鵡也未被漏网，臧质便封府库，

清宫禁，只不见了传国玉玺，便追问逆邵，才知道在严道育那里。在道育身上搜查，果然得了玉玺，随即献于新皇。逆邵与四子俱梟首示众，薄尸市曹，始兴王濬也被义恭所杀。逆后殷氏与逆妃一行人，奉了新皇的诏旨，一律赐帛自尽。只有严道育与王鸚鵡死得最是惨苦，原来她们受诛的那日，牵出牢狱，到了市上，即被人将道育与鸚鵡全身裸露，众人鞭笞交下，打得她们二人奄奄一息。偏有一个无赖冷不防用根杆儿直向鸚鵡阴中捣去，她便一声惨叫，顿时了帐。行刑的割去了两人头颅，将尸体用火焚化，这一双作恶的梟妇如是结果，大快人心。也足见天道好还了。

且说宋主骏登了大位，改元孝建，南谯王义宣依旧出镇荆州，宣子愷封宜阳县王，愷兄弟有十六人，姊妹亦甚多，皆留居京邸。在这许多姊妹中间，却有三个公主，最为美艳。一个叫静贞，生得圆姿替月，异样风流；一个叫静婉，却生得弱小轻盈，恍如赵家飞燕，能作掌中之舞；一个叫静仪，更是秀色堪餐，荡人魂魄。有天姊妹三人，合伙儿进宫去见皇太后路氏请安。路太后也很爱这三个，便留三姊妹一同晚膳。尚未食毕的当子，宋主骏来见路太后，一见三朵姊妹花，各人有各人的风流体态，宋主顿似雪狮子向火，全身瘫化了。原来宋主骏这时年方二十四岁，正是一个精强力壮的英雄，可是他也是个色中饿鬼、猎艳班头，见不得美人儿，要是瞧在眼里，便不肯轻易放人。路太后又是个溺子甚深的妇人，一任宋主骏在宫纵淫，她毫不训责。宋主骏便越发肆无忌惮了，凡是入宫的妇女，只要略具二、三分姿色，骏帝便要强逼成欢，也不管亲疏长幼，终是任意闹去。这晚见了三个从姊妹生得如此姿容，请教阅者想，他还不要馋涎欲滴，快尝朵颐吗？当下便不像了人君，嬉皮涎脸，径与三姊妹调笑。三姊妹好不窘迫，又不便发作，只得默默无言，拈弄衣角，好不容易骏帝告辞而去，三姊妹也不敢久留，即辞了路太后而出。

才离显阳殿没有多路，两旁早涌出数十个宫女，遮住三姊妹去路道：“圣上有旨，请三公主入宫小叙。”三姊妹听说，不禁小鹿撞胸，暗暗叫声苦也。还是静仪的胆儿稍为大些，便道：“今夕已晚，我们要回去了，你们去回复圣上，准明天来请安。”宫女们哪里肯让三姊妹出宫，大家暗使一个眼风，便不由三姊妹分说，竟各拥了一个，前扶后送，风也似的拥入骏帝宫中。

三姊妹进了帝宫，抬头瞧时，正中一席酒筵上面，高高坐着一个面含春色的风流天子宋主骏，只得硬了头皮上前相见。骏帝满面含笑，离座起立道：“今夕何幸，得与三皇妹相见，真是三生有幸了，特备了精肴薄酒，敢请三位皇妹略进一觞，还望不要推辞。”说着竟先伸手儿去拉静仪的衣袖，要她就座。三姊妹见骏帝初次见面，已说了不伦不类的话儿，此刻又失礼动手，三姊妹好不着慌，径自红了脸儿入席。各各怀着鬼胎，默然低头，一眼也不向骏帝望去。骏帝见她们这样含羞答答，越发动情，恨不得立刻搂住了她们，便又含笑了道：“三位皇妹不必拘束，尽请开怀畅饮，自家兄妹，小叙清谈，未始不是一件雅事。要是谈得开怀，我们兄妹四人正不妨同床合被、抵足而眠，倾谈到明天也是美事，谅来三位皇妹决不以愚兄为唐突西子。”骏帝说毕话儿，便亲执金壶，要三姊妹满饮一尊。三姊妹听了同床合被、抵足而眠的混话，早已红侵双颊，秋波中珠泪含满了一眶，又见骏帝来强酒，更是惶急欲死，恨不得地上生个洞儿钻了进去。

这时一旁有个宫女，呼做小环，她是在宫女中间最得骏帝所宠，她又工于心计，善于调排，察言观色，更是知机识窍。此刻她见三姊妹窘迫的情形，

深恐骏帝闹僵，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高呼一声“皇上更衣”。骏帝正一手搭在静仪肩头，一手擎着金尊，送到静仪唇边，硬要叫她饮下，蓦被小环高呼更衣，倒将骏帝吃了一惊，手儿一侧，尊中的酒儿泼了静仪一身。骏帝好不愤怒，正想发作，却见小环小眼儿一闪，小嘴儿一歪。骏帝早已会意，怒气也不发作了，便道：“三位皇妹请宽坐，愚兄更衣便来。”说毕匆匆而去。到了外面，小环已是随后跟至。骏帝便勾了小环的粉颈道：“环儿，你唤朕更衣，定有深意存在，是不是替朕打算那三个美人儿？”小环抿嘴道：“谁说不是，照了圣上在席间那般光景，莫说美人见怜，成就好事，反要因羞起怒，誓不从君了。”骏帝轻轻打了小环一下道：“此刻便由你说嘴，要是想不出好法儿来，再来问你。”小环道：“法儿早已有了，我替圣上道，可好？”便附耳与骏帝说了。骏帝听毕，拥了小环亲了几个吻道：“可儿可儿，一准如此好了。”小环便自去准备一切，骏帝仍回进了宫中。

三个姊妹自骏帝走后，安心了不少。此间见骏帝重行入席，又已焦急万分。静仪便亭亭起立道：“承圣上宠赐酒食，今已饱领，天时已晚，谨请告辞。”骏帝笑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皇妹何必急急，若不善饮酒，愚兄亦不敢强人所难，决不强酒，再请宽坐一回。”三姊妹见告辞不脱，更是如芒在背，情知不妙。不多一会，宫女献上四盘点心，分置三姊妹及骏帝面前。骏帝便指了指盘中的点心，对三姊妹道：“此种点心名唤珍珠八宝糕，是愚兄厨中的特制佳品，因三位皇妹从未尝及，因此留皇妹等宽坐片刻，也一尝此糕风味，再让三位皇妹回去。”三姊妹听了骏帝此话，顿如肩上释了千觔重担，宽心了一大半，不禁相视微笑。骏帝见她们竟有了笑容，好不喜欢，举箸道：“三位皇妹速食，此糕一凉，便要走味。”三姊妹的腹中，原未饥饿，哪里吃得下什么珍珠八宝糕，只是归去心肠甚急，便不约而同的举起箸儿各拈了一块糕儿，勉强食尽。觉得糕的味儿倒还不错，甜也甜得精细，香又香得特别。这时宫女献上清茶，三姊妹因糕儿甜腻了嘴，见有茶来，正中心怀，便想呷了几口茶儿即欲告辞回去，遂各自端起茶杯，咕都都吃了数口。这一来，要想脱身回去可就难了，正是：

钓竿早已安排就，怎会鱼儿不上钩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媚茶儿三雕一箭 粲莲花片语全贞

话说三姊妹呷了几口茶儿，起初原想就要告辞回去，此刻却尽坐着不走。三个姊妹，六只妙目，一齐盯住了骏帝，一个个春上眉梢，红添粉颊。偏是四下里又奏起了靡靡的宫商，格外动人情绪。三姊妹越发如醉如痴，啮唇含指，喘息微微，先前的端庄娇羞，却变做了荡态毕露，媚目撩人。骏帝却安闲自在的只顾喝酒，先前的一副猴急相儿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此时只见静贞斜睨了骏帝，娇滴滴的“圣上……圣上……”叫了两声，似笑非笑的双目一睨，亭亭起立。骏帝使用箸儿一击金尊，小环已应声而入，径趋至静贞身畔道：“公主醉也，待小奴扶公主睡去。”静贞微微应了一声，秋波儿又掠向骏帝面上，轻盈一笑道：“圣上……圣……，妾去睡了。”说毕便由小环扶了走出。静贞也不向两个姊妹说声，两个姊妹也不阻止静贞。不多时，静仪和静婉也由小环一个一个的扶了出去。骏帝就是喝酒不止，这时已有七八分酒意。小环已安顿好了三姊妹，便含笑对骏帝道：“渔郎好去问津了。桃源洞口，还须依次探路，不要兴儿浓如酒，狼藉好花枝。”骏帝掷杯离座道：“论功行赏，当让阿环可儿首占一筹。”小环笑道：“已是鼎足三分之势，小奴也不忍再分杯羹的了，良辰容易，快些去吧，可晓得神女巫山，已如大旱之望云霓，还不去沛然下降，分润雨露，便要憔悴花枝了。”骏帝哈哈笑道：“小妮子煞是可儿，连篇的掉书袋，你识几个字呢。朕躬便听了你的话儿，你的十大功劳，权且记在簿上，日后再行酬功给赏。”骏帝话毕，便兴冲冲的进了寝殿，好不得意。三个花一般的美人儿，给他一箭三雕，都领略了滋味。在一般登徒子看来，便觉得骏帝艳福无穷，谁也不想希望有此一日，若是想到了如此一来，便沦入了畜生道中，却要惕然而悟，不敢作非分之想了。但是三姊妹初时何等端庄自重，入后怎又媚态毕露，变了怀春的少女，与先前判若两人呢？小子若不表白一番，岂不是大大的一个漏洞。

原来三姊妹的变态弊病就出在珍珠八宝糕上。因为三姊妹所食的糕中，都和了媚药，她们吃了下去，怎不要发作。所以她们吃的当子，觉得糕的味儿甜也甜得精细，香又香得特别了。只是单吃了糕儿，性儿发作还要慢些，偏又呷了几口茶儿。那茶叶也用媚药练过，经不起滚水一冲，味儿多出，试想喝了下去，三姊妹怎不要立刻迷去了本性，逗起一团欲火，做出媚人状态，便致受了骏帝的点污。就是一时还不清醒，等到媚药性儿过去，恢复了本性，木已成舟，三姊妹也只得含垢忍辱了，顺从了骏帝。从此便不时进宫，与骏帝幽会，竟也忘了廉耻，一般的献媚求怜。论到此事的罪魁祸首固是骏帝，要不有助纣为虐的小环，唤一声更衣，献了这个毒计，三姊妹也许不致失身。小子写到处，倒又要将小环的来历向阅者报告一番了。

原来那个小环，她的父亲本是江湖上的一个巨骗，专一贩卖人口，诱拐小儿，奸骗妇女，又会合制迷药媚药，更兼足智多谋，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恶徒，江湖上人称他小诸葛贾清泉。小环的母亲徐氏，也是一个阴贼残忍的婆娘，夫妻俩合做那伤天害理的生涯，从来没有破案。有一次却失风被捕，审讯之下，县丞知是积案如山的一双恶人，便立毙杖下。那时小环也已十四岁了，她早已学会了她父亲的本领，自从她的父母死了之后，失去依靠，便由一个姓赵的内侍收留了她。不久，便夤缘进宫，深得骏帝宠爱。这次便将从前所存留的媚药，作成了静仪三姊妹，从此更得骏帝宠爱。逢到骏帝所爱的妇女，有不愿顺从的人，都由小环用媚药的手段成就了好事。

有天，骏帝退朝之后，照例至显阳殿谒见路太后，只见殿上正坐着一个面似芙蓉艳，腰同杨柳细，活泼泼一双妙目，尖葱葱十支春笋的美人。她见骏帝进殿，即便起立，轻折柳腰，徐跪玉膝，盈盈下拜。骏帝竟上前双手搀扶道：“卿是何人？”美人娇怯怯的道：“臣妾乃侍中杨顺之妻石氏。”骏帝听了她脆生生的一副娇喉，好不悦耳动听，早已魂飞魄散，便匆匆和太后说了几句没关紧要的话，告辞出殿，即命宫女寻到了小环。骏帝道：“环儿，显阳殿中现有一个天仙般的石美人，你须与朕设策。”小环道：“这时才过辰刻，捱到天晚还有三四个时辰，难道圣上要在白昼和她云雨不成？”骏帝道：“朕躬已是刻不待缓，怎能捱到晚上。并且那个石美人，恐她不到天晚，便要去了。”小环见骏帝如此急色，不禁笑道：“圣上终是这副样儿，依小奴看来，此事原也容易，竟不必用什么媚药，只要引诱她到了圣上寝殿，圣上自去挑动，臣下的妻儿一来震于圣威，二来乐得顺从，得沾圣上雨露，哪有不马到成功的理，准备携手上阳台好了。”骏帝听了觉得甚是合理，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须要怎样的话儿去引诱石美人进朕的寝殿？”小环道：“此事不难，由小奴办理好了，圣上无事，不妨先至寝殿等候，小奴自会送上玉人给圣上消受。”骏帝便欢然而去。小环也到了显阳殿外，远远的站着，等候石氏出殿。

且说石氏在路太后殿中闲谈了一回，见将近午刻，便向太后告辞。太后坚留石氏午膳，石氏称谢谨辞，太后也不强留，石氏便娉娉婷婷的走出了显阳殿。正想绕道出宫，小环早已抢步上前，笑盈盈的道：“这位敢是石夫人？”石氏站定姣躯，见面前一个宫女，生得也有六七分姿色，白生生瓜子脸儿，微有点细白麻儿，小小樱桃朱红一点，细零零的一个小身材，显得玲珑活泼。石氏也含笑道：“姑娘，正是。”小环便道：“皇后王娘娘见请夫人有话面叙。”

石氏听了好生诧异，暗想，我与王娘娘素未会面，有甚话儿邀我面叙，只是她既遣了宫女前来相请，不便推辞，只得由小环前导，随后相从。三个转，四个弯，走到了一所宫前，小环便站定了道：“石夫人请进去便了。”石氏抬头一瞧，见宫门上面的“燕安”两字，不觉诧异道：“此处乃是寝殿，难道此刻王娘娘还未起身不成，想是姑娘误走了。”小环听了石氏的话儿，暗叫一声苦也。这个雌儿，倒也识字，只是她已到了此地，还怕她插翅飞去，便不由石氏分说，猛的将石氏推进了寝殿，即将殿门拽上，嚜的一声，门外已上了锁。小环却依旧站在门外等候。

石氏被小环出其不意推入了寝殿，便知事有蹊跷，她原是个很有机智的妇人，当下便镇定了心神，静待发生变化，再作对付的打算。这时已见牙床背后，走出一个人儿，笑吟吟的走上前来。石氏一瞧便是骏帝，心下已明白了五六分。只见骏帝到了面前，即道：“石夫人莲轩惠然下降，真是朕躬莫大的幸事，想是三生石上早订良缘，今日便可一偿宿盟了。”石氏见骏帝一开言便是无赖口吻，暗想这般光景，他竟要白昼宣淫了，不如且用缓兵之计，暂免一时，再图脱身的法儿。当下便佯作媚态道：“薄柳贱质，怎生有此福分。”骏帝听了暗想，原有这样容易，她竟肯肯万肯了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便想伸手去携石氏的玉手同上牙床。好一个石氏，身子微退了两步道：“圣上何必急促于一时，还惧臣妾飞去不成？依了臣妾的下见，觉得当天白日，未免难堪，并且臣妾也没有熏香沐浴，遽与圣上鱼水，有秽圣躬，不如待妾即在宫中洗个浴儿，候至晚上，臣妾自当伺候圣躬，谅来圣上也不是个急色儿，

耐不得半天工夫，偏欲急急于一时，反使臣妾见笑了。”骏帝听了石氏一番的婉转话儿，一时倒不便真做急色儿。并且石氏并不要出宫，连洗个浴儿都说在宫中，可知她不是推诿，也许白日作这般勾当，不免格外含羞。当下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朕躬便依了夫人的话，入晚与夫人作乐好了。”石氏见骏帝已坠入计中，便也媚笑道：“这才是圣上的洪恩，臣妾敢不感激。”骏帝却用手指儿在寝殿门上轻弹了三下。门外的小环，好不诧异，今天的圣上怎会这般不济事，一霎儿已完了。当时开了锁儿，推门进去。石氏见了小环，心中好不怀恨，只是未离虎穴，不便发作，暂时按住了怒气，装作一脸笑容，不待骏帝开言，径上前携了小环手儿，轻轻的附在她耳上说了几句话儿，又回过头来，笑对骏帝道：“圣上，臣妾去洗浴了。”小环见骏帝点头而笑，便和石氏走出了寝殿，送她出了宫门，任她回去。

小环回进里面，见了骏帝便笑道：“圣上今天怎也不济事，好不羞人。”骏帝道：“尚未真个销魂，怎说朕躬不济。”小环惊道：“既未巫山云雨，怎放石夫人回去洗浴？”骏帝跌足道：“谁让她回去？”小环道：“方才石夫人对圣上道洗浴去，圣上如何点头含笑，不加阻止？”骏帝道：“朕还当作她在宫中洗浴。”便将石氏说的话一一讲给小环听了。小环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小奴与圣上全被她瞒过了。方才石夫人附耳对小奴道言：‘已被圣上所污，刻欲回家洗浴，入晚再来伺候。’当时石夫人便向圣上道了声去洗浴了，小奴还当作圣上任她回家洗浴，便送她出了宫门。如今鸟儿出了笼，休想她再投罗网了，横竖圣上已有三位公主相待，便赦了这个石夫人。”骏帝懊丧了道：“朕躬万想不到，反着了她的道儿，连你这般机巧，今天也中了计儿。她既是如此，朕偏不愿放她过去，无论怎样，定要使她与朕并枕一回，才肯干休。小环可儿，你还须想个上上策儿，报仇才是。”小环摇头道：“若在宫门之内，不是小奴夸口，任凭哪个，终脱不了小奴手掌之中；如今在宫门之外，小奴只得谨谢不敏，只好由圣上自作主裁，想个法儿，使石夫人拜倒在圣上面前了。”骏帝凝神思索了一回，蓦的哈哈笑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”正是：

已纵飞鸟投林去，庇事还须张网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存心纵欲贞妇魂飞 有意成仇藩王家破

话说骏帝哈哈笑道：有了！有了！”小环便道：“圣上有了什么妙计？”骏帝道：“朕想起来了，石氏为侍中杨顺的妻室，朕便向杨顺索取，他若敢道个不字，朕索性先杀死了他，将石氏抢进宫中，怕不给朕受用。”小环皱了皱眉儿道：“照了这样做去，不免传扬开来，受人议论。”骏帝勃然道：“谁敢多言，先斩了他的头儿。”小环见骏帝有些不悦，她便默然不语，任凭他去胡做。骏帝即命内侍传侍中杨顺进见。不多时刻，杨顺已应召而至，见了骏帝，骏帝便道：“汝妻石氏，适间在显阳殿，言语冲撞了太后，竟不别而行，朕念她女流无知，一时失检，故特召汝入宫，快去嘱咐石氏，命她速即进宫，向太后谢罪，也就是了。”杨顺此时尚未知内里情由，听说石氏胆敢冲撞了太后，急俯伏地下道：“臣妻出自小家，罔知礼节，幸圣上英明，念她女流，不加罪责，臣当敬遵旨意，命臣妻进宫谢罪，一听太后发落便了。”骏帝道：“太后仁慈，决不难为尔妻，汝快去吧。”杨顺谢了骏帝，出宫回家。见了石氏，好不愤怒，便诘责石氏：“怎生大胆，竟敢冲撞太后，如今圣上有旨，命你入宫谢罪，速即前去，不得延误。”石氏听了惊得花容失色，遂且泣且诉，一一的情形，全说给丈夫听了。杨顺方始如梦初醒，好不惶急，要是违旨不去，骏帝便要將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们夫妇身上，要是让石氏进宫，明明是送入虎口，一任昏君玷污，自己也对不起石氏，就是石氏，谅也不愿进宫。

这时，石氏见了杨顺焦急的样子，不禁凄然下跪道：“官人宽心，贱妾拼了此身，入宫去见那昏皇便了。”杨顺明知石氏此去，决不肯受污，定遭惨死，不禁泪下如雨，也跪了下去道：“不如待下官弃了官儿，与汝一同逃走。”正在话间，家人进内报道：“宫中现有宫女两名在外，用了宫车来接夫人。”石氏一咬银牙，对杨顺道：“贱妾去了，官人珍重。”话毕便出了府门，径登宫车，到了宫门停下，即由两名宫女，导至了骏帝面前。骏帝好不得意，嬉笑着道：“石夫人，你的芳体，想必早已洗净，来、来、来，朕和夫人要践约了。”话毕，便上前来拽衣袖。石氏袖儿一拂，顿时柳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指了骏帝道：“伦常礼义，怎可忘了，臣下之妻，岂君可辱。妾此次应召而来，早已存了必死的决心，已无生还之理，圣上若能幡然改过，不加凌辱，不仅贱妾深感圣恩，即是皇宋山河也不致沦亡，若定欲见辱，妾一死不足，惜皇宋山河眼见要断送在昏君的手里了。”

石氏将骏帝一番辱骂，换了别个皇帝，早已大发雷霆，偏是骏帝反哈哈大笑道：“石夫人一怒，丰致更见绝色，不要说皇宋山河因卿断送，就是朕躬性命因卿而亡也是值得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的。”石氏见骏帝这般厚颜，激怒他不成，暗道一声“罢！”一头向柱上撞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石氏娇躯已被一人自后抱住。石氏回头看时，便是那个小环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石氏便破口骂道：“没廉耻的贱婢，助恶作奸，我生不能食尔的肉，死了却不放你自在！”小环毫不动怒，只微微含笑。石氏正想挣脱，小环却替出右手，向怀里很迅速的拿出了一件东西，向石氏嘴鼻上掩去。石氏只闻得一缕异样的香味儿，直冲进脑门，便失去了知觉，恍如死去的一般，便由小环等扶上了牙床。骏帝拍手笑道：“还怕她飞上天去，环儿真是可人。”原来小环早知石氏激烈，此次入宫，定不肯曲意顺从，她便取了迷魂药儿藏在身畔，到了此时，便取出使用，任凭石氏怎样抵抗，一闻了迷魂药儿，休

想再会动弹。以下的事儿，小子也不忍写了，无非一个清清白白的石氏，在那不知人事的当子，受那淫君的玷污罢了。

等到石氏的药性过去，醒过来时，自己已是一丝不挂，睡在锦被之中，明知受了污辱，不禁掩面痛哭。这时室中，静悄悄一个人儿也没有，原来骏帝偿了肉欲之后，他便抽身而去，只剩两个宫女守在门外。石氏见室中无人，身已受辱，便起了自尽的念儿。那时天已昏黑，石氏便将锦被的被夹撕成了几条，一条条接了起来，即在牙床上面的床柱上，扣成环儿，踏上床栏，套入粉颈，一双小金莲离开了床栏，便悬在空中了。不多时候，石氏的一缕芳魂，已脱离了躯壳。等到宫女们入内上灯，瞥见石氏赤条条吊在空中，急忙报知骏帝。骏帝见了，倒也十分不快道：“朕竟害了她了。”急命宫女们抬了下来，好好安殓。此后便不准小环再用迷药。

此后小环也忽忽若有所失，精神错乱，不多几天，小环也就一病身亡。骏帝甚为痛惜，从此失去了一个心腹。有人道：“小环的死，系被石氏阴夺其魄。”小子对于迷信话儿，向不愿提倡，小环的死，也许因石氏自尽之后，深恐石氏向她索命，便惊悸成疾，精神错乱，才致死的，不见得真有石氏的鬼魂向小环索命的事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骏帝自小环死后，全仗静仪等三姊妹轮流承欢。只是骏帝私通从姊妹的事，此时却流传到了外面，早已物议沸腾，俱道今上荒淫。不多时，传到了出镇荆州的南谯王义宣耳中，自己女儿竟被骏帝淫污，怎不教义宣愤怒。这时，恰巧有个雍州刺史臧质调任到江州。臧质自恃帮助了骏帝，同起义师的大功，骏帝即位之后，却不将他重用，他不免怀恨在心头。如今探知南谯王义宣因女儿被淫，也在反对朝廷。臧质原与义宣儿女亲家，因质女镜影为义宣儿子采的妻室。质就暗暗修书与义宣，挑他起兵，进窥建康，彼亦当率兵相助，愿效前驱。义宣本在怀恨朝廷，经臧质一激，便暗行向四处接洽。原定到了秋凉，一同举事。哪知豫州刺史鲁爽与臧质已贸然兴兵，义宣也只得仓促从事，一同发难。

消息传到了骏帝耳中，好不惊慌。他因义宣兵力强盛，便欲让去皇位，自愿迎义宣为帝。一般诸王大臣也没有主张，独有竟陵王诞，反议道：“义宣兴兵犯上，妄动干戈，师出无名，定难幸成，不如遣将迎敌，一决雌雄，怎便以大位拱让他人。”骏帝本无成见，遂止让位之举。即命领军将军柳元景、左卫将军王玄谟等，会师往讨义宣。这时，已有益州刺史刘秀之不附义宣，径率军暗袭江陵。雍州刺史朱修之又佯附义宣，暗中仍通使建康，待机发动。义宣认修之真心归附，也不防备他了。直至以后义宣传檄，命朱修之出兵接应，修之按兵不动，始知修之并不真心归附。便命司州刺史鲁秀率兵攻打修之，不多时日，已是刀兵四起，遍地烽烟。直到义宣各路的军马失败，义宣伏诛，才告呈平。骏帝自义宣死后，便将他的女儿，尽行召入了后宫，静仪、静婉、静贞三姊妹更是不必说了。就中尤以静仪最得骏帝欢心，日夕相依，宠冠后宫。后来竟产了一儿，骏帝越发欢喜，替静仪的生儿取名“子鸾”，排行第八，封静仪为淑妃。但是究竟是个从妹，不能直说出去，便算了殷琰的家人，没入义宣家，由义宣家又没入了宫中，便封为殷淑妃，这种异想天开的张冠李戴也亏他们想出。只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又怎能掩得尽世人的耳目，这且不题。

话说宋主骏自诛了义宣，志在集权，不欲柄归臣下，便不时的压制诸王，凌逼大臣。哪知越是专制，反动更是激烈。一般臣下，原已做了宁人息事，

不敢有丝毫跋扈的举动。只有皇弟竟陵王诞，讨逆邵的时候，已在义师之列。此次讨义宣时，他又是独力主张出征，讨平了三大镇。骏帝便进封诞为太子太傅，领扬州刺史。偏是诞也不是个安静人物，自恃功高，便甲第连云，穷极奢华，巧置园林池沼，更是华美非常。又招募了不少的精壮汉子作为卫队，甲仗鲜明，震动一时。骏帝在此使行专制的时候，本已疑忌甚深，如今探知了竟陵王诞这般情形，哪得不要防范，便一再调镇，最后使诞为南兖州刺史，更派仆射刘贤琛镇守南徐，暗行监视。到了改元大明的第三年上，竟陵王诞果蠢然思动，修理城池，整顿甲兵，预备与骏帝争个高下。参军刘智渊窥知诞军作乱，他便托故回都，向骏帝告密。骏帝便暗行戒备，静候诞的反迹一露，即欲奉兵征讨。这时诞却狂妄愈甚，私制帝舆，万分精美，常乘舆率了卫队周行市中。又听信了术士屠伯阳的话，用蛊惑的术儿诅咒骏帝。便有吴郡的刘成，豫章的陈淡之先后上书告变。骏帝即召台臣，劾诞罪恶，撤去南兖州刺史，降爵为侯，令他回都。另命义兴太守桓闾为兖州刺史，拨给羽林军三千人，出诞不意，袭取南兖州。不料事机不密，诞早已得了消息，已是准备就绪，适至那日天明的时候，桓闾叩城，不提防诞已领兵杀出。桓闾原是袭人来的，哪知反被人袭，一时措手不及，立被杀死。三千羽林军也杀得四分五散。骏帝得了报告，便命沈庆之统兵讨逆，并饬豫州刺史宗悫、徐州刺史刘道隆一同会师广陵城下，限期破城。三人的兵马到了广陵城下，立即进攻。竟陵王诞几次出城迎敌，终是屡战屡北，没打过一次胜仗，诞只得据城固守。这时骏帝即连连催促庆之从速破城，生擒竟陵王。庆之便督诸军，奋勇攻城，便攻破了城池，杀进城内。诞见大事已去，只想逃命免死，便逃至后花园中暂避，为裨将沈胤之所见，上前追拿。诞飞奔图免，也是命该绝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失足坠在池中，当下被官军牵出，枭首送京。诞母殷氏，妻徐氏俱自尽而亡。诞子景然初时幸得避匿，入后不多几天，仍被官军所获，难免一死。好好一个竟陵王不做，妄想蠢动，便做了第二个南谯王义宣，弄得家破人亡。这且不题。

话说骏帝自从征平竟陵王，更是猜忌臣下，狎侮大臣，更兼又是声色货财，赌博纵酒，无一不贪。一班臣下，深恐直言见罪，一个个不敢忠言纳谏。正是：

知机莫作忠言谏，烦恼皆从开口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呼卢喝雉宫殿成赌窟 泣血椎心辘轳归艳骨

酒绿灯红，笙歌四座，宫娥内侍，一个个传菜送酒，川流不息的奔走，好不忙碌。原来宋主骏帝嫌旧日的宫殿卑陋狭小，不畅于怀，便鸠工建造了一殿。朱梁画栋，穷极精工，题殿名曰“玉烛”。这天是玉烛殿落成之日，骏帝便在晚上大开宴席，召百官饮宴，一般臣下，谁敢不至，琼筵始开，笙簧并奏。骏帝居中一席，南面高坐，右首里坐了个宠妃静仪，便是义宣的女儿，冒称殷淑妃的。左首里坐着一个不承宠的王皇后，其余几个心爱的妃嫔和静婉、静贞等，也列在下座陪饮。一时传杯弄盏，好不有兴。饮了一个更次，百官各各暗使了一个眼色，便纷纷离座，欲拜谢告辞。只听得上面一个内侍高传帝旨道：“圣上传谕百官，今夕须各人尽兴，不醉无休，失仪勿责，幸毋推辞。”百官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暗暗叫苦，只得硬了头皮，重又入座。有几个使佞谄谏的官儿，听说失仪勿责，正中心怀，乐得畅饮尽醉。只苦了几个端肃持重的大臣，一般不善饮酒的人儿，勉强陪座，好不难堪。还有那个正宫王皇后，她原是不愿与宴，此刻便离宫告辞。骏帝本嫌她在座碍眼，巴不得王皇后早些退席，便一任她回去。

骏帝此时已有了五六分酒意，又要显出狎侮大臣的手段，便指了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呼为老佗，又指仆射刘秀之呼为老怪，侍中颜师伯齿向外露，骏帝便指称为齧。其余短长瘦肥、黑白妍媸，一个个俱有定评，起了绰号。一般臣下，都是莫敢如何，只有含笑承受，累得殷淑妃和一般妃嫔都掩了樱桃小口，吃吃的暗笑。骏帝好不得意，连喝了数大杯。更有三个骏帝信任的宠臣，三个都是南台侍御史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一个叫戴法兴，一个叫戴明宝，一个叫巢尚之。这三个人儿都是胁肩谄笑，能谄善颂的宝货，又是狼狽为奸的同志。这时见骏帝欢悦的当子，便一个个去捧觞上寿。骏帝也欣然进酒，不免又增加了几分酒意，便命法兴执了壶儿，明宝捧了一个能容斤酒的酒卮，尚之却由骏帝授与了一枝金漆杖儿，嘱他们三人到每席上面，每个人儿各进三卮，不得延迟。又命宫女们相替击鼓，若有三通鼓，歇三卮酒却还没喝完的人儿，尚之即加杖击，直待饮毕，方可停杖。骏帝这个玩法一宣布，一般不善饮酒的臣下，怎不着慌，便会齐了俯伏在殿下，求骏帝豁免。骏帝原要作弄不会喝酒的臣下，哪肯饶恕他们。这些人没法，只得苦着脸儿，依旧坐下，拼却一醉也就是了。鼓声起处，法兴等三人逐席行去。不多时，受杖的人已有几个。笑得殷淑妃倒在骏帝怀中，静婉、静贞与嫔宫女们等，也是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。等到合殿的席上行遍，呕吐狼藉的人儿，东起西应，此停彼吐，也有几个竟醉得人事不知，睡倒在地上。

殷淑妃见了这般光景，才婉言道：“群臣量浅，乞圣上饶恕了他们。圣上也好停酒进膳了。”骏帝此时，已是尽兴，更兼殷淑妃进言，哪忍不听，便传命撤席，百官各退。除留下了戴法兴、戴明宝、巢尚之三人之外，又留住了一个媚事希宠的人儿，便是那个露齿的侍中颜师伯。原来师伯曾做过一任的青冀刺史，收拾所得资财，不亚千万缗。内调了侍中，骏帝也知他富有，此夕便留下了他。等到席终撤筵，即于彼等呼卢喝雉，豪赌起来。偏是师伯的赌运亨通，十有九赢，把个贪财好货的宋主骏帝输得额汗淋漓。师伯见了暗暗好笑，一个转念，却想着不妙了，要是再赢，深恐骏帝发急，便重重的下了一注百万缗。骏帝笑道：“朕躬此次定要赢你了。”话毕，举手一掷，恰巧得雉。骏帝好不欢喜，满想这回赢定了。哪知师伯随意掷出，居然得卢，

骏帝急得失色。好一个颜师伯，不慌不忙的敛了子道：“几乎得卢，险些叫圣上受输，如今臣却输了百万缗，圣上鸿运，究非臣下所能企及。”骏帝明明输了，如此一来，反变作了赢家，贪财的骏帝怎不要大喜过望。随即停止，不再赌了。师伯和法兴三人便也告辞而去。骏帝即将赢得钱儿分赐殷淑妃与静婉、静贞等人，这晚便与殷淑妃留宿玉烛殿不题。

从此，骏帝便想出了一个敛财的方法：每经二千石的刺史，还都卸职，调为了内任，便招入玉烛殿。通宵赌博，必将臣下的钱财尽数倾囊才肯放他出去，却将所得的钱财又任情挥霍。如此的帝皇，简直成了市井的无赖，说也可叹了。只是花不常好，月难时圆，人生在世，怎得永无缺憾，尽过着逍遥的日子。骏帝虽是贵为帝皇，威震臣下，声色歌舞，任意作乐，似乎人间缺憾，再也轮他不到。哪知冥冥之中，偏却使他生个缺憾了。

原来那年的晚春三月，艳阳天气，芳景宜人。这一天傍晚的时分。骏帝与他心宠的殷淑妃在花园中间游了一会，便想回宫。行经碧桃花下，殷妃见风儿过处，碧桃花片，便狼藉了一地。殷淑妃触景生感，不禁微微的叹道：“无计留春住，花儿都飘零净尽了。”骏帝见殷淑妃惜花起感，便道：“朕躬想与爱卿即在碧桃花的下面设席饮酒，一来为卿解闷，二来借作凭吊花神，爱卿你道如何？”殷妃含笑点头。骏帝即命内侍设席花前，和殷妃小酌。不多时，一轮明月照澈园中，殷妃索性命宫女将席上的风灯一齐熄灭。骏帝笑道：“熄了倒好，越发的幽静凉爽了。”殷妃这晚格外喜悦，便也多进了几杯酒儿。骏帝见殷妃欢心，更是有兴，两人谈些风月，观赏花木，浑忘了夜深露重，寒侵衣袖。这时，猛的一阵寒风吹将过来，碧桃花片簌簌的飘下，落满席上。殷妃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方觉身上冷了。散云一片，又遮住了碧月，更见得阴索索了。殷妃便对骏帝道：“夜深了。”骏帝点头道：“朕与爱卿同至玉烛殿去安息吧。”话毕，即携了殷妃玉手，缓缓而行。

骏帝见殷妃粉颊通红，宛似霞烘，知她已是醉了。殷妃醉眼惺忪，微笑向骏帝道：“妾双足的力儿，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骏帝便道：“朕使宫女扶持爱卿可好？”殷妃头儿一摇道：“不要她们扶持，圣上……圣上你……”骏帝见了这般娇憨模样，好不心醉，便笑道：“待朕躬亲来扶持可好？”殷妃辄然一粲，一个娇躯已倒在骏帝的臂弯上面，一只右手却钩住了骏帝的颈儿，一个蛾眉臻首例靠在骏帝的肩头，她已浑身儿不自做主。骏帝便一步步的将她扶到了玉烛殿寝榻上面睡下，也累得喘息微微。不多时，双双进了锦被，兴儿浓于酒，不免寻欢过度。到了明天，殷淑妃便头痛身热，咳呛心烦的卧病在床，从此一天重似一天，急得宋主骏帝日夜不宁，饮食无心，千方百计的延医服药，终如石沉大海，丝毫没有起色。殷妃的二妹静婉、静贞便私向骏帝奏道：“殷妃起病的上一晚上，不是和圣上在园中花下饮酒，不要冲犯了什么花神，还请圣上召了巫师，在园中祈祷一番，也许殷妃的病儿从此轻减。”骏帝此时，只要有人想出法儿替殷妃减轻病势，无有不允的理。如今听了两姊妹的话倒也有理，急召了巫师到园中去祈祷。骏帝便亲入园中诣香祝告，哪知忙了三日，殷妃的病势不但不见减，却又加重了几分，竟奄奄一息了。骏帝越发坐卧不安，精神颓唐。

殷妃的病儿，捱延到了四月初四的那天，殷妃自知不起，便含泪对骏帝道：“臣妾福薄，不能永侍圣躬。妾死之后，圣上当以国事为重，切勿悲伤，致伤圣躬，妾在九泉更是不安，妾子子鸾，还望圣上加意善视。”殷妃话毕，不多时竟抛弃了宠爱她的骏帝，一瞑不视了。骏帝哭晕了几次，比死了爹娘

更要加上几分，便追封为贵妃，予谥曰宣，埋于玉龙山下，立庙皇都。出葬的那一天，特给辘轳车载奉灵柩，公卿百官、嫔御六宫，排班执引，素服举哀，送丧的人数不下数千人，几比帝后发丧还要烜赫。骏帝自己也送至南掖门，方始回宫，又饬给事中谢庄作哀策文。谢庄夙富文才，善于弄笔，奉了骏帝的命儿，便洋洋洒洒的做了一大篇，缠绵悱恻，抑扬尽致，真是做得非常哀艳，可歌可泣。谢庄做好之后，便呈进宫中。骏帝悼亡心切，偃卧在床上悲伤，内侍便将谢庄呈进的哀策文呈与骏帝，且阅且泣，及至全篇阅毕，枕席上泪痕殆遍，便坐起道：“不谓当今之世，尚有此种人才！”当下即将哀文颁发，勒石镌墓，一时轰动了都下人士，竞相传写。谢庄的才名更是飞扬遐迩了。骏帝因殷妃临终的时候，嘱其善视子鸾，此时，便进子鸾为司徒，加号抚军。这时子鸾的年龄才只六岁，独邀异数。骏帝又命谢庄为抚军长史，令佐爱儿。骏帝的对于殷妃，真所谓无微不至了。

骏帝自从殷妃死了之后，终是念念不忘，悲悼不已。后宫佳丽原也不少绝色的美人，可是骏帝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终觉得此外妃嫔，无一个当意。更不愿意瞧见静婉静贞两姊妹，皆因一见了两姊妹，更要想起了殷淑妃静仪，越发要悲伤了。就是静贞静婉两姊妹自殷妃死后，也闷闷不欢，疾病时侵，不多时也先后病死。骏帝得知了，愈觉凄切万分，做了伤神的郭奉倩、悼亡的潘安仁，渐渐的情思昏迷，不亲政事。小子不是在上面说过的吗，花不常好，月难时圆，人生在世，怎得永无缺憾。像骏帝这般威震臣下的一个雄主，也会为了一个心宠的殷妃死了，造成他一个大大的缺憾，卒致因此身亡。可见天道忌盈，原是不错的。且说宋主骏帝为悼亡念切，挨到了大明八年的夏季，便一病身亡。在位共十一年，年只三十五岁，遗诏命太子子业嗣位。那个子业却是正后王氏所生，又是一个荒淫虐暴，强爷胜祖的昏君。正是：

荒淫有后称跨灶，国计民生更大难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破镜重圆终遭破镜 白圭不玷克保白圭

话说骏帝病歿，遗诏嗣太子子业即帝位。在骏帝存时，已知子业狎幸群小，因此常受诟责。屡欲废立，改易爱子子鸾为太子，幸亏侍中袁f 几次力争，谓子业能改过自新，方得无事。如今即了帝位，入承大统，临丧的时候，面上没有丝毫戚容，依旧专与宦官宫妾任意取乐，朝中的事情仍由一对好货戴法兴、巢尚之两个人专权弄政。三个月之后，皇太后王氏，也患病颇重，子业却镇日的纵淫作乐，皇太后那里，他竟脚指儿也不到。等到王皇太后自知不起，便命宫女召子业进去。哪知子业摇头道：“将死的人，房中定然多鬼，朕如何能好去探视？”竟回绝不去。宫女愤愤而回，径老老实实的告给王皇太后听了。太后气得浑身发抖，恨恨的道：“快去替我取把刀来，待我剖了肚子看看，怎会生出这样的好儿子。”宫女们慌忙劝慰，试想一个病重的人儿怎禁得起气愤，不多时便一命呜呼了。子业哪在心上。

过了一年，昏淫的子业，居然也要效学乃父骏帝，志欲集权，不愿柄归臣下，想亲裁庶政了。偏是不识时务的戴法兴，意为新君年幼可欺，便事事在旁掣肘，狂暴的子业怎不怀恨在心。恰巧内侍华愿儿也与法兴不睦，窥知子业怀恨法兴，他便乘间进言道：“如今市井流言，都道戴法兴为真天子，圣上为假王子，圣上静居宫中，外面的事儿甚少接洽，法兴又与太宰柳元景、颜师伯串通了一气，一切事儿都由三人任意做去，内内外外的人儿，无不畏服。常此以往，圣上若不速作主裁，恐怕此座非圣上所有了。”子业本已疑忌法兴，如今受了华愿儿的危言一激，便亲书敕诏，赐法兴死。又将与朋比为奸的巢尚之官儿革去。不多几天，又下一诏，调颜师伯为左仆射，以吏部尚书王彧为右仆射，师伯所有旧领兼职尽行撤销。这样一来，朝廷为之一震，意为新天子却有些威势，倒也未可轻视。其实子业哪有这副心情能耐，还不是华愿儿等一般宵小，欲攫取大权，替他出的主见。那时元景、师伯两人已知被子业所忌，便密谋废立，想声明主恶，请出路太皇太后命令，废去了子业，改立太宰义恭。也是合当两人晦气，偏去与始兴公沈庆之商议。

庆之却与义恭不洽，还当此事由义恭起意，并且他又恨颜师伯平时遇事专断，从未与彼商议，乃一面佯为应允，一面却密表宫廷。子业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好不愤怒，便悄悄的亲率了羽林军，将义恭的宅第，密密围住，突然杀进，将义恭杀死，四子也同时被杀。义恭被杀了，也不知被杀的由来，真是冤枉，颜师伯与柳元景更是不消说得，当然难逃性命，连子弟数十人也一并被杀。

事定之后，子业便改元景和，受百官朝贺，加封文武，从此子业更是毫无忌惮、肆意荒淫。又因后宫妾媵虽多，却少千娇百媚的美人，顿时想着一个人儿，阅者知道是谁？便是皇姊山阴公主，也是王皇后所生，闺名楚玉，已嫁于驸马都尉何戡为妻，生得却甚姣艳。子业想起了她，便召入了宫中，不顾姊弟名分，居然颠鸾倒凤，似夫妇一般。原来山阴公主性本淫荡，只图纵欲，早忘廉耻。姊弟成奸之后，便留居深宫，不归府第。她的丈夫驸马都尉何戡，好端端的一个娇妻，平空给子业占去，怎不要咬牙切齿，便暗地蓄养死士，将乘机杀死子业。哪知事机不密，反被子业先得了风声，便与山阴公主商量停当，当晚一辆宫车送山阴公主回转了府第。公主见了何戡，掩面悲啼道：“孽弟荒淫，恃强污辱了妾身，本拟自尽一死，只因未与将军诀别，始含垢忍辱，到了现在，得复归将军府第，虽死也无遗憾了。”话毕，径伸

手抽取何戡佩剑，作势自刎。何戡见山阴公主归来，愤火中烧，本拟拔剑杀她，后见公主掩面娇啼，宛转陈词，心肠早已软了。及至公主拔取他的佩剑意欲自刎，何戡哪知是假，怎舍得娇滴滴的一个妻房死在自己的面前，慌忙夺住了宝剑道：“公主休得如此，我也深知公主受了委曲，这都是昏皇的不德，与公主无干，如今既已归来，也不必提了。”公主见何戡已是中计，却还撒娇的只顾要死，慌的何戡连连安慰，她方破涕为欢。这一夜何戡重圆破镜，好不开怀，哪知才过得三天，忽报何戡暴病身亡。公主料理过了丧事，早又翩然入宫，从此便不再回府第了。至于何戡如何得了暴病而死，阅者多是明眼人，还用小子声说不成，早知是子业和山阴公主商量停当的毒手段了。

只是山阴公主再进宫门之后，她忽又闷闷不乐起来。子业见她柳眉不展，杏眼含愁，便问她缘故，哪知她说出一番话来，竟是破天荒的奇谈。她道：“妾与圣上，虽有男女的分别，只是一般的托生帝皇之家，怎的圣上却六宫嫔妃，美女如云，供给圣上一人快乐，妾却除了圣上之外，便不能有所增加，似乎太觉不平均了。还请圣上体恤妾心，替妾作主。”这一番话儿，要是给别个人听了，至少终要给她一个唾面，骂声无耻，偏有别具心肝的子业，反哈哈大笑道：“皇姊之言，十分有理，这也一些不难，三日之内定叫皇姊开怀。”子业便与华愿儿说了，叫他挑选美男子三十人入宫去伺奉山阴公主。华愿儿奉了意旨，便在三日之内，选到了三十个身子精壮，面貌秀美的少年带入了宫中，与山阴公主受用。一般的轮流取乐，值夕承欢。在三十个美男子当中，却有一个唤做颜璧的，皮肤白皙，姿容更美，又是身材娇小，口齿伶俐，绝似一个小女子模样，因此最得山阴公主的欢心。

有一天的傍晚，子业撞到公主那里，正值公主和颜璧行乐方罢，拥在锦被里面休息，子业径上前揭开了锦被，一对白羊般的人，早映入了眼帘。子业见颜璧生得唇红齿白，面如傅粉，体若羊脂，好不动兴，便勾住山阴公主的粉颊，附耳细语了一会。公主的头儿只是摇个不停，两个耳环恍如经风的柳条，晃个不住。子业却只管腻着不去，又附耳细语了多时，公主便也附在子业耳畔说了一番话儿，子业只是点头不迭道：“一定替你办到，你终须应许我了。”公主便也点头一笑，即勾了颜璧的头儿，也与他附耳说话，颜璧不禁飞红了双颊，低了头不作一声。等到山阴公主结束衣衫，含笑下床，那个子业已是一咕碌的钻入锦被。公主替他们放下罗帐，便走了出去。以下子业和颜璧两个在锦被中如何如何，小子委实不愿意写了。

到了明天，子业便召吏部侍郎褚渊入宫，令他入侍山阴公主，这便是公主和子业的交换条件。公主割爱了颜璧，便要求一个褚渊。原来褚侍郎长身玉立，风姿濯濯，另有一副动人的气宇。山阴公主久存了染指的心儿，终因他是一个侍郎，不便指明索取。如今得了褚渊入宫，好不喜悦，便殷勤设宴款待褚渊。山阴公主便浓装艳抹，亲自把盏，眉挑目语，卖弄风骚，一支小金莲不时的去勾动褚渊的靴儿。好一个坐怀不乱的褚侍郎，只是目观鼻、鼻观心的端坐不动，任凭山阴公主挑逗，他只是假作痴呆。山阴公主还当作褚渊面嫩，便将宫女们尽行打发开了，才盈盈的坐在褚渊下肩，勾住了他的颈儿，呷了一口美酒，送过小樱桃，凑到褚渊口边，想哺酒与褚渊。褚渊依旧咬紧了牙关，闭住了唇儿，只是不动，宛似一尊石像。公主好不纳罕，天下哪有这般呆鸟，就口的馒头，竟不要享受，难道是铁打心肠。这一天，公主却空费了一片蜜意柔情，终引不动褚渊。一连几天，任凭山阴公主软语甘言，褚渊还是如醉似痴，不去领略温柔风味。公主见褚渊这般光景，几次要

发怒逐他出去，终觉不舍这只肥羊，便又忍了下来。去与子业商议，叫他想个使褚渊顺从的方法，子业指着公主笑道：“怎这般不济事，送上门去的好味儿，倒会变做闭门羹。”公主苦笑道：“你还不知他的人，竟似铁石一般硬的心肠，我也够苦了，竟白费了许多好心。”子业便道：“软哄不成，硬吓也得吓上了他。”公主点头道：“这倒也是一个法儿。”山阴公主便回到自己宫中，又勾引了一会，她即佯怒道：“褚渊匹夫怎的这般不识抬举，你若再不顺从，便要将你杀死了，你细细的想上一想，还是吃刀的合算，还是风流的合算？”哪知褚渊听了，依旧一百个不开口。山阴公主还是不成，愤愤的去告知子业，叫他处治褚渊。子业道：“且慢决裂，朕再替你想个计较，你不妨回去，命人将他的衣裤剥去，让他睡在被中。你也脱了衣服，钻入被中，搂住了他，用些媚功夫，还怕他不成就了好事。”山阴公主得了子业的妙计，便欣然回去，如法炮制。好一个守身如玉的褚侍郎，任凭山阴公主纵体入怀，百般抚摩，他只是瞑目入定，如死去了一般。山阴公主到了此时，便也死心蹋地绝了痴念，顿时改变了面皮，将褚渊侍郎一顿乱棒打出了宫门。褚渊侍郎出了脂粉地狱，即日辞去了官儿，归隐去了。

山阴公主自从为了褚渊不从所欲，碰了一鼻子灰，便不愿再招外人入内，即将先前的三十人更番行乐。只是山阴公主多了三十个面首，子业反不能够时时与公主淫乐，便与公主发话道：“皇姊由弟设法，偿了你的心愿，如今后宫佳丽没有一个胜过皇姊，我欲与姊交欢，每无虚席，你也得替我寻一个代替的人儿，凭我寻乐才好。”山阴公主听了，倒也不错，便道：“你且莫急，待我想来。”她便思索了一会，忽的一笑道：“她不很好？”接着又皱了眉儿道：“照理使不得，恐她还不肯。”山阴公主忽笑忽愁，一个儿自言自语，把站在一旁的子业等得不耐烦了，即道：“她是谁？你且说了出来。”公主便说出一番话儿，顿教宫廷里面生出一件艳事。正是：

为谋蜂蝶寻花计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李代桃僵鸳鸯遭打散 风狂雨暴莺燕尽摧残

话说山阴公主，替子业思索了多时，陡的想起了一个人儿，便笑对子业道：“美人儿却想起了一个，只是有夫之妇，生得倒要胜妾十倍，真是天仙化身一般，圣上谅也知道的，一时想她不起罢了。要是早想着了，早已搂在圣上怀中。”子业见公主说了多时，依旧未将美人的姓氏表白，好不心急，慌道：“好皇姊，快些说出，究是谁家的美人，再不要遮头瞒脚了！”山阴公主却故意捱延，偏不立刻说明。累得子业宛似热石头上蚂蚁一般，盘旋不定，连连的打躬作揖，恳求公主。公主才用手指儿一触子业的额角道：“糊涂透顶的冤家，你忘了嫁给宁朔将军何迈的她了么？”子业笑得打跌道：“是了是了！给你一提起，我倒想起来了。太祖第十个女儿新蔡公主，还是我的姑母。不错，是的。鹅蛋脸儿，又白又嫩，身条子是不长不短。她最动人的剪水双瞳，真是勾魂夺魄。我还记得她的一对小红菱，在太祖的女儿中，独一的小了。”子业像发疯般的说出。山阴公主吃吃的笑道：“够了够了！终是一个头儿顶儿的美人就是了，你也不用一件件的拆开了讲。快想法儿弄进了宫中，搂到了怀里，细细的去赏鉴好了。”子业道：“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不用想什么法儿，只要召进宫中就是。”当下子业即命内侍往召新蔡公主，到玉烛殿相见。内侍受命往召，子业便别了山阴公主，径到玉烛殿等候不题。

且说内侍到了宁朔将军何迈府第，入见了何迈，说明来意。何迈听说子业要召公主入宫，心中暗暗吃惊，便进内宅与新蔡公主说了。公主听说，便欲整装应召。何迈便道：“今上每作失德的事情，此次独召入宫，恐他不怀好意，还是诈称有病，不去为妙。”公主听了何迈的话儿，好生不悦道：“你也太会多疑了！今上与妾有姑侄的名分，他虽荒淫，究不致与我无礼。就是他果有此心，难道我也会忘了廉耻，和他苟且不成！”何迈见娇妻发怒，慌得不敢多言，只说去去就回，不必久留。新蔡公主始回嗔作喜，整装出了府第，应召入宫到了玉烛殿上。子业已是等候得心烦意乱，今见新蔡公主到来，依旧人面如桃花，娇滴滴艳丽非常，禁不住意马心猿，急不容缓，还顾什么礼数，径上前牵了新蔡公主的衣袖，扯向床前。公主慌想挣脱，怎禁得子业力大，一个牵扯已双双跌上了牙床。新蔡公主暗暗恼恨，心想丈夫的话儿，竟不幸而言中。此时欲加抗拒，娇怯怯的身躯早已拥入了子业怀中。一霎眼间，已是任凭子业摆布，为所欲为。公主不禁泪殷枕席，哀哀低泣。怎禁得子业着意温存，软语轻慰，不多时候，公主便觉得得意起来，再要叫她流出一滴泪儿，真是休想。久而久之，越发和子业合得起来，竟是难分难舍，早已把一个何迈丢开了。等到欢燕舒齐，双双携手下床。子业便命内侍设宴殿中，召了山阴公主，一同入座，开怀畅饮。从此新蔡公主，也与二人同化，竟不愿复回府第。子业当然不必说，只是宁朔将军何迈面上，怎生措辞。便由子业想到了一条计儿，用一尊毒酒硬将一个宫女药死，伪称新蔡公主暴病身亡，盛入了棺中，舁到何迈府中。何迈娇滴滴的一个妻房，活泼泼的进宫，此刻却换了黑沉沉的一口棺儿回来，叫何迈怎不肝肠寸断。在何迈想来，还当作子业调戏公主，公主却不从其愿，致被子业所害，因此越发悲伤，便督率家人置棺中堂，启了棺盖，想重行装敛，才发觉不是新蔡公主。何迈方始大悟：自己妻儿，已被子业所占，却将一个不知谁人的尸体混作公主尸身，怎不叫何迈怒上加怒，只是又不能声张，他便怀恨在心，阴谋杀死子业。哪

知子业虽将死宫女装棺送还了何迈，终是放心不下，仍暗暗命人探听何迈动静，后知何迈已是察破了情由，常有忿怒之言，子业便先下手为强，即亲率禁军，杀入何迈宅中，杀死了何迈，绝了后患。却将新蔡公主改了谢氏，命宫女称为谢娘娘。从此新蔡公主便革去了公主的头衔，改为娘娘了。不多时日，又加封为夫人，居然坐鸾车，戴龙旗，出入警蹕不亚于皇后，也可见子业的宠爱了。子业任意妄为，全失了人君气象。太尉沈庆之有时看不上眼，便从旁规谏。子业非但不听，顾全他的老面子，反斥他为老悖，因此庆之灰心，杜门谢客。哪知子业还不放他过门，隔了几天，竟命直阁将军沈攸之赍了毒酒，到庆之府中，命庆之饮酒。庆之不肯遽饮，竟被攸之用强灌下，掩被扼死。好好一个良将，便如此送命。子业还说庆之因病身亡，加厚赠恤，谥曰忠武，用作掩饰其非。从此朝中老成凋谢，子业更是肆无忌惮，竟欲册立谢娘娘为皇后。终算谢娘娘的脸儿，没有子业般的坚厚，力辞不从，子业才册路妃为后。子业又想起了新安王子鸾。当年太子的位儿，险些被他夺去，此时不复仇，更待何时，便勒令自尽。此时子鸾年只十龄，临死的时候，凄然对左右道：“后世再也不愿生在帝皇家了。”子鸾死后，子业余恨未尽，又将殷贵妃的墓儿发掘，毁去碑石，才始息了一口毒气。子业又恐诸王在外，于己发生不和，便尽行召归，拘禁在殿中，百般凌辱。因湘东王彧、山阳王休祐、建安王休仁三个身躯皆甚肥壮，子业更时加恶谑。竟将彧为猪儿，掘地为坑，注入泥水，将彧衣冠剥去，赤条条置入坑中，另用木槽盛饭，命彧就食，以为笑乐。种种淫暴，不可枚举。一天更是异想天开，召见了诸王的妃子公主共聚一宫，却命山阴公主的面首三十人，脱去了衣裳衫裤，向各王妃公主戏谑。一般王妃公主，莫不花容失色。子业竟命三十人强褫王妃公主的衣裤，迫令行淫。可怜一般王妃公主，弱质娇躯，受尽了淫污。只有南平王铄的妃子江氏，抵死不从，破口大骂。子业怒道：“如若再不依从，当将汝之三个儿子尽行杀死。”江氏咬定了牙关，只是不依。子业益发愤怒，命将江氏处死。且使人至江氏第中，将江氏三子一一杀死。子业因被江氏败了兴趣，愤尚未平，另召了许多的后宫婢妾，及左右的幸臣，同至华林园中的竹林堂。堂宇甚为宽大，子业便命诸人不论男女，一律裸体，奔逐鬪戏。又使数女轮淫一男，或命数男共淫一女，恣为笑乐。自己兴起，便拥了谢娘娘席地而淫。这样的玩了一回，他又觉得索然无味，竟会想入非非。命内侍取到了马猴犬羊的雄淫壮大者数头，便分指了哪一个宫女和哪一种兽儿交接，哪一个侍妾，和哪一种兽儿交媾，如有不从，立即杀死在堂前。那般宫女侍妾们，震于淫威，谁敢道个不字，只得嫩皮肤供兽类摧残。这种惨无人道的恶戏，直玩到夕阳西隐，方始告休。竹林堂上，已横陈十多个裸体宫女，一个个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一般幸得苟延性命的宫女侍妾，从此见了子业，没一个不胆战心惊。

这一晚，子业睡在玉烛殿上，睡至夜半过后，忽见阴风过处，殿上的灯烛，火色都变做了绿色，好不惨淡怕人。子业正在心惊当子，恍惚见一个女子，突入殿中，混身血污，戟指骂道：“汝淫暴悖逆，死在临头了！”子业大惊醒来，方知是梦。到了明天早晨，子业立起身出殿，巡视宫中，见一宫女与昨夜中女子的面貌相肖，子业便拔出佩剑挥去，顿时了帐，那个宫女死得好不明白。这晚子业睡了，便见日间所杀的宫女，披动散发，指了他道：“我已控告上帝，不日便要取你性命！”那宫女话毕，径将血淋淋的头颅从颈上取了下来，向他掷去。子业大叫一声，醒了恶梦，吓得冷汗满身，便在

枕上告知了谢娘娘。谢娘娘便劝子业设法祈禳，超度一班死去的宫女。子业不依道：“这般恶鬼，非祈禳能免，索性请了巫师，捉到恶鬼，一一杀死。方息我恨。”到了明日傍晚，子业便带了谢娘娘，及男女巫师，宫女数百人，还有那个皇姊山阴公主，一同到了竹林堂，从事捉鬼。哪知拘禁在宫殿的湘东王彧，已串通了主衣阮田夫、内监王道隆、学官令李道儿、直阁将军柳光世，尚有主衣寿寂之，及子业左右的淳于文祖、朱幼、王南、姜产芝、王敬则、戴明宝诸人共谋杀死子业。只因平日子业防范甚严，有值阁将军宗越、谭金、童太一、沈攸之四个心腹护卫。这四个人，都是骁勇异常，阮田夫等惮不敢发。此日子业却因忙于防鬼，忘了防人，反将四个护卫遣派开了。阮田夫等一般人，日夜乘隙思动，只苦何从下手。如今逢了这个机会，哪里还肯错过。便约了同谋的诸人，径向华林园中杀去。那时已是初更时分，子业已命男女巫师作法完毕。子业张弓引箭，发了三矢，再由侍从依次发箭，胡闹了一阵，便算将鬼射死。子业即在竹林堂中，设了筵席，与谢娘娘、山阴公主，一同入席欢饮。由宫女们四下奏乐，好不开怀。哪知旋踵间，便要大祸临头。子业兀是兴高采烈，如在梦中。正是：

举杯方庆除鬼祸，患生肘下却惘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防鬼未防人中宵变化 共欢终共妒竟夕谗言

话说子业在竹林堂张筵奏乐庆平鬼祸的时候，主衣寿寂之，率同与谋的人儿，持刀突入华林园，杀到竹林堂前。子业瞥见一行人持刀进堂，势甚凶猛，心知不妙，出了事儿，慌忙掷杯离座，取了射鬼的弓矢，张弓引矢，向为首杀入的寿寂之射去。绷的一声，箭儿如飞的出去，却因心慌意乱，瞄得未曾准确，第一箭便落了空，寂之等便杀进堂中。子业更想张弓引矢，已是手忙脚乱，不能从事。那时寿寂之却已一个箭步蹿到了子业面前，举起刀儿，向子业面门上挥去。子业拔剑不及，便将宝弓格刀，嚓的一声，弓儿已成了两断，子业急弃弓而逃。寂之哪里肯放他逃去，紧紧随后追上。赶到相近，挺刀向子业背后刺进。子业顿时扑倒在地，寂之又是一刀挥去，一个淫暴凶恶的子业，年只十七，即位未及一年，便结果了性命。

寂之见子业已死，竹林堂上的内侍宫女，以及男女巫师都四处乱窜，寂之等即齐声高呼道：“我等系奉了太皇太后的密旨，来此除去暴主，今暴主伏诛。事儿已了，余众无干，不必自相惊慌！”众人听了才各自心定。惟有山阴公主和谢娘娘，她们两个儿，在寂之等杀进竹林堂的时候，已是惊倒在地。此刻便走上了几个宫女，将两个人扶了起来。她俩见子业被杀，不禁花容失色，珠泪纷抛。宫女们便劝慰道：“这件事儿，是太皇太后的密旨，只杀今上，余人是没有罪的。公主和娘娘只管宽慰好了。”她们两个没精打采的点了点头儿，经由宫女们扶送回宫安息不题。

且说寿寂之等杀死了子业，即出了华林园，径奔至湘东王彧被禁的秘书省那里。这时已在深夜，湘东王早已入梦。寿寂之等将他在被中请了起来，便俯伏称臣。原来湘东王虽与寂之等串通谋弑，这晚的起事，湘东王事先并不知道。此刻从梦中惊醒，又惊又喜，当下便由建安王休仁、山阳王休祐促赴内廷。湘东王不及结束，竟由彼等扶持到了东堂。主衣阮佃夫奉上白帽乌靴即匆匆登座，召见百官。群臣因子业确实太荒淫暴虐，实无人君之资格，故于湘东王此次继承大统，皆表服从，一个个拜倒称臣。当由中书舍人戴明宝，草成太皇太后命令，对众宣读了一番。无非是说子业如何如何的昏暴失德，湘东王如何如何的英明有为。这些千篇一律的老套话儿，小子也不愿多占篇幅，抄写起来了。等到宣读完毕，已是朝曦放灿，天色大明。湘东王彧又因山阴公主淫乱宫闱，秽声四布，谢娘娘廉耻全忘，乱伦遗羞，便也请了太皇太后的懿旨，即日赐死。山阴公主和谢娘娘早知子业一死，倒了冰山，自身必难幸免。如今得了太皇太后的旨意，便双双服毒而死。山阴公主的面首三十人，一齐驱逐出宫，子业的佞臣华愿儿，以及其余的奸党，杀死的杀死，驱逐的驱逐，这多不在话下。

且说子业的尸身，暴露在竹林堂上，一时也无人去顾问。幸得仆射王彧进见湘东王道：“子业虽是凶暴失德，究亦曾即帝位，为天下主，应使丧礼略备，省得人言可畏。”湘东王听了，倒也不错，即命人草具丧礼，藁葬了事。湘东王彧遂于是年十二月朔日，正式即皇帝位，改元泰始，大封功臣。惟此时的建安王休仁，却因宋主彧升左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，他便上了一道本章，辞去官职道：“不愿与刘道隆同朝为官。”表章又没有说明所以，宋主彧因此莫名其故，好不诧异。一经向左右查明，宋主彧方始大悟：原来子业在日，刘道隆亦在宠信之列。有天子业召入了建安王休仁的母亲杨氏进宫，子业径命道隆逼奸杨氏。道隆见杨氏徐娘半老，风致楚楚，不禁兴儿勃

然，便奉旨强奸了杨氏，并且是不避耳目，当众公然宣淫。试想休仁怎堪此辱，再与道隆列朝为官。宋主彧即查知了底细，好不震怒，便将道隆赐死。道隆以片刻的淫乐，换去了一命，可见万恶淫为首，莫道冥冥之中，却无报施呢。

且说宋廷自湘东王彧即位之后，在理要呈出一番和平安宁的气象。哪知宋主彧也是一个性儿残酷，猜疑颇重的人儿。后因晋安王子勋起兵犯上，及至扫平，他便残杀诸王至十四人之多，残虐骨肉，惨无人道。偏是太皇太后路氏甚爱晋安王子勋，在子勋起兵的时候，路氏颇望子勋成功。及子勋败亡，路氏好不愤恨，便在一日召宋主彧进宫，伪命侍饮，却将一杯有毒的酒儿赐与宋主彧，彧哪里防到，便欲举杯饮酒。也是命不该绝，便有一个内侍在后暗暗牵衣。彧始觉不妙，好个宋主彧，便将计就计，捧杯起立，持至路太后面前道：“敬以赐酒，为太后千秋寿！”路太后又不便推辞，只好横了心肠，喝尽了酒儿。不多时，便毒发身亡。此事虽为路太后自取其祸，宋主彧的心肠也未免太狠了！这且不题。小子一连好几回记事，多是南宋的事情，将个北魏搁置了多时。此刻却又要掉转笔儿，讲那北魏的事了。

原来北魏主拓拔濬在位十四年病歿，由太子弘承父遗统，继登大宝，年仅十二，由冯太后临朝听政。那位太后，倒是一个女中丈夫，甚有智略，处治国事，却能应付裕如。可惜也犯了一桩大病，便是好色贪淫。试想这四个字，男子尚且犯不得，女子怎能犯得呢！而太后却不耐寡居，度那凄凉岁月，自负华年。也是孽缘凑合，欲避无从。有一天巧值尚书李敷之弟李奕，入充宿卫。那个李奕生得潘安再世，倜傥风流。瞧在冯太后眼里，便起了爱慕的心肠。当晚即命宫女，召了李奕，到那冯太后的宫中一同饮宴。等到酒阑席散，月上柳梢，两人便同入销金帐里，共效于飞。从此便男贪女爱，不住的幽会。宫中的人，无一不知。只因冯太后雌威甚厉，无人敢多言多语，泄漏春光。因此魏王弘瞒在鼓中，一些也没有知晓。直到后来，相州刺史李诉奏到李敷弟兄的罪状，多至三十余条。魏主弘勃然大怒，即将李敷李奕一同杀死。冯太后恋欢情热，眼见情人被杀，又不便阻止求援，怎不叫她肝肠寸断，愤怒填胸，暗暗怀恨魏王弘，便贿通了左右，在弘饮食的里面，加下了酖毒。弘做梦也想不到，进了饮食不多时候，顿觉满腹中如有万把尖刀，在内绞刺，滚倒在地，不多一刻即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，年仅二十三岁。当下冯太后命内侍揩净了血迹，停尸龙床，才宣传出去道：“魏王弘暴亡。”朝臣也莫敢问讯。遂仍由冯太后临朝听政，辅助魏主宏，亲决万机，尊冯太后为太皇太后。

这时冯后的青眼却又加到一个人身上，这个人便是太卜令王睿。生得姿容秀美，身材魁梧，不禁勾动了冯后的一片柔肠。不多时日，便令他补了李奕的缺儿，进位尚书。王睿好不得意，即进高位，又亲玉体，益发的媚事冯后，哪知不上几时，冯后又爱上秘史令李冲，也是一个俊貌儿郎，不久便上了钩儿。王睿不免酸溜溜动了醋意。只是冯后新宠方殷，他这个旧好，自是无闲顾及。王睿虽满装了一肚子的委屈，也无从发泄，依旧闷在肚里。隔了几天，冯后方始暂将李冲丢过一边，再寻旧欢。王睿便在枕上撒娇撒痴，效那女娘们的勾当，忘去了身是须眉。冯后也知冷落了他多天，他未免兴了酸意，便着实的慰了他一番。王睿始算气息，只是暗中仍怀恨李冲，分了他的杯羹。有时见了李冲，终是怒形于色，更在言语之间，热讽冷嘲，去触怒李冲。冲知他为了冯后之故，只是李冲年龄虽较王睿为稚，生性却比王睿狡黠，

任凭怎样，他总是含笑不答。有天王睿又与李冲相值于宫殿，李冲即低头避走，却闻王睿愤语道：“你莫恃太后宠爱，有朝终要送了你的性命！”李冲听在耳中，记在肚里。这晚恰值冯后召李冲进宫侍寝，冯后已上床多时，却不见李冲登床，冯后好生诧异，便问他何故。李冲即俯伏在地道：“微臣蒙太后恩施格外，敢不竭力图报？只是尚书王睿，微臣与彼并无芥蒂，不知为了何故，他见了微臣，必怒形于色，言语之间，使臣难堪。微臣自知罪戾，恐与计较，或致太皇后不安，因此时时隐忍。今日日间，在宫殿又与王睿相值，微臣立行走避，岂知他又恨恨言道：‘你莫恃太后宠爱’，此种的语言，脱被外人闻知，累及太皇后的盛名，更使微臣罪重了！因此之故，自今以后，微臣不敢再行入宫，侍奉太皇后。并非怕那王睿害臣性命，实惧累及太皇后的缘故。”李冲的一番婉婉转转的话儿说了出来，冯后好不生怜，便笑着拽李冲上床道：“痴孩子怪可怜的，别怕王睿那厮，万事哀家作主。那厮若真不知好歹，哀家可不饶恕了他！你只管宽心，他真敢害你性命不成？”李冲道：“臣的性命早说没甚要紧，独怕他不知高低，传扬了……”冯后勃然大怒道：“他敢如此，先要了他的命，明天待哀家警戒他一番便了。”

当晚，李冲便奉承得冯后心满意足。到了明天晚上，冯后便召王睿进宫。王睿闻召，便欣欣而来。一进冯后宫中，却见冯后面色凛然，顿时心中凉了一半，情知不妙，他仍含笑上前。冯后厉声道：“王睿，哀家哪处亏待了你，你竟不识得好歹！宫殿是何等所在？你敢胡言乱语！”王睿急忙俯伏在地道：“微臣受太皇后天高地厚的恩典，怎会不识得好歹？并不敢在宫殿之上说过胡话。”冯后冷笑道：“说得倒好，你还想上一想，昨天在宫殿上，有过话没有？”王睿听了“昨天”两字，便想起李冲来了，不禁暗恨道：李冲李冲，你敢在太皇后面前说我的歹话，我若不将你杀死，誓不甘休！王睿但知肚中打算，却忘了冯后的答词。冯后见他伏地不语，只当他词穷了，便又冷笑道：“你可明白了，下次还敢如此，仔细你的头儿！”王睿便乘此告饶。冯后才一笑息怒，依旧召他入帟。从此王睿便和李冲结下了深仇。正是：

夺宠深宫怀醋意，须眉庇事效蛾眉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妙语纷披波平醋海 行为荒谬种借灵丹

话说王睿记了李冲仇恨，便暗存报复的心肠。只是李冲防范甚严，无从下手。王睿便想了一条毒计：暗命一个心腹家人唤做王升儿的，化名张鼎，投到李冲那里，愿为李姓家奴，李冲便收留了他。却做事十分认真，丝毫不肯偷懒。李冲渐渐的信任了张鼎。那张鼎更是鉴貌辨色，识趣异常。李冲益发欣喜，便将张鼎作为贴身的护卫侍从。有天，李冲饮酒，张鼎在添酒的当子将毒药加入了壶中，不动声色，替李冲斟酒入杯。李冲毫无觉得，正想举起杯儿张口饮酒的时候，恰有一个飞虫儿，跌入酒杯里面，李冲便停杯在桌，用小指儿去挑取跌入的飞虫。一个不留神，杯儿倾侧，酒儿泼了一手。李冲取过一块巾儿，揩抹手上的污酒，瞥见无名指上所戴的碧玉戒指忽的现了黑色，好不疑讶。他本是何等机警，一想玉戒陡见黑色，也许酒中有毒所致，便持杯察看，杯中余沥尚存，隐有滓质可见。李冲回过头去，向张鼎一瞧，只见他自动鼻扇，心下更是明白了五六分。李冲即斟酒一杯，赐与张鼎。只见张鼎接了酒杯，遍身发抖，面上失色。李冲便大喝一声，张鼎已是双膝跪倒叩头不住。李冲一转念间，便双手扶起了张鼎，含笑着对他道：“我与你并无宿恨深仇，何致下毒害我？我决不将你难为，明知你一时之误，受了他人之愚。你若将主使的人告知了我，我并不将他反害。因知了他是谁人，也许我就明白，曾因何事结怨了他。那时我即好登门前去谢罪，与他释了冤仇，也就是了。”张鼎听李冲如此说来，信以为真，便一五一十、原原本本的和盘托出。李冲听了，仰天大笑道：“我原知没有他人，果然是他。王升儿，你不必害怕，万事由我担着。此刻你与我进宫，同见太皇后。你见了太皇后，依旧要从实的供出，回来我便重重有赏。”王升听说入宫去见太皇后，方知着了道儿。此刻却又抵赖不脱，只索对不起旧主人了。便硬着头皮，随了李冲一同见了冯后。李冲将事儿的始末奏明，冯后好不愤怒，向王升儿盘问一过，王升又一字不易的从实说了。冯后立命内侍召了王睿到来。王睿见王升像猴一般伏在地下，心中吃了老大一惊，明知祸事发作，也不待冯后开言，便免冠以头碰地道：“微臣该死，太皇后请息雷霆。不要气坏了圣躬，立刻赐微臣死罪便了。”冯后初时原是十分震怒，深恶王睿，已存赐死的念头。此刻见王睿这般可怜形相，反又不忍，怒气早息去了一大半，赐死一念已是化为乌有。只是不将王睿重重发落，李冲定然要不快，冯后好不畏难。王睿偏是碰头不住，口口声声的太皇后息怒，赐死微臣便了。李冲却站在一旁，微微的冷笑。不多时，只见冯后格的一笑，站起娇躯，一手携了站立的李冲，一手拽起了跪下的王睿道：“两个冤家，都随哀家去！”话毕，竟不待两人开口，便携了两人的手儿，走入了内室。冯后才正色对王睿道：“你也太会胡闹了！哀家待你们两个人视为一体，并不分什么高下厚薄。你偏是心肠狭小，容不下李冲。他又不曾开罪你，你何必要和他过意不去？此次的事情，原是你错到了绝顶，哀家也不来重责你，只须你向李冲赔一个礼儿，哀家便饶了你一次。你要是不能允许，那也不能强你的。”王睿便道：“太皇后旨意微臣怎敢不遵？”王睿话毕，便到李冲面前，老着脸儿双膝跪倒道：“李大人，请瞧了太皇后的佛面，恕了小弟。”冯后见王睿能如此迁就，好不欢喜，便含笑对李冲道：“你也该息气了，他已赔了罪了！”李冲也无可如何，即笑扶了王睿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，我们原是一家人，本不该伤了和气。从今以后，还望互相照拂，再不要各存意见。”冯后拍手笑道：“原是要和

气才好。依哀家看来，今天你们两个人即在哀家面前，结拜了弟兄，大家亲热些不好？”王睿和李冲便释了芥蒂，竟依冯后的话儿，当真结拜了弟兄。冯后即设宴室中，与两人开怀畅饮。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，冯后将两人扶上了龙床。她也登床而睡，竟是左拥右抱，含笑睡去。一宿无话，到了天明，三人相视一笑，尽在不言中。从此王睿和李冲，的确释了旧怨，和洽相亲。冯后好不快乐，自自在在，过她一箭两雕的日子，再也没有酸风醋雨的麻烦了。这且不题。

小子又要笔儿掉转，叙述南宋的事儿。原来此时的宋主彧，猜忌的心肠越发深重。更有阮田夫等一般小人，从旁进谗鼓煽，一连的迫令皇兄庐江王祗自尽。授意寿寂之，暗杀山阳王休祐、赐死建安王休仁、巴陵王休若。不久连了那个杀死子业的功臣寿寂之，与豫州都督吴喜，先后一同赐死。又因市井流言，谓南兖州刺史萧道成，生有异相，便征道成入朝。道成的亲友都劝道成不可入都，免遭谋害。道成慨然道：“死生自有定数。我若不即入都，反增今上的疑念。且今上的剪除诸弟，实因太子未立，深恐王族有异图，故有此骨肉相残的措置，何预他人的事？我决入都一行。”道成即至京都，宋主果未加害，拜为散骑常侍。

小子写到此处，因萧道成成为篡宋得国的齐太祖高帝，他的来历须细细的表白一番。原来萧道成，为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。萧何居沛，其孙彪徙居至东海兰陵县。传至道成五世祖淮阴令令整，因晋乱奔江左，居武陵县，邑人皆南徙，遂号南兰陵。道成的生父承之，仕宋至右军将军，生有三子，道成为最幼，长子名道度，次子名道生。道成生于宋元嘉四年，初生的那一夜，是在子初一刻，生下之后，异香满室，红光罩屋。承之知非凡人，即与其妻陈氏道：“此儿生有异相，汝须好生抚养，将来使成大道，可命之道成。”陈氏听了，自是非常宝爱。只是陈氏生了道成，到了三朝过后，乳水兀是不多，道成食量又洪，既乏乳水，食便不饱，即日夜哭泣，不肯成睡。陈氏好不忧急，便与承之商议，欲雇一乳母，承之不允道：“保母喂养，终不如亲育为良，我且祝告一番，脱能天佑道成，定能使汝多乳。”当下便设了香案，承之默默祝告，礼拜了一番。到了那天晚上，陈氏在睡梦之中，见有神人自天空下降，手持糜粥两盏与陈氏道：“汝可饮此？”陈氏即尽饮之，异香甘甜，醒来的时候，口中尚有余味，陈氏好生奇异。不道此刻的乳房，突然膨胀，乳遂大出，不虞缺乏。陈氏与承之又拜谢了天神。及道成渐长，聪慧异诸儿，更得父母欢心。

在道成十二岁的那年，他的母亲陈氏有天恰在门首，有一个相士叫做路善明经过那里。善明见了陈氏便道：“夫人当生贵子，却是可惜，不能亲见了。”陈氏便叹息道：“妻身共有三儿，不知哪一个应相？”善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妨请出三位公子，待我细相。”陈氏即请善明到了里面，便召齐了道度、道生、道成三子，令与善明一一见过。善明见道成姿表英异，龙噪钟声，好不惊羨，便指了他对陈夫人道：“三公子将来必膺大贵，夫人异日荣封，便应在此。”嗣是，陈氏便宝爱道成。迨元嘉二十四年，道成的父亲承之病危，在临终的时候，独召道成面谕道：“世乱方殷，国无宁日，吾儿好自为之，当光耀门庭，为祖宗增耀。”道成泣拜受命，承之便瞑目而终。道成哀毁尽礼，戚党称贤。是时道成已二十岁了，奉母居丧，家乏余资，陈氏尚亲操井臼。及满服之后，道成为建康令，自奉甚薄，待母极厚，奉膳必进甘旨。一天，陈氏见膳菜中有肉食两味，陈氏便对道成道：“居家务宜勤

俭，为官才得清正。我得一盘肉佐膳，已是足够了，毋须兼肉。此后当戒之。”道成唯唯应命，与此等处看来，陈氏不愧为贤母，道成哪得不为佳儿？道成后娶刘氏女秉贞为室，秉贞德容兼备，治家有法，也是道成的贤内助。并且更有一件异事，就是刘氏少年睡卧的时候，常有云气拥护，有人道是贵征，后果嫁了道成，日后得封为后。只是也有美中不足的所在，便是死得太早，未及亲见道成登大位。在宋王彧的末年，她便死了。道成的母亲陈氏，更死在刘氏之前，还在道成为建康令的第二年上即便死去。果应了相士路善明的话儿，“不能亲见道成大贵”，这些闲话，也不再题。

且说道成后以屡立战功，至南兖州刺史，复被召入都为散骑常侍。道成便安居都中，潜心留意一切，结交英豪的人士，他所怀的志抱，却是不小呢！宋主彧也不去注意道成，只是纵暴虐淫，皇后王氏，为仆射王景文的妹子，秉性柔顺，气质安闲。初时宋主颇与相得，后来却不对了，一味的狂淫无度。后宫嫔御，竟至数百人之多，便将一个贤淑的王皇后丢在一边。王皇后却并不怨恨，随遇而安。哪知宋主因纵淫太甚，竟至乾纲不振，不能够魂消真个。只是没有一个儿子，将来的帝位，便须拱让他人。宋主彧好生不快，眼看了许多的后宫嫔御，一个个如花似玉，却没有一个高起肚子，自己又是没有能力加工制造。

不久，宋主彧便想着个计儿，阅者试猜上一猜，他想出的什么妙计？原来是向人借种。若在今日，用无赖嘴说来，便是开后门。宋主彧想得到，即做得到，便将一个宫女陈妙登赐与了幸臣李道儿。妙登本是屠家的女儿，应选入宫，原不知什么廉耻，即到了李道儿家中，便与道儿颠鸾倒凤，连日的游遍巫山十二峰。隔了一月，竟是灵丹结就，红霞不临鸟道了。妙登便悄悄的使人入宫，报与宋主知悉。宋主听了，好不欢喜。即命宫车一辆，迎还了陈妙登，十分慰惜。李道儿却眼睁睁任娇妻给宋主重收了覆水，也只索罢了。等到陈妙登十月临盆，呱呱堕地，竟举一雄。宋主好不有兴，便老着脸儿道是自己所生，取名慧震。正是：

借他一点灵丹种，认作他年传代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十九回 品足评头红颜来蹂躏征歌选曲青眼睹公侯

话说陈妙登生了一个男孩，宋主彧便作为己子，取名慧震。又恐将来修短难料，脱一旦夭折，依旧枉费心思，仍是绝后，便四下遣人探听，凡是诸王的姬妾，有了身孕，即暗报宋主得知，宋主即将孕妇召入了进宫，不让她再行回去。待到孕妇分娩，要是产了男孩，即将其母杀死，留下小孩，却使心宠的姬人抚养，作为小孩的母亲。试想这种惨无人道的法儿，也亏宋主彧想了出来。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，眨眨眼已是三年，慧震也已三岁了，呀呀学语，倒也动人。宋主彧自然不消说得，格外的欢喜了，便在那年册立为太子，改名为昱。册储设宴，宴请百官，真是热闹万分。到了晚上，复在宫中，大集后妃公主命妇，在玉烛殿上列座欢宴。一时粉白黛绿，姹紫嫣红，一个个明眸皓齿，千态万仪，玉腕与金尊同举，珠环和臻首相辉。宋主彧与皇后居中一席，侧首里坐了个母以子贵的陈妙登，浅笑低语，浪态毕露。宋主彧左顾莺莺，右盼燕燕，得意开怀，便一杯一杯的酒儿，只管望嘴里倒去，渐渐的含了醉意。他又做出了许多的丑状，累得一般公主命妇们都是掩嘴微笑。有几个稍微忘了形，便格格的笑出了声音。宋主彧便借此发作，假意勃然道：“朕躬善意相招，谁敢讪笑朕躬！你们这些女娘儿，真是不识抬举！”宋主彧厉声说来，一般公主命妇们，哪知是假，都认作了真，一齐吓得花容失色，愁锁春山。有几个胆小的，更是盈盈欲涕。哪知宋主彧接着又道：“姑念女流，不知礼节，朕躬恩开格外，不加罪责。兹罚每人各歌一曲，不准雷同，更须风流句儿，才算合格。不合格的，重歌一曲，三次若不合格，改为罚酒十大杯，须立时饮尽，不容稍停。违者剥去衫裙，赤体与各席敬酒一通。”宋主话毕，那般公主命妇，好不难煞，又不敢不依，只得一个个依次歌来。宋主更命奏乐相和。一时珠喉婉转，红牙轻敲，艳曲纷传，曼音各度。真是啾啾莺声花外啭，好不清幽动听。一般女娘们，深恐罚酒剥衣，只好拣那风流曲儿唱出。唱到风流去处，都是低头轻唱，双颊绯红。偏是宋主彧恶谑，见她们唱低了，便喝着听不仔细，须要朗声高唱。女娘们无可如何，都硬着头皮高唱。宋主便拍掌呼妙。

好不容易那班公主命妇们全唱毕了，宋主又想了作弄的计儿：原来他见一般女娘儿此刻都是一个个整衣危坐，面色庄严，丝毫没有嬉笑的状态。宋主原知她们深恐再罚，所以如此。宋主便又借此发作道：“你们这些女娘儿，真是气量窄小，朕躬只轻轻的处罚了你们一下，已是一个个怒形于色，实是藐视朕躬，该当何罪？你们说吧！”宋主说毕，那般公主命妇，各自面面相睹，暗暗叫苦不迭，怎的这个昏皇，如此刁恶，笑又不合，不笑又不是，明明是有意作弄了，便大家不发一言，任他如何处罚。宋主彧见她们开口不出，越发得意便道：“朕躬不难为你们，加什么重大的责罚，只是薄薄惩罚一番，你们却不得违背。如敢不依的，朕躬便要深罚了。如今的罚则你们须一个个脱了弓鞋袜子，将你们一双双的足儿合搁在桌面上，朕儿看了足儿的大小形式，即能断定此人的善恶与品行的贞重淫荡，一一的明白了。事不宜迟，你们即须奉行，以一寸香尽为限，过限未将鞋袜除尽的人，重重处罚，定不轻饶。”宋主话毕，便命宫女点了寸香。那般公主命妇们此刻却更比先前为难了，恨不得地上生个窟洞，立刻钻了下去。寸香的限度，又是很快，稍一延慢，过了香限，不知恶毒的昏皇那弄出些什么促狭的事来。于是大家心上一横，老了脸儿，一个个脱了宫鞋，宽去罗袜，便见一双双白生生、光滴滴、

尖零零、嫩仔仔的小脚儿，排满了桌上，恍似开了一个小脚比赛会儿。宋主或看得好不开怀，又嫌远远坐在上面，看不仔细，他便离座起立，走到每桌面前，将一双双的玉足抚摸玩弄。那般公主命妇们，没有一个不是粉颊通红。偏是宋主不肯玩弄了一回就走，还要加上评语：什么这一双足尖得可怜，灯前被底，不知勾了多少人的魂灵，定是一个淫妇；什么这一双足弯得有样、锦帐拗莲，足使当者心荡神迷，定是一个荡妇。这种混帐话儿也亏他老脸说出！直羞得一般娘们险些哭将出来，都含了一眼泪珠。

王后看了好生不忍，欲待劝谏又恐宋主乖张的戾气发作，惹得自己头上，便忍了下来。那个娇姬陈妙登，却丝毫没有物伤其类的同情，反处处凑合宋主或，也离座到了下面，与宋主一同评论，哪一双好，哪一双歹，兀是刺刺不休。可怜一般公主命妇，搁了多时，全觉腿儿麻木，好不难堪。等到宋主玩厌了，说了一声好了时，她们一时反放不下来。大家挣扎着下了桌面，慢慢的穿袜着鞋，还未舒齐，宋主却又下了一道新奇命令：无论皇后嫔妃、公主命妇、宫女等人，一律脱去衣衫，裸露玉体，不准违背。这时吓坏了公主命妇等人，怎能依得？哪知妖姬陈妙登，便第一个脱得一丝不挂，须眉毕现。宋主或即大声道：“朕的爱妃先已露了色相，你们还要故意捱延，莫怪朕躬要无情了！”众人迫于淫威，便一个个皓肤尽显，雪股分明。宋主即使众人相扑为戏，众人只得勉强奉行。独有一个王皇后，她却用扇障面，不言不笑。宋主时已酒醉，即叱后道：“众皆乐从，你偏独持异见，如此乐事不干，反用扇障面，端的为何？”王皇后这时也忍耐不住了，便道：“寻欢作乐的方法甚多，何必集诸姑姊妹，并列一殿，裸体以为笑乐？妾实不愿如此作乐。”宋主不待她话毕，径叱骂道：“你这贼人，怎不识好歹！还不给我快快滚开！”王皇后立即离座，掩面悲啼，径自回宫。

宋主或因王皇后煞了风景，觉得乏味，才命罢宴各散。一般公主命妇，真是皇恩大赦，急急逃回。宋主却与陈妙登同宿玉烛殿。阅者试想：宋主或如此淫昏，手下若有谏言善谏的良臣，便不致如此了。没奈何他恃为心腹的人儿，如游击将军阮佃夫、中书舍人王道隆、散骑侍郎杨运长，俱是逢迎谄谀的小人。却都预闻政事，狼狽为奸，专权弄政。其中更以阮佃夫更为骄横不法，擅作威福。朝臣也争先恐后的伺奉门庭，进呈货贿，来作升官捷径。因此佃夫的宅舍连云，园池精美，称为都中第一。又广蓄美姬，多至数百人。

宋主或在玉烛殿册储欢宴的时候，也正是阮佃夫为一个宠姬袁小怜二十祝寿的时间。一般趋炎附势的官儿，一个个前来捧觞上寿。笙歌起于四座，颂辞洋溢中堂。座上客满，尊中酒盈。阮佃夫南面众宾，下手里坐了一个美人儿，生得眉如三春柳翠，目似秋水澄清，小腰身玉肩轻削，芙蓉脸樱桃一点，人道是天神下降，我说她勾魂使者。要问此是谁人，便即袁家小怜，最得佃夫的欢心，宠冠诸姬之上。饮至席半，中书舍人王道隆离座登堂道：“今日袁夫人寿辰，我等忝与阮公同朝之谊，各思一作乐法儿，为袁夫人上寿。”佃夫原爱热闹，只是面上终须做作，便也起立道：“小妾诞日，得诸公降临，已为增光不少，岂敢更劳诸公！”小怜也亭亭起立道：“贱妾蒙诸位大人见爱，玉趾惠临，已属万幸，‘上寿’两字，贱妾何人，胆敢身受？贱妾无以为谢，谨歌舞一番，为诸位大人寿。”佃夫色喜道：“小怜今夕竟肯歌舞，诸公的耳目福真是不浅！”王道隆与众人便也随着附和道：“阮公所语不虚，袁夫人的清歌妙舞，本是人间哪得几回闻的。”

众人话声未绝，小怜已是且歌且舞，歌声跌宕，舞态翩跹，众人莫不击

节叹赏。小怜歌舞即毕，重行入座，娇喘微微，粉脸莹莹。佃夫便亲斟一尊美酒，捧与小怜，小怜嫣然一笑，接酒饮尽。这时王道隆又发言道：“袁夫人先已曼舞雅歌，我等不可无报。”道隆话毕，便从怀中取出了一副小牙板儿，朗朗的唱了出《王母宴蟠桃》的小曲。曲词十分诙奇有趣，听得阮佃夫拍掌狂笑，小怜也媚笑了一回。这时便有一个中郎将阮清玉，此人本是佃夫的御人，只因善于媚谄，为佃夫所赏识，拔为中郎将。他见道隆唱毕，即含笑说：“王中书却是个内家！连牙板儿也都带来了，如今便请借来一用。”众人听了，顿又哄然。王道隆即将牙板儿授与了清玉。清玉便故作怪腔，引得小怜笑得花枝招展，伏在佃夫肩上。清玉所唱的曲儿，却是市井无赖唱的，本不足登大雅之堂，好得一般狐群狗党，都是物以类聚，统没有正经。便是赫赫一时的阮佃夫，也是从小吏入位，由主衣得充内监，为了废立子业，预谋在先，因此宋主彧即了帝位，竟骤得封为建城县侯。后又以从军寻阳数月，更得兼官游击将军，出身原是卑微，所以清玉唱那无赖曲儿，佃夫并不为忤，反也称赏。清玉的一曲即终，散骑侍郎杨运长，效了几声鸡鸣犬吠，倒也效得逼真，众人不禁哄堂大笑。小怜更是笑得钗横鬓乱。大家胡闹了一阵，接着便有拍马的官儿一个个献出身手。也有舞一回剑，也有玩一套拳的，更有轻弹琵琶的，低唱“晓风杨柳月”的，还有曼吹笙管“江城五月落梅花”的。总括一句：无非各尽所长，竞献其能，博佃夫的宠姬一粲是了。众人正在欢乐的当子，蓦地忽闻一声响，忙抬头看时，众人不由暗暗吃惊。原来一声响的里面，却是佃夫的一只心爱的玉杯，被一个侍婢斟酒时一不留神，碰落在地跌得千分百碎。佃夫见玉杯碎了，好不心痛，他对于其他的金玉锦绣皆视同粪土，独有此杯，因斟酒在内，任凭雪飞三尺，怎样严寒，杯中的酒儿，终是温度不减，因此佃夫视作奇珍。平时不轻易使用，今夕因小怜寿辰，才肯取出，哪知竟被侍女跌碎，怎不叫他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正是：

平空忽碎连城宝，顿使奸梟怒气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昏暗连绵大臣窃柄 威权逼迫幼主离宫

话说阮佃夫因使女碰碎了玉杯，当下勃然大怒，便拔出腰间佩剑，举手挥去。剑锋正要到使女的颈上时，王道隆高呼：“杀不得！阮公住手！”佃夫见道隆替使女求情，好生诧异，便收回宝剑，盛气问道：“王公有何见示？”道隆道：“今日为袁夫人寿诞吉期，不宜以一时的愤怒，杀死使女，在宴饮的时间似乎不利，还请三思。”佃夫听了，果是不错，便叱使女道：“今夕暂时饶了你，隔日再取你的命儿！”那个使女已是死在头上，道隆片言，便救了她一命，当时便含泪退下。还恐到了明天，佃夫依旧要杀她。哪知佃夫过了一晚，怒气平息，便也忘怀了。当下佃夫虽未将使女杀死，碎了玉杯，一时不免快快。那般知趣的贺客，即纷纷告辞。佃夫也觉疲乏了，遂散宴归寝不题。

且说宋主彧日夜荒淫，身子不免日亏，便时时患病，偏是他又起了疑心，以为这般多病，是被杀死的鬼魂缠扰，即将旧时的湘东王府第，拆改建成了一座大寺，题名湘宫寺，倍极华丽，费用钜万。落成的那日，他便排齐了车驾，率领六宫后妃一同齐赴湘宫寺，进香祝祷，祈求神灵暗佑，驱逐鬼魂。他也不想想：像他这般的荒淫残忍，即使神佛有灵，早已上干天怒，还肯暗佑助暴不成！因此他进香之后，还是灵验毫无，依旧的病魔侵寻，不多时日，已是骨瘦如柴，形容枯槁。在理，他到了这个时候，早好息了猜忌深刻的恶念，安心静养，他偏是不肯，觉得渐渐自己要保不住了，太子年稚，不能够亲自临朝，朝事势必由王皇后临朝听政。扬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，为皇后的长兄，必进位秉权，易生不稳的事情，一旦异图发作，稚子难保。他便想在未曾去世之前，先剪除了王景文，免生后患。当下特书于敕，遣人送至景文府第，呈于景文。这时景文正与一客奕棋，见有敕至，即启敕视毕，仍置局下，复与客相奕。待至一局棋终，收拾了棋子，景文始徐徐取出宋主手敕，与客观看道：“今上赐我自尽。”客大惊失色，景文却神色自若。自书一启致谢，交与来使，从容服毒而死。使人返报，宋主彧才始安心。是日晚上，他在睡梦之中，恍惚有人语他道：“豫章太守刘悛谋反，速加预防。”宋主彧梦中惊醒，再也睡不平稳，待到了曙色一现，便发使持节驰至豫章，将刘悛杀死。从此宋主彧的病势，益发沉重，心神不宁，疑虑百出，渐渐神经错乱。到了黄昏深夜，不时的见神见鬼。道有无数的冤魂索命，常从梦中惊醒，高呼“饶命”。他到了此时，也是无法可施。特将泰始八年，改作了泰豫元年，暗取安豫的意思。又命宠妃陈妙登，到湘宫寺中，日久的祈祷。偏是神佛无灵，冤鬼益厉，不时吃语连篇。

到了最后的一天，宋主彧却稍微清醒了些。自知不起，便叫尚书令袁粲、仆射兼镇东将军郢州刺史沈攸之、荆州刺史蔡兴宗，命加桂阳王休范为司空，褚渊为护军将军，刘廙为右仆射，诸人一同入宫，面受顾命，嘱夹辅太子。褚渊素与萧道成相善，便荐萧道成于宋主，称其贤良，足当大用。宋主彧乃加授道成成为左卫将军，共掌机事。到了那天晚上，宋主彧便一命呜呼了，年只三十四岁，在位共八年。于是太子昱遂即帝位。袁粲与褚渊左右共辅幼主，嫡母王氏，为皇太后。生母陈妙登，为皇太妃。那时的宋主昱，年只十岁，已经有了一个妃子江氏，也妻以夫贵，受册为后。一对小夫妻统治内外，怎生能够？朝中仍是阮佃夫王道隆专政，袁粲与褚渊是奈何他们不得，只是勉力维持。

总算太平过去了两年，到了那年的五月，偏是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，却妄动干戈，兴兵犯上。自寻阳出发，直向大雷。于是宋廷方面，由左卫将军萧道成出守新亭，征北将军张永扼守白下，领军将军刘廙屯兵宣阳门，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固卫石头城，右军将军王道隆驻守朱雀门。一一布置舒齐，静待贼至，便相机迎去。萧道成到了新亭，整理城墙。修筑守垒才毕，探马报来，休范的前军已到了距离新亭不远的新林境界。到了翌日，休范却命大将丁文豪往攻台城，自己却率了大军直攻新亭。道成出兵迎敌，恶战了一场，无分胜负，当有屯骑校尉黄回、越骑校尉张敬儿自愿至休范那里诈降，道成大喜。张、黄两人便出城到了休范营前，恰值休范乘兴而出，两人便大呼称降。休范招入帐中，仔细盘问，方知道成有意拥戴休范为帝，只是要休范订立一个信条，日后不得相背。休范本无材具，宁知是计，便道：“萧将军若不见信，我以二子德宣、德嗣押在萧将军处，他终能相信了。”遂令二子到道成营中。却留张、黄两人侍侧。当时却有休范的亲信杳垣，劝谏休范，叫他未可深信张、黄两人，恐防其诈。休范死在头上，哪里肯听，反将军中一切事务，全交给了先锋杜黑骠。那个杜黑骠，倒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大将，因此休范将全权托付与他，自己却回到舟中，置酒欢饮。哪知他两个儿子，到了道成营中，即被道成杀了，他兀是蒙在鼓中，终朝的饮酒取乐。有天喝得已是大醉，黄回、张敬儿见左右人少，便暗暗使了一个眼色。张敬儿暂至休范身后，佩刀挥处，休范狂叫一声，倒地身亡。张、黄两人急急割了休范的首级，回城报功。休范那面，杜黑骠闻知此事，好不愤怒，立即率了众兵猛力攻城。道成竭力抵御，直战到天明。杜黑骠见急切攻城不下，闻知文豪已攻破了台城守军，进攻朱雀门，他便舍了新亭，也向朱雀门进攻。

右军将军王道隆，驻在朱雀门内，闻敌兵大至，急招屯兵宣阳门的领军刘廙助防。及刘廙到时，丁文豪与杜黑骠左右来攻，杀上前来。刘廙招架不及，遂致阵亡。王道隆也被杜黑骠一刀劈死。屯守白下的征北将军张永，和驻守石头城的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，一双饭桶，闻知败讯，竟弃了守地，逃回宫中。宫省大惊，幸亏新亭的萧道成，命张敬儿督军进剿，杀死了杜黑骠，战退了丁文豪，才得告平战事，都城安宁。事定之后，升授萧道成为中领军，兼南兖州刺史，留卫建康。是年冬季，宋主昱行了加冠礼，他遂自命已是成人，不受内外羁束。他本来生性好嬉，到了此时，便时常出宫游行，专作恶戏。有日在宫，稍不随意，便将忤他的人惨行屠杀。入后竟是成了习惯，一天不杀人，即觉不快。因此宫中的人，个个自危。这时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、朱幼等，阴谋废立，被昱所知，立率卫队拿住了三人，下狱缢死。同谋诸人，尽遭杀死。到了后来，宋主昱愈出愈奇。有次，至新安寺偷了一狗，杀狗饮酒。回至宫中，已是大醉。恰巧那天是七月七日，宋主昱便谓侍卫杨玉夫道：“今夜织女渡河，你与朕等候。看见了织女，即须报知，如若不见，明日便杀了你的狗头，再剖你肚皮！”玉夫听了他的醉言，直是又好笑，又好恨。到了夜半，杨玉夫便与杨万年同入殿中，下手谋害。

原来萧道成见宋主昱凶残狂暴，密谋废立，杀死宋主昱。当下镇军长史萧顺之，及道成次子、骠骑从事中郎嶷，皆言宋主昱性好游荡，身侧常无侍卫，只须勾结内侍数人，即好伺机下手，甚为容易。道成乃设下宴席，请那校尉王敬则，相与结纳，共谋进行。当由敬则贿通了卫士，令杨玉夫、杨万年得机下手。这晚恰值杨玉夫、杨万年两人值夕，便欲趁宋主昱酒醉当子，下手了事。两人走近玉床，掀帐看时，宋主昱睡得正浓。杨玉夫便拔了枕旁

的防刀，向昱咽喉刺下，立刻了帐。年只十五岁，便自取其祸，遭人谋死。玉夫割了首级，驰向殿门，交与同党陈奉伯，再由奉伯交与王敬则，敬则即至领军府，交与了萧道成。道成见已事了，即戎服诣殿，伪托王太后的命令，召入袁粲、褚渊、刘秉诸人，商议继立。王敬则却欲拥戴道成为帝，以白纱帽加于道成的头上，被道成喝退。当下袁粲等，一个个不敢自作主张，仍有萧道成建议，迎立安成王准。袁、刘、褚三人，只得赞成，便备齐法驾，迎入安成王准。由道成宣王太后敕令，命安成王准为帝。准为宋主彧的第三子，为陈昭华取育他王之子抚养，此刻年仅十一。入了朝堂，升殿登座，即皇帝位。改元升明。尊生母陈昭华为皇太妃。授道成为司空，录尚书事，兼骠骑大将军，领南徐州刺史留镇东府。刘秉为尚书令，加中军将军。褚渊加开府仪同三司。袁粲为中书监，出镇石头。杨玉夫等也各有升赏不题。

从此道成兼总军国大权，散布心腹。褚渊本是道成的党人，自是无言。只有尚书令刘秉见道成专政，势成孤立，颇为疑惧。出镇石头的袁粲，与出镇荆州的沈攸之，俱因道成跋扈不臣，先后谋事不成，俱遭身死。刘秉也出奔逃命。从此宫中，都是萧氏的心腹了。不久，道成已是加封至都督中外诸军，加官太傅，领扬州牧。未几，又进道成为相国，封为齐公，寻又进为齐王。这都是道成的党人，一手包办，哪有宋主准真正的诚意！凡是萧氏的子弟，没有一个不是重掌大权。一班狐群狗党，见大事告成，便再进一步。不多时日，竟逼了那个十三岁的小皇帝宋主准，禅位给齐王萧道成。宋主准自然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，哪里还敢道个不字，便下了禅位诏。于是刘宋四世六十年的帝祚，轻轻移到了萧氏手中了。那个齐王萧道成，得了宋主准的禅位诏儿，还要故意不就，装出一番做作，连上了三表，恳辞不受。一般王公大臣，落得买个人情，统向齐王劝进。朝廷又是急不待缓的诏书连下，促令道成受禅。这样的扯扯捏捏了一番，才行了禅位礼，由齐仆射王俭，趋至宋主准身前，取了玉玺，便由司空褚渊，赍奉玉玺，率领百官，驰诣齐宫，将玉玺献与道成。宣读玺书，即请道成登坛受贺，即日登基。正是：

皇宋数终移国祚，受禅此日属齐公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紫气绕门庭英雄出世 金鳞生躯壳师父知机

话说萧道成篡宋即帝位，在位四年而歿。太子贽继立，在位十一年身死。太子昭业即位，不满一年，被尚书令萧鸾所杀。立新安王昭文承大统，也是未及一年，又被鸾废为海陵王。鸾自立为帝，在位五年即死。太子宝卷继立，在位二年，被弟宝融所废。融为帝一年，被梁王萧衍所杀，衍篡齐即帝位，齐遂亡。衍在位四十八年而歿，共传四帝，被陈王霸先篡梁为陈。小子突然的如此写来，阅者定要莫名其妙。为什么萧道成即了帝后，便没有事记，眨眨眼已是换到了第五朝陈帝，究竟何故？待小子报告一下，省得阅者不解。原来小子这部书，本叫隋宫艳史，如今做了二十回，还是老远的记到齐朝开始，要是一朝一朝的宫闱细事记下去，就是做一百回，恐还做不到隋宫。似乎对于这部书的定名，成为名不副实，那倒不是闹玩的。只得开了特别快车，飞也似的跑。略将统系表明，即算交待清楚，还请阅者原谅。只是记隋宫，先要从隋朝开基起始。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，要表明杨坚的来历，还要将北魏的世系约略表白清楚，总有交代。原来在萧道成篡宋即位的元年，便是北魏主宏的泰和三年，至泰和二十四年，宏歿，太子恪即位十六年，太子邕立，在位十三年。后又分为东西魏，魏共十三主。东魏一主，西魏三主。东魏主被高洋所废，洋即帝位，此为北齐。西魏被宇文觉废王自立，此为北周。北周又吞灭北齐。北周传至末一帝名阐，为隋王杨坚所废，自立为帝。坚又灭南陈，至此南北二朝，尽灭于隋，天下始统一。小子表白即完，使欲将那个吞并南北二朝的隋帝杨坚细细表白。

原来杨坚为汉太尉杨震第八代玄孙，乃弘农华阴人氏。坚六世祖元寿为后魏武川镇司马，即留居武川，坚父杨忠，就是元寿的玄孙。杨忠初本仕魏，后从周太祖宗文泰，举兵关西，屡次立功，封至隋公。忠妻吕氏，亦系名门望族。有杨坚的孕时，曾有一个胡尼，叫做蕃连布的，到杨第募缘。吕氏酷信神佛，素来肯施与结缘。蕃连布见了吕氏，便吃惊道：“好一位贵人！”吕氏听了，以为出家人的常态，逢迎的话儿，无非想多得些钱米，便也笑了笑，并不去问她原因。正想给了些钱米，让她走时，蕃连布却道：“小尼与夫人有缘，今天到府，原想化些钱米，此刻却不要了。”吕氏听说，好生诧异，倒禁不住问道：“师太既是来此化缘，此刻怎又不要，却是何故？”蕃连布含笑道：“夫人敢是有孕在身？”吕氏闻言，暗暗惊疑：她怎会知道的！原来此刻吕氏的得胎，还不到三月，外面无从瞧出，蕃连布怎能知道？因此吕氏吃惊道：“正如师太所言。”蕃连布双掌合十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小尼原说与夫人有缘，便在明年，夫人产了公子，那时小尼再来道喜，还有几语嘱咐。如今小尼要告辞了。”蕃连布话毕，便飘然而去。吕氏留也留不住她，给与钱米，她又不受，又不明明白白的说出所以，倒使吕氏纳闷了几天，过后便也忘怀，不在心上。韶光如驶，已是十月怀胎，却是还不生产，吕氏好不疑讶。直到了十四个足月，方始腹痛临盆，产了一个男孩，啼声宏亮。最奇怪的，在产下的时候，不知从哪里来的紫气，布满庭中。四邻都道紫气东来，是表祥瑞。如今杨家生儿，紫气满庭，将来一定不是个常人。

慢言邻众纷传，且说杨忠见妻子生了一个孩子，细相眉目，端的额广颐丰，剑眉虎目，好一副胎貌，自是欢喜。题了一个单名坚字。到了三朝，那个胡尼蕃连布，竟是来了。吕氏想起前言，不禁深以为神。蕃连布端相了一回小孩子，便对吕氏道：“此孩他日贵不可言，只是不宜留养在此地，恐防

发生意外。小尼在去年即对夫人说过与夫人有缘，今当代夫人抚养，以了宿缘。”吕氏因蕃连布言皆有验，故也深信不疑，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师太拟将此孩何处安放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小庵静水，离此不远，且待夫人过了满月，即请至小庵居住。虽说代夫人抚养，喂乳睡宿，还须夫人自己劳心。”吕氏不禁笑道：“照了这般说来，还是妾身抚养，怎说是师太抚养？并且师太道此地不宜留养此孩，怎的师太的静水庵离此甚近，却也相宜了起来，岂不令人难解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在没有断乳之前，当然须夫人亲劳。到了断乳之后，便是小尼的职责了。至于不宜留养此地，反宜留养小庵，原也有个缘故，本来不宜泄言，只是夫人不比别个人儿，还可说明给夫人知道。但是再不许讲给第二个人听了！”吕氏见这般郑重，只道：“妾身理会得，决不向人胡言。”蕃连布便轻轻的道：“去年小尼见了夫人，不是说过一句‘好一个贵人’的话儿？”吕氏点头道：“确有此语。”蕃连布道：“夫人的贵便是应在此子的身上。此子将来，大建功业，直要做到一个皇帝。如此若是留养此地，王气笼罩，光冲上霄，脱被忌者所见，怎不要发生意外？因此要将他迁住庵中。小尼自能仗佛家法力，拿佛光遮护王气，便不致妨事了。”吕氏听说，真是又惊又喜。等到满月过后，吕氏便携带了杨坚，到静水庵居住。

眨眨眼过了一年，这天正是炎夏六月，流火铄金，好不酷热。到了骄阳斜挂树梢的时候，蕃连布入市去购买零星物件，吕氏却命一个使女，煮了些浴水，在房洗浴即毕。却见那个儿子杨坚，虽只一岁过得没有几月，似乎也很热。她便替他脱去了小衫裤儿，将他放到浴盆中洗洗。哪知洗得没多时候，只见杨坚的额上，忽然生出两支角儿。雪白的小身体上，也隐隐的显出了金鳞。吕氏好不着慌，吓得一失手，将杨坚抛弃在地上，往外就跑。恰巧蕃连布购物回庵，见吕氏惊慌失措，急急问故。吕氏忙将此事告知了蕃连布。蕃连布听了，说声不妙，赶忙三步两步的走进吕氏房中，从地上抱了起来，抚摸杨坚的头儿道：“我儿受惊了，又累你迟做几年皇帝。”这时吕氏也走了进来，再仔细看杨坚时，依旧头儿很平整，先前的头上的角儿，不知到了哪里去了，身上依旧是光光滑滑的皮肤，有什么金鳞。吕氏不禁奇异道：“先前明明看得很清楚，又不是眼花，现在怎的角儿鳞甲都已不见了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并不是夫人眼花，他本人是天上的小金龙下降尘世，今天天气闷热，他被夫人在水中洗浴，觉得畅快，不禁渐渐的现出真身。如今被夫人蓦地丢在地下，他受了惊吓，又得迟做几年皇帝了。”吕氏听了，好生懊悔，从此便格外的留神保护。

到了两足岁断了乳，杨坚已是呀呀学语，渐能独个儿行走，聪慧异于常儿。蕃连布即谓吕氏道：“如今夫人好回家去了，孩子的一切，小尼自能料理。”吕氏深知蕃连布可托，便称谢而归。整顿些家务，隔了十天半月，每到静水庵探视一回。说也奇怪，那个杨坚，见了自己的母亲，反不十分亲热，倒和蕃连布有异常的依恋。因此，吕氏更觉放心。杨坚到了五岁，即由蕃连布教他识字读书，学习武艺。真是皇帝英质，天赋独厚，一学便会，一见即知。又肯用心上进，到了十六岁，已是一个文武全才。那天是八月中秋的晚上，一轮皓月映照在静水庵的庭中，如同白日，杨坚便踏着月光，在庭中舞了一回剑儿，却见蕃连布自内走出，他便上前相见，叫了声师父。蕃连布却招他到了内堂，命他坐下。蕃连布自己也坐在蒲团上面，便对杨坚道：“如今你已成丁，明天好回去了。”杨坚听了一惊，认作自己做错了事儿，慌的跪倒在蕃连布面前道：“弟子蒙师父教诲，得益不浅。如今所学未成，师父

忽命弟子回去，莫非弟子作错甚事，因此要加驱逐？”蕃连布道：“并非你作错了事。原因我与你的缘分已满，便不能再在一处，明天我也要云游他处去了。至于你的学术本领，虽未十分高深，只要回家以后，用心研究，多交明师益友，自能逐渐上进。只有一件事儿，你须牢牢记着：将来风云得意之后，切莫贪恋好花枝，自取其祸。”

杨坚听了蕃连布的一番话儿，竟是认真的要分离了，不禁凄然下泪道：“师父的嘱咐，弟子当敬记心上，只是不知弟子的结局如何，师父可能见示一二。”蕃连布默然了片刻始道：“你可听着：‘继隋以贵，当张则去’，这八个字儿，便是你将来的结局了。”杨坚听了八个字儿，还是莫名其妙，只得记在心中。

当下一宿无话，到了明天一早，杨坚起身，便失去了蕃莲布的踪迹。杨坚不免伤感了一回，便收拾了自己的物件，径回到了家中，禀明了吕氏。吕氏听说蕃连布去了，也嗟叹了一阵。从此杨坚奉母家居，入后随父从军，屡立战功，封至小宫伯。及其父病歿，坚袭隋公爵位。坚妻独孤氏，为前卫公独孤信的女儿，能文多智，亦是一个女中豪杰。在北周建德二年的秋间八月，坚女璉为周太子赧的正妃。后赧即帝位，不久即传位于太子阐，自称天元皇帝。恣意淫乐，不免身子受亏，便时进金石的药品。他的性子，本是躁急，从此益发狂暴，稍不如意，即欲动刑。有天皇后杨氏（即杨坚之女）婉言劝谏，亦触怒了天元，竟欲将杨氏处死。后母独孤氏闻知大惊，急入宫叩求，天元方始释了杨后道：“有朝终要覆灭了汝家！”原来天元素忌他的岳父杨坚，时存杀他之念，只是不能无故杀他。如今在愤怒的时候，便在独孤氏面前泄了出来。独孤氏到了家中，即告知了杨坚。不久，天元卧病，杨坚由其党小御正刘昉托词引入宫中，侍候天元的疾病。这一来，便侍候去天元的一命。当下刘昉矫诏，令隋公杨坚，总知中外兵马事。于是诸卫军遵敕行事，悉听坚的节制，兵权尽属坚手。幼主阐居丧不理朝事，一切事儿，统由坚一人主持。不久便进爵至隋王，加九锡。他的威权日重，周主的势儿便日削。正是：

臣刚君弱权旁落，国运如斯便是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攀龙附凤功狗受封 柳彘莺娇媚猪邀宠

话说杨坚的威权日重，一般知机识势的大臣，便都想做个攀龙附凤的忠臣，私下讽劝隋王，叫他早日取周而代之。独孤氏也谓杨坚道：“到了势成骑虎的时候，还是早定主意为是。”杨坚只是含笑不语。到了大象三年的二月，便由杨坚的功狗庾季才、卢贲、李穆等人，进逼周王阐，要他禅位给隋王杨坚。那个小皇帝宇文阐，当然无力抵抗。杨坚遂应天顺人的即了帝位，改国号为隋，追尊生父忠为武元皇帝，庙号太祖。母吕氏为元明皇后，独孤氏为皇后，长子勇为皇太子，余四子，亦皆封王：广为晋王、俊为秦王、秀为越王、谅为汉王，五子俱为独孤氏所生。又命相国司马高颀为尚书左仆射，颀明敏有大器的格局，善于兵事，更多计略。当隋王杨坚欲篡国以前，坚知颀能，恐其不肯相附，乃遣杨惠谕意。颀逆料坚必成事，即欣然道：“便是隋王的大事不成，我亦不辞灭族。”杨惠返报，坚乃引为司录，为坚谋划甚多。故坚即帝位，便以为心腹。又命相国司录虞庆则，为内史监，兼吏部尚书。相国内史下大夫李德材为内史令。典军元胄为左卫将军，胄勇武异常人。

当杨坚为隋王时，周朝的赵王宇文招，见坚跋扈不臣，意欲杀坚，便佯邀坚饮。坚亦防招不测，故将酒菜担至赵王府中，一同饮宴，由大将军杨弘、元胄分卫左右。坚与招饮至半酣，招佯作醉状，呕吐狼藉，便欲入后室更衣。元胄见势不佳，即大声谓坚曰：“相府有事，王亦不便久留，请即速归。”招嗔目叱胄道：“我尚欲与丞相畅饮，汝敢催促！”胄亦恶声道：“王居何心！欲将吾主的侍卫叱出。”招便佯笑道：“我又没什么反心肠，壮士竟加猜疑！”后招又佯称口渴，命胄入厨下取茶。胄只是不去睬他，屹立坚侧，格外留神防卫。未几，忽微闻室后有刀甲的声响，胄亟拽坚离座道：“相府诸事待理，王怎能久留此间？”胄一边说，一边将坚扯向外跑。赵王宇文招即下座赶来。胄扶坚出门，谓杨弘护坚同走。胄却当门守住，阻住了赵王。王惮胄凶猛，不敢和他抵抗。胄待杨坚去远，他方才回去。杨坚脱险归第，重赏元胄。今又封为左卫将军，以酬其功。另封皇弟邵国公慧为滕王，同安公爽为卫王。复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师。邓国公谯炽为太傅，炽从子、神武公谯毅为定州总管。毅为周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的丈夫，公主生一女，年尚未笄，在闻杨坚篡国时，她恨恨的道：“生不为丈夫身，为吾舅灭此叛臣！”毅惊得失色，忙掩其口道：“欲灭我族了！快不要多言。”后此女嫁唐王李渊，得做唐朝的开国太后，真是一个巾帼英雄。隋主又命幽州总管任国公于翼为太尉。金城公赵照为尚书。右仆射汉安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。杨上显为度支尚书。雍州牧杨惠为坚的族子，至此也受封为左卫大将军。永康公杨弘系坚之从祖弟，便封为右卫大将军。杨智积为蔡王，杨静为赵王，二人俱为坚的从子。贺若弼为吴州总管。韩擒虎为庐州总管。元累山为安州总管。杨素为清河公。素为亡周汾州刺史杨敷的儿子，自幼多才艺，知兵法。杨敷为齐军围定阳（即今山西汾州介休县），敷固守城池，至粮尽出走，中伏身死。周主未加赠谥。素以其父为国丧躯，理应受谥，遂与周主申说再三，触怒了周主，欲将他杀死。杨素神色自若，大声言曰：“臣事无道天子，死其分也！”周主改容壮之，即赠其父大将军，谥曰忠壮。素亦渐就重用，命为诏书，辄下笔成文，词义并美。周主常附背对他道：“子当努力，不愁不富贵。”素道：“但恐富贵来逼臣，臣无心图富贵。”他话虽如此，性却热中利禄，后见隋王杨坚权重，他便依附了杨坚，如今得封为清河公。他日后

富贵，却也不小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隋主封臣即毕，遂降周主阐为介公。惟阐母杨太后，为杨坚的生女，前面书中，早已表过。杨太后对于其父的篡国，深不为然，辄欲面父争执，坚却愧见其女。又因她年尚少艾，坚便嘱独孤氏劝其改嫁。杨太后抵死不从，至此便又封为乐平公主，任她守节终身。其余周氏诸王，尽行降爵为公。当下便有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的虞庆则劝隋主坚道：“宇文子孙，不宜使之复得封爵，须尽行灭去，免致将来发生后患。”隋王坚本存心剪除宇文遗族，闻及庆则的话儿，正中心怀。又加了高颍、杨惠也附和称善，只有个不识时务的内史令李听林，独持异议道：“今主上初立，宜以仁德布天下，不宜杀戮过重。对于宇文遗族，更应优待。若虑其生变，不妨毋令执权。”隋王坚听了，好生不悦，勃然变色道：“君系书生，不足与语大事。”便令宿卫各军，将宇文氏宗族尽行搜捕，拘禁狱中，一个个勒令自杀。不上几天，又将逊国的介公宇文阐，谋死宫中，年仅九龄，因为做了末代的皇帝，便遭惨死。

隋主坚既将宇文氏灭尽，便放开了心肠，安然为帝。整顿国事，肆意刷新，自首一番开国的新气象。只是北朝虽已归并，还有南邦陈朝，兀是依旧存在，与隋朝立于相敌的地位。试想，雄心勃勃的隋主杨坚，怎不欲存心吞并？偏是陈主叔宝，又是一个风流天子，荒淫失德。原来陈叔宝为陈主瑛的长子，瑛子嗣很多，共生四十二个孩子，叔宝既是长子，自然立为皇太子。及瑛歿，便由叔宝继登大位。皇后沈氏，为望蔡侯沈君理的女儿，端静知礼，寡欲淡泊。因此，叔宝很不惬意。另纳龚容华、孔宝儿两人为良娣，俱是荣光照人，体态风流。龚容华有一侍婢，随龚入宫，年只十岁，名叫张丽华，原系旧家女，因家落，被父兄所鬻。生得娇小玲珑，善伺人意。陈主叔宝见她可爱，也甚宝视。过了四五年，更出落得异样风流，妖艳动人。叔宝便迫与淫媾，成就了好事。及叔宝即了帝位，便封丽华为贵妃。龚、孔二氏，反做贵嫔，也可见叔宝宠幸丽华的深了。后来叔宝采选美女，又得王、李、张、薛、袁、何、江七人。一个个俱是芙蓉如面柳如腰，轮流召幸。只是雨露虽承，终不及丽华的深邀主眷。原因丽华生性慧黠，善于献媚，更兼艳冠群芳，才又出众。起初但执掌宫内的事情，后竟干涉朝中的政治。

原来叔宝沉迷酒色，辄不临朝视事，所有百官的启事奏本，俱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传递进宫。叔宝即拥丽华坐在膝上和她一同披览，共决可否。丽华都能一一裁答，从事处决。叔宝便以丽华所决为本，王公大臣，若有不从内旨，辄遭疏斥。从此江南陈朝，不知有陈叔宝，但知有张贵妃。朝中一般宵小，便在运动丽华，为终南的捷径。所引用的人物，如都官孔范、舍人施文庆、中书舍人沈客卿、大市令阳惠朗、刑法监徐哲、尚书都令史暨慧景，俱是逢迎主意，独善谄谀，又会收刮民脂民膏，供给内府。叔宝正因大兴土木，在临光殿前，建造临春结绮望春三阁，穷极奢华，供亿浩繁。有了这般理财大臣替他聚敛，怎不欢悦，更加重任。只是民穷财尽，怨声载道。叔宝深处宫中，哪里会知道，依旧是荒淫酒色。

这消息传到了隋主杨坚的耳中，雄心陡起，便欲兴兵伐陈。即与高颍商议，如何取陈的计划。颍道：“江北因天时地气的关系，收成较晚，江南得水于利，田禾早成。待彼将近收获的时候，我国即虚调兵马，扬言袭陈。彼必屯兵守御，妨其农时。彼既聚甲候战，我兵止戈不前。一连几天彼国必以我虚声恫吓，后再集兵，便疏防御，我兵乃乘隙渡江，登陆而战。更密遣间谍，纵火焚其储粮的所在。因江南土薄，建筑都为茅竹一类的东西，储食于

中，易于着火。待彼焚而复筑，更纵火焚之。不出数年，彼财力都尽了，始召集众军，直下建康。当使彼国君臣，一如瓮中之鳖，手到擒拿，收其版图了。”隋主坚听了高颀的计儿，如法炮制，陈人大困。陈王叔宝还是深居宫中，恣意声色，不闻外事。中书舍人傅纬，上表切谏，有远女子小人之语，致触怒了张贵妃、孔范等人，便内外结合，谮纬的过恶。叔宝即将傅纬杀死。从此朝中，更无一人敢发正言了。

且说隋主杨坚，此时正大造战船，整顿甲兵。一般群下，请隋主稍秘，庶陈不至有备，隋王道：“吾将显行天诛，惩彼淫暴，以拯江南人民于水火之中。彼若能惧知改，我也不去诛求了。”那时陈朝的妖象日出，朝野哗言。叔宝也有所闻，不思改刷国事，反卖身佛寺，自愿为奴，作为祈禳。张贵妃本来迷信鬼神，至此益发有所托词，竟在宫中设立淫祠，召集妖巫，禳福消灾，日夜鬼混。容易一年，春回大地，叔宝也不知作的什么打算，一面遣散骑常侍袁稚，聘隋联络，一面又遣散骑常侍周罗 出兵峡口，侵隋峡州。隋主见陈国擅自动兵，便决计下兵征陈，即用晋王广为淮南行省尚书令，告诸太庙，授以黄钺，秉节南征。军出六合，又令秦王俊为行军元帅，出军襄阳。清河公杨素也为行军元帅，出兵永安。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军庐州，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军广陵。共起总管九十人，兵士五十一万八千人，统受晋王广的节制。旌旗舟楫，横亘江上，竟至数十里。又授左仆射高颀为晋王元帅府长史，右仆射王韶为司马。一切疑难军事，俱取决于二人。秦王俊屯军汉口，节制上流。陈廷闻隋兵大举南下，便令散骑常侍周罗 ，都督巴峡沿江诸守军，抵御隋师。这时隋廷的各路军兵，纷纷渡江出发。韩擒虎自庐州渡横江，何若弼自广陵引济江。清河公杨素，率领了二十万水师，直向三峡，乘流而下，舟舰蔽江，旌甲耀目。陈朝的沿江镇戍，相继雪报奏闻，都被中书舍人施文庆、沈客卿两人勒下，抑不上闻。那杨素的水师，已是到了流头滩。正是：

敌军已临心腹地，心腹偏将敌势遮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统一朔南献俘太庙 混淆黑白夺嫡深宫

话说杨素水师，到了流头滩，过去一程，便是地形险峭的狼尾滩，有陈廷大将戚昕，带了战船扼守。杨素便在晚间，偃旗息鼓，柔橹轻篙，突然的冲入了陈人战船队里。陈军不战自乱，弃滩溃逃。杨素顺流而下，沿江诸戍，相继失守。陈廷所恃的长江天险，至此已落隋军之手。既而隋将韩擒虎，自横江渡采石。采石势险，易守难攻。只因守采石的军将，皆因新春酒醉，防守无人，韩擒虎便乘夜克了采石。不费丝毫之力，乘势取了姑孰，自南道进攻。这时吴州总管贺若弼，也取了京口，自北道进攻。晋王广又遣总管杜彦，率军助擒虎进驻新林。陈廷方始大惊。施文卿等才奏闻叔宝。叔宝好不着慌，发兵遣将，分头抵敌。已是军心涣散，望风败走。陈将任忠，降了韩擒虎，从石子冈引进了朱雀门，台城守兵，走散尽净。韩擒虎率了众军杀入宫殿，搜寻叔宝。后来在景阳井中，将他由索拽上，竟得三人。还有两个人，便是孔宝儿与张丽华，即监禁在德教殿上。这时贺若弼也乘胜到了乐游苑，杀入宫殿。闻得叔宝已被擒虎所获，失去了头功，好生不快。急至德教殿上，逼令叔宝写一纸降书给他，俾得回去报功。叔宝正想提笔写时，晋王广已命长史高颀，入建康料理善后事宜，收执了叔宝等人。颀子德弘，也奉了晋王广的令，自后踵至，使颀留下张丽华，颀勃然道：“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，此种妖姬，为灭陈祸水，岂可更留人世？”即命人牵出斩之。这时晋王广，也启节入建康。闻悉高颀杀了张丽华，不禁愤愤的道：“昔人云：无德不报。我必有以报高公！”从此便隐恨高颀不题。

且说晋王进了城中，与高颀相见，依旧声色不露。随即慰劳军士，安抚百姓。将蔽主害民的施文庆、沈客卿、暨慧景、徐哲五个人，一并拿获，斩了首级示众，一面遂收图籍，封府库。所有金帛珍玩，广皆不取。作为沽名钓誉，笼络人心。果然军民人等，竞道晋王贤德，不知已坠入了他的计中。这时陈水军都督周罗，与郢州刺史苟法尚，犹坚守江夏。致秦王俊督三十六总管，及水陆十余万兵丁，屯驻汉口，不得前进。只有陈荆州刺史陈慧纪，遣内史吕忠肃，进兵据守巫峡，凿岩系练，锁住了上流，堵遏隋师。经杨素率兵，与忠肃奋战，击退了忠肃守兵，乘势进攻。于是巴陵以东亦尽为隋有。偏是陈晋王叔文，与巴州刺史毕宝等，俱向秦王请降。陈慧纪与周罗诸将士，遂皆降隋。秦王又下了湘州，平岭南，陈地乃尽入隋朝。计得州三十，郡一百，县四百，陈国遂亡。晋王广与高颀王韶，将一切善后事宜，办理就绪，乃奏凯还朝。所有陈叔宝以下，后妃子女、公卿大臣一并带归，水陆并进，浩浩荡荡的振旅回去。一路上歌功颂德，尽道晋王英明。到了骊山，早有隋主坚亲来慰劳。父子君臣相见，自有一番说不尽的欢欣。旋即师入长安，献俘太庙。将一个荒淫失国的陈叔宝，首先献进。依次王公将相，乘舆服御、天文图籍，一一继进。由晋王广、秦王俊献告如仪，礼毕入朝。隋主坚即晋授晋王广为太尉，封杨素为越国公，贺若弼为宋国公，韩擒虎为上柱国，高颀进爵齐王。余人亦各有封赏不题。

陈叔宝留寓隋都，隋主待遇尚优，不时引见，赐予衣食。惟宫人姊妹，俱被没入隋宫。叔宝共有三姊一妹，由隋主赐与杨素，一妹赐与贺若弼。最小的一妹，却生得黛绿双蛾，鸦黄半额，腰肢如柳，须发似墨，幽妍清倩，依稀似越国西施，婉转轻盈，绝胜那赵家飞燕，艳冶销魂，容光夺魄。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的确是绝世美人儿，便没入宫中，即是

将来造成轩然大波的宣华夫人。这时暂且将她丢下，入后再表。

过了几日，隋主命秦王俊为扬州总管，都督四十四州军事，便出镇广陵。晋王广镇并州。至是南北统一，朝野清平，别有一番升平气象。隋王方令武夫子弟，一体学经，修文偃武，重用齐王高颀，广平王左卫大将军杨雄，太子少保兼纳言度支尚书邳公苏威，上柱国虞庆则，时人号称隋宫四贵。帝后独孤氏，每当隋主临朝，她必与并辇而进，至阁乃止。又密遣宦官，待察朝政，如有所失，报与后知。待主退朝后，她必婉言进谏，十从八九。后的贤慧，却也过人，隋主自是宠爱。只有一件事儿，也为后的歹处，便是生性嫉妒，不容隋主二色。至于要主相誓，后日不得有异生子。因此后宫佳丽，隋主从不沾染，守后信约。独有太子杨勇，他却内宠独多。内有四人，俱得太子嬖幸。一个是高良娣，生得轻盈娇小，柔若无骨。一个是王良媛，雪作肤儿月作貌，花样芳菲柳样腰。一个是成姬，双瞳点水，一握莲钩。尚有最美的一个，便是云昭训，真是天仙化人，艳冠三美，更得太子欢心。偏与嫡妃元氏，却不大合得上来，故时有四美轮流当夕，元妃难沾雨露，便只闻诸姬产子，不闻元妃生儿。独孤皇后，是一个善妒的人儿，平日王宫的姬人，怀孕产子，她尚要愤愤不平，劝隋主惩戒。如今自己的儿子，却连一接二的报道姬人生子，独不闻元妃产孩，明明是宠姬疏妻，怎不教满怀都是醋的独孤后生愤！每当太子勇入宫见后，必面现怒色。本来隋主坚，对于太子尚加信任，每使参决政事，时有损益，帝皆纳之。是时却也见而不悦，这无非是独孤氏的能力，有以致之。

偏是那年冬至，百官皆到太子宫中称贺，太子便张乐受贺。独孤后探知了，便进言隋主道：“太子勇率性任意，动多乖张，今日冬至，百官循例进宫，彼乃张乐受贺。圣上尚须切戒他一番才好。”隋主当然不快。特手缮敕诏下与群臣，此后不得擅贺东宫。从此隋主对于太子渐加猜忌，宠爱都消了。也是太子勇的晦气，好好一个元妃，患了心痛的病儿，不到两天，便即死去。独孤后闻知，还当作太子有意谋害嫡妃，越发不平，便隐怀废嫡的念儿，日使宦官伺察太子短处，俟其有了重大过失，便欲请隋主将他废去，改为晋王广为太子。原来晋王广，他早有深心，意图夺嫡，处处沽名钓誉，市恩结纳。又默察隋主与独孤后的情性，一味迎合。与王妃、萧妃，日日同居，如胶似漆。后宫虽有姬人，若是有孕产儿，便悄悄的瞒过，只说没有生养。有天隋主坚与独孤后同临晋王府第，广便将后宫美姬，尽行藏过。隋主与后入内，只见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侍役，身上所穿的衣服，全是缦彩不华。广与萧妃，也是服只布素。一切陈设，更是因陋就简。诸般乐器，一任尘堆垢积，望上去便知道已是久不动用了。隋主素性节俭，最恨奢华，今见广能如此，当然惬意。便是独孤后，见晋王室无美姬，只有丑妇，与妃又相爱好，自然便是心欢。又兼晋王夫妇，依依左右，曲尽孝道。早把一双隋主隋后迷得心满意足。从此夫妻两人，特爱晋王，异于诸子。有时隋主与独孤后，另遣亲信左右至晋王府第探视，广不论来使的贵贱，必与萧妃亲自接入，盛宴款待，殷勤劝酒，更以金珠相馈，临行又亲送出第。这般做作，来使回宫报命，哪有不说好话的人儿。一个个异口同声，都道晋王贤孝。隋主与独孤后，更是心爱晋王。隋主又密遣相士来和，暗相诸子，谁为最佳。晋王广早已知消息，便以重礼馈来和。越日来和覆旨，谓隋主道：“五王之中，惟晋王眉骨隆起，此为大贵的征，四王不能相及。”隋主也默志于怀。隋主又私询上仪同三司韦鼎道：“诸王谁能当得大任？足以嗣立。”偏那韦鼎，又是晋王的党人，

便含笑说道：“至尊皇后最爱何人？便使嗣统，余非臣下所知。”隋主便也含笑不语。

独孤后既不悦太子勇，便时在隋主面前，微露意旨，欲以晋王立为太子。隋主因一时太子无甚大过，心中虽欲立晋王，也还难于发动。在这次太子勇死去嫡纪元氏的当子，晋王调镇扬州，才及半载，便表请入觐。隋主与独孤后，正欲见此佳儿，便即有旨允准。晋王广即回都觐见，慎言庄容，端肃安详。对于一般朝臣，更是格外谦和，恭而有礼。宫廷内外，莫不同声称德。到了辞行还镇的那天，广入宫别母，见了独孤皇后，依依膝下，亲密非常，谈了多时，已是天色垂暮，将要出宫。独孤皇后，只见他欲行又止，欲言不言，另有一番神情，好生诧异，便问他原因。广更是神色惨淡，似有难言的苦衷。独孤皇后便屏退了左右宫女，复低询何故。广始伏地泣诉道：“臣儿生性愚蠢，向来不知忌讳，一自出镇广陵，时常怀念双亲，所以未及二旬，递即上表请朝。原思一见父皇与母后，藉聆慈训，哪知触忌了长兄。”独孤皇后闻广提及太子勇，便道：“他敢怎么样？”广惶恐道：“他竟疑忌臣儿，谓儿觊觎名器，意欲加害，臣儿因此惶恐。念臣儿远列外藩，东宫日侍左右，脱谗惑见加，皇父容或难辩。一旦赐臣尺帛或给杯鸩，臣儿实不知身死何所。恐从此一别，便不能再见慈颜了。”晋王言毕，涕泪纵横，呜咽不止。独孤皇后好生怜惜，便愤然道：“睨地伐（太子杨勇小名）却也荒荡。我替他娶的元氏女，向来身体健全，竟会一旦暴亡，他却毫不悲伤，反与妖姬云氏等淫乐。我也疑惑元氏被他所害，只是暂时容忍，未向穷治。现在他却越发狂妄！竟欲加害于你，我尚在世，他已是如此，往后真不堪设想了。”独孤皇后说到此时，也已泫然泣下。广便佯作劝慰道：“臣儿自是不肖，未能感化长兄，反使母后因此伤感，岂不是增臣儿罪戾！”独孤皇后沉吟了半晌，始恨恨谓晋王道：“汝尽管放心，还镇扬州，我自有处置，决不使我儿惨死。”晋王闻言，心头暗喜。惟依旧作了惨容，拜别而去。从此独孤皇后废嫡的心肠更是坚决。不道此时的隋主，却做了一件风流事儿，险致多年的伉俪夫妻，闹至决裂。正是：

闲花野草休沾染，莫忘当年枕上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风送梅香路入天台 月移花影梦绕巫山

初春的景色，自有一种感人的能力。绿芊芊的芳草，春风吹又生了。碧丝丝的重杨，露出春来消息了。大地上布满了生气，蓬蓬勃勃，都表示愉快的形色。人生境遇，原是随了环境改移，在安乐环境中的隋主杨坚，自从仁寿宫筑成之后，他也渐渐的改移了素性，系情酒色，移志纷华了。其实隋主本不是生性不二色的圣人。在隋基未曾固定的当子，筹划纡思、经营艰难的环境中，自然不能陶情作乐。到了如今，总算在太平的环境中了，他不免蠢然思动，慕色心生。只是奇妒的独孤皇后，将他当作了禁裔，从不容别个的她分一杯羹去。因此的缘故，隋宫里面，虽是采女如云，各具芳菲，隋主只能空望着咽唾，终不能够让他开怀一下。那是人生何等难堪的事情！只是机会来时，也是推他不开的。这天的独孤皇后，只因受了些感冒，便小病卧床，在宫中调养。隋主得了一线的隙缝，他便悄悄的带了两名内侍，踱入了仁寿宫。这所仁寿宫，原是隋主命杨素督造的。杨素却保举了他的私人宇文恺、封德彝，作了土木监。两个人儿，原是一双的小人，受了委任，便严刻的监督工人。可怜在一所崇台杰阁、美沼良园的仁寿宫下面，埋葬了数千个工人性命，都因身疲力尽而死。当时隋主，也道造得太觉奢华，切责杨素，素惶恐非常。封德彝便献计与素，遣人密启独孤皇后道：“历代帝皇，全有离宫别馆，今天下升平，物阜民康，建造一宫，哪能道费。圣上惑于人言，将加重谴，敢恳皇后，为臣转圜，臣实感激无量了。”独孤皇后素重杨素，当下便谓来使道：“归覆汝主，尽可放心，哀家自能作主。”来使覆命杨素，素尚是惴惴不安。果然独孤皇后游幸了仁寿宫，便召入杨素道：“汝实忠诚可嘉，知我夫妇年老，余年应乐，乃盛饰华妆，建成此宫，俾我老夫妇娱悦，公真圣上的忠臣了！”隋主见皇后心欢，便也释然。杨素叩头称谢。独孤后更替素申请，得了重赏。素因感德彝的设策，便乘间启奏道：“老臣无功可赏，监役动劳，当推封德彝为第一。”独孤后道：“德彝另有封赏，公毋须让赐。”素始谢赐而退。不多时日，即有诏擢德彝为内史舍人。这是仁寿宫建成后的事实。小子不得不表白清楚。

且说隋主坚，偷得余暇，到了仁寿宫中，眼见宜人春景，逗起了一团春意，便也无心赏什么异草奇花，清幽景色，只顾向一般才人世妇，婕妤宫娥队里看去。想寻出一个绝世的妙人，和她亲热亲热。哪知一般人中，虽是一个个锦装绣裹，珠围翠绕。可是要是拣一个艳而不俗，别具丰姿的美人，却一时觅她不到。不是桃花嫌红，便是李花觉淡。隋主好不纳闷，便信步的走去。行行重行行，觉得一阵阵的清香，随风送至。隋主便问相随的小内侍道：“你们可闻到香味怎得这般清爽！”小内侍道：“前面便是梅花别苑，今年春暖，谅是梅花开了，故随风散出了清香。”隋主点头道：“准定了了，我们便到那里去玩上一回。赏赏梅花，倒也甚好。”

隋主一面说，一面走，已是走近了梅苑，清香越发的足了，不由得隋主的精神一振。哪知望到了梅花丛里，只见了一个宫娥装束的人儿，背面立着，俏身材不长不短，乌黑的云发披覆螭蛴，隐隐露出了雪白的皮肤。隋主不禁暗喝了一声采。这个宫女，背影生得这般俏丽，面容谅也不恶。正在思索的当子，那个宫女，已是盈盈的回过娇躯，和隋主打过照面，两人都吃了一惊。隋主的吃惊，是惊得魂灵儿飞上了九霄云。宫中原有妙人藏着，像这个宫女，生得亭亭如出水莲花，花输人艳，袅袅似当风杨柳，柳少腰柔；目胜秋水清

澈，口若樱桃娇小。说不尽千般艳态，描不完万种风流。怎不叫隋主吃惊！那宫女的吃了一惊，却因暮睹天颜，不免慌张。只见她莲步轻移，走出了梅花丛中，行到隋主面前，垂柳般拜倒，磕了一个头儿，才袅袅起立，垂着罗袖，站在一边。隋主早已神迷意荡，便含笑问道：“你在几时进宫，朕却没见过你承值过一回？”那个宫女见问，便曼声答道：“贱婢入宫时，即蒙娘娘发在此地梅花苑，不准擅自出入，故未承应圣上。”隋主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只是你为哪一家的女儿，却没入了朕宫？”那宫女便又跪下道：“贱婢为尉迟迥的孙女。”

原来尉迟迥为周廷的蜀国公，亦宇文氏的勋戚。杨坚欲篡周的当子，尉迟迥方为相州总管。坚因他位望素重，或不赞同于彼，乃诏令尉迟迥回都，另委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。迥知杨坚逆谋，便不肯应召，乃遣人加害孝宽。幸孝宽知机得早，竟得脱身逃回。坚即暗暗致书与相州刺史晋昶，得机图迥，乃迥亦察悉，即将晋昶杀死。迥便起兵讨坚，责其挟持幼主，逆迹昭彰。于是卫、黎、洛、贝、赵、冀、沧、瀛各州，俱与迥联络。杨坚闻知，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梁士彦、元谥、宇文忻、宇文述、崔弘度、杨素、李询七总管率关中士卒，往击尉迟迥，大败之，迥即自刎身亡。迥家之妇女，尽皆没入了禁中。那个宫女，便是尉迟迥的最幼孙女，叫做尉迟贞，年才二八，小子欲让阅者明白尉迟贞的来历，故便表出。

当下隋主闻听为尉迟迥的孙女，念她也是忠良后裔，便谕令起立道：“你可知道娘娘为什么不让你擅自出入？”尉迟贞道：“也许娘娘因贱婢年幼无知，若使承应圣上，恐愚鲁不灵，触怒了圣上，反为不美，故将贱婢拨在此地的。”

隋主此时，已是忘形，听了尉迟贞的话儿，不禁摇头笑道：“错了错了！娘娘哪有这般好意，原因你生得如花似玉，太也美丽了，深恐一旦令你承应朕躬，或致朕躬宠你。她为了预防起见，便不准你擅自出入了。今日娘娘不在，却有朕躬在此，便与你出出入入，也是不妨。”尉迟贞见隋主话儿挑动，已是红飞双颊，与斜挂的夕阳争红，好不媚美。

这时相随隋主的两个小内侍，见隋主野心勃勃，要是弄出了尴尬事情，给醋皇后知道了，他们两个人，也要受处分，便暗使了一个眼色，一同谓隋主道：“天色垂晚，请圣上回宫进膳。”隋主道：“朕躬尚须月下赏梅花，领略疏影横枝，暗香浮动的风光，你们可将酒菜送至苑内便了。”两个小内侍，明知隋主饰词，只得唯唯称是，自去安排酒菜。隋主便走近尉迟贞身前，携了她的柔荑，笑道：“若教错过了今日良辰，确是可惜，你尽放下了心事，随朕玩去。”隋主说着，便与她携手而行。尉迟贞怯生生的随了隋主，不胜娇羞，益发动人怜惜。缓踏芳草，徐穿花径，两个人在梅苑周围闲游了一回。小内侍已是在梅苑里面，安排好了酒席，便来相请。隋主即与尉迟贞入苑。

那个梅花别苑里面，一切阵式都是梅花式样，清幽绝俗，好一所住处。隋主笑对尉迟贞道：“此间原配你承值，冰肌玉骨，不愧为梅花苑主人。”尉迟贞忙道：“贱婢蒲柳之质，怎堪与梅花比妍？”隋主道：“你也不用过谦，依朕看来，梅花却不敢与你比妍，尚须逊你三分芳菲。”隋主坐下了席前，尉迟贞便侍立斟酒。隋主怎生忍得让她站立，便指了一只梅花式的小圆椅儿，命小内侍搬将过来，放在宴前右角上，便对尉迟贞道：“你且坐下，陪朕躬饮酒。”尉迟贞不依道：“贱婢怎能就座，岂不失仪该死。”隋主笑道：“此间不是朝廷殿上，也不是宫中正室，你尽坐无妨，还顾什么仪节？”

并且你是承值此间的人，犹如主人一般。朕是来玩的人，原是个客，岂有主人不陪客的礼儿！”

尉迟贞听了隋主的话儿，不禁低鬟一笑，依旧没有坐下。隋主即伸过手儿，扯住她的衣袖，使劲一拽，尉迟贞站立不稳，便跌入了隋主怀中。隋主笑道：“你依朕不依朕？”尉迟贞娇滴滴的道：“圣上有命，贱婢怎敢不依？”隋主便放她起立，她才在小圆椅上坐下，陪了隋主饮酒。隋主见两个小内侍，兀是像石狮子般对立着，有些碍眼。隋主即面色一沉道：“此间不用你们侍候，快与朕出去！不闻朕的传唤，不准擅自入内。”两个小内侍，便趑了出去。到了苑门外面，各各扮了一个鬼脸。一个便道：“我看今夕圣上定是不回宫的了，闹出事来，你我两个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还不如悄悄的回去，在醋皇后前报告一声，包有赏赐到手。”一个听了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给那个醋后知道了，圣上原是要不要紧，可害了梅花苑的尉迟贞姑娘，准是一百个惨死，你肯忍心？使这般美人儿惨死不成！横竖今天醋后卧病，圣上难得的一宵半夜，睡在外面，谅也不妨，我们又何必搬弄什么是非！”那一个听说，便也息了通风的念儿。

不题两个小内侍守在门外，且说苑里的情形。这时月移梅影，风送暗香来。隋主破题儿第一遭，持酒对美人，兴趣格外的浓厚。那个尉迟贞，本是一个年幼识浅的小女子。见隋主有意宠她，便也殷勤献媚。两个人你一杯，我一钟，不住的喝着。尉迟贞原是量浅，早是玉颜半酡，醉眼惺忪，一副媚态，更是动人。隋主酒落欢肠，眼饱秀色，怎不要动情！便含笑对尉迟贞道：“你这般媚娇，花好及时的当子，谁肯忍你寂寞空苑、顾影凄凉！今夕朕躬有意慰你，结个成双，你可能依得？”尉迟贞听说，越发粉颊通红，低头语道：“贱婢怎敢玷污圣上龙体？”隋主笑道：“朕躬却敢玷污了你的清白。”又指了灯上的烛花道：“今夕真是良辰，你看烛上花儿，结成多大！”话声未毕，一阵风来，竟吹灭了结花的烛儿。尉迟贞欲点明，隋主道：“不必了！室中的光明尽够，不在一烛的明灭。时已不早，你便侍朕入寝如何？”尉迟贞只是含笑不语。隋主如天色胆，借酒发作，竟拥了她入帏。隋主已是忘了不二色的枕上盟词。尉迟贞也忘了醋后雌威。两个人便宽衣解带，你贪我爱的成就了好事，各遂所欲。这时候在门外的两个小内侍，却由一个悄悄潜入，在纱窗上挖了一个小洞，偷窥了一回，便出外对那个做了个手势，便也各自去安息了。正是：

巫山已绕高唐梦，不许黄莺枝上啼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半夜窥殿床空人去 凌晨薄苑玉碎花残

话说隋主杨坚和尉迟贞同圆了好梦，一宵易过，又是晓日穿帘。尉迟贞先醒了香梦，见时刻已经不早，隋主兀是睡得沉酣。她恐隋主误了早朝，又怕独孤皇后知悉，她便将隋主推了几推。隋主从梦中惊醒，见尉迟贞云发蓬松，远山添翠，小樱桃上的残脂，还是未尽。螭蛴微侧，酥胸半露，一角桃红的兜胸，映着雪白的香肌，一副睡后的艳态，好不叫隋主心醉。尉迟贞见隋主目不转睛的向她瞧着，回想到夜来的云情雨意，不禁涌起了两朵红云，直侵鬓脚，便娇滴滴的道：“圣上请起身了，时刻已是不早，贱婢先去准备盥洗去。”尉迟贞话毕，即披衣坐起，结束下床，一切准备舒齐。隋主却恋着香衾，依旧还没起床。尉迟贞又催促了数次，隋主懒洋洋的道：“你怎的这般性急！不让朕躬多睡一刻。”尉迟贞掩唇微笑道：“深恐娘娘知道。”隋主听了，也觉没错。真让醋后起了疑心，倒是不妙。接着忽听得门外呼道：“圣上起身了！早朝已是……”隋主知是两个小内侍，不待他的话毕，即起身下床。盥洗已罢，进了早膳，隋主才一步捱一步的出了梅花别苑。尉迟贞随后送出，直待到隋主的辇车影儿不见。她也没精打采的趑回里面，自去收拾一切。哪知近在眉睫的祸事，已是降临。

原来独孤皇后卧病后宫，她的醋心虽重，还防不到隋主在一夜的工夫，便忘了枕上的盟词，遽结新欢。因此倒也并未动疑。也是合当有事。独孤皇后有两个心腹的宫女：一个唤做轻云，一个唤菊儿，两个的面貌，生成一对丑相，生性甚狡恶。平日专替独孤皇后侦察他人的隐私，得了消息，便即报告独孤皇后，因此甚得独孤皇后宠信。所以昨晚隋主不回寝殿燕息，独孤并没有起疑。轻云和菊儿，却待独孤安睡后，她们两个便悄悄的来到寝殿上面，轻问值殿的侍卫，圣上可安睡了没有。值殿的侍卫，也知她们是独孤的心腹，便扮了个鬼脸道：“圣上不知被哪一个留住了。方才金贵和石璧两个小东西，鬼鬼祟祟的对我道：‘今天晚上，圣上是不回来了。’我问他们圣上在何处住宿，可恶的两个小东西却不肯直说，竟含糊着走了。”轻云和菊儿听了，精神立刻一振，各自笑了，暗使个眼色，一同退出了寝殿，便在走廊下站着。轻云扬眉狞笑了一声道：“男人家的心，真是最靠不住了！我们娘娘，才生得一天病，退寝在后宫。圣上已是勾搭上了哪一个淫贱货。究竟在哪儿，我们姊妹俩，终须探问个一明二白，才好去报告娘娘。”菊儿道：“那是极容易的一回事。若要水落石出，只须询问金贵、石璧两个小东西。不怕没有下落。”轻云道：“要是两个小东西不肯泄漏便怎样？”菊儿一撇嘴道：“你敢是昏了，他们有几个胆，敢在我们面前支吾！真敢道个不字，便扭他们到娘娘那里去才是了。只是两个小东西，此刻躲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怎样的去询问？”轻云道：“这倒容易的，去问声内宫总监李公公。他们今天在哪儿承值，该何时落班，便知分晓。”菊儿点头道：“如此很好。我们径到李公公那里去好了。”

她们即兴冲冲的见了李公公，说明来意。李总监道：“金贵和石璧，在傍晚时分，随了圣上到仁寿宫玩去。直到此刻，还没有销差，不知道躲向哪里去了。”轻云和菊儿听说隋主上仁寿宫去的，便即告辞了李总监，抄过鹁鹊楼，从临芳殿转向仁寿宫。到了宫门跟首，问值门的内侍：“可见过金贵、石璧没有？”值门的道：“两个妹子，要找他们两个作甚？此刻他们，谅在梅花别苑门首，相对着打磕睡。”轻云和菊儿，忽匆匆的赶到梅花别苑门首，

果见金贵和石璧相对着磕睡。轻云便去推醒石璧，菊儿却去推醒金贵。他们两个人见了她们两个人，不禁着起慌来。没用的石璧，不待她们的询问，已急急的道：“两位姊姊，不干我的事，圣上和尉迟妹子宿在苑内，我早来要报告娘娘，却给金贵阻住了。”金贵见石璧全说了出来，忙抵赖道：“我原要报告给两位姊姊知道的，后来想了想，姊姊们的消息灵得很，也用不着我们献殷勤。终是瞒不了两位姊姊的，所以懒得走了。还望两位姊姊照顾了一些，娘娘面前，少说声儿，来生做双狗儿，替姊姊守门好了！”轻云和菊儿，见他们两个这般没用，话又说得可怜。菊儿不禁笑了道：“也不用你推我、我推你的混话，只须从实的说给我们听。圣上和那个狐媚货儿，怎样会相见结合，便不干你们的事儿，娘娘面前，决不提起你们一个字可好。”金贵和石璧好不快活，争先的说给她们听了。轻云点头道：“本来你们两个，也脱不了干肩，多少要受一些处分。念你们平日对待我们，还是不错，娘娘面前，便替你们瞒过了。只是圣上面前，你们敢说我们一个歹字，和泄漏此刻的事儿，仔细想想你们的狗头？”金贵和石璧忙道：“怎敢怎敢，姊姊要是不信，我们两个，不妨罚上一句咒可好？”轻云、菊儿笑了一笑道：“我们去了，也不必罚什么牙痛咒。自己留神些就够。”她们话毕，回身就走。金贵的脖子一缩，石璧的舌子一拖，各自扮了个鬼脸。轻云和菊儿，一壁走出仁寿宫，一壁商议着报告的时间：还是立刻的报明了娘娘，还是待明天再说。后来硬决定了明天报告，她们也各自睡去。一宿无话。

到了天明，她们便起床盥洗，匆匆的一同趑进独孤后宫。见娘娘尚未梦醒，即悄立侍候。直待到辰刻过后，独孤皇后方始在帐中咳几声嗽，她们便上前请了圣安。独孤后见她们两个面上，透着一副异样的神色，便知有事发生。随即招她们两个，走近床前。悄问：“什么事情？你们这般早，又是一同到此地侍候。”轻云道：“事却有件没重要的事，且待娘娘圣躬康泰了再禀。”菊儿也道：“娘娘请安心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保重圣躬要紧。”独孤皇后见她们说的话儿，吞吞吐吐，不禁面色一沉道：“你们两个，难道还不知道我的性格，最恼藏头缩脚的事情，有话便爽快些说。”轻云和菊儿，原要引怒了娘娘，再将真情说出，独孤皇后才会大发雷霆，立刻的兴师问罪。如今见娘娘面色沉了下去，知是时候了，便一一的说了出来。独孤皇后顿时气得脸上转色，战兢兢的道了声好，奋身坐了起来。轻云、菊儿佯做阻止道：“圣躬还未告痊，不要气苦了身子，待上几天，圣躬安康了，再去责问那个狐媚货儿！”独孤哪里忍得，咬牙道：“我与贱人，誓不两立！”轻云、菊儿即侍候了独孤皇后起身盥洗，宫女呈进早点，独孤怎会吃得下，便率领了八个宫女，连同轻云、菊儿两个，径进仁寿宫，到了梅花别苑。

这时离开隋主上朝的时间，还不到半个时辰。尉迟贞在苑内收拾了一切，尚未舒齐，蓦见十多个人，撞进了里面。为首一个焦黄了脸儿，眉儿竖起，目儿圆睁，不是独孤皇后是谁！随后的宫女，一个个的脸上，布满了杀气。尉迟贞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顿时花容失色，娇躯发抖，再也站立不住，忙的双膝跪倒。独孤皇后冷笑道：“好一个美人儿，怪不得圣上心爱，你是圣上的爱人，怎的对我下起跪来？真是要折死我了！”尉迟贞抖索索的道：“贱婢该死，望娘娘开恩。昨夕圣上来此赏梅，多饮了酒，便醉倒在苑中，迫令贱婢侍寝。贱婢原知娘娘的禁令，不敢献媚邀宠，极力拒绝。圣上恃强相凌，贱婢只索勉强承夕。望娘娘垂念贱婢，不是存心希恩，格外的从轻发落。”独孤皇后哼的一声道：“你倒还知道我的禁令，说得好听话儿，不敢献媚邀

宠，存心希恩，我原须对于你这样花儿似的美人儿，格外的从轻发落。只是你既知道我的禁令，当然也知道犯了宫中禁令，应当要受何种处分。像你的蛊惑君心，淫秽宫廷，是不是应该格外的从轻处置，我不能够顾惜了你的花容月貌，便乱了尊严的禁令。你终该明白，并不是我存心和你作对，不肯瞧在圣上心爱的份儿，将你饶恕。”尉迟贞听话儿不佳，再想求情时，独孤皇后已是厉声喝道：“你们还不与我动手！”十个宫女，同应一声是，十条软皮鞭，便如雨点般向尉迟贞抽下。轻云和菊儿的两条鞭子，更是拣要害的去处，用力打下。可怜一个千娇万媚的尉迟贞，在地上乱滚了一阵，不到片刻时光，一缕香魂，已脱离了躯壳。

宫女们见她死定了，才停了鞭儿，报知独孤皇后。独孤兀是气愤愤，余怒未息，便问轻云、菊儿道：“你们可知道，昨夕圣上来此处，有谁人相随？”菊儿道：“是两个小内侍金贵和石璧，他们昨晚见圣上执意要宿在此处，他们便来娘娘那里报告。这时娘娘早已安睡，他们即告知了贱婢，贱婢们才得知道。”独孤点头道：“他们原来报告的，那是有功当赏。”即命传进金贵、石璧。两人怀着鬼胎，拜见了独孤皇后，独孤后便赏了他们两锭黄金。他们真是喜出望外，谢赏退出。到了梅苑门首，远远地只见隋主的辇车，飞也似的赶来，两人忙想走避已是不及，辇车已到眼前，只得跪下迎接。隋主一下车，便问：“娘娘可在里面？”两人应了声：“在。”隋主不由变色。原来隋主早朝退后，即至独孤皇后的宫中探病，闻说皇后不在，率了宫女多人，未知上哪儿去的。隋主即已起了疑心，赶忙来到仁寿宫，果然独孤皇后已是到了梅花别苑。隋主想尉迟贞受了委屈，忙向里面走进。瞥见独孤皇后怒颜高坐，地上却倒卧了尉迟贞，遍身血污，已是死去。隋主见了，不禁又痛又恨。只是平日慑于独孤皇后的狮威，此刻还是不敢发作。只是见了尉迟贞的惨死景象，回想到昨夕的蜜意柔情，心如刀割，不禁心下一横，返身便走。正是：

倩女魂消空余恨，绝裾无妨断妒后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惜花有意变色出宫门 学曲无心调情传闺榻

话说隋主返身出走，室中的独孤皇后，起初见隋主入室的当子，原想发出平日的狮威，将隋主发落几句。如今见隋主变色而走，不禁也着慌起来，急忙赶出室外，待唤回隋主。哪知隋主却误会了独孤的意思，当作独孤不肯与他干休，故而赶将出来。隋主恐被她扯住，缠扰不休，便脚下一紧，头也不回的走出了梅花别苑。独孤皇后随在后面喊道：“圣上请回来，不要为了一个宫女，伤了多年夫妇的情分！”任凭独孤怎样喊叫，隋主一句也不进耳里，匆匆的只顾向前走出了仁寿宫。宫门外面，恰有一匹马儿，隋主气糊涂了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忘了自身的重要，径踏上葵花镫，跨到马背上，鞭儿一挥，那马便放开了四蹄，径出东华门，落荒而去。把门的军士，见隋主单骑飞驰，并没有一个侍从护卫，好不惊慌诧异，便入宫询问。不一会工夫，传进独孤耳中，急得几乎晕了过去。万想不到，这一番决裂得如此。

独孤皇后究竟是一个才学兼人的巾帼英雄。已知此事，除了越国公杨素和左仆射高颀两人，余人都不能够劝转隋主。急命内侍宣召杨、高两个人，即速来到仁寿宫，有话面谕。不多时，杨素、高颀俱应召入宫。进了梅花别苑，见过独孤皇后，闻悉此事，同吃了一惊。杨素却安慰独孤皇后道：“圣上与皇后伉俪甚笃，决不至遽因些微小事，便会一去不归。皇后尽请放怀，待老臣与高仆射同去，接回圣上便了。”独孤皇后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还望二卿速行。”杨素、高颀便出了仁寿宫，命人备了两骑良驹，跨马飞驰，赶出了东华门。向隋主落荒的一面，追上前去。黄尘滚滚之中，两匹马一前一后，八蹄迅翻，宛像飞箭离弦。约摸赶了二三十里的路途，杨素在前面一骑上，已瞧见了隋主在田陌上缓骑而行。即与高颀紧上了一鞭，两骑像流星赶月的超越了隋主马头，便勒住丝缰，翻身下马。两人在左右分扣了隋主的马辔，同声叫道：“圣上哪里去？”说着便跪了下去。隋主见杨素和高颀，不禁长叹一声道：“二公请起，朕躬却不愿意回去的了。”杨素道：“圣上因何感触，至忘了社稷，便尔轻骑远出？”高颀也道：“事当三思！不要为了一时的小忿，竟将至尊之位视为敝展？”隋主垂头了半晌，始道：“朕贵为天子，幸一宫女，独孤氏乃不能相容，竟将尉迟贞处死。自古帝王，哪一个不是三宫九嫔，乐共晨夕？朕偏逢此醋妇，动辄掣肘，丝毫不得自由。朕愿今后做一个田舍翁，反是逍遥自在了。”高颀便正色道：“圣上错了，当思得国进身的艰难，守成治安的不易，怎能为了一个妇女，反将天下看轻？还请圣上垂察。早早回宫，免得人心惶惑。”隋主听了，沉吟不语。这时已是暮云四垂，倦鸟归林。城中的百官，备齐了车驾，纷纷来迎。杨素与高颀又连连苦谏，隋主方始勉强登辇，向都城回去不题。

且说独孤皇后，自杨、高二人走了以后，兀自坐立不宁，心烦意乱。独怕隋主认真，便不断的分派宫人内侍，探听消息。看看天色垂晚，隋主和杨素等一行，还是不见回来。独孤皇后候在阁门跟首，伸着脖儿，等听好消息。好不容易到了酉刻时分，却有一个内侍，如飞的报了进来道：“娘娘请安心！圣上已是进了都城，将近回宫了。”独孤皇后方始宽心了一半，便问那个内侍道：“圣上如何肯回？”内侍便将杨素和高颀的谏词，一一说明。独孤皇后闻听高颀的“为了一个妇女”的话儿，心中好生不悦，深怪高颀不该小视了她，便记下了仇恨不题。

且说隋主驰入了宫阙，已近戌刻，尚是余愤未息，不肯入宫。高、杨两

人，又苦苦劝谏了一番，隋主才肯进宫。行到了阁门跟首，独孤皇后见隋主来了，忙下拜道：“贱妾因一时的愚忿，倒触怒了圣上，自知罪该万死。深愿圣上垂察，贱妾及笄来归，数十年夫妇，从未与圣上相违。今因宫人得罪了圣上，还望宽恕。”隋主到了此时，也已无可如何，便道：“朕非得新忘旧。卿何得残忍至此，遽将尉迟贞赐死。须知昨夕的事，实为朕去迫她，不是她来勾朕。卿怎能罪及无辜？如今事已至此，说也无益，不必多说了！”独孤皇后含泪拜谢，依旧并辇入宫。高、杨二人，也一同随进，由隋主赐宴。独孤皇后与隋主，也同席饮酒。只是隋主酒过数巡，不免勾动了昨宵风光，何等旖旎！和尉迟贞春生锦帟，哪知缘才一夕，遽致阴阳永隔，叫他怎不伤心！便悒悒的不乐，不住的长吁短叹。独孤皇后也明知隋主勾动了愁肠，又不便出言相劝，即暗向杨素示意。杨素与隋主的宴席，本是相隔不远。隋主的一副神情，早已瞧入了目中。便独孤不向他示意，他也要劝慰隋主了。到了此刻，便离席而起，径至隋主席前，敬酒一尊道：“圣上与皇后，十年的伉俪如一日，今天不幸为了尉迟贞，小见裂痕，只是皇后悔罪，圣上回心，也可算得是重圆破镜，从此百年偕老，更见光明。老臣敢不各敬一尊，以代庆贺！”隋主即展颜一笑，喝尽了酒儿，独孤皇后也欣然的饮了一尊。待至将近子夜，隋主方命撤宴。高、杨二人，拜谢各回。隋主与独孤皇后，返入寝殿，一同安睡。一宵容易，不必细表。至此独孤的妒意，减去了几分，有时任凭隋主与宫人沾染，只作不知，但也不容过分。原恐隋主年非少壮，不能纵欲太过，反伤身体。那也无可厚非独孤的。这且不题。

且说太子杨勇，趁了这个当子，却是大作其乐。这晚在东宫开了宴席，召集宫僚狂饮。太子勇既喜纵情声色，自有几个媚臣趋奉。第一个便是云昭训的父亲定馨，不时将无裨实用的奇物献进。一个是典膳监元淹，一个是前礼部侍郎萧子宝，一个是太子家令邹文腾，一个是左卫率夏侯福，一个是左庶子唐令则，都是导为淫佚、专务取媚的宵小。但是宫僚里面，也有两个正人：一个是太子洗马李纲，一个是右庶子刘行本。独能屡进忠言，指斥一般媚臣。只是忠言逆耳，太子勇怎肯纳谏。依旧的和一般宵小，混在一起。其中尤以左庶子唐令则，最得太子勇的欢心。

原来令则擅长音乐，善奏靡靡的淫声，荡人心魄。令则系歌伎刘凤凤的私生子，自小耳濡目染，酷如其母，工曲善媚，博人取怜。后来刘凤凤嫁给了唐奎元，便将令则带了过去，顶姓了唐氏。奎元本无儿子。前妻陈氏，只生一女，见令则生得倒还不俗，性儿又甚狡黠，便也十分宠爱。哪知令则到了十八岁的那年，便勾引了奎元前妻所生的女儿金凤，陈仓暗渡，竟结下了珠胎。待被奎元察破，金凤便自缢身死。令则却畏罪潜逃，在外面流荡了数年，教人学习乐器，作为度日的生涯。后来认识了萧子宝，夤缘得入东宫做了左庶子。这晚又在席上，手弹琵琶，媚声歌唱淫词。太子洗马李纲，听得不耐烦了，便离座进谏道：“令则自为调护，理当以正道辅殿下。今反于广座之间，公然的度曲取媚，若被圣上知道了，令则罪儿，固在不赦。只是殿下，也难免被累。还望殿下早日斥逐了令则，留心正事才好。”

太子勇听了李纲的煞风景的话儿，好生不悦，即道：“良辰不再，行乐最宜及时。君不得多言相扰。”李纲见话不投机，便即出了东宫，仰天叹道：“太子不久了！”令则待李纲走后，他又轻拢慢捻，曼声歌妩媚娘一曲，太子听了大悦。

忽闻屏后弓鞋细碎，软语轻盈。太子便叱问何人，只见屏后转出了一个

美人，便是他的宠姬云昭训。太子不禁堆起了满面笑容。招她并肩坐下，问她何事躲在屏后。云氏看了一眼令则道：“动人的琵琶声，勾动了窃听的念儿。还望殿下恕罪。”太子勇笑道：“贱妾不慧，深恐唐先生不允收列门墙。”令则忙道：“岂敢！令则哪有做娘娘的先生福分？”太子勇也笑道：“你们都不必谦逊了，便趁今宵拜了先生！”云氏闻听，果真盈盈起立，到了令则面前，要想一拜。令则哪里肯任她跪下，忙的双手相扶道：“怎生当得，快不要如此！”夹忙里一只手儿，却在云氏的胸前，趁势一触，云氏却低鬟一笑，并不动怒，令则暗暗欣喜。从此便作了云氏的先生。每日教她手法，学习琵琶。其实云儿原不要学习什么琵琶，醉翁之意，并不在酒上。只因令则生得唇红齿白，一表人才，便动了爱慕的念头。借了学习琵琶的幌子，好和令则亲近。偏是令则又是一个无赖小人，云氏不去勾动他，还要怀上三分歹念。如今云儿不时的眉目传情，言语挑动，他哪有拒绝的理儿。那一天晚上，太子勇已是中酒睡熟。云氏却还留住了令则，说要细细的学习一回。不准宫女们侍候在房中，恐要扰乱分心。两个宫女便退出了房中，站在门外。起先却听得房中弦索叮咚，响声一阵，入后却只闻云氏的吃吃笑声。最后连笑声都没有了，另有一种声息传出，两个宫女听了不禁面红耳热。要想离开，偏是脚儿像钉住了一般，再也移不动半步。容易过了半个时辰，面里的琵琶，却又叮叮咚咚的弹了一回，才见云氏送令则出外。令则的左右手，分向站立在房外两个宫女的袖中一塞，便翩然而去。两个宫女却相视一笑，随了云氏进房。却见罗帏半垂，锦被凌乱，便收拾了清楚，让云氏安睡。

从这一夜起，云氏和令则便格外的亲热。晚上的学琵琶，也格外的学得忙了。两个宫女，都是肚里明白，口里再也不愿泄出一个字儿。太子勇兀是沉迷酒色，从不过问云氏学习得怎样了。这时那个皇后独孤氏，早将隋主事得心满意足，言听计从。她便故态复萌，又欲阴伺太子的过失，预为废主的阴谋。便是出镇扬州的晋王广，也在暗地进行推翻太子的计划。太子兀是醉生梦死，丝毫不加防备。正是：

东宫弦索叮咚日，骨肉阴谋暗算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祸从口出高颀被谗 利令智昏杨约陈词

话说晋王杨广，自上次表请入觐过后，已知独孤皇后深恶太子杨勇，垂爱了他，便甚觉放心。还镇扬州以后，都城的腹心，暗布不少，消息甚是灵通。东宫的得失动静，更是分外的清楚。原来东宫宫僚里面，有个叫做姬威的，本是太子勇的幸臣，只是他又受了晋王广的重贿，便不惜将东宫的私事，全盘托出。因此东宫的一举一动，晋王广全都知道。

这日又得了姬威的密函，详述东宫近日的纵酒失德。晋王广雄心勃勃，暗想不趁此时机，力谋进行，夺取东宫一席，更待何时。当下便与司马张衡商议，张衡道：“若要废立东宫，先须除去了一个人儿，方得进行无碍。”晋王广急道：“此人是谁，司马快些说来。”张衡道：“便是左仆射高颀。他与东宫甚是交好，又是儿女亲家（太子勇之女为高颀长子表仁之妇），屡在圣上面前，替太子遮掩过失。皇上又是最信高颀的话儿，若不将他除去，东宫尚难动摇。”晋王广恨恨的道：“高颀那厮，一味和我作对。司马有何妙计，先把那厮除掉？”张衡道：“此刻却有一个机会，只须殿下暗修密函，奉与皇后，只说高颀回护东宫，竟欲阴谋害死殿下，嘱皇后设法解救。皇后最爱殿下，一定允从。”晋王广沉吟了半晌，摇头道：“此计不妥。皇后素知高颀，未必即肯深信，还是另想别法为妙。”张衡笑道：“殿下不须过虑”，皇后正在深恨高颀，哪有不听的理儿。”晋王诧异道：“高颀怎会触怒了皇后，司马从何得知？”张衡道：“殿下原未知道。昨日臣得都中宫内李总监的来书，述及皇后为了高颀目皇后为一妇女，甚为痛恨云云。殿下趁此机会最是相宜了。”晋王闻言，好生快活，便道：“高颀那厮，真是死在头上了。”当下即书了一封密函，遣使送至宫中，暗呈独孤皇后。

独孤见是爱子的密函，急忙拆开阅毕，便对来使道：“回复晋王，叫他放心供职，有我在世，决不使他难堪。”来使衔命而返，独孤却暗谋中伤高颀的策儿。恰巧有天高颀的姬人，生了一个儿子。隋主很是替他欢喜，独孤却是不悦。隋主便问何故，独孤皇后愀然道：“高颀正人，却曾说谎欺主。”隋主更是诧异道：“爱卿此言，从何而来？”独孤皇后道：“难道圣上忘怀了，数月以前，高颀的妻子，因病身亡。当时臣妾尝进言圣上，因高仆射年将老了，蓦地失去了妻子，似觉难堪，故劝圣上代为续娶。圣上即召仆射进宫，与他说明，他却道年已老了，退朝后只是诵经独宿，不愿再纳继室的了。当时妾与圣上，还赞许称贤。怎的自称诵经独宿的高仆射，如今又报姬人生子。明明先时的不愿续娶，颀实心灵爱宠姬，便不惜面欺圣上，岂不是吗？今诈情已见，圣上还须留意。往后的话儿，不可深信的了。”隋主听说，恍然的道：“不是爱卿提及，朕倒忘怀了。如此说来，朕倒又想起一件事来。宜阳公王世积生前，不是和他很是交好，后来王世积谋叛，人言他与世积实有通叛情事。朕躬却未深信，并未将他加罪，只将世积杀死，如今却是可疑了。他与太子，似觉也有通同的嫌疑。朕屡次向他询问废立的事儿，他终是回护太子，争着不宜，谅他定有私意存在。”独孤听了，正中心怀，便道：“圣上明见万里，太子纵情声色，全不像储君的体统，臣妾正因此故，日夜的焦急，常思与其贻误了将来的大事，还是早日废去的好了。”隋主点头道：“朕躬自有主意。”

到了明日早朝，隋主便命有司，复验王世积旧案。有司已知上意所在，谓高颀确有通叛嫌疑，遂罢去高颀左仆射的职分，以公爵就第。这消息传到

了扬州晋王广那里，虽是欣喜，还觉不十分痛快。复由张衡设计，阴贿颍吏袁谅，上诉诬称颍子表仁，劝慰其父，尝有昔司马仲达，托疾不朝，卒有天下，父今遇此，安知不是塞翁失马，因祸得福的话儿。隋主得书大怒，即拘颍至内史省讯问，便以莫须有的罪名，革去颍的爵位，废为庶民。晋王广闻知高颍免官，又少了一个对头，谋夺东宫的心肠，更是热烈。又与张衡商议道：“司马前言欲废东宫，先须除去高颍，如今高颍免官，司马要再思推翻太子的妙计了。”张衡道：“臣下才智有限，当荐一人与殿下商议废立的妙计，此人即是安州总管宇文述，足智多谋，通权达变。殿下何不将他奏调过来，与他秘密商议。”晋王即奏上一表，调宇文述为寿州刺史。隋主怎知用意，便即批准。

宇文述受调南来，顺道经过广陵，便进谒晋王广。广即设了盛宴，殷勤款待，酒至席半，晋王广屏去了左右，径离座向宇文述跪下，述慌忙还礼，扶广起立道：“殿下屈尊施礼，定有见教，述虽不才，原供驱策。”广佯作凄然道：“长兄勇，正位东宫，夙图加害，尚因父皇母后，见怜愚蠢，格外垂怜。只是父皇春秋已高，一旦不测，东宫继登大宝，我即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敢求先生代筹妙计。”述道：“殿下不须忧急，皇太子久失了圣上欢心，日来废立的风闻，传遍都下。殿下德久闻，人臣共誉。将来的入承正统，除了殿下，还有何人？”晋王广道：“虽有废立的传闻，却无事实发现，还恐日久生变。”述道：“殿下所见，却也不错，废立大事，实不易言。从今之计，必须要一个亲信大臣，从中怂恿，方可成功大事。朝中诸臣之中，目下最得圣上亲信的，要推杨素为第一了。殿下与素可有交谊？”晋王广皱眉道：“向不往还，恐他未肯允相助。”述道：“事倒不难，述与大理寺少卿杨约相善，约为杨素的亲弟，杨仆射事必与谋，深信其言，愿入朝京师，乘间语约，替殿下效力好了。”广大喜过望，当下取出不少的金宝，令述携带入关，以便使用。

原来杨约生性甚贪，只须歛他厚利，不怕他跳出了圈套。所以宇文述一到长安，便去访约，老友重逢，当然格外的欢喜。述先将珍玩送了几件给杨约，约好不快活，当下开筵接风，放怀畅饮，尽兴始散。到了明日，杨约却去复拜宇文述，述便设了盛筵，款待杨约。约见席面上所用的陈设，尽是奇巧异常。即如一杯一箸，亦皆雕刻玲珑。小子早已说过的了，杨约原是个贪夫，见了这些珍奇的物品，不禁馋涎欲滴，且饮且赏，不忍释手。宇文述即道：“述愿与公掷卢博彩，即将这些东西，作为赌彩可好？”杨约连声说好，便与述共博。述佯作不胜，一些古玩，全输给了杨约。约虽是心中暗喜，只因赢得太多了，面上不好意思全取，想要推让，却又不舍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便流露了为难的神色。

宇文述何等机巧，早已窥破了杨约的心事，知是进言的时候了。即附在杨约的耳上，语了半晌。杨约大喜道：“敢不从命。”遂更盏重酌。杨约洒落欢肠，不觉酩酊。宇文述又命作乐佐酒，笙簧并奏声中，却有一对柔若无骨，轻若飞燕的美人翩跹舞出。杨约惺松了睡眼，望着两个美人作舞。只见有时如穿花蛱蝶，有时若戏水鸳鸯，舞袖轻翻，飘飘欲仙。杨约不禁看出了神儿，宇文述举杯邀他饮酒，他兀是不觉。宇文述笑道：“公亦醉翁之意不在酒了。”杨约闻言，方知自己出了神儿，不禁面红，匆促间又将酒杯倾倒，窘态毕露。宇文述便唤道：“阿云、芸儿，你们不必再舞了，快与杨公把盏。”两个美人，便停了舞势，径至席前，替杨约整了杯箸斟酒献上。述指了一个

身稍颀长的道：“她是阿云，”指了眉间生有一痣的道：“此是芸儿，公且评上一评，哪个较佳。”杨约乘醉言道：“莺肥燕瘦，花好月圆，各有一番佳妙，难分高下了。”宇文述含笑：“即以二人赠公可好？”杨约免不得推辞一番，方始谢受。又饮了一回，杨约已是玉山倾倒，便由阿云、芸儿扶入里面安息。待到杨约酒醒，已是过了未刻。杨约急忙起身，便欲告辞。宇文述尚欲留他饮酒，杨约笑道：“今日受赐已多，改日再来相扰。”宇文述即不坚留，但道：“所托的事情，还望我公极力。”杨约点头道：“公请放怀，必有相报。”宇文述相送杨约出外，即将一切珍玩，连同阿云、芸儿，遣人送至杨约府第，杨约也不再客气，一一收下。

到了翌日，便去见杨素，却佯作愁眉不展的形状。素睹约面色有异，便问所以，约道：“弟与兄长，同执朝政，已有多年，朝臣给我们所屈辱的，不在少数，只缘圣上恩眷，不敢攻讦，尚不足虑。东宫辄因纵欲被阻，时刻切齿于兄，一旦继承大宝，至亲有云定馨，宫僚有唐令则，政见未必与兄相合，我们兄弟，便有朝不保暮的危险了。为此原因，深自纳闷不乐。”杨素也不禁失色道：“如此奈何？”杨约假意沉吟了一回道：“趁早从事，事或有济。”杨素忙问如何，约道：“今皇太子，失爱慈圣，闻有废黜之意，谅来兄也窥悉。”杨素拈须点头道：“正以太子将废，或恐发生不测，不利你我。”约道：“为今之计，不如我兄弟伺得机会，请立晋王。晋王受宠甚深，必得济事，因时立功，晋王定必感念不忘，就得避危趋安，富贵即可永保了。”素大喜道：“弟言大佳，我却想不到此，赖汝有此计策，我便进行好了。”约又道：“现在皇后所言，圣上无有不纳。我兄最佳，早候机会，得便进言，若至日久生变，祸且不测，不要说是富贵了。”杨素道：“这是自然，我自理会得。皇后素信我言，此事还不十分艰难。”约见素已允，便告别了出外，即报知了宇文述，述也报告了晋王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杨素听了杨约的言语，便怀了鬼胎，一意的只想乘间进言，偏是无机可乘，一连数日，好不纳闷。杨约又日来催问，累得杨素坐卧不宁，饮食无味。也是合当有事，该是太子勇的晦星照临。这天隋主早朝退后，百官正在纷纷散退的当子，忽有一个内侍，高传隋主的谕言，召杨素入宫饮宴。素好不欣幸，今天却可了我的心事了，便随了内侍进宫。正是：

准备莲花翻妙舌，杀人自古不须刀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有口铄金东宫废立 无凭妖梦郿国伤儿

话说杨素奉召入宫，见了隋主和独孤皇后，侍宴宫中，酒过数巡，隋主和杨素相论国事，隋主道：“自晋已来，偏安江左，中原一片干净土，竟被众胡割据沾污，累得生灵涂炭，不暇安居乐业。三百余年来，四五朝帝皇，都不能统一南北，澄清天下。不想朕躬，却上托祖上余福，下得众材相助，竟扫清了寰宇，统一南北，未始不是一件快事。”杨素便道：“圣上以神武英材，统一中原，如今治至雍雍，万民乐业，竟颂圣主。人生事业，到此真是极顶了。”隋主尽了杯酒，忽的微喟道：“朕躬至此，却已臻至极顶，只是后嗣如何，倒也未能逆料。”杨素即乘机道：“圣上洪福齐天，晋王贤良出众，得此后嗣，尚有何事不足？或因东宫未能膺寄重任，故令圣上不足吗？”隋主被杨素道着了心事，更是怏怏不快起来。独孤皇后便也乘间发言，顾杨素道：“公不愧为识途的老马，能知晋王的贤良，东宫的失德。”杨素接着道：“老臣本不应在宴席上面，任意评太子的是非，实因近日东宫的荒淫酒色，益发使臣不安。”独孤皇后愤愤的道：“睨地伐（太子勇小名）宠爱姬人，猜忌骨肉，专狎群小，荒嬉无度，真不像个人君的样子，哪有阿摩（晋王广小名）仁孝贤良，倒是一个有作为的孩子。”

小子写到此处，却要将晋王广的小名，为什么要题阿摩两字，表白一番。原来广将生时，独孤皇后却梦见金龙一条，突然从自己身上飞出。初时甚小，渐飞渐大，直飞到半空中，足有十来丈长短，张牙舞爪，盘旋空中。忽地一阵狂风陡起，将金龙吹到地上，跌断了龙尾，竟变成了牛样大小的一个老鼠，细看了不像鼠子。独孤不觉惊醒，霎时腹痛临盆，竟产下了广，却生得丰颐广额，一表不俗。独孤甚是欢喜，到了三朝，便翻隋主题名，又将产前的异梦说了。隋主听了，仔细想了一回，似觉不大吉利，只是不便说出，乐得让独孤欢喜。却道卿梦金龙飞舞半空，当有摩云的志向，不妨小名叫做阿摩。此儿生得眉开额阔，可取名为广，这便是晋王广小名的由来。

闲言少语，书归正传。且说隋主见杨素与独孤皇后两个，异口同声的道太子失德，内外交讷，隋主便动了废立的念儿。只是此时还不肯说出口来，心中却懊恼万分，连饮酒也没有兴致了。杨素便即谢宴告退。回到府第。没多时候，已有宫中内侍，奉了独孤皇后的密命，赐金给杨素，杨素也乐得拜受。从此杨素与独孤两个，内外伺察太子过失，得间即向隋主报告，隋主便决了废立的主意。宫廷内外，都知了废立的消息，传到东宫，太子勇方觉着慌。闻知新丰王富易，善于天文，能占吉凶，便遣人召至东宫，暗卜吉凶。富易道：“近日太白袭太阴，白虹贯东宫门，均与太子不利，还须慎防。”太子勇听了，更觉着急万分，便和一般宫僚集议方法，却由邹文腾、唐令则、元淹等人，引入了巫覡，做出了种种厌禳术。这个消息，又被人探听了去，报告了独孤皇后，当晚隋主便也闻悉。即召杨素进宫，命他至东宫探看虚实。

阅者试想隋主命杨素探看虚实，还会以实报虚的吗？当下杨素到了东宫，闻悉太子勇并不在宫，却在后花园中，杨素好生诧异。原来太子勇又不知听了何人的捣鬼，在后园设有一个庶人村，盖造了几间茅舍，十分的卑小湫隘，勇却食宿在内，身上的穿得又是褴褛万分，晚间睡在草荐上面，用作厌禳的魔术，真是无谓到了极点。杨素到了后园，园门跟首却有人把守，不让杨素入园。杨素便取出名刺，叫把门的递到里面。太子勇见是杨素的名刺，慌忙更换好了衣冠，才命相请，哪知杨素进了园中，故意东看一回花草，西

看一回亭台，只是捱延不去。太子勇等候了多时，不禁着恼起来，待到杨素徐行入见，勇原是胸无城府的人，见了杨素，便怒形于色道：“公姗姗来迟，究居何意？皇上虽欲将我废立，此时究竟尚未实行，你莫自恃功高，便不把我放在眼里。”杨素佯作失惊道：“老臣该死，进了园中，一因年迈，脚步迟了些，二因贪看了园中景色，因此有劳殿下久候。还念老朽可怜，恕罪一遭。”勇冷笑道：“说得倒好，你来此作甚？”杨素又假意微叹道：“皇上不知听信了谁的谗言，竟欲废立东宫。老臣素知殿下，仁德无亏，好生不平，今日特来安慰殿下的。”太子勇听了，认作杨素真心好意，不免言语之中，露出怨愤。杨素听在耳中，记明肚里，回到宫中，见了隋主，便一一说了出来，少不得添枝添叶，加上些油酱。隋主大怒，便在成德殿上，召集了百官诸亲，引勇列在殿庭，宣诏废勇，勇即免冠再拜道：“幸蒙哀怜，得全性命。”说着泪如雨下，良久始去。隋主又下诏将唐令则、邹文腾、夏侯福、元淹、肖子宝、元旻、何竦七人，一并弃市。妻妾子孙，没入宫庭。过了数日，即立晋王广为太子，进杨素为左仆射，苏威为右仆射，又改开皇二十一年为仁寿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又是一番气象。有事便长，无事即短。到了明年的八月中秋晚上，独孤皇后便一病去世，年未五十。隋主好不伤感，治办丧仪，一切不题。

且说隋主自从独孤后，便在后宫佳丽之中，挑选出两个美人，一个陈氏，便是陈叔宝的最小的妹子，前已表过。一个蔡氏，也是在陈宫没入的，生得娇小玲珑，一貌如花。隋主得了二人，作为晚景的娱乐。不久便封陈氏为宣华夫人，蔡氏为容华夫人，同承雨露，各沾深恩。宣华夫人却是更得隋主的欢心。从此隋主日日欢宴，时时歌笑，比了独孤皇后在时，放浪了不少。只是隋主究竟是个开国的皇帝，并不贪欢忘了国家大事，百官章奏，俱须自己一一详览，常至深夜始毕。

这一夜正在灯下披览本章，不觉困倦，便隐几暂息，竟自睡去。内侍们却不敢惊动，只得屏息而待。哪知隋主已是入了梦境，立身在长安城上，四面闲眺，却发见城上三株大树，树顶上面，结果累累，好不繁盛。隋主暗地惊疑，怎的城墙上面，会有果树。正在疑惑之间，耳边忽听得水声响亮，向城下一看，只见波浪滚滚，不觉片刻工夫，已是高高城齐。隋主吃惊不小，正想奔走，蓦地水势已是涌了过来。隋主心下着慌，大叫一声，猛然惊醒，原是一场恶梦。不禁心头纳罕，凝神思索了一回，觉得梦中光景，不像是个吉兆。洪水淹没了都城，莫非有水灾发生，却也不见得。又思索了半晌，猛的想起一个念儿，不要此梦，应在人的姓名上面，或有姓名中带着水旁的人，将来为家国的祸水？便细细的思索，朝中诸臣，可有水旁姓名的臣下。却想到朝中有个老臣郿国公李浑，原系陈朝的勋旧，陈亡降隋，仍袭郿国公原爵。一个“浑”字，军旁着水，封爵又为郿公，郿与城同，正合了大水淹城的梦。并且军为兵象，不要此人便是祸水。但是李浑年龄已是很老，又不掌什么兵权，干不出大事，除非应在他的子孙身上，也未可知。便命一内侍，急速出宫，调查郿国公李浑共有几个儿子，叫什么名字，内侍奉命而去。不多时候，便来复命。李浑长子已死，只存一个幼子，小名叫做洪儿。隋主听了洪儿两字，越发的惊疑了。暗想梦中城上有树，树上结果，树即是木，果乃木的结子，木子两个字，相合即成一个李字。今李浑幼子的小名，恰好又是洪水的洪字，更和梦象相合。此子将来，定与国家不利，须要趁早除去，以绝后患。隋主即下了一道手敕，命四个内侍，赍了鸩酒，到郿国公府第，命李洪儿饮

鸩。

内侍奉命前去，到了邴国公府第，已是子夜过后，李浑家人，俱已深入梦乡。内侍叫开了门，道是奉敕到此，家人哪敢待慢，赶忙接入里面，一边报知主人。李浑哪知祸从天上来，只是黄昏半夜，中使突来，也是甚为惊疑，急即起身出外。内侍见了邴国公，便将隋主手敕，交与李浑。浑拆开看了，不禁面如土色，忙问内侍道：“圣上的敕谕上面，并未说出因何赐死，敢问中使知道其中原因吗？”一个内侍正色道：“天意高深，下人怎敢窥测，只知奉命前来，赐死李洪儿。其他并不知情。此刻圣上正候小的们复命，事难久延。李洪儿何在，公爷速速交出，俾得遵命行事。”李浑迫于君命，不得不从。可怜洪儿从被中拽出来，便给四个内侍，灌下了鸩酒。待到洪儿一命呜呼，内侍回宫复命，隋主方始安心睡去。过了数日，隋主以梦杀人的消息，已是传遍了都中，人人都道隋主残忍，监察御史房彦谦的儿子玄龄，亦谓其父道：“今上本无功德，全凭诈术取天下，目前虽是承平，其败却是不久。”彦谦点头叹道：“汝言甚有见地，自太子勇中谗被废，晋王广正位东宫，勾通了杨素，如今又在阴害蜀王了。骨肉相残，君臣忌刻，享国怎能久远。”

阅者要知房彦谦所说的蜀王，便是隋主的第四个儿子杨秀。秀年未弱冠，即多须髯，容貌甚是壮伟，更兼胆力过人，目光如电，声若洪钟。只是生性率直，毫无城府，独孤皇后生前，隋主尝对她道：“四儿将来，朕看他不得善终。朕在尚可无虑，至兄弟当国时，必起叛心。”当时独孤皇后却未置一词。入后隋主便命秀镇蜀，秀到了益州治所，宫室车服，都奢侈逾制，僭拟天子。后被隋主闻悉，尝下诏切责，秀终是置若罔闻，不肯稍改。及太子勇遭谗被废，晋王广立为东宫，秀本与广不睦，闻悉之后，意甚不平。广亦防秀有变，乃与杨素商计道：“蜀王素性骄横。不甘低首下人，圣上有命，他也时时相违，如今闻立位东宫，他必不服。圣上在世，他未必即敢生变，要是圣上归天以后，他必为我们的对头。我的意思还是先下手为强，趁早将他剪除，免得后日受累。公的意下，不知如何？”杨素道：“殿下所见不错，我们还是早早设法为妙。”两人的意见既是相合，利害又是相关，起了伤人的念儿，便即从事进行。正是：

祸福相关同利害，机谋暗使最难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虎口庆余生幸遇壮士 蓬门惊绝艳欣赏清蔬

话说太子广与杨素商议，阴谋蜀王。蜀王秀却在益州治所，正大兴土木，建造一所应天宫。宫中的布置，说不尽的富丽奢华。秀与宠姬芮莲娘，每日在宫作乐。那个芮姬，原是益州人氏，得山川灵秀的气化，生得清姿异众，雅淡宜人。其父芮大年，本以打猎度日，两臂有千斤的蛮力，善使一柄纯钢点铁叉。更有一种绝技，能一掌发三枝毒箭，百发百中。所以他在山中打猎，所得最高。有天竟连毙三虎，震惊一州，便称他为芮三虎。

那一天，大年的打猎工作，已是告毕。见夕阳西落，山下的人家，已是炊烟四起。他肩了钢叉，叉上挂了不少的雉兔獐獾，兴匆匆的取道回家。一阵晚风过处，他的听觉，何等灵敏，在风声里面，听见有微微的呼救声。他四下一打量，却看不见什么，他便放下了钢叉，猿登在一棵大树上，向四处察看。看到西山湾角，却见一个大山虫，正在追赶一个骑马的人儿。大年急忙翻身下树，将叉头上的东西，向树枝上一挂，两足一紧，洒开大步，连窜带跳，向西山湾角跑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只见迎面马上，伏着一个少年，全身打扮，恰像个官家公子，面上已是失色，冠斜发乱，情形十分狼狈，口中狂呼救命。大年便道：“公子休慌。”话声未绝，马儿才过，一只焦黄大虫，已是赶到面前。大年猛喝一声：“孽畜休要伤人！”宛如晴空起了个霹雳，声震山谷。那只大虫，也似吃了一惊，四脚略停，大年早已一个箭步，窜到大虫跟前，举起钢叉，猛的向大虫的面门上叉去。好大虫，头儿一侧，叉便落空，大虫便身子一伏，后爪在地上略点，一个虎势，扑向大年身侧，两个前爪，对准大年的肩头扑上。大年霍地身子一蹿，大虫爪子落空，身子便向前一蹿，险些攒了一跤。忙将叉柄向上一支，大虫已向背后扑上。两只前爪，搭向大年肩头，只着半寸，大年来不及避让，只将头儿一侧，拎起钢叉，向后倒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恰巧大虫张开了大口，两个前爪，搭到了大年的肩头，猛不防大年的钢叉，已到面前，刺个正着。大虫的一个眼珠，恰好给钢叉刺着。大年已是回转身躯，钢叉一紧，那大虫吃了痛苦，猛吼一声，狠命的向大年扑去。大年毫不慌张，钢叉一举，道声着，已是刺进了大虫的咽喉。叉来得厉害，任凭大虫凶猛，也是吃受不下，倒地乱滚，直滚得尘土飞扬，鲜血四溅。大年识得大虫性儿，尽让它在地乱滚，大年兀是躲在一旁。此刻那个马上少年，在大年和大虫猛斗时，他已勒住了马缰，停骑观看。如今见大虫被大年刺伤在地，便高呼道：“壮士何不再送它几叉，结果了它的性命？”大年摇头含笑道：“不必了，少停它自会毙命，不用多费气力。”果然不到片刻工夫，那只大虫，已是滚尽了筋力，浑身血污的僵在地上。大年笑对少年道：“如何？你须记下，凡是大虫，在受了重伤的当子，此时它的凶厉，最是勇猛，你若想去结果它的性命，它也会奋不顾身，和人拼命，势儿格外的凶猛，一不小心，便要着了它的道儿。反不如躲在一旁，任它翻滚，等到筋疲力尽，自会死去。”

大年说毕，少年已是翻身下马，向大年称谢道：“多蒙壮士相救，不知壮士姓甚名谁？”大年道：“小可便是芮大年。”少年吃惊道：“壮士即是芮大年，人称芮三虎的是不是？”大年微笑道：“正是小可。”少年喜悦道：“怪不得有这般神力。”大年转问少年姓名，少年道：“我即是此州的蜀王杨秀。”大年听说，慌忙下拜道：“原来是大王，山民不识虎颜，还望见恕。”秀双手相扶道：“壮士不必多礼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大年爬了起来，便

道大王怎会孤身入山，不带护卫，险些遭了虎口。秀道：“今天饭后无事，偶动了游猎的念儿，便率了十二名卫士，入山打猎，起初倒也很觉有味，不料有一只野兔子，窜过我的马前，我便张弓引矢，一箭射去，正中野兔后股，却带箭而逃。我便纵马追赶，始与卫士们相散。当时追了一回，兔儿逃得无影无踪，我却迷了路径。正在寻路当子，猛的腥风过处，半山里窜出了那个大虫，慌得我带马便逃，幸遇壮士相救。”大年看了秀马一眼道：“大王骑的那匹马是一匹名驹。假使换了一匹凡马，它见了大虫，早已尿粪直流，浑身瘫化的了，休想再好骑了逃走。”秀点头道：“壮士眼力不错，此马乃是关外所献，能日行千里的神骑。”这时大年见天色快要暗下来了，便对秀道：“山民茅舍，离此不远，大王不嫌荒芜，敢请去休息一回，进些酒食，待山民送大王回府不迟。”秀想这倒使得，本来身子很觉疲乏，腹中也觉饥饿，便点头道：“又要相扰了。”大年见秀允许，甚是欣悦，便拽了那个死大虫，和秀一同取道回家。又将先前挂在那棵大树上的东西取了，挂在叉头，大踏步出山。

不多时候，大年指了前面的几间屋子道：“那边便是山民居处。”秀抬头看时，见是一连三间屋子，望上去还不十分卑小。却见一间屋子门首，似有一个女子站着，待到走近上前，果是一个年轻的少女。虽是山家装束，朴素不华，只是天生风韵，不同凡艳，另有一种动人爱慕的能力。那个女子见秀走近，便转身退入了里边。大年却哈哈笑道：“莲儿不必怕羞，快同你母出来见贵客。”大年一壁说，一壁请秀走入屋中。秀借了灯光，细看屋中，都见四边壁上，俱是各种兽皮，高高悬起，屋角又倚着几柄枪刀。大年笑道：“山村荒舍，得大王的虎驾降临，真是蓬荜生辉了。”这时大年好不忙碌，一面说，一面揩抹坐椅，请秀坐下，两个眼珠，却射向了内室。见他的妻女，兀是还不出来，他便走进里面。不多一回，秀见他带了两个人儿走出，一个便是先前的少女，一个却是三十多岁的妇女。她们一同走到秀的面前，向下拜倒，秀急道：“不必多礼，快快起来。”大年便指了妇女道：“她是拙妻左氏。”指了少女道：“她是小女莲娘，一十六岁了，还是娇痴不解事。”大年说毕，她们母女两个，转身退下。大年又道：“快些，你们去办些酒菜。”秀却痴痴的望了莲娘走入里面，才道：“壮士不必多费，随便弄些好了。”大年笑道：“山野之间，哪有什么奇珍异味，给大王受用，还不是一些野味罢了。”秀听了便也一笑。

不多时候，莲娘和左氏搬出了一盘兔肉，一盘雉腿，一盘牛脯，一盘鸡子，热气腾腾的盛在桌上。又捧出了一瓦罐的酒儿，排了两副杯筷，大年便请秀上坐。秀只贪看莲娘的秀色，便道：“大娘和小姐，也请同来饮些。”大年忙道：“她们怎好陪坐，越发要亵渎大王了。”秀道：“壮士不必过谦，我的生性，最恨繁文缛节，将人束得不能自由。壮士乃是我的恩人，更谈不到什么亵渎，快请大娘和小姐，来此同饮。要再推辞，我反过意不去了。”大年原是个直爽的人，哪知秀的用意，当下便走进里面说了，要她们娘女两个，出来陪饮。左氏原是无妨，莲娘却娇痴着不肯出去。大年做好做歹，哄了良久，才算低头勉允，一同走出。大年便坐在左首，左氏在右面坐下，莲娘坐在下首，正与秀对面。秀好不开怀，本来腹中早已饥饿，加了艳色当前，更觉酒菜有味，狼吞虎咽，毫不客气。莲娘偷窥秀面，见他眉目倒甚清秀，只是颌下的统颊浓髯，好不可厌。又见他吃得十分有趣，小女儿娇痴，原是不识什么，便格的一笑。秀不觉面红过颊，心上却甚是欢喜。左氏即暗暗的

使了个眼色，阻止莲娘。大年却用话儿岔开。

饮到中间，四盘菜肴，已是将完，左氏便道：“待妾前去煮菜，大王慢慢的请用。”秀道：“大娘不必了，我已吃得醉饱。”莲娘却也站起身道：“大王不必过谦，待妾烧一粗菜，待大王下酒。”秀见莲娘肯替他烧上菜来，再也不肯推辞，唯唯的应道：“有劳小姐。”莲娘便微微一笑，和左氏一同入内。大年见女儿竟会待客，甚是喜悦，便对秀道：“小女平日待人，再也不肯多说话儿，今天见了大王，却肯如此，足见大王的和蔼感人。”秀听了大年的话儿，更是心花怒放，暗想那个小女子，志趣倒也高傲，她明明有意垂爱，我不能辜负了她的好心。当下便打算了一回，始对大年道：“此番我的性命，全凭壮士相救，又蒙盛情款待，我意相请壮士，到我那里，屈就一个侍卫领军。虽说不是高官厚爵，强过山中辛苦。我也好和壮士，朝夕相见，不知壮士可能见允。”大年扑翻虎躯道：“大王恩赐，山民怎好推辞。”秀见他允从，即忙扶起道：“我非报壮士大恩，略表寸心罢了。”

这时莲娘和左氏，已将煮就的菜肴，搬了出来，一盘生炒鸡腿，一盘笋蔬。大年见了，笑对秀道：“两味菜儿，俱是小女自命不凡的佳品，大王一试如何？”秀听说是莲娘亲煮的菜儿，忙举箸大嚼，连声赞道：“鸡腿生嫩有味，笋蔬清香可口，我山珍海味食得多了，哪里及得上两菜的风味，我真口福不浅了。”秀且言且吃，筷如雨下，片刻之间，两盘菜儿，宛似风卷残云，不知去向。莲娘见秀吃得有味，连声赞美，不禁芳心暗喜，脉脉含情，便道：“大王不嫌粗粝，待妾再去煮来。”慌得秀双手连摇道：“不消了，不消了，委实不是客气，肚子里面，已是装得结结实实。”秀一面说着，一面装着摩揉肚子。莲娘见了，险些又要笑出来，好容易极力忍住。大年却将他做侍卫领军的事，说给她们母女听了。左氏和莲娘，便也下拜称谢，好生欢喜。左氏便道：“大王即是不用酒了，还请用些饭儿。”秀摇头道：“不能吃了。”莲娘道：“不妨进些薄粥。”秀点头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莲娘便去弄了些粥菜，盛上薄粥。秀正待食时，猛听得马嘶人喊，卷来一片喧声，室中诸人同吃了一惊。正是：

山村风光原不恶，底事偏来惊客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施笼络殷勤折节 逼悔婚咤叱凌人

话说蜀王秀正待食粥的时候，猛听得人声马嘶，一片喧闹。左氏慌道：“莫非有人前来打劫？”大年哼的一声道：“谁敢太岁头上动土。”莲娘却道：“大王的马和父亲的死虎，都在门外，不要给人盗了去。”一语提醒了大年，霍地离座，倒拖钢叉，向外便走，秀也随后出去。到了门外，坐骑死虎，依旧存在。那时人声马驰的声儿，仍是不绝于耳，却不见踪迹在哪里。大年笑对秀道：“山村夜静，回声更是传得清楚。那一片人马的声音，正不知远在哪儿，不干我们的事，里面去了。”秀正待回身进去的时候，蓦见东首起了一片火光，人马的声音，也自那边传出，似向这面过来，渐渐相近，火光分明。定睛看时，一片的灯笼火把。大年指着前面失声道：“那盏大擎灯上面，不是标着蜀王府三字，定是他们来找大王了。”秀这时也已看清，前面第一匹马上的人，便是蜀王府长史马隆，接后的是司录章若水等一行人。秀便高声喊道：“卿等快来，我在这里。”那边的人，听见了秀的呼声，不禁齐声欢呼道：“殿下有了。”不多时蜀王府人员，都已到了大年门首。马隆章若水见过了秀，马隆便道：“殿下怎会到了此地，寻得我们好苦。”秀即将遇虎的事，说了一遍，众人方始明白。章若水道：“山乡僻地，不是殿下所宜久留的地方，就请即速回府了，并免王妃担忧。”秀道：“即是卿等不至此间，我也要芮壮士伴回了。”秀对大年道：“如今我要回去，壮士还是今晚一同前去，还是明日再来？”大年道：“家事稍须料理，一准明日来府。”秀便在衣袋中，取出了两颗明珠，交与大年道：“两颗珠子，给了汝女收下。”大年急急称谢，又唤莲娘出外谢过。秀便跨上马前，由一行人拥护着回去。秀几次在马上回头，只见莲娘的俊目，也射在他的身上，直到马儿转弯，秀竟若有所失，随众而归，不题。

且说大年也直待望不见了秀影，方始进内。一宿无话。到了明天，大年将家事嘱托了左氏，便一肩行李，欣然离家，取道王府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已是到了王府门前。大年卸下行李，向把门的卫士拱了拱手道：“敢烦速报大王，道芮大年请见。”那个卫士听说，慌忙施礼道：“原来是芮将军，殿下早已咨照，将军到时，便请相见。”大年听说，心中好不欢喜，即欲将行李提了入内，早已抢过一名卫士道：“行李有小的代劳，将军请先行。”大年便随了把门的卫士，向内进去。

到了蜀王秀的内居处，卫士便请大年稍待，他先进内禀报。不多时，那个卫士高揭垂帘，说了声请，大年便整一整衣冠，踏步入室。早见蜀王秀满面的笑容，坐在虎皮交椅上，略抬身子道：“壮士此刻才来，我已相候好久。”大年抢上一步，倒身下拜道：“只因家事羁迟，还望大王恕罪。”秀扶大年起立道：“卿的行李何在？”大年道已由一个卫士军接去，不知安向哪里。秀便命人将大年的行李，安置宿卫军住所，遂又命设宴。不一回工夫，酒席安排就绪，秀便邀大年饮酒，大年慌道：“小人怎敢当得。”秀道：“卿不须谦逊，今日的小饮，略报昨夕的盛情。”大年方始谢坐。秀又召长史马隆，司录章若水，博士吴梦熊，司马金见珍，一同宴饮，尽欢而止。从此大年便在蜀王府里，充当侍卫领军，蜀王不时召饮，甚加宠爱，大年好不欣慰。

时光迅速，匆匆又是一月。大年告假暂归，一视妻女，秀也允许，大年便锦袍骏马，欣欣回去。比了来时一肩行李的光景，大不相同。他到了家中，左氏和莲娘见了，自然格外快活。莲娘却道：“自从父亲去后，大王不时的

遣人送回钱米绸绢。”大年惊讶道：“我却并没知道，大王这般见爱，我必誓死相报。”过了数天，大年又别了妻女，回到王府，向秀道谢。秀却温语相加，又设酒同饮，至醉而散。大年感激万分。

一日，蜀王秀招了司录章若水入室密谈。约有一个时辰，若水才欣然出外。这天晚上，若水便在他的寝室里面，设下盛宴，命人相请大年饮酒。大年好不疑惑，若水虽是会过几面，却并不是深交，怎的忽来相请饮酒。继而一想，也许他见我受宠甚深，便要借此联络，这也是一种常情，不足为奇，便欣然前往。若水殷勤款待，酒过三巡，若水笑道：“将军的神力，真是出众，殿下尝将将军打死虎时的情形，对我详道，令我听了咋舌，将军真是天人了。”大年度道：“只是一些蛮力罢了，何足称道。”若水替大年斟满了酒儿道：“将军有几位公子？”大年不禁微叹道：“只有一个小女莲娘。”若水接口道：“莫非上次殿下临去的时候，出外拜谢的那一位女公子？”大年点头道：“便是此女。”若水啧啧称赞道：“端庄流利，兼而有之。将军虽无公子，也已足慰了。只须拣一个乘龙佳婿，将来半子之靠，岂不甚好。不知女公子受了茶没有？”大年度道：“已在前年春上，也是一家猎户，叫做邢寿仪的，他的儿子平国，定了我的女儿。”若水听了，不由一惊，当下不露声色，又替大年斟满了酒道：“不是若水狂言，如女公子这般的温婉，足偶后妃也有余，如今却配与山村猎户，不免可惜了，若在昔时，将军固是门户相当，定了鸳盟，目下却觉不相称了。”大年听了，好不惭愧，低了头儿，默默无语。

若水见大年听了他的话儿，并不发怒，只是羞愧的意思，便心下一宽，明知尚是可动，便又笑对大年度道：“依我看来，将军不如趁早悔婚，不是我酒后大言，定为将军择一坦腹快婿。”大年见若水竟叫他悔婚，不觉面上现了愠色。若水何等机灵，即趋至大年跟前，附耳与语道：“将军莫怪若水唐突，殿下垂爱将军女公子，特遣若水说亲。今闻女公子早已受茶，若水替将军可惜，便不辞冒昧，相劝将军，退去了邢家的茶礼，和殿下结了朱陈。将军虽是不图富贵，女公子却所得天人，不致辱没了。”

大年听了若水的话，又是喜悦，又是愁闷。喜的是蜀王有意，愁的是悔婚可羞，便不禁露了踌躇的神色。若水见大年心动，又道：“将军再也不须迟疑，依若水看来，竟允了殿下好了，若怕邢家一面作难，不须将军费心，若水自能代劳，替将军理料清楚。只要将军说出，曾受邢家多少财礼，并允上一声，准将女公子下嫁殿下便了。”大年沉吟了一回，便向若水打了一拱道：“全仗章公大力，邢家那面，只受二十两白银，两张虎皮。”大年说毕，已是羞得两颊通红，若水却堆笑道贺。当下两人又饮了一回酒，大年便起立告辞。若水道：“且慢，还得问将军一声，那邢家的住处，却在哪儿，还望说明。”大年度道：“在锦鸡山下面，一连五间瓦房，门前有一棵大槐树的便是。”若水点头道：“锦鸡山离此不远，明天去一遭，事便完了。”大年度道谢了一声，返归己处不题。

若水即去报知了蜀王秀，秀甚是欣喜，便赏了若水黄金百两，另取黄金三十两，交与若水，嘱他交给邢家，作为退婚的茶礼。若水谢赏退回。一宵易过，又是天明，若水进过了早膳，便率了十二名侍卫，怀下了三十两黄金，分骑十三匹马儿，一同取道锦鸡山。路原不多，片刻工夫，早已到了锦鸡山脚，沿山过去，便寻到了邢家门前。一棵大槐树，足有十抱粗细。若水等翻身下马，已惊动了邢家的人，出外观看。若水便上前相问：“此处可是邢寿

仪家？”便有一个四十相近，猎户装束的人，抱拳道：“小人即是邢寿仪，敢问长官，何事见寻？”若水见寿仪紫膛色的脸儿，粗眉大目，身材倒也十分雄壮，即含笑道：“足下便是邢壮士，下官为蜀王府的人员，奉了蜀王的敕命，有话与壮士相谈。此间不是谈话的所在，还须借坐。”

寿仪怀了疑讶，请若水到了室中坐下，献过清茶。若水便道：“此来不因他事，壮士的令郎，是不是配那芮大年的女儿芮莲娘？”寿仪道正是。若水道：“壮士有所不知，如今芮大年做了蜀王府的侍卫领军，已将其女莲娘献与蜀王，做了妃嫔。蜀王念壮士非比大户人家，因此特命下官到此，带来黄金三十两，给与壮士，另替令郎配婚。”若水说到此处，便从怀里取出了黄金，陈在几上道：“即请壮士收了，将芮家的婚帖，给了下官，好让复命蜀王。”

寿仪听了，只气得目定口呆，一句话都答不上来。蓦地屋外一声怒吼，窜进了一个精壮少年，年约十八九岁，一身猎户装束，面色微黄，生得两道浓眉，一双虎目，阔嘴巨鼻，两耳前招，到了里面，将陈在几上的三十两黄金，一起掳在地下，瞋目对若水道：“没有这么容易。芮大年胆敢悔婚，献媚蜀王，晓得邢平国不是好惹的人，甘受这般欺侮。你若识得好歹的，赶快离了此地，再要多语，我便要对你不起了。”

若水听了他的话儿，已知便是寿仪的儿子平国，便冷笑道：“我不和你多言多语。”若水一边说，一边走到门外，袍袖一扬，门外十二个侍卫，一个个刀儿出鞘，冲进了室中。平国说声来得好，便在屋角，提了一柄浑铁枪，准备厮杀。究竟寿仪上了岁数，知道一动手，祸便闹得大了，赶忙喝住平国，一面对若水道：“长官休要动怒，一切都由小人作主，遵命便了。”若水见寿仪允许，即也呼住了侍卫，退立两旁。寿仪才对平国道：“不识轻重的畜生，你有几个头儿，敢和王爷反对，你不要活命，我却还要活上两年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除了芮家女儿，便没有女子好娶不成。还不替我滚了出去。”平国才气愤愤的走出。寿仪便进内取了芮家婚帖，交给若水，又从地上拾起三十两黄金，交还若水道：“这个仍请长官带回，小人不敢领此重赐，替小人拜谢蜀王。”若水道：“这是偿还壮士的茶礼，何必客气。”若水说着，便和侍卫们走出。寿仪随后跟出，定要交还若水，若水哪里肯收。只见寿仪冷笑了两声，扑通一声响，三十两黄金，已掳进门前的山涧里面。若水只要婚帖到手，别的再也不管，径跨上马背而去。只听见平国在后骂道：“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做了个王爷，便好强占人家的妻子不成？”正是：

佳人已归沙碛利，义士今无古押衙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匕光箭影大闹蜀王府 肝摧肠断夜走陕西城

话说若水取得了邢家的婚帖，便回到蜀王府，将婚帖交与芮大年，又报知了蜀王秀。秀慰劳了若水一番。隔了一天，大年恐防莲娘母女在家，不要受了邢家父子暗算，便禀知了秀，回家接取莲娘和左氏。秀自然允许。大年回到家中，说明了所以，左氏当然欢喜，莲娘更是不必说。一个猎户，换了个王爷，有什么不足，便一同收拾应用的物件，整整忙了一天，才得就绪，当夜就一同进了蜀王府中。秀早已命人安排了房舍，给莲娘、左氏居住。大年等搬入新屋，见布置得十分精致，喜得莲娘心花怒放。大年便道：“你们既然到了此地，也得大王面前叩谢一遭。”莲娘倒觉娇羞起来，兀是不肯，好容易给左氏说肯了，才低了头儿，随大年夫妇俩，走入秀的室中盈盈下拜，怯生生的唤了声大王。秀多时不见了莲娘，觉得格外的可爱，忙笑扶她起立。莲娘已是羞得粉颊通红，只是垂倒了头儿，不敢向秀看上一眼。秀也知她含羞，不忍教她难受，便道：“今天你们也乏了，早些去安息。”莲娘好似逢了大赦，急急告辞，回转了己室。左氏笑着道：“这番第二次相见，倒比第一番脸嫩了，往后你和大王会面的日子，正好要多，难道你终是羞人答答不成？”大年听着，扑哧一笑，对左氏道：“你也不用多费心，她日后还怕做人不来。”莲娘见两老一吹一唱的打趣她，不禁噘起了小嘴生气。左氏见她恼了，便道：“认真呢，我们莲儿是乖灵的，将来大王的宠爱，是不消说了。我们两个的终身，是有靠了。还须讨讨她的喜欢，不要恼怒了她，可不是玩的。”左氏一番话，说得莲娘也笑了出来。

当下无话。过了三天，蜀王秀便幸了莲娘，说不尽的旖旎风光，百般爱好。过了这一晚，蜀王府中大开宴会，召饮群僚，好不热闹。正在开怀畅饮的时候，忽的殿角上面，窜下一个人，浑身短装束，手中执了一把三寸多长的匕首，亮晶晶的耀人眼睛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已是一个箭步，径奔蜀王席前。侍卫们齐喊一声拿刺客，那刺客的匕首，直向蜀王咽喉刺去。秀要避让，却已不及。只见慌乱之中，血光冒处，突闻一声惨呼，便有人倒地。众人定睛看时，蜀王秀却痴坐在上面，面如土色。再看那个刺客，已是倒地身死。众人好生诧异，怎的刺客反会死了！却见芮大年奔过来道：“这个小畜生，真是胆大包天，敢来行刺殿下，给我赏了他三枝毒箭，休想再会活命。”众人方始明白，都赞大年好本领。

原来大年见刺客来得突然，一时来不及相阻，幸亏他的职分，原是保卫蜀王的，所以他的暗器，也时刻在身，防备不测。此刻见事急了，便手儿一扬，三箭齐出。这种毒箭，只要中了一下，已是致命有余，刺客却中了三箭，哪里还会活命。这时蜀王秀惊魂稍定，即道“可有余党”，一话提醒了众人，忙分头查看，一时闹得十分紧张。大年见殿上人已不多，便轻轻的对蜀王秀道：“刺客便是那邢平国。”秀却没有仔细，便道：“邢平国是谁，他与我有什么仇恨？”大年道：“便是小女退婚的邢家儿子。”秀方始大悟：“原来是他，你且不要声张。”大年点头道：“我自理会得。”这时章若水也走近前来，看了平国的尸身，正待惊呼出来，大年暗使一个眼色，若水便止住。

且说众人忙乱的查看了一回，却没有同党，便进殿复命。秀即命将刺客尸身搬了出去，又对大年、若水两人道：“二公随我去。”三人便一同走入密室。若水却先自开言道：“那平国原是个胆泼，上回去退婚的那天，便险些闹出祸儿，想不到今晚还来送死。”秀却问大年：“邢家还有多少人

口？”大年屈指算道：“还有平国的父亲寿仪，母亲屈氏、姊姊英玉、幼弟平功、寿仪的兄弟寿民、弟媳袁氏、侄儿纪元、侄女翠儿，一共尚有八人。”秀正色道：“并不是我的心肠歹毒，原是他们自来缠扰。我要免去往后的麻烦。章公你可率领三十名侍卫，乘夜杀入邢家，将他们一家杀死，不准走漏一人。”大年听了，好生不忍，只是又不便劝阻。若水却沉吟了一回道：“依臣看来，此事还须秘密，我们前去，不能够明目张胆，须要悄悄的乔扮了匪人，到那邢家行事。”秀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若水道：“万一给人瞧见，便要动疑。王府的侍卫，怎的将邢氏的全家杀死，他们犯了什么大罪？这个风声，传扬出去甚是不妙。”秀不禁点头道：“公言有理，一准依公的办法进行。只是事不宜迟，须在今晚赶毕。”

若水即便出了密室，悄悄的召集了三十名侍卫，改扮舒齐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从花园的侧门出外，径到锦鸡山下，邢家跟首，一声呐喊，打破了门儿，杀进里面。可怜邢家的人，才从梦中惊醒，一个个做了刀头之鬼。若水检点被杀的尸身，只有七具，却少了一个，仔细思索，大年所说的邢家人口，计有四男四女，此刻却只有四男三女，少了一名女口。若水对众人道：“还好，只要男口不走漏就是，女口是不妨碍的。并且谁也不会知道，邢家一家谁人杀死。”当下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若水索性命侍卫们四面点上一把火，顷刻之间，邢家的五间瓦屋，一卷而空。七个人的尸身，便也化在火窟。若水回去复命，只说尽行杀死，将缺少一名女口的事儿，并不题及，蜀王秀甚是安心。哪知棋错一着，满盘皆输，绝大的风波，便起在缺少的女口身上。

原来，没有被杀的女口，即是寿仪的女儿英玉，今年十六岁，生性伶俐，胆力过人，也会几手拳脚。这天晚上，恰巧白天到了舅舅屈申家中。屈申的妻子吕氏，十分的宝爱英玉，便留住了她，要她玩上几天，才许回去，因此没有遭劫。到了明天的天色未明，屈家的人尚在梦中，突被大门上的一片打声惊醒。屈申披衣下床，出外开了门儿，只见人奔进，面色慌张，额上的汗珠直流。屈申定睛看时，原来也是一个熟识的人，叫做毕已清的便是，在蜀王府中当名侍卫。屈申见他神色有异，急问道：“毕大哥有甚急事，怎的这般光景？”已清却推上门儿，喘息道：“你的外甥女儿，可在府上？”屈申道：“可是英玉，难道他家中发生了祸事不成？”已清道：“一些也不错，他们都已完结了。”已清说着，泪儿早已滚了出来。屈申听了，好不着慌，忙问所以，已清道：“昨天晚上，王府中大开宴会，哪知邢大哥的儿子平国，忽来行刺，却给那个悔婚的狗贼芮大年，用暗箭伤了他的性命。不知怎的，殿下便命章司录，率领了三十名侍卫，将邢大哥一家杀死，放火烧了房屋。当时我并不在场，过后有个戚义年，他是我的好友，也是三十个中的一个，便悄悄的告知了我，他道还走漏了一个女口。我便问他，杀死的女口，还是年老年小，他道年老的有两个，年小的有一个。我又问他年小的一个，大约有多大年龄，他道小哩，只有七八岁光景。我便知邢大哥的女儿，却保全了，只是不知她在哪里。晚上兀是睡不稳，想到天明，才想到了你，便急急赶来，问上一声，究竟在不在？”

已清说完，屈申已是泪流满颊，哽咽着道：“英玉还是昨天来的，毕大哥你且坐一下。”屈申便回到里面，英玉兀是睡在被中，还未醒来，屈申便推醒了她，她睁开眼儿，见他舅父泪流满面，急道：“舅父作什么？”屈申道：“英玉，我替你说了，你也不必悲伤，事儿已到如此地步，也无法可想的了。”英玉知道不妙，忙道：“究竟什么事，舅父快些说了。”屈申的妻

子吕氏，也着急在一旁。屈申明知也遮瞒不了，便硬了头皮道：“方才来敲门的人，便是和你父亲结义的毕大哥。”英玉接口道：“可是已清叔父，他来作甚？”屈申点了点头，便一口气说了出来。英玉一声惨呼，顿时晕了过去。吕氏一壁揩抹鼻涕眼泪，一壁替英玉扣人中，摩胸口，闹了一阵，英玉才哇的一声，哭醒了过来，禁不住号啕大哭。好容易劝止了哭声，英玉便要回去，到火烧场里捡收尸骨。屈申忙道：“你哪里还能出面，不是枉送了性命。你一家尸骨，自有我和毕大哥料理，你不用担心。”屈申说着，重又走到了外面，和毕已清商议捡收尸骨的问题。两人便决定了夜间悄悄的前去，最为妥当。这也不须细表。

隔了三天，屈申清晨起来，便不见了英玉踪迹，却在枕上发现了一封留下的书信。上面写的是要替一家惨死的人，立志报仇，橱中白银十锭，暂取作为使用等语。屈申好不着慌，对吕氏道：“这个孩子，太也冒昧了，像她一个年轻小女子，要达到报仇的目的，谈何容易。她哥哥平国，尚且死在他的手里，莫说是她了。此番出去，定是凶多吉少，我们也顾她不来了。”吕氏道：“只求皇天保佑，神佛有灵，让她平安无事最好。”屈申摇头道：“哪里能够。”

不顾他们夫妻俩言论，且说英玉取了十锭白银，在晚上悄悄的脱离了屈家。原来她早已打定了主意，明知自己势单力薄，要在益州地面报仇，万万不能成功，白白送了性命，还是赶到长安，拼了一死，到皇帝驾前呼冤，虽不能扳倒蜀王，那贪图富贵的芮家父女，终须吃上一刀，也好泄了这口冤气。因此她离了舅父家中，便想取道至长安。只是从未出过远门，不知出门人的苦况，她又是一个年轻的女儿家，出来的时候，又在半夜过后，竟连东西南北也不认识了。英玉不禁着慌起来。也是事有凑巧，恰有一批来买药材的客商，贪赶路程，错过了旅店，横竖一共有十四个人，他们索性不停脚的走一夜了。经过那处时，英玉正在进退两难，见这般人来，便不顾一切，上前问他们上哪儿去的。那般药材客商，吃了一惊，怎的山村半夜，出现了一个年轻少女。便有一个年纪稍老的陈客人答道：“回到陕西去的。”英玉听说，顿刻喜上眉梢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寻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巧相逢冤家路狭 恶手段亲兄谋深

话说英玉听说那般药材商人，竟是也到陕西去的，她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双膝跪倒，泪流满颊道：“难女邢英玉，也是要上陕西长安探亲去的。只是不知路径，敬求你们带了难女，一同去可好，所有应用的舟车盘费，难女自行拨付好了，决不连累诸位。”那般药材客人听说，面面相觑了一回，就中有一个人道：“我们都是男子，并没有家眷带行，要是带了会同去，路上甚是不便，你还是另想别法的好。”众人也随声附和，独有陈客人却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，要到陕西长安探亲，你家中还有谁人，怎会让你一个年轻女子出门？”英玉道：“不瞒诸位说，难女原是此间人，父母已是双亡的了，寄居在舅父家里。只因不堪舅母的虐待，因此逃了出来，要到长安叔父那里栖身。万望诸位见怜，带了难女去可好？”陈客人便对众人道：“怪可怜的，让她跟我们去也不妨，横竖盘费，她自己有的，又不要我们破费。讲到男女一层，只要各人尊重就是。”众人见陈客人肯了，便也无可无不可的应了下来。英玉好生欢喜，在地上叩了个头儿，道谢了一声，径随了一般药材客人，连夜赶路。经过一番跋涉，便由陈客人送到了长安城里。陈客人一想，好人索性做到了底，便问英玉道：“你可知道你的叔父，住在哪一门的。”英玉方始将她的真话，说了出来。陈客人又惊又喜，十分的起敬，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只好客寓里安身了，再慢慢进行你的正事。”当下领了英玉，在南门大街上的一家平安客寓住下。

陈客人倒也是个古道热心肠的人，他见英玉这般年轻，有这们志气胆力，便不忍丢下了她自行回去，便也借了一个铺位，替她打听告御状的手续。英玉自是感谢不尽。她见陈客人年纪已是四十开外了，便拜他做了个义父。陈客人竟也欣然的允许了。越发打点了精神，替英玉想法。

这天陈客人在街上行走，迎面来了一个人，招呼他道：“陈老板，你好哇，几时到长安来的，上哪儿去？”陈客人抬头看时，原来是从小相识的一个老友，他乡遇故知，格外欢喜，便道：“原来是你，好久不见了。”说着两人走进了一家酒店落座，那人问陈客人道：“老板生意好哇，这回销了多少货？”陈客人道：“不是来销货的。”那人诧异道：“不来销货，有甚事到此长安地面？”陈客人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那人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再巧也没有。”陈客人见这般光景，有些费解。那人却移座上前，附耳和陈客人说了一回，陈客人的面上，早堆满了笑容，不住的点头，连声说好。他们两个，匆匆饮毕，会了酒钞，那人道，一准明天过来好了。陈客人拱了拱手道：“全凭大力。”那人已是头也不回的去。陈客人兴匆匆回到平安客寓，见了英玉道：“如今好了，恭喜我儿，你的大仇，立刻便要伸雪了。”英玉忙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陈客人道：“方才我在街上，遇见了一个多年不会面的老友，他姓马，单名一个琼宇。现在皇帝驾前第一个最得宠信的越国公、左仆射杨相国杨素老大人那里，充当一名亲随，甚得杨素信任。他和我在酒肆里面饮酒，我将你的事情，说给他听了，他却哈哈笑道：‘再巧也没有。’我儿你可知道为了何故？原来现在的太子杨广，正和杨素商议，想个法子，推倒了你的仇人蜀王杨秀。前天杨素和太子商议了多时，却没有商议出一个方法，我的朋友却听得甚是分明。如今听了你谈起的事情，恰是蜀王的不法行为，不是绝大的一个把柄。他约我明天早上，带了会同到越国公府第，去见杨相国，你便好将你的冤情诉出，还怕蜀王不跌翻给你看，报了你的大仇。”

英玉听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只是想到了一家惨死，虽能报了大仇，已是人死不能复生，又不免伤心下泪。陈客人安慰了她一回，便一同吃了些晚膳，就想早些安睡，准备明天一早起身。

正在这个当子，陈客人忽见寓里的伙计，带了一个人走进，正是那个马琼，便叫英玉上前见过，叫了声叔父。马琼打量了英玉一眼，啧啧的道：“好一个孝女，有这般志气。”英玉接口道：“全凭叔父大力，替难女伸雪。”马琼对陈客人道：“我便为此事来的。我和你酒肆分别，回到府第，见过相爷，就将此事禀了上去。相爷即带了我同至东宫，见了太子，将此事说明。太子十分起敬邢小姐，当下和相国密议了一回。相爷回到府中，即打发我到此地，接取邢小姐到相府安身，相爷还须仔细的盘问一番邢小姐，好预备奏本。小姐只敢放心前去便了。现在外面，有小轿相接，此地寓费，我已咨照了帐房，向相府领取。陈老板你也住到那面去好了。”英玉和陈客人，各自欢喜，便收拾了一切，走到外面，英玉坐上了小轿，陈客人和马琼，在后面跟随行走。

不到片刻工夫，已是到了越国公府第。门前歇了轿儿，英玉出轿，随了马琼，走进里面。马琼却叫陈客人在门房坐一下，才和英玉到了内堂。问知相国在东房等候，便到了那面。英玉见了杨素，急忙跪伏在地。杨素却含笑道：“你且起来。”英玉遵命立起，看那杨相国，生得好一副相貌，银盘般脸，两道霜毫，威棱起角，一双虎目，奕奕有神。天庭饱满，地角丰隆，颌下银髯飘拂，越显得精神旺健。这时杨素也端详邢英玉，只见她浑身缟素，微蹙春山，泪痕留颊，容颜憔悴，不禁暗暗点头，便道：“你的冤状，我已大略知道，只是还不十分详尽。你此刻可将一切经过，细细说来。”英玉便婉婉转转的说出。说到一家惨死的时候，不禁声音哽咽，泪如雨下。英玉说毕，又拜倒地上道：“万望相国替难女伸冤，来生当犬马图报。”杨素点头道：“你快起来，不要悲伤。我敬你小小年纪，能有这般孝心，却也难能，你尽可安心，暂在此地安息数天，我替你奏本伸冤好了。”当下杨素说毕，又将有关系的人名，重问了一遍，用笔录下，计有芮大年、芮莲娘、章若水、毕已清、戚义年五人，才命使女送英玉到内房安息。杨素便在灯下写了奏本，罗列了蜀王的罪状，准备一本参倒。因此这一道本章，足足费了杨素两个时辰，方始告毕。那时已过酉刻，杨素却不即安息，袖了本章，乘夜到了东宫，将奏本交与太子广过目，可有不妥的去处。太子广看了一遍道：“依此甚佳，不必改动了。”杨素方始告辞回府，自去安息，一宿无话。

到了天明，杨素袖了奏本，到了殿庭。隋主上朝坐定，百官出呼朝见。杨素便呈上奏本。隋主见相国有本启奏，便先取阅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即问杨素道：“邢英玉现在何处？”杨素道：“暂由老臣收留家中。”隋主便命内侍，到杨素府中，传到了邢英玉，亲自问讯一番，便命退下。即下手敕，飞召蜀王秀还都。另下一道敕令，遣了中使，将芮大年、芮莲娘、章若水、毕已清、戚义年五人，押解长安，听候讯问。

两道煌煌敕令下去，中使昼夜赶程，毫不停留，到了益州蜀王府，秀接了隋主手敕，好不惊慌。中使又向秀索取五人，带回复命。当下秀急召群僚相议。章若水第一个道：“圣上此次突然见召，定是中了谗言，殿下若遵召前去，深恐凶多吉少，还是不去为佳。”若水话声未毕，已是恼了一人，大声言道：“章公的话儿错了，君皇有召，须不待驾而行，方是正理，怎好抗命不往，不是变了畏罪情虚，存心反背。既使皇上中了谗言，究竟和殿下有

父子之情，只须返都直言伸说，也许无罪相加。若依了章公的话儿，反使逸臣有藉口了。公因朝廷的敕传，恐遭不测，便不惜使殿下负个逆名，藉图免去不成？”若水听了，好不惭愧。

众人看那发言的那人，原是司马金见珍，都觉见珍的见解不错，即同声附和，劝秀应召。秀无可如何，只得进都。一面又交出了芮大年、芮莲娘、章若水、毕已清、戚义年五人，由中使带都，一路不用细表，蜀王和中使已是到了长安。

秀见了隋主，隋主怒容满面，不与秀多言，即命将芮大年等人，速同蜀王秀，一并付诸法司。命杨素、苏威、牛弘、柳述细细按治。太子广闻知秀付了法司，心中说不尽的欣慰，外面却又装出爱弟神情，邀同诸王进宫，见了隋主，广道：“四弟因贪色小过，触怒了父皇，还望宽恕四弟一遭，任他悔过。”隋主勃然道：“前次秦王糜费，我以父道相责，如今秀蠹害生民，草菅人命，我当以君道处治。汝等弟兄，各自修好，不必多言，我非严惩不可。”太子广才佯作悻悻而退。

到了明早朝，杨素复奏道：“按治得实，邢英玉并未虚言。”隋主大怒，竟命斩秀市中。群臣大骇，跪伏殿廷，代为乞免。隋主怒气稍息，便命先将芮大年、芮莲娘、章若水三人斩首，毕已清、戚义年无干开释。邢英玉代父雪冤，其志可嘉，着赏黄金五百两，彩绢一千匹，每岁赐禄五十石，以酬其孝。秀仍付法司收押。

太子广深恐隋主日久心慈，赦了蜀王，便又同作木偶，上面刻了隋主及汉王杨谅的姓名，下面又署上数语道：“请九天神圣，速遣神兵，收取杨坚、杨谅神魂云云。”又将木偶缚手钉心，命人埋在华山下面。一面示知杨素，叫他发掘，作为罪证。杨素又道秀妄造图讖，时谓京师妖异，蜀地祯祥。又矫草檄文底稿，中有逆臣贼子，专弄权威，当即日整师问罪等话，一并列入奏本，连同伪证，上呈隋主。试想隋主见了，怎不要震怒，便拍案连声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种不肖的子孙。”即令废秀为庶人，幽闭内侍省，不准与妻孥相见。开府仪同三司庆整进谏道：“庶人勇即废，秦王已死，圣上后嗣不多，如何屡加严谴。且蜀王性甚褊急，今被重责，或且不顾生全，也是可虑。”隋主大怒道：“你再敢多言，便先割了你的舌头。”吓得庆整不敢出声，余人也不敢进谏，太子广便又少了一个心腹之患。正是：

煮豆燃箕何太忍，阿摩泉性本天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三十三回 画蛾眉宫中生雅谑 保花蕊席前发谗言

话说隋主盛怒之下，将蜀王秀废为庶人，过后思量，不免也有些后悔，只是要顾全自己的尊严起见，不便再行赦免，省得给朝臣窃笑，只好顾不来父子的情分了。但是心中终觉纳闷，退朝之后，不时的长吁短叹，百无聊赖。宣华夫人见了这般光景，深恐他忧思成疾，便含笑上前道：“春光正在绚烂的时候，皇上国事辛劳，心神烦闷，何不到仁寿宫去，玩赏一回明媚的春景。”隋主本是深宠宣华夫人，又兼心头却也不舒，仁寿宫去散散心，甚是使得，便点点头道：“爱卿也须同去。”宣华夫人道：“那是不消说的，贱妾理当侍奉左右，就是容华夫人，皇上也可召她同去，热闹一些，岂不是格外有趣。”隋主道：“卿言有理。”便命一个宫女，去召容华夫人到来。宣华夫人却打点春装，重整云鬓。隋主坐在一旁，看她薄施朱粉，淡扫蛾眉，越显得风姿绰约，不觉看得呆了。宣华夫人在宝镜里面，瞧见了隋主的神情，便回过娇躯，向隋主笑道：“皇上，你看贱妾的眉儿，描得可有深浅？”隋主笑孜孜的走近宣华夫人身边，仔细向她的脸上端详了一回，拈起画笔，替宣华夫人的右眉上，轻轻画了一笔道：“这样深浅便相同了。”恰巧容华夫人，应召到了里面，隋主正出了神儿，一些没有觉得。宣华夫人也是痴憨憨微仰粉脸，没有瞧见。容华夫人不禁格的一笑道：“好个风流天子。”隋主回过头来，却见容华夫人娇滴滴的含了一团喜色，一身装束，却是浓艳动人，另有一番风韵。隋主便笑道：“卿倒来了，她还没有修饰舒齐。”隋主一边说，一边走近容华身前，将手中的画笔一扬道：“卿的双眉，怎的也有浓淡，待朕替你画过。”容华娇笑道：“圣上要是替贱妾画坏了，我可要不依。”隋主也笑道：“好好凭卿处罚就是。”宣华接口道：“容华夫人，要是圣上真个画坏了，夫人怎生处罚？”容华道：“愚妹自有处罚的法儿，待圣上犯了再说。”

隋主听了容华的话儿，便存心戏弄她，故意将她的眉儿，画成一长一短，一浅一深。宣华在一旁看了，一张樱桃小口，笑得合不上来，拿了一柄小铜镜，授给容华夫人道：“夫人你可照一照镜儿，皇上替你画的眉儿，真是别有风流了。”容华早觉隋主画的当子，已在存心戏弄，明知画坏了的，却假作不知，任凭隋主画去。此刻却受了宣华的小铜镜，举镜一照，便即娇嗔道：“画坏了，画坏了，皇上可不能抵赖，须得受贱妾的处罚。”隋主原是故意画坏了的，要看容华怎生处罚，急道：“依得依得，爱卿处罚的法儿，快快说了出来，朕躬决不抵赖。”容华笑道：“真的不成，皇上可不要着恼。”隋主道：“有言在先，怎会恼卿。”宣华夫人也道：“愚妹作个证人，夫人说出的处罚法儿，不准皇上不依可好。”隋主道：“证人也有了，容华好放心了。”容华才从隋主的手中，取过画笔道：“皇上画眉失韵，罪在所学未精，今姑念初犯，从轻处罚。待贱妾替圣上的眉儿，画成蛾眉，作为练习画眉的形式，以后不致再行误事，皇上可能依得？”宣华听了，笑道：“好新颖的罚则，皇上不能抵赖。”

隋主想不到容华的处罚，是这们一回事，不禁失笑道：“朕躬画上两道蛾眉，不是变成了巾帼。卿的处罚法儿，真是太觉新奇了。朕躬有言在先，怎好失信，卿便替朕画来。”容华便一面笑，一面将隋主的眉儿，微微的画弯了一些，将小铜镜执在手中道：“皇上请看，这般画法，岂不甚好。”隋主照了铜镜道：“爱卿妙笔一挥，朕躬竟添了三分妩媚。”容华和宣华听了，不禁同声失笑，一阵打趣，宣华夫人已是装束舒齐。容华夫人便泥着她道：

“愚妹的双眉，还得请夫人画过。”宣华故意笑道：“这样一长一短，一浅一深，也别有风流。依愚妹看来，竟不必改了。”容华却将巾儿沾湿，将眉上的画痕，揩抹干净，拿画笔塞入了宣华手中道：“快给愚妹画得好好的，一同游玩去了，不要耽误了大好春光。”宣华才笑了笑，给容华画成了柳叶双眉，掷笔道：“好了好了。”隋主便命宫女传谕，准备宫车。

不多时，宫女复命，请隋主登车。隋主便左手携了宣华，右手携了容华，一手一个，缓步出宫。容华笑道：“圣上的画眉，还是揩去了好，免得被人见了笑话。”宣华却道：“风流天子，小作游戏，原是不妨事的，何况画眉也不是俗事。依贱妾看来，任他眉儿弯弯好了，谁敢来笑话圣上。”隋主笑道：“宣华的话儿不错，容华不必多虑。”他们三人一边说笑，一边缓行，已是走出了宫门，坐上宫车，径向仁寿宫前去。马儿答答轮儿转，顷刻之间，已是到了仁寿宫前，他们三人车停走下。仁寿宫中的彩女内侍，闻知驾到，纷纷齐来出接。隋主到了里面坐定，恰已午刻相近，隋主即命排设午宴，不多时，筵席端整，山珍海味，堆满了筵上。隋主即命宣华、容华两夫人陪饮，金尊空处，红袖争添。隋主左顾右盼，满怀欣快，早已把一天的愁闷，消化净尽。

在这隋主心欢意得的时间，也是太子广开怀寻乐的当子。原来太子广推翻了蜀王秀，除去了一个后患，这时便在东宫里面，设了盛筵，宴请杨素，作为庆贺。杨素酒至半醺，掀髯笑道：“此次成功，全仗了一个小女子邢英玉，也算蜀王的命该如此。”太子广点头道：“此女现在哪里，我愿一见其人。”杨素道：“殿下若要见她，甚是容易。如今她留居在老臣家中，尚未回到原籍，只要命人到老臣家中，将她宣来好了。”太子广趁着酒兴，即命内侍到杨素家中，将邢英玉带入了东宫，来见太子。杨素便对英玉道：“上座的即是太子，你的得报大仇，殿下替你出力不少。”英玉急拜称谢。太子广见英玉生得倒也不恶，颇有七八分姿色，即温语呼她起立，一旁陪饮，英玉只得顺从。太子广便和她有意无意的谈笑，英玉好生含羞，怯生生的坐着，拈弄衣带，粉颊上面，早已是红侵鬓角。

杨素见太子广的一副神情，已知就里，他竟对广道：“此女贤孝，殿下若能怜，不妨收入了后宫，免的被俗人沾污，倒也可惜。”广听了杨素的凑趣话儿，不禁头儿一点，目视英玉而笑。英玉起先听了杨素的话儿，已是着急万分，还想太子不听杨素之言，如今见太子点头而笑，明明是允许的神情，急忙离座跪倒道：“贱妾仗殿下大力，报了冤仇，就是粉身碎骨，图报殿下，也是死而无怨的，莫说以蒲柳之质，侍奉殿下了。只是贱妾幼时，早已许婚于江姓，不能为了贪图一身安乐，便尔悔盟。且一家的惨遭屠杀，也因芮大年的悔婚而起，终致造成了种种不幸。贱妾万分寒心，更不愿再蹈覆辙，连累了殿下，愈加罪重。”英玉婉转陈词。太子广听了，虽觉不悦，只是英玉的言辞甚正，不便强逼，只好冷了此念，反点头称叹道：“卿真贤女，我怎敢相强，明日我当遣人护卿回去，早日归了江姓，以遂卿的心愿如何？”英玉听了，怎不欣喜，又叩头道谢。太子广又命内侍取了明珠十大粒，彩缎二十端，赐与英玉，教她回转越国公府第，收拾收拾，好待明日起程。英玉又欢欢喜喜的谢了赏，才回到杨素家中。

这时她的义父陈客人，也还留在杨相府，英玉便将此事告知了他。他不禁咋舌道：“好险好险，不是我儿会说话，那就难了。一入深宫，你我便不会相见了。”英玉悄悄的道：“女儿的心意，还不在此，倒是看那太子，实

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。义父你想，蜀王秀原是他的亲兄弟，他会助了女儿，将蜀王推翻，他的心肠，已是可见的了。女儿若是顺从了他，日后未必得到好结果，还是归了江姓的好了。”陈客人听了英玉的话儿，直喜的眉飞色舞，竖起了大拇指道：“好儿子，真着眼力，本来皇帝家的后妃，原比不上平民的妇女自由。女儿既是明天要回去了，我还留在此地作甚？”英玉道：“义父明天随了女儿，一同回益州住上几天可好？”陈客人道：“这回好久不做买卖，还得好好做番生意，不能再闲逛了。”英玉笑道：“女儿的事，都亏了义父一人，伸了冤仇不算，还得着了甚多的赏赐。义父原是做药材生意的，益州又是产药的所在，不妨伴了女儿，回到家乡地面，女儿拿出赏赐得着的金珠，给义父开设一家贩货店儿，岂不甚好。”陈客人道：“好是很好，我原也不甚放心，让你一个儿回去。虽说太子好意，遣人送你，我终觉不大安心。也好，就伴你走一遭。开设贩货店一层，到了那里再说。”

英玉见陈客人允了，自是欢喜，正要回进内房，收拾一切。陈客人却又呼住了她道：“我却想起来，你许婚的江家，是在哪里的，你丈夫的名字，你可知道？今年有多大年纪了？”英玉忽见陈客人问起这个，不禁面上一红道：“也是益州人氏，就在相离女儿的住处，十多里路途，有座牛嘴山，山脚下面便是。他的名儿，叫做上青，今年十九岁了，也是一个猎户。”陈客人点头道：“我的意思，待你到了益州，我便前去找他，替你们拣了个吉日，成好了家，我便放下心肠了。”英玉红着脸道：“这倒不须义父担心，女儿还有舅舅在着，他能替女儿作主的。”陈客人手拍脑袋道：“我真昏了，不错，你也替我说过的，还有个舅父屈申，舅母吕氏，甚是宝爱你的，还用不到我替你瞎操心。”陈客人说着，不禁失笑起来。英玉却也笑了笑，转入了里边。

过了一宵，太子广果真派了两个侍卫，来到杨素府中，护送英玉回去。英玉便拜辞了杨素，杨素也赏了她不少的金珠绢匹。英玉道谢出外，便同了陈客人，由两个侍卫护送登程。一路不必细表。到了益州家乡，便到舅父屈申家中，和舅母吕氏相见，不禁抱头大哭。屈申却款待陈客人，自有一番谈话，两个侍卫回去销差。后来英玉便和江上青成了婚姻，按下不题（江上青在往后书中，尚有一番事实，作者不得不将英玉的一番情形表出，暂行收束，阅者不要认作闲文）。却说隋宫之中，此刻却起了绝大的风波，正是：

莫道空中多楼阁，从来平地起风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离奇午梦梦醒又寻欢 温存子夜夜凉偏种病

话说发生了什么风波，且待小子慢慢说来。上回书中，不是隋主和宣华、容华二夫人，在仁寿宫同进午膳，却转写到太子广的一面，将英玉交待清楚，小子又要倒转笔儿，写到仁寿宫中来了。原来隋主进过了午膳，便和宣华、容华二夫人，在仁寿宫里面，各处闲游。到了千红万紫，触目芳菲的御园中，花气袭人，中人欲醉。一双双的蛱蝶，穿舞花丛，一声声的鸟语，婉转枝头。绿芊芊芳草，碧丝丝柳条，都能令人发生愉快的感念。隋主如醉如痴，由二夫人左右扶持了他，信步的走将前去，不觉的到了梅花别苑跟前。隋主猛抬头瞧见了一片梅林，不禁前情旧事，兜上了心头。想着了销魂一夕便成了永隔的尉迟贞，不禁站定了脚步，痴痴的发怔。宣华和容华两人，见了这般光景，好生疑惑，正待动问，隋主已微喟一声道：“尉迟贞死了，独孤皇后也死了。朕躬风烛残年，恐也不久的了。”宣华夫人见隋主说出不吉的语儿，急道：“圣上自有千秋，快快收拾了闲愁，不要伤怀，我们前面玩去，这里没甚可观。”宣华夫人一边说，一边向容华夫人使了个眼色，便不待隋主开言，竟挟持隋主，离开了梅花别苑，免得隋主触景生愁。

隋主究竟上了些年纪，不能多走。饭后这样的走了一回，已觉十分力乏，此刻又因感念前情，更觉无心游览，索然乏兴，便对宣华夫人道：“朕躬很是疲倦了。”容华夫人指了指前面的芙蓉轩道：“圣上既是觉得疲倦，那边也有榻儿，就到里面安息一回可好？”隋主点了点头，便走进了芙蓉轩中。容华、宣华二夫人，侍奉隋主登榻。隋主在午膳时候，本多饮几杯酒。再加上乏了力，一倒头便睡着了。

宣华和容华，便命宫女取来棋局。两个人悄悄的对着，作为消遣。哪知隋主却已入了梦境。梦中独个儿走出了东华门，只向冷僻的去处走着，迎面见一所破寺庙，红墙剥落，门户尘封，他便走到里面。蓦见正殿上有一个女尼，正低垂了头儿，端坐蒲团，他也不在其意。那儿女尼忽的抬起头儿道：“徒儿你来了，可还认识老身？”他吃了一惊，怎的破寺老尼，念呼自己，定睛仔细看时，原来就是师父蕃莲布，急忙双膝跪倒道：“想不到师父就在此间。弟子在十六岁那年，和师父分离了，何时不在怀念，及至统一了南北，也尝遣人寻访师父，满想图报昔年抚养的深恩，哪知终未如愿。此刻却好也，竟会亲身相逢，就请师父一同回去了。”只见蕃莲布摇头道：“徒儿，老尼昔日嘱咐你的言语，怎的全行忘怀了。”他听了此语，不禁模糊起来：师父可没有嘱咐什么话儿？蕃莲布见他迟疑的神色，便道：“莫近女色的一句话儿，难道记不起来？”他方始陡的忆着，不禁羞得满面通红，慌道：“弟子该死，竟背了师父的训语，从今当力图改悔了，还望师父见恕。”蕃莲布摇头叹息道：“太迟了，太迟了。”他听了师父的话儿，急道：“师父不准弟子悔罪不成？”蕃莲布道：“老尼也是无能为力，只是尚有一个法儿，还能解救，你可能依得？”他慌忙道：“只要师父嘱咐，弟子无有不依。”蕃莲布点头道：“只要看破红尘，剃发为僧。”他听说竟要叫他出家，顿时现出了为难面色。蕃莲布哈哈一笑道：“阿摩阿摩，彼岸难登的了。”说毕身子一晃，已是无影无踪。

他正惊疑的时间，忽闻娇滴滴的声音，在他身后道：“圣上来此，贱婢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”他回头瞧去，却是尉迟贞。竟忘了她已是死去，便含笑道：“好几天没与爱卿相见了。”即上前去携了尉迟贞的纤手，想要走

出。尉迟贞道：“圣上哪里去？”他道：“荒僻破寺，无甚好玩，我们回宫去了。”尉迟贞笑道：“圣上说些什么话，好好的梅花苑，怎说是荒僻破寺。无甚好玩？”他留神一瞧，真的已在梅花苑里面，不禁笑道：“朕躬敢是做梦不成。”尉迟贞道：“朗朗白日，哪里是做梦。”正在这当子，忽见独孤皇后满面怒容，走入了苑中，指着尉迟贞道：“你这淫荡的贱婢，又来迷惑圣躬了，还不随了我出去。”说着，便上前将尉迟贞扭住，竟头也不回的扯着去了。他恐尉迟贞受亏，赶忙放步追出，到了苑外，已不见她的踪迹。他好生纳闷，忽地有一阵娇呼救命的声音，远远送来，他一想不妙，定是独孤后拷打尉迟贞了。要想前去求情，又不知在哪里，一时救命的呼声，却越传越近。猛的抬头看时，只见宣华夫人，钗落发散、花容失色的在前逃着，后面却有一只牛般大的鼠子，在后追来。他便喊道：“宣华不必惊慌，有朕躬在此。”语声未毕，那只大鼠子，竟舍了宣华夫人，径向他扑来，欲待避让，已是不及，咽喉上面，被那大鼠子一口咬个正着，只觉痛澈心肺，大叫一声“痛死我了”，忽闻耳畔有人呼道：“圣上醒来！”他睁眼看时，却见宣华、容华二人，站立榻前，自己还是好端端的睡在芙蓉轩里，方知做了一个恶梦，心头还在怦怦乱跳。

宣华斟一杯香茗，授与隋主道：“圣上做了什么恶梦，在梦中大喊一声，贱妾手中的棋子，吓得跌落在地上，赶忙过来呼唤，圣上却也醒了。”隋主呷了几口茶，便将梦中的情形，说给二人听了。宣华夫人笑道：“这原是心记成梦，圣上方才在梅花苑受了感触，睡后便做出这个梦来了。”容华夫人也道：“白天的梦儿，更是作不来准的。”隋主心中虽是觉得奇异，梦儿甚是兀突，给两个美人一瞥解，早已丢在了一边，便翻身下榻。见桌上的棋局，还未收拾，便道：“二卿的一局未终，朕躬的梦儿却先已醒了。”宣华夫人笑道：“第三局快完了，此刻已是中时将近，圣上腹中可觉得饥饿，弄些点心充饥可好？”隋主道：“还是饮酒的好，即在此间设宴便了。”当下是宫女内侍，排好了筵席，隋主开怀畅饮，宣华、容华又是各献媚态，把个隋主迷得魂飞魄散。这一席酒，直吃到黄昏将近。

隋主酒后兴浓，便在芙蓉轩里，芙蓉帐中，赏了两朵白芙蓉。不禁骨软筋酥，瘫化在榻上，丝毫不能动弹。便是宣华和容华，恃了隋主宠爱，娇痴惯了，在榻上互相戏谑，闹作了一团。隋主只是望了她们痴笑。哪知春宵寒重，隋主已是被凉所侵。阅者试想年过花甲的隋主，酒后周旋了二美，还禁得风寒相侵？到了半夜过后，不觉得心烦口渴，身子像火一般发烧，兀是呻吟不置。宣华和容华，便着起慌来，即要召医诊治。却给隋主禁阻道：“朕躬只要发个寒热，并非什么急病，且待明天早上，召医不迟，何必黄昏半夜，声张出去，惊动了众人，认作朕躬怎样了，不免发生扰乱。”两个夫人听说，一想倒也不错，便睁了眼儿，等候天明，再也睡不着的了。好容易等到了曙色开明，召医诊治，宫中的随驾人员，才知圣躬不豫。便有人报知了东宫太子广，不多时候，在朝的王公，以及一般大臣，全都知道了隋主有疾，便纷纷的来到仁寿宫。太子广已是先到了一步，便率同众人，鱼贯而进，来到大宝殿上。原来芙蓉轩，便在大宝殿的后面，这时隋主也已知悉臣下前来探视，却命一个内侍出外，宣传口诏道：“朕躬偶感风寒，并无大病，朝事一切，暂由太子代理。着左仆射杨素，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柳述，相机辅理，此刻何须进谒，各退好了。”太子广与众人听了谕话，只得各行退出。

从此隋主万机暂卸，安心调养，在芙蓉轩里面，日夜由两个如花如玉的

宣华、容华二夫人，伺奉汤药。谁知两位夫人的汤药，侍奉得隋主的病儿，一天重似一天。一连三月，隋主已是骨瘦如柴，奄奄待毙。两位夫人虽是焦急万分，只也爱莫能助。此时却有一人，闻知隋主病状，暗里十分欢喜，只望隋主早早死去。阅者知道何人，便是枭獍成性的太子广。

原来广在独孤皇后病歿之后，他便贿通择地的上仪同三司肖吉。吉即择了泰陵的地域，胡奏隋主道：“卜年三千，卜世二百。”当时隋主面上虽道：“吉凶由人，修德能昌，墓兆的善恶，原是不相干的。”心中却深喜得了吉地，便从了肖吉的话儿，安葬了独孤皇后，不知已是坠入了计中。肖吉尝对知友言道：“不出四年，圣上必然归天，太子继主。只是太子嗣位，隋必亡国。我所奏的卜年三千，乃系三十，卜传二百，实只二传。你且记着，看我的话儿，将来可有应验。”后来果应了肖吉所言，太子广虽得早日继位，却已种了亡隋的根基，说也可叹。

闲文休多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太子广闻知了隋主病重，这天便和杨素、柳述、元岩三人，同至隋主寝榻前视疾。隋主正在神思恍惚的言道：“若使独孤尚在，朕躬也不致有此重疾了。”这也是隋主自悔的话儿。本来独孤在世，终不让隋主纵欲到这般光景。隋主此时懊悔，本已迟了。太子广听了他的话儿，心中默忖了一回，才呼了声“父皇”，隋主张目看了他一眼道：“汝倒来了，我已念了你好久。”广佯作愁容，语声又带了凄婉，问隋主的病状，隋主有气没力的说了数句。接着杨素、柳述、元岩三人，上前请安，隋主握了杨素的手儿，歔歔不止，自言凶多吉少的了。杨素等出言劝慰了一番。隋主却命太子广留居大宝殿，俾得侍奉，太子广遂与杨素等应命退出。广到了大宝殿上，便和杨素耳语了一回，杨素只是唯唯点头，方始出宫。从此广留居大宝殿中，明知隋主已是不久于人世，他早已囑令杨素，预先筹备即位的手续。所有两人往还的接洽，俱由书信上讨论一切。

这一天，也是合当有事。太子广偶因他事，离开了大宝殿，恰巧杨素遣人呈来一封密函，偏偏交给一个不解事的内侍手中。这个内侍，他想杨相国的来信，终是商议国家的大事，太子不在，呈与圣上过目，也是一样的。他竟将信儿呈进了芙蓉轩。隋主开封看着，险些一口气接不上来，顿时手足发抖。正是：

往日贤孝今何在，父未身亡子已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大宝殿孽冤相逢 芙蓉轩怒愤交加

话说隋主看了杨素寄与太子广的书信，怒气上冲。病中的人，怎禁得恼怒，不觉的气涌痰塞，喘息惊人，慌得宣华、容华两夫人，赶忙捶背的捶背，摩胸的摩胸，侍候了半个多的时辰，隋主方始渐渐的息了怒气，迷迷惘惘睡去。宣华夫人便对容华夫人道：“愚妹好几天侍候圣上，内衣污得不能穿了，趁此刻圣上睡熟，姊姊也在这里，愚妹更衣出去遭。”容华点头道：“姊姊只管自去，此刻有愚妹侍候，不必担心。”宣华便轻移莲步，出了芙蓉轩，转入大宝殿。

恰巧太子广回到殿中，闻知杨素曾有书信到来，却给内侍送入芙蓉轩，不觉万分着慌，便急匆匆的想到芙蓉轩探听消息，低着头儿，向内走去。猛听得“啊哟”一声，险些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急停了脚步，抬头看时，却是父皇宠妃宣华夫人。只见她粉面微红，怯生生的正待移步，广便倒身下拜道：“夫人且请缓行。”宣华夫人见太子跪遮去路，好生诧异，却娇滴滴的道：“殿下请起，有甚话儿见示？”太子惶悚起立道：“敢问夫人，方才杨仆射的来书，父皇可曾拆看？”宣华夫人道：“拆看的了，圣上还很生气，此刻觉睡着了，殿下往后，尚须谨慎才是。圣上春秋高了，又在病中，受不住气苦的。殿下也该明白，圣上为了宠爱殿下的缘故，不惜将太子勇废了，改立殿下。大宝的位儿，迟早终是殿下的，何必急急在一时，反伤了圣上的心呢？”宣华夫人婉转的一番话儿，太子广听了，只是唯唯称是，两个眼珠，却滴溜溜射在宣华身上，从头看到脚尖，再从脚尖看到头上，竟是越看越爱。宣华夫人见太子广的神色有异，便想走了，哪知太子广涎着脸道：“承蒙夫人关心，教训了一番，真使我心感万分，竟不知怎样报答夫人才好。”宣华急正颜道：“贱妾只因顾全圣上的病体，深恐殿下再有不知轻重的事情做出，发生了不测，各人没有利益，便斗胆说了几句话儿，原要殿下谨慎些，说不到报答两字。殿下出言吐语，还须仔细。”

宣华夫人原想说了这几句话，好叫太子难受，没意思便走了。哪里知道太子广见宣华说话时的一副娇模样，春山微蹙，秋水含波，雪嫩的双颊，轻轻涌上三分怒红，越发显得楚楚动人怜，怎肯轻易让宣华夫人走路，兀是拦在前面，身儿不动，依旧脸上堆满了笑容，轻轻的道：“夫人的话儿，原不会错，只是父皇风烛残年，也看得见的了。夫人所说的不测，还是替父皇着想，还是替我着想，还是夫人自己着想，尚须请夫人对答。”宣华夫人想不到太子广会如此惫赖，不禁愤愤的道：“替圣上着想便怎样，替殿下着想便怎样，替贱妾自己着想，又怎样？倒也要请教殿下对答。”广却不慌不忙的道：“夫人若是替父皇着想，那是最可笑了。父皇今年已是六十四岁的人了，病到这般光景，眼见是朝不保暮的了，夫人替他着想作甚？”宣华夫人听了只是冷笑不语。广仍得意的道：“要是夫人替我着想，那就对了，并且替我着想，也就是替夫人自己着想。”宣华不禁变色道：“殿下此语怎讲？”太子广道：“夫人冰雪聪明，难道还不知此中的妙解不成？”宣华凛然道：“生性愚笨，倒也不知什么是妙解。”广竟笑道：“夫人正在盛年，父皇一旦去世，夫人不替我着想，我却要替夫人着想了。”宣华不禁失色道：“殿下错了，贱妾忝为殿下的庶母，殿下怎的疯了，说出这种话来。要是给圣上知道，殿下的干系，可不小了。”广轩眉笑道：“夫人爱我，怎会使父皇得知。”

宣华夫人见太子广的话儿，越说越不对了，急想夺路而走。广竟动了欲

心，如天色胆，忘了尊卑礼仪，见殿上四下无人，他便伸手拽了宣华夫人的衣袖道：“夫人见怜了我，趁此刻圣上睡熟的当子，可依了我罢，我便立刻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”广不待夫人开口，竟要将宣华拽到侧殿的寝室里去。宣华见太子在这青天白日，竟敢逼污，真是又急又恨，一时偏挣不脱身，要是真个被他拽入了寝室，难免沾污了身子，幸得急中生智，慌道：“太子尊重，那边有人来了。”太子深恐给人瞧见不雅，慌将手儿一松。回头瞧时，哪里有什么人来，方知着了道儿。宣华夫人已是一溜烟的退入了芙蓉轩，面红耳热，鬓乱钗横，芳喘不止，香汗沁额。

容华见了这般光景，好生诧异，一瞧床上的隋主，兀是沉沉未醒。容华便悄悄问宣华夫人道：“姊姊为了甚事，这般慌张。”宣华见容华动问，不觉一阵伤心，两行珠泪，已是簌簌的夺眶而出。容华更加着急道：“端看姊姊为了何事，值得如此？”宣华哪里说得出口，便指了指隋主，只是摇头不语。哪知隋主恰巧醒转，一个翻身，便瞧见了宣华的满面泪痕，云鬓歪偏，金钗不整，容华又站在宣华的身畔，面上的神色，也是有异。宣华见隋主醒了，急忙背过身躯，揩抹泪痕，想隋主睡眠矇矓，未必已被瞧见。谁知隋主偏已瞧得清楚，见宣华背了身子拭泪，不觉动疑，便先呼容华走近床前，问她道：“宣华为了甚事，你可知道？”容华道：“贱妾也未明白。起初她见圣上睡去，她便出外更衣，此刻回来，却是面容异色，十分慌张。贱妾问她原因，她兀是摇头不语。为了甚事，贱妾也不知情。”隋主听了，才呼宣华走近床前，宣华的神色，更是惨淡异常。隋主便问道：“爱卿不须惊慌，有甚事儿，可明白奏来，受了谁人的委曲，朕躬自能替卿作主。”宣华却跪伏在床前道：“圣躬未获康宁，不能多受闲气，增加了不豫，贱妾怎能当得。且待圣上安康，再容贱妾奏知，也不为迟。”

隋主见宣华不肯明白说出，他原是善于猜疑的人，见了这般光景，怎肯不问个仔细。便逼着宣华夫人，定要说出原委。宣华兀是支支吾吾。隋主不禁动了真火，严声道：“宣华究竟有些什么心肠，你真要朕发怒不成？”宣华这时已是泪如泉涌，心烦意乱，见隋主逼问得紧了，才无可如何，哽咽着声儿，吐出了“太子无礼”四字，包括了一切难堪。隋主猛听得“太子无礼”四字，宛似当头受了重击，眼前金星乱晃，神经一阵模糊，便晕倒在床上。慌得宣华、容华二人，赶忙呼唤。闹了一阵，好容易隋主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腻痰，苏醒过来，拍床浩叹道：“阿摩太也荒唐，独孤误了我的大事了。”宣华夫人却含泪道：“圣躬保重要紧，此事不妨缓日再议。”隋主勃然道：“怎能缓得，朕躬的病儿，原是不望好的了。阿摩畜生，怎能付以大事。若不趁朕一息尚存的时间，将他废去，重立长儿勇为太子，只要朕一瞑不视，他更是肆无忌惮，任所欲为了。”宣华夫人道：“圣上明见，确为不错，只是且待一天，秘密进行好的。”隋主道：“一刻也不能缓了，快快替朕去召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柳述，和黄门侍郎元岩到来，朕有话面谕。”宣华见劝阻不住，只得传命内侍，宣召柳、元两人。

不题内侍奉命前去，且说太子广，在大宝殿上，调戏宣华夫人不成，被宣华用计脱身，太子广见宣华逃入了芙蓉轩去，深恐告知了隋主，这场祸便闹得大了。当下遣了几名心腹内侍，不住的在芙蓉轩左右，打探消息，要是风声不佳，须得设法弥补。这时隋主命内侍，宣传柳述、元岩二人的消息，早已传到了太子广的耳中，便知这事发作了。只因柳述和杨素、太子不洽，隋主也是知道的，并且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，原是隋主的第五个女儿，起先

却是嫁给仪同王奉孝，不幸奉孝死得甚早，公主的年龄，只有十八妙龄，隋主便替她改嫁了柳述。夫妻倒也恩爱非常，隋主甚是欢喜，便擢柳述至尚书之职，和杨素一同参与朝事，大得隋主宠信，连杨素也比下了。因此杨素快快不快，和柳述发生了意见。

如今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太子广闻知了柳、元两人被召，便也急急的命人去请杨素。杨素到了大宝殿上，太子广道：“事且中变，快要祸生不测了。”杨素没有知道内中真情，还是镇定如常的道：“百事皆已妥当，怎会中变，只待圣上归天，殿下稳登大位就是。”广急道：“公还没知底细，公寄与我的一封密信，却被内侍误交了父皇。”杨素方觉着急道：“事便怎样？”广道：“这倒还不要紧，尚有一桩祸事，却是闹得大了。”杨素忙问何事，广一时说不出口，给杨素连连催问，广才挣红了脸道：“也是我一时失检，不该用言语调戏了宣华夫人，如今父皇已是知情。”广的话儿未完，杨素已顿足道：“大事休矣！殿下怎会闹出这个笑话。”广急道：“我正后悔嫌迟，公也不要责我了。如今父皇已是宣召柳述、元岩二人，同入芙蓉轩中，面谕意旨，公若不替我从速设策，我将葬身无地了。就是我公，恐也脱不了干系。”广说完了话儿，只是在大宝殿上，团团乱走。杨素却叹息一回，沉吟一回，不是摇头，便是顿足。广见了这般光景，更是心神不宁，恐慌异常。好容易见杨素思索了半晌，进出了一句话儿道：“法子却有一个。”广好不欢喜，急问什么法儿，杨素偏又摇了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还是另想别法。”广见杨素兀是吞吞吐吐，慌道：“究竟是什么法儿，公且不要管他使得使不得，不妨先试说给我听了，也好商议商议。”杨素皱了眉儿道：“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了，再要缓缓的想出善法，原是很难啊，除了这个法儿，我竟没有第二个了。只是我怎能说出口来。”广见杨素说了多时，依旧没有说出所以，正在着急万分，陡的触动了灵机，明白杨素的吞吞吐吐，也许存有作用。他想到这层，不禁向杨素曲膝道：“今日公若替我设策，他年决不负公，敢誓天日，永不相忘。”杨素方始大喜，扶起了广道：“殿下若能如此，老臣怎好坐视。”便附在广的耳畔，喁喁的说出了一个使不得的法儿，竟要他使一使了。正是：

权奸要挟从来惯，不惧泉儿不首低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如是云云奸谋百出 徒呼负负迫逐双妃

话说杨素附在太子广耳上，说出了一番话儿，广面上的愁云，顿时消化干净，换上了一团春色，当下毫不迟疑，立即赶回东宫，召到了左卫率宇文述、右庶子张衡两个心腹官僚，面授机宜不题。

且说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，由内侍召进了芙蓉轩，直到隋主病榻前面。隋主气急息喘的言道：“二卿速速与朕召太子到来。”柳、元二人道：“殿下现在殿外，一召即至。”隋主在枕上摇首道：“朕欲召被废的太子勇，不是畜生广，卿等不要误会，你们要明白，朕已后悔了，不该废勇立广。如今朕命未绝，故欲废了今日失德的太子广，重立受谗含冤的长兄勇，二卿快快替朕设法，不要迟延。”柳述与元岩方始明白。

二人尊谕退出了芙蓉轩，到大宝殿上看时，太子广却不在殿中。柳述对元岩道：“废太子勇现在禁锢内侍省中，若要召他出来，须下道敕谕，方可使得。”元岩点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趁此刻殿上无人，我们快快草了敕谕为要。”当下二人便在殿上动手。只是这一道敕谕，措词十分为难，他们商议了一回，写上几句，讨论一回，写上几句，不觉过了一个时辰，兀是尚未写完。好容易费去了二人不少脑汁，方将这道敕谕拟就。正想怀敕出殿，迎面已来了东宫左卫率宇文述、右庶子张衡，率领了三十多名卫士，遮住了去路。柳、元二人突见这般光景，不觉面上现了慌色，情知不妙。宇文述开言道：“柳尚书、元侍郎，要上哪里去？”柳述镇定了心神，正色的道：“我等探视了圣上病势出来，不上哪里去。二公率了东宫卫队，到此作甚？”宇文述冷笑了数声道：“柳尚书休得巧言，我等来此，即是为了二公。”元岩见势不佳，便厉声道：“我等系奉了圣上面谕，有大事须干，怎敢遮拦去路？”宇文述勃然道：“圣上有什么大事，嘱你们干去，我也不和你们斗口，左右何在，还不与我绑了他们。”柳、元二人慌思拔步而逃，已是休想的了。十多个卫士，早已一拥而上，绑住了二人。宇文述命卫士搜检二人身上，便在柳述怀中，搜出敕谕。宇文述看过一遍，撕得粉碎，散了一地。柳述破口骂道：“大胆狂奴，擅敢撕毁圣谕，你想反了不成？”宇文述冷笑道：“这般伪谕，便是撕毁了一百通，没甚紧要，你们不要大言吓人，我们原是奉了圣谕来的。”当下便在怀中，也取出圣谕宣读道：“柳述、元岩，侍疾谋变，图害东宫，命左卫率宇文述，拿付狱中云云。”柳、元二人听了，明知是假，无奈已被他们擒住，再待辩驳，也是枉然，便低了头儿，不出一声，任他们怎生发付。只是张衡对宇文述道：“公的事情已了，我的事儿也须进行了。”宇文述点了点头，便命卫士，押了柳述、元岩，付入大理寺监禁不题。

且说芙蓉轩中的隋主，在柳、元二人遵谕退出后，他便睁了双眼，只待废太子勇到来。哪知等了多时，终不见勇至，心中好生着急。宣华、容华二夫人，一味地安慰隋主，叫他不要焦急，太子勇就要来的。隋主终是心神不宁，猛想起柳、元二人，不要发生意外，事儿变卦。急命一个内侍，出外打探消息。哪知内侍到了大宝殿上，见东宫卫队，早已满布殿上，守住了各处门户。卫队见了内侍，便喝住盘问。内侍吓昏了，再也不敢虚言，说是奉命打探柳尚书、元侍郎消息。卫队笑道：“他们很舒齐的在大理狱中，你可要去伺候他们，也到里边玩玩？”

内侍听说，急忙逃回了芙蓉轩中，见了隋主，只是喘息得说不出话来。隋主见了这般光景，情知不妙，急问怎样了。宣华夫人站在榻前，见内侍神

色有异，也知事儿变了，深恐内侍不知轻重，说了出来，隋主经不得气急，即向内侍暗暗示意，想要叫他不实言。哪知内侍吓昏了，没有理会宣华夫人的暗示，竟老老实实的说了。隋主听说，顿时顽痰上涌，喉中哽咽，一句话儿都说不上来。宣华、容华二夫人，慌了手脚，赶忙摩胸服事。忽闻门帘一声响，走进了一人，宣华夫人回头瞧时，却是右庶子张衡。张衡走近隋主榻前，见隋主两眼虽是睁开，喉中的痰声，谷谷的响动。张衡便面色一沉道：“圣上病势已是到了这等模样，怎的二位夫人，还不赶快宣召大臣，面授遗命，不知居心想图什么。”容华夫人很是胆小，听了张衡的话儿，低垂了粉颈，不敢答话。还是宣华夫人胆壮，当下即道：“妾等蒙圣上深恩，恨不能以身代死，要是圣上不讳，妾等也不愿独生。公胡咄咄逼人，妄加罪词。妾倒也须一问我公：不知居心怎样，想图什么？”

张衡见宣华夫人话风厉害，便又作色道：“圣上的双目，尚是炯炯开视，夫人怎见得圣上便要是不讳？妄加咒诅。如今王公大臣俱在外面等候，二位夫人请从速回避。殉节不殉节，原是没关重要。夫人也须明白，自古以来，只有面授遗命的王公大人，从来没有面授遗命的妃嫔。只顾留在这里，不要耽误了国家的大事。”宣华和容华两个人，拗不过张衡，只得望了望病榻上的隋主，含泪退出了芙蓉轩。两面早拥上了四个宫女，分挟了宣华、容华，脚不点地的出了仁寿宫，推上宫车，送回二人的寝室不题。

且说张衡赶走了宣华、容华二夫人，一个人在芙蓉轩中，不动声色的做了一番手脚，便匆匆走出，到了大宝殿上。太子广和杨素，已等候了多时。张衡也不多语，只把头儿向二人点了一点，二人已是会意，急忙走入了芙蓉轩，到病榻看时，泉雄一世的隋主杨坚，已是一命呜呼。享寿六十四岁，在位二十四年，便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太子广这时不知哪里来的眼泪，居然也号哭起来。杨素立即阻住道：“此刻还用哭些什么。”好太子真个纳谏如流，收泪停声的不哭了，径向杨素道：“父皇即崩，便可发丧了。”杨素道：“若便发丧，深恐又要误了大事。”广惊道：“怎会有此？”素道：“朝臣之中，难道没有反对的人，声言圣上的身死不明，弄出事来，怎生得了。”广点头道：“依公之见，如何发付？”素道：“以老臣看来，殿下传命内外侍卫，内宫妃嫔，不准入芙蓉轩一步。朝中的王公大臣，若有前来视疾的人，只说圣上病体稍安，现方睡着，不必入见，免得惊动了圣上。如此做去，内外的人，都不知圣上驾崩的消息。一面再由老臣草诏，诏命殿下登了天子位，大权在握，废黜由己，才好发丧，可称计出万全了。”广欣喜道：“全凭公的大力，我便遵公所言。”当下广与杨素，仅让隋主的尸身，摊在榻上，一同出了芙蓉轩，各干各的手续。

只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隋主驾崩的消息，外面虽是不知，宫中却已三三两两的传了开来。不多时候，已传到了宣华夫人耳中，不禁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，便思自尽，殉了隋主。偏是左右的宫女，尽被太子广换了新人，暗暗监视，丝毫不能自由。宣华无计自尽，越觉得伤心万分，瞧了光景，太子广终不肯忘情于己，难免要作出丑事，左思右想，只是想不出解脱的法儿，不觉昏昏的睡着在床。

这时也已是酉牌时分了，那个“忠心为国”的杨素，兀是拈了三寸不律，在灯下缮写伪诏。一头的雪发，和颌下的银髯，映着灯光，分外明显，不住的飘飘微动。他写到碍笔的时间，便支颐思索，一眼瞧见了镜中自己的容颜，不禁搁笔微叹，抚摸头上的白发道：“富贵逼人来，我也顾不得白发头颅了。”

便又簌簌落笔，草那伪诏。等到禁城宫鼓，沉沉闷闷的敲了三下，他方始搁下了笔儿，诏书完成，才得歇息，略略的睡了一回。天色已将微明，他又抽身而起，略加盥洗，便袖了诏书，来到大宝殿上，直入太子广的寢室。广的好梦正酣，杨素即推醒了广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殿下还是这般贪睡？”太子梦中醒来，睁开睡眼，见是杨素，急忙腾身坐起道：“杨公怎样了？”素便在袖中取出诏书道：“殿下身登大宝，全仗老臣一纸诏书。”说毕面有得色。太子广不噤惕然，心下好生不悦。但因此番成功，全仗杨素一人，只得面上装出笑容，取诏看了一遍，依旧交还了杨素。素却催广下床。广结束了衣冠、梳洗完毕，已是天色大明。杨素先行趋出，到了殿上，竟自召集了百官，开读伪诏。既毕，便请新天子登殿，即由司衣人员，替太子广换了皇帝服式，内侍拥护出殿。广究竟心虚，到了殿上，见百官雁形般排到两旁，心头不禁突突的乱跳。踏上宝座的时候，一不留神，足儿打了个滑，险些栽了一跤。幸得杨素手快，赶忙扶住，坐上了大位。金铮响处，礼乐全鸣，文武百官，便一个个拜伏殿阶，山呼称贺。小子写到此处，不得不声明一下，太子广既是登了大位，此后书中的称谓，须要改上一个，不能再称做太子广了，便依了史家的称谓，改称炀帝，点醒阅者眉目。如今闲语丢开，书归正传。

且说炀帝受贺既毕，便即退朝，当下复召入了杨素与素弟杨约，商议后事。仍由杨素草就了伪遗诏，便欲发表。炀帝却想起了一件事儿，急向杨素道：“废太子勇被禁在内侍省中，若不将他除去，恐有后患。”杨素道：“此却甚易，只须老臣笔儿一动，再作伪诏一道，即命我弟持诏至内侍省中，将勇赐死。圣上却须假作慈悲，下诏追封勇为房陵王，以掩耳目。”定下计议定当，杨约便至内侍省宣读诏书，命人将勇缢死。再由杨素发表了遗诏，才替隋主杨坚发丧。百官虽知事有难言，只是谁敢多嘴，自取其祸。到了明日早朝，炀帝便下诏追封勇为房陵王。又下一道诏书，却是将监禁在大理狱中的柳述、元岩二人，流戍岭南。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闻知此讯，便上了一道本章，愿免去公主名称，与夫一同流戍岭南。炀帝偏不允从，硬生生拆离了鸳鸯。兰陵公主竟因此致疾，不久身亡。柳述流至岭南，也不得赦归，死在岭外，尸骨都不归本乡。正是：

忍分姊妹鸳鸯侣，老死天涯各异乡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银钟飞去巧送鸳魂 金盒传来空怀芳念

宫壶滴漏声声迟，金鼎香残懒去添。宣华夫人寂处深宫，兀是终日的神思闷闷，百无聊赖，一任他云鬓散乱，花容不整。有个宫女，叫做小鸳的，见她终日的长吁短叹，生恐她闷出病儿，便思逗她欢喜。这时见她手支香腮，又在默默地出神，小鸳即斟了一银钟香茗，含着笑容，呈给宣华夫人道：“夫人莫尽闲愁，大喜的事儿，即须来了。”

宣华听她话里有因，便接过香茗，呷上一口，放下茶钟，向小鸳打量一眼，见她白生生一张嫩脸，倒也生得有几分姿色，身材瘦小，大有弱不禁风的神态。估量她的年纪，还不到破瓜，两个小眼珠儿，只是滴溜溜的射在自己脸上。宣华夫人不禁微露了笑容道：“痴孩子，尽瞧我作甚？又说出风话儿。什么是大喜的事儿，即须来了？”小鸳道：“只因夫人的貌美，婢子竟是越看越爱了，也怪不得今上要垂爱。”

宣华听到今上垂爱，不由面色一沉道：“快些给我闭口，不准再在我跟前胡说。”小鸳却毫不惧怕道：“夫人何必动怒。岁月不再，青春易老，夫人这般红脸，任它凋零不成？今上年少风流，爱慕夫人，正是夫人的幸运，婢子故敢说大喜的事儿，即须来了。奉劝夫人，再也不要闲愁闲虑，憔悴了玉颜。今上若来临幸，见夫人消瘦，岂不要心痛万分，要责骂婢子们不善伺候，累得夫人如此的了。”小鸳说这一番话儿，自以为说得甚是圆转，哪知宣华偏不愿听，竟是越听越恨，动了真火，一时遏不住愤火，随手拿起几上的茶钟儿，向小鸳脸上掬去。小鸳头儿一偏，要想避过，钟儿来得猛，恰巧打在太阳穴上。只因宣华夫人急怒攻心，出手甚重，小鸳受此一下，怎能承受，顿时倒地身死。众宫女慌作一团，都道怎生得了，小鸳是圣上宠婢，竟给夫人打死了，不免圣上加罪呢。

宣华夫人一时失手，打死了小鸳，起初却很惊慌，此刻听了众宫女的话儿，心下反觉一宽。但愿炀帝发怒，速即加罪，一死倒也爽快。当下不慌不忙的对众宫女道：“你们不必慌乱，快将尸身移出，再去禀报圣上，说明小鸳被我失手打死，圣上见罪，有我承当。”众宫女见宣华夫人绝不害怕，倒也奇异，便七手八脚的将小鸳尸身抬出，一面报知了炀帝。

炀帝正因接位十天，足足的忙了一句，今日方觉清闲，已是想着了宣华夫人，便在心头操算，怎样前去见她，方得成就了好事。又恐她性烈不允，弄出事来，却又不妥。如今听说宣华夫人将他的宠婢小鸳打死，问起原因，方始明白，却是小鸳不善措词，触怒了宣华。炀帝便也不说什么，只命将小鸳好好的收殓，并没有加罪宣华的意思。那个报事的宫女，原要炀帝发怒，处治夫人，如今见了这般光景，倒累她闷了一肚子气。回到宣华夫人宫中，宣华夫人问她报知了没有，宫女道：“报知了。”宣华夫人道：“圣上怎样？”宫女见宣华夫人问到这句，便想吓她一下，借此出出气儿。当下竟装作了苦脸道：“圣上闻知此讯，竟怒得顿足大骂，即欲处死夫人。婢子忙替夫人代白，原是一时失手，并非故意将小鸳打死，求圣上宽恕了夫人，哪知反触怒了圣上，责婢子竟存偏护，也要加罪，慌得婢子叩头求饶，方始见恕，逃了回来。依婢子看来，圣意难测，夫人的身上，恐是凶多吉少的了。”

宫女说毕了一番有声有色的假话，满望宣华夫人听了去，少不得花容失色，珠泪粉披。哪知宣华夫人听说炀帝如此大怒，不觉心花怒放，喜上眉梢，便含笑说：“我却正待圣上来发付，任凭处理。”宫女见宣华夫人这般安闲，

大失所望，悻悻的一语不发。宣华却伸长了脖子，只待炀帝赐死的消息，偏是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倒累得宣华夫人心神不宁了。看着夕阳散落，接近上灯的时分，还是没有消息传来。宣华不禁暗暗叫苦，难道他死了一个宠婢，怒了一回，便算了结，不来加罪了不成，这明明是不怀好意。她正在胡乱猜疑的当子，忽见一个内侍到来，口称奉了圣上旨意，赐与宣华夫人金盒一只，立待开视拜受，方能回去复命。

宣华见是赐来金盒，立待开视，明知盒中定是鸩毒，不觉又喜又悲。喜的是虽丧生命，却可保全了名节；悲的是红颜命薄，死得这般惨苦。当下便含了泪儿，嘱内侍稍待，便退到里面，更换好了衣服，梳起云鬓，装扮舒齐，原想从容就死，完全了清白。那个内侍，见宣华捱延了好久时刻，只是连连催促，此刻才见宣华夫人从里面走出，自头上换起，直换到脚下，俱是全新的锦绣，越发显得丰致如画，娇艳动人。只见她盈盈走近前来，并不先将金盒启视，遽称贱妾遵旨，便尔下跪。内侍哪知宣华夫人的心意，见她口称遵旨，明明是承允了圣意，遂将金盒授与宣华，返身而出，复命炀帝。炀帝问起宣华情形，内侍便依实说了，炀帝自是欣适。

哪知宣华夫人接了金盒，立起身子，随即从容对众宫女道：“我因一时之愤，失手将小鸩打死。圣上宽洪，命妾饮鸩自尽，你们不必惊慌。”众宫女听了，都吓得面面相觑，有几个心肠慈软的宫女，已是忍不住流泪。只见宣华夫人神色自若，轻轻揭开了金盒盖儿。望到盒中，众宫女同时拜伏，欢呼恭喜夫人。宣华夫人却惊得花容失色，珠泪簌簌滚落，手儿抖个不住，手中所执的金盒，抖得跌落在地上，便把盒中的一个彩色同心结子，跌出了盒中，抛落在地，花花绿绿的耀人眼睛。宫女们赶忙拾起，就口吹去了灰尘，依旧承入了盒中，却去放在宣华夫人的枕畔。宣华夫人想不到盒中不是鸩毒，偏是一个同心结子，自己竟不先启视，拜称了遵旨，如何再有颜面见人。想到此处，越发的伤心流泪不止。众宫女见她见了同心结子，反比先前当作鸩毒的当子来得伤心。便有一个宫女上前劝道：“夫人正该欢喜，怎反伤心？”宣华长叹一声道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我曾受先皇雨露，理当守节终身。今上与我名位，又是庶母，怎能做出乱伦的事来。圣上年轻脱略，不顾大节，我怎好忘了廉耻，和今上苟且，岂不叫人羞死。适才内侍赍来金盒，我还当作今上为了小鸩的事儿，赐我自尽。我在先皇驾崩的时间，便思殉节，只苦没有机会。如今意谓今上赐来鸩毒，倒觉甚是欢喜。哪知今上不肯相饶，以同心相许。你们替我想来，怎生叫我不要伤悲。”众宫女方始明白，恍然大悟。也有点头叹息，说炀帝荒谬；也有道宣华痴呆，不会乐得享受。纷纷议论，其中独有一个宫女，唤做玉圆的，却是生性慧黠，能言善语，当下暗使一个眼色，众宫女便纷纷退出，只剩了玉圆一人。

玉圆便将宣华夫人扶到了榻上睡下，添上了炉香，点明宫灯，站在榻边，也不出言安慰宣华，只顾不时的叹息。宣华反听得耐不住了，便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只顾连连叹息？”玉圆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小婢听了夫人方才的话儿，只是替夫人可怜。怎的要生成这般美貌，致圣上动了非分的儿念。”宣华夫人点头道：“盛色累人，真是令人没奈何。”玉圆道：“如今夫人偏又拜了同心结子，圣上得了内侍的复命，不明白夫人的原意，当是夫人已是允了同心，不免就要驾临。”宣华道：“你的话儿，一些不错，他定要来的。你看叫我怎生发付？”玉圆却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圣上若是到来，夫人休想幸免。咳，夫人和圣上，谅也是前世的孽冤，今生才会撞在一处，竟是逃避不

来。婢子看来，了去了这笔宿债，图个来世清净罢。夫人你看怎样？”

宣华听那玉圆的话儿，说的甚是有理，遮莫我和今上，果有一段宿缘，才会缠扰不清，定要成就好事。她想到这里，不禁面儿一红。玉圆瞧在眼里，已知宣华的心肠，有些活动了，便又含笑道：“我也不明白，自古以来的风流天子，他爱上了谁人，便不顾什么尊卑名分，都要乐上一乐。像圣上这般的行径，前朝皆已有过的了，也不能算圣上的创造，夫人你道可是？”宣华暗想不错，前朝原是有有的，便点了点头儿。玉圆又接着道：“前朝的事，是过去了，即使后人评论，早已不知不觉。如今夫人若和圣上成就了好事，眼前众人，谁敢道个不字。等到后人评论，也是不知不觉，真是不错。身后是非谁管得，让他好了，得过且过，眼前的好光阴，乐得享受。夫人你道婢子的话儿可对？”

玉圆一壁说，一壁偷瞧宣华夫人，只见她不住的点头，脸上隐隐透出了喜色，只是依旧没有答话。玉圆估料上去，已有七八分心动。当下便去打进了一盆热水，放在妆台上面，回过身儿道：“夫人还是起来洗个脸儿，面上泪痕粉渍，和在一堆，好不难受。”美人爱好，本出天然，何况宣华夫人又是美人中的绝色，岂有不爱清净的理，听了玉圆的话儿，当下便起身下榻，走到妆台边坐下。玉圆乘间和她修梳云鬓，理得一丝不乱，乌光可鉴；又见宣华夫人洗了脸儿，却没有敷粉涂脂，竟是不待宣华不允，替她轻轻的敷上了香粉，小小的点了口脂。宣华娇嗔道：“怎的要你替我妆饰得这般模样。”玉圆道：“夫人绝世容华，原也用不到十分妆饰，小婢痴想，若果加上了几分妆饰，不知要怎样的动人，才敢大胆的试上一试，瞧瞧夫人。”

宣华听她如此说来，不禁也失笑道：“痴婢子原是为了如此。索性让你瞧个饱罢。我来细细的装饰一番。”玉圆听说，不觉暗暗失笑，忙道：“夫人真能如此，婢子的眼福，真是不浅了。”宣华也不和她答话，竟自重施朱粉，巧画蛾眉。这一打扮，足足费了半个多时辰，直把个玉圆站在一旁，看得发呆。怎的同是一个女子，苍苍的上天，独付给她这般绝色，好不叫人羡慕，无怪圣上要不顾礼节，心存非想了。宣华夫人瞧见玉圆出了神儿，便叱她道：“你呆站着作甚，快替我倾去了污水。”哪知话声未毕，忽见一个宫女慌忙走入道：“圣上驾到。”正是：

整得花颜方就绪，刘郎已是到天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三十八回 风清月白好梦结同心 花迎柳拂急事候宫门

话说宣华夫人一时兴起，梳妆得十分精致。忽闻宫女报来道，是圣上驾临。宣华好生惭愧，怎会这般凑巧，我无意中的装饰，他竟来了，瞧了我的盛装粉饰，他越发的当作有意了。宣华夫人暗自思量，依旧的坐在妆台一边，玉圆见她无意迎接炀帝，当下不待宣华夫人的许可，便拽她起立道：“圣上驾临，夫人快去出接。横竖宫中没有外人，夫人怕些什么。并且夫人不到外面去，圣上还是要到里面来。夫人终也赖不过去，原是要见面的，不如索性去迎接的好了。”

宣华夫人听了玉圆的话儿，却是不错，便一任玉圆拖拽，身不由己到了外面。炀帝已是来到门前，玉圆的膝儿，向宣华夫人小腿弯里，猛的一撞，顺势拽了她的衣袖，往下一拉，宣华夫人竟身不由己的跪了下去。炀帝含了满面笑容，忙伸了双手，想上前挽扶。宣华急自跟起，依垂了粉颈，羞得莲颊通红，由宫女簇拥着和炀帝一同入室。方才坐定，炀帝便道：“朕躬尚未进膳，夫人可能赐饮？”宣华怯生生的道：“圣上抚有天下，六宫尽属天子，若须筵席，只命宫女传命御厨，怎的反向贱妾索取。”炀帝哈哈笑道：“夫人之言甚是，六宫尽属天子，夫人便须属朕，收谢同心结子，更见一片深情。朕躬被朝事羁迟了多日，致使夫人寂寞深宫，真觉万分的不安，还望夫人见恕。”

宣华夫人听了炀帝的话儿，不禁面红耳热，慌道：“贱妾已蒙先帝恩宠，名分有关，圣上的隆恩，是不能承受的了。”炀帝道：“夫人的话儿错了。先帝垂暮之年，赐与夫人的雨露，能有几何。如今抛下了夫人这般青春妙龄，怎禁得冷落香衾，辜负了旖旎风光。朕藉先帝余欢，想慰夫人，未始不是一番佳话。夫人何必多虑。”宣华夫人见炀帝说出无赖的话儿，只觉驳斥又不是，默受又不是，沉吟了一回，始道：“圣上抚有六宫，若须佳丽，只要下诏挑选，天姿国色，不难到手，何必定要垂念贱妾，徒遭后人评论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有了夫人这般绝色，哪里再寻得出更好的来，舍近而图远，朕真变成了愚夫。若说恐遭后人评论，更是不成问题，朕为了夫人，险些送去性命，尚是不惜，遑论其他。夫人不必一味推辞，快趁今夕良宵，朕与夫人便结了同心的好梦。”炀帝说毕，竟上前去拽宣华衣袖。慌得宣华夫人向后倒退不迭，一时慌不择言，却道：“圣上尚未进膳，妾当备酒侍饮。”炀帝哈哈笑道：“夫人原有美酒藏着，起先怎教朕御厨取去。”宣华夫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是假装指挥宫女，安排筵席。

不多片刻工夫，已是酒菜纷陈。炀帝居中坐下，宣华也侧着身子，在一旁同饮。炀帝原是没有心情饮酒，只因一时不忍逼迫宣华，暂将一团欲火压下，便擎了杯儿，呷上一口，看看宣华夫人的云鬓。再呷上一口，瞧瞧宣华夫人的月样纤眉，看到勾魂动魄的一双媚目，不禁举起了酒杯，喝干了一杯。阅者试想，炀帝拿个宣华夫人，当作了下酒物。一杯一杯的酒儿喝下去，酒为色媒，炀帝便春心荡漾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向左右的宫女，暗暗使了一个眼色。那般宫女们，何等识趣，便一个个的暗暗会意，溜之大吉，室中光剩了炀帝、宣华两个人。炀帝见是时候了，推杯离座，借了三分酒意，走到宣华夫人跟前，倏的一臂勾住了宣华粉头道：“夫人，你瞧风清月白，如此良夜，快不要误了佳期，同圆好梦去罢。”宣华夫人如醉如痴，半羞半惧的离了座儿。炀帝色胆如天，一边勾住了宣华，向绣榻走去，一边已在替宣

华宽解罗襟。宣华夫人明知难免，只得闭上双目，飞红着两颊，任凭炀帝如何。到了绣榻跟前，炀帝将宣华推倒榻上，代她宽去了绣鞋。炀帝金莲入握，魄荡魂飞，想替她换上睡鞋，便在枕边检寻。睡鞋没有寻到，却先瞧见了枕畔的黄金盒子。开盒启视，同心结子，安放在中。炀帝便取了出来，放在枕几上面。再向里床翻寻，竟寻到了一双三寸宽些的小红睡鞋，急忙替宣华夫人穿上。松了外衣，盖上锦被，下着罗帏。不多时候，春生被底，蝶采花心，新皇雨露浓于旧。宣华夫人也不觉心诚意服的下了降书，早将放在枕上的同心结子，挂在粉颈贴了酥胸，再也想不到曾受先皇雨露的事了。炀帝偿了心愿，见宣华夫人较着先前活泼了多多，越发的殷勤报效。两个人你贪我爱，恣意的快活了半宵，待到交股酣睡，不多时已是金鸡报晓。炀帝好梦正浓，宣华夫人也是香睡沉沉，炀帝这天便误了早朝。恰巧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杨素有本上奏，在丹墀之下，和百官等候了多时，兀是不见炀帝临朝。杨素好生不耐，自恃功高，便匆匆入宫。问明了炀帝寝处，向宣华夫人的寝宫而来。到了宫门跟首，见有两个宫女候在门外，杨素即命一个宫女道：“你到里面禀报圣上，说我要见，有大事相议。”宫女轻轻的趲入了里面，一霎时儿，已是退了出来道：“圣上睡得正浓，不便呼唤，相国请稍待片刻可好？”杨素皱了眉儿道：“要是他独个儿睡着，我早已走进里面，催他起来了。偏是和他同睡的，又是宣华夫人。”当下沉吟了一回，陡的想了起来，不禁自己笑道：“我真老悖了。”遂又命宫女道：“你可悄悄到里边去，轻轻的唤醒了夫人，说我要见圣上，有急事奏明，请夫人催醒了圣上，岂不甚好。”宫女含笑点头道：“使得使得。”便真个趲到了里面，走近绣榻，揭开了罗帏看时，宣华夫人的一弯粉臂，却给炀帝作了枕儿。宣华夫人的臻首，也枕在炀帝的肩头。一副睡态，瞧到了宫女眼中，又是含羞，又是暗笑。炀帝和宣华夫人，实因一宵辛苦，此刻睡得浓厚，兀是不易醒来。宫女轻轻的推醒了宣华夫人，宣华从梦中惊醒，惺忪睡眼，见是一个宫女。宫女见夫人醒了，即说明了所以。

宣华夫人听说杨相国候在门外，已是多时，不觉勾起了一片羞心，好生惭愧，抬头看时，窗外的红日，已是映入了纱窗。明知已是不早，即和宫女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去回复杨相国，我已知道了，请相国殿上候驾好了，圣上立刻便来。”宫女遂退到门外，和杨素说了。杨素才摇了头儿，回到殿上。

宣华夫人即摇醒了炀帝，炀帝摩揩双目道：“怎的夫人推醒了朕，不让朕多睡一会？”宣华夫人笑道：“妾和圣上睡得太浓了，此刻已是日高三丈，圣上误却了早朝。若不是杨相国遣了宫女将妾唤醒，妾也正在梦中哩。”炀帝诧异道：“杨素怎的来此？”宣华道：“他有急事奏明圣上，听说已是等候了多时。”炀帝便懒洋洋的披衣坐起，宣华也结束下床，早有宫女过来伺奉。炀帝下了绣榻，由宣华夫人殷勤侍候，盥洗进点完毕，炀帝才与宣华夫人含笑告别。宣华娉娉婷婷的送到门首。

炀帝由内侍拥护着登殿，杨素呈上奏本，炀帝急行展视，方知反了汉王杨谅，不觉惊顾杨素道：“果然不出我公所料。”原来炀帝在没有登位之前，隋主病卧芙蓉轩的时日，杨素即对炀帝道：“他事俱无可虑，只有汉王须防，不如先行下手，剪除了他，免除后患。”炀帝自是中听，便由杨素伪托隋主玺书，使大将军屈特通赉去，召回汉王。哪知屈特通到了并州，将玺书呈托了汉王谅，谅接视玺书，便知事有蹊跷。只因汉王出镇并州的时候，隋主曾密语嘱咐谅道：“往后若有玺书召汝回都，敕字旁当别加一点，以作暗记，

又与玉麟符相合，方可应召入都，不则其中有诈，尽可拒绝，决不罪汝。”汉王便谨记在心。此番接到玺书，书中敕字，并未加一点，又与玉麟符不合，谅便知是伪，虑有他变，便严词诘通，通始终狡狴，不肯吐实。汉王没办法，仍要通回去复命。杨素即道他拒诏不返，更是深心难测，炀帝深以为然。及炀帝即位，便下了第二通诏书，却用自己出名，召谅回都。汉王越发置诸不理，反征集兵马，分派将领。汉王原来知弑逆阴谋，便以入清君侧，剪除杨素为名。实因谅与杨素，向不相合，如今闻知炀帝即位，重用杨素，知素定欲图他，不如先行发难，遂署令柱国乔钟葵出兵雁门；大将军慕容良自滏口出兵，直逼黎阳；大将军余公理，军出太谷，进逼河阳；大将军刘健由井陘略燕赵；府兵曹斐文安、柱国纥单贵、王暕，率兵径趋京师。谅自率精兵三百人，化装混入蒲州城，四下纵火呐喊。城中自相惊乱。蒲州刺史邱和，吓得逾城逃去，谅垂手得了蒲州城池。代州总管李景，起兵拒谅，谅遣部将刘嵩袭景，反被景杀死。谅不觉大愤，遂调遣乔钟葵往攻代州。另又召回了进攻长安的斐文安、纥单贵、王暕三人，命王暕为蒲州刺史，命纥单贵驻兵河阳，扼守蒲州。乔钟葵奉了汉王的军令，兵临代州城下。代州城的守卒，只有三千人，钟葵攻城的兵士，却有三万人，增加了十倍，声势可称浩大的了。哪知代州总管李景，是个足智多谋、能文善武的英雄，率了三千军士，守得一所代州城池，宛如铁桶一般坚固。任凭钟葵怎生攻打，只是枉然，有时反被李景率兵出城袭击，倒吃了好几次败仗。

这时消息已传到了隋廷，杨素便上本奏知，偏是炀帝误了早朝。等到炀帝临朝阅了本章，当下便与杨素计议。杨素扬眉奋臂道：“汉王以入除老臣为名，老臣只须拨付五千骑军兵，蒲州城池，克日收回。再定驱除汉王的计儿。”炀帝道：“公已年老，待朕别遣他将前去，不须我公亲劳。”杨素大声道：“自古以来，老将立功的甚多，圣上怎轻视老夫。不必圣上多虑，老臣自愿前往。”炀帝闻言大喜，即命杨素率了五千轻骑，往袭蒲州。

杨素早已成竹在胸，星夜不动声色的到了河滨，征集了商船数百艘，藏兵船中，上覆稻草，悄悄的向蒲州进发。天色黎明，已是到了彼岸。纥单贵丝毫没有防备，杨素率兵上岸，一声呐喊，冲杀过去。纥单贵猝不及防，被杨素杀得大败，逃回蒲州城。正是：

莫言老将年衰迈，毕竟机谋胜过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依稀花月貌筵间斟酒 消磨英雄气牛背读书

话说纥单贵被杨素袭击，单骑逃了入蒲州城。杨素的军兵，便也到了城下。汉王所委的蒲州刺史王暕，夙震杨素威名，自知难与对敌，便即开城投降。杨素入城安民，上书告捷。炀帝大喜，降诏命杨素还朝。素遵召入都，炀帝即授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，兼河北道安抚大使，统了大兵，出军讨谅，攻破了汉王各军。谅被困晋阳城中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请降。杨素遂允许他免死，谅便开城迎素。素将谅押送长安，料理善后告毕，班师回朝。炀帝设宴劳素，素乘间替谅说情，竟得免死，废为庶民。这倒是杨素的一件好事。炀帝平了并州，坐享安乐。偏是术士章仇太翼上书道：“圣上西命立金，雍州为破木之冲，不可久居，不如迁都洛阳。且讖言又道‘修治洛阳还晋家’。圣上如洛，更是应讖。”炀帝原是个好动不喜静的皇帝，即从了太翼的话儿，遂幸洛阳。命长子晋王昭留守长安。

一年容易，又是春回。炀帝以洛阳改为东京，改元大业，始在行宫正式受朝。大赦天下。立萧妃为皇后，长子昭为皇太子。进杨素为尚书令。那年暮春三月，命杨素为东京统监工，督造宫室。杨素便四处召募工役，至二百万人，日夜工作，人多手快，不到两个月工夫，已是造成不少的宫殿房屋。炀帝因东京人少，住户萧条，很觉冷落，乃徙各处的富商大户，尽行居住宫旁，计有三万余户。平空把一个人烟冷落的东京，变作了繁华热闹的场所。炀帝才觉欢心，只是到了晚上，依旧闷闷不乐。皇后萧氏问起原因，方知宣华夫人留在长安的缘故。萧皇后虽觉心中有些醋意，只是见炀帝愁眉不展，深恐他闷出病来，当下却不说什么，暗里却命人星夜奔至长安，用一肩轻舆，将宣华夫人接到了东京。到了宫中，萧皇后故作狡狴，暂时不令炀帝知道。萧皇后却先与宣华夫人亲热了一番，两人合计好了，作弄那个炀帝。

这天晚上，萧皇后着了盛装，打扮得柳媚花娇，在宫中排下了酒筵，请炀帝到来。炀帝到了宫中，见灯火辉煌，酒筵端正，萧皇后又是艳服浓装，面带春色。炀帝和萧皇后平日之间，伉俪的深情，原是不恶。萧皇后的姿色，也不失为一个美人，只是比不上宣华夫人罢了，但是从来没有像今晚的光景，炀帝怎的不要奇异，不禁含笑问道：“爱卿今晚这般款待，端的为了何事？”萧皇后也含着媚笑道：“并没有什么事儿，只因日来见圣上闷闷不乐，贱妾引为深忧，今夕故设了酒筵，替圣上解闷的。”炀帝恍然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爱卿这般深情，朕躬真是万分感激。”当下便一同落座。酒过数巡，炀帝又把个宣华夫人，兜上了心头，不觉酒儿乏味，又是悒悒不欢起来。

萧皇后何等机灵，早瞧破了炀帝心事，却假作不知。故意问道：“圣上好端端饮酒，怎又面色不愉？难道贱妾有开罪的去处？”炀帝慌道：“朕很觉欢乐，爱卿不要多疑。”萧皇后见了这般光景，不禁暗暗好笑，当下一个眼色，使与站了身旁的宫女。那个宫女会意，便悄悄的退了出去，不多时候，又悄悄的领了一个紫衣宫女到来。那个紫衣宫女便捧了金壶，替炀帝斟酒。炀帝正蹙了双眉，念念不忘的想那宣华夫人。紫衣宫女替他斟酒，他正眼也不去看上一眼。猛的紫衣宫女，一个失手，将金壶儿撞翻了玉酒卮，酒泼了一桌。炀帝才抬起头儿，正想发话，一眼瞧到紫衣宫女脸上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怔住在座上，话儿也说不出。那个紫衣宫女，却不慌不忙的，取了一块抹布，细细的将泼酒揩干净，替炀帝重行斟上了酒儿，悄悄的退立一旁。炀帝却将她从头到脚，瞧了又瞧，兀是惊疑不定，早把个坐在一旁的萧皇后，险

些笑了出来。只是借着饮酒，忍住了笑容。

炀帝把个紫衣宫女看够了多时，却也忍不住了，便含疑着问萧皇后道：“这个紫衣斟酒的宫女，怎的以前没有见过，还是几时进宫的。”萧皇后道：“她进宫得没有几天，圣上自是不认识了。”炀帝点头笑道：“她的容貌竟和一个人相肖，简直丝毫无二，爱卿你可知道？”萧皇后摇头道：“贱妾却是不知，她和谁人相肖。”炀帝顿了一顿口道：“宣华夫人也是这般的面貌，并且身段也相同，要不是宣华夫人在长安，朕定要疑她改装了宫女，和朕取笑了。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给圣上一提起，果然十分相像，只是可惜这个宫女，却是个哑吧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怪不得她泼翻了酒儿，不说一声求饶的话儿。真是可惜，生了这副容貌，偏故做了个哑子，怎不叫人纳闷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不是怀念宣华夫人，夫人又远在长安，如今这个宫女，虽是不能说话，性儿甚是伶俐。面貌既和宣华夫人相肖，今宵便命她侍候了圣上，聊胜于无。圣上你看可好？”炀帝有了几分酒意，心中原在思念宣华，如今听了萧皇后话儿，倒也有些合意，便点了点头。向那紫衣宫女看时，只见她低垂了粉颈，脉脉含情。萧皇后却含笑说道：“既是圣上允许了，时间也已不早，就请圣上安息。”萧皇后说毕，即离了座儿，一手拽了炀帝，一手拽了紫衣宫女，走入寝宫，她才放了手道：“你们会一会吧。”她便返身走出，拽上了寝门，含笑着走了。

炀帝在寝宫内，将紫衣宫女拥上了牙床，见那个宫女，只是憨憨的痴笑，并不宽衣解带。炀帝含笑对她道：“痴孩子，别尽自傻笑，快脱了外衣，睡到被里去。”宫女摇了摇头儿，只是不动。炀帝好不纳闷，便先自宽了袍儿，再替宫女解衣。哪知解到了贴肉的内衣，炀帝伸手入怀，想摩抚她的鸡头，却有一件东西触手。捞出看时，竟是一个彩色的同心结子，不就是赐与宣华夫人的一个？那个宫女，已是格的一笑，钻进了锦被。炀帝方才大悟，什么哑子宫女，原是心上人儿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串得好，竟把朕瞒在鼓中。”便也钻进了锦被，和宣华夫人算帐。帐儿算得怎样，小子却不能够记得清楚了。哈哈。

春宵苦短，又是天明，炀帝出了一身风流汗，早把个闷病治好。这天兴冲冲的上了早朝，他却下了一道手敕，命监造仁寿宫的宇文恺与封德彝两人，监营一宫，须较仁寿宫伟大美丽。这道旨意下去，便有一个臣下出班奏道：“圣上宫殿宽洪，园林精美，已足优游燕息，何必更耗府库，劳役人民建造离宫。不如节财息民，仰见圣德。”炀帝睁目看时，却是蒲山公李密。密生有异相，面黑若漆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甚有才略，志气雄远，轻财好士。府第中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夙有贤名，震动东京，炀帝也隐有所闻。如今见他出班谏阻，好生不悦。便厉声道：“自古皇帝，莫不有离宫几所，朕建造一宫，卿便妄加非议，朕意已决，莫再胡言，致于罪过。”李密只得默然而息。待到退朝回转私第，不禁掷冠叹道：“大丈夫不能得明主辅助，即当取而代之。”话声方毕，忽闻背后有人轻语道：“此是何种话儿，大声狂言，不惧灭族不成。”李密回头瞧时，不禁笑逐颜开道：“可儿可儿。”

阅者可知道，在李密背后发言的是怎样一个人物。却是一个秋水为神玉为骨的美人儿，原是李密的宠姬雪儿。生得冰雪聪明，锦绣心肠，天付一串好歌喉，清趣纤曼，遂心所欲，都能应弦合节。每逢李密宴客，席上客有艳丽的词章，密即与雪儿协律成歌，靡不娓娓动听。座上莫不相敬，叹为天人，因此甚得密的宠爱。这天雪儿闻密回了私第，便入书室中探视，听了密的愤

言，便婉言相阻。密回嗔作喜，即将朝中的事儿，说给她听了。雪儿笑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邦有道则言，邦无道则行，公爷难道不知？”李密大喜道：“卿言甚佳，我当永志不忘。今日气候清和，我思与卿同游郊外，卿可能相许。”雪儿道：“妾愿相从。”李密道：“只是今日出游，不要被衣冠束缚，令人奄奄没有生气。”雪儿笑道：“依了公爷的心意，却要怎样？”密笑道：“我拟做一个田野鄙夫，布衣芒鞋，骑牛出游，卿也装作小家碧玉，骑牛相随。”雪儿道：“事却有趣，只是公爷也不必布衣芒鞋，被人见了惊骇。不如一袭轻饰，尽够风流了。妾也毋须改装，毋须修饰，便一同跨牛出游，岂不甚好。”密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当下李密便穿了一件紫色袍儿，取了一卷《汉书》，挂在牛角。雪儿便取了一枝玉笛。密又命一个小童担了酒菜，相随在后，便和雪儿各骑了一头黄牛，拣那山明水秀的所在，缓缓行去。一路上熏风扑面，麦浪翻金，不觉得行至了阜涧。那处却是山环水绕，景儿甚是清幽。密便在牛角上，取下《汉书》，高声朗诵。读到开怀的时候，即向小童索酒，痛浮一大白。雪儿却横坐牛背，觉得有兴，便清越越的曼奏玉笛，一阙终时，余音四散。密更抚掌称善，又浮了一大白。密却笑顾雪儿道：“如此清游不可无歌，我为卿奏笛，卿可随意歌来。”雪儿笑了笑，便将笛儿授在密的手中。密按了宫商，徐徐吹出。雪儿遂曼转珠喉，轻启朱唇的唱道：

喜碧山日亲，把银鱼早焚，销缴了功名分，轻车鸠杖鹿皮巾，也不让黄金印。晚景无多，前程休问，趁明时自在隐，寻几个故人，团坐在华门，尝则把阴晴论。

歌声歇处，笛尾留音。李密仰天笑道：“今日此游快活煞人了。”不道话声方毕，也有人应声道：“今日此游快活煞人了。”密与雪儿好生诧异，忙向四下察看，却见东首垂杨下面，有一个人策了驴儿，答答的前来。银髯当胸，垂风飘荡。李密失声道：“来者敢是杨公。”那人在驴背上哈哈笑道：“李公清趣，却给老夫打破了。”雪儿定睛看时，方知驴上的老人，便是杨素。当下李密跨下了牛背，杨素离了驴儿，便席地而坐。小童陈上酒菜，两人便对饮畅谈了一回，方始骑牛的骑牛，乘驴的乘驴，分道而归。杨素回到家中，对他的儿子玄感道：“李密非常人，你可和他深交。”玄感唯唯记下。正是：

蛟龙不是池中物，老眼原未见识错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酒污蟒绣杨素肆威 梦惊罗帐陈氏夺魂

话说杨素在阜涧一会李密，对酒畅谈，便知李密是个英雄，回到家中，命他的儿子玄感，与密结交。玄感依了父言，入后与密结了深交，做出一番事来，今且按下不提，入后再表。

且说宇文恺与封德彝奉了炀帝的旨意，建造一宫，两人本是谄佞的鼻祖，炀帝要造成的宫，须比仁寿宫远要美丽宽大，两人自然遵旨奉行。便先行相择地势，何处最是相宜。两个人镇日的在洛阳四周察看，寻个好所在，竟也给他们看中了阜涧，便召集工役惨淡地经营起来。采运各地的奇材异石，嘉木异草，珍禽奇兽，布置在宫中，费去了百万人民的汗血，耗去了无量数的府库，造成了一所美轮美奂的大宫。宇文恺、封德彝复命告成，炀帝便欣然的和了萧皇后、宣华夫人，以及后宫的妃嫔，一同到了阜涧新宫。游玩了一回，博得炀帝说了声好，宇文恺、封德彝便也得了重赏。炀帝却与新宫题上了一名，叫作什么显仁宫。还是算仁德显天的意思，还是算比仁寿宫更见显赫的意思，真是圣意高深，小子实难深测了。闲话休多，书归正传。

且说炀帝题了宫名，当晚便在显仁宫中，赐宴王公大臣。一般逢迎的臣下，自有一番歌功颂德的话。就中却有一个大臣，见显仁宫造得这般奢华，倒惹起了隐忧，深恐炀帝有了此宫，不要流连忘返，镇日的纵情声色，误了国家大事，便思乘间进谏一番。阅者可知这一位大人是谁，却是功高望重的尚书令杨素。他进趋前席，到了炀帝座前。炀帝见杨素到来，他们的君臣，原已不拘礼节。炀帝即命内侍，移过座儿，与杨素坐下。早有宫女上前，给杨素斟酒，素正待发言进谏，炀帝却先自顾素道：“公视这座显仁宫，比较了仁寿宫如何？”杨素道：“仁寿宫怎能和此宫相比，只是圣上提起了仁寿宫，老臣却想着了旧事。那座仁寿宫原是先皇命老臣监造的，老臣因先皇与先后春秋俱高，晚境须娱，便在布置上面，稍事华饰。不道先皇节俭性成，竟以老臣造得太觉富丽了，险些遭到严谴，幸得先后解围，才告无事。圣上春秋正富，不比先帝须娱晚境，如今这座显仁宫，较了仁寿宫，奢华不止加上了十倍。老臣深恐圣上耽了声色，忘情国事，老臣不免怀了杞人的愚忧。但愿圣上，须于万机理就的余间，临此清游，要如昔日的先帝游幸仁寿宫一般，老臣不胜欣幸了。”

炀帝想不到杨素到来，说了一大篇的老话，好不刹风景，心中甚觉不悦。只因他是无事不知的心腹，又算先皇的老臣，不便发言驳斥，只得和他的老调，敷衍一下，便装做了笑容道：“公言甚善，朕的建造此宫，只因宇内呈平无事，不比先帝当时，常有祸乱发生，始作此宫，藉为休养的场所，原不是恣意行乐的。”杨素点头道：“只是祸患常出现在细微，漫不加察，即能酿成大祸，所谓星星之火，足以燎原，圣上终以小心为是。”炀帝听了杨素的话儿，只是假意点头。杨素见炀帝纳谏，老颜面很觉光辉，倒也开怀畅饮起来。炀帝却给杨素一番说话，心上甚觉不舒，饮酒也少了味儿，竟不待席终，便令停宴。杨素还当做炀帝听了他的谏言，不愿纵饮了，不知炀帝正怀着一肚子的鸟气。当下众臣告退，杨素也行了。炀帝又命内侍，重排筵席，招萧皇后和宣华夫人入座，方觉兴儿勃发，开怀畅饮。萧皇后和宣华夫人又是媚态撩人，软语取笑，炀帝更是快活万分。

哪知合当有事，杨素出了显仁宫，忽又半途折回，重行入宫，撞见了炀帝，又在欢宴，总觉先前炀帝的停宴，原是作假。炀帝见素突然又来，不得

不敷衍着他，仍命他一同陪饮。萧皇后和宣华夫人便欲起身回避。炀帝笑道：“杨公勋旧，二卿不须回避。”萧后与宣华夫人，只得坐下来。萧后并不在意，宣华夫人却想起杨素宫门等候的事儿，不觉深自惭愧，低垂了粉颈，羞得抬头不起。杨素本不愿意再饮什么酒，只是心下不甘炀帝，竟语与心违，欺人太甚，故饮了一杯酒儿，便不沾唇。炀帝劝他饮酒，素即正色道：“老臣方才已蒙赐宴，宿酒未醒，不及圣上量洪，已命停宴，不刻工夫，又是开筵畅饮。”

炀帝听了素的讽语，暗暗纳闷：怎么今天这个老头儿，一味和我作对。当下仍含笑道：“方才与众臣会饮，此刻却是朕与皇后小叙，我公不要过谦，仍可畅饮数杯。”杨素却起立道：“老臣闻得酒荒色荒，具能亡人，不但老臣偌大年华，理当节饮，就是圣上也不宜耽情酒色。”炀帝闻言，虽觉拂意，索性笑道：“把酒消遣，还不至有什么大害，我公何必多虑。”杨素见话不投机，好生忿怒。恰巧有个宫女上前斟酒，素袍袖一拂，意欲阻她不必加斟，袖角拂在壶上，宫女一个不防，失手将金壶倾翻，酒汁淋湿了杨素的蟒袍。素正在愤无可泄，便迁怒到宫女身上，勃然变色道：“怎的如此无礼，敢在天子面前，戏弄大臣，朝廷法度，不准宽容，望圣上即加惩罚，以儆儆尤。”炀帝暗想，这原不是宫女的错误，你自己的袖角，拂翻了壶儿，怎说是宫女戏弄大臣，便欲叫我惩罚。故一任杨素发作，只是默不出声。杨素见炀帝袒护宫女，越发的怒不可遏，竟自喝令左右内侍，将宫女牵出道：“国家政令，全给你们一般妇女小人弄坏了，怎能不惩？”左右的内侍，见炀帝又不开口，杨素又大怒，倒觉为难万分。还是将宫女责打的好，还是待炀帝发了话儿，再打的好？便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的面面相觑。

座上的萧皇后见了这般情景，恐闹僵了事儿，便命内侍们道：“你们还不把那个蠢才，拿了下去，重重的打她二十宫棍。”内侍们便遵谕发付。杨素方向炀帝道：“不是老臣无状，原要使得这般宦官宫女，知道圣上虽然仁慈，老臣还须执法相加，往后便不敢这般无礼了。”炀帝见素如此肆威，心下好生不悦。但因夺嫡阴谋，和许多难言的事儿，全仗他一人做成，就是不快到万分，也只好忍耐下去，依旧的强颜笑道：“我公能铁面执法，使得宫廷整肃，真是朕躬的大幸了。”杨素见炀帝的话虽如此，谅也不是由衷的真言，明知他有些着慌，当下不愿再留，即离座告退。炀帝巴不得他早去，便也不加挽留，由他自行。杨素悻悻回到了府中，对他的儿子玄感道：“今上由为父的赤心扶住了他，得登上了大位，如今却荒淫酒色，将来看他如何得了。我好言劝他，他反有不快的表示，我真后悔嫌迟，深负了先皇。”杨素话毕，不禁连连叹息，玄感也是摇头唏嘘不题。

且说炀帝待杨素走后，快快的对萧皇后道：“杨素老儿，越发的恃宠泼赖了。”萧皇后道：“他的话儿，原也不错，圣上不必责他，枉了他一片赤心。”炀帝见萧皇后如此说，也就罢了，当下依旧任情畅饮，直饮到宫鼓报了二更，方始停筵，和萧皇后同入寝宫。宣华夫人却独宿孤衾，一时不能成寐，旧事一件件涌上了心头。想着了去世的先皇，生前待她怎样恩爱，不免洒了几点伤心眼泪。想着炀帝待她的深情，便又喜上眉梢。想到了失节不贞，难免受人评论，不禁懊丧万分，思潮起伏不定，休想入梦一刻。在床上转侧了多时，隐隐的听到宫鼓冬冬三下，已是半夜过后了，不觉神思恍惚。

正待睡着，忽看一宫女到来，上前相请道：“圣上要会夫人，快些前去。”宣华夫人讶道：“圣上已和萧娘娘安睡寝宫，在这半夜深宵，怎的还来召我？”

宫女道：“夫人只管前去见了圣上，自会明白。”宣华夫人只怀了满腹疑云，结束下床道：“圣上现在何处？”宫女道：“夫人不须多问，随了婢子走就是。”宣华夫人便随了那个宫女，走出了寝室，向前行去。曲曲折折，转了几个弯儿，宣华夫人留神看时，觉得不像在显仁宫中了，心中好生纳闷。问那宫女，又是不出一声，只顾走去。宣华夫人正想责骂她几句，抬头看时，那个宫女忽的失去了踪迹。再定神向四下打量，不禁奇异万分，怎会到了仁寿宫中的大宝殿上了。明明人在洛阳的显仁宫，走得没有多少路途，竟会到了长安的仁寿宫，难道做梦不成？宣华夫人一边思索，一边只是向前走去，不觉的到了大宝殿后面，芙蓉轩跟前。宣华夫人一想，隋主病殁在宫中，顿时毛骨悚然，正要回身走时，芙蓉轩里面，早走出一个宫女。宣华夫人一看，便是先前领路的那个，即问她道：“你一眨眼工夫，怎的不见了，究竟圣上在哪儿，我们怎会到了长安来？”那个宫女狞笑道：“圣上即在轩中，他候了夫人多时了，快些进去吧。”宣华夫人怀着小心，踏进芙蓉轩中，猛见榻儿上面，坐了一个满面怒容的隋主杨坚。宣华夫人这一吃惊，非同小可，慌得遍身战抖，立脚不住，急忙双膝跪地，连呼圣上饶命。隋主嗔目喝道：“朕躬生前，怎样待你，你这贱婢，这般忘恩负义，朕的尸骨未寒，你便和不肖畜生，成就苟且，今日还有面目，前来见我？”宣华夫人流泪分辩道：“妾受圣上深恩，驾崩以后，便思殉节，只因无机自尽，致被今上迫淫，实非心愿，还望圣上见恕。”隋主呼呼冷笑道：“说得好自在话儿，谁来信你，不肖畜生的恶贯，尚没有满盈，到时自有人收拾，你这贱婢死期已到，岂能饶你？”宣华夫人听话儿不佳，忙思起身逃走，隋主已是赶到面前道：“你往哪里走！”说着举起手中如意，对着宣华夫人当头打下。宣华待要避让，已是来不及，脑门上受了一记，不禁脑痛欲裂，大喊一声：“痛死我了。”顿从梦中惊醒，依旧好端端睡在床上，浑身却出了一身冷汗，心头别别乱跳，头脑隐隐作痛。细想梦中景况，不像是个吉兆，难免悲伤了一回。渐觉身儿火热，头脑胀痛。到了天明，竟是挣扎不起，病倒在床。待到炀帝退朝回宫，闻知了消息，急忙前来探视。宣华夫人见了炀帝，不禁珠泪直流，哽咽着道：“圣上，贱妾要和你永诀了。”正是：

恶梦已夺夫人魄，药石难回大地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花开花谢红颜凋零 鱼大鱼小白头失礼

话说宣华夫人见了炀帝，痛泪直流。炀帝温颜相慰道：“夫人想是偶感了风寒，只须吃些发散药儿，便能获愈，怎的说不吉话，令朕听了凄凉。”宣华夫人道：“圣上没有明白底细，哪知妾有隐痛存在。”炀帝吃惊问道：“夫人有何伤感，无妨说给朕听了，也许能替夫人设法。”宣华夫人摇头道：“冤孽缠扰，无法可想了。”炀帝不禁失笑道：“夫人又说孩子话了，感冒小病，有什么冤孽缠扰，快不要胡思乱想，放心大胆的养病，朕命御医前来替夫人诊治，准叫一服药儿，夫人的病儿便好。”宣华夫人依旧摇头道：“就是圣上请到了华佗、扁鹊，也难治妾的病入膏肓。”炀帝见宣华夫人一味的说那不吉话儿，不免也有些伤心起来，凄着声音问道：“夫人端的为了何事，便会这般光景？”宣华夫人捱延了一刻，禁不得炀帝连连逼问，只得把昨晚梦中的景象，详详细细的说出。

炀帝听了，也不禁连打了几个寒噤，变了神色，方始明白宣华夫人的只说不吉话儿，原是为了如此，倒觉惴惴不安，流泪起来。但也无法可想，只得仍安慰了她一番，一面命内侍召医诊治。萧皇后这时也来探疾，见了炀帝面上的泪痕，便娇嗔道：“怎的这般婆子气，夫人又不是生的绝症，便至慌到如此？”宣华夫人凄然道：“妾蒙娘娘亲爱有加，此恩只能来生回报的了。”萧皇后急将宣华夫人的嘴儿掩住道：“夫人怎的说出？”炀帝便附在萧皇后耳上，将宣华夫人的梦儿，说给她听了。萧后也觉不妙，只是面上仍得安慰宣华道：“乱梦无凭，怎能作准？但教安心调食，自可无虞。”宣华不再答话，只是涕泣。不多时候，御医到来，炀帝嘱他小心诊治，御医哪敢疏忽，平心静气的切了一回脉，但见他皱眉摇头，少停外出拟方。未几呈上奏案，却是“病入膏肓，药石无功”两语。炀帝看了越发着急，不禁泪如雨下，望了望床上的宣华夫人，似乎睡着了光景。炀帝便和萧后悄悄退出，一同到萧后宫中。萧后道：“夫人的病儿，到了这般光景，还得早些替她准备后事。”炀帝只是流泪不语。

到了午刻相近，宣华那边的宫女，慌忙入报道：“夫人要不好了。”炀帝赶忙走入宣华夫人寝宫，宣华已是气往上逆，脸儿红得像玫瑰一般鲜艳。炀帝知道是回光反照，急想上前和她诀别，哪知宣华夫人眼目昏花，神经错乱，见炀帝走近床前，她竟当作了隋主杨坚，不禁凄声呼道：“罪在太子，与妾无干，圣上既欲见罪，妾便相随至九泉罢了。”说毕，手乱动了一阵，香魂脱离了臭皮囊，一瞑不视，享年二十有七岁。炀帝见宣华夫人竟是死了，不禁心如刀割，顿足大恸。隋主和独孤皇后死时，却没有这般的哀痛真泪。这时萧皇后也来了，见宣华夫人已是死去，不免洒了几点泪儿，便即劝慰炀帝道：“人死已是不能复生，圣上也不宜过哀，还须防人议论，赶办后事，好好的替她安殓，倒是真的。”

炀帝听了萧皇后话儿，方始勉强止住了号声，兀是泪儿流个不止。萧后想炀帝留在室中，不免越发要伤心，便挽了炀帝，到她的宫中安息。一面命人丰厚收殓，择吉安葬。这天炀帝悲念宣华，饮食无心，萧皇后百般的劝慰。到了晚上，炀帝却不过萧后的情面，始吃了一瓶薄粥，便即上床睡了。起先只是转侧不宁，好容易等到睡着，没到一个时辰，又从梦中哭醒，萧后惊问所以，炀帝道：“方才梦见宣华夫人，对朕言道：‘妾身死了，甚受苦楚。’朕正思问她，受谁人的苦楚，忽的来了两个狰狞恶鬼，将她强拽着去了，朕

便哭醒，不想她死了过去，尚要受苦，这多是朕躬害她的。”炀帝说着又不禁伤心万分。萧后忙道：“这多是圣上心记成梦，怎作得准儿，况且一个人死了，便已完了，还会受什么痛苦，圣上自须保重身子才是道理。”炀帝默默无言，兀是如醉如痴，歇了好久，方才闷闷入睡。

一宵易过，到了天明，炀帝懒得临朝，推说身子不安。累得一般王公大臣，纷纷入宫候安。一连好几日，炀帝没有临朝。这天闷得慌了，便对萧后道：“朕须去花园游玩一番。”萧后正恐他闷出病来，如今听说炀帝有兴游园，萧后便凑趣道：“可要贱妾陪去？”炀帝却摇头道：“朕去去就来，爱卿不必跟随。”萧后只索罢了。炀帝一个人踱进了花园，游玩了一会，甚觉索然无味，悻悻的想回宫了。行经园池跟首，忽闻泼刺一声，急忙看时，却是水中鱼跃。炀帝不觉动了钓鱼的念儿，当下便命内侍移过一把金交椅儿，放在池边，又命内侍取到了鱼杆，炀帝便悄悄地坐在池边。垂纶入水，只等愿者上钩。不多时候，即钩着了一尾鱼儿，炀帝顿时笑逐颜开。在宣华夫人死后，炀帝的笑容，还是第一次发现。恰巧杨素为了政事进宫，听说炀帝在园中游玩，一径寻至池边，见过炀帝，便将应该奏闻的政事，告知了炀帝。即站在一旁，瞧炀帝钓鱼。炀帝便笑道：“杨公有兴，不妨和朕同钓。”

杨素觉得有味，也就不推辞，径命内侍，移到一把金交椅，放在炀帝下肩，相并坐下，早有内侍，呈上鱼杆，杨素理一理纶儿垂入水中。这时正过辰牌，初夏的天气，日光渐热，炀帝命内侍取来御盖在上面，遮避日光，御盖张了开来，面积颇大，恰好蔽住了炀帝、杨素两人。在理杨素不该享此权利，应当避让。实因他和炀帝脱节惯了，炀帝也不在意上，杨素也居之不疑。他们两个人钓了一回，炀帝连得了几尾小鱼，杨素钓了多时，却没有一尾上钩。炀帝便笑顾杨素道：“我公才兼文武，淹有众长，钓鱼虽是小道，也要心定气和，才能有济。公钓了许久时刻，一尾没有钓着，谅来对于此道，未能精通，也可算是我公的一短。”杨素钓了多时，没有鱼儿上钩，本在心上不耐烦，如今听了炀帝的话儿，一片奚落，他原是个事事好胜的人儿，怎肯承认己短，便应声道：“圣上钓了多时，只有小鱼上钩，老臣却要钓一大鱼，岂不闻大器晚成，一鸣惊人的话儿。”炀帝听了，已是心上烦恼。

偏是事有凑巧，杨素的话儿，说得没有多时，杨素觉丝纶一动，赶忙提杆，竟钓着一尾金色大鲤鱼。杨素更是得意，即向炀帝道：“如何，老臣有志竟成，圣上也该替老臣欢喜。”炀帝听了，更觉恚恨万分，又见杨素坐在御盖下面，银髯飘拂，仪容秀中含威，身材又是魁梧，恍然有帝皇的气象，不觉的忌念陡生，面上现出了怒色。杨素瞧在眼中，便起身告退。炀帝默默不语，待素行远了十多步，却故意的高声道：“这个老贼，怎的如此放肆，不怕朕灭他九族不成？”语声送进了素的耳中，不由得十分恼怒，竟自作咕啞，语声也不是甚高的道：“老夫替人作的什么事，本要早诛九族的了。”炀帝听到耳中，怎不要恼怒，立叫内侍，命素且慢出园，道朕尚有嘱咐。内侍便上前唤回了杨素。炀帝却怒气冲冲的回到了宫中。

萧皇后见炀帝面色有异，忙问所以，炀帝愤然道：“杨素老贼，欺朕太甚了。”萧皇后道：“他敢怎样的无礼，触怒了圣躬？”炀帝便将方才的情形，一一说了。萧皇后点头道：“原是杨素失礼。”炀帝道：“可不是吗，如今这个老贼，还等候在园中，朕欲下一手敕，逼他自尽。爱卿你看可使得？”萧皇后慌道：“使不得使不得。他虽骄肆无礼，但为先朝的旧臣，又是有助于圣上，今日不明不白地赐他自尽，朝臣如何肯服。况且他的旧部甚多，他

的儿子玄感，也是执掌兵权的，一旦变生肘下，怎生得了？又兼杨素原是一员猛将，几个内侍，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圣上赐他自尽，他必然反抗，内侍们制不下他，任他漏脱了出去，那时他只须一声号召，旧部全归，包围了宫城，圣上与贱妾，还望活命不成？”

炀帝听了萧皇后的话儿，觉得十分有理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依了爱卿的话儿，原是不错，投鼠忌器，朕也顾着，只是他这般骄肆，朕便任他不成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圣上只能徐徐的图他，再作计较，不须急急在一时，反生不测。就是照了他的年龄看来，也没有几年好活了，索性待他自毙罢。”炀帝无可如何，便命一内侍，到园中传谕了杨素，叫他尽自回去，朕的嘱咐你话儿，改日和他说了。内侍奉命前去。杨素正在心下生疑，怎的唤回了老夫，他却回宫去了。那个内侍到了杨素跟前，便传谕了素，素却在袍角上摘下了一颗大珠，暗暗塞入内侍手中，低声问道：“圣上回到宫中，可有什么话儿？”内侍贪了小利，便将炀帝与萧皇后对答的话儿，尽行泄漏。

杨素听了，好生气愤，便也怒气冲冲的回归了私第。他的儿子玄感，见素面含怒色，即问原因，杨素愤愤道：“偌大郎君，由我一手提起，他到了今日，竟会忘恩负义了。”玄感听了郎君两字，便知指的是炀帝。原来杨素自恃功高，有时面对炀帝，也直呼郎君，炀帝从来不加驳斥，玄感所以知道。杨素又将事情的始末，全行说出，又顾了玄感道：“圣上对于为父，固是奈何不得，要是为父死了，将来不免要泄愤到儿的身上，儿等还须留意为好。”玄感点头道：“这也是意中事，只好到了那时相机对付了。”

有事便长，无事便短。一天过去，又是早朝时刻。这天炀帝又亲自临朝听政，杨素照例上朝，心中记着了昨天的事儿，不免有些悻悻。踏上了殿阶，忽的一阵阴风，扑面吹来，不禁毛发悚然，顿觉头昏脑乱，双目发花，急思镇定心神，恍惚之中，只见大殿上面，来了一个人儿，头戴垂络宝冕，身穿袞服，手中拿着一把金钺斧，迎面走下阶来。杨素仔细瞧时，这位皇帝服饰的人，并不是炀帝，却是帝父杨坚。杨素吓得魂不附体，急待转身逃避，耳中恍然，听得厉声道：“老贼逃到哪里去，你与逆子干得好事，今天特来取你狗命，你还想偷生不成？”杨素越发的心慌意乱，顿觉双足一软，扑身倒地。正是：

亏心干下瞒天事，白日魂现惊老奸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筑苑圃佞臣献议 选采女皇后定评

话说杨素神经错乱，见先皇杨坚的阴魂，白昼出现，慌得逃避不及，跌倒在地，似觉杨坚在他的背上，将金钺猛击一下，痛彻心肺，禁不住狂叫一声，鲜血直喷，立即晕了过去。炀帝在宝座上面，看得甚是分明，见杨素无端发了神色，忽的回身扑倒在地，口吐鲜血，心中自是畅快，面上却不得不假作惊慌，传命殿前卫士，搀扶杨素起立，拥出朝门。早有杨素家丁，抢前相扶，用一乘大轿，抬回了家中不题。

炀帝退朝回宫，不禁喜色流露在面上。萧皇后问道：“圣上今日临朝，谅有瑞事闻知？”炀帝笑道：“哪有什么瑞事，爱卿怎生看出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妾见圣上回宫，面含喜色，故而动问。”炀帝恍然道：“爱卿不知底细，今日杨老头儿上朝，忽在殿阶下面跌了一跤，口吐鲜血，眼见老命不久了，朕躬甚觉快心，爱卿谅也爱闻？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这是天夺其魄，作为不臣的警戒。”炀帝道：“卿言甚是。”

萧皇后见炀帝快活，便命宫女设宴，炀帝欣然入座。酒过数巡，炀帝又勾起了一片伤心，想念宣华夫人了，不觉得锁了欢颜，又呈愁态。萧皇后见状，明知他想念宣华，便道：“谅圣上是怀念宣华夫人，又生不快？”炀帝点头叹道：“佳人难再得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痴郎君恁地情痴，夫人虽是死了，不能复生，难道除了夫人，便无其他的佳丽不成？六宫之内，才人宫女，为数甚多，此中或有空谷幽兰，暗藏秀丽，待贱妾召集了她们，凭圣上拣取如何？”炀帝不觉大悦道：“爱卿这等大度，足见贤德，不愧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，朕躬真是万分有幸了。”

当下萧皇后传令各宫嫔妃采女，齐集正宫外面的大殿上。听选这个消息传了出去，六宫中的一般小女儿，哪一个不思得沾雨露，希图恩宠，赶忙涂脂抹粉，着意熏香，一个个装饰得珠围翠绕，柳眉花娇，袅袅亭亭的到了殿上。炀帝和萧皇后移席殿中，一面饮酒，一面留神瞧去，可有绝世佳人。哪知炀帝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拣来拣去，都觉得不合心意，瞧不上眼，失望似的对萧皇后道：“庸脂俗粉，触目生憎，叫她们去罢。”萧皇后只得命那般人退去。那般嫔妃采女，便乘兴而来，没兴而返，一个个又惭又恨，顷刻之间，尽行散走。炀帝笑对萧皇后道：“爱卿如何，像宣华夫人般的绝世，原是没有的了。”萧皇后道：“那倒不能够一笔抹杀，宫中虽是挑选不出，难道天下之大，绝色的人儿，只生宣华夫人一人不成，圣上不妨命人广选各地采女，入宫听点，定能得到美人。”炀帝不禁附掌称善道：“朕恁地痴呆，竟会想不到此，多亏爱卿提及。”当下炀帝毫不迟疑，即命心腹内侍许廷辅等，出外采选。不论官宦绅富，庶民小家，若有佳丽的女子，速即选入。

廷辅等奉了旨意，便分头出发，仗了官家势力，大作威福。闹得各郡人民，一家家不得安宁。炀帝又因选到的采女一多，宫中没处安插，更须造个清幽绝俗的场所，安排这些美人儿，当下便召集了几个心腹佞臣。一同商议办法，就中有一个侍史内郎虞世基道：“圣上若须另筑宸游之所，依臣愚见，显仁宫殿台的气味太重，不足嘲风弄月，吟诗作赋，最佳不须建筑宫殿，全采苑圃体格，择一个相当地段，辟地三百里，已足布置。就中将一半挖成五个大湖，分东南西北中，方圆各占十里，沿河四周，种植花草，筑就长堤，察看相宜的形势，分置亭树几所，不宜过多，便觉灵活。沿堤柳桃相间，杂

以梨杏，春来景色，便可无限动人。其余一半再分两半，半掘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大湖，湖中可造三座石山，山须高出百丈，上面建些玲珑的楼台殿阁，便可在内设宴饮酒，远眺四围景色。大湖须与五小湖相通，驾舟往来，可无阻碍。其余一小半，相其地势的如何，分建小院落十余所，便可将选得的美人，安排在里面，以供洒扫，圣上的意下如何？”炀帝听了，不禁大喜道：“卿的条陈，正合朕意，即委卿督造苑圃，一切便宜行事。若能早日落成，更是佳妙。”世基奉命而退，便在洛阳西偏，觅到了合宜的地位，即遵照了己意从事。役工二百万人，日夜不停的工作，到了那年六月，即已造成，同时许廷辅等也已采选到了二千名美女。呈进名单。

炀帝见有这们的多，不禁失笑，顾了萧皇后道：“怎来如此许多的美人，谅来连了无盐嫫母，她们也列入了美女队伍里了。”萧皇后也笑道：“二千个里面，终有绝色几人，不失圣上的望是了。”炀帝道：“昨天虞世基奏道：‘苑圃已是落成，内有十六个院落，须选择佳丽谨厚的淑媛，作为每院的主持，分拨各院。’爱卿你看可好？”萧皇后乐得凑趣，即道：“圣上的主意甚善，贱妾愿为圣上效劳，代行挑选如何？”炀帝欢然道：“爱卿若能如此，真胜我母后百倍。”当下炀帝已是刻不待缓，一面命内侍设了盛筵，和萧皇后同饮，一面召许廷辅到来，命将所选的美女，分了几起，带到筵前，待萧皇后点选。廷辅便将各处美人，一起起的带进，逐名点至筵前。

炀帝且饮且瞧，觉得一个个生得不俗，萧皇后却端相每个头脸手足。凡是肥带稍痴，瘦见骨露，秋波媚而不明，春山翠而不细的人，俱屏过一边。好容易拣着了十六个神清骨秀，体态安娴的美人，炀帝记下了姓名，便亲自面谕，各封为四品夫人，分管十六院事宜。又传命虞世基，监拣玉印十六方，待院名题就，即和主持夫人的姓名，一同刻在印上。制就后，再行分给。

只是十六院的夫人姓氏，和每个人的来历，小子也须交待清楚。原来选中的十六个夫人，一个是王桂枝，原本洛阳人氏，芳年十六岁。她的父亲，在洛阳东门大街上，开一所酒肆，唤做“一醉来”，也不用什么店伙，便将桂枝做了个当垆女，好一块活招牌。一般游蜂浪蝶，终朝不绝的前来买醉，想和桂枝勾搭。哪知桂枝虽则艳如桃李，却是冷若冰霜，那般轻薄的少年，一个个空望着咽唾，休想她青眼相垂。因此便替她起了个外号，叫做“云里观音”，算是可望而不可接的意思。

桂枝的父亲，也是一个爱喝酒的糊涂汉，生性又甚是燥烈。这天傍晚时分，他已喝了七八成的酒，差不多快要醉了，恰巧许廷辅路经酒肆门前，瞧见了“一醉来”三字的市招，觉得名儿很是别致，便不由得停了脚步，向肆中望去，生意着实不恶。一眼又瞧见了当垆的桂枝，不禁咋舌，酒家倒会胡生出这般绝色的女儿。廷辅便心下一盘算，踏入了王家酒肆，高声问道：“谁是此店的主人？”

桂枝父亲睁开了一双通红的醉眼，瞧了廷辅一眼儿，见是宫监打扮，便停下了酒杯，手儿撑了桌子站立起身道，“不敢，哪一位公公，我王小亭便是，有什么话儿吩咐，请坐下，来喝杯水酒。”廷辅毫不客气，便坐了下来。桂枝替上了一副杯筷，送过来一角热酒。廷辅迷细了眼，对那桂枝看了一下，举起酒儿，呷了一口，含笑对小亭道：“那一位小姐，是掌柜的谁人？”小亭道：“那是小女桂枝，今年一十七岁了，还没有受茶，公公可是和她做媒，不知说的是哪一家。”

廷辅见小亭醉态可掬，倒觉甚是有趣，便顺了他的口吻道：“不错，是

来做媒的，你可晓得，那一家就是当今的天子，你中意不中意？”小亭道：“公公喝醉酒了，怎的说出这般话来，我的女儿，哪有这们福份。”廷辅正色道：“这不是和掌柜说笑，如今圣上命咱挑选各地美女，送入宫中，听圣上点选。你的女儿，生得倒也不恶，若是选入宫去，定得圣上宠幸。”

廷辅的话儿，尚未说完，小亭已是双手乱摇道：“那是使不得，我只生一个女儿，怎生忍得让她选入宫中，活生生的隔绝了颜面，并且这一所酒店，全仗她一个人支持，这件事儿，还望公公作成了他家罢。”

廷辅便含笑道：“那也使得，只是圣上的旨意，原是要挑选美女，像你女儿这般姿色，很是难得的人材，理应挑选进去，掌柜既是只有一个爱女，咱们也不忍心拆散了你们父女。但是公私不能兼顾，却又不便，要是掌柜的能拿出了白银一千两，咱替掌柜上下打点打点，保管你的女儿没事。”

小亭听了廷辅的话儿，顿时酒性发作，猛的把桌子一拍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你也不睁睁眼，我王小亭是几等人，能拿出一千两白银给你，老实的说一声，就是有也不愿填入你的私囊，你这种招摇撞骗的手段儿，我要不来领你的教，快替我滚了出去。”

廷辅原是一个无赖，借了选采女的机会，想大大的捞一票财水。他见“一醉来”生意不错，桂枝生得貌美，又听小亭不愿意他的女儿应选入宫，便想要小亭拿出一千两银子，哪知碰了一鼻子灰，给小亭臭骂了一番，他怎生忍得，只是见他喝得醉了，当下也不愿和他理论，耐了一肚子气，只冷笑了两声，便立起身子，往外就走。小亭兀是万分得意，当作给他骂跑的，桂枝的心中，却甚是不安，生恐闹出了事儿。

哪知桂枝料得一些也不错，隔不到半个时辰，早有十多个宫监，骑着马儿，带了一乘小轿，直到“一醉来”酒店门前停下。为首一人，桂枝瞧上去，早已认识，即是刚才和他父亲口角的那个人，便知来意不善。正待回身走入里面，廷辅手儿一指，抢上两个宫监，将桂枝拦住。王小亭虽已喝得烂醉，见了这般光景，已醒了一大半，慌道：“公公，有话好说，且待商量。”廷辅睁圆了双目，厉声喝道：“这是当今万岁的旨意，谁敢违抗，有什么商量不商量！”说毕，竟指挥了宫监，拥着桂枝出了店门，任凭桂枝哭泣，小亭哀求，只是不理，将桂枝推入小轿，抬着走了。小亭不禁放声大哭，只是有什么用处。活生生的拆离了父女，这便是王夫人的来历。闻者只要看这一般，便知许廷辅等的挑选美女，不知是拆散了人家多少骨肉。正是：

君皇但顾人如玉，怎识分离骨肉惨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十六苑群芳领袖 五大湖胜境题名

话说上回书中，表明了一个王桂枝的来历。十六院夫人里面，还有十五个夫人未表，且待小子一一写来。如今先表一个谢夫人，她的芳名，叫做湘纹。十六妙年华，生得端丽不群。她的父亲继祖，原是江左谢灵运的后人，曾一度仕隋，做个郡丞官儿，只因淡于名利，没到三年，便退隐林下，诗酒自娱。在离洛阳东南二十余里，他辟地五亩，结了一庐，小有园林的雅境。门上题额曰“养晦庐”三字。那边的乡人，便多称他为养晦先生，遣了子弟，向他求学，他却诲人不倦，循循善诱，甚得该处人民的爱戴。他生有一子一女，子名德余，年尚幼稚。女儿即是湘纹。虽是破瓜年龄，诗词歌赋，无一样不是精通。更得一件谢氏东山丝竹的遗风，擅长各种乐器，尤以一曲瑶琴，为最佳妙。继祖的宝爱这个女儿，自是不消说得。他的老妻金氏，早已故世，家中一切内务，俱由湘纹主持，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这般贤能的小女子，哪一家不欣羨，便纷纷向谢府求亲问字。继祖爱女心深，那些庸夫俗子，怎在他的眼中，一律给他拒绝。在他授业的门弟子中，有个梁镜莹，生得面如冠玉，一表人材，所学又精，甚得继祖的垂青，颇属意于他，将湘纹嫁出。只是梁家家道贫寒，继祖也是深悉，他却并不在意。他遣人示意镜莹，命他遣媒说合。镜莹好不欢喜，当下兴冲冲的回到家中。

镜莹原是早孤，由他的母亲郑氏，守节抚养，慈母严父，职兼一身。郑氏却能教子有方，为邻里所重。镜莹那天回去，便将继祖有意于他的事儿，禀知了郑氏。郑氏却道：“儿蒙谢先生见重，为母的甚是心喜，婚姻大事，关系终身，不得不郑重考虑，虽是谢家的小姐，贤名人所共闻，只是为母的心下，尚思一见其人，再行定夺。”

镜莹原是孝顺的人，郑氏所说，从来没有相违，如今听了郑氏的话儿，当然也是无言。郑氏又沉吟了一回，便整一整钗裙，径命镜莹伴陪了她，同到谢府见过了继祖。继祖还当作郑氏亲身前来，替他的儿子求亲，哪知郑氏却一字不提，只称谢了一番训迪的盛情，继祖不觉暗暗纳闷，又不便先行提起。郑氏和继祖闲谈了一回，便请求见湘纹，继祖见郑氏欲和他的女儿会面，暗自点头，明白了郑氏的来意，尚须视了湘纹的人品，始敢求婚。当下便率了郑氏，同进内堂落座，始命侍女唤出了湘纹，和郑氏相见。湘纹落落大方，周旋中节，郑氏暗自留意，观察了一回，径起身告辞。到了外面，招同镜莹，回到家中，便对镜莹道：“谢家女儿，不是我儿的匹配，只得辜负了谢先生的盛情了。”镜莹甚是诧异，随即问郑氏道：“母亲从何而知？”郑氏道：“儿须明白，并非谢家女儿，不能够匹配我儿，却是我儿不能匹配于她。依了为母看来，谢家女儿，举止端祥，吐语温婉，容光照人，额现红霞，大有贵相，须归为帝皇的家人。我儿若与成就婚姻，深恐折了福分，于儿不利的缘故。”镜莹方始大悟，息了此念，依旧的用心攻读。

继祖一面，意为郑氏见了他的女儿，定能会意，便须前来求亲，哪知一连几日，不见发动。继祖好生疑，难道我的女儿，这般人才，镜莹的母亲，还不合她的心意不成？后来辗转探听明白。继祖不禁叹道：“郑氏女中丈夫，我却不及她了。”因此越发的器重镜莹，常对人道：“镜莹有贤母，哪得不成为佳儿。”

这一天的午后，继祖方在室中，与他的女儿湘纹闲谈，忽有家丁传进一纸名刺。继祖接来看时，见刺上“许廷辅”三字。继祖执了名刺，沉吟了一

回，问家丁：“这个人是何等样的人物？”家丁回道：“是个内监装束。”继祖听说是个内监，越发动疑，便命相请，湘纹回避入内。廷辅怎的忽会光降林府，其中也有一个由来。原因廷辅选秀到了此处，四下一打听，便知谢继祖的女儿湘纹，才貌双全，推为第一。又闻继祖作过官儿，谅来手中有些油水，他既是只生一女，必定宝爱，终也不愿将女儿选入宫中，势必出些贿赂的银两。当下便来拜访继祖，由家丁请到里面，和继祖分了宾主坐下。廷辅便将来意说明，哪知继祖毫不推辞，径允将他的女儿，选入宫中。廷辅不觉大失所望，忽的一个转念，便含笑对继祖道：“像令千金这般才貌双全，不是咱家当面奉承，选入宫去，后福非同小可，老先生若能用些欢喜银两，咱家准教令千金不受亏。”

继祖听说，明知廷辅要些好处，他原不是视钱如命的人，为了爱女身上，花几个银两，更是情愿。便含笑入内，取出了黄金两大锭，送与廷辅道：“这些小意，公公请收下了。”廷辅也不再假推让，谢了一声，即行纳入了袖中道：“一准如此，明天咱来迎接令千金，老先生今天便好替她料理一切。”继祖点头应允，送走了廷辅，转身入内，告知了湘纹。湘纹吃惊道：“父亲怎生忍得，将女儿送入深宫？”继祖笑道：“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像你这般才貌，嫁与庸夫俗子，岂不辜负了一生。镜莹的母亲，谓儿须配帝皇，不为未见。如今趁此点选秀女，到了皇帝家，为父的虽不是贪图富贵的人，但愿我儿的此去，中了郑氏的语儿，便不至辜负我儿了。”湘纹见老父如此说，也是无可奈何，只得收拾一切应用的物件，到了明天，便拜辞了继祖，乘轿而去，这是谢夫人的来历。

如今却须表个樊夫人了，却是长安人氏。父亲樊建功，是个尺藉中人，母亲蒋氏。夫妇两个年过半百，只生一个女儿，取名玉儿，生得貌艳于花，老夫妇俩，爱若掌珠。玉儿却有一件过人的去处，原来她的身材，虽似弱不禁风，两条粉臂的膂力，偏能胜过伟男，更喜使枪弄棒，熟练诸般军器。她的父亲，原是个武夫，见女儿性喜此道，索性令她终日学习武艺，使得一口好剑，四邻轻薄的人，便替玉儿起了个外号，叫做“胭脂虎”。声名传布了出去，听在选秀人的耳中，便也收罗了去，竟会给萧皇后看中，封为了夫人，这便是樊玉儿的来历。

一个是秦夫人，芳名凤琴，为山西大同府人氏。却是一个针神，诸般女红，没一样不是精通。所绣的花鸟人物，栩栩如生，无人能及。品貌又是生得出众，一双小金莲，推为大同府第一。大同本以出产小脚有名，凤琴能够称为第一，就可不必小子描写了。像这般人才，自然不免给点秀的选入宫中。那便是秦凤琴的来历。尚有十二个夫人，小子若是一个个写出，长篇累牍，不免叫阅者生厌。小子也觉没味，不得不简略地表白了一番，便算交待清楚。

原来一个是刘云芬，开封人士。一个是狄珍珠，饶州鄱阳县人。一个是梁文鸳，陕西兰州人氏，眉间有一娇艳的红痣，愈显娉婷。一个是李忧儿，山西平阳府人，生得玲珑娇小，善解人意。一个是陈菊清，也是洛阳的富室女儿。一个叫作方贞娘，却是江都人，善于度曲，原是个乐户的儿女。一个是吴郡人柳绣凤。一个是田玉芝，生得长身玉立，苗条可人，为襄郡人氏。尚有四个，便是石夫人筠青，张夫人丽卿，黄夫人雅云，朱夫人吉儿。一共十六个夫人，各有一种体态，国色天姿，不愧做群芳的领袖。萧皇后又选了三百二十个人，虽是姿色稍逊十六院人，却也一个个花娇柳媚，便充作了美人。每院分领二十个人，叫她们学习歌舞弹唱，供饮筵的时候取乐。其余的

秀女，拣灵慧的，分发苑中楼台亭榭充役。

萧皇后一一分派就绪，已是子夜过后，众秀女谢恩退出。顷刻间风流云散，殿上顿觉寂寞，一股芬芳的香味，却还满布在殿中。炀帝醉眼迷蒙，笑对萧皇后：“爱卿品评群芳，可称公允万分了。”萧后也笑道：“如今满眼莺燕，圣上尽自任意乐去，只恐要乐不思蜀了。”炀帝见萧后打趣她，随后勾住了萧后粉颈道：“朕躬今夕便思一幸蜀宫了，怎说乐不思蜀？”萧后不禁粉脸生春。炀帝便和了萧后同入寝宫，温柔乡里，共效于飞。

容易一宵，又是天明。炀帝临朝，虞世基出班奏道：“新苑落成，敢请游幸，五湖十六院，敬乞题名。”炀帝点头应允。待到退朝，遂与萧皇后乘了宝舆，同幸新苑。到了苑门跟首，虞世基上前相接，炀帝便命他前导，欣然入官。炀帝即道：“此苑在洛阳西偏，不妨即名西苑。”虞世基应声称是。一路向东湖行去，只见碧柳丝丝，植遍堤上，迎风作舞，恍似折腰接驾。柳色映着波光，绿沉沉一片，好不幽凉。炀帝点头顾萧后道：“此湖波光生翠，就题它为翠光湖可好？”萧后道：“圣上自是定评，何必问妾。”世基却道：“东湖题为翠光，甚是恰当。”他们且言且行，转到了南湖，这时骄阳正高。南湖以地势关系，独占了阳和之胜，一轮赤日，映照在湖心，只觉金光浩荡，果成奇趣。炀帝对世基道：“此湖径可题为迎晖湖，卿意如何？”世基道：“迎晖虽佳，似兼浑伦。依臣看来，此湖独占阳光之胜，不如题为迎阳。”炀帝点头称善。不觉得折入了西湖，只见白鸥数点，出没波中，四面芙蓉临水，玉影亭亭，浩荡荡一片烂银般灿烂。萧后欢喜道：“此湖绝佳，圣上快与题个佳名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已是想得了，叫作银光可好？”世基称善，萧后也道恰当，炀帝甚是有兴。不觉到了北湖，但见峥嵘怪石，崛起湖中，高低大小，形式各异，波儿因风激动，向石上撞去，便发琮琤的幽响，令人听了意远。炀帝连声称佳，问世基道：“此湖可题什么名儿？”世基思索了一回，摇了摇头道：“还请圣上赐名，愚臣却不敢辱没此湖。”炀帝略一沉吟道：“水清因石洁，不妨叫作洁水湖。”世基献谏道：“非是圣明，怎能想得到，愚臣甘拜下风。”炀帝格外得意，不多一会，转入了中湖，却较四湖略大，一片波光，浩淼明爽。炀帝便题为广明湖。南偏一半，遂已游尽，世基便道：“北面大湖十六苑，圣上索性玩遍了吧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既来此地，怎肯只游一半。”乃向北面行去。正是：

风光不尽仍须赏，莫使南湖笑北湖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龙游凤移小梦清凉 琴证鸳盟深情火热

话说炀帝和萧后，到了北面大湖跟首，游玩了一会，炀帝便题大湖为北海。湖中三个山儿，竟仿了海上三神山的名称，一称蓬莱，一称方丈，一称瀛洲。炀帝又沿着长渠，游遍了十六苑，一一题了名称，乃是景明、迎晖、栖霞、晨光、明霞、翠华、文安、积珍、影纹、仪凤、仁智、清修、宝林、和明、绮阴、降阳十六个苑名。炀帝便命王桂枝主持了景明苑，谢湘纹主持了绮阴苑，樊玉儿主持了积珍苑，秦凤琴主持了清修苑，刘云芳、狄珍珠分主了影纹、文安。梁文鸳主持了迎晖苑。栖霞苑委派了李忧儿。陈菊清主持了宝林苑。方珍娘、柳绣凤，一个晨光苑，一个仪凤苑。田玉芝管领了和明，石筠青主持了降阳。张丽卿、黄雅云、朱吉儿三个，分管了明霞、翠华、仁智三院。十六苑的夫人，少不了又谢恩一番，各自入院主持。

名称既定，已近午刻。炀帝始和萧皇后回到了显仁宫进膳。虞世基却将先时拣得的玉印十六方，派匠速刻，以便十六苑夫人分佩。炀帝进过了午膳，又是命驾西苑，并命内侍马忠为西苑令，专司出入启闭的事儿。那时十六苑的夫人，既是奉了旨意，各人分住了一苑，便一个个都想君皇宠幸，各在苑中张扬铺丽，肆意的争新斗异。琴棋书画，笙管箫簧，这一般东西，更是应有尽有。

这天炀帝却先看中了仪凤苑，原来苑的四周，尽是翠竹环绕，绿映窗棂，在这炎夏的午昼，惟有此苑凉爽，炀帝故先中意。他也不用护卫随从，身穿一袭沙袍，头戴平凉纱巾，手中执了一柄薄罗小圆扇，一个人悄悄地踱到仪凤苑，已觉凉生半身，好不爽人。走进了苑中，却不见一个人儿出来迎接。炀帝原是不重视礼节的，并不在意，便留意苑中陈设，但见四墙所悬，不是什么书画挂屏，都是一只只竹丝小篮，篮中盛着鲜花，发出一股清香。苑中桌椅，又是斑竹制成，丝毫没有一些俗气，只觉满目清凉。炀帝甚是有兴，见没有人来侍候，他也不自声张，便倒身在竹榻上，想做一个午梦。忽的靠墙的碧纱橱呀的一声，门儿轻启，只见走出了一个美人，身穿一色的碧罗衫子，不施脂粉，未扫蛾眉，身材儿甚是苗条，手中执了一柄芭蕉扇儿，盈盈直到炀帝榻前，轻折柳腰，将身拜倒道：“贱妾仪凤苑柳绣凤，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”却是一口的吴侬软语。炀帝听了，觉得清脆悦耳，便含笑将她拽起道：“不须多礼，朕躬来得不巧，却将夫人的香梦惊醒。”绣凤笑道：“圣意竟谓贱妾昼睡了。”炀帝讶道：“夫人在碧纱橱中走出，难道不在里面安息？”绣凤道：“这个碧纱橱，圣上还没知低细，它的外面，却是一个碧纱橱形式，其实却睡不得人，原是一个暗门，贱妾方才在内室收拾，未知驾到，待至收拾了出外，始知圣上已是悄悄的来了。”炀帝听说，便在榻上翻身坐起道：“怪不得先前朕也瞧一瞧，纱橱里面，不像有什么人，入后夫人走了出来，朕还认作方才没有仔细瞧明，故而未见夫人。如今却明白了，原是一个暗通内室的门儿。”炀帝一面说，一面立起身，走向碧纱橱那面。绣凤忙抢前开了门儿。炀帝踏入橱中，便走到了内室，瞧那室中的布置，也是雅而不俗，凉榻花筵，十分精致。

这时苑中的二十名美人，一齐拜见了炀帝。绣凤便含笑对炀帝道：“谅来圣上午膳已过，也不用进什么酒筵？”炀帝点头道：“夫人的语儿甚是，不必忙乱了。”绣凤向左右使了一个眼色，不多时，便有一个美人，献上了一个解暑的妙品，乃是白荷花制成的香露。炀帝呷上一口，觉得凉沁心脾，

芳生齿颊，便喝尽了一杯，不住的称美。原来柳绣凤的父亲，原是吴郡一家有名的花露肆主，绣凤得自秘传，也能精制百花香露，自是出色当行了。

炀帝见绣凤淡雅可人，便有心思幸了，当下便含笑对绣凤道：“朕躬意借夫人一席之地，作个午梦，夫人可能容得？”绣凤横波一笑道：“圣上怎的问出，贱妾哪有不容之理儿。”炀帝涎着脸道：“还须夫人相伴。”绣凤不觉红侵素面，脉脉含情。那般知情识趣的二十个美人，便都抿着个嘴，悄悄退出。炀帝左右已是无人，也不管白日青天，便将绣凤推倒在榻上，实行了游龙戏凤。一霎时间，露滴牡丹开，绣凤娇喘微微，炀帝汗珠滚滚，不由得相视一笑，停止了工作。绣凤结束一番，取出了一方汗巾，替炀帝拭去了汗渍。炀帝软洋洋的卧在凉床上面，不久便睡着了。绣凤替他盖了一条夹罗薄被，悄悄退到外面，准备点心，待炀帝醒来时充饥。

炀帝这一睡，直睡到了申刻初时，方始醒梦，睁眼看时，只见绣凤坐在床沿，手中执了一把朱红小麈尾，替他驱蚊。炀帝含笑坐起，早有美人捧进了一盆温和的面水，走到床前。绣凤放下麈尾，绞干了巾儿，呈与炀帝。炀帝揩过脸儿，一个美人呈上了漱口水儿，却是和着蔷薇露的。炀帝取来漱了口，只觉得满口芳香。接着一个美人却捧来了一银盘子，里面放着一只玉碗，呈到炀帝面前。炀帝看时，乃是一碗莲子羹。炀帝肚中本已有些饥饿，便取来吃了，笑对绣凤道：“这碗莲子羹，味儿真是不恶，酥甜可口，又不觉腻嘴，夫人的是一个妙人。”绣凤笑道：“十六院中，不知有多少妙人藏着，像贱妾般愚蠢，怎能当得妙人两字。”炀帝听说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既是朕如此说了，朕还须到其余的苑中一走，瞧瞧究有多少妙人儿。”当下便立起身子，穿出了碧纱橱。绣凤和二十个美女，随后相送，直到炀帝的影儿，仪凤苑跟首瞧不见了，才始入内。

炀帝出了仪凤苑，心想此刻上哪一苑去。转念不如信步向前，到哪一苑，便是哪一苑，倒也觉得有趣，便兴冲冲地沿着长渠而走。忽的一阵风来，听得琴音清婉，炀帝便不觉的循声寻去：那是哪一苑的美人，却有这般雅兴，操得一手好琴，定是个妙人，便走到了绮阴苑跟首。泠泠琴声，便是此中传出。炀帝却不即走入，立在苑门跟首的浓阴下面，侧耳细听，却辨不出操些什么。炀帝暗吃惊，难道操琴的人儿，还能自谱新声不成？一念猜个正着，里面琴弦，便绷的一声，断去了一弦。那个操琴的绮阴苑夫人谢湘纹，却把琴儿推过一边，含笑起立，对身边的美人道：“快些随我出外，前去迎接圣上。”那般美女们，还当做谢夫人有意打趣，便都含了笑容，只是停着不行。

湘纹见她们不信，她便独个儿轻移莲步，向苑外走去。炀帝已是走入了苑中，湘纹便即拜倒道：“琴弦忽断君弦，贱妾便知圣上降临了。”炀帝含笑相扶，一同携手入苑。那般美人们，见炀帝真的到来，慌忙上前拜接道：“夫人起得灵卦，早知圣上驾临，却命婢子们迎接，婢子们只是不信，哪知果然便来。”湘纹笑道：“你们哪知袖里玄虚，当我起了卦儿。实因君弦无故中断。不是有人窃听，弦便不断，试思这个所在，哪有闲人敢来，我便猜准，定是圣上了。”炀帝也含笑道：“朕闻窃听操琴，须是个知音的人儿，琴弦方会中断，朕听了夫人的雅操，不知操些什么，怎会也断琴弦？”湘纹道：“那是圣上可想什么念没有？”炀帝恍然道：“朕却想过的，意为夫人所操，谅是自谱新声。”湘纹轻盈一笑道：“只此一念，便是知音。”炀帝道：“既是这般，倒要请问夫人，所操的一曲，倒是何名？”湘纹道：“唤做《襄王梦》，原是神女巫山的一段故事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好一个《襄王梦》，

却将朕躬引入了巫山，来会夫人神女了。”湘纹听了炀帝的话儿，羞得抬头不起。炀帝又道：“朕躬意欲相烦夫人重操《襄王梦》，不知夫人可肯？”湘纹笑道：“圣上不嫌下里巴音，贱妾只得献丑了。”当下湘纹重理了七弦，鼎中添了好香，湘纹便危坐操琴。炀帝静了心儿，细细领略，起初只觉泠泠风声，恍如推送云儿，渐觉切切磋磋，如相幽语，继又靡靡荡荡，一片春声，未却宛宛悠悠，令人意远。

一曲既终，湘纹推琴笑道：“污辱了圣听。”炀帝却附掌道：“听了夫人的雅奏，使朕的俗尘万斛，尽行消去。”湘纹道：“圣上谬加奖语，贱妾越发要自惭了。”炀帝见谢夫人娇态如画，应对得体，便不愿即时离开绮阴苑，却笑对湘纹道：“朕思饮酒，夫人可能见许？”湘纹道：“贱妾却不能见许。”炀帝不禁诧异道：“夫人何故见却？”湘纹道：“圣上不见月影已是上了柳梢头了，再行在这里进酒，越发深夜了，萧娘娘不要动了不安？因此贱妾不敢相留圣上饮酒。”炀帝听了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夫人莫将正宫视作了醋娘子，她是任朕游幸各处，夫人何必担心。朕躬不但今宵在此饮酒，实对夫人说声，今宵便在此苑留宿，不回寝宫的了，难道夫人也不见允不成？”湘纹听了，两朵红云，飞上了粉面，只是拈弄衣带。那般识趣的美人，不待谢夫人吩咐，便径自安排宴席。美酒盈尊，嘉肴满筵。炀帝命湘纹一同陪饮，二十个美人儿，便在一旁奏起笙歌。这时绮阴苑中，顿觉热闹万分。炀帝尽情畅饮了一回，正欲撤席的当子，一个内侍进苑拜禀道：“正宫萧娘娘请问圣上，今宵还是留宿苑中，还是驾回显仁宫？”炀帝向湘纹看了一眼，便对内侍道：“上复娘娘，朕今宵留幸此处了。”内侍回身退出。炀帝笑对湘纹道：“如何，朕的话儿，可不是哄骗夫人的。”湘纹娇痴道：“贱妾终是不信。”炀帝讶道：“夫人怎还不能见信？”湘纹道：“还是要来询问的，便是令妾不信的凭证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询问一声，原是应当。夫人便以此加罪，照了这般看来，夫人倒是个善于拈酸的醋娘子？”这几声话儿，说得站在两旁的美人，一个个齐声大笑，湘纹也不禁低头一笑。炀帝便指着窗外的明月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夫人可能和朕同操《襄王梦》，不要辜负了良宵。”湘纹只是含羞不语。炀帝即上前携了她的纤手，一同走入了内室，合上门儿，共入罗帏。湘纹却也意想不到，一曲《襄王梦》，作了个月老，成就好事。正是：

君皇雨露恩情重，襄王一梦证鸳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惜花陈词王桂枝得体 当筵献曲朱贵儿易服

话说炀帝和湘纹，襄王一梦，证了鸳盟。好梦易醒，又是天明。炀帝起身盥洗，进过早点，谢夫人率了二十名美人，送炀帝出了绮阴苑，登辇而去，即便临朝。朝中无甚大事，炀帝退朝回宫。萧皇后笑对炀帝道：“西苑之乐如何？”炀帝应声道：“西苑之乐，乐不思蜀。”话毕附掌大笑，遂又命驾西苑，和萧皇后登辇同去。中途萧皇后对炀帝道：“从显仁宫到西苑，圣上何不令人筑一御道，直接贯通，不但便利，并且壮观。”炀帝不禁点头称善。到了西苑，命辇车直临迎晖苑，萧皇后道：“圣上不临他苑，径诣迎晖，想是情有独钟。”炀帝也笑道：“迎晖苑为哪一位夫人主持，朕还没有记清，爱卿偏会说嘴，什么情有独钟。”萧皇后道：“贱妾却因圣上这般清晨，便临此苑，故而相戏。”炀帝点头道：“爱卿你可知道，西苑一十六苑中，清晨佳景，只有此苑独占其胜，朕的命驾前往，却因此故。”萧皇后道：“原是这般。”炀帝指着东首那边道：“此刻已是过了景明苑，再过了明霞、翠华两苑，便是迎晖苑了。”辇声嶙嶙，在长渠上，曲曲弯弯的过去，到了明霞苑跟首，明霞苑的主持人张丽卿，恰在苑门前面，指挥美人们扫除花径。见辇车到来，上面端坐了炀帝和萧皇后，丽卿和一般美人们，都拜服在地上，口称接驾。炀帝在辇车上面，袍袖微抬道：“夫人请起，朕躬此刻先到迎晖一游，少停再来。”炀帝的话儿未完，辇车早已过了明霞苑。张丽卿站起娇躯痴痴的望了辇影，只是发怔。那般美人却道：“圣上少停便须到来，我们快去准备准备。”丽卿笑道：“忙些什么，圣上虽说少停再来，究要来了作准，即使来了，诸般都已舒齐，也用不到准备。”

此时炀帝的辇车，已是到了翠华苑跟首，苑中的美人，听着了辇声，待到出苑看时，只见辇车的影儿了。炀帝却在辇上，指着前面道：“爱卿你瞧，那边朱栏曲曲的所在，便是迎晖苑了。”不多时候，辇车到了迎晖门首，恰巧苑主王桂枝在花丛中灌水浇花，见炀帝和萧皇后驾临了，放下了浇花筒儿，从花中走出。炀帝和萧皇后才下辇，王夫人拜倒娇躯道：“贱妾迎晖苑主持王桂枝迎接圣上娘娘。”炀帝和萧皇后，一人一手，将桂枝扶了起来，炀帝指着苑外的百花，对萧皇后道：“爱卿你瞧，西苑中花儿最多的所在，要推此苑第一了。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芳菲触目，清芬爽人，凌晨来此一游，却能使人开怀。圣上方才道的，清晨佳景，只有此苑独占其胜的话儿，却是不虚。”炀帝步入了花丛，萧皇后携了王夫人，随后相从。炀帝见了浇花筒儿，回头对桂枝道：“浇花这些事儿，夫人只须指挥美人们，何必亲劳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贱妾惜花早起，爱月迟眠，宁愿亲自浇花，觉得心安。若是委手他人，能够体惜花枝，原是不妨。万一是一个不爱花儿的人，便不免憔悴了花儿，贱妾怎生忍得。”炀帝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夫人能爱花如命，真是百花之幸了。”萧皇后也笑对炀帝道：“听了王夫人的话儿，实足令人猛悟，不但管理花儿便须如是，即是圣上万机重政，也是不能委手他人的啊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夫人一席话，却引出了爱卿的谏词了。”他们三个人，在花丛中赏了一回，便入苑中坐定，早有二十个美女，前来拜见过了，献上清茶。炀帝想起了建筑御道的事儿，使命一个美人，出苑传命内侍，宣召虞世基到来。

不多时候，虞世基已是奉召入苑，世基拜伏在地道：“圣上见召，有何圣谕？”炀帝命世基起立，赐座一旁，世基谢恩落座。炀帝含笑道：“这所西苑，仗卿干才，造得甚称朕意。只是朕从显仁宫来苑，一路上道途不平，

坐在辇上，颠荡晃动，甚觉不适，故特召卿来此，嘱卿速即饬人，造一整齐御道，从显仁宫宫门跟首，直达西苑苑门，卿可能早日办成。”世基道：“西苑这般广大，不到两月时日，已是告成了。显仁宫至西苑，不满十里路程，筑一御道，甚是容易，不消一句时日，管叫御道整齐。依臣愚见，在那御道两旁，不妨遍植杨柳，浓荫夹道，岂不甚好。”炀帝点头称善，世基离座告退，自去召集工役。

王夫人却命美人们，排开筵席，请炀帝和萧皇后，并肩上座，她也坐在侧首陪饮。二十个美人，便轮流着上前斟酒。酒过数巡，王夫人道：“闷酒寡欢，朱美人歌喉清丽，婉转动人，快些歌上一曲，替圣上娘娘佐酒。”王夫人说毕，二十个美人里面，便有一个美人，亭亭走上。炀帝仔细瞧视，见那朱美人绰约如娇花，甚是动人。朱美人侧立当筵，轻轻唱道：

人生得意小神仙，不是尊前，定是花前，休夸皓齿与眉鲜，不得君怜，却也枉然。

君若怜时莫要偏，花也堪怜，叶也堪怜，情禽不独是双鸳，莺也翩翩，燕也翩翩。

一曲既终，炀帝鼓掌称妙，便斟酒一尊，赐与朱美人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朱美人接酒饮尽，谢了圣恩，始道：“妾名贵儿，蒙圣恩封为仁智苑的夫人朱吉儿，便是妾的胞妹。”炀帝越发欢喜道：“卿家姊妹，同选入宫，倒也是一件美事，只是妹子却作了夫人，姊姊偏做个美人，未免有屈，可惜十六苑夫人，俱已定当，一时尚难更动奈何？”萧皇后笑道：“何不将她们调到一处，让妹子做个美人，姊姊改作仁智苑的夫人，岂不甚好。”炀帝含笑点头道：“使得使得。”朱贵儿慌忙俯伏道：“蒙圣恩将贱妾姊妹两个调集一苑，已是感德无量，如欲使妾和胞妹易位，却不敢僭越，实因胞妹姿色才艺俱胜贱妾，还望圣上和娘娘开恩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聊不必过谦，待朕传命汝妹，来此面谕。”当下炀帝便唤过了一名美人道：“你到仁智苑去，宣朱夫人到来，道朕有话面谕。”

那个美人便轻移莲步出了迎苑晖，一个转念，仁智苑离了此间，也有三里多路程，炎夏六月的时令，怎能走得这三里多路，便转至苑后海堤跟首，曼声的唤了声“来船”，早有一艘双桨小船，沿着堤岸过来，停桨住了船身。船梢上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宫监，仰着脸儿道：“上哪里去？姐姐是哪一苑的？”那个美人，一壁放着小心，跨到了船中，一壁说道：“迎晖苑的，奉了圣上旨意，到仁智苑去，迎接朱夫人到来。”小宫监听说奉了圣上的旨意，哪里还敢怠慢，手儿一使劲，双桨划开了碧波，如箭划向仁智苑去。不多时候，已是到了仁智苑山脚跟前。

原来仁智苑的地位，都是左首依山，右首傍水。炀帝取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的意义，故题名为仁智两字。小宫监停桨住船，那个美人上了堤岸，走进仁智苑中，见过了朱吉儿，便将来意说明。吉儿听说炀帝在迎晖苑相召，便略略的修饰了一回，和了那个美人，一同坐了原船，不多时候，已是到了迎晖苑后面。走上了堤岸，到了苑中，吉儿轻折柳腰，盈盈拜倒道：“贱妾朱吉儿，叩请圣上娘娘的圣安，不知圣上传命宣妾，有何见谕？”炀帝见吉儿容貌，和贵儿的姿态，竟是不相上下，只是吉儿的面颊，略较贵儿丰腴些罢了。当下炀帝命美人扶起了吉儿，在下首添了一个座位，炀帝含笑命吉儿坐下道：“朕躬现有一件事儿，须与夫人商议，不知夫人可能依的？”吉儿道：“圣上有话见谕，贱妾怎敢不依。”炀帝遂把手一挥道：“夫人的事儿，便在她的身上。”吉儿随指瞧去，见是她的姊姊贵儿，站在王夫人的身后，不禁讶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，却在贱妾的姊姊身上？”炀帝便将他的意思，说

给吉儿听了，吉儿欢然道：“圣上若能如此，贱妾正在求之不得，怎会不依？”炀帝好生欣快，回头对贵儿道：“如何，卿的妹妹已是允许了。”贵儿道：“妹妹原是肯依，贱妾却是不能依得。”

萧皇后见贵儿执意不依，深恐她触怒了炀帝，反致不欢，忙与贵儿使了个眼色道：“你们姊妹名式上虽是一个夫人，实际同处在一个苑子里，原是无甚高低上下，不必再推了，姊妹俩快快谢恩，回苑去吧。”

贵儿见萧皇后这般说了，便无可奈何了，和了吉儿，一同谢恩，告退出苑。炀帝却笑道：“贵儿到了仁智苑，这儿不是少了一个美人了吗？”吉儿忙道：“不妨，姊姊到了那里，贱妾作了美人，苑中便多了一个美人，即可调一个到来。”炀帝道：“原是要如此的。”朱贵儿姊妹俩，方始出了迎晖苑，回到了仁智苑，便派了一个美人过去，顶那贵儿的缺位。

吉儿和贵儿，入了内室，吉儿便将夫人的命服脱下，欲和贵儿更换，贵儿哪里肯，笑道：“夫人和美人，有什么分别，妹妹尽自照旧，我也仍是如此，一同主持苑事，那就是了。”吉儿道：“话儿却是如此说，衣服却不能不换，万一圣上驾临，见我们姊妹俩，依旧没有更换，加上了违旨的罪名，反为不妙。”贵儿听说，觉得有理，始肯更了服式。从此姊妹俩，一同主持苑事，把个仁智苑，管理得十分精致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炀帝见朱贵儿、吉儿俩走后，笑对萧皇后道：“今天这个事儿，却是快心。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她们姊妹俩同处一苑，却要更比我们快心了。”炀帝点头，问王夫人道：“有什么时候了？”一个美人接口道：“午时初刻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不知不觉已是午时了。”正在说时，忽有一个内侍入苑报道：“长安太子那里，有使臣遣至，刻在西苑门首，等候圣谕，还是明日朝见，还是即刻进见？”炀帝尚未发言，萧皇后听说长安太子来使，即道：“昭儿怎的遣使到来，也许有事儿，圣上可即刻传见了罢。”炀帝见萧皇后这般说，便对内侍道：“你去领那来使进见。”内侍奉命出去，到了西苑门首，率领了来使，直达迎晖苑。

来使见了炀帝，俯伏在地，呈上太子表章。炀帝展开看时，却没有紧急大事，便笑对萧皇后道：“原是昭儿请觐的表章。”萧皇后方才心安，便道：“贱妾也多时不见昭儿了，圣上不妨准了他的奏本，让他到洛阳来一回好了。”炀帝即对来使道：“上复太子，准如所奏。”来使退出，自回洛阳复命。炀帝在迎晖苑进了午膳，便笑对萧皇后道：“我们上哪一苑玩去？”正是：

游龙踪迹原无定，不是东来便是西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四十六回 急转金铃纷飞莺燕 逼求松鼠笑索胭脂

绿沉沉浓荫，罩满了苑外，冷生生凉气，充实了苑中。一阵阵蝉声，在树叶丛中发出，在那浓荫下面，却有一个苗条佳人，身穿月白色的衫子，只因绿叶浓荫，映罩在月白衫上，便也呈出了淡绿色彩。她脚上的弓鞋，是淡黄色的，她头上的宝髻，却是疏松松松的风凉髻儿。她的右手臂弯上，一只松鼠，伏在上面，两个小眼珠儿，只向四面乱瞧。她的左手腕上，悬了一只锦囊，锦囊里面，满满的装着一囊松子。她一面在囊中挖出松子，一面喂给松鼠吃去。她挖的时候，不十分敏捷，吃出了味儿的松鼠，等得不耐烦，便在她的右臂弯上，蓦的一跳，跃到了她的左手腕上，伸出爪儿，攫取宕在下面的锦囊，想扒开了囊子，吃一个尽饱。她被松鼠出其不意的一来，倒吃了一惊，不觉手儿一摔，将锦囊抛落在地。她正待上前拾取，哪知松鼠来的灵活，抢先一跃下地，竟衔了囊儿，蹿到了一棵大松树上面，一连几跳，已是不见了踪迹。任凭她唤破娇喉，那只松鼠只顾躲在一团松针里面，扒开了锦囊，大嚼她的松子，再也不肯下树了。她却仰起了粉脸，痴憨憨的望着松顶。蓦的她的一双妙目，被人自后用手掩住，她慌的发急道：“谁和我打趣，掩没了我的双目，松鼠蹿跑了，我可不依的，快快放手，让我瞧那松鼠，端的躲到哪里去了。”她的话声未毕，掩目的那人便把双手放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痴孩子，松鼠上了松树，它还肯下来不成？”她回头瞧时，原是炀帝，脸上充满了笑容，立在她的身后。她慌的转回娇躯，拜倒在地道：“贱妾翠华苑主持黄雅云，未识圣上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圣上恕罪。”炀帝将她扶起笑道：“朕躬来的时候，夫人正在娇声唤那松鼠，朕从侧首抄到夫人背后，夫人怎会留神得到。”

炀帝边说边瞧，见那雅云，娇小玲珑，活泼泼的一双秋波，越显得神情如水，貌艳于花。原来炀帝在迎晖苑进了午膳，问萧皇后再上哪一苑玩去，萧皇后多喝了几杯酒，头儿重重的，觉得有些醉了，便笑对炀帝道：“圣上自去玩吧，妾想留在此苑，小睡一回，圣上可能相许？”炀帝笑道：“朕昨天在仪凤苑作了一个昼梦，爱卿今日便要留此小睡了，只是朕躬有柳夫人相伴，爱卿除了朕躬，还有谁来相伴？”萧皇后格的一笑，玉臂勾住了王夫人的粉颈道：“妾也有王夫人相陪，圣上可不要捻酸。”炀帝不禁大笑，便独个儿走出迎晖苑。王夫人欲起身相送，却给萧皇后勾住了道：“任他去好了，他是不拘礼数的。”王夫人只得送，炀帝已是到了苑外。内侍们请炀帝上辇，炀帝道：“不用了，你们可在此等候，朕若须坐时，再命人传唤。”

炀帝嘱毕，便信步上前，一路上寻思，这回先到哪苑。蓦的想着，有一个苑子门前，似有几棵大松和不少的大树，浓荫覆屋，定是清凉所在，何不上那儿走去遭。当下主意既定，却是忘了那个苑的名称，低着头寻思了多时，只是想不上来。忽的一阵风儿，听得风中隐隐有人娇声呼唤，却是阿翠两字。炀帝听在耳中，不觉触动了灵机，失声道：“那个苑子，不就是翠华两字，怎会一时记不起来了。”炀帝想着了苑名，匆匆前去。在离开翠华苑三四十步开外，炀帝已瞧见了雅云的一副娇态，便不动声色，悄悄的从侧首里掩了过去，蹿到雅云背后，和她玩了一回。见她生得着实可爱，含了笑容，携了雅云的手儿，走向翠华苑去。雅云兀是不住的回头，瞧那松树，可有松鼠蹿出。炀帝笑拍她的香肩道：“夫人不要念念不忘那个松鼠，朕躬替夫人弄几只来好了。”雅云好生欢喜，急忙称谢。

到了里面，炀帝见苑中陈设，都是古香古色，十分清幽。雅云却是娇憨万状，将二十个美人，一个个从里面拖了出外，见到了炀帝。雅云笑对炀帝道：“妾命她们捉一回迷藏，博圣上一聚如何？”炀帝见雅云一味的孩子气息，越发觉得可爱。当下便道：“她们的迷藏，怎生捉法？”雅云摇头道：“圣上不要多问，看她们玩好了。”那般美人们，听说捉迷藏，一齐转入了里面，兀是不见出外。炀帝讶道：“她们在里面，干些什么事儿，怎的还不见出外？”雅云娇嗔道：“圣上怎的这般性急，她们尚须装束好了，方能捉得迷藏。”炀帝听了，不觉暗暗纳闷。好容易听得一阵阵铃声，从里面传出，炀帝凝神瞧去，只见为首走出一个美人，一块粉红汗巾，遮住了双目，由后面第二个美人，推背送出，接连着二十个美人，一齐到了外面。她们浑身的装束，完全换了个样儿，上身俱是一律的小衫子，下身都穿一条蔽脚裤儿，赤了雪白粉嫩的双足。衫子的袖口上面，和裤儿的脚管上面，都钉了一个个小金铃，手中又有各自执了一件乐器。她们将遮目的那个美人，站在中央，她们便四散分开。炀帝看了这般光景，已是十分有趣。只见黄雅云娇滴滴唤了声：“捉啊！”同时中央的遮目美人，张开了两条粉臂，团团的四面捉去。那四面的美人，却一边奏着乐器，一边忙着躲避。在那悠扬的乐声里面，还夹着一阵阵铃声，分外动听。

炀帝瞧得有兴，只是张开了嘴儿，合不上了。雅云含着一团喜色，附在炀帝耳上道：“圣上请留意着，那般走藏的美人们，奏的乐器，要是乱了宫商，贱妾若未察破，圣上便请指出，即须将她处罚，做一会捉的人儿。”炀帝不禁吐舌道：“既要躲避，又需奏乐，哪里能够不有错误。”炀帝便留神听去，只见那般美人的，无论怎样逃避得匆忙，所奏的宫商，却是一字不走。炀帝笑顾雅云道：“这种游戏，除了夫人，没有他人想得到，除了此苑的二十个美人，他苑的美人，也休想够得上这般灵敏。”

正在说时，忽闻一阵子欢笑，原来有一个吹箫的美人，却给遮目的女人捉住了，其余的美人，便不禁纵了笑声。雅云即高声道：“不要再作了，后面休息一回，更好了衣儿，出外伺候。”那般美人们，便一个个溜入了里面。炀帝笑对雅云道：“朕躬瞧得正在兴头上，夫人怎的不命她们再玩一回？”雅云娇笑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圣上也不想想，这般的炎暑天气，她们玩了这一回，已是不免要气喘流汗，再叫她们又要吹吹弹弹，又要逃避，她们还能像这回齐整不成？”炀帝点头道：“夫人的话儿甚是，朕躬错了。”雅云又痴笑了一回，却昵着炀帝道：“圣上允许贱妾的松鼠，今天可能办到？”

炀帝见她憨态可掬，不忍拂了她的心意，便也笑着道：“怎会办不到，只是夫人也须依朕一件事儿？”雅云不住的点头道：“定能依得，圣上快些说出，究是哪一件事儿？”炀帝附在雅云的耳上，轻轻的笑说了一回。雅云听了，笑的格格的道：“圣上怎会这般孩子气。”说毕了话儿，便仰起了粉脸，凑到炀帝面前，炀帝勾住了她的粉颈，低下头儿，将嘴儿凑到她的朱唇上面，吮了一回，早把她小樱桃上的一颗胭脂，吃个净尽，只觉香甜满嘴，好不消魂。雅云却又逼着炀帝道：“贱妾已是依了圣上，圣上也须替妾办到才是。”炀帝被她逼得没法可想，即道：“夫人若要松鼠，却须随了朕躬前去。”雅云道：“要上哪儿去？难道圣上不能传出一个旨意，命人送几只松鼠来？”雅云一语，提醒了炀帝，不禁失笑道：“朕被夫人逼昏了，一些主意也想不出来，夫人可命一美人，去召西苑令马忠到此，朕有话面谕。”雅云欢然道：“可就是松鼠的事儿？”炀帝轻轻的打了她一下道：“除了夫人

的大事，朕却没有话儿嘱咐马忠。”

雅云便飞也似的走进了里面，拖出了一个美人，对她连连的道：“马忠！马忠！快些马忠！”那个美人给她这么一嚷，慌得摸不着头路，忙道：“马忠是什么？”炀帝听了，不禁扑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雅云却对着炀帝道：“圣上还不对她快说，什么令的马忠。”炀帝听了，越发禁不住的大笑。那个美人却明白了过来，便道：“莫不是西苑令马公公？”雅云道：“对对对，快些叫他到这里来，只说圣上有话面谕。”那个美人遂笑着走了。

不到片刻工夫，马忠已是到了翠华苑。炀帝即对他道：“你快些弄几只松鼠，送到这里，交与黄夫人。”马忠道：“若要一二只，马上便有，要是多几只，却难办到。”炀帝听了，不禁脸儿一沉道：“你说的什么话，这么大的东京，难道只有一二只松鼠不成？”马忠见炀帝动怒，急道：“奴婢所说一二只，原是指西苑里面所有而说，既是如此，待奴婢即去办来好了。”炀帝方始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快些去办来吧，不准过今天的。”马忠只得苦着脸儿，应声退出。雅云却欢跃道：“逃了一只，反多得了几只，圣上的深恩，贱妾不敢忘怀了。”

炀帝见雅云这般娇憨动人，不由得怜爱万分，将她拥在膝上，着意的温存了一回，雅云只是仰起了小脸儿，憨憨的痴笑。炀帝动了情兴，便又附在她的耳边，咕哝了一会，雅云红着脸儿只是摇头。炀帝不觉有些悻悻，面上出现了不欢。雅云虽是娇憨，究竟是个聪明女子，见了这般光景，不由得脸儿挣得更红，附在炀帝耳上，轻轻地说了两句话儿。炀帝听了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怪不得夫人见拒，朕还疑夫人另有他意，哪知却是红尘隔断蓝桥路，不许渔郎来问津。”雅云娇嗔道：“说给你听了，又是这般高声喊叫，被人听去了，好不羞人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此间哪有闲人到来，夫人何须多虑。”炀帝说毕，不住地视她香颊道：“聊以解嘲。”雅云格格的娇笑，一任炀帝玩弄，不觉得已是到了申牌时分。那个马忠，却兴冲冲的走入苑中，左臂上伏着一只松鼠，右肩上躲着一只，胸前也爬上了一只，一只却伏在背上，多用细银链儿箍着。雅云见了，急从炀帝膝上跃下，马忠却道：“奴婢已觅到了四只，敢来复命。”炀帝点了点头儿，雅云已上前提取，一一放在自己身上，好生欣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内侍慌忙入报道：“娘娘不好了。”炀帝听了此话，吓得直站了起来。正是：

方笑痴儿态如画，暮闻惊报暗悬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解凶兆翻成吉梦 闻豪名共结深交

话说炀帝在翠华苑中，忽有内侍报来，口称萧娘娘不好了，炀帝怎的不要吃惊，慌忙问道：“萧娘娘怎会不好了？”内侍道：“萧娘娘在迎晖苑里面，王夫人命奴婢找寻圣上，快到那迎晖苑，萧娘娘怎生不好了，奴婢也没知详细。”炀帝怒道：“蠢材，你不知详细，怎敢胡说萧娘娘不好了？”内侍道：“只因王夫人命奴婢的时候，奴婢见萧娘娘息在凉榻上，气喘甚急，眼中含有泪儿，故敢如此说，还请圣上恕罪。”炀帝听说，萧娘娘气喘甚急，倒又吃惊起来，也不和雅云说什么，便自匆匆的出了翠华苑，回到迎晖苑中去。走入内室，见萧皇后好端端的坐在榻上，一些也没有病容，心中好生惊异。

萧娘娘见炀帝入室，便含笑道：“圣上来了，贱妾来告知圣上，方才贱妾做了一个恶梦，好不怕人。”炀帝走近榻前，和萧皇后并肩坐下，便愤愤道：“那个报事的蠢材，好生可恶，他来报道，爱卿不好了，又是什么气喘甚急，眼中含泪的胡说。”王夫人接口道：“圣上且慢责那报信人，娘娘方才的情形，却是怕人呢。”萧皇后也道：“恶梦初醒的时候，却觉甚是不好，贱妾故请王夫人传命，命人找寻圣上到来。”炀帝点头道：“你们不知朕得到这个消息，怎的不要吃惊万分，哪知爱卿做了一个恶梦呢？如今好替朕说了，怎般的恶梦，这们的累人？”萧皇后道：“自圣上去了之后，妾和王夫人下了一回棋，不觉疲倦了，当下便在这个凉榻上，睡了下来。朦胧之间，恍似圣上又回来了，强拖着贱妾，一同出外，到了一个苑门跟前，见有一棵玉李，开得好不茂盛。”炀帝笑道：“玉李倒是有的，种在明霞苑，这棵异种花儿，乃是酸枣邑所进，只是此刻不是开花的时候，真是做梦了。”萧皇后道：“圣上不要岔口，让妾讲下去。”炀帝道：“你说你说。”萧皇后道：“梦中圣上对贱妾道：‘花儿开得这般茂盛，好不有趣，卿和朕不妨设席在花下面，饮酒赏花。’妾也点头称善。不一时筵席已是端整，圣上和妾便并坐饮酒，却没有侍候的人，光是妾和圣上两个。饮得不多一回工夫，忽的半空中飞下了一条白龙，伸着利爪，向圣上扑来，贱妾好生惊慌，蓦的，圣上又不知哪里去了，只见牛一般大的鼠子在地上滚了几滚，变成一条没有尾巴的龙儿，腾起空中，和那条白龙恶斗。片刻时候，没尾的龙，却斗不过那条白龙，似有逃避的神情。忽的一阵狂风，凭空卷起，贱妾的双目，吹得不能开视。待到风息睁目，两条龙儿，俱已不见。圣上忽的出现在玉李树上，贱妾好生奇怪，正待唤下圣上，蓦见树上一朵朵的玉李花儿，都变成了一团团的火球，将圣上包围在内，四面烈焰烧着。只见圣上在火中手足无措，逃奔无路。贱妾吓得魂不附体，向四下高声求救，只是没有人到。贱妾不觉哭出声来，便被王夫人唤醒，始知做了一场恶梦。”

萧皇后说毕，王夫人接口道：“贱妾见娘娘睡在榻上忽的喘息急促，身体抖动，嘴儿只是牵动，额上的汗珠一颗颗像黄豆般大，贱妾知道娘娘梦魇了，忙将娘娘叫醒，连叫了百十声，娘娘才哇的一声，哭醒了梦儿，娘娘便请圣上到来。”萧皇后又问炀帝道：“贱妾此梦，主何吉凶，圣上可能参祥？”炀帝沉吟了半晌，觉得不像是个吉兆，只是不便说出，致使皇后不欢，便强解道：“白龙从空而下，向朕扑来，乃是四海来朝。没尾的龙儿，谅是跳梁小丑，却由白龙效力，将他驱逐。李花盛开，更是吉兆，为富贵发皇的气象。火有扬威的势力，朕的身子，包围在烈焰里面，正应了擅权天下，威烈如火

焰一般。爱卿此梦，却是大大的吉兆。”萧皇后听了，方觉欢喜，释了疑虑，哪知炀帝却是牵强附会，将一个恶兆，强作了吉梦。只是炀帝口中虽是这般说，心下原在仔细寻思。想着了他的父皇杨坚，生前作过一梦，梦见城上李树盛开，洪水淹没了都城，致将郑国公李浑的儿子洪儿杀死，如今正宫的梦儿，又是玉李盛开，难道姓李的人，终是我朝祸水不成？

炀帝凝神思虑，萧皇后不觉动疑，便问炀帝道：“圣上思索什么，敢是妾梦不祥？”炀帝赶忙摇头道：“卿梦大吉，朕早已说了，此刻的思索，却是晚上到哪一苑玩去。”萧皇后道：“依妾看来，今夕圣上，还是回宫安息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躬只在昨夕留宿在苑中一宵，卿便怀了醋意不成？”萧皇后脸儿一红道：“怎会如此，贱妾只因日间做了恶梦，深恐圣上再有怕人的梦儿，故请圣上回宫安息。”炀帝道：“原因如此，理当奉陪。”说得萧皇后和王夫人同声大笑。炀帝又道：“回宫去，此刻便走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那也不妨进了晚膳回驾。”炀帝摇头道：“不必了。”便和萧皇后走出了迎晖苑，王夫人随后相送。炀帝、萧皇后上了辇车，半个多时辰，回到了显仁宫，进过了晚膳，闲谈了一回，便双双入寝。

一宿无话，天明上朝。炀帝无意之间，瞥见了蒲山公左亲卫李密，不觉想着了萧皇后的恶梦，暗想此人顾视异常，莫非就是祸水。炀帝生了疑忌，待到退朝，便召左卫大将军宇文述，入宫面谕道：“左亲卫李密，神情有异，卿不得命他入宫卫。”宇文述唯唯退出，暗思炀帝不知为何故，防及李密。密和宇文述原有些交情，当下宇文述便暗暗的告知密，讽密称病自免，密便依了宇文述的话儿，上表称病，请求免职，炀帝有旨准奏。密便脱了羁束，一意的结交豪杰，隐怀大志。

这天却有一客，登门投刺，请见李密。家丁接刺，入内禀报，密正和宠姬雪儿闲谈，授刺看时，却是晚弟李靖拜首。密不禁欢跃道：“三原李靖来了。”阅者可知三原李靖，是怎样一个人物，李密要这般快活。原来李靖表字药师，为韩擒虎的外甥，自幼父母双亡，由外家抚养长大，却是足智多谋，深通兵法，甚为擒虎器重，时方弱冠，却负大志。见隋朝穷奢极欲，不惜民艰，料他国脉定不久长，便暗留意，物色英雄，共图大事。他在华州游学，闻知洛阳有个李密，专一结交英雄豪杰，大有才略，志气雄远，他不禁心生爱慕，有意结交，便在华州启程，到了洛阳，径造李密寓所，登门请见。李密只因韩擒虎生前曾和李密道：“可与之谈孙吴者，如今唯有我甥李靖了。”密因此知靖是个英雄，闻他到来，怎的不要欢喜。当下便如飞的迎接到了内堂，分宾主坐下，各道了一番钦慕的话儿，密即命家人设下盛筵，殷勤款待。靖闻李密已辞职告隐，鼓掌称善道：“大丈夫当自谋久远，怎能屈居人下。”李靖一语，正中密怀，越发的相谈得密，只恨相见太晚。

正在欢饮间，家丁入报道：“越国公府杨爷到来。闻知座上有客，在外相候。”密笑道：“玄感来了，公且宽坐，待我招他入内与公相见。”密说着，便出外而去。不多时候，密和玄感携了手儿，大笑而入，指着靖道：“此公便是三原李靖。”玄感留神瞧那李靖，只见他面如冠玉，凤目剑眉，两耳垂珠，风神潇洒，不觉十分起敬。家丁添上杯筷，重整筵席，李密邀两人一同落座。密问玄感道：“令尊的身体，此刻已可告痊了？”玄感愁眉道：“只因家父的病势，日见沉重，小弟故此前来，还须请教。”

原来玄感的父亲杨素，从那天在殿阶上面，神经一时错乱，见杨坚的魂儿，白昼出现，跌了一跤，口吐鲜血，由家丁送回了府中，病势一天见重一

天，到了如今，越发的奄奄一息了。玄感想着了老父一死，炀帝难免加害，甚觉惴惴不安。寻思无计，便想起了李密，意欲和他商议，故来相访。李密听了玄感的还须请教话儿，便停杯问道：“杨兄有何见谕？”玄感见有李靖在座，不便即时说出，甚觉为难。李靖见了这副神情，便离座道：“二公若有密语须谈，小弟暂停告退。”密一手将靖按住道：“公非外人，但请安坐。”又顾玄感道：“杨兄不须疑，尽请直言，也许靖公还能替公设法。”

玄感见李密如此说，便向俩人拱手道：“二公有所不知，今上怀忌家父，且有灭族的话儿，小弟深恐家父一旦去世，今上难免加害，欲求万全的策儿，偏又苦思不得。敢求二公，可能替弟谋一善策，解去此危。”密沉吟了一回道：“要是令公不讳，兄便可借了守制的名儿，辞去各职，不再入仕，卿得逍遥无虑了。”李靖摇首道：“今上猜忌的性情，不让乃父，他若有意寻仇，辞职也是没用。”玄感不禁连连点头道：“靖公的话儿，正是小弟所深虑。”靖举杯饮尽了酒儿道：“不是靖酒后狂言，依弟愚见，杨公此后，不妨贿通幸臣，求一外放的职儿，便可先行戒备，整顿甲兵，今上果以不测相加，即可立即发动，据兵一隅，相机进取。天下事尽在人为，帝皇那有种儿不成？”

玄感听了李靖的话儿，不觉脸上现出了一团喜色，暗佩李靖的心雄胆壮，谋远可取。李密却哈哈大笑，连饮了三杯酒儿。玄感饮了一刻，便先行起身告辞道：“家父病势甚重，小弟不敢久留，只得少陪二公了。”密和李靖便一同送出，到了门外面。临别的时候，玄感执了李靖的手儿道：“敢请我公，和了李公同临寒舍一回，小弟尚须多多请益。”李靖点头道：“改日自当造府。”玄感始登骑而去。

李密和靖重行入内落座，密因器靖心深，径命雪儿出外，拜见李靖道：“此是大英雄，卿须识之。”雪儿轻折柳腰，深深拜倒，慌得李靖离座，连称不敢。雪儿站起娇躯，盈盈笑道：“妾在屏后听了多时，甚佩公的高论，真是当世的神人了。”李密笑道：“卿既是慧眼识英雄，何不歌一佳曲，替靖公解酒。”雪儿笑道：“今晨读得无名氏的诗儿两绝，且待贱妾借来一唱，不知可使得。”密道：“只要清新，管他借来自撰。”雪儿便俏转珠喉，曼声唱道：

岩前流水无人渡，洞口碧桃花正开。

东望蓬莱三万里，等闲归去等闲来。

跨鹤归来不记年，洞中流水绿依然。

紫箫吹彻无人见，万里西风月满天。

雪儿唱罢，李靖甚是叹赏，待到酒阑，靖便欲告辞，密哪里肯任他回去，坚行留下，遂订了深交，日后自有一番大事。正是：

英雄原是爱英雄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清夜月明歌声动海上 炎夏日暖娇语出凉亭

在那月明如水水如天的北海里面，海面上涌起了一片歌声，清脆婉转，便知出自女儿珠喉。歌声歇处，接着奏起悠悠扬扬的细乐，乐声方停，歌声又起，海面柳树下面，却有两个小内监，侧着头儿细听，面上都现出了笑容。一个小内监道：“她们唱的曲儿，煞是好听，你可知道什么名字？”那一个面现着得色道：“我不但知道曲儿的名字，连曲儿的字句，我都知道的。”一个忙道：“好哥儿，你告诉给我可好？”那个笑了笑道：“我原是没有知道，萧娘娘那里有个姐姐，专替娘娘梳妆的。”一个道：“我也知道，这是香月姐姐。”那个点头道：“便是香月姐姐教我的，你还不知道咧，前天晚上，圣上在显仁宫里面，和娘娘一同饮酒，圣上一时高兴，簌簌的落笔，做了一支曲儿，圣上对萧娘娘道：‘隔一晚，我们作次月夜清游，将这支曲儿，给苑子里美人歌唱。’娘娘道：‘好。明天先将曲儿抄给了她们，让她们好练习纯熟，方可歌唱。’圣上点头称是。等到了圣上撤席安寝，那一纸写就的曲儿，便由香月姐姐收藏。她便费了一个早晨，悄悄的偷抄了几纸，昨天她随了娘娘来苑，分发曲儿的本子。她爱上了南湖里面的白荷花儿，和我说了，我便替她采到了一朵，她甚喜欢，我乘机问她，发到十六苑去的，是什么玩意儿？她暗暗的送了我一纸，便是她自己偷抄的，我才能知道，那支曲儿的名字，叫做《清夜游》。”一个道：“怪不得要晚上唱，原来叫《清夜游》。它的字句，哥儿也念给我听听。”那个便轻轻的念道：

洛阳城里清夜矣，见碧云散尽，凉天如水，须臾山川生色，河汉无声。一轮金镜飞起，照琼楼玉宇，银殿瑶台，清虚澄澈真无比，良夜情不已。数千万乘骑纵游西苑，天街御道平如砥，马上乐竹媚娇丝，舆中宴金甘玉旨。试凭三吊五，能几人不愧圣德穷华靡，须记取隋家潇洒王妃，风流天子。

那个念完了，一个笑道：“这个曲儿，原不是水面上唱的，我记得里面有什么‘数千万乘骑纵游西苑’的句儿，应是陆地上唱的曲儿。”那个道：“你别痴了，唱曲儿还有什么水上陆上的分别，只要圣上有兴要听，便在厕所里面，也是要唱的，本来我听香月姐姐道，改日圣上，还要命宫中姐姐们，练习了此曲，再拣个月白风清的良夜，命姐姐骑上马儿，从宫门出发，直达西苑，一路上听那曲儿，又命苑中的美人们，也骑着马儿，出苑迎接，唱那《清夜游》。想来曲中的‘数千万乘骑纵游西苑’的句儿，便应在这个上面。”一个点头道：“那更对了。”

两个小内监说得正是有兴，蓦见海面上一片通红，十六艘龙船一字排开，向这边过来。原是船上的灯光，映照在水面上发出了红色，吓得两个小内监，一溜烟的走了。其实十六艘龙船，原不是到这里来的，柔橹分波，荡碎月影，径向蓬莱山去。炀帝和萧皇后，却在绮阴苑谢湘纹的那条龙船里面，其余十五条龙船，便是迎晖苑王桂枝、积珍苑樊玉儿、清修苑秦凤琴、影纹苑刘云芬、文安苑狄珍珠、景明苑梁文鸳、栖鸾苑李庆儿、宝林苑陈菊清、晨光苑方珍娘、仪凤苑柳绣凤和明苑田玉芝、降阳苑石筠青、明霞苑张丽卿、翠华苑黄雅云、仁智苑朱贵儿。十五个夫人，奉了炀帝旨意，一同夜游，到了蓬莱山脚，炀帝便命停船上山，一时十六条龙船上的，一个夫人二十名美人，一个个分花拂柳，舍船登山。到了山顶上，真是天风清峭，仙露缤纷，环顾四周景色，尽罗眼底。

山顶上原有一所小殿，炀帝即在殿中设了一席盛筵，和萧皇后十六个夫

人，团坐一席。十六苑的美人，轮流歌唱。炀帝身在众香国，花团锦簇，瞧瞧那个夫人，瞧瞧这个夫人，全似粉妆玉琢，好不开怀，当下十分得意地笑对萧皇后道：“朕躬的艳福，不知几生修到，既得窈窕贤淑的爱卿，又有曼妙温柔的夫人，真要使人羡慕妒煞了。”萧皇后道：“贱妾无状，幸得众夫人相慰圣上。”众夫人却道：“圣上和娘娘，德由天配，佳偶百年，贱妾等蒲柳下质，怎能上比娘娘。”炀帝哈哈笑道：“卿等不必谦逊，快快共尽一杯，以应今宵乐事。”炀帝说毕，首先举杯一饮而尽，萧皇后和十六个夫人，便也一个个尽了杯酒。炀帝忽道：“朕又想着了一件事儿，须和众卿共议。”萧皇后含笑问道：“圣上谅是又想到了一个行乐法儿。”炀帝将杯儿一放道：“又被爱卿猜着，昔年朕南征陈国，破了都城，觉得江都的胜景，更较洛阳为胜，当时只因戎马倥偬，没有心情游赏。如今海宇澄平，朕却思一幸江都，畅游一番，众卿可能赞同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圣上若须妾等同往，哪有不赞同的理儿。”众夫人也道：“娘娘的话儿甚是，妾等只候圣上主裁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卿等终是这般话儿，朕往游江都，原欲和众卿同往，方觉有兴，只是有件事儿，先须决定，还是从水道到江都，还是从旱道到那里？”萧皇后道：“水道上去好玩。”炀帝点头道：“朕在春间，已命尚书右丞皇甫议，发民丁百万，开掘通济渠，引汴水入泗以达淮南，又命黄门侍郎王弘，到江南监造大龙船，谅来多要告成了，至迟到那八月，定能到江都游玩。”萧皇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圣上早有下江都的心儿，开湖造船，还问什么妾等水道旱道。”炀帝也笑道：“若是卿等欢喜旱道上去，朕怎能独违众意，故须询问一声。如今既是同意水道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”他们商议既定，又欢饮了一刻，炀帝始命撤筵，出殿下山。重上龙船已是夜深日落，曙光欲动。炀帝还想到十六苑中玩去，萧皇后笑道：“且留有余不尽的兴儿，来日再游吧。”炀帝便传旨停船埠头，十六艘龙船，便向埠头摇去。到了那里，炀帝和萧皇后乘车回到显仁宫。十六苑夫人们，仍是坐着龙船，回到各苑安宿。一个西苑里面，顿呈冷落气象。

不多时候，已是金鸡报晓，旭日高升。炀帝这天，只因昨晚通宵的游玩，身子疲乏，便又懒得上朝，兀是躲在寝宫里面，做他的好梦。直睡到午刻过后，方始起身，便有一个内侍，进内报道：“长安殿下奉旨入都，今晨上朝请觐，恰值圣上没有临朝，便在宫门请见。奴婢们因圣上安寝，不敢惊动，故请殿下暂候宫殿。此时间知圣上已起，又命奴婢前来，听候圣谕。”炀帝听说太子来了，他只知纵情酒色，方是乐事。父子天伦之乐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故也并无快感，只淡淡的道：“命他请见好了。”萧皇后却甚欢喜，忙道：“累他候苦了，快些请来。”内侍应命退出。

未几，太子昭已是奉召入宫，拜过父皇母后，请过圣安。萧皇后见太子昭的身体，比了命镇氏安的时候，肥胖了几倍，倒觉欣喜。炀帝问了太子昭几句没关要紧的话儿，便命退出，一连几天，不再召见。太子昭见炀帝不再召他，便悄悄的乘骑到了西苑。西苑令马忠见太子到来，便慌忙迎接，昭反鬼鬼祟祟道：“我乃私来游玩，你不必声张出去。”马忠点头道：“奴婢理会得，殿下放胆玩去好了，只是沿渠的十六苑，殿下还是不去为妙。”昭诧异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马忠道：“苑内有圣上封的夫人，主持苑事。殿下入苑游玩，倒要两不方便，且恐易被圣上得知，故请殿下不去为妙。”昭始恍然，便也点头道：“你的话儿甚是，我决不入苑就是。”说着便向东湖行去。

这时正过午刻，赤日当空，好不厉害，苑中虽是浓荫夹道，究还遮不住

阳光，太子昭的身子又是肥胖，更比常人怕热。他在东湖堤上走了一回，已觉气喘汗流，不能再走了。见侧首那边，一个凉亭，四面垂着帘儿，他便想走里面，憩息一刻，当下气喘吁吁的走到亭前，掀起帘儿，直冲了进去。却见一个女子，伏在桌上打盹，蓦被昭的脚声惊醒，抬起头儿，惶忪了双目，见昭身穿一件藕色宫袍，头裹青纱巾，脚上穿了一双朱红鞋，手中执一柄羽毛扇儿，不住的挥扇。额上的汗珠，兀是向颊上直挂。她却不认识昭乃是东宫太子，见他气喘吁吁，不禁动了疑心，便站起身子，正色问昭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从哪儿来的？”

昭见这个女子不认识他，知是新选入内的，不是宫中的旧人。向她仔细瞧视，只见她身穿茜色衫儿，紫色的弓鞋，黛绿的罗袜，月白纱的裤儿，腰间束着一条粉红色的汗巾，肩上却有一条松罗色的帕子，攒在上面，小小的樱桃，白生生的脸儿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妙目，两道绿得可怜的蛾眉，云发覆额，光可鉴人。昭将这个亭中的女子，从上看到下，再从脚看到头，瞧了一个饱，觉得十分可爱，却忘了答她的话儿。那个女子见昭不答她的话儿，只是乌溜溜的两个眼珠，向着自己身上打量，不禁又羞又怕，便又高声道：“你这汉子，究竟是个什么人，怎的问你答，难道是个哑巴？”

太子昭见了她娇嗔的神情，噗的一笑道：“你也太细心了，这里是个什么所在，闲人哪能走入。门上那个马忠，查得怎生严厉，你且想一想，他肯放不相干的人进苑不成？他有几个脑袋？”那个女子听了昭的语气，甚是壮大，便知昭非是等闲的人物，忙换过口风道：“贱婢原也省得，只是公爷的金面，贱婢新选入苑，没有见过，不知道贵人是哪一位？”昭听那女子的话风，忽的改易，更爱她有机变，便含着笑容道：“那也不能怪你，你原是没有见过我，怎会认识起来。老实对你讲了，我乃是长安的晋王，也就是当今东宫的太子，你可明白了吗？再不要当我歹人了。”那个女子听了，想不到眼前的人儿，却是当今的太子，慌忙拜倒在地，正是：

顿将白眼换青眼，东宫头衔惊蛾眉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帘外悄无人春光未泄 花丛小相会好事成双

话说凉亭女子，闻知昭是个太子，忙拜倒在地道：“贱婢不知道贵人便是殿下，多多冒犯，拜求殿下恕罪。”说毕不住的叩头。昭见她慌得可怜，便含笑将她扶起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你也不必惊慌，我一路玩来，觉得甚是渴热，你可有凉茶，给我饮些。”女子忙道：“有有，殿下请在石凳上宽坐，等贱婢取来。”昭起初只顾注意了女子，亭中的陈设，却没有留神，此刻才四下打量。见亭的正中，放着一张八角的云石桌子，沿桌四面，排了四张云石凳儿，周围的亭栏，也是云石筑成。栏的上面，放了不少的鲜花，一盆盆发出幽香。抬头看时，上面排了四只八角式的风灯。四围的湘帘，一齐垂下，只要微见掀动，便有凉风送进。昭将身坐在云石凳上，一股凉气，激得他心神一爽。他在外面烈日的下面，到了亭中，清凉了不少，额上的汗也停下，气息也舒和了。那个女子，已呈上了一只玉杯，杯中却是满满的，另外又呈上了一块巾儿道：“请殿下揩揩汗儿。”昭接了过来，觉得有些烫手，揩到脸上，却甚是舒适。昭便笑道：“这般烫手的巾儿，亏你挣的？”女子笑道：“要不是热了，揩在脸上，反是不爽快的。”昭点了点头，举起玉杯，呷了一口，只觉非茶非露，芳香满口，凉沁心脾，他觉得有味，一口气吃尽了，还是辨不出饮的什么露儿，即问女子道：“那杯东西，倒也解得暑渴，是什么做成的，我虽是吃了，却还不知。”女子不禁笑道：“那是上好的嫩藕汁，和了清甜的凉瓜露，盛了篮子里，悬在井儿里面阴着的。”昭点头道：“怪不得又清爽，又甜净，又是冰凉，原是这般费事，合成这杯东西。”女子笑了笑，道：“殿下要是爱喝，待贱婢再去取一杯来可好？”昭摇头道：“不消了。”

昭先前的初意，原是进亭休息一下，便想走的，此刻汗也没有了，人也清爽了，想便走的念头，早已忘掉，坐了下去，竟自不忍离开，反含着了笑脸，问女子道：“你的名字叫什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一个芬芳的芳字，和一个菱子的菱字。”昭点头道：“芳菱的名儿，却也别致。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”芳菱道：“十七岁了。”昭见她怯生生的站在一旁，弓鞋脚小，甚是可怜，便指凳儿，命她坐下。她兀是不肯，昭便伸出臂儿，将她轻轻的一拽，已是拖了过来，又向凳儿那边一送，芳菱身不由己地坐到了凳上。昭又问她哪里人氏，几时到这里充役的，芳菱答道：“贱婢即是洛阳人氏，西苑落成，便到这里来充役的。”昭微微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像你这般美貌，封个夫人，也是无愧，却在这充役，我却有些替你不平。”芳菱不觉脸上一红道：“苑子里的人儿，美貌的佳人，不知要多少，全是胜过贱婢几分，贱婢得充亭中管理，已是侥幸的了，充个美人，尚是没福，不要说封作夫人了。”昭笑道：“要是我做了父皇，便得第一个封你做位夫人。”芳菱低头一笑道：“真的吗？殿下不要打趣贱婢。”昭正色道：“真的不是打趣你。”芳菱笑了一回道：“且待殿下登上了大位，贱婢再向殿下讨封。”昭笑道：“今天便先预封，留一个吉兆，你看可好？”芳菱道：“好好。贱婢便先行谢恩了。”说着，跪了下去，真个谢起恩来。

昭见芳菱娇憨动人，双手将她扶起，搂入了怀中道：“你受了夫人的恩封，这们叩了个头，算是谢恩不成？”芳菱格的一笑道：“不是叩头谢恩，难道还有别的法儿谢恩不成？”昭也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还须好好的谢过。”芳菱道：“怎生谢呢？只要殿下说出，贱婢都能依得。”昭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都能依得？”芳菱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昭便勾了芳菱的粉颈，附在她的耳上，轻轻说了一回。芳菱羞得脸儿通红，把个头儿只是乱摇。昭道：“你自己说得，都能依得，怎又不依了？”芳菱怯生生的道：“依原是依得，只是殿下也得想上一想，这里是什么所在，此刻是什么时候，怎能干这件事儿，贱婢只能依不得了，还请殿下见恕，原不是贱妾的推却。”

芳菱的话儿，可算说得婉转了，动了欲火的太子昭，却是不管这里是什么所在，此刻是什么时候，真个色胆如天大，一只手儿，不知到了哪里去了。芳菱兀是吃吃的笑个不停，一转眼间，昭已站了起来，芳菱却背儿靠了桌子，身儿坐在凳上，一双小红菱，已是到了昭的手中。不多时候，芳菱吃吃的笑声，再也笑不出了。好久好久，芳菱懒洋洋的起立，整一整身上，昭却软生生的坐下，靠定了桌子，额上又有汗儿沁出了。芳菱似笑非笑的授过了一条汗巾，便是她束在腰间的一条粉红纱巾。昭接来揩了揩汗渍，却将巾儿折了几折，藏入了怀。芳菱伸手向他要还，昭只是摇头不睬。芳菱掀开了垂帘，向四下看时，静悄悄的没个人影，只有树上的蝉声，不住的传出，芳菱方觉安心。放下了帘子，看了太子昭一眼，又有微微的一笑，坐到了凳几上，一手支住了香腮，默默的出神。昭却笑道：“这里是什么所在，此刻是什么时候，依不得的事儿，怎的依得了？”芳菱脸儿一红道：“殿下还要说哩，贱婢的心儿，兀是还在跳动，要是给人撞破，好不羞熬。”芳菱说着，眼圈儿一红，泪儿似将滚出。昭见了这般光景，便指着天日道：“我若负卿，不得善终。”芳菱急得失色道：“殿下怎的说出，只须不忘今天就是，何必赌甚咒儿。”昭点头，和芳菱面对面地瞧了一回，无奈的起立道：“我不能再留了，改天来瞧卿。”芳菱也不便相留，打起帘儿，一同走出了亭外。昭道：“此刻的阳威，竟减去了不少。”说着，和芳菱笑了一笑，蹒跚着回苑门而去。芳菱在亭外出神了一回，才回到亭中收拾。

太子昭到了苑门跟首，马忠含笑相迎道：“殿下也来了，奴婢本想来找寻了，只因圣上也许会来，殿下快些去罢。”昭听说炀帝要来了，再也不敢停留，匆匆地出了西苑，跨上了坐骑，鞭儿一扬，那马放开四蹄。如飞的去了。

隔不上半个时辰，炀帝的辇车，已是到了西苑，马忠暗暗唤声侥幸，接上前去，却是炀帝一个人来，萧皇后没有同来。炀帝待辇车到了苑首，便命停下，炀帝由内侍扶下了辇车，炀帝命内侍们不必跟随，一个儿向北海那边徐徐的过去。这时将近末牌未刻了，骄阳已是渐向西下，一阵阵的风儿，在北海面上吹来，吹到炀帝脸上，还觉得有些温暖。炀帝一边走，一边又在思索，十六苑里面，可有哪一苑没有到过？

正在思索的时候，忽闻笛声清幽，一阵阵送到耳中，他便寻着笛声寻去，看是哪苑吹出。傍花随柳的信步走去，笛声却停止了，不再续吹。炀帝废然停步，甚是纳闷，忽的觉得后面有细碎的声儿，回头看时，只见那边花屏跟首，一个女子姗姗的步来，却没有瞧见炀帝。炀帝便侧了身子，躲在一块人般高的太湖石后面，候那女子，待她走近，炀帝仔细瞧视，见那女子，身穿葱绿的罗衫，杏黄的裤儿，红鞋一掬，衬着雪白的绫袜，越发显出尖俏，脸儿又是生得不恶，小鹅蛋脸儿，好似吹弹得破。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，觉得十分妖娆，水蛇腰儿，双肩瘦削，另有一副风韵。

炀帝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儿，女子这副容貌身材，又已合了他的心意，见她走近石旁，忽的曼吟道：“汉皇有珮无人解，楚岫无云独自归。”炀帝

想不到她还会吟诗，更觉可爱，突从太湖石背上跃出，掩到女子身后，双手将她的柳腰抱住。那女子吃惊道：“哪一个？”炀帝低声笑道：“与你解珮与云的人。”女子回过头来，见是炀帝，便嫣然一笑道：“原来是圣上。”炀帝兀是抱住了她的腰儿不放，女子道：“圣上快些放手，待贱妾拜见请罪。”炀帝道：“哪个要你请什么罪？”女子道：“既是圣上施恩，不教贱妾请罪，也请放了手儿，给人瞧见了不雅。”炀帝嗤的一笑道：“这们便算不雅吗？”炀帝说毕，竟抱了她走入花丛，放倒在绿茵上面，不一会落红狼藉，蹂躏了好花枝。

两人结束停当，炀帝含笑道：“匆匆一会，连个卿的姓名，朕都没有知道？”女子抿嘴笑道：“圣上只一时兴起幸了贱妾，往后烟云过眼，便已忘怀，还问什么姓名。”炀帝诧异道：“怎的不肯说出？”女子道：“西苑里面，有成千上百个女孩子，圣上今天幸这个，明天幸那个，对圣上说了姓名，难道记得清楚？横竖记不清楚，索性不问也罢。”炀帝将她轻轻拍了一下道：“小妮子这般利口，怎知朕便忘怀了，还不快说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女子笑了笑道：“圣上一定要问，贱妾便说了罢。妾是清修苑里面，秦夫人手下的美人。”她说到这里，炀帝侧着头听她，她却又顿住了。炀帝佯嗔道：“你这们弄巧，朕要动怒了。”她笑道：“莫恼莫恼，贱妾的小名，便叫妥娘，圣上你看取得可好？”炀帝点头道：“很好很好，你是清修苑的美人，朕躬也想起来了，清修苑里面，朕还没有到过主持苑务的夫人，你说是姓秦，她的名儿，朕更是记不起了，怪不得连你也没有见过。”妥娘接口道：“我的主持夫人，她的芳名，便唤凤琴，模样儿真是风流，她的一双小金莲，西苑里面，再也找不出第二双来，圣上见了秦夫人，管教魂灵儿飞上云端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莫替你们的夫人夸口。”妥娘发急道：“那倒真个不是哄圣上的话儿，圣上要是不信，不妨随了贱妾，一同到清修苑走遭，瞧一瞧秦夫人，若是贱婢虚言，尽可将妾的小嘴打烂。”炀帝见她这般娇痴，不禁又爱又喜道：“你夫人的容貌，朕谅也见过的，只是没有到过清修苑，终是不甚仔细，你说她一双金莲，西苑里面找不出第二双来，倒使朕心痒难搔了。”妥娘格格的笑道：“听了贱妾的话儿，已是心痒，真个儿见了秦夫人，不知要怎样的发急了。”炀帝道：“小妮子，尽自打趣朕躬，朕见了秦夫人，叫她罚你。”妥娘道：“好好，便请圣上前去，妾情愿受夫人的罚。”炀帝便笑了笑，携着妥娘的手，同往清修苑。正是：

浪蝶一生花里活，翩跹又过粉墙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席上传鞋旖旎风流 窗前窥榻艳冶魂消

一湾流水，几树杨柳，纵横乱石，遮断了清修苑的出路。苑里的人出外，苑外的人进苑，全须凭了一叶扁舟，方能进出。十六苑中的清修苑，却是别有一天，闲人不易轻到。炀帝和妥娘携手同行，不觉的到了通苑的湾口。只见一叶小舟，停在那边。舟上即阗无一人，只有一枝桨儿放在舟中。妥娘便笑道：“圣上仔细了，快跨上了小舟。”炀帝道：“荡桨的人到哪儿去了，我们怎生去得。”妥娘应声道：“荡桨的人便在这里。”炀帝笑道：“难道你能驾舟。”妥娘道：“要是不会，怎得到外面来玩。不要多说了，快些下去。”

炀帝踏上小舟，晃得甚是厉害，水儿激得咤咤发响，炀帝慌忙蹲坐。妥娘也笑盈盈解去桨练，下了小舟，坐在舟尾上。取过桨儿，用桨在堤石上轻轻一点，舟儿荡开，掉转船头，便一桨一桨的分了波儿，向前过去。炀帝向两岸瞧时，见有不少的桃树，便道这个地方，若在暮春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景儿定是不恶。妥娘道：“不是吗？竟好说桃花源了。”绿水随波弯转，轻桨急分波，约行了五里多水程，清修苑已在目前。只见苑前绿荫沉沉，映得湾中的流水越发绿得可爱。炀帝不禁叹道：“红尘中有这般静境，真好清修了。”妥娘笑道：“像圣上般的福分，可也用不着什么清修。此种境界，只合我们才配。”炀帝道：“朕躬只恨前生没有清修，今生不能够做个像你们般的好花枝。”妥娘格的一笑道：“圣上还不知做女儿家的苦处，偏又眼热我们了，要是真个做了女儿家，便再也不肯说这种话了。”

他们两个一席话，已是到了清修苑。妥娘靠舟水埠，一手提着桨，一手执了舟上的细练，跨上了水埠，将练儿系在树根上，便扶了炀帝，走到水埠，同登岸上，把桨儿丢在草地上面，抢先入苑，见秦夫人正在绣她的小红睡鞋，妥娘忙道：“圣上来了，夫人接驾。”秦夫人即将鞋儿一抛，亭亭上前。炀帝已经进苑，秦凤琴俯伏迎接。炀帝抢上一步，扶起凤琴，便低了头儿，看她裙下双钩，不禁哈哈大笑。凤琴好生诧异，只见炀帝对着妥娘点头道：“你的话儿，果是真的。”妥娘也笑道：“贱妾原不是哄圣上。”凤琴听了他们的话儿，越发不解，水灵灵的一双俊目，只睨着他们两个。炀帝一眼瞧见了凤琴抛在桌上的绣鞋儿，他便拿在手中，反复把玩，就是不忍释手，竟涎着脸儿对凤琴道：“夫人这只鞋儿给了朕可好？”妥娘在旁听了，不禁格的一笑。炀帝也笑问她道：“你笑什么呀？”凤琴不知底细，当作炀帝怒了妥娘，忙替她解释道：“这个孩子惯是痴痴憨憨的，圣上瞧她年幼无知，怒了她一遭。”

炀帝知凤琴误会了，忙道不去罪她，只问她笑什么？妥娘紧接口道：“这只鞋，夫人没有绣好，圣上也不瞧瞧仔细，便向夫人索取，贱妾便禁不住笑了。”炀帝和秦夫人也不禁同声大笑。凤琴便道：“圣上若是不嫌污浊，贱妾尚有穿过的睡鞋，不妨拿一双去好了。”炀帝听说忙道：“有穿过的更好。”妥娘又接口道：“夫人可知圣上今天怎会来的？”凤琴微笑道：“我怎会知道。”妥娘道：“本来夫人也猜不到的了。”炀帝恐妥娘说出真话，倒觉有些没意思，忙摇着头儿道：“不要你多嘴，朕会替夫人讲的。”妥娘哪里肯不说，尽自笑着道：“圣上原是为了夫人的金莲而来。”凤琴听了，也有些刺耳，便佯嗔道：“妥娘！敢是疯了，怎的这般胡说，圣上来了多时，茶也不去献来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茶倒不用，还是摆酒吧。”妥娘便招了其余的美

人，见过炀帝，即端整筵席。

那些酒菜，本是每天预备好的，只怕备了不用，因此炀帝一声排席，不到一刻工夫，已是酒肴纷陈，堆了满台。炀帝居中坐下，命秦夫人坐在左首，命妥娘坐在右首。凤琴暗暗诧异。怎的炀帝却命妥娘陪席，哪知她已沾了雨露深恩。酒过三巡，炀帝笑对凤琴道：“夫人允许给朕的鞋儿，可能此刻便给了朕。”凤琴笑道：“待妾前去取来。”说着离席入内，不一会工夫，凤琴袖了一双鞋儿走出，重新落座，却不即取出交与炀帝。炀帝又伸着手向凤琴索取。凤琴道：“方才圣上对妥娘说道，不要你多嘴，朕会替夫人讲的，不知是什么话儿？请圣上说出，贱妾便将鞋儿送给圣上。”炀帝想不到凤琴也会肆刁了，心下一个转念，这原是说了不妨的。便笑将先前和妥娘对答的话，一一说了，连和妥娘私会的事也说给凤琴听了。凤琴方始明白了一切，含笑向妥娘道贺。

妥娘想不到炀帝这般无赖，连这件事儿也不瞒人，已是羞惭万分。凤琴向她道贺，妥娘越发的粉脸通红，低了头，就是抬头不起。炀帝哈哈笑道：“你也有怕人的时候呀？怎不再像黄莺儿般的乱啼和朕斗口。”妥娘只是不睬，直到炀帝又向凤琴索取绣鞋，不去和她打趣，她才抬起头儿。见凤琴在袖中取出一双桃红色的睡鞋，塞入炀帝手中道：“这一双还是前天穿起的，尚有几分新鲜，圣上玩了一回，要是厌了，便请还了贱妾，待妾自行毁掉，免得遗落在外面，给混帐人玩弄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这般可爱，怎会玩厌，夫人放心，朕拿了去，虽不是香花供奉，也当严密收藏，不致遗落在混帐人的手中。”炀帝说毕，便将那双鞋儿细细赏玩。只见鞋面上绣了一双粉蝶，一朵牡丹花儿，颜色鲜明，栩栩若活。炀帝举起杯儿，呷尽了一杯酒，也不用下酒菜，便将小鞋儿凑到鼻边，用力的嗅了嗅，只觉得一股说不出的异香，直向脑门钻进。便又举起杯子再喝一杯，哪知杯中没有酒，炀帝便呷了个空，慌得执壶斟酒的美人急忙斟上。炀帝也不动怒，仍干了一杯。

那个斟酒的美人，起初见炀帝玩弄绣鞋的神情，十分有趣，她也瞧出了神，连杯中没有酒儿，她都忘记斟了。待到炀帝呷了空杯，她方始觉得。此刻见杯儿又空了，她再也不敢迟慢，赶忙斟上。哪知她越斟得快，炀帝也越喝得快，只是翻来覆去的拿鞋儿下酒。不防秦夫人伸过手儿，抢去了绣鞋。炀帝却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夫人怎又抢去了？”凤琴道：“圣上只顾喝酒，不进菜，哪得不要喝醉。”炀帝道：“红菱下酒，再好也没有了，怎说不进菜。”凤琴笑道：“又不是真个红菱，怎能佐酒。”炀帝道：“真的红菱，它的味反不如这个假红菱，夫人快些不要和朕为难。”妥娘不开口了多时，此刻却又忍不住嗤的一笑道：“圣上怎说这种话？”炀帝道：“你又要来了。”妥娘道：“真的红菱不及假的么？”炀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妥娘哼的一声道：“要是讲能吃的真红菱，那是自然不及好玩的假红菱，要是换上能玩的真红菱，难道也不及假红菱不成？”妥娘这么说了，炀帝方始明白，笑着道：“原是如此，那自是能玩的真红菱好了。”妥娘瞧了凤琴一眼，笑对炀帝道：“圣上眼前放着能玩真红菱不玩，偏去捧了假红菱玩个不休，夫人怎的不要恼怒，将绣鞋抢去呢。”炀帝附掌道：“着着着，你的话不错，朕却辜负了夫人。”凤琴急得向妥娘嗔目道：“偏是你能说话。”哪知炀帝的鞋儿已在桌子下面勾那凤琴的红菱，凤琴缩又不是，伸又不是，把个妥娘恨得牙痒痒的，不住向她怒目。妥娘只作不见，尽自喝酒。炀帝此刻无心饮酒了，得步进步，勾着了还不算，竟将凤琴的红菱小脚勾了起来，一手握着放在膝上，

恣意玩弄，凤琴不由得红侵粉颊。

这时，天已垂暮，那般美人们纷纷把灯儿点明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妥娘见炀帝低了头儿，再也不肯抬起，她也暗向桌下瞧去，才知炀帝已在玩弄真红菱了。她的小眉儿一皱，便故意的自言自语道：“掌上消魂，怎敌得被底温柔。”两句话儿，直钻进了炀帝耳中，不禁抬起头儿，向妥娘微微一笑，暗自会意。凤琴本也听得，暗恨妥娘怎的这般无赖，一味指点着炀帝，要是真个被底消魂，叫人好不羞煞。凤琴想到此处，不觉春上眉梢，小鹿儿胸头乱撞。

炀帝见凤琴灯下的风韵，越发楚楚动人怜。他听了妥娘的话儿，正中心怀，本已耐不住了。此刻便佯作了醉容，对着妥娘道：“你替朕掌灯。”又笑对凤琴道：“敢请夫人相扶，朕已醉了，且借夫人一席之地，睡上一回。”凤琴无可奈何，只得扶了炀帝。妥娘掌灯前导，炀帝勾了凤琴香肩，走入了内室。妥娘笑对炀帝道：“还须着意温存，不要憔悴了花枝。”凤琴啐的一声，炀帝却哈哈大笑。妥娘便悄悄走出，随手带上了室门，绕道到纱窗前面，拔下了个头上的金钗，刺破了纱窗，挖成一个小洞，便凑在洞上，向里面偷瞧。

只见炀帝拽了凤琴的袖儿向榻前拽去，凤琴却如醉如痴，半推半就，一种带人风光，好不有趣。猛见炀帝用力一拖，两个人一同倾倒在榻上。妥娘见他们快到紧要关头，不由目儿睁得更大。忽的背后走上一人，在她的头上轻轻拍了一下，妥娘回头瞧看，却是同苑的美人文儿，便对她摇了摇手，又想凑在洞上瞧那里面。偏是文儿抢着要先看，狠命的拖那妥娘。

妥娘好不着急，便轻轻的附在她耳上道：“你不会再挖一个洞，瞧看好了。”偏是文儿没有钗儿，妥娘急急的拔给了她，她慌忙来接，又是两手交脱了空，当的一声响亮，金钗落地。只恨得妥娘小脚儿乱蹬，等到文儿拾起了金钗。自去挖洞，妥娘急的凑向洞儿，望到里面，已是垂了罗帐，只见帐儿簌簌的抖动，榻前地上，秦夫人的衫裙凌乱，别的却一些也瞧不见。妥娘好不纳闷，心想，还有什么好看，都给文儿缠过了。正想退下，忽闻秦夫人格格的娇笑了一阵，暮的尖令令一只小红菱脚儿跷出了帐外，脚儿上面穿了一只大红菱睡鞋，映着小股上雪嫩的肉儿，好不消魂。妥娘倒又不忍退下，屏息瞧去，哪知跷在帐外的足儿，又收入了帐中。正是：

春色满床关不住，出帐红菱一支妍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依依慈母屈膝为情人 咄咄恶父驱走因私宠

话说妥娘和文儿在纱窗外面，挖洞偷瞧了一回，也瞧不见帐内的春光，便各自退下，回去安息。一宵易过，又是天明。炀帝辜负了香衾，又须临朝。盥洗进点既毕，炀帝袖了凤琴的那双桃红睡鞋，凤琴率了美人们相送出苑。仍由妥娘操舟，出了水湾，到了湾口停下。西苑令马忠，隔晚已是查明，知道炀帝在清修苑留幸，因此，这天的一朝，辇车已是等候在湾口。炀帝上了岸，登坐辇车而去。

上朝完毕，退入后宫，却将凤琴的绣鞋与萧皇后观看。萧皇后也是称叹道：“怎会这般尖小，三寸还不到，怪不得圣上垂爱。昨晚的被底风流不知狂到怎样？”炀帝笑道：“终是魂飞魄散是了。”炀帝和萧皇后正在话儿打趣的时候，内侍进报道：“太子请见。”炀帝道：“你去回复太子，没什么事儿，不必时来请见，朕自会召他。”内侍退下复命。

太子昭候在宫门，那内侍到来，将炀帝的传谕说了，太子昭好不纳闷，又命内侍道：“再去报知圣上，道太子有事请见，要是圣上不能相见，不妨一见皇后。”内侍只得重行入宫，报知了炀帝。炀帝对萧皇后道：“他见了朕躬，又没有什么大事奏知，到此缠扰作甚？朕没有心情见他，爱卿可愿见他？要是也不愿，索性严词拒绝了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又来了，家人父子，原不必有了大事方能相见，本来没事的时候也可闲谈说笑。今天昭儿有事请见，圣上还不愿和他见面，也太没有父子情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爱卿又偏护了昭儿，数落朕躬，爱卿尽自见他，他有什么事儿，奏知了爱卿，原是一般的，只要爱卿转告朕躬，依得依不得，再行定夺好了。”

萧皇后见炀帝执意不愿和太子见面，也是无可如何，便命内侍请太子进宫。内侍退下，炀帝却捧了秦夫人的绣鞋走入别宫去了。

不一会工夫，太子昭入宫拜见了萧皇后，侍坐一旁。萧皇后笑对昭道：“你还不知父皇的性儿，他最爱风月，却不愿多说什么正事，你要见父皇，有什么事儿不妨对我说了。待我转奏，原是一般的。”昭却嗫嚅道：“臣儿进见也不是什么正事，本来只能和母后先说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什么一回事，又须和我先说。”昭便双膝跪倒道：“这件事先须母后见允，相助臣儿，臣儿方敢说出。”

萧皇后见太子这般光景，好生疑讶，便命左右的宫女退下，恐是太子的秘密大事。这时，室内光剩下母子两人。萧皇后道：“你且坐下，要是我能助你的事儿，终能替你设法。”太子昭挣红了脸儿道：“臣儿该死，昨天私进了西苑。”萧皇后惊道：“可是闹下了什么祸事？”昭道：“祸却不敢闹出，只是在东海那边，有一座凉亭，臣儿因走得乏了，便入亭歇息。亭中有个美人，她的名儿叫芳菱，臣儿该死……”萧皇后笑道：“什么又是该死，谅是你去调戏她？”昭道：“不是调戏了她，臣儿该死，和她成就了好事。”萧皇后听了，好生不悦，不由得哼了一声道：“这种苟且的事情你还说出作啥，要是给父皇知道了，那是你真的要该死了。”昭慌忙道：“臣儿原是要母后相助的。”萧皇后道：“父皇此刻又没有知道，不和你什么责罚，你叫我相助什么？”昭硬着头皮道：“要求母后转恳父皇，将那个芳菱赐给了臣儿。”萧皇后快快的道：“早知你是这么一回事，我悔不该见你了。”昭急得又行下跪，苦苦的哀求。萧皇后叫他起立道：“羞也不羞？为了一个宫女，这般模样。我要是替你转告了父皇，他能允许，算你的造化。要是他知道了

此事，不但不能允许，竟要将你加罪，可也不干我的事，原是你不好。”昭道：“只要母后替臣儿说得婉转些，父皇也是风流性儿，对于臣儿的要求，谅能允许成全。”萧皇后哼了一声道：“那也未必一定能够，你且退下，待我慢慢的替你设法。”太子昭见萧皇后允许了，好生欢喜。又拜谢了萧皇后，欣欣的出宫。

萧皇后待太子走后，沉吟了一回，打定了主意。到了午宴时间。炀帝和萧皇后入座饮酒。炀帝便问萧皇后道：“昭儿有什么事请见？”萧皇后见炀帝动问，来得正好，便乘间含笑道：“果真给圣上猜着，没什么大事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原是知道的，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事。”萧皇后含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圣上可能猜上一猜，昭儿进宫请见，端的为了何事？”炀帝摇头道：“这个怎能猜得到，爱卿说给朕听了吧。”萧皇后道：“昭儿还有些孩子气息，他到了洛阳好几天了，圣上却没有旨意，命他在西苑玩上一回。他才入宫见了贱妾，要请贱妾转恳圣上，让他去西苑一遭，圣上可能允许？”炀帝沉吟一回道：“他一个儿不能去，要是随着爱卿前去，朕不妨允许。”萧皇后暗想，你也不要做作了，太子早已一个儿进去过了。面上只得仍道：“那也好的，贱妾和他去好了。”

午宴过后，萧皇后待炀帝走了，命内侍召到了太子。萧皇后对他道：“我替你父皇面前只说你没有到过西苑，要到西苑玩去，父皇命你随了我前去，你可和我去一遭，回来我再替你向父皇说，将那个芳菱赐给你，比直接和他说破更觉妥当，你看可好？”昭不禁欢跃道：“母后万全的策儿，再好也没有了。”当下萧皇后便命内侍侍候辇车，和太子昭同出宫门。萧皇后上了辇车，太子昭跨登马背，随在辇车后面。

到了西苑，萧皇后便笑对昭道：“你可带了我去瞧瞧芳菱生得怎样的动人，你要这般爱她。”昭知推辞不过，只得和萧皇后到了东湖堤上的凉亭里面。芳菱见太子和皇后同来，又惊又喜，拜过了皇后太子。萧皇后将芳菱细细的打量一回，觉得也还动人可爱。在亭中坐了一刻，便即出亭。不向别的所在再玩，竟和太子回宫。萧皇后命太子自回东宫等候消息。

萧皇后到了后宫，炀帝又在玩弄秦夫人的绣鞋，萧皇后佯嗔道：“也没有的，只是玩弄个不完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怎的爱卿已是回来了，昭儿还在苑里不成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可笑这个昭儿，到了西苑，他反道没有什么好玩。”炀帝道：“俗物俗物，这种所在，原不配他玩的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且慢说他，他虽是在西苑里面没多时候，却也爱上了一件东西。”炀帝道：“他爱上了什么东西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和圣上一般的，爱上了菱。只是圣上爱的是红菱，他爱的是芳菱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可是菱塘里面的菱儿？”萧皇后摇头道：“不是菱塘里面的菱儿，却是东湖亭里面的。”炀帝不解道：“凉亭里面怎会有菱？”萧皇后道：“这个芳菱，原是和圣上手中玩的红菱一般，不是真的。老实对圣上说了吧，昭儿爱上了管理凉亭的女子，名叫芳菱的，要圣上恩许，赐了昭儿。”炀帝方始明白，笑着道：“原是这样，那个芳菱爱卿可已见过？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见过的了，生得倒还温柔可爱，圣上竟允了昭儿的请求可好？”炀帝点头道：“那也能够，只是且慢允许昭儿。”萧皇后诧异道：“这又何故？”炀帝道：“朕躬自有用意。”萧皇后也不便再问。炀帝坐了一会，又袖了绣鞋踱出，萧皇后也不在意上。哪知炀帝却一溜烟的出了宫门，命内侍牵过一乘坐骑，他跨登马背，丝缰一紧，马蹄飞翻，直向西苑而去。

没多时到了西苑，纵骑驰入，向乐湖堤上过去，到了凉亭跟前，跳下坐骑。那亭中的芳菱，正因萧皇后和太子突然而来，突然而去，不知怀着何意，就是索解不出。此刻，忽闻马蹄声儿，她便掀起湘帘，恰巧炀帝马上跳下。芳菱见是炀帝到来，慌忙出亭拜倒在地道：“贱婢芳菱迎接圣上。”炀帝也不多说，大踏步走入凉亭，在石凳上坐定。芳菱随到亭中，心中怎不要动疑，没隔几个时辰，怎的皇后、太子、圣上竟会先后到来。炀帝却目不转睛的瞧那芳菱。芳菱被炀帝瞧得没意思，不禁粉脸飞起红云，借着取茶避过了炀帝目光。

炀帝在西苑造成以后，终日的东边搂玉，西边偷香，已是成了习惯，欲念甚易冲动。他见芳菱楚楚可怜，便又动了欲火。再也不顾太子的请求，先要应了他的急务。待到芳菱过来献茶，炀帝便将芳菱搂入怀中。芳菱想不到炀帝也会如此，真是又羞又怕。没到片刻工夫，已是罗衫襟解，绣带宽松。堂堂白日青天，芳菱如痴如醉，甜酸苦辣的味儿一齐上了心头，只苦说出口，任凭炀帝摆布。待到云收雨散，芳菱结束衣衫，见炀帝只是向她痴笑，芳菱不解其意，也只得含笑相向。炀帝却道：“你可知除了朕躬之外，还有人爱你吗？”芳菱听了，不觉暗吃一惊，忙道：“贱婢得幸圣上，哪个还敢见爱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你还不知底细，太子也爱上了你，向朕索取，你可愿意，便随了太子。”芳菱不由暗暗生恨，怎会有这种禽兽，既知我是太子的爱人，偏偏前来强污。她心里虽是这般想，面上只能装作不愿，慌忙拜倒道：“贱妾已受圣上雨露，怎能再随太子？”炀帝将她扶起，哈哈笑道：“朕原是你相戏，怎忍将你相随太子。朕当示意与他，使他绝了爱你的念儿。”芳菱听了，不禁暗暗叫苦。

炀帝坐了一会儿，竟出了凉亭，跨上坐骑，驰回显仁宫。见了萧皇后，面上含着一团喜色。萧皇后便道：“圣上到过了西苑吗？”炀帝笑道：“到过了，连那芳菱我也见过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也去瞧那芳菱，可是生得还佳？”炀帝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是温柔风流，朕已幸了她了。”萧皇后听了，不觉大惊，苦着脸道：“太子便怎样？”炀帝正色道：“怎能依他，芳菱原是朕的，他休得妄想！”炀帝说毕，又命内侍宣召太子入宫。太子昭还当作好事成功，欣然入见。

炀帝见了太子厉声道：“你来此已多日，怎么还不回镇长安，命你一游西苑，偏又爱了芳菱，向朕索取。你可知芳菱朕已幸了，你敢这般无礼，还不于我回镇长安，不奉宣召，若敢擅自私入洛阳，休想活命！”炀帝雷霆电击的一席话，听入了太子昭的耳中，真是大出意外，不禁吓得面无人色，泪儿直流。正是：

空怀好事成双念，霹雳当头惊失神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俏佳人独邀仙女名 妙歌儿双夺皇恩酒

话说太子昭听了炀帝的话儿，吓得面无人色，痛泪直流，慌忙俯伏在地道：“臣儿万死，不知芳菱为父皇的幸人，妄自索取，今当敬遵圣谕，回镇长安。”说毕，连连叩头。萧皇后见太子昭这般模样，好生痛惜，忙道：“儿且退下，不要留在此地，触怒父皇。”昭便含泪退下，气愤填胸。回到东宫，便奄奄成疾，卧床不起。炀帝知了，依旧是莫不动心，只传命御医，逐日前往诊视，便算是了。

这天已是新秋七月的七日，炀帝临朝，却有道州地面，献入一个矮民王义，炀帝便命宣入。王义见了炀帝，高呼舞蹈，甚合仪节。炀帝见他身材虽是短小，却也生得眉清目秀，举止玲珑，甚觉奇异，便问道：“汝有什么奇材异能敢来进献？”王义从容答道：“圣上德高尧舜，道过禹汤，怀柔远人，不弃蒞莩，所以南楚小人也来仰沐圣化，虽是没有奇材异能，却有一片愚忠，敢求圣上收录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朝廷之上，文官武将，哪一个不是忠忱报国，要你何用？”王义道：“忠义乃国家的宝物，怎会厌多？小臣又系远方的废民，无处投生，故敢自献阙下，冀沐生成。”炀帝原好谀言，见王义措词得体，甚合心意，便将他收下，留侍左右。

又翻阅一道奏本，见是长安令进献美人，炀帝心花怒放，便命黄门宣召长安令颜信臣上殿。信臣俯伏殿阶拜见炀帝。炀帝温颜问道：“卿所进美人现在哪里？”信臣道：“现在宫门伺候，圣上退朝回宫，便好召见。”炀帝听了，即命退朝，急欲瞧那美人。原来长安令所进的美人叫作袁宝儿，原是长安人氏，芳年二八，生得千娇百媚，无限风骚。宝儿的父亲开仁，却在长安令颜信臣手下当一名书吏，甚得信臣的信任。信臣有一个十不全的儿子叫做承平，生得丑陋不堪，年过二十还没成亲，实因他的尊范不堪承教，没人肯将女儿嫁他。哪知承平不识己丑，有了一身残疾，偏向花街柳巷去寻找作乐，性子生得恶劣，一个不合意，便仗了他父亲的势力，任意行凶。一般乐户的女儿，没有一个见了他不怕。见他来了，只得假意趋奉，把他灌得烂醉，不省人事，再将他送回家去。要是不将他灌醉，他便要缠扰，玩一个春风一度。不依他不休，因此替他起了外号叫作“鬼见愁”。

有天承平在长安的东门街上，带了两个家丁，行经开仁的门前，恰巧宝儿靠在楼窗上闲眺，瞧见承平鸡胸驼背、面麻脚跷、鼻斜眼歪、口缺耳招，一拐一拐的走将过来。哪知承平也抬起了缩脖子的扁头，瞧见了楼窗上的宝儿，不禁馋涎直挂。宝儿见了这般怪模样，忍不住的一笑。承平却误会了她的意思，当作宝儿垂青了他，对他媚笑，不觉心花朵朵开，一边走，一边格格地问家丁道：“方才经过的那家，楼上有个美人儿，你们可知道她她她姓甚，是谁谁谁的女儿？”家丁道：“怎会不知，她姓袁，名叫作宝儿，他的父亲便是在老爷那里做书吏的袁开仁。”承平听说是开仁的女儿，更是欢喜道：“越越越发好了，他是老爷的好好好友，一定成功。”两个家丁见了他这般模样，暗暗好笑。一同到了家中，承平便和他的母亲朱氏胡缠，要朱氏转告他的老子，向开仁求亲。朱氏年过半百，只有这个宝贝儿子，便允许了他。对信臣说了，信臣起初只是不肯，经不起老妻的日夜烦絮。

这天和开仁对酌，饮到中间，信臣只得向开仁说明，替他的儿子求婚。开仁哈哈笑道：“公不要打趣，小女这般姿色，公且想上一想，合了公子可配？”信臣不觉惭愧满面道：“我已原知你不允，只是却不过老妻，姑且说

说罢了。”开仁道：“这且不要怪她，我却有个主意，也想和公商量。”信臣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开仁笑道：“像小女这般姿色，嫁个俗人真是可惜，我想将她献入宫中，倒是一件美事，公看如何？”信臣附掌道：“再好也没有了。”他们商议停当，便将宝儿献入宫中与炀帝。

炀帝退朝回宫，即命召入宝儿。宝儿见了炀帝，盈盈拜倒。炀帝含笑相扶，仔细瞧视，见宝儿生得娇怯怯一团俊俏，软温温无限风流，果是一个绝色小佳人，不觉大喜。萧后又乐得做人情，连称宝儿可爱。炀帝更是开怀，遂带了宝儿和萧皇后一同坐了辇车来到西苑，驾临迎晖苑。苑主王桂枝慌忙接入里面，见了宝儿道：“圣上真是艳福不浅，又在哪里弄到了这位美人？”炀帝道：“她和夫人一般的长安人氏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那是更好了，妾也不嫌寂寞了。”竟和宝儿十分亲热，宝儿也如依人小鸟。萧皇后笑道：“她们两个一见面便这么亲爱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也能算他乡遇故知咧。”说毕一齐笑了。炀帝又命美人，分召各苑的夫人美人全到迎晖苑集会。

不多时候，粉红黛绿，莺燕纷来，把个迎晖苑里面挤得十分。炀帝便将宝儿像献宝一样给各苑夫人相见。那般知趣的夫人们便把宝儿说得像天仙化身，人间少有。炀帝喜新厌旧，原是他的本性。宝儿新进，原已心爱，各夫人一凑趣，炀帝越觉得意，便命设了一席盛宴，和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、袁宝儿一共十九个，团坐一席，开怀饮酒。十六苑的美人，轮流奏乐，分班斟酒。饮了一会，炀帝笑道：“哪一位美人可唱支什么歌词儿佐酒？”便有一个美人娇声应道：“贱妾唱个杨柳词儿可好。”众人看时，却是清修苑秦夫人那里的文儿。炀帝却道：“很好。”文儿便一手执了红牙鼓板，曼声的唱出道：

杨柳青青可怜，一丝一丝拖寒烟。

何须桃李描春色，画出春风二月天。

文儿歌毕，炀帝笑道：“好一个画出春风二月天，应该赐酒一杯。”炀帝话声未毕，秦夫人即将自己的一杯酒儿授于文儿道：“她是贱妾苑中的人，理应贱妾代劳。”炀帝点了点头，文儿谢恩饮尽。只见美人队里又走出一个美人道：“贱妾也有一个杨柳词儿贡献。”众人看时，却是宝林苑陈菊清那里的美人韩俊娥。她接过了红牙，不待炀帝开口，她已是啾啾莺声的唱出道：

杨柳青青欲迷，几枝长锁几枝低，

不知萦织春多少，惹得宫莺不住啼。

韩俊娥的歌声才毕，萧皇后含笑说：“贱妾爱她的几枝长锁几枝低，觉得丝丝入画。”说时便将面前的酒儿赐给俊娥喝了。炀帝笑道：“还有人唱吗？”忽闻俏生的一声道：“贱妾也来献丑一支。”谢夫人早已听出，是她苑子里的人。炀帝向那说话的美人看时，只见她波明黛绿，苗条可人，忙问道：“你是哪一苑的？”谢夫人替她答道：“她是贱妾苑中的杏娘。”炀帝默记在心，便唤杏娘快唱。杏娘笑盈盈的站立当宴，慢转珠喉，轻敲红牙，启朱唇唱道：

杨柳青青几万枝，枝枝都解寄相思，

宫中哪有相思寄，闲挂春风暗皱眉。

炀帝拍桌道：“枝枝都解寄相思，下面接了句宫中哪有相思寄，便化腐朽为神奇，哪得不赏酒一杯。”炀帝说毕，便将面前的玉杯命美人斟满了一杯酒儿，赐于杏娘。杏娘正待接饮，忽见美人队里抢出一个美人，将杏娘拦住道：“姐姐且慢受赏，待贱妾也歌一支，要是歌得不佳，姐姐再吃不迟。”众人

听了全觉吃惊，看那拦住杏娘的美人却是清修苑的妥娘。清修苑主秦夫人恐炀帝动怒，忙喝道：“偏是你能这般无礼！”炀帝见是妥娘，知她是个好胜的人儿，便笑对秦夫人道：“夫人莫去怪她，待她好好唱来，唱得不好再行罚她不迟。”众人听了炀帝的话儿，都替妥娘担心，捏了一把冷汗。妥娘却神色镇定，毫不慌张，只见她执了红牙，轻启樱桃啾啾唱出道：

杨柳青青不绾春，春柔好似小腰身，

漫言宫里无愁恨，想到秋波愁煞人。

妥娘唱毕，萧皇后点头含笑道：“真是亏她唱的最好的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这个小妮子，原是最爱胜人，只是她的聪明性儿，却是无人能敌。”杏娘便道：“妥娘所唱，确比贱妾的好，圣上赐酒，贱妾愿让于妥娘。”炀帝大笑道：“你不愿让也是要让的。”说得众人一齐笑了。妥娘这时好不得得意，伸出手儿正待取酒，只见席上有个人离座起立道：“贱妾也来歌上一支，予圣上佐酒。”炀帝看时，却是袁宝儿，急向妥娘摇手道：“你且慢饮酒，待她歌了再行定夺。”妥娘向宝儿看了一眼，微微含笑，便缩回了取酒的手儿。王夫人却笑吟吟的执了一只象牙筷儿，向金尊上铮的一声，叩了一下道：“宝儿姑娘，好唱起来了。”在众人失笑声中，宝儿已是发出珠圆玉润的歌喉唱道：

杨柳青青压禁门，翻风挂日欲消魂，

莫夸自得春情态，半是皇家雨露恩。

宝儿的歌声未毕，众人不约而同的齐声喝采。妥娘含着笑脸，双手捧了炀帝的赐酒走到宝儿面前道：“快些喝吧！这杯酒也是皇家的雨露恩。”众人听了不禁哄堂大笑。宝儿喝了酒，谢过圣恩。萧皇后笑对炀帝道：“半是皇家雨露恩，这句多么好，此地的人儿依贱妾看来，半是皇家雨露恩恐还不止咧。”妥娘却又冷冷的道：“今宵七夕良辰，牛郎的雨露又要施到新人身上去了。”众人顿又格格的笑个不住，把个宝儿羞得满面通红。炀帝待她们笑停了才道：“妥娘的话儿虽是打趣，其实今宵七夕，倒也是一个美景良辰，众卿须得早些想个消遣法儿，大家乐上一乐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有什么好法想出，还不是在月下摆了酒席，大家吃笑一回也就完了。”炀帝道：“若是要在月下喝酒，须到北海的三神山喝去，似觉有些兴趣。”秦夫人道：“圣上的话却是甚好，但依了贱妾看来，不妨用四十九只船儿，苑中的姊妹们分载在上面，散作了七队，在北海五湖里面，任意飘游，但需用个信号，定个地点，若是信号一举，七队船儿齐向所定的地点聚齐，哪一队的船儿到得早，哪一队的船儿到得迟，便分别赏罚，受赏的饮酒簪花，受罚的献曲作舞，这种玩法，依圣上看来可好？”炀帝拊掌道：“甚是有趣，不妨今宵试他一试。”正是：

尊前笑语皆绵蛮，待看牵牛织女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争次第灯光船影 分赏罚舞袖花球

动人情绪的月儿露出半个娇靥，在那凉云里面，偷窥到西苑的北海海面上，映出了她的倩影，随着波儿微动，她是多么洁静，何等的自在。在近东湖的海湾那边，忽的转出了八艘凤舸。舸头和舸梢上面，一律的挂着绿色宫灯，绿沉沉一片，映得海水越发绿了。每艘凤舸的舱前，也都扯起了一面小旗，旗杆尖上明晃晃的一盏灯儿，映出旗上的几个小字，瞧上去便能清楚。一艘上是迎晖苑王，一艘上是绮阴苑谢，一艘是积珍苑樊，还有四艘却是清修苑秦、影纹苑刘、文安苑狄、景明苑梁。七面小旗在凉风里面不住的飘动，七艘凤舸却并列了一排，柔橹声清，向北海中央过去。那时接通西湖海口的海面上，却涌出了万道金光。原是七艘龙船，船头船尾点起了千百盏的金灯，远望上去，只见一片金光罩在海水上面。在第一艘的龙船头上，竖了一面杏黄大旗，旗上斗大的两个字儿，便是“圣上”两字，后面的六艘却没有旗号，随着前面一艘也向北海中央而去。接着南湖里面，也有七艘凤舸，十四支柔橹，分开了波浪，直向北海海口过去，却是一色的红灯。在那末一艘的凤舸上也扯起一面大旗，乃是“正宫萧”三字。这时，广明湖湖面上飞出了二十一艘彩船，分作了左右中三队。中间七艘，船上面挂了一色的水晶灯，白晃晃一片，照得湖水通明，随风招展的七面小旗便是栖鸾苑李、宝林苑陈、晨光苑方、仪凤苑柳、和明苑田、降阳苑石、明霞苑张。那左面的七艘，只见花花绿绿一团，照得人眼花缭乱，原来船上挂的俱是五色明灯。七艘里面只有一艘扯着旗号，乃是“翠华苑黄”。右首的一队第一艘船上，也扯起了“仁智苑朱”的旗号。挂的灯却是人物花鸟的纱灯，在晚风中飘动，竟似栩栩欲活的光景。三队彩船顺着下流，直向北海。

忽的金鼓齐鸣，传振四远。却是北海里面七只鲤鱼船，每船上面，倒也是一面大旗，却有六个大字，乃是“十六苑美人队”。船上没有挂的灯儿，只有一对对、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宫灯排满了船头船尾。一点点的火光，远望上去，好似万道明星映在水面上幌动。船舱里面便是十六苑的美人，振着玉腕，敲锣打鼓，传出了一片热闹，也向北海进发。

这时已是酉牌二刻相近，北海左首的方丈神山。山脚下面忽的来了一只小船，靠近了山下。船中却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操船的小宫监，一个是西苑令马忠。马忠待船儿停稳了，他挟了一包东西，兴冲冲的跨到山滩水埠，即便洒开两腿向山上奔去。不到片刻工夫，那山顶上面的凌云塔上陡的冲起一线金光，到了云端里面，散作了一个火球，发出一声响亮，宛似半空中起了霹雳，接着四下里传出一片欢声。没有半个时辰，马忠在山顶上面，只见七队船儿像箭一般齐向方丈驶来。五颜六色的灯光，映在汹涌的海波里面，煞是有趣。看到渐渐相近，只见七艘龙船追出了第二、第一，占了头一队。马忠赶忙下山，待到山滩，龙船队第一个先到。炀帝已是立在第一艘的大旗下面，脸上堆起了满面笑容。背后立了一个美人，便是袁宝儿。马忠慌忙俯伏，口称“奴婢接驾”。

炀帝和宝儿搭了扶手，踏上水埠，走到山滩，回身看时，见萧皇后的七艘凤舸做了第二。赶到舸儿靠近了山脚，萧皇后在末一艘的舸窗中伸出了首儿瞧视，见了山滩上的炀帝便低头一笑，缩进了里面。不一会工夫，却是她出了舱门，走上舸头。恰巧舸儿已傍水埠，萧皇后便一手搭在扶手上，一手搭在一个宫女的肩头，笑吟吟的到了山脚。炀帝含笑上前道：“爱卿已是迟

到一步了。”萧皇后含笑道：“圣天子百灵相助，自是一帆风顺，独占了先着，贱妾幸庇圣恩，便也占了第二了。”

萧皇后说毕，炀帝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爱卿可称善于辞令了。”炀帝话声未毕，萧皇后接着道：“第三名来了。”炀帝看了旗上的“王”、“谢”、“樊”、“秦”、“刘”、“狄”、“梁”七字，笑道：“原是东湖里面的一队。”萧皇后道：“她们先前倒是第一队，在相近这儿的时候，却给圣上和贱妾两队赶出，反做了第三。”待到王、谢等七位夫人走上了山滩，第四、第五两队相随到来。谢夫人笑道：“仁智苑朱夫人的一队，倒给美人队占了第四。”不多时，季、陈、方、柳、田、石、张七位夫人的一队到了山脚，走上水埠，一齐笑道：“险些儿殿军。”

等到末一队到时，第一艘船上俏零零立着一个妙人，穿着一色的月白衫子，左右肩上，分伏了四只松鼠，却是翠花苑的黄雅云。只见她蹙了春山眉黛，现出了一副憨态。她瞧见了山滩上的众人，不待船儿靠近水埠，她便在船头上，小脚一点，直向山滩上窜来。众人不禁一齐失声，“啊哟”两字未停，雅云已是神色自若的立在滩上，炀帝笑顾雅云道：“夫人的一队，已是作了殿军，夫人何必再冒这样的险，不待船儿停稳呢？”雅云道：“圣上不知贱妾的心儿，焦急得忍不住了，恨不得船儿像贱妾一般的会跳，跳过了你们的船方觉心快。”众人听了禁不住齐声大笑。

这时，马忠上前禀道：“宴席已是排齐，请圣上登山。”炀帝便和众人到了山顶上的通宵殿，一同落座。炀帝笑着说道：“朕第一个到山，众夫人怎样的赏赐朕躬？”谢夫人笑道：“早已说过的事，第一个先到的赏酒簪花，如今既是圣上占了第一，依贱妾看来，先替圣上簪花，再行敬酒，众位夫人的意下不知如何？”十五苑的夫人齐声道好。只见萧皇后已是拔了鬓边所插的一朵花儿，簪在炀帝的玉色平凉巾上。十六苑夫人便一个个争先恐后走到炀帝宴前，玉腕齐举，纷簪花朵，把个炀帝的巾上簪了一头，众夫人方才退下。美人队里的妥娘第一个开言道：“圣上龙头独占，夫人们果然应该相贺，贱婢们难道不能东施效颦，向圣上庆贺庆贺。”妥娘说毕，径自在头上拔下花儿，簪在炀帝的巾角上。炀帝笑道一声好，众美人哪个不想讨好，早又不约而同的拥上，纷将花儿簪在炀帝身上。十六苑的美人，共有三百多个，这么一来那还了得，不要说炀帝的巾上袍上簪满了花儿，连那宴席上面也跌落了不少花儿。炀帝不禁大笑道：“朕躬遍身花朵，今夕也像个美人儿了。”

众人笑了一阵，王夫人的秋波向袁宝儿俏脸上一转道：“怎么袁夫人与众独异，不替圣上道贺簪花？”炀帝给王夫人一提起，便也想了起来，真的众人里面只有宝儿悄坐席上，遂也含了笑容向宝儿问道：“你怎的不向朕躬道贺？”宝儿嫣然一笑道：“贱妾原和圣上在一个船里面，一同到了山脚上滩，在理也需受赏。如今赏已被圣上独占了去，贱妾不向圣上发话也就是了，怎的还要向贱妾发话？”

炀帝听了宝儿的说话，拊掌笑道：“一些也不错，原是朕错了。”炀帝又向众夫人道：“宝儿也该受贺的，众位夫人可能让她欢喜一回。”炀帝的的话声未毕，众夫人谁不会凑趣，也各将花儿给宝儿簪上。宝儿只是憨憨的痴笑。萧皇后却取了一个花球，授给宝儿道：“祝你的一生永远像这个花球般的香圆。”宝儿含笑受了，向萧皇后谢了恩，将花球簪在鬓边。花光人面两相辉，越发的可人。

谢夫人又开言道：“如今花已簪过了，又需敬酒一回。”炀帝慌道：“要

是众爱卿一个个的敬酒，不待敬完，朕躬已要醉倒。”萧皇后双手举了一杯，盈盈离座道：“贱妾敢代众位夫人美人合献一杯，敬祝圣上。”炀帝不觉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便接过了酒杯，一口饮尽。命美人斟满了酒儿，依旧放在萧皇后面前，萧皇后重新落座。

炀帝看了黄雅云一眼道：“受赏的已受了，该罚的也该罚来。”雅云便即站起道：“贱妾一队到得最迟，原该受罚，贱妾也没有什么贡献，还是舞一回给圣上、娘娘和各位夫人一笑吧。”雅云说毕，众夫人只见她离了席儿，将身上的四口松鼠交给了手下的美人，走到殿下，命她苑里的美人取来了一对舞杆。那杆儿上面缚得一丈多长的薄绸彩带，杆儿的下面悬了几个金铃。雅云两手分执了一双舞杆，徐徐的回舞，那彩带随身进退盘旋，一点也不会缠住，铃声也一阵阵响动。初时的舞势还是不急，慢慢的由徐入急，耳中只闻铃声，眼前但见一团彩色，把个雅云围在中间，看得人都觉眼花缭乱，一个个不禁娇声喝彩。炀帝却看得直立了起来，只见两条彩带霍的展开，雅云娇躯一侧，把舞杆抛去，亭亭走上殿来。炀帝早已捧上一杯酒，待雅云入座，即含笑道：“饮朕一杯，替夫人解劳。”雅云谢恩饮尽，便道：“妾舞不足观，贱妾苑中的美人尚有可取的艺术，且待她们演来。”

雅云话声未毕，翠花苑的美人队里走出了一人。炀帝和众人看时，只见她穿一件淡红衫子，似薄薄明霞剪就，系一条银色罗裙，如片片白玉裁成，青丝覆额，丹脂点唇，俏眉儿别含三分爽气，美目儿另有一副神光，双肩瘦削，身材苗条，别具风情体态。炀帝不觉惊问道：“她是哪一个？”雅云代答道：“这个美人，便是贱妾苑中的薛冶儿，圣上不要看轻了她是个弱不禁风的人，哪知她能舞得一双好剑咧！”炀帝听了，不觉欢喜万分。还有积珍苑的樊夫人玉儿，触动了她心爱的舞剑，便也分外注意。只见薛冶儿取了两口宝剑，走下殿去，分开门户，便轻轻的舞将起来。真个是翩若惊鸿，矫若游龙，炀帝和萧皇后等人一个个都道舞得真好，瞧不出这般瘦弱的人儿，却能舞得好剑。冶儿舞毕，袅袅婷婷的走上殿来，微微有些喘息。炀帝好生怜惜冶儿，命她休坐一会。这时座上的樊玉儿不觉技痒万分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即离席道：“且待贱妾也来舞剑一回，给圣上佐酒。”炀帝和众夫人听了都吃了一惊。正是：

已惊弱质能舞剑，又震红妆出语奇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悲欢乐层见叠出 宝辇龙船初下江都

话说樊玉儿说了也要舞剑，众人都觉诧异。炀帝笑问玉儿道：“夫人入苑以来从没有说过能够舞剑，怎的今夕倒也有兴起来？”玉儿笑道：“女儿舞剑，虽说也是一件雅事，究属有些失称，贱妾自幼即喜欢使枪弄棒，承恩入了西苑，便深自藏拙，不敢卖弄。今宵见薛美人舞得好剑，不觉触了心爱，再也忍耐不住了。”炀帝点头笑道：“想不到西苑里面这样人才济济。”炀帝话声未完，玉儿在宴前身子一晃，已是到了殿阶下面，众人更是吃惊。雅云喝采不迭，玉儿却在殿下呼道：“薛美人快将你的剑丢给贱妾！”冶儿听了，便将宝剑向玉儿掷去。只见寒森森两口剑儿直向玉儿顶门落下，玉儿身子往下一挫，喝声来得好，两手接着宝剑，便霍霍的舞起来。

众人仔细瞧视，见玉儿的舞法大是不同，初时如蜻蜓点水，燕子穿帘，还有些卖弄美人体态，渐渐舞得紧了，两口宝剑就像两条白龙上下盘旋。舞到妙处，宝剑和人俱已不见，只觉银光闪闪，冷气飕飕，见一团白雪在阶前乱滚。炀帝看了，惊得呆住。众夫人更是屏息无声，蓦的一道寒光，直向殿上扑来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定眼看时，却是玉儿喜孜孜的怀抱宝剑俏立宴前，面不改色，气不见喘，好似没事一般。这时，早把个薛冶儿看得心喜神服，径到玉儿面前，拜倒娇体道：“夫人真是神人，贱妾敢求夫人赐允，传授给贱妾可好？”玉儿慌忙将她扶起道：“美人的剑术和了贱妾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不分什么高低，怎生当得传授两字，只是不妨一同探讨探讨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樊夫人不须过谦，薛美人确逊一筹。”萧皇后也笑道：“初见了薛美人的舞剑，意为神乎其神的了，哪知出类拔萃还有樊夫人的神艺，我们真是目光如豆了。”玉儿重新落座，开怀畅饮。十六苑的美人又轮流奏了一阵乐。

这时，星河惨淡，已过了子夜。炀帝含了七八分酒意，不住的向袁宝儿睨视。萧皇后和众夫人瞧在眼中，暗暗失笑。萧皇后便含笑对炀帝道：“月落参横，更深夜阑了，圣上也该驾了鹊桥安渡银河了，莫使织女的芳心兀突不宁咧。”众夫人不禁齐声失笑。炀帝瞧了宝儿一眼，只见她低垂粉颈，不胜娇羞。炀帝即命撤宴，一同下山。炀帝仍与宝儿下了龙船，萧皇后和众夫人也各坐原船，随了炀帝的船儿到了北海堤岸上陆。众夫人送炀帝萧皇后出了西苑，便各自归苑。炀帝和萧皇后、袁宝儿坐上辇车回到显仁宫，炀帝含笑向萧皇后道：“朕躬又要失陪了。”萧皇后娇啐一声，独自退入后宫安息。炀帝便携了袁宝儿同入寝殿，拥上凉榻，真个驾起鹊桥，渡了银河。宝儿十五年华，初邀恩宠，不免有啮指忍受的娇态，炀帝万分怜惜，着意温存，已是落红狼藉了衾席。

风流偏夜短，又已到天明。炀帝挨延了好久，方始临朝，便得了杨素的死信。原来杨素病儿日重，他的兄弟杨约，儿子玄感，尚觅名医调治，素张目道：“我尚想求活不成？”便却药不饮，延至初七晚上，他便一命呜呼。炀帝闻知了素的死讯，心中好不欢喜，但是表面上还需敷衍一番。追赠素为光禄大夫，太尉公，赐谥景武，特给辇车班剑四十人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贖帛五千段，粟麦五千石，特命鸿胪卿司马俊监护丧事。杨素一生，倒也好算得生荣死哀，福寿全归了。

接着过了两天，太子昭竟也为了懊丧卧病之后，药石虽灵，难医心疾，便也绝命。炀帝只略哭了数声，草草丧葬，予谥元德。昭有三子，炀帝便封长孙侗为燕王，次孙侗为越王，幼孙侑为代王。那太子昭的死讯传到了西苑

里面的芳菱耳中，不禁肝肠寸断。明知太子的死去和她相关，越发的伤心了，在亭中左思右想，只觉毫无生趣，竟在亭中自缢身死。待到西苑令马忠发觉，芳菱已是气绝多时。赶忙奏知炀帝，炀帝倒也伤感一回。萧皇后不禁垂泪，命人好好的将她收殓不题。

这天炀帝临朝，皇甫议奏称河渠已通，王弘亦称龙船造成，喜得炀帝游兴勃发，便下了一道诏书，命令安排仪卫，准备出幸江都。宫廷内外，奉了这道诏书，知道炀帝性儿素急，一经出口，便需照行，不能够少些迟延，当下赶忙筹备起来。一连备办了半月有余，大致已是就绪，便上表请期。炀帝即行批定仲秋出发，令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统领，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统领，护驾南下江都。文武官员职在五品以上的赐坐楼船，九品以上赐坐黄篾。又命黄门侍郎王弘监督了龙船，在洛口伺候驾临。

到了那天出发日期，炀帝和萧皇后打扮得华丽庄严，恍似天神。召集了西苑显仁宫内的夫人美女宫娥等人三千粉黛，一个个锦绣遍体，珠翠满头。萧皇后和炀帝并坐着一乘金围玉盖的逍遥辇。这一部辇车，却是炀帝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监造。何稠心智灵巧，参酌了古今，造得富丽堂皇，甚合炀帝心意。进稠为太府少卿。

炀帝初下江都，始行乘坐此辇，一般夫人美女待炀帝和萧皇后登了宝辇，她们便在前后左右乘坐了香车，驾着宝马，簇拥徐行。那般扈从官员，也都穿了蟒袍玉带，跨马随着。前面导了左卫大将军郭衍，生得脸如黑漆，双目重瞳，颌下绕着一簇短髭，身材魁梧，穿了一副乌金连环锁子甲，骑了一匹乌雕马，手中执了一柄宣花大斧，威风凛凛，好似一尊金刚。后面的右卫大将军李景，头戴金凤宝盔，身穿黄金甲，手执一柄虎头大金刀。胯下一匹黄骠骏马，飘着五绺长须，银盆般大脸剑眉凤目，英气勃勃，有如天神一般。两个大将军各带着千军万马，浩浩荡荡向通济渠进发。

一路上无事细表，已是到了通济渠。王弘早已预备了船只伺候，只因通济渠虽经开凿，究是仓促成功，还嫌狭小，吃水甚浅，龙船却不能出入，因此，只能停在洛口等候。炀帝等坐了王弘所备的小船，渡到了洛口，炀帝上了龙船。那只龙船共有四层，计高四十五尺，长二百尺。上面第一层为正殿内殿朝堂，中间两层却有百二十号的房间，俱用金玉饰成。最下的一层，便是内侍们所居。萧皇后也有一艘乘坐的船儿，比炀帝的龙船略微稍小，叫做翔螭船，里面的装饰却是无异。又有各种船儿数千艘，分坐诸王百官、妃嫔公主并装载供奉物品，共用挽船夫八万余人，内中提出了九千名，各穿了锦绣袍儿，专挽炀帝的龙船。萧皇后的翔螭船，护驾的兵士，也分乘了数千艘船儿，由兵士自行挽船，不得引用挽夫。但见彩旗飞舞，画舫联接，相连至二百余里，岸上又用骑兵数队，夹河卫行，直指江都。

炀帝在龙船里面，因与萧皇后分乘了两船，似觉乏味，即将萧皇后以及十六苑夫人、袁宝儿一般美人们都召上了龙船，分居了中间两层的百二十号住房，才觉热闹开怀。所过州县，五百里内概令供奉酒食。一般州员官儿，谁不要极力奉承。往往一州之中，供奉至数百车，山珍海味，搜罗殆尽。炀帝及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、后宫嫔妃美人视同草具，略一进食，便弃置不尝，将成碗的精肴美蔬向河中倾倒，河面上的油花到处不绝，这般奢侈骄淫，实为自古帝皇所不及。沿途又有离宫四十余座，每到一处，炀帝便上岸游玩一两天，只因那些离宫统是急促造成，不免草率。炀帝沿途游了十几座离宫，都是一般，无甚可取，炀帝便不愿再玩其余的了。便一路不再停留，扬帆直

下，到了江都。

江都本是南中有名的胜地，山明水秀，风景佳丽。炀帝到了那里，和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朝赏夕宴，整日欢娱。匆匆岁月，又已十月初旬。小阳春气候，和暖适人。这天傍晚时分，炀帝含了薄醉，独自在御园闲步，穿过了一带花廊，瞥见一个美人的俏影，在前面一晃，转入了粉墙跟首的月洞门儿。炀帝最爱偷偷摸摸的做作，他觉得那个美人的后影甚是俏丽，容貌谅也可观，他便赶上前去想瞧个仔细。哪知追出月洞门，已是不见了美人的芳踪。炀帝好生纳闷，信步向前，忽闻背后似有声息，回头瞧去，正是那个美人，却是在侧首的石屏背面转出，回向原路而去。炀帝依旧瞧了她的背影，不禁暗自失笑道：“原来她在石屏背后，怪不得见不着她，此刻她又回去了，何不唤回她呢？”炀帝自言自语的说着，重又走到月洞门儿跟着，见那个美人已是走到了花廊尽头，又须转弯了。炀帝暗想不好，再不将她唤住，让她转了弯儿过去，再要寻她甚是费事，便提高了声音喊道：“前面的是哪一个，且慢过去，朕有话问你。”哪知炀帝的话儿未毕，美人已是转了弯儿，好似炀帝的呼唤丝毫没有听见。要是换了内侍们，炀帝早已动怒，只因是个美人，炀帝还能耐得。只是撒开大步，抄过花廊，飞也似的转弯，仍细瞧时，见那美人已是远远的站在一座假山洞前，向洞内张视，炀帝好生诧异，她在张些什么？便放缓了脚步，慢慢的掩将过去，仍想出其不意吓她一吓。待到相离了十多步路，炀帝更放轻了脚步，一步一步的蹑上前去。到了相近的时候，炀帝便张开了两臂，将那美人的柳腰自后抱住。忽觉一阵头昏目眩，立脚不稳，陡的一跤跌倒，晕了过去。待至醒来睁目瞧时，只见一个内侍装束的人将自己扶起来。细看那内侍，却不是宫中的人。那个美人又已不知去向。炀帝不觉疑讶，心中暗想，不要遇了鬼怪，便定一定心神，正色向那个内侍问道：“你是哪一个？怎的没有见过你。”那个内侍笑道：“小的奉了长城公的命前来相请圣上。”炀帝闻是长城公陈后主相请，却已忘了陈后主在杨坚身死的下一月也就死了。正是：

已忘相隔阴阳界，底事还须相请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戏炀帝梦里揶揄 捉后主殿前符咒

话说炀帝忘了陈后主是身死，便问那人道：“你的主人现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请圣上随了小人前去。”说着便向假山洞中走进。炀帝也身不由主的到了里面，随着那人，曲曲弯弯的走去。初时路儿甚窄，走了一程，豁然开朗，便见面前有所屋子，垂帘沉沉，也瞧不见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儿。那个领路的人，抢上几步，揭起帘儿道：“隋主驾到。”只见帘儿掀起，走出了一人。炀帝瞧时，正是后主陈叔宝。后主抢前拜接道：“迎接来迟，圣上恕罪。”后主生前，炀帝与他时常会晤，颇觉气味相投。当下见后主殷勤出接，便含笑相扶道：“朕躬与卿原是故交，何必行此大礼。”两人携了手儿，同入室中，已是筵席安排停当。后主笑请炀帝上座，炀帝也不推辞，即行入席。后主侧座相陪，便先行启口道：“回念昔日和了圣上交游，情同骨肉，如今圣上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谅也不再记着陈叔宝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别来已久，今日相见，却也丰采依旧，只是怎会到了此地？”陈后主道：“亡国主子，往来飘泊，随处寄身，得庖便住，做个异乡的孤客罢了。”炀帝又问后主道：“卿怎知朕在此处，命人相请？”陈后主笑道：“昔闻圣上得登大宝，安享承平之乐，亡国主子心甚羡慕。初意圣上一反亡国主子的行为，终能勤政爱民，使天下呈平至治，哪知圣上也学亡国主子的风流情性，纵乐忘返，取快一时，没有什么美德令闻，凿通了洪渠来游江都，臣忝为地主，既知圣上来此，自当相请，一叙别后的离情。尚幸圣上屈尊下降，不以亡国主子卑贱为羞，却可称为富贵不移素性了。”炀帝听了后主的话，半含讥讽，心下好生不快，便道：“富贵乃是偶然之物，卿以偶然失去，朕以偶然得之，卿何必耿耿于怀。”后主笑道：“圣上既知偶然得之，也可知道偶然失去的时候，便要在眼前了，亡国主子何以为寿，却有小诗一章献于圣上。”炀帝见陈后主出言无状，便思拂袖而走，后闻尚有诗词与他观看，只得暂将气愤耐下，问后主道：“卿的佳作何在？”后主即在袖中取出一纸诗词，呈与炀帝，炀帝展纸观看，见诗道：

隋室开兹水，初心谋大赅。一千里力役，百万民吁嗟。水殿不复返，龙舟成小瑕。溢流随陡岸，浊浪喷黄沙。两人迎客至，三月柳飞花。日脚沉云外，榆梢噪冥鸦。如今游子俗，异日便农家。且乐人间景，休寻海上槎。人喧舟舫岸，风细锦帆斜。莫言无后利，千古壮京华。

炀帝阅毕，似解非解，就是不知用意，细按字句，又觉讥讽满纸。他本忍着肚子怒气，此时更是愤不可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拂袖离座道：“朕念故人之情，与你一叙，你竟肆意的讥刺朕躬。何可知死生有命，兴亡有数，你怎知我不能永有天下？”陈后主也冷笑道：“你不要一味夸张，看你横行到几时，恐怕你的将来结果，还不如我哩！”后主且说且走。炀帝听了他的话儿，怎不要动怒，便握拳向前赶打陈后主，陈后主向后面而逃去。炀帝只顾追，追入了屏后，后主已是不知去向。却又瞧见先前的那个美人背影在前面走着，炀帝大声呼喝，那个女子便回过了娇躯，和炀帝打个照面，却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，模样十分俊俏。炀帝不禁心爱，忙含笑问道：“美人可见叔宝那个贼子逃向哪里去了？”那个美人盈盈下拜道：“圣上请息雷霆，姑念他亡国孤人，饶恕了他吧。”炀帝见她说得中听，怒气早已化为乌有，忙将美人扶起道：“卿是何人，却给叔宝求情？”那个美人只是含笑不语。炀帝连问数次，只见她粉脸微红道：“怎的圣上连贱妾也不认识了？”炀帝听了她的话儿，便沉思了一回，就是思索不出她是何人，好像也没见过，

便含笑说：“朕躬确是记不起了卿是哪一位。”她嫣然一笑道：“贱妾便是陈后主的宠姬，张丽华便是。”

炀帝听说面前的美人便是张丽华，猛的想着了丽华已被高颀命人杀死，便想着了陈后主也已身亡，两个都是鬼魂，怎会和朕相见？！当下吓了一身冷汗。再行睁目细视，哪里有什么张丽华，面前却有萧皇后、秦夫人两个，悄悄的坐在床沿。炀帝神思恍惚地问她们道：“爱卿和夫人可曾瞧见什么？”萧皇后讶道：“没有什么瞧见，圣上这一回假寐，却睡了好久。”炀帝的神经这时方行清楚。才知饮酒之后，便倚榻假寐，原是做了一梦。炀帝便将与陈后主、张丽华梦中相见的事，说给萧皇后和秦夫人两人听了。秦夫人也觉称奇。萧皇后却笑道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莫非圣上回忆张丽华，所以幻出这个奇梦来了，那是何足介意的。”炀帝便也释然无虑。

到了申刻相近，炀帝命内侍召集了十六苑夫人、美人，以及妃嫔公主，同至大兴殿预宴。不上半个时辰，俱已到齐。王夫人含笑问炀帝道：“今夕圣上召饮，端的为了何事？”炀帝本是一无用意，无非饮酒说笑一回。给王夫人一问，炀帝便笑道：“朕躬方才昼睡，做了一梦，故特召众卿到来商议如何禳解。”王夫人问道：“不知圣上做个什么梦儿？”炀帝即将梦儿说出，又故意的加了枝叶，说的那梦凶恶怕人，其中只有萧皇后和秦夫人深知底细，明晓炀帝又要胡闹了。其余不知真相的，那些美人夫人妃嫔公主没一个不变了面色，就中却有一人，笑孜孜的起立道：“圣上不必担虑，贱妾能将圣上梦中的恶鬼用法惩办，傲他无礼，此后便不致再有恶梦发生了。”众人看那发言的人，却是影纹苑的主持刘云芬夫人。听她能用法惩办梦中的恶鬼，都不觉起了兴头。

炀帝原想藉端弄出些玩法，如今听了刘夫人的话儿，不禁更是眉飞色舞，急道：“夫人怎生的用法惩办他们，可要预备什么东西，哪天方好进行？”云芬笑道：“这是很容易的事情，用不到什么预备，只需到了今宵的半夜子时，即在这个殿上，待贱妾将梦中的恶鬼陈叔宝、张丽华两个传到殿上，听候圣上怎样发落。”众人听了，越发神奇。萧皇后却有些不信道：“怎会这么容易，夫人有何神术，不要闹出话柄给人谈笑。”

云芬见萧皇后动疑起来，倒觉有些不快，便道：“贱妾不将两个恶鬼拿到，听凭处罚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夫人好意，怎有处罚的理儿，只是夫人道，用不到什么预备，能够赤手捕到两鬼不成？”云芬笑道：“也不需贱妾亲自去捉，只要圣上命人预备着桃木剑一口，符纸十二条，朱砂笔砚全副，净水一大碗，好的焚香一斤，听候贱妾施用。”炀帝道：“这些东西真是不需预备的，要用就有。”炀帝便命内侍办齐。萧皇后又笑问云芬道：“夫人哪里学来的捉鬼本领？”云芬道：“妾父生前深通各种符咒法儿，甚有灵验，妾便学得几种，有时行使，倒也有效。”萧皇后点了点头道：“此刻到那半夜的子牌，还得隔上两三个时辰，只是喝酒候到那个时候，不要觉得疲乏。依贱妾看来，还是休睡一刻，待到那时相近，再到这里来瞧刘夫人施法，岂不甚好。”众人都道有理。炀帝只得依了众议，暂时停筵，各自散去。

宫鼓声清，咚咚的两下，已是到了子牌相近，一般莺燕便又纷纷到来。炀帝和了刘夫人先已在殿，殿的正中设了香案，香案跟前放了一把坐椅，案上放着一切应用的物件。不多时，宫人报道：“已到子牌了。”云芬便对众人道：“请退坐后面，不要喧哗。到了两鬼捉到的时候，也不能开口。”众人点头会意，退坐后面。

云芬便在香案前坐下，点上了清香宝烛，她便运笔画符，一口气将十二道符儿画尽。云芬站起娇躯，命内侍将坐椅撤去。她便左手执了柄桃木剑，右手执了碗净水，用剑在水面上划了一阵，即取了一道符儿，化入水碗里面，一连化了三道，才将净水碗儿放在桌上，又向空化了三道，向地下也化了三道，尚余三道符儿一道贴在香案上，一道穿在桃木剑，一道却命一个内侍佩了。云芬将桃木剑向空只是挥划，约有半个时候相近，还丝毫没有动静，众人当作没有显灵了，便是炀帝也觉有些狐疑。

正在这个当子，蓦的一阵风来，滚到了两团黑气，在殿阶下面乱滚。同时，阴风凛凛，冷气森森。殿上的灯光除了香案上的烛儿依旧红炎，其余的都变成了惨绿色，摇摇欲熄。那般坐在后面瞧看的夫人美人们，面上都是变色，吓得拥抱在一团。有几个胆小的，将头伏在他人的怀中，牙儿捉对了相打，抖个不住。炀帝也悚然屏息。只见两团黑气在阶下滚一回，云芬将桃木剑向黑气指去，道声还不成形，黑气只是滚个不休。云芬陡的柳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将桃木剑在香案上猛的一拍，举起了净水碗，就口呷了一口净水，向阶下用力喷去，一连喷了三口，两团黑气依旧乱滚。云芬将桃木剑上的一道符儿焚化，大声喝道：“还不与我成形，更在何时！”

话声未毕，猛的又是一阵阴风，两团黑气向风中几个团旋，陡在风中出现了两个鬼形，一个男鬼，一个女鬼。炀帝瞧时，果是陈后主和张丽华，两个鬼脸上惨色甚厉，十分可怕。那般夫人、美人到了此刻，鬼魂现了形儿，她们哪里还敢抬头，一个个紧闭双目，不敢睁视。那陈后主和张丽华的鬼形。在殿阶上面，望着上面退退缩缩的不前。云芬嗔目叱道：“你们这一对恶鬼，胆敢在白日梦中欺侮当今天子，该当何罪？”只见两个鬼脸上，都现出了倔强的神态，狰狞可怕。云芬依旧神色自若，回头命内侍道：“你去拿阶下的两个鬼儿，揪上殿来。”那个内侍听说要他捉鬼上殿，吓得变了面色。云芬对内侍道：“你的身上佩有我的灵符，尽自放胆前去，他们决不敢对你无礼。”内侍定了定心神，便下殿去捉鬼。正是：

凭他一道灵符力，捉得阶前恶鬼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离奇神话种玉出琼花 荒唐祥瑞拔髦有老鹤

话说刘夫人命佩符内侍下阶揪那陈后主和张丽华的鬼形，内侍没法，壮着胆子走下殿阶。正待伸手揪那陈叔宝，忽的一阵旋风，陈叔宝和张丽华直向殿上扑来。云芬不慌不忙，用桃木剑儿挑取了贴在桌上的一道符，向烛上焚化。猛见一道金光向两鬼罩下，两鬼不由得跪倒阶前，叩头求拜。云芬便向炀帝道：“恶鬼已是制服了，圣上的心意，还是将他们由妾用法，永远拘禁，还是惩戒了一回，依旧释放。”炀帝道：“朕也不要过分的难为他们，只需请夫人嘱咐他们，此后不能再向朕梦中肆恶也就是了。”云芬厉声对两鬼道：“圣上仁慈，饶了你们初次相犯，此后若敢再行缠扰，定不相饶的了。”两鬼慌忙叩拜。云芬的桃木剑又向空指划一阵，喝声去吧，但见又是一阵阴风，殿前的两个鬼形已是不见，只是半空中隐隐有声：“且去且去，后日吴公台下少不得与汝相见。”炀帝听了笑道：“叔宝的狗头，又在说什么疯话了。”

这时，一般夫人们听说鬼已去了，方敢睁眼抬头。秦夫人指着云芬道：“瞧不出你风也吹得倒的人，竟会降伏恶鬼的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这也是圣上的洪福，才能得到刘夫人咧。”王夫人却道：“鬼也捉过，夜已很深，不如早些睡吧。”炀帝笑携了云芬的纤手道：“朕还须酬劳，夫人随了朕去受赏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仔细了，不要给刘夫人弄了一道什么符儿，将圣上摔到了床上去。”众人听了齐声失笑。刘夫人却挣红了粉脸，脉脉含情。炀帝也不和众人多说，便携了云芬同入寝殿。云芬半宵承欢，便是炀帝的酬劳了。

有事便长，无事便短。过了阳春十月，韶光容易，已是隆冬，转眼间春回大地，便是大业二年。江南春早，三月良辰佳景，最是绚华曼丽。这天早上，炀帝和萧皇后在御园闲游，只见春花如锦，触目开怀。忽有一个内侍匆匆进报道：“现有凡离观主持法师王元静请见圣上，道有好心奉献。”炀帝听说王元静有热心奉献，便命内侍将元静导入。不多时，内侍率了元静来见炀帝。

炀帝见元静鹤髦玄巾，朱鞋白袜，四十开外年纪，白净面皮，颌下留了三绺长髯，倒有些出尘气概。元静见了炀帝，俯伏启首，炀帝命他起立，温颜问道：“道长有何好心相献，特来面见朕躬？”元静道：“在先祖师凡离仙丈得道的一年，他神游海上仙山，天池金阙，得观先天花草的清妙，常和俗人道及，俗人只是不信，先祖师在仙解的前一天，将白璧一方，种在地下，顷刻之间长起了一树，开花如琼瑶相似，先祖师取名琼花。嗣后每年春间的三月，开花七日，过后即行凋谢。哪知前昔三年，不开一花，昨宵忽的琼花大开，比了往年更盛，这定是圣上驾在江都，花神有灵，才能有此花瑞。小道今日特在观中，设了素筵，敢请圣上驾临凡离观，一赏琼花，不知圣上可能屈尊下降？”

炀帝听了，好生欢喜，便含笑点头道：“朕已久闻此花的名胜，只是无缘相见，道长果是一片好心，朕躬哪有不来的理。道长先行回去，朕当召了后妃同至汝观赏花。”元静见炀帝允了，也是万分心喜，便道谢退下，回观准备。炀帝即宣召了十六苑夫人，袁宝儿、妥娘、薛冶儿、杳娘、韩俊娥、朱吉儿，连同萧皇后，一行二十三个人，命内侍排齐车驾。炀帝和萧皇后并坐宝辇，十六苑夫人分坐了八辆香车，袁宝儿等六人分乘了六肩莲舆，齐向

凡离观进发。不一时到了观前，元静早已率了道众捧香拜接。炀帝和萧皇后在大殿上拈了香，元静请入客厅进茶。炀帝道：“不消了，琼花在哪里？待朕先去一赏。”元静道：“花在后殿院前，小道已在院中排下了素筵，便请圣上一边饮酒一边赏花可好？”炀帝点了点头。元静在前引导，炀帝随了入内，众夫人也姗姗随行。

到了后殿，便见院中一株琼花，足有一丈多高，玉瓣团团，雪蕊隆隆，一朵朵足有碗口般大，密缀枝头。远望上去，宛似雪压满树。那股清香，才到后殿已是芬芳扑鼻，大异寻常的花香。萧皇后道：“这股香味，好似梅香。”炀帝道：“梅香虽是清芬，还不敌此花幽静。”元静道：“此花虽是香得幽静，要是站在花下，时间一久，身上染到的香气却能经天的不散。”炀帝道：“真是名不虚传，独擅江都之胜。”待到炀帝和萧皇后等一行人走近花前，仔细的瞧视。只见那花重苔复瓣，一层一层的包着花蕊，在花蕊的正中，却有一点猩红，越显得不同凡卉。

炀帝笑问元静道：“怎的花蕊中偏有一点娇红？”元静道：“先祖师种的那块白玉，中间也有一点红斑，因此花的中心，便有一丝红蕊以显仙家的神异。”炀帝和一行人听了，都点头叹赏。元静含笑上前道：“小道水酒已备，便请圣上娘娘和夫人们随意饮些。”

炀帝见元静所设的宴席，即在院中离花不远，正中心怀。即与萧皇后十六苑夫人、袁宝儿等，同坐了一席。正待举杯，陡的起了一阵暴风，好不厉害，飞沙扬尘，内侍们赶忙障了宫扇。炀帝和萧皇后等都被风儿吹得睁眼不开。迨至风定云开，内侍们移去宫扇。炀帝睁眼看时，和萧皇后十六苑夫人同声道异，原来一阵风把一树玉雪清奇的琼花，吹得落英遍地，莫说完整的花朵，枝上没有一朵，竟是一瓣半朵，也不剩留，光剩了空枝。炀帝惊得痴呆了半晌，好生扫兴。那个站在席前侍候的元静更是气得目定神痴，暗暗叫苦不迭。元静的这次邀请炀帝，原想借了琼花的奇异，博得炀帝心欢，便想靠了炀帝，将这所凡离观好好的修造一下。哪知风姨肆恶，花神不佑，把一株号称仙种的琼花，吹得干干净净，怎不要令元静暗急。

炀帝痴呆了半晌，忽又怒气发作，动了疑心，愤愤的道：“怎会这般凑巧，朕躬特地前来赏花，天朗气清，好好的光景，那一阵风倒也来得奇怪。”萧皇后也道：“却是突然而起的怪风，狼藉了仙花，真叫贱妾怜惜。”炀帝勃然道：“依朕看来，这阵暴风定是花妖弄的手段，不让朕等赏鉴，也是说不定的。他既这般可恶，不愿将色相示朕，留在阳世间，还有什么用处，不如将它尽根砍去，以泄朕的忿怒。”萧皇后忙劝阻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圣上何必罪及此草，一怒之威，砍去了根儿，岂不要绝了仙种。圣上不妨待到明年春候，它开了花儿，再来赏玩，免得后人评论，反道圣上煮鹤焚琴，大煞风景。”

元静初时见炀帝盛怒，欲将琼花尽根砍去，急得他脸上失色，又不敢阻止，如今见萧皇后为花请命，暗瞧炀帝的神色，已是和平了许多，便也含笑上前道：“娘娘的话儿甚是，圣上不必见怒琼花，这原是风神肆虐，并非是琼花作祟，还望圣上体上天好生之德，保留了此花，不但花神感激圣上的仁慈，便是小道也感激不尽了。”

元静说毕，便拜倒筵前。

炀帝听了萧皇后和元静的话，快快的道：“要是下次朕来赏花，再要这般光景，莫怪朕无情，定要将它砍去。”元静谢恩起立道：“下次圣上驾临

赏花，再有这般光景，莫说圣上要将它砍去，小道也不愿再留此花了。”炀帝原是赏花而来，此刻花儿零落，再没有心情饮什么素酒筵席，便和萧皇后等败兴而归。元静也垂头丧气的收拾一切，把个风儿百般的咒骂。哪知一树琼花，到了晚上，便全树枯萎，再也不会复活。从此，号仙种的琼花便绝了种儿。

闲话丢开，书归正传。且说炀帝被琼花扫了兴儿，回到宫中，越思越恼，便起了驾回洛阳的念儿，不愿再留江都。当下和萧皇后说了。萧皇后原是随了炀帝说话的，自是顺从主意，连声道好，恰巧隔了一天，炀帝又得到宇文愷的奏报，称西苑里又落成几所新宫。炀帝的归心越发坚定，当即进授宇文愷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又召吏部尚书牛弘，内使侍郎虞世基，议定了舆服仪卫。命太府少卿何稠监造车服，皇后鹵簿，百官仪服。何稠熟知炀帝性情，只是极意求华，袞冕上面，统绣日月星辰，皮弁俱用漆纱制成，又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仪仗，责令各地州县官儿，采办百鸟羽毛，作为羽仪之用。州县官又责令吏役，吏役责令民人，民人没法儿，只得四处张罗，弋捕大鸟，拔取羽毛，一时禽族遭了大劫，收罗殆尽，几致没有遗类。

在浙江湖州的乌程县，县城东首十里相近，唤做泽镇的地方，有所社神小庙，庙前却有一棵大松树，高逾百尺，粗逾十围，绿荫如盖，足足荫了数亩的地田。上面却有一个鹤巢，已是多年的了。老鹤卵育其中，由来已久。该地的百姓奉了上面的严令督促，搜集羽毛，一时无以应命，便有人想着了社神庙前的鹤巢，当下邀集了多人到了那里，只是树儿甚高，没法上树，千思百想，没有别的法儿，只有用斧子刈伐树根，想倒了树儿，捕那巢中的小鹤。那树上的老鹤，似解人意，恐树儿一倒，雏鹤便要受害，好几只老鹤便自拔髦毛，抛掷地上。那般人纷纷拾取，交到了上面。又因老鹤自拔髦毛，反称作了一件瑞事，竟造了两句口号道：“天子选羽仪，鸟自献毛羽”，传扬了开来。州县官谁不要献谏，将此事充作了贺表中的好资料。炀帝见了也自欢喜，哪知老鹤爱雏的原因。这且不题。

且说何稠监造好了各种东西，由洛阳送到江都。炀帝一一过目，全是合意。便排全了羽仪，四面翼卫，在江都四郊游幸。卫士各执麾羽从游，拖延至二十多里，好不热闹。这样的玩了几天，炀帝方下诏北归。内内外外又有一番忙碌，直到三月月杪，自江都出发。那时的一切仪仗，更比南下时华丽万分。在那四月下旬，行抵了伊阙。陈列法驾，仍由左卫大将军郭衍，右卫大将军李景，带着千军万马，拥护入了东京。回到宫城，炀帝自御瑞门，颁达赦书，豁免本年全国租赋，也算他下了江都的恩典，正是：

劳民频年千百万，一岁捐租作市恩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矮民媚主净身入宫 玉李荣枝先声异兆

日临仙掌动，香傍袞龙浮。金鞭响处，玉琤齐鸣，珠帘高卷，宝扇障开，一班文武官员高呼朝见。有事的呈上奏本，没事的悄立丹墀。炀帝展视表章，见有突厥的启民可汗，因感隋室旧恩，自请入朝。炀帝好胜心深，便欲借此张皇威德，夸示番邦，即有旨照准。又命太常少卿裴缙，征集能谱音乐的百姓，俱令入太常肄习，并令学演各种的杂戏，务须悦人耳目，俟启民入朝时作乐。多时休置的故相高颀，炀帝忽又想起了他，居然不念杀死张丽华旧恶，又召高颀做了太常卿，一一敕令舒齐。

炀帝退朝入宫，偶一回头，瞧见矮民王义，跟随在后。原来王义自从留侍了炀帝，却是知情识趣，一经炀帝差遣，都能体贴炀帝心情，做得十分周到，因此，甚得炀帝心爱，大有不能少他的光景。只是王义没有净身，不能命他随侍入宫。这时，见王义随到了宫门，便即止了步儿，面上显出忧色。炀帝不觉动疑，问王义道：“你的面色不宁，可有什么事儿？”王义慌忙答道：“臣蒙圣上收养，日近天颜，深自庆幸，只是不能日夕相随圣上，少效犬马的劳力，因此，心常不足。”炀帝不禁皱眉道：“汝事朕多时，深合朕意，可惜汝不是宫中之物，不能随入宫中，这也是叫朕无法可想的。”炀帝说毕，又微叹了数声，竟自入宫而去。

王义在宫门外面，如醉如痴，木立发怔。恰巧有个老太监张成自宫内出外，瞧见了王义这般神情，便问他为了何事，呆立在这里发怔？王义即将炀帝的谕言说给张成听了，又求他设法为入宫计。张成哈哈笑道：“你要入宫那也不难。”王义好生喜悦道：“公公有什么妙计，快请说了出来。”张成道：“恐你依不得吧。”王义急道：“怎会不依？”张成道：“若要入宫，必须净身。”王义却还不知净身两字的意义，又向张成追问。张成便附在他的耳上说了，王义也不管死活，只是点头。张成正色道：“这不是儿戏的事，还须从长计较，不要一时高兴，过后追悔，那是没用的了。”王义道：“我的心意已是万分坚决的了，定不后悔。”张成见他真个情愿，怜他一片忠心，便道：“既是这般，我有妙药相送，你可随我家去，索性我来替你办了吧。”王义欣喜道：“公公这般大恩，日后终当厚报。”张成也不多言，携了王义手儿回到家中。

张成使命王义稍待，他却弄了些酒菜，和王义对饮，将王义灌得烂醉，又在末一杯的酒中下了麻药，叫王义吃了。不到片刻工夫，王义已是不省人事。张成便将他扶上睡榻，拿出了一把削铁如泥、吹毛可断的利刃，又取了一包秘制的止血收口灵药。张成才卷起了衣袖，替王义褪下裤儿，取了利刃，只是爽爽快快的刀下去。王义一来酒醉，二来麻药迷了知觉，昏昏沉沉的不觉疼痛。张成敷药定当，便任王义睡去。待到王义醒来时，方觉疼痛。张成却已进了宫去，另命人看视王义，嘱义好生静养，不要急急起身。王义满心欢喜，养息了三天，下面已是结了一疤。张成又叫他养息数天，王义只得耐心候着。

炀帝好几天不见了王义，好生奇异，向左右询问，经张成代为报明，益使炀帝感动，唤为忠义。待到王义痊愈，便令出入宫禁，遂了王义的心愿。从此炀帝更爱王义，有时竟使王义睡在寝殿里面，作宫女一般。也不枉王义净身媚主的苦心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这天晚上，炀帝在积珍苑中留宿，与樊玉儿颠鸾倒凤，阳台梦好，

晓起已迟。炀帝也懒得上朝，蹁着樊夫人舞剑。玉儿便唤美人薛冶儿和她对剑，冶儿原是翠华苑黄雅云处的美人，只因冶儿愿到樊玉儿苑中学习武艺，玉儿便将一个美人向黄雅云处掉过了冶儿，因此到了积珍苑。这时和玉儿对舞了一回剑儿。正在欢笑的当子，明霞苑的主持夫人张丽卿含了一团喜色，娉娉婷婷的走入苑来。炀帝见她面含喜色，即含笑问丽卿道：“夫人怎的这般愉快，该有什么喜事？”丽卿笑道：“一些也不错，竟给圣上猜到了，贱妾原是用来报喜的。”炀帝忙问道：“有什么喜事？”丽卿道：“贱妾苑外的玉李，昔年花儿开得向不茂盛，昨宵一夕的光阴，竟是花开无数，荫达数亩，满苑皆香，故特前来报知圣上，请驾临明霞苑赏花。”

炀帝听说玉李无故茂盛，陡的想起了萧皇后前番的恶梦，也是玉李盛开，变了火球，将他焚烧的事儿，不觉甚是乏味，只淡淡的问丽卿道：“怎有这般事儿，一夕之间，便会暴茂？”丽卿道：“说也奇怪，昨天晚上，苑中的人都闻空中有人聚语道：‘李木当盛！李木当盛！’今晨往视，玉李果然满树堆银，灿烂无比。”炀帝听了这些话儿，心头更加纳闷。这时萧皇后等，俱已闻知了消息，一齐到了积珍苑，邀请炀帝一同前去到明霞苑赏玉李。

炀帝拗不过众人的情面，只得快快的到了明霞苑跟首。浓郁的香风已是一阵阵扑来，只见那棵玉李，花光璀璨，好不繁盛。王夫人笑道：“此花真有神功，怎的一晚之间发得这般茂盛。”谢夫人接口道：“得时则荣，如今正是他当令的日子了，哪得不要盛开。”萧皇后却道：“此花在西京的时候，从没有开得这般繁盛。谅是此间的地气隆盛才能如此。”炀帝见她们你一声她一语，不约而同的赞美玉李，越发觉得妒恨。回头见王义站在后面，炀帝便不假思索沉下脸儿道：“你快去召集苑役到来，统须携带斧子。”

萧皇后听说，好生讶异，便问炀帝道：“圣上什么事儿？”炀帝道：“依朕看来，玉李突然茂盛，恐是妖异不祥，不如将它砍去，消此花妖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在江都，为了凡离观的琼花突然凋谢，便要砍去。如今玉李盛开了，圣上又说它妖异不祥，又要将玉李砍去，似圣上这般的谢又不好，茂又不好，不是叫花神左右为难了。”萧皇后说到此处，众人不觉失笑，炀帝也是爽然。接着王义也道：“木德来助，正是瑞应，即使不祥，也望圣上修德禳灾才是正理，伐树何益？”萧皇后接口道：“王义的话儿甚是，圣上释去了不祥的疑念，庆赏木德来助的瑞应吧。”丽卿也含笑道：“酒筵已是端整，请圣上和娘娘入苑饮酒了，管他祥瑞也罢，不吉也罢，及时行乐，方是正经。”炀帝一肚皮的妒念疑云，给他们言语打消，便也欣然入苑，开怀饮酒去了。玉李方得免了此厄。其实天意所在，炀帝原是强免不来。即使将玉李砍去，也是保不了隋家天下，难免给李氏灭去。

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。炀帝在明霞苑饮酒开怀，足足的勾留了一天，晚上便在苑中歇息，和那个苑主张丽卿自有一番风流老套，小子也不必细述。欢长夜短，容易天明。炀帝又是失朝，索性传谕中门使段达，将紧要的奏本送到西苑批阅。

这时，晨光苑的主持夫人方贞娘，前来报道：“苑中的杨梅，也已盛开，请炀帝驾临赏玩。”炀帝听说杨梅也盛，喜动天颜，比了闻知玉李盛开欣喜过了百倍。这也原是他的私心，只因杨梅的一个“杨”字，正合国姓，闻知兴盛，怎不心欢。当下便命美人内侍，宣召萧皇后和各苑夫人同往晨光苑赏玩杨梅。不多时候，俱已到齐，随了炀帝来到晨光苑。只见那棵老杨梅，花枝簇簇，开得浑如锦绣一般，十分茂盛。炀帝不觉扬扬自得，笑问众人道：

“ 杨梅茂盛，可能胜过玉李？ ” 众人尚未启口，偏有一个不会凑趣的美女，抢前开口道：“ 杨梅虽是浓郁，怎能及得玉李荣荫。 ”

炀帝听了，不禁怫然道：“ 杨梅香清色美，得天地的正气，如今盛开，正是国家的祥瑞，你知道什么，这般胡言！ ” 吓得那个美人再也不敢出声。众人原觉那个美人的话儿说得甚是，如今见炀帝偏护杨梅，谁也不愿再讨没趣，一个个异口同声的赞美杨梅。炀帝方才回嗔作喜。方贞娘早已在苑中安排了筵席，这时便上前相请炀帝入苑饮酒。炀帝心头快乐，饮酒甚是有兴，不觉醉倒在晨光苑。适至醒来，已是傍晚时分，萧皇后和各苑夫人俱已散去，只有方贞娘坐在榻前侍候。炀帝见天色已晚，索性不起榻了，便将枕立竖起靠在上面，命方夫人取过了床上饮酒用的小机，放在榻上，由贞娘弄了些酒菜，又吃了一个饱。贞娘收拾好了，炀帝便命她上榻相伴，索手索脚的玩笑了一阵，便又巫山云雨，一度春风。

炀帝因白昼熟睡了好久，晚上便不易入梦，转侧了多时，就是没有成睡，不觉胡思乱想，想起了杨梅玉李的事儿。便又想到了朝臣里面，李密已是去了，右卫大将军李景却是忠心耿耿的臣下，此外姓李的朝臣不多，都没有可疑的形迹。猛的想起了邴国公李浑，他的儿子洪儿，先皇在日，梦洪水淹城，便将洪儿赐死。如今李浑尚存，他的宗族强盛，不要暗起阴谋，倒须防着。炀帝猜疑到了李浑。睡过一宵，到了翌晨临朝，暗命幸臣宇文述窥察李浑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宇文述和李浑原有旧仇，炀帝心疑李浑，来得正巧，便暗嘱郎将裴仁基，劾浑背人私议图谋不轨。炀帝立命收捕李浑，饬问刑官严重审问，始终不得确证。宇文述又命人诱愚李浑妻室，教她急速自首，尚能活命。浑妻识浅，竟依了述言，由述作表，供称浑久蓄反意，事虽没有实现，心下终未忘怀。李浑妻签名表上，上呈炀帝。这一来，浑便有口难分，死有余辜了。炀帝便下敕杀死了李浑，一般宗族也都受害，浑妻却被宇文述用鸩毒死作为灭口。都人统为李浑呼冤，只是哪个敢替他伸冤呢？偏是方士安伽陀上言，李氏当为天子，劝炀帝尽诛李姓。炀帝虽没有实行，只是对了姓李的臣下不免多加防范，吓得一般姓李的朝臣，一个个惴惴不安，日夜怀着鬼胎，便有好几个人，都告退了官职，归隐林下，藉保身家性命。炀帝也都照准，不加挽留。正是：

天命攸归原有定，强力怎能挽劫回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五十八回 睹落花怨女伤 神读遗诗痴人痛泪

闲立宫庭数落花，蜻蜓飞上玉搔头。庭院寂寂的里面，却有个女子，悄悄站着，愁侵眉峰，容颜消瘦，对着飘零在青苔上的落花，默默的出神了一回，微微的叹道：“春光老去了多时，再要好春光来时，只须隔了八个月的时候。今日地下的落花，一朵朵依旧到了枝头，在春风中得意，人生的岁月，一去是不会来的了。芳年易过，凋了朱颜，再也不会由老返少。花啊花啊，我却不如你多多了。”她说得伤心，秋波中泪儿便似断线的珍珠般，一个个滚了出来，兀是哽咽着道：“花开花谢，得到了多少人的欢喜和悲伤，我也原是花一般的人儿，难道此刻在花好的时候，不得君皇的顾盼，到了花谢的时间，会得君皇的怜惜不成。咳，天颜咫尺，空怀芳念，我要是再这般愁里光阴过下去，眼见是不久的了。只是索性能早些死了，倒也好少受些磨折。”她越说越觉伤心，不禁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一阵风儿过去，又飘下了不少落花，残红狼藉，好似血泪斑斑。她的哭声，早惊动了一个宫女，走到了她的身畔道：“你不要悲伤了，照你这般的早也伤心，晚也流泪，能经得起多少光阴，不去镜儿里面瞧瞧，面庞儿消瘦了多少，就是这般的闷损，目前你虽是得不到圣上顾眷，像你又绝色美貌，难道会到老湮没不成，早晚些儿终能仰承雨露的。我早已对你说过的了，那个狗头面前你不妨给他些好处，他只知珍珠金宝，哪知柳媚花娇，有了好处给他好处，他便能替你设法了。”她听了宫女的话儿，恨恨的道：“别的姊妹都肯给他好处，哼！他要我的好处，再也不要梦想，我宁可终身不见圣上一面的。”宫女道：“替你说说呢，你终是这般任性，你快不要悲伤了。老实的说，这样下去，你虽是死了，依旧默默无闻的，圣上再也不会知道，只当死了一个寻常人，可不要冤人？”她冷笑道：“我要是死了，那个狗头他休想安稳。”宫女忙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不要尽自死呀活呀的乱说，和我里面去休息一回吧。”也不待她答话，宫女便拽了她的衣袖，走入了里面。

小子写到这里，要是再不将伤春的女子表出，阅者不免要纳闷。原来这个女子，也是长安人氏，姓侯，单名一个玦字，生得容貌出众，又是才学过人。在十五岁的一年，便被许廷辅挑选入宫。廷辅贪财性成，向她索贿不得，便将她的花名不报上去，擅自将她派在冷落的去所，任些小事。一连三年，冷落深宫，受尽了多少凄凉岁月。廷辅也好几次命人劝她，用些费儿。她痛恨廷辅的不法，终是不愿。廷辅见她拗强，再也不愿将她献到炀帝面前。她便花月伤神，消瘦了不少芳颜。这天她见了落花，不禁感动了身世，自伤薄命，给那个宫女拽到了里面，方才止了悲声，兀是还唏嘘不止。宫女又对她道：“听说圣上为了西苑里面的美人太少，命那个狗头再挑美丽的姊妹们进去，听候圣上亲选，像你这般的我见犹怜，圣上哪得不会合意。依我看来，你还是破费些儿的好，不要耽误了青春，过这寂寞凄凉的岁月。像我没法，自己知道，姿色平庸，博不到什么夫人美人的恩赐，你却埋没了可惜的。早些依了我的话儿，打点打点。”她摇了摇头道：“你终是这么说，叫人听了生气，我是主意牢定的了，宁可死的。”宫女见她这般倔强，知是劝她不转的了，便也不愿再提。

过了几天，侯玦听宫中人传说，延辅已是送了三百二十名彩女到那西苑，炀帝只因平庸的多，绝色的少，只选用了十二名。侯听在耳中，越觉伤神，整整的哭了一天。到了晚上，便含泪将所做的诗儿盛入了一只锦囊里面，将

锦囊挂在身上，便装饰了一番，将衣衫更换了，即在床栏上面，用带儿扣成环子，竟自缢身死。可怜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，只落得怀恨惨死。待到发觉，有人报知了炀帝，将锦囊也呈了上去。炀帝听说自尽了一个宫女已觉奇异，便将锦囊中的诗儿抽出取视，书法甚是秀丽，便轻诵《自感》。诗云：

庭绝玉攀绝，芳草渐成窠，
隐隐闻箫鼓，君恩何处多。

第二首云：

欲泣不成泪，悲来强自歌，
庭花方烂漫，无计奈春何。

第三首云：

春阴正无际，独步意如何，
不及闲花草，翻承雨露多。

炀帝读了这三首诗儿，不觉暗自吃惊。按她诗意，明明怨及朕躬，她诗才既是这般清丽，人品谅也不恶，怎的没有选入西苑？难道她生得丑陋不成。再阅第二纸，乃是《看梅》诗两首。诗云：

砌雪无消日，卷帘时自颦。
庭梅对我有怜意，先露枝头一点春。

第二首云：

香清寒艳好，谁惜是天真。
玉梅谢后和阳至，散与群芳自在春。

炀帝叹息了一回，再阅第三纸，却是《妆成》一首：《自伤》一首。便依次看下，《妆成》诗一首云：

妆成多自惜，梦好却成悲，
不及杨花意，春来到处飞。

《自伤》诗一首云：

初入承明殿，深深报未央，
长门七八载，无复见君皇。
春寒侵入骨，独卧愁空房，
飒履步庭下，幽怀空感荒。
平日深爱惜，自待不寻常，
色美反成弃，命薄无可量。
君恩实疏远，妾意待彷徨，
家岂无骨肉，偏亲老北堂。
此方无双翼，何计出高墙，
性命诚所重，弃割良可伤。
悬帛朱梁上，从此归冥乡。

炀帝阅毕，不禁泫然泪下道：“这般绝色美人，朕躬冷落了她，她怎不要自伤薄命。春花秋月，累她好生寂寞，这都是朕害了她了。”手中正取第四纸，却是《遣意》一首云：

秘洞扃仙卉，幽窗锁玉人，
毛君真可戮，不肯写昭君。

炀帝阅毕了这一首，方始憬然而悟，不觉转悲为怒，连呼狗才误事，还不与朕拿来。左右慌忙问道：“圣上要拿何人？”炀帝道：“是许廷辅！”左右去了，炀帝又问内侍道：“侯女的尸身现在何处？”内侍道：“在显仁

宫后园她的卧室里面。”炆帝既命驾往。内侍引入了侯女寝室，炆帝也毫不顾忌，竟趋至侯女尸畔瞧视，只见她蹙眉张目，面含愁容，虽已死去了多时，面腮上的红晕还是没有退去，艳色恍似一朵带露娇花。炆帝顿足长叹道：“死后尚有这般风韵，生前更是不消说了。”不觉抚尸哽咽道：“美人莫怪朕躬无情，原是廷辅狗才误了美人，朕本爱才好色，哪知宫闱里面，有了美人这般才貌，还不能邀朕眷顾，卿真命薄，朕也缘慳。”炆帝越说越伤心，不禁放声大恸。内侍上前相劝，就是不肯收声。待到左右的侍卫入报道：“许廷辅已拿到，在宫殿候旨。”炆帝方始止泪收声，走出了侯女寝室，来到殿上见了廷辅，好不愤怒，便厉声喝问道：“朕命你挑选美人，似侯女这般才貌双全，何故不将她献上，反命她僻处花园，其中定有隐情，还不从实供来。”廷辅叩头狡赖道：“奴婢还不知侯女是怎样的一个人，谅是侯女未将花名报知奴婢，故而漏去，并没有什么隐情。”炆帝见他不肯供出，用威恫吓，用软哄诱，廷辅只是一味狡猾。哪知这个消息传了出去，凡是受过廷辅威胁索贿的夫人们齐集了来见炆帝，一一奏了出来。炆帝听了，越发大怒。廷辅却哑口无言，面如土色，连连叩首，炆帝也不再问，便命内侍卫将廷辅推出了宫门，将他处死。一面命人将侯女用了夫人服饰，好好盛敛。炆帝又自制了祭文，命内侍备好了香楮，亲至侯女柩前，上酒三尊，焚香化楮，炆帝便展开了自制的祭文朗声诵道：

呜呼妃子，痛哉苍天！天生妃子，貌丽色妍。奈何无缘，不享以年。十五入宫，十八归泉。

长门掩采，冷月寒烟。既不遇朕，谁为妃怜。呜呼痛哉，一旦自捐，览诗追悼，已无及焉。岂无雨露，痛不妃沾。虽妃之命，实朕之愆。悲抚残生，犹似花鲜。不知色笑，何如嫣然。泪下几行，心丧如煎。纵有美酒，食不下咽。非无丝竹，耳若充填。妃不遇朕，长夜孤眠。朕不遇妃，遗恨九原。朕伤死后，妃苦生前。死生虽隔，情则不迁。千秋万岁，愿化双鸳。念妃香洁，酬妃兰荃。妃其有灵，来享兹筵。

炆帝一边读，一边下泪。读到“朕伤死后，妃苦生前”两语，哽咽不能成声，适到读毕，那祭文上面早已被泪痕湿透，炆帝就是泪流不止。这时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，深恐炆帝过哀，便一同赶来，解慰炆帝。炆帝方才收泪，命照夫人礼厚葬。侯女生前虽是不能受用，死后倒也备极荣华，又得清清白白的魂归地府，她的结果倒比了其余夫人的收成，来得美满。她死得可惨，还是值得。

闲话休多，书归正传。且说炆帝虽经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劝慰了一番，他原是自负至情的人。侯夫人入宫多年，这般的才貌双全，他却不能和她相会一次，怎不要叫他自恨自悔。更似发了痴一般，赖在侯夫人寝室里面，就是不肯出去。萧皇后便道：“侯夫人既是死了，想她也是无益，圣上留在这里，更是容易伤怀，不如回到西苑散散愁闷。”秦夫人接口道：“天下甚大，只须留意采选，绝色正多，难道便无第二个侯夫人。”黄雅云说道：“侯夫人未受雨露，圣上才这般痛惜，要是换了贱妾们，恐怕圣上反不会这样悲伤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多情自古空余恨，好梦由来最易醒，天下原无不散的筵席，何必徒自伤愁，还是放开怀抱及时行乐。”袁宝儿也道：“圣上原以多情自许，如今为了一个侯夫人，这般愁愁闷闷，要是因愁成疾，累得妾等不安，难道圣上倒忍得，那便不像个多情人了。死的已是死了，生的还是不少，供圣上开怀好了。”宝儿一番说话，不但众夫人齐声失笑，连得那个伤神的炆帝也不禁破颜一笑，竟身不由主，随了萧皇后等一行人，离开了侯夫人寝室，如醉如痴的到了西苑。视那般夫人美人，觉得没一个及得上侯夫人，就

是快快不快，游玩无心。芳草尽成无意绿，夕阳都作可怜红。炀帝当时却有这副神情。萧皇后目睹炀帝这般凄切，便思逗他欢乐的法儿，也知道他不弄一个绝色的新美人来，他再也不会心欢。正是：

痴情原是假痴情，换得新人忘旧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千人选秀突出奇才 百般肆虐方现艳质

话说萧皇后见炆帝悒悒不欢，便思逗他快乐的法儿，当下便和十六苑的夫人，暗行商议。秦夫人道：“圣上的所爱，只是美色。娘娘何不再行召集了六宫中的宫娥彩女，仔细的选择，也许还有似侯夫人一般的宫女，埋没在里面。”众人听了都点头称善。萧皇后即在那天晚上，对炆帝说了。炆帝道：“倾城难得，绝色罕逢，六宫里面怎还有侯夫人般可爱。”萧皇后见炆帝念念不忘侯夫人，也不和他多说，各自安息。

到了翌晨，萧皇后又传谕六宫佳丽，到大殿听选。炆帝却没有心情瞧选，竟一溜烟的到了西苑。萧皇后任他自去。她却去召了十六苑的夫人，同去显仁宫，助她选拣。待到六宫中的宫娥彩女，一齐到了大殿，足有一千多人，把一所大殿险些挤破。萧皇后即和十六苑的夫人，分批拣选。哪知拣了好久，莫说绝世佳人，便是艳丽的人儿，也没有一个，都是姿色平庸，瞧不上眼的。萧皇后不禁笑对王夫人道：“皇上昨宵道的‘绝色难逢’的话儿，原是不错。如今瞧了三四百个人，竟是瞧不上眼的，怎生是好？”王夫人道：“娘娘且慢着急，人还多着呢，也许有佳人在内。”萧皇后点了点头，又耐心选阅。不多时，已是三成里面，去了两成，只剩三四百人了，依旧没有选得一个。萧皇后好不心焦，各夫人也是着急。再细心留意的拣了一回，三四百人里面，又已去了一半。这时大殿上，已是稀稀朗朗，不比先时拥挤不堪了。忽的，黄雅云一声欢呼道：“有一个了。”萧皇后与各夫人，急问她在哪里。雅云的手指儿，向殿外一指，众人的视线，随指瞧去，便见一个美人儿，却缩身殿外的廊柱跟首。身穿一袭银红衫儿，束着一条浅青裙子，玄鞋白袜，结束得清清俏俏。远远的瞧她面目，虽觉不甚清楚，终是掩不了花容月貌。萧皇后暗暗唤了声“侥幸”，急命身后的一个宫女道：“快去宣那个站在殿外的人到来！”宫女奉命而去。未几，便见宫女带了她走到殿上。待至行近看时，萧皇后和各夫人，一个个含笑点头。只见她头上乌云光致，眉边秀色鲜明，秋波媚中带清，花容白里现红，琼瑶端整，樱桃可人，玉肩瘦削，蛮腰细束。虽不是国色无双，却可称宫中独秀。萧皇后含了笑容问道：“怎的你躲在殿外，不早些上来听选？”她轻启朱唇道：“先前殿中的姊妹们，一个个恐后争先，贱婢弱小，自知挤不过她们，便退到了殿外，横竖迟早终得听选。何况入选和落选，原是不在前后上分的。”萧皇后不禁点头，笑向各夫人道：“不但貌美，还是有识。”黄雅云笑道：“娘娘还不问她姓名，多少年龄？”萧皇后也笑道：“偏是你最性急。”那个女子不待萧皇后动问，便自陈姓名道：“贱婢袁紫烟便是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好一个风雅名儿，生得这么清丽轻盈，真是名副其实了。”萧皇后问紫烟道：“多大年龄了？入宫可有多少时日？”紫烟道：“十七岁了，进宫已有两年。”萧皇后向各夫人微叹一声道：“进宫已是两年了，却还埋在宫中。要不是今天不点选，她还不得出头呢。”萧皇后说毕，又问紫烟道：“你可能歌舞？”紫烟摇了摇头道：“艳舞娇歌，贱婢从未学习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歌舞原不是人人都能，依贱妾看来，似你这般清秀人物，定是有擅长的才艺？”紫烟微笑道：“贱婢别无他长，虽有微能，却不能娱人耳目的。”萧皇后不禁讶道：“却是何能？”紫烟道：“贱婢自幼即好探讨天文玄象，能观星望气，识五行的消息，察国家的运数。”萧皇后和各夫人听了，不觉咋舌。秦夫人肃然道：“这是异人的学术，不是生有宿慧，难于领悟，你的芳年，还未满二十，怎会有这般惊人的学术，参

通玄机？”紫烟道：“贱婢在七岁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尼，到妾家募缘，见了贱婢，道婢眼含异神，可以观天，遂留居婢家，以璇玑玉衡，五纬七经的学术相授。贱婢朝夕仰窥，便得略知一二。”萧皇后笑对各夫人道：“今日真是不枉，得了一个紫烟。既是窈窕，又有异能。圣上得此，不知又要怎样的狂欢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不要得了一个，便是满意。此刻殿上，尚有一二百个，还没瞧过，也许再有埋没的人才在内，何不早些选来。”一语提醒了萧皇后，便又兴冲冲的选拣起来。待到瞧尽，还是找不出第二个人来。王夫人笑道：“人才真是难得。”雅云道：“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。”各夫人不禁莞然。

当下萧皇后携了袁紫烟，和各夫人到了西苑。在迎晖苑里面，替紫烟修饰了一番，越显得风流旖旎。萧皇后笑道：“我们又须献宝了，此刻圣上，只是不知躲向哪里去了。”王夫人便命苑中的美人，分头前去打探，不一时便得回报，才知炀帝在方丈神山的通霄殿上。萧皇后笑道：“这又奇了，通霄殿上去作甚。我们不妨悄悄的掩去，探个仔细。”秦夫人笑道：“要是防圣上觉得，不妨从山后上去，穿到通霄殿后殿瞧去。”黄雅云拍手道：“着、着、着，从后山去的好。”萧皇后遂命侍候游船。少停报道：“凤舸已是停在苑后。”

萧皇后便和各夫人、袁紫烟，尚有袁宝儿、妥娘、韩俊娥、杏娘、朱吉儿、薛冶儿六位美人，一共二十四个，分乘了三艘凤舸，向北海方丈神山而去。

这时正当午刻，一轮炎日，照得海面上金蛇万道，汇成奇彩。一阵阵暖风，从海上吹来，竟有些微热。原是五月的天气，本是温燠了。舸上的一行人，都觉得香汗微微。不上半个时辰，三艘凤舸，已是到了方丈后山。停舸上了山滩，慢慢的走上山去。方到半山，那般美人儿，都是走得娇喘阵阵，便在一所凉亭里面，休息了一回。重行到了山顶，悄悄的穿入后殿，却是静寂无声。偷向前殿窥视，也是人影儿没有一个，她们好生奇异。萧皇后道：“不要圣上已是走了。”秦夫人道：“便是圣上到了他处去？在这前殿后殿，都有主持的美人，怎的一个也不见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定是相伴了圣上，躲向别处去了。”忽的薛冶儿道：“妾却想起来了，前殿的东侧首，不是有一个小苑子吗，为主持殿事的美人们宿所。圣上定在那里。”

众人听了冶儿的话，都道不错，便穿入前殿，转到东侧首的小苑子跟首。萧皇后第一个掀了帘儿抢进，余人随后走入，只见四个美人，含笑相迎，却也没有炀帝的踪迹。众人不觉面面相觑，萧皇后问四个美人道：“圣上到哪儿去了？”她们都摇首道：“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萧皇后又问道：“圣上去了可有多少时候？”她们道：“没一回工夫。”萧皇后笑对秦夫人道：“巧也不巧，又是去得不久，我们真是白白的忙了一阵。此刻又不知圣上到了哪里去，我们还是下山探听。”

众人正待回身退出，妥娘耳灵，忽听出格的一声轻笑，忙道：“娘娘且慢去。”萧皇后道：“妥娘作甚？”妥娘道：“娘娘和夫人们，可听得笑声没有？”秦夫人道：“你又要见鬼了，哪里有什么笑声。”妥娘的俏秋波，在室中打量一下，猛的趋近一口壁橱跟首，双手将橱门开启。突见一人，从橱中跃出，哈哈大笑。不是炀帝，还有哪一个。萧皇后和各夫人等，也是娇笑一阵。萧皇后问炀帝道：“圣上怎知妾等到来，躲入了壁橱？”炀帝笑道：“方才朕便在凌云塔上瞧见了三艘船儿，向此山而来。朕已明白，定是卿等

前来寻朕。朕便下塔，到了这里，便藏身在橱中，和卿等打趣。”秦夫人笑道：“妾等原是从后山上山，想和圣上打趣的，哪知反给圣上瞧见了。”

这时炀帝还未瞧见袁紫烟，一来人多，又给长身玉立的刘夫人把她遮住，炀帝越发不易瞧见。萧皇后和各夫人，又都各自会意，只是站定了娇躯，混在一堆。炀帝哪知其中秘密，先自含笑问萧皇后道：“爱卿今日，替朕挑选美人，得到了几个？”萧皇后正色道：“美人哪有得到几个，贱妾和众夫人忙了半天，共得一个美人儿。”炀帝喜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萧皇后道：“此刻又没有来，少停自会和圣上见面的，这位美人的姿色，真是清雅绝俗。”王夫人接口道：“绝世罕逢的俏佳人。”秦夫人笑道：“又是异才出众的一个奇女子。”黄雅云也笑道：“真是风流体态难以形容。”妥娘道：“快不要说了，圣上的魂灵儿，要飞上九霄云了。”袁宝儿笑道：“听了已是魂飞，若叫圣上见了，不知要怎样。”她们莺声燕语，一个接一个的说时，炀帝掩了双耳道：“朕再也不愿听你们的胡说，哪里选得什么美人，你们原是合了伙儿，给朕躬打趣。要是真个选到了，你们还不献宝般的前来见朕。”她们听了炀帝的话，暗暗各自失笑。

炀帝道：“六宫里面除掉埋没死了的一个侯夫人，朕原说是没有的了，你们哪里还选得出。朕的不瞧拣选，反到这里闲游，也是为了这个原因。”黄雅云道：“圣上未免轻视了六宫中的人才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朕哪敢轻视，只是没有绝色美人罢了。”萧夫人道：“有了便怎样？”炀帝笑道：“朕早已说过的了，要是有了美人儿，你们还不前来讨功。”妥娘道：“原是来讨功的。”炀帝道：“美人儿也不见，来讨什么功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要是妾等带了美人儿到来，圣上怎样的恩赐？”炀帝道：“果是绝色佳人，朕躬向爱卿叩首称谢可好？”萧皇后笑道：“那是不敢生受的。”各夫人却道：“使得！使得！”炀帝笑道：“若是卿等哄朕，也须受罚。”萧皇后道：“那个自然，听凭圣上处罚。”炀帝道：“朕也不要怎样处罚，只须众卿，一个个伏身地上，学作狗叫，以儆欺君之罪。”她们都道：“依得！依得！”炀帝笑道：“既是依得，美人儿在哪里呢？”她们便四下分散，指着袁紫烟道：“圣上请看，这个可是美人儿？”炀帝只见众人散处中间，怯生生站了一个俏佳人。真是骨秀神清，不同凡俗。好一个风流天子，竟趋至萧后面前，双膝跪倒道：“朕躬不愿食言，特此拜谢爱卿选得美人的大功。”萧皇后慌忙将炀帝扶起道：“原是说笑的，圣上怎么真的屈膝了。”正是：

君皇双膝原尊贵，为了美人却承尘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谈天象如数家珍 升赤光惊现王气

话说炀帝见了紫烟，竟向萧皇后下跪，累得众夫人暗暗窃笑。炀帝却满面堆上了笑容，向紫烟仔细打量。萧皇后又把紫烟姓名，能识玄象的话儿，都说给炀帝听了。炀帝失惊道：“有此奇才，埋在宫中，真是可惜。幸得爱卿拣选出来，免了朕多少罪过。”黄雅云道：“这又有什么罪过呢？”炀帝道：“怨死了一个侯夫人，便是朕的罪过。要是今天你们不去拣选，紫烟还是冷落深宫，埋没了她，又是朕的罪过了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时候快要到未牌了，妾等都没有午膳，圣上得了美人，又该请请妾等了。”炀帝点头道：“朕也有些腹饥，快命她们设宴通霄殿。”不多时候，一同入席。

酒过数巡，炀帝笑顾紫烟道：“朕于各种学术，皆得略窥。惟有天文一道，却少涉猎，如今得卿，朕当北面称弟子了。”紫烟道：“贱婢一斑之见，实是不足齿数的。”炀帝道：“敢问下有失德，即能上应天象的话儿，可是过神其说？”紫烟正色道：“凡是五星所行，合散犯守。合，即是两星同一舍位。散，则为五星有变，其精化为妖星。犯守，即为两星在七寸相近的里面，光芒相及。两星相冒而过，便唤凌历。星月相凌不见者，便为斗食。和了慧孛飞流，日月薄食，晕适肴六，抱珥虹霓，迅雷风妖，怪云变气，这个皆是阴阳的精神。它的本来，原在地下，却上发在天上。人君的政失在这里，上面的变异，便见在这边。竟如景的象形，响的应声。因此明君见了，便思咎谢过，则祸患消除了。故下有失德，上应天象的话儿，并非过神其说。”

炀帝见她滔滔说来，颇能详明，不觉大喜道：“朕有时偶召台官，询问气象，他们终是吞吞吐吐，不肯明言。如今卿能熟知玄象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朕当伤人另筑一所观象台，由卿司掌。朕也可时时仰察天文，倒也别有趣味。”萧皇后道：“今天晚上，不妨先在山顶凌云塔上，请袁美人一视气象如何？”炀帝道：“卿言有理。”

他们且饮且谈，待到宴毕，已是斜阳一抹，悬挂树梢。他们便也不再下山，即在山上闲游。待到月上东山，他们一心要瞧紫烟观象，便不时的催促炀帝紫烟，快些上塔。紫烟笑道：“此山已是甚高，不必再到塔上，依贱婢看来，不妨择山顶平广的所在，排下酒筵，谈天说地，纳凉进膳，都甚相宜。”炀帝附掌道：“甚善！甚善！”即命在凌云塔前，平坦所在，设筵入座。

酒过三巡，萧皇后等早已一个个仰起了粉脸，向着天空。紫烟便分指“五宫”、“三垣”、“二十八宿”。炀帝道：“何谓‘三垣’？”紫烟道：“即是‘紫薇’、‘太微’、‘天市’三垣。‘紫薇’为天子所处的宫；‘太微’为天子出政令诸侯的所在；‘天市’即是天子主权衡积聚的地方。‘二十八宿’者，角、亢、氏、房、心、尾、箕七宿，按东方青龙的象，属于五残星。五残星为正东的星，大而黄，星表有青气，如晕有毛。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七宿，按北方玄武的象，属于咸汉星。又名狱汉，为正北的星，外面赤色，中心青色，下面有三慧纵横的便是。”

紫烟且说且指，众人连酒也不饮了，只是眼观天空，耳听说数。紫烟又道：“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七宿，按西方白虎的象，属于司诡星。司诡乃正西的星，大而白，有尾有两角。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七宿，按南方朱雀的象，属于六贼星。六贼为正南的星，大而赤，形如慧芒，却有九角，时在动摇。二十八宿环绕天空，分管天下地方。角、亢、氏三宿，属兖州；房、心两宿，属豫州；尾箕宿，属幽州；斗宿独主江湖；牛、女两宿，

属扬州；虚、危两宿，属青州；室、壁并州；奎、娄、胃徐州；昴、毕冀州；觜、参宿主益州；井、鬼主雍州；柳、张、翼、轸荆州。如五星干犯何宿，即知何地有灾。俱以青黄赤白黑五色分辨，荧惑主内乱，太白主用兵。”

炀帝笑问帝星却在哪儿，紫烟向北指道：“紫薇垣中，一连五星，赤色独大者，即是帝星。”萧皇后瞧了笑道：“怎的帝星有摇动的形状？”紫烟笑道：“帝星摇动，即主天子好游的气象。”炀帝听了诧异道：“朕躬好游，原是小事，怎的上天也会动象？”紫烟道：“天子乃天下的主人，一举一动，全会上应天象。所以历来的贤明主子，不敢稍形放肆，便是上畏天命的缘故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要是一举一动，却给星象拘束，可就完了，人也不能动得。”紫烟笑道：“哪有不能动的理，只是非礼勿动好了。”

炀帝又细细的看了一回，问紫烟道：“怎的紫薇垣中，气色晦昧不明，应主何兆？”紫烟微笑不答。炀帝再向她询问，紫烟道：“贱婢不敢明言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上天既有垂象，自有定数。卿不必顾忌，放胆直说好了。”紫烟便道：“紫薇晦昧失明，恐国祚不永！”

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听了，不禁面上失色，恐炀帝动怒。炀帝却哈哈大笑道：“兴亡有定，起灭无常，原是不能强求的。”紫烟正色道：“紫薇虽是晦昧，差喜明堂尚旺，泰皆犹平，圣上若能修德禳灾，天心尚可挽回。”炀帝随道：“既可挽回，更是不必多虑。况往后有卿时时警省，国祚谅也可久。”

紫烟听了，也不便再说，明知气运使然，天心难挽的了。当下又欢饮了一回，已是到了亥刻相近，在月儿下面，虽然五月中旬的时日，在这么高的山上，四周又都是海风海水，夜又深了，众人都觉得一袭轻衫有些凉意。炀帝也含了六七分酒意。萧皇后便道：“停筵下山罢？”炀帝点了点头，遂一同到了山滩。

这时歇在后山的三艘风舸，已移泊在山前。炀帝和萧皇后、袁紫烟同乘了龙船。其余各夫人们，仍分坐了三艘风舸。炀帝却命龙船驾往迎晖苑。萧皇后道：“圣上到迎晖苑去作甚？”炀帝醉眼惺忪道：“不回宫了，明天也不上朝，便在迎晖睡了，免得跋涉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和王夫人……”炀帝急道：“不！”便看了紫烟一眼，笑向萧皇后道：“爱卿还要假惺惺作甚，你白天忙了半日，所为谁来，朕哪得不领情呢？”萧皇后噗哧一笑，紫烟却好生没意思。不时到了迎晖苑后面，便即靠船上岸。凤舸中的一般人，也都离舸，同入迎晖苑。王夫人先自笑道：“圣上怎的到贱妾苑中来，还不回宫安息？”炀帝笑道：“朕懒得跋涉，须借夫人一席之地，给朕和紫烟一宿可好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请快些双入洞房，共圆好梦罢。”众人听了，不禁放声大笑。紫烟却恨不得地上有个洞儿，钻了下去遮羞。

秦夫人笑对萧皇后道：“娘娘也不必回宫了，到贱妾苑中，去宿一宵可好？”黄雅云笑道：“娘娘快不要随她去。”萧皇后笑问道：“为了什么原因？”黄雅云道：“她的苑子很冷落，怪怕人的。到苑子里去，又须用小舟过渡，也要二里路程，娘娘还是到妾的苑子里去吧？”萧皇后尚未作答，秦夫人笑着羞雅云道：“你说了我一大堆歹话，原是要娘娘到你那里去，羞也不羞。”秦夫人又对萧皇后道：“娘娘可不知道呢，妾是同她睡过的了，睡相儿多么劣，动不动，小腿儿搁上了人家的肚子上，不给人好生睡着。娘娘要是和她同睡去，管教受累不浅。”雅云急道：“你不用嚼舌，我也受够你的了。那一晚和你同睡，兀是勾住人，亲吻亲脸，再也不肯安稳的睡。”

众人听了她俩的话儿，一个个格格的笑。

萧皇后也笑道：“你们俩不用闹了，妾也不到清修苑，也不到翠华苑。一对的酸娘子，随了妾显仁宫去罢。待我左拥右抱，享享一箭双雕的艳福。”炀帝听着笑道：“爱卿错了。”萧皇后佯嗔道：“怎的又错了，难道妾和黄、谢二夫人同睡，皇上便怀醋不成？”众人听了，又皆失笑。炀帝道：“爱卿的一箭双雕，朕倒要请问爱卿了，爱卿的一箭，却在何处？”众人给炀帝一问，觉得萧皇后的话儿，真是说错了，不禁都向萧皇后瞧了憨笑。炀帝又含笑道：“依朕看来，爱卿也不必上什么清修、翠华，也不必带两夫人回显仁宫，还是随了朕躬，便在此苑燕息，待朕一箭双雕罢。”

萧皇后听了，不禁娇咩一声，粉脸微红，众人却又暗暗窃笑。紫烟却低垂了粉颈，站在炀帝身后。妥娘笑道：“不要尽自打趣了，耽误了佳期。娘娘也不必三心二意，准到清修苑去罢，黄夫人的睡相，却是不雅的。”雅云啐了一声道：“妥娘不要袒护了你的夫人，说我歹话。”炀帝伸了一个懒腰道：“你们斗口，朕须失陪了。”炀帝说着，竟拽了紫烟衣袖，向内室行去。

忽闻苑外一片的哗声。都道奇怪。炀帝不禁回转身儿，忙问：“什么？谁在苑外喧哗？！”正待查询，那个矮人王义，已是跳了入苑。炀帝便问他：“何事？”王义道：“西北上有一道赤气，似龙一般冲起。那赤光的四面，云儿结成了五彩，照耀半天，十分奇异，因此不禁失声咩呼，还请圣上出苑一视。”萧皇后笑道：“横竖有望气的异人在着，不妨去瞧瞧，主何吉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有理！”即和袁紫烟等一齐走出了迎晖苑。走到外面空地上，抬头向西北上瞧去。果见一道赤光，直冲霄汉，好不鲜明。紫烟失声呼了“啊哟”两字。炀帝惊问道：“卿这般慌张，谅是那道赤光，定有凶兆？”紫烟微叹道：“凶兆倒也罢了，这道赤光，却是天子气。怎会出个！在那气起来的所在，定有异人。”众人听了，好生吃惊。

炀帝沉吟了一回，问紫烟道：“晋阳离西京甚近，朕命人暗行探访，倘有异人，便拿他杀了，除去后患。”紫烟道：“这原是天意，恐非人力所能剪除。惟圣上若能慎修明德，或能消患，其祸自灭。”炀帝道：“虽是天意，亦仗人为。要是知道他的姓名，将他剪除，便不难了。”紫烟道：“‘昔年贱婢的师父，在临别的时候，授妾偈言三句道：‘虎头牛尾，刀兵乱起，谁为君皇木之子。’如以木子两字详来，似是一个‘李’字。”炀帝听了一个李字，真是触耳惊心。紫烟又道：“只是天意浩深，不是私心所能测度。须待将来应验发现，方可作准。”炀帝兀是暗暗沉吟，这时萧皇后道：“天数既定，忧也没用。快要半夜过后了，大家安息罢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谁去愁他，听天由命好了。”正是：

江山原随天心转，人力虽强没奈何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妙术转春回灵心慧质 落花随波去雅趣奇情

话说炀帝瞧了西北上的一股赤光，仍是毫不在意，即和紫烟回入苑内。迨到萧皇后和秦夫人，同返了清修苑，余人各自散归。炀帝便和紫烟入了内室，登榻下帟，携云握雨，自有一番风趣。炀帝自从得了紫烟，才将伤感侯夫人的心肠忘掉。又替紫烟在西苑里面，高高筑了一所观象台，命紫烟掌理，也封为夫人。

岁月不居，流光如驶。早已过了炎夏，经了凉秋，又是到了冬令。炀帝原是喜新厌旧的人儿，觉得西苑又有些生厌，兼隆冬的时日，西苑中的景色，却也芳花零落，香草凋萎，减了不少的风光。这天炀帝在翠华苑黄雅云处饮宴，萧皇后和各苑夫人，及炀帝的心宠的几个美人，袁紫烟和袁宝儿，都是相陪一席，虽是笑语有人，炀帝兀是闷闷不乐，眉峰双锁。萧皇后瞧了这般光景，便含笑问道：“圣上何事不欢，叫妾等瞧了，也觉不快？”炀帝道：“洛阳宫苑，草木皆已凋零，没有什么可赏可玩，因此觉得愁闷。”萧皇后道：“那也很快的，待到春风吹拂，花草又鲜。”炀帝道：“这个朕原知道，只是这两个月的光阴，教朕怎捱延得过。朕却想起来了，不如再下江都去一遭，卿等道可好？”萧皇后道：“严冬气候，舟行不易。并且江都也没有什么好玩，还是免了一番跋涉。”王夫人也道：“娘娘的话甚是，江都一再游幸，也是不甚相宜。”炀帝道：“卿等也是到过江都的，那处风景，早已领略，和洛阳相比，大是不同。山川秀美，不必去说它，就是一花一木，依朕观察，都比此间格外鲜美，并有琼花一株，朕上回没有饱览，还须重赏一遭。”秦夫人笑道：“虽说江南春早，时令终是相同，这时圣上驾临江都，那里面的草木，也是一般的凋零，仍须待到春回。圣上又何必舟车劳顿，长途跋涉呢？”炀帝笑道：“夫人的话儿，原是在理。但是朕躬想来，江都虽也草木凋零，当胜此间寂寞。”

炀帝话声方毕，席上突有一人接口道：“圣上若要此间不寂寞，也不是一件难事。限妾三天时日，管教这西苑里面，百花齐开，平添春色。”众人瞧那发话的人儿，却是景明苑主持人梁文鸳。炀帝哪里能信，冷冷的道：“夫人有什么神术，夺天地造化之功，能使万象回春？”梁夫人含笑道：“贱妾要是没有这副能力。怎敢在圣上面前大言不惭。只须圣上三天之内暂留显仁宫，待到三天以后，再行驾临西苑，便知妾语不虚。”炀帝将信将疑，待到散了筵席，便道：“朕即回宫了，一准待过三天，再至西苑。”当下各夫人送出了炀帝，齐向梁夫人询问，究竟弄些什么玄虚。梁夫人便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的说了。众人都点头称妙，分头自去处置。

转眼之间，已是过了三天，炀帝却已闷的慌了。待到这天清晨，便忙着起身，和了萧皇后乘坐着宝辇，径向西苑赶来，探验真伪。哪知一入苑门，果然花木盛开，千红万紫，触目芳菲。更是奇怪的，便是池沼里面，荷菱菱芡，也是翠叶纷披，澄鲜可爱。炀帝和萧皇后俱各吃了一惊，怎的三日光阴，竟将四时的百花，齐行开放。这时十六苑的夫人，率了美人们一同出接。梁夫人先自笑问道：“苑中的花木，比了江都如何？圣上可还觉得寂寞？”炀帝迟疑了一回道：“朕且问卿，用了这样的幻术，是何处学来的？似这般严冬气候，哪会百花齐放？”

众夫人听了炀帝的话儿，忍不住齐声失笑。炀帝越发动疑，逼了梁夫人追问，方由梁夫人奏明，原是剪彩作了花朵，制作了叶儿，费去苑中人三日

三夜的工夫，才布置得春色满苑。炀帝仔细瞧视，方始察出了破绽，真个是覆鼎，便向梁夫人笑道：“似卿这般的灵思慧想，真可称为巧夺天工了。”遂与众夫人随意游去，只见红一团，绿一簇，迎风展动，四时百花，呈丽一时，待到游兴觉阑，炀帝便往景明苑中，暂行休息。苑中人早已排就筵席。梁夫人邀请炀帝和萧皇后上坐，众夫人依次坐下，更有袁宝儿、妥娘、韩俊娥、杏娘、薛冶儿几个得宠的美人，也一同列席，开怀畅饮。饮至中间，炀帝不禁笑道：“梁夫人点缀西苑，平添热闹，却把朕下江都的热肠，化作了冷意，不但上夺天工，却还默化朕衷咧！”这时忽有一个紫衣美人，亭亭立在当筵道：“贱妾敢歌一曲，替圣上佐酒。”炀帝点头称善。众人瞧这美人，原是景明苑的雅娘。只见她唱支《如梦令》的词儿道：

莫道繁华如梦，几夜剪刀声送。晓起锦堆枝，笑煞春风无用。莫颂莫颂，真是蓬莱仙洞。

炀帝听了大喜道：“即将眼前景色，谱出新歌，却是不易。”便将一杯酒儿，赐与雅娘饮了。又向袁宝儿道：“卿的清歌妙曲，已是好久未闻，今日可能也将眼前景色，编一新词唱来。”宝儿微笑道：“圣上不嫌污耳，贱妾只得献丑了。”只见她润了润娇喉，曼声唱出，也是《如梦令》一支，词道：

帝女天孙游戏，细把锦云裁碎。几夜巧铺春，尽向枝头点缀。奇瑞奇瑞，现出皇家富贵。

炀帝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一个现出皇家富贵，宝儿真是可人，也当饮酒一杯。”萧皇后早已将炀帝面前的一樽美酒，授给了宝儿。宝儿含笑谢恩，将酒饮尽，重行斟满了，呈还炀帝。炀帝又道：“哪个美人，再歌一曲？”妥娘应声道：“待妾歌来。”炀帝笑看了一眼，只见妥娘含笑唱出道：

梦记扬州三月春，五桥东畔草如茵。君皇若问家乡地，记得琼花是比邻。

炀帝听了，指着妥娘道：“你最会促狭，明知朕将下江都的念儿忘了，你偏要提及。既是扬州，又是琼花，惹得朕心动，理应罚酒一杯！”秦夫人笑道：“赏也是饮酒，罚也是饮酒，赏罚似觉不分了。依贱妾看来，还是罚妥娘合席敬酒一通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妥娘便执了金壶，真的敬了一通酒，众人不免欢笑了一阵。这一席酒筵，直饮到午牌过后，方始撤筵。炀帝已是饮得烂醉如泥，玉山倾倒。众夫人便将他扶入了梁夫人的内室，让他睡下。又闲谈了一会，才慢慢散去。

梁夫人回到内室，见炀帝睡得甚浓，她也多饮了几杯酒，也觉不胜酒力，竟是不假思索，躺下娇躯，睡在炀帝脚后。不上一会工夫，已是沉沉睡去。只因一连三日三夜，忙着剪彩裁锦，不得好生安睡。因此一睡下去，却不易醒来。到了傍晚时分，炀帝反先是醉醒，觉得脚后有人，他便微抬身儿，悄悄瞧时，只见梁夫人，闭上了小眼珠儿，兀是睡得甚酣，微微芳息，吹气如兰。两个小酒涡儿，鲜艳得似玫瑰一般。睡态如画，别饶丰韵，不由的勾起了欲火。炀帝真个会玩，他也不去推醒梁夫人，便轻手轻脚，替梁夫人钮扣儿松，罗带儿解，轻轻的褪下绣裤，梁夫人兀是没有惊醒。炀帝才脱了龙袍，下了罗帏，钻入了锦被。迨到梁夫人梦中惊醒，已给炀帝高据上游，占了胜势。梁夫人娇喘微微，轻呼了一声“捉贼！”炀帝反怔住了，梁夫人又低语道：“圣上偷渡玉人关，岂不是贼？”炀帝方始明白，笑道：“窃玉偷香，原是有的呀！”他们两个颠鸾倒凤了一回，各觉神疲力乏，又交股睡去。从此，炀帝一连好几天，留在景明苑中和梁夫人甚是欢洽。只是那假花假叶，颜色容易黯敝，苑中的人便时常掉换，仍见鲜艳。

这天，炀帝午膳方过，一个儿信步闲游，不觉到了清修苑的流水湾头。

只见两岸的假桃花，宛似真的一般，在枝头动摇。又见水面上，荡荡漾漾飘出了几片桃花瓣。炀帝不禁自语道：“落花随流水，要是换了真的，还觉动人情绪。”忽闻背后有人娇语道：“圣上站在这里，自言自语些什么？”炀帝回头瞧视，却是影纹苑的刘云芬。炀帝笑问道：“夫人上哪里去？”云芬道：“贱妾要上清修苑去，和秦夫人讨个绣鞋样儿。”炀帝点头笑道：“她的鞋样儿，确是好的。朕也好久不上清修苑去了，此刻和夫人同去一游。”云芬含笑道：“这边有小船停着，待贱妾挥桨，圣上好下船了。”炀帝便自坐入小船，由云芬轻分绿波，沿了湾儿过去。炀帝见水面上的桃花瓣儿，一路不绝，觉得好玩，用手捞起了几瓣，仔细看时，却吃了一惊，连呼：“奇了！”云芬笑道：“圣上怎又失惊称奇？”炀帝道：“水面上桃花瓣儿，朕还当作剪彩做成，此刻捞起观看，却是片片真花。夫人若是不信，请看花瓣儿现在。”云芬接了看时，果是不假，凑在鼻子上嗅了嗅道：“还微有香气呢，那真奇了。严冬气候，怎会有这般鲜艳的桃花，不要这一条流水，接通了仙源？”炀帝笑道：“胡说！这条水湾，原是造苑时开挖，只和北海相通，哪里会接通了仙源。”哪知小船越到里面，流水中的桃花瓣，越是多了，竟是一阵阵的接连不断。炀帝和云芬两个，兀是猜疑不出。

过了一半水程，云芬忽道：“妾已明白了，这个桃花瓣儿，定是秦夫人弄的玄虚，引人入胜。”炀帝点头道：“也是意中事。”正说时，迎面来了一叶小船，船上坐着一人，正是秦夫人，纤手挥着轻桨，分波而来。见了梁夫人和炀帝，便道：“可是上贱妾苑中去？”炀帝点头道：“原是要见夫人。”秦夫人便掉转了船头道：“那是回去了。”炀帝即问道：“夫人怎来这么多的鲜桃花？”秦夫人笑道：“圣上又和贱妾打趣了，这些桃花，也都是做的。”炀帝急道：“夫人不要欺朕了，朕已察破水上流的桃花瓣儿，都是真花，夫人还假惺惺作甚？”秦夫人听了，好生奇异，便也在水面上捞得了几瓣花片，惊得失声道奇。

炀帝见秦夫人这般光景，便和梁夫人道：“竟也不是秦夫人弄的玄虚，那是更奇了。”秦夫人却道：“贱妾当作圣上打趣，不道却是真的。”云芬笑道：“妾和圣上却当作夫人弄的玄虚哩！”秦夫人道：“妾哪里有这许多桃花瓣儿。”他们一边说。一边沿了湾儿过去，行经一棵大柳树跟首，只见妥娘立在水边，将一把把的桃花瓣，洒到水里。炀帝哈哈笑道：“原来又是你弄的玄虚，怎来的鲜花瓣儿？”妥娘笑道：“还是春间花落，妾收集在一起，用蜡盒封了，留到如今，尚是芳鲜，便洒入水中作耍，却引入了圣上到来！”正是：

洒出一片桃花水，错疑春到武陵源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精翠池边鱼龙百戏 广明殿上巾钗一席

东一声锣，西一声鼓，笙簧并奏，萧笛曼吹。一对对的龙凤灯儿，在精翠池边过去，接着各奇各式的花灯、鸟灯、水族灯、走兽灯，依次的行过。最后却是太常的一行乐户，都是年轻俊秀的子弟，由太常少卿裴；率领着，到那精翠池边，引凤亭前，拜见炀帝和萧皇后。原来裴缙前奉炀帝旨意，练习一般乐户，备作启民可汗入京时行乐。炀帝又得启民奏表，表称明春元旦，前来朝见。这时已将岁暮，炀帝便传问裴缙，练习的乐户，可已纯熟。当时裴缙奏复道：“一般乐户，不但八音六律，吹拍成腔，便是各项杂戏，也已练习纯熟，颇有可观。”炀帝得奏大喜，这晚便命试演。因此西苑里面，虽在残冬的寒夜，倒见万分热闹，照耀如同白昼。炀帝和萧皇后，十六苑夫人，以及几个心宠的美人，依着老例，围坐一席，酒肴满筵。裴缙率了乐户来见，炀帝即命依次奏技，裴缙遂与众乐户退下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忽见精翠池中，波浪汹涌，蓦的水势中分，跃出了一只怪兽。头生一角，双目如火，头大身粗，尾儿蓬松，既不像虎，又不似牛，口中却能喷出水来，飞溅到岸上。秦夫人胆子甚小，慌道：“这个怪东西，不要蹿上岸儿，闹出祸事！”炀帝笑道：“夫人怕它作甚，原是人扮的猢猻，又不是真的！”萧皇后笑道：“扮得倒也好，竟分不出真假，贱妾原在不解，怎会池子里面，却有这般怪物？”秦夫人也笑了道：“使妾倒吃了一个虚惊。”再向池中瞧时，只见一尾鲸鱼，缓缓游泳过来，猢猻兽迎头扑去，鲸鱼头一侧，猢猻兽扑了一个空，鲸鱼的尾儿，已如鞭一般的掉将过来，向猢猻兽扫去。猢猻兽一声怪吼，避过了鲸鱼尾儿，便蹿上了鱼背。张开了大口，向鲸鱼脊背咬去。鲸鱼的身子一侧，猢猻兽立足不稳，翻身落水。炀帝不觉大笑，猛见猢猻兽在波中打了一个滚儿，把他的一个大头，狠命的向鲸鱼身上撞去，嚓的一声，撞个正着。把个鲸鱼，撞得三尺多高，好不有势，雅云忍不住呼采。忽见鲸鱼落入了波中，头摇尾掉，几个打滚，适到翻出波面，已是变了一条八尺多长的金龙，张牙舞爪，向猢猻兽扑去。猢猻兽一见金龙，慌得掉转身躯，扑水而逃。金龙哪里肯放它逃去，紧紧追赶。

正要追着的当子，波中现出了一只大龟。龟背上站着一个人，浑身道家装束，手中执了一柄宝剑，让过了猢猻兽，阻住了金龙，将宝剑向龙头砍去。金龙避开剑锋，展开五爪，去抓那个道人。道人身子往下一挫，避过龙爪，将宝剑向龙腰斩下。金龙向前一蹿，攒过龙尾，向道人的下三路扫去。道人双足一跃，龙尾却将那只大龟卷了去。待到道人双足落下，便踏了一个空。扑通声中，坠入了波心。累得观看的人，齐声发笑。引凤亭中的炀帝和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等，也是笑声不绝。这时金龙得了胜利，好不得意，把尾巴一摆，那只大龟，壳的一声，攒在池岸上。忽见波中一声水响，钻出了一个老道人，银髯飘拂，眉毫俱白，手中执了一柄芭蕉小扇，跨坐在先前逃遁的猢猻兽背上。金龙见了猢猻兽，便展开五爪，向猢猻兽头上抓来。骑在兽背上的老道士，举起小芭蕉扇，向金龙轻轻几扇，那条龙顿时软化，浮在水面上，不能动弹。一时锣鼓齐鸣，老道士骑了猢猻兽，没入水中，金龙也随沉了下去，便算出戏儿告终。萧皇后笑道：“倒也热闹好瞧。”秦夫人道：“那条金龙和一只大龟，难道也是人扮的？”炀帝笑道：“怎会有这么大的龟儿和真的金龙，都是扮做成功的。”雅云道：“妾只不解，他们在水中出没自由，难道不怕淹死？”炀帝笑道：“一来他们练习纯熟的本领，深通水性。

二则穿在身上的都能避得水浸，那便不妨了。”锣鸣鼓响，水上又出现了好戏，却是水族出会。龟、鼉、虾、蟹、龙、蛇，各式鱼儿，都是效了人立，露出半身，各执仪仗，在水中行走。最妙的，却是神龟负山，幻人喷火，真是千变万化，备极精工。

待到依次奏技完毕，已是过了子夜，裴缙又率领了那般乐户告退。炀帝对裴缙奖语了一番。特下勅饬令河南京兆两尹，给那般乐户赶制锦衣，须在年内完成，以备元旦穿着。两尹接了上谕，赶忙制办。两京的彩缎，搜括一空，也可见所制的浩费了。炀帝又自制艳丽的歌词，令乐正白志通，凑逾新声，按曲度腔，最为著名的有《望江南》八阙，分咏湖上八景，却也谱入了歌曲。那八阙词儿，待小子序录在下面。第一是《湖上月》云：

湖上月，偏列照仙家。水侵寒光铺枕簟，浪摇晴影走金蛇，偏欲泛灵槎。光景好，轻彩望中斜。清露冷侵银光影，西风吹落桂花枝，开宴思无涯。

第二阙是《湖上柳》云：

湖上柳，烟里不胜摧。宿露洗开明媚眼，东风摇动好花枝，烟雨更相宜。环曲岸，阴伏画桥低。线拂行人春晚后，絮飞晴雪暖风时，幽意更依依。

第三阙便是咏的《湖上雪》云：

湖上雪，风急坠还多。轻片有时敲竹户，素华无韵入澄波，望外玉相磨。湖水远，天地色相和。仰面莫思梁苑赋，朝来且听玉人歌，不醉拟如何。

第四阙词儿，咏的是《湖上草》云：

湖上草，碧翠浪涌津。修带不为歌舞缓，浓铺堪作醉人茵，无意衬香衾。晴霁后，颜色一般新。游子不归生满地，佳人远意寄青春，留咏卒难伸。

第五阙词儿，却是咏的《湖上花》云：

湖上花，天水浸灵芽。浅蕊水边匀玉粉，浓苞天外剪明霞，只在列仙家。开烂漫，插鬓若相遮。水殿春寒幽冷艳，玉轩晴照暖添华，清赏思何赊。

第六阙词儿，咏的《湖上女》云：

湖上女，精选正轻盈。犹恨乍离金殿侣，相将尽是采莲人，清唱漫频频。轩内好，嬉戏下龙津。玉管朱弦闻静夜，踏青斗草事青春，玉辇从群真。

第七阙词儿，却是咏的《湖上酒》云：

湖上酒，终日助清欢。檀板清声银甲暖，醅浮香米玉蛆寒，醉眼暗相看。春殿晚，仙艳奉杯盘。湖上风光真可爱，醉乡天地就正宽，帝主正清安。

末一阙词儿，便是咏的《湖上水》云：

湖上水，流绕禁园中，斜日缓摇清翠动，落花春暖众纹红，萍未起清风。闲纵目，鱼跃小莲东。泛泛轻摇兰棹稳，沉沉寒影上仙宫，远意更重重。

这八阙词儿，在当年倒也诵传一时的，一经乐正白志通谱入了管弦，分成波折，抑扬顿挫的歌出，更觉旖旎风流了。这件事儿，却有个先朝老臣，独不赞成这种散乐，便是那个故相高颎，便奏言弃本逐末，有碍盛治。炀帝哪里肯纳谏，颎却私语李懿道：“从前周的天元，也为了好乐亡国。殷鉴尚是不远，怎又效尤。”哪知这几句话儿，却给炀帝知道了，便暗记在心，缓图发作。

爆竹一声除旧，桃符万户更新，已是到了大业三年。启民可汗来贺元日。炀帝命大陈文物，铺张甚厉，内外鼓吹。启民可汗突利，入朝拜谒，炀帝赐他旁坐。原来那个突利，还是隋主杨坚在日，将宗女安义公主，赏与突利。后来安义公主死了，又将宗女义成公主，嫁与突利。且辟夏、胜两州间的旷地，使得畜牧。后又徙置五原，封为启民可汗。启民可汗感恩不止，便心服

隋廷。如今虽是炀帝在位，启民也不敢有二。这时启民见了衣冠文物。心中甚是艳羨，东张西望，颇爱汉宫威仪，意欲请袭冠带，又不敢急切面陈。待至退入客馆，和其下商议妥当，方上了一道表章，请袭衣冠，哪知炀帝不准。启民好生纳闷，后知宇文述深得炀帝宠任，即厚礼卑辞，往谒宇文述，恳述代为设法。述受了启民的厚礼，真是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便命启民再上表章请袭，述当乘机进言。启民大喜，称谢而归。遂修进表，二次上呈，炀帝览表，仍欲不准，宇文述急进言道：“单于亦知解辫，遵服王化，正见古今的盛治，圣上怎反不准？！”炀帝只爱谀言，听了宇文述的话儿，甚以为是，始即准了启民，令袭冠带。炀帝且语牛弘道：“日今衣冠大备，单于也知道心意，自愿解辫岂不快人。”牛弘自是道贺。炀帝大喜道：“这也是卿等的功劳。”牛弘当然谦让。炀帝却命内侍取帛百匹赐与牛弘，弘谢恩而退。

这天晚上，炀帝召启民入了西苑，赐宴在精翠池边的引凤亭里面，百戏杂陈，笙簧并奏，把启民可汗瞧得目弦心惊。宴毕，炀帝又赏赐甚厚，启民越发心欢。住了数天，始辞行请回，启民可汗在辞行的时候，请炀帝车驾北巡。这一语正中炀帝心怀，便即谕允，启民欢然而归。

炀帝一连几月，和启民宴饮游乐，却冷落了西苑中的十六苑夫人。这时将近元宵了，清修苑的秦夫人，提议制灯悬挂，庆祝元宵，那般年轻好动的夫人美人们没有一个反对的。秦夫人道：“只是每人先须认定各制一只什么灯儿，免得有了雷同。”众人都道不错，当下一认真，便各自忙着制造，争奇斗巧，各肆灵机。有几个竟连茶饭，也没有心情吃喝。炀帝那天走入西苑，向各苑中游去，见她们没有一个不是剪绢削竹，施彩添色。炀帝不免动问，知了也甚欢喜，他原是最爱热闹，忽的一个念儿，便传谕显仁宫的妃嫔宫女，也一起制灯，显仁宫的众人，便也忙碌起来。待到元宵那一晚，灯彩自显仁宫起挂，在接通西苑的御道上，也是密密层层，直接到了西苑。西苑里头更是不说了，十六苑的苑里苑外，全是照耀得如同白昼。北海中的蓬莱、方丈、瀛州三神山，满山悬了灯儿。远远望去，宛似三座灯山，浮在海面，照耀得半天通明。亭台楼榭，也点缀得十分动人。炀帝和了萧皇后，自显仁宫同乘了宝辇，在御道上前进，沿路只见夹道绿杨里面的灯儿，高高下下，参差不一。直到西苑，炀帝和萧皇后下辇入苑。十六苑的夫人美人，早已在苑门等候，便一齐上面接驾。炀帝便命设宴广明殿，又召到了后宫妃嫔和从前高祖的嫔御及皇孙燕王倓、梁公萧钜、千牛（官名）左右宇文焜，竟是不分男女，同列一席。正是：

履舄交错混形迹，荒淫礼仪早沦亡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六十三回 化莲成鸟幻术侮人 借鸡替祸符法通灵

话说炀帝在广明殿上，设筵庆祝元宵，将高祖嫔御，与皇孙俊等，同列一席。自与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、袁紫烟、袁宝儿、妥娘等一席。却已异想天开，另召僧人玄化、道士黄若虚、女尼志缘、方士安伽陀。这四个人，都是善于逢迎，甚得炀帝心欢，又各善小术，能作巫咒等事。炀帝命他们和宫女同席，真也可笑。一时笙歌四座，艳舞当筵。那般幸臣酒入欢肠，便向同席的妇女，肆行笑谑，毫不忌惮。炀帝也不加罪，一任他们目挑眉语，扯袖勾莲，只顾和了十六苑夫人等欢饮，作了许多丑态。

饮至中间，道士黄若虚离座道：“小道当略施小术，博圣上一笑。”炀帝便命停止歌舞，瞧若虚施术。只见若虚向空中拂袖了一回，即在袖中，取出了一只大桃，献与炀帝道：“祝圣上福寿！”炀帝大喜，赐酒一杯，若虚接酒饮尽，将空杯向空中一掷，便失所在。众人正在称奇，忽见一只小鸟，飞入了殿中，若虚向小鸟手儿一招，小鸟便飞入若虚掌心。转眼之间，变成了先前的那只杯儿，呈还了炀帝。瞧得夫人美人们，一个个称奇道异。若虚眉头一皱，微露笑容，即闭目凝神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猛的喝道：“还不变来！”突见数十只五颜六色的小鸟，毛片甚是美丽，从席前飞出，在空中飞舞，飞到了妇女的座前，却纷纷落下，变成了一只只的绣鞋儿。妇女们仔细认时，都是各人脚上的鞋儿，方始觉得脚上的弓鞋，都已剩下了一只。急抢来穿上，一个个粉脸通红。在殿上饮酒的妇女除了萧皇后，其余的人，都受了捉弄，便连十六苑夫人，也是在内，炀帝连声称快。十六苑夫人，却一齐发了娇嗔，秦夫人首先正色对炀帝道：“若虚擅施幻术，戏侮妾等，望圣上从速将他严惩，以儆妖人！”黄雅云也愤愤的道：“幻术的游戏，原是很多，何必定欲将人脚上的鞋儿，供他玩弄，太放肆了！”

若虚见夫人们动了娇怒，自知闯了祸儿，赶忙俯伏在地，口称知罪。炀帝笑道：“幻术小戏，原是无妨，你可入席饮酒，下次不能再将夫人们取笑！”若虚见炀帝并不动怒，忙叩首谢恩，得意洋洋的回到原席。各夫人见炀帝不将若虚加罪，一个个芳心暗怒，刘云芬笑看了若虚一眼，便离座起告如厕，各夫人也不在意。

歇了好一会工夫，云芬始行入座，见若虚正在饮得开怀，云芬举起右手，向着若虚一指，左手的拳儿一放，娇喝一声道：“大胆妖道，还不与我献丑！”突见若虚翻身栽倒，就地几滚，变作了一头猪身人首的怪物。云芬始向炀帝告罪道：“若虚侮弄妾等，贱妾也略施小术，使他难堪，还望圣上见恕！”这时一般妇女们，一个个喜上眉梢。黄雅云抢先笑道：“若不是刘夫人将他捉弄，妾的肚子，早晚要气破了！”炀帝笑道：“如今卿等的愤也泄了，他的丑态，也已够瞧，刘夫人可瞧在朕的面子上，饶恕了他罢，仍让他回复人身。”云芬笑道：“妾也早知圣上要替他求情的。”说着便在怀中取出了一符，在手中一扬道：“圣上只是还须诫他，往后不得恃术侮人。若敢再犯，便须严惩！贱妾须待他罚了誓儿，永不再犯，方能焚化这道解符。”炀帝道：“谅他再也不敢的了。夫人快些焚符，何必定须叫他罚誓。”云芬不依道：“圣上道他不敢，贱妾却还怕他暗算。要是他不愿罚誓，贱妾便不能恕他。”炀帝只得令那变身的若虚，罚个誓儿。若虚含了一包泪儿道：“小道再也不敢无礼了，如有再犯，当受雷火烧身！”云芬才一笑焚符，转眼之间，若虚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，依旧回复了原身。他再无颜入席，含了满面羞惭，向

炀帝告辞。炀帝也知他难堪，便不加挽留，任他自去。秦夫人笑对云芬道：“幸得夫人法力，驱逐了这个恶道。”炀帝也笑对云芬道：“朕但知夫人善于画符捉鬼，哪知还会弄人？”云芬道：“符法本是甚多，原不止捉鬼一门。贱妾只因若虚无礼，方敢将他戏弄一番，却也不能无故弄人的。”炀帝点头称善。

本来那个僧人玄化，先前见若虚施弄幻术，博得炀帝欢喜，他觉得技痒，也想卖弄他的本领，如今见若虚出丑丢脸，吓得也缩了脖子，只顾喝酒，再也不敢卖弄他的本领了。方士安伽陀本和若虚不洽，见若虚受了云芬的捉弄，好不欣慰。后见若虚怀惭而退，临去的时候，向云芬瞧了一眼，目露凶光，不禁替云芬担心，恐被若虚暗算，这事除了自己替他留意，更无别策了。当下向炀帝称醉告退，径去暗察若虚。哪知席上的女尼志缘，也已瞧见了若虚的情景。她素知若虚的为人，气性甚是狭小，又是阴毒残忍，他虽罚了誓语，决不甘休，定须向云芬寻仇。暗思这件事儿，待我通知云芬，嘱她先事防备。志缘便离座至云芬身后道：“有语奉告，请夫人离席。”云芬含疑起立，随了志缘，走入殿后。志缘即将若虚须防的话儿，告知了她。她笑道：“贱妾原不十分放胆，自当设法防他，多谢师父关怀！”两人说毕，重行回到前殿，各归己席，炀帝也不动问。

秦夫人原和云芬并坐，便暗暗问云芬道：“那个女尼，鬼鬼祟祟的唤夫人作甚？”云芬即说给她听了。秦夫人的胆子甚小，慌道：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往后日子正长，怎能刻刻提防，真要累死人了。”云芬笑道：“他不生歹心便罢，若敢向妾寻仇，管教他死无葬身的所在！”秦夫人摇头道：“你别胆大，自恃会些符术，将妖道不放在心上。”这时坐在秦夫人相近的谢夫人，见她们窃窃私语，便来探问，秦夫人即转告了她。谢夫人沉吟了一会道：“防却不胜防的，依贱妾看来，索性奏明圣上，径说若虚蓄意寻仇，图害夫人，求圣上将他杀了除去后患，才可安心无虑，不要日夜不宁了。”秦夫人点头对云芬道：“谢夫人的话儿甚是，夫人竟依了他罢。”云芬笑道：“你们两个，不必替妾担心，妾早已胸有成竹，不怕他施行暗算。”秦、谢两人，见云芬这么说了，也便不愿多言了。

哪知道士若虚果然不怀好意，他抱惭出殿，即打听着了云芬的姓名，和影纹苑的苑名方向，竟连云芬的年龄，都给他知道了去，怀了满肚子恶念，回到他主持的天王道院。便在一间密室里面，排设了香案，焚香点烛。用一张大白纸，画了一个美人，面貌约略和云芬相似。又写了云芬的姓名、年龄、苑名方向，平放在桌上，他便穿了法衣，披发仗剑，在室中踏了一回罡步。又用朱笔，画了三道符儿，向烛上焚化。他在室中捣鬼，他的仇人安伽陀，早是蹚入了天王院。他已到过数次，院中的门户，他原是很熟。院中的香火小道，也都熟识。他便在一个道童跟前，探知了若虚在密室里面，即觉不妙，慌忙绕道到密室的后面，伏身在沿窗的一棵大树上，在窗洞中瞧见了若虚的动作，只见他在内忙个不停。踏罡步斗，画符捏诀。安伽陀好不心欢，即行下树，出了天王院，一口气赶回西苑，奔到广明殿。恰巧撒筵不久，炀帝尚未回宫。安伽陀即奏明炀帝，炀帝听了又惊又怒。云芬闻知此事，愤愤的道：“这个妖道，真敢如此无礼！怪不得有些头昏目眩，心神不宁，妾还当作了饮酒过多，原来他在作法，暗算贱妾！”炀帝道：“他即在作法了，夫人还须自行保护，朕当立命侍卫驰往天王院，将他拿住。”云芬道：“不必侍卫前去拿他，快命人取一对鸡儿到来，另要宝剑一口，朱笔符纸，净水一碗，

候妾施用。”

不到一会工夫，各物都已取到。众人只见云芬额汗淋漓，神色甚是难看。云芬作了苦笑，对秦夫人道：“再迟半个时辰，便要遭他毒手了。”众人不觉骇然，只见云芬捏着朱笔，一口气画了数十道符儿，先焚了三符，用净水喝下。再将十六道符儿，拿一只雄鸡，用绳扎住了足翼，将符儿贴在鸡的身上。却将一只雌鸡，扎了双脚放在台上，又将雄鸡喷了三口净水，即命一个美人，将鸡送至影纹苑，放在她的卧榻上道：“你在室中候着，若见卧榻上的鸡儿死了，速即前来报我。”那个美人捧了雄鸡前去。云芬笑道：“不妨事了。”炀帝道：“夫人怎知无碍？”云芬道：“一来贱妾已是吞了守符神灵符，二则已是有了替身，若虚要是见害，只能死去替身，不能损妾一丝毫发。”炀帝点头道：“那只雄鸡，难道便是夫人的替身？”云芬道：“不错，是的。”萧后却也笑问道：“台上那只雌鸡，可有什么用意？”云芬笑道：“这只雌鸡，便是若虚的替身，等到他将妾的替身杀了，妾也要焚化符儿，杀他的替身雌鸡了！”秦夫人道：“杀了便怎样？”云芬道：“杀了雌鸡，若虚就没有命了。”众人不禁咋舌，谢夫人笑道：“这一件妾却不解，还须请问夫人，怎的夫人的替身是雄鸡，若虚的替身，反是雌鸡呢？”云芬笑道：“阴阳原是相反的，都是符法的妙用，即如妾用了替身，却能免死。杀了若虚的替身，反使若虚真死。这些多是不可思议的神术，全恃符儿的功用，不是口舌所能传术的。”众人听了，不胜讶异。

这时宫鼓蓬蓬，已报三下，众人都因要瞧云芬施术，全忘了疲倦。炀帝却笑向云芬道：“那个恶道，法力谅是平常，怎的到了这般时候，还没有发动？”云芬道：“圣上莫急，快要有消息来了。”果然话声方毕，那个美人已是倒提了雄鸡，慌忙进报道：“雄鸡死了！”众人吃惊瞧视，只见鸡头也没有了。炀帝便问美人：“鸡头何在？”美人道：“鸡头还在榻上，贱婢心慌急走，忘了带来！”萧皇后道：“鸡头怎会割下的？”美人道：“娘娘不知咧，真是怕人，那只鸡儿，原是好好的在榻上，正响三鼓的时候，蓦的一阵风儿，吹进内室，榻上的鸡儿，极啼一声，便身首分离了。”众人听着，齐行失色，都向云芬道贺。云芬这时，陡的变了神色，凛然走到香案面前，将一道道的符儿化去。二十一道的符儿化尽，云芬便执了柄利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只见云芬，将利剑向鸡身上虚空一挥，那香案上的鸡儿，也只叫了一声，已是身首分离鲜血直喷，喜得瞧的人，齐声喝采。正是：

神术有灵飞宝剑，鸡儿无术必丧身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 耀武存心深讨吐谷浑

话说云芬的利剑，虚空一挥，香案上的鸡儿，已是身首分离。萧皇后道：“不知那个若虚，可已伏诛。”安伽陀道：“待臣前去探看。”炀帝点头道：“你可掌了宫灯，骑了马儿前去。”伽陀奉命去讫。这边内侍们，将香案等东西收拾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伽陀兴冲冲前来复命道：“刘夫人的法力神通，若虚已是身首分离，死在密室里面。院中人原没有知道，臣到了天王院，呼开院门，说有急事，要见若虚。他们便去呼唤，才始发觉他已死了。”炀帝大喜，即命伽陀为天王院主持，伽陀欣然谢恩。这时将近天明了，炀帝便至云芬苑中安息。余人亦各自散去，一个元宵佳节，闹出了这么一回事，倒也大出众人的意外了。

有事便长，无事便短。炀帝在西苑里面，纵情作乐，已是过了暮春，又到了初夏。天气清和，炀帝蠢然思动，想着了曾允启民可汗，车驾北巡，便借着安抚河北为名，下诏出发。役河北十余郡的男丁，凿穿太行山，北达并州，藉通车道，一面启行至赤岸泽。启民可汗闻知消息，即命他的侄儿毗黎伽特勒，亦至赤岸泽入朝，附表上闻，启民请入塞迎驾，炀帝不准所请，命毗黎伽特勒归去，嘱启民在帐下守候，不必入塞亲迎。炀帝在赤岸泽留了两月有余，太行山的山路方通，始再出发，兵马五十余万，旌旗耀日，甲仗鲜明，北至榆林郡。

炀帝固欲出塞耀兵，示武启民，只恐启民猜疑，便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，前往传谕帝意，免得发生误会。长孙晟到了塞外，启民可汗闻知天使到来，即召集了各部的酋长十余人，一同迎接长孙晟。到了启民牙帐，晟先将帝意示明。见牙帐里面，芜草秽积，欲命启民亲自扫除，做诸酋长的倡率，眉头略皱，计上心来，便佯指帐外的青草，问启民道：“帐前留植的青草，想必定是香草？”启民哪知其诈，即拔了草儿，凑鼻嗅闻，青草怎来香味。启民即道：“不是香草，没有香味的。”晟便冷笑道：“天子巡幸天下，凡属诸侯王公，俱宜躬自洒扫，表明诚敬的意思。如今牙帐里面，芜草尚且这么多，我还当作可汗留种的香草，哪知也是寻常的青草，真是出人意外！”

启民听了这番话儿，方才明白，原是晟有意讥讽，不觉深自惭愧，慌忙谢罪道：“这实是奴辈的大意，有此过失。奴辈的骨肉尚是天子所赐，哪敢惮劳，自惜筋力。只因僻居塞外，罔知大法。今幸得将军见教，使得奴辈恭诚接驾，真是受惠不浅！”启民说毕，便亲拔佩刀，自砍庭中的芜草，其下的一般臣属，见启民亲自动手，便也纷纷的拔刀相助。不到一个时辰，牙帐内已是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启民又命番役，将帐外的杂草，也随处扫除。长孙晟方行辞回，启民躬自送了一程，始和晟分别。

晟回到榆林郡，报明了炀帝。炀帝便发榆林北境，沿途建筑的御道，阔至百步外，长及三千多里。人民劳役，在烈日下面，日毙百余人。造成这御道，不知死了多少百姓，炀帝哪在心上。启民可汗闻悉炀帝已是到了北楼相近，即和义成公主来朝行宫。同时吐谷浑、高昌两国，也遣使入贡。炀帝大悦，盛宴启民夫妇和两国使臣，赐帛数十万匹，并赏启民路车乘马，鼓吹幡旗，赞拜不名，位在诸王侯上。太常卿高颀、礼部尚书宇文弼、大夫贺若弼俱因炀帝待遇启民过厚，互有私议。偏为宇文述所知，奏劾三人怨谤。炀帝本和高颀有宿恨，贺若弼又是颀所荐引，宇文弼也和颀友善，炀帝便不分皂白，将他们一个个处了死刑。连那尚书左仆射苏威、内史令萧琮也带累罢官。

只因苏威和颍交好，萧琮与贺若弼友善的缘故。炀帝又诏发壮丁百万修筑长城，西距榆林，东至紫河（在山西大同府西北四百里），又命工部尚书宇文愷，监造观风行殿，内容数百人，可离可合，下施轮轴，易于推移。宇文愷又设一大帐，帐中可容数千人，遇有数众的诸胡请见时，炀帝即升大帐见之。南面高坐，两旁仪卫夹立，威容殊甚，诸胡莫不骇服。迨至是年八月，始幸启民牙帐。启民跪迎入帐，奉觞上寿，王侯酋长俱是不敢仰视，执礼甚恭。炀帝万分快活，即在筵前，命内侍取过笔墨，赋诗一首，以纪盛事。那首诗云：

尘塞鸿旗驻，龙庭翠辇回。毡帷望风举，穹庐向日开。呼韩顿颡至，屠耆接踵来。索辔擎羶肉，韦鞬献酒杯。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。

炀帝自得其乐的赋诗饮酒，不觉酩酊，留宿启民牙帐，一连数天，始启辇回南。启民夫妇送至定襄，炀帝乃命归藩。车驾返至太原，命宇文述、封德彝监造晋阳宫，幸御史大夫张衡宅中。那个张衡，阅者当还记得，便是助了炀帝杀逆的功臣。炀帝在他家中留宴三日，方才回转东京。在外巡幸，计一年又四月，时日不可说不多，糜费便是不可胜计了。

哪知他听信了吏部侍郎裴矩的话儿，擅自开边经略。原因西域的诸胡，多至张掖交市。炀帝命裴矩掌管市易事宜。矩习知炀帝的性情，专好远略。矩便交得了个老商胡，叫做达连哥的，得悉了西域的山川风俗，特选了三卷西域图记，入朝奏道：“今羌胡诸国，并因商人密送诚款，引领翘首，愿为臣妾。倘能抚而服之，务存安辑，混一戎夏，无烦兵革云云。”且别绘道里，分做了三路。北路入伊吾，中路入高昌，南路入鄯善，总汇处则在敦煌，一一了如指掌。炀帝览奏大喜，慨然将通西域，野心勃勃。也想拟秦始皇、汉武帝一般，缴功外域，便不时引裴矩至御座前，询问西域事。矩又盛言胡地多产珍宝，实可辟为富源，并道：“国家的威德，本已普及远方，欲西度昆仑，原是易如反掌。只因突厥、吐谷浑，分领羌胡，被他们遏绝了道路，所以未通召赏。突厥原已归服我朝，吐谷浑却甚狡猾，只是灭他甚易，也觉不足虑的。”炀帝更是心痒难搔，即任矩为黄门侍郎，使至张掖，引致诸胡。诸胡甚是狡猾，却都无意服隋。矩乃用利引诱，使诸胡入朝。西域诸胡，贪图利禄，遂络绎东来，经年不绝。所过郡县，俱需送迎，糜费不可以数计，中国遂至疲敝。开边实是一个大弊，炀帝却毫不知觉，复发河北诸军百余万人，穿济渠，引沁水，南达黄河，北通涿郡。又在榆谷东沿，添筑长城数百里。劳民伤财，不问可知。炀帝复幸五原，阅长城，东巡西幸，累得一般军民，疲于奔命。待到大业五年的春间，炀帝又亲自耀威，出临平关，越了黄河，径入西平，将穷讨吐谷浑。特命内史元寿，南逼金山。兵部尚书殷文振，北逼雪山。将军张寿，西屯泥岭。太仆卿杨义臣，东屯琵琶峡。四面围聚，想擒那吐谷浑的可汗伏允。

哪知伏允已是率了数十骑潜遁。却命一个酋长，诈作了伏允，保守车我真山，坚持不出。各军却也不敢深进，两相并持了多日。隋廷方面，却有个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，原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。他见两军按着不动，好生焦躁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自请入山，往捕伏允。杨义臣百般劝阻，他兀是不从，只率了三百名步卒，入山搜寻，杨义臣急命裨将柳武建，率军追踪入山，步步为营，哪知张定和已是中了伏兵，和三百名步卒，一齐送了性命。武建虽也遇敌，却斩俘吐谷浑兵至一千五百余人。还有个左光禄大夫梁默，也中了伏允的伏兵，丧了性命。只有卫尉卿刘权，军出伊吾道，总算得了两次胜仗，

虏得了千余口，回来报功。吐谷浑仍未灭尽，炀帝却命刘权，居守河源，捍御吐谷浑。

通道西域，并因裴矩绥远西域有功，进授青光禄大夫，遂车驾东还。行经大斗拔谷，那条山路，甚是仄狭，只能一人一骑，鱼贯而行。恰值天气又是严寒，朔风吹面，宛似刀割一般。天公又是不肯做美，竟飞扬了一天大雪，阴冥暗晦，白昼也同傍晚。部卒前后不能相顾，弄得零零落落，不成模样。不要说驴马冻死了不少，吏卒也多僵毙，随驾的后宫妃嫔，皆是狼狈不堪，憔悴了花容。好不容易出了山谷，炀帝顺便到了长安，又因长安无甚可玩，仍回转洛阳，改称了东都。

至大业六年正月，有天的清晨，炀帝尚在梦中，忽有内侍慌忙击叩寝殿宫门。炀帝惊醒，忙问：“何事？”内侍报道：“有盗潜入建国门，抢夺卫士的甲杖！”炀帝听了，不觉大惊：“都门重地，怎会有盗混入，定有图谋不轨的人！”急忙披衣起来。萧皇后也从梦中惊醒，吓得花容失色，抖抖索索的随着炀帝，一同结束下床。正在这个慌急的时候，禁卫中的护驾官儿，宇文述、郭衍等，都已到齐，听候炀帝拨付。不一会，内侍报道：“诸盗已被齐王栋率兵抵御，将他们杀死净尽，没有一个漏网。”炀帝不觉大喜，即召齐王栋入宫。

原来齐王栋，乃是炀帝的次子，孔武多力，善于兵事。当时见了炀帝，炀帝便问栋盗事的始末，栋道：“那般强徒，共有百数十人，在今晨穿了素冠练衣，焚香持花，混入了建国门，自称弥勒佛临凡，初劝该处的卫士起叛，说什么隋朝气数告终，真主已是出世等的胡说。卫士即欲擒住他们，他们便抢卫士甲杖。一时的势儿甚是凶猛，卫士们寡不敌众，险些被他们冲入。幸有人就近报知了臣儿，臣儿赶忙率了侍卫，前往抵敌。赖父皇的威德，杀死了众盗。”炀帝听了，自是欢喜，温慰了栋一番，方命退出。

本来自从太子死了，东宫未立，依了次序，齐王栋应得立为太子。只是栋也有一件大病，和乃父相似，便是性善于色。这次有了功绩，他越发任意了，竟私纳府僚长史柳謩的女儿为妾，又与妃姊韦氏通奸。韦氏已为元氏妇，被齐王占了去，虽是不敢上书诉讼，怨言已是流传都中。炀帝也隐有所闻，栋却肆无忌惮，反召相士遍视后庭。相士却指韦氏当做皇后，栋更是心喜，又恐炀帝册立了嫡孙，阴嘱巫覡作厌术。哪知俱被炀帝所悉，赐死了韦氏，府僚大半获罪。栋虽未削爵位，已是失宠，便始终不得正位东宫。正是：

不求修德邀恩宠，反失君皇一片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江都宫吴歌翻旧曲 辽东城隋将大丧师

吴女十五貌轻盈，一曲当筵倾至尊，酒绿灯红，花圃锦簇。四壁的曼妙乐声，悠悠扬扬，随着唱喉婉转，靡靡消魂。在那正中席上，坐了个风流天子，便是炀帝。在他的四周都是绮年玉貌的美人，一个个倩装如画，眉目妖娆，尽是吴地佳丽。南朝金粉，胜了北地胭脂，在炀帝眼中看来，当时却有这个思想。

原来炀帝正在东都留了多时，觉得西苑里面的风光，不如了昔年。其实西苑里面，依旧是花娇柳媚，人艳歌清。只是炀帝生了厌心，便觉风色减色了，又想着江都，便决计再下江都。萧皇后等虽是婉言劝阻，炀帝一团高兴，怎肯打消，定欲前往。后妃等没有法阻止，只得任他起銮。萧皇后却未随往。便是十六苑的夫人，也只黄雅云、樊玉儿、刘云芬、柳绣凤四个喜游的夫人，相随了炀帝。袁宝儿和袁紫烟没有到过江都，便也随往。美人里面却有妥娘、俊娥、吉儿、冶儿也愿再到江都，炀帝又拣了数百名采女随行，仍坐着龙船南驶。

到了江都，江都宫监王世充，一闻炀帝驾临，便出郊迎谒，将炀帝接入了城中。炀帝到宫中巡视，见新筑的宫室一切备置，尽皆合意。一般宫女，又来拜谒，都是轻盈吴女，一片万岁，清软动听，炀帝更是心欢，顾了王世充笑道：“卿布置得宜，不愧为一个干材。”原来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，原姓支氏，其父早歿，他的母亲不耐寡居，世充便随母嫁了王氏，因冒其姓。世充性甚诡诈，颇善辞令，好读书，善于兵法，能通律令，本为江都郡丞。江都宫监的职儿，原是榆林太守张衡兼充。张衡初为御史大夫，怎会降为榆林太守。只因炀帝在太原建汾阳宫，张衡国太原已有晋阳宫，尚未落成，遂谏炀帝息民节财，反触怒炀帝，乃出为榆林太守。又命督役江都宫，张衡不免怒言，遂被王世充所奏。炀帝大怒，本欲将他杀死，念及了大宝殿、芙蓉轩中杀逆的事，便贷他一死，削爵为民。始命王世充为江都宫监。

世充深知炀帝性情，只是声色是娱，故选了美色的吴女，入宫执役。炀帝见了宫女的窈窕，不禁深嘉。世充得了炀帝奖词，越发的献谄逢迎，遂为炀帝所宠，便将金帛大赏世充，世充当然拜领。当下在宫中，大开筵席，呈上美酒佳肴，那般吴女宫娃，各携着乐器，弹唱歌舞。不但炀帝瞧了心爱，陪宴的雅云，也笑顾柳夫人道：“究竟是南方佳丽，一副歌喉，天生成这般清脆，比了北地的歌女，歌声细中带粗，更是动听！”云芬接着笑道：“柳夫人原是吴人，如今听了故乡的妙音，谅来有些动心，勾起了思乡情绪吧？”绣凤嫣然一笑道：“倒也未必。”妥娘笑道：“夫人竟也乐不思蜀了？”炀帝也忍不住笑了。这时又见一个吴女，悄立当筵，曼转歌喉，脆生生的唱出几支歌儿，俱是吴语土歌，第一支道：

送郎八月到扬州，长夜孤眠在画楼。女子拆开不成好，秋心合着却成愁。

第二支歌道：

约郎约到月上时，看看等到月蹉西。不知奴处山低月出早，还是郎处山高月下迟。

第三支道：

你在东时我在西，你无男子我无妻。我无妻时独还好，你无男子好孤凄。

第四支歌道：

树头挂网枉求虾，泥里无金空泼沙。刺潦树边栽狗桔，几时开得牡丹花。

炀帝听了只觉得靡靡动人。绣凤笑对炀帝道：“这些多是吴地土歌，乡

间俚曲，虽是靡曼动听，却不能登大雅之堂。依贱妾看来，不如将圣上的《清夜游曲》，录给了她们，命她们学习了歌唱，岂不甚善！”炀帝不禁大喜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朕原在思索，也觉得她们所唱，在宫殿里面，不甚相宜。”

世充伺候一旁，早听清了绣凤和炀帝的话儿，便即含笑上前道：“下里巴音，上读天听。既有御制歌曲，理应由臣录述，以示她们。”炀帝笑顾妥娘道：“便烦卿口述。”妥娘点头应允。世充早取过了笔墨纸张，妥娘便将《清夜游曲》，一句句念出。世充奋笔疾录，不多一刻工夫，已是全曲抄录停当，世充即传示诸女。

到底是吴中丽质，灵秀天生，都是十分聪慧，其中却有一大半知书识字，能通女墨，使用心默记，即能一一背出。其中更有一个妙人，只看了一遍，已是过目成诵，竟婷婷的到了当筵，含笑奏道：“圣上御曲，且待贱婢歌来，若有差池，还望曲恕！”炀帝听了，不觉大异，四夫人和五美人等，也各听了吃惊。只见那个美女，身穿浅碧宫衫，淡黄裙子，腰束着一条紫色汗巾，足上穿了一双青缎弓鞋，瞧上去她的芳年，谅还不到破瓜年纪。生得十分动人，春山淡扫，秀气分明，秋波含水，媚态流露，娇滴滴脸儿，微红映白嫩，怯生生身材，细腰显轻盈，真是吴女班头，宫娃绝色。早把个色界魔王的炀帝，惊得呆了半晌，才含笑对她道：“你且歌来。”那个吴女，便不慌不忙的，随口成腔，曼声度出，一曲告终，却是没有丝毫错误。炀帝不禁大悦道：“锦心绣口，此女却能受之不愧了。”便诏她到了座前，将一杯酒儿，赐她饮了，问她姓氏年龄。她低头答道：“贱婢姓蒋，小字月儿，一十六岁。”炀帝对世充道：“此女甚佳！”世充已知炀帝的微意，即道：“圣上爱之，也是月儿的有幸。”炀帝点了点头儿，又向月儿道：“你的小名，谁人给你起的，要用月儿两字？”月儿微笑道：“妾母分娩的那夜，在梦中见天上的月儿里面，走出了个美女。妾母梦中当作了仙女现形，正想跪下叩拜，那个美人，已是飘然落到了地上，直向妾母扑来。妾母惊醒了梦儿，便觉腹痛，即产下了贱婢。为了梦月的奇，始和贱妾起了月儿的小名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怪不得你这般秀美聪慧，原是月中的美人临凡。朕今替你改名月美，符了梦儿。”月儿称谢了炀帝，从此便改称月美了。

这时其余的宫女，也将《清夜游曲》，诵得滚瓜烂熟，齐声曼歌起来，比了东都宫女所唱，悦耳数倍，炀帝听了开怀，乐不可支。等到酒阑撤筵，炀帝不令月美留下，世充即请炀帝安寝，拜辞出宫。四夫人和袁宝儿等也瞧透了炀帝心情，一个个含笑告退，炀帝还故意不允。妥娘笑道：“新人颜如玉，不让妾等安息，难道圣上要命妾等兴云布雨不成。”炀帝佯怒道：“偏是你口利，看朕撕你嘴儿！”一阵说笑，她们合伙退出，自去安息。炀帝却携了月美纤手，退入了寝室，以下如何，不必小子细说，终是脱不了风流勾当。阅者自行理会，恕不着意描写了。

一宵欢叙，到了天明，炀帝便思驾临凡离观，重赏琼花。世充即据实奏道：“琼花早已枯萎绝种，圣上不必徒劳往返了。”炀帝好生惆怅，只得游赏其他的名胜，且思东游会稽。便命凿通江南河，自京口直达余杭，计有八百余里，以便龙船通行。只是一时不能告成，炀帝就羁留在江都。这时却接到虎贲郎将陈稜的捷报，袭破了琉球，虏得男女数千人，因此报功。炀帝原是好大喜功，既得袭破了琉球，却因屡征高丽王高元入贡，高元只是置诸不理。到了这时，炀帝便欲亲征高丽，即颁诏远近将士，集兵涿郡，（直隶顺天府涿州），东讨高丽。炀帝也乘了龙船，自永济渠往涿郡，途次下敕命幽

州总管元弘嗣，往东莱（山东莱州府）海口，造船三百艘。又敕江南淮南河南三处，造戎车五万乘备用。又发江淮以南的百姓及民船，运黎阳（粮仓名，在直隶大名府濬县）、洛口（河南巩县）的粮米并至涿州，舳舻相接，千里不绝。往返数十万人，日夕不停，死亡相继，天下因之骚动。

炀帝到了涿郡，只是朝征粮，暮征兵，不顾军民的死活，一味三令五申。直到大业八年的仲春，天下的军民粮资，集到了涿郡，炀帝遂诏全军，分为左右两翼。左十二军向镡方、乐浪等道进发，右十二军，向粘蝉、襄平等道进发，总集平壤，浩浩荡荡，号称二百万军兵，实数也有一百十三万多。由炀帝亲授节度，出了涿郡城，首尾相接，鼓角相闻，旌旗迤迳，达九百六十余里，真是少见的军仪。中途又命段文振为左侯卫大将军，出南苏道。文振半途撻疾，势甚沉重，文振上表炀帝道：

窃见辽东小丑，未服严刑，远降六师，亲劳万乘，但夷狄多诈，须随时加防，即日陈降款，亦不宜遽受。惟虑水潦方降，毋或淹迟。伏愿严勒诸军，星驰速发，水陆俱出。出其不意，则平壤孤城，势可拔也。若倾其根本，余城自克。如不及早裁定，待遇秋霖，必多难阻。兵粮既竭，强敌在前，鞅鞅出后，迟疑不决，非上策也。臣命在须臾，望圣上早日凯旋，臣死瞑目。谨此上闻。

炀帝阅了文振的奏表，尚以文振过甚其词，不多几日，又接文振死耗。虽正痛惜，只是没有依了文振的策儿，神速进兵，好久始抵辽水，众军会集，高丽兵阻水扼守。第一仗隋军便打了败仗，阵亡了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、虎贲郎将钱世猛、孟义三个。第二次却由少府监何稠，督造了渡桥，架在辽水上，诸军奋进，渡过了辽水，杀败了高丽兵。乘胜进攻，高丽兵逃入了辽东城固守，隋军围城攻击，急切不能攻破。炀帝即严责诸将畏死，不肯尽心，诸将只得谢罪。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，遂率江淮水军，渡了坝水，离平壤城六十余里，与高丽兵相遇，大破之。来护儿贪功，欲乘胜进击，遂中敌计，大败而逃，屯守海浦。同时隋军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，出扶余道；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，出乐浪道；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，出辽东道；右翊卫将军薛世雄，出沃沮道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，出玄菟道；右击将军张瑾，出襄平道；右武侯将军赵孝才，出碣石道；涿郡太守崔弘升，出遂城道；虎贲郎将卫文升，出增地道。九路军兵，共三十五万余人，在鸭绿水会齐，中了高丽大臣乙支文德的诈计，被高丽兵四面围攻，杀得大败。辛世雄阵亡，残兵逃回辽东城，止剩二千七百余。炀帝大怒，严责各将领，重整甲兵，再图大举，攻破高丽。哪知国中已是群盗四起，祸乱相乘，反了王薄、张金称、高士达、窦建德。又叛了一家勋臣的后裔，内讧迭起。炀帝只得引军折回。正是：

远征已折诸军将，内江偏多草寇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误寻仇索妹窦家庄 报移祸杀贼南门街

娇滴滴一声：“父亲看箭！”“嗖”的一枝箭儿，向前过去。前面一匹枣红马上，骑着一个彪形大汉，生得面如重枣，双目含威，颌下围绕浓髯，身材魁梧，手中执了一柄长槊，见箭儿迎面飞来，将近面门，喝声“来得好”，头儿一侧，衔住了飞箭，执入手中，马缰一收，那匹枣红马头儿一昂，展开四蹄，如飞般驶去，向前面那匹马追赶。那匹银鬃马上，骑着一个少女，色似三月春花妍，神胜九月秋波清，梳着两个丫角，眉目如画，腰下悬挂了双刀，手中执一柄铁裹画鹞弓，含着满脸笑容，回头向后瞧去。见她的父亲，已在紧紧追来，她便虚张声势，举起弓儿，虚拽弓弦，绷的一声，弓弦响亮。那个大汉的马儿，看看追近，闻了弓弦响亮，也没有看清箭儿，忙向马背上一伏。正待仰起身子，那个少女的玉腕一扬，便见一道红光，向大汉身上扑去，娇呼一声：“着！”大汉慌思躲避，已是不及。红光落下，原是股红锦套索，套钩儿钩住了大汉束带，用力一拽，大汉已是滚落马背。那匹枣红马，便向斜刺里跑去。少女也翻身下马，抢上一步，扶那落地大汉，娇笑着道：“父亲输了！”这时忽闻一阵笑声，接着有人道：“老英雄不敌女英雄。”大汉和少女四下打量，便见东首角门跟前，站了一人。大汉瞧了，便摔开了少女，奔将过去，欢声呼道：“孙贤弟怎会到来，可有多少时候了，有失远迎！”那人道：“小弟来的时候，正是大哥落马的当子。那个女英雄，真也了得，可是大哥的千金？”大汉道：“便是小女线娘。”大汉即唤过线娘道：“前来相见孙叔父。”线娘见过了那人。大汉又对她道：“这位孙叔父，便是我时常和你说起的，东庄孙安祖。”

线娘听道那人便是孙安祖，即留神瞧视。只见安祖生得甚是丑陋，焦黄面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怪目，鼻巨口阔，好不怕人，身材却是甚瘦小，不似深通武艺的人。哪知他在平乡县中，称为第一条好汉。当下线娘的父亲，邀请安祖入了内室，一同落座。正待询问安祖来意，忽闻庄门外一片喧声，甚是嘈杂。旋见一个庄丁，奔入内室道：“庄主快请出外，有个人在庄外撒野，一味的狂言道：‘叫那个窦建德狗贼，出来会我！’”安祖霍地跃起来道：“哪个狂徒，胆敢辱侮窦大哥，待小弟前去会他！说着往外要走，却给建德阻住道：“贤弟休得莽撞。”又问庄丁道：“那人怎生模样，可是本乡人氏？”庄丁道：“不似本乡的人，瞧他打扮，好似公门中人。”正在说时，又有一个庄丁进来报道：“那人要冲进来了，庄主快请出外！建德便怀疑向外，安祖随后相从。”

到了庄门外面，建德留神瞧时，只见一个稍长汉子，他怒容满面，在草场上兀是狂呼道：“窦建德还不与我出来！”建德按下怒气，含了笑容，抱拳上前道：“小弟便是窦某，足下何事见教？请入小庄一谈。”那人睁目向建德看了一眼，并不发言，便抡起拳儿，向建德迎面打去。建德不提防他动手会打，突见拳来，慌忙避过，险些被他打着。忙道：“窦某和你一不相识，二无仇恨，怎的见面无言，动手就打，足下未免太莽撞了。敢请足下暂息了怒气，说明来意，再打不迟？”那人便道：“高士达便是老子！”建德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人称莽撞张飞的高士达，便是足下。小弟久慕英名，无缘识荆，今日得能相见，真是万分有幸。请入小庄小叙，何故见小弟寻仇？”士达怒道：“你不要巧言哄人，快将我的妹子，交还与我，待我带回。”建德吃惊道：“令妹又不在小弟庄上，高大哥怎的向弟子索取？”士达暴跳如

雷道：“你趁我不在家中，将我妹子，命人抢了前来，还敢推托不知道！”建德不禁发急道：“竇某半生，没有做过这种勾当，胆敢抢劫人家的闺女，高大哥冤枉小弟了！”士达道：“你不要强辩！”说着在怀中取出一枝镖来，在手中一扬道：“此镖上面，刻有你的姓名。你手下人抢了我的妹子，临走的时候，留下了此镖道：‘我们奉了竇建德庄主的命，来取你家小姐，作为二夫人。留下此镖，作为聘礼。’凭证俱在，你还敢恃强不成！”建德瞧那镖儿，却是自己的东西，便知有人作弄了，当下急道：“此镖却是小弟的，只是抢夺令妹的事，小弟却实未干！此中一定有了歹人，从中陷害小弟，挑拨你我。令妹不知被哪个狗头抢夺了去，高大哥且请小庄暂坐，不妨一同从长商议，一来援救令妹，二来小弟的名声，也须洗刷！”士达见建德愤愤不平，这样说法，他虽粗莽，究不瞧得出神情，便知他的妹子，果真不是建德抢的，倒觉得有些惭愧了，忙向建德抱拳道：“小弟心情恶劣，冲撞了庄主，还望庄主见恕！”建德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快请里面坐谈。”当下同入内。

原来高士达也是直隶人氏，住在离了竇建德的庄子十多里外。士达生性躁烈，骁勇善斗，因此人称莽张飞。父母已死去，只剩下兄妹二人，他的妹子，闺名玉仙，生得一貌如花，性情贤淑，已是十八芳年，助他兄长料理家事，井井有条。这天士达恰巧出外，待到回家，方知来了十多个人，将玉仙抢去，临行留下金镖道：“是竇家庄遣来！”士达始向建德索人，如今方知错怪，便随建德到了内室。

建德即将孙安祖和士达相叙，各道了一番倾慕话儿。建德便问士达玉仙抢去的情形，士达说了出来。安祖道：“这件事儿，原是不消猜测，定为高大哥的仇人。大哥只须细细想上一想，可有什么仇人？”建德道：“小弟向以公道待人，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对头。”士达道：“那枝镖儿，既是大哥的，怎会到了他人手中。大哥只须从镖上着想。”建德点了点头，凝神思索了一回，猛的唤了声：“啊呀！”安祖和士达，俱皆吃了一惊，慌问：“大哥怎样？”建德长叹一声道：“小弟想起来，还在本年的上春，此地县太爷，手下有个都头薛永立，他奉了县太爷的侄子冯承德的命令，替小女线娘说亲。小弟深知承德是一个花花公子，便一口回绝了他。哪知薛永立说亲不成，竟是恼羞成怒，出言不逊。小弟一时忍耐不住和他交手，这个狗头倒也来得，只是还斗不过小弟。忽的他在怀中，取出了一条软鞭向小弟乱打，小弟赤手空拳，难于抵抗，当时便放了一镖，哪知给他接去。后来庄丁们取到了我的武器，他便逃了。这枝镖便没收回，难道抢劫高大哥妹子的，便是这个狗头，却移祸在小弟身上。”士达跌足道：“一定是了，这般当公事的狗头，再也没有好人。待小弟到县衙中去，和他算帐！”说着便要走了。建德和安祖慌忙将他拦住。安祖道：“高大哥无凭无据，怎能问他索人。”建德也道：“先须打探明白，再作计较！”士达苦着脸道：“要是妹子发生了三长两短，教小弟怎生做人！”安祖道：“这件事儿，只有小弟前去探听，最是妥当。高大哥不必着急，小弟包管替你查个水落石出！”建德点头道：“那是甚好，但贤弟怎样打探？”安祖笑道：“白天问明了薛永立的住处，晚上翻高墙问讯。”建德笑道：“这件功夫，只有贤弟能耐了。”士达却是连连道谢：“请安祖快些复命，小弟恭候消息！”安祖道：“高大哥不必回庄了，今宵留宿在此间，小弟迟至三更，定必回庄复命，此刻少陪了！”安祖说着，便即匆匆而去，士达便在竇家庄等候。

到了晚上，建德设酒款待士达，对饮畅谈，却是十分投机。不觉的饮到

了初更过去，建德笑对士达道：“我们不妨多饮一会，孙贤弟快要来了。”士达点头称善。哪知三更过后，安祖还是未回，待到天明，依旧音信毫无，不但士达着急，便连建德也是心慌。正待入城打探，只见安祖蹇了回来，两人不觉大喜，士达忙着问道：“孙大哥三更便回，怎的到了此时，方才回来？可有此消息？”安祖愤然道：“令妹已由小弟送回，小弟却闹下了祸事了！”建德和士达，听了不免惊问所以，安祖道：“小弟到了城中，便探知了薛永立的居处，却在南门大街上，王家老店隔壁，原是容易探寻。到了晚上，黄昏人静，小弟便翻上了薛家，在正中一间的屋面上，我弄去了瓦儿砖子，向屋下瞧去。却见一个妇女，年纪约三十多岁，正在卸妆待睡。忽的房门开了，走进一个男子，却是都头装束。我知道这个人儿，定是薛永立了。那个妇人见了她，即向他道：‘大爷倒回来了，方才冯府中，命人来过的。’永立道：‘我已去过了。’妇人笑道：‘可有什么事儿？’永立道：‘便是为了高家的那个女孩子，性儿倔强，不肯顺从公子。公子没法，和我商议，可有什么法儿？’”安祖说到这里，建德插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高大哥妹子，却在冯承德那里了？！他们原是串通一气的。”安祖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高大哥的妹子，就在冯家。小弟那时又闻妇人问永立道：‘大爷可替公子想了什么法儿？’永立道：‘你不是有迷药在着，明天给些我带给公子，摆布了那个女孩子。’”士达咬牙道：“这个狗头，我不将他割了下来，誓不为人！”安祖笑道：“不必大哥费心，小弟已是代劳了。”建德惊道：“已是杀死了不成？”安祖道：“小弟当时听了永立的话儿，好生愤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在屋面上跃下，悄悄的蹇入屋中，便突入永立卧室，手起刀落，毫不费力的将他杀了。那个妇人，吓得声张不得。我便逼着她问消息，方知冯承德瞧见高小姐，惊她娇好，即和永立商议。永立知道高大哥性躁善武，便想着了一举两得的计儿。打探得高大哥出外了，即命冯宅家丁，抢得了高小姐。却将窦大哥的镖儿留下，作为移祸之计。原想高大哥盛怒之下，和窦大哥拼命，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他们再出场发话，助那失败的一家，再弄翻得胜的一家。他们的计儿，多么歹毒。我又问明了冯承德的宅子，却在东门街上。小弟便出了薛家，径往冯宅。”建德道：“那个妇人，怎样处置了？”安祖道：“给小弟捆住，塞了嘴儿，任她在屋中，陪那永立的尸身。”建德不禁失声道：“啊哟！坏了！”正是：

仗义除奸挥白刃，偏遗活口泄机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 黑夜救婊娟刀光霍霍 花银保白发棒影纷纷

话说安祖说到中间，窦建德突呼：“啊哟！坏了！”安祖忙问什么。建德道：“贤弟留下了那个妇人，便是祸水了。”安祖道：“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小弟的祸儿却是闹大了。当时小弟一时大意，留下了一个活口，径向东门街上，寻到了冯承祖的宅子。在后园的围墙上，跃了下去，蹚入了园门。到了里边，只是不知道高小姐在何处。忽听得甬道那边有脚步的声音，小弟便伏身在暗处里，只见过来一个家丁，待他走近，我便一跃而出，拦住了他。他忙要呼喊，我的刀儿一扬，低声喝道：‘你若不怕死，尽管喊好了！你要想活命的，快给我闭住口！’他便不敢声张了。我即对他道：‘你们抢来的高家小姐，藏在何处，快些说出来，就饶你活命！’他即道：‘穿过甬道，向西边转个弯儿，一连有七间高房，在第六间里面，便是高小姐的藏处。’我既探问明白后，即将那个家丁，解下了他的腰带子，捆住了手脚，塞上了他的嘴儿。即按着他的话儿，到了那里，数到第六间屋子门前，窗外隐有灯光现出，小弟便挖破了窗纸儿，向内瞧视。只见里面罗帐低垂，没有个人影，高小姐已是睡了。我便撬开窗子，跃进屋子里面。高小姐被惊醒，揭开帐子瞧视，我便说明了来意，催她快些结束下床。她倒是很快，不多一会工夫，她已是结束下床。哪知伴她同睡的有一个使女，忽然也惊醒，正待张口呼喊。小弟也顾她不了，只得手起刀落，一刀就结果了她的性命。我和高小姐开了门儿走出去，仍想从后园子到外面去。谁知，才到后园的门首，忽听得一片喊声，嚷道：‘不要放他逃了，快到后园里看看！’我一看不妙，这时也顾不得许多，便拽了高小姐飞步而走，到了围墙下面。即驮了高小姐，翻上围墙跃到外面。脚才落地，迎面已经来了一刀，随着有人喝道：‘你往哪里走！’我急忙避过刀锋儿，顺势也是一刀，向那人劈去。那人一边招架，一边喊道：‘人在这里呢，快些来人捉住他呀！’我一想不妙，要是再和那人缠下去，他们人多，我们就不要走脱了，而且我背上又驮了高小姐，甚是不便。当下手中的刀儿一紧，霍霍的几下，把那人劈翻了。后来已是一片灯球火把，追将过来，我便洒开大步，飞奔而走。走了一阵子，我回头看时，后面已经没有人追赶了，才把脚步放慢了，让高小姐下来自行。这时，我留神瞧看，已是西城相近了，走到城下，不禁叫苦不迭。那牢什子的城门，关得铁紧。我俩怎生出城。要留在城中不走，又有人命官司在身上，若是他们追来，休想逃脱了。当下我心一横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悄悄蹚到守城门的老军宿处，撞了进去，两刀结果了两个军卒，在他们身上搜出了钥匙，便偷偷的打开了城门，逃出了西城，落荒而走。我知道高大哥的庄子，离西城不多路，便将高小姐就近送回。这时已有三更了，我出了高大哥的庄子，忽闻后面人马喊声儿，回头瞧时，远远的只见灯球火把，里面还夹着县衙的大灯儿。又知不妙，赶忙拔步而走，只是一转念头，倒又不能走远，便悄悄伏身在一棵大枣树上，向前探看。只想他们能向这边来，哪知他们也不追赶过来，而且径向高大哥庄子而去，我不禁连声叫苦，便知把事情弄坏了。”

士达听到这里，又发急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，舍妹又要受苦了。”安祖道：“高大哥却不需着急，令妹还是好好的在庄上。”建德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他们定是去搜寻贤弟的？”安祖道：“着，着，着，大哥猜得不错。当时我在树上，瞧了一会工夫，便见一片的灯球火把，依旧回去了。我便跃下枣树，回到了高大哥庄上探看。才知他们到了庄上，便问我可在庄上，庄丁们回说

不在。他们哪里肯信，在庄中搜寻了一回，不见小弟。便有一人道：“赶快到他家中捉去，恐还在着。”他们便走了，高小姐却没有被捉去。”士达道：“这又是奇了！”

建德道：“杀人的原是孙贤弟，不干令妹的事，怎能捉她呢。况且冯家的抢劫令妹，也是私的。令妹逃回，他们更不能报官。只是他们怎么知道杀人的，便是孙贤弟呢？”安祖道：“我即受亏在两个活口上，一个是薛家的那个妇人，一个是冯家的那个家丁。在这两个人中，有一个人认识小弟，他们才会知道。当时我在高大哥庄上探知了消息，这时他们已到了我的庄子。这时天色已明了，我也不敢停留，赶忙绕道回庄探视。到了小庄相近，我还不肯即回，偷着向就近的一家打探。那家的人，原是和我很相识的。他们见了我，便道：‘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还不快走！县衙的人方才来捉拿你，没有捉到，将你的老太太捉去了！’”

士达听说后，不禁啊哟一声道：“这是小弟连累了大哥了，叫小弟怎生做得人，连大哥的老太太，也要为我受苦！”安祖含泪道：“事已至此了，只是家母年迈，吃不起风浪，这时候老人家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”安祖说着，不禁流下泪来。士达霍的站起道：“孙大哥为了小弟的事儿，受连累如此，大哥不必担忧，待小弟前去设法。”说着便要走了。建德将他阻住道：“高大哥别忙，商议了去也不迟。大哥准备怎样去营救？”士达嗔目道：“这般狗官，多不是好东西！小弟前去和他算帐。”建德正色道：“大哥不得莽撞，你一个人儿前去，管叫吃了大亏，还是从长计议。”士达道：“窦大哥你放心，小弟也是理会得的，这件事儿，不能多耽搁时日。”士达说着，捉一个冷不防，夺门而走。建德和安祖要待阻止，已是来不及。

建德顿足道：“祸儿却要闹大了，他这一走，准教平乡县闹翻了！”安祖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！”建德沉吟了一会道：“待愚兄派几个得力的庄丁，到县城里面，四下打探消息，再作计较。一面命人到狱中，花些银两，老太太也不至于受苦。”安祖点头称善。建德即命老家人窦成，到县城狱中，使用银两。另命窦升、窦永、窦吉三个人，入城分别探听消息。四人奉命去讷。建德又对安祖道：“你却不能往外面跑了，在愚兄的庄上暂避。愚兄此刻，却需到高家庄走一遭，瞧那高大哥怎样进行。”安祖道：“大哥去高家庄去走一遭甚好，小弟也就放心一些了。”建德便出了庄子，早有庄丁牵过了那匹枣红马。建德跨上了马背，向高家庄而去了。

且说士达回到了庄中，和他妹子玉仙相见，说起了安祖的事儿，玉仙也是着急。安祖却命玉仙指挥厨房，整备了酒肴。一面遣了庄丁，邀请了他的好友曹汝成、刘黑闼、徐元茂、赵大通四人到庄。这四个人都和士达气味相投，结为义兄弟，誓同祸福的人。士达因此去请他们到来，一同商议对付的策儿。四个人还没有请到，窦建德却已到了高家庄，请见士达。庄丁入报，士达听说建德到来了，急忙快步如飞出接，一同入内。建德笑道：“我还当作大哥已经到了县城去了，哪知还未动身呢。”士达道：“依了小弟的急性子，恨不能插翅飞去。只是听了大哥的话儿，倒也不敢莽撞了。现在正命了庄丁，去请我的几位好友到来。”

正在说话时，庄丁来报说赵四爷到了。士达赶忙出外迎接入内，指着窦建德道：“四弟快来，见过窦大哥窦建德。”建德原和赵大通早就相识，大通笑道：“窦大哥小弟也相识的，怎会也在庄上？”士达不禁也大笑道：“我还认为你们不相识咧。”这时庄丁又来报，道：“徐二爷来了。”士达正待

出门迎接，徐二爷已是哈哈的大笑的入室。建德见徐二爷，生得身材矮小，白净面皮，眉目甚是清秀。徐二爷他到了里面道：“四弟已来了？”一眼瞧见了建德。建德已是抱拳上前，徐二爷慌忙还礼道：“这位大哥是谁？”士达道：“你们两个可不相识了。”便和二人通了姓名，建德才知道那人便是徐元茂。这时庄丁又来报道：“曹五爷、刘三爷一同来了。”士达出外接入，又和建德通了姓名，方知身材魁梧，面黑声洪的，是曹汝成，剑眉虎目淡黄面皮的，是刘黑闳。

当下庄丁进报，外面酒筵，已是定当。士达便邀五个人到了外面，推建德坐了首位。酒过数巡，士达即将邀请他们的原意说明。黑闳停杯道：“如今的事儿，真说不得了，昨天那个冯县官儿，却要小弟去应募，去征高丽。还要小弟助饷，小弟还没有答复他咧！”大通击桌道：“我们和他拚了罢！不如入了县城，杀死狗官，相度形势，再作计较！”元茂道：“这是什么事呢，四弟说得这么容易。即使县官杀死了，郡中也要派下了兵来，我们若没有一个安身的地方，变了进退无路，岂不要束手待毙。”建德点头道：“二哥的话儿甚是，先须想了退步的如何，有了把握，方能从事。”黑闳却道：“高大哥的心下，只是注重在援救孙老太太出狱。如今好在孙大哥避在窦家庄，依小弟看来，不如先用些银两，贿通冯狗官儿，向他求情。可说孙大哥已是逃走了，不知去向。他的母亲，年已老了，监在狱中，年老人受不下这个苦。由高大哥讨保，保了出来，岂不甚好？”建德道：“若能如此，原是最好的。”士达即道：“那是，小弟便须县城去了，早些接出了孙老伯母，便得安心了！”当下回到里面，取出了白银五百两，包裹停当，回到外面道：“你们多饮一刻，等候消息吧！”说着他便去了。

直待到午刻过后，方才一人回来，见了五人嚷道：“反了！不杀这个狗官，我誓不为人！”黑闳问道：“他不允你取保可是？”士达答道：“他不允保倒也罢了，拿了我的五百两银子，却说‘人命重案，你敢前来讨保！’竟命家人将我乱棒打出。”建德愤然道：“大哥怎样去说的？”士达道：“小弟到了城中，打听得狗官有个心腹家丁，叫做冯二官的。小弟便前去走走他的道儿，他一口应允。那时狗官退在私宅，他便入内去见那狗官。约有半个多时辰，冯二官命小弟随了他入内。见那个狗官。狗官喝了几句，便命人将小弟乱棒打出。”大通嚷道：“狗官这么无礼，我怎能和他干休！我们不妨各带了庄丁到那县城，杀死狗官，劫出孙老太太。”元茂道：“到了此刻，除去劫狱，却也没有别的法了！”建德道：“若须劫狱，先须将各人的家眷安置妥当，方能动手。”黑闳道：“小弟有一好友姜斌，在高鸡泊落草，那里形势险恶，不易进剿。我们的家眷，先到高鸡泊安顿，再行起事好了。”建德点头称善，待到散席，各自归去，将家眷汇在一处，命人送往高鸡泊，只有窦建德的家眷，却未在内，则因建德无意落草的缘故，士达等人也不勉强。待到一切安顿就绪，便由刘黑闳、窦建德两个人，定下了劫狱的计儿，正是：

安排劫狱翻牢计，造出弥天大祸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窦线娘巧劫牢狱 刘守备力战衙前

话说窦建德和刘黑闼商议定当，便将窦、孙、高、曹、刘、徐、赵七庄的庄丁，挑选得二百十人，个个都是身子精壮，能通武术的人儿。建德便命赵大通率领了三十名，在西城门首等候，若见城中乱起，速将城门守住，不准旁人关闭。这是出城的归路，甚为重要，不得疏忽。归路一断，大事去了。大通欣然领命，自向西门而去。建德即对曹汝成道：“五弟请率了三十名庄丁，分布在都护衙门跟首，城中发生了变故，都护守备，便须出衙镇压。待他出来时，可出其不意，将他刺死，军兵慌乱，无心抵抗，我们少了抵抗对敌的人，省事不少。”汝成遂率三十名庄丁自去。建德才对士达道：“大哥可率了三十名庄丁，杀进县官内宅，砍掉了狗官的头，再放他一把火。庄丁可在县衙附近，纵火呐喊，震动声势！”士达好不高兴，即欲前往。建德道：“不要忙乱，还有话儿嘱咐，大哥切切记下，当待流星爆响后，方可动手，不能胡行，坏了大事！”士达点头道：“小弟理会得。”建德方让他去，遂对徐元茂道：“这事须仗二哥了。”元茂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建德道：“待劫狱的狱中劫出人后，二哥上前接应，保了出城。如有追兵，只能且战且走，不要求胜杀人，最是重要的。你也带三十人，可在相离监狱甚近的水王庙，守候接应。”元茂走后，建德笑对刘黑闼道：“城内一切的总接应，和施放信号，全仗三哥了。可带六十名庄丁，四散城内，呐喊发威，相机行事！”黑闼含笑而去。建德才命孙安祖道：“贤弟可率领三十名庄丁，在西城外接应，待劫狱的出城后，贤弟便须断后，前赴高鸡泊。”安祖点头道：“劫狱的事儿，可是大哥自己出马？”建德道：“愚兄怎能露脸。”安祖急道：“大哥不去，却命哪个前去？”建德笑道：“贤弟不须发急，劫狱事儿，却有小女线娘担任。那你终能放心了吧。”安祖也不禁笑道：“贤弟的侄女前去，真是万无一失，再好也没有了！”说着欣然自去。建德即入内室，附在线娘耳上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说了一遍。线娘只是点头含笑，堆了一脸高兴，便结束停当。建德便命老家人窦成和了线娘，前去探监。建德又嘱咐了窦成一番，窦成唯唯喜允。原来窦成，虽已年近花甲的人了，只是老本领还来得，轻易可十几个少年人，休想近得他身。建德所以独命了窦成相随线娘前去，更是妥当。窦成少不得结束结束，暗藏了一条九节软鞭，便和线娘入城。

线娘和窦成来到了平乡县狱门跟前，他们却不先探监，由窦成走到了水王庙跟首，见徐光茂已在那里等候，便使了一个眼色，各自会意。窦成才回到狱门跟首，走到狱门。窦成为了打点使用银两，在前几天已是到过狱中，那个守狱的禁头毕大，也已相识了。他便呼道：“毕大哥可在里面？”毕大听得了呼声，走外瞧看，见了窦成道：“原来是你，来此作甚？可是探望你家老太太，女监里面，你却不能去的。老人家身子很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得人家钱财，与人消灾，时常挂在心上的。”毕大一口气的说着。窦成含笑上前道：“我家的小姐，现在外面，想要瞧瞧老太太，求大哥放她进去，说几句话儿就行。”窦成一边说一边将十两一封的银子，塞了过去。毕大一阵含糊，收了十两银封道：“你家小姐在哪里，待我开锁，让她进来吧。”窦成便向线娘招了招手，线娘姗姗的走了过去。毕大已是启开门道：“小姐请进来。”线娘应声入内。毕大将门闭上，关了锁儿，藏了钥匙，才向线娘道：“小姐走仔细了，随小的到里面去。”在线娘入狱的时候，刘黑闼在监狱前行过，窦成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黑闼会意，准备发动。

线娘随了毕大，走到女监狱跟首便唤那个女禁子开门。女禁子原是毕大的老婆王氏。王氏见毕大唤门，便问何事。毕大指着线娘道：“这一位小姐前来探视孙老太太的，快快开门，好好伺候小姐进去。”王氏听了毕大的口气，便知已是得了油水，却不即刻开门，伸着手儿道：“拿来！”毕大道：“拿什么东西？”王氏道：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”毕大急道：“已是有了！”王氏含笑道：“原知已是有了，才问你耍的。”毕大笑道：“别闹了！快些开门吧。你拿我拿还不是一般的。”线娘却等得不耐烦了，深恐信号一放，外面倒动手了，里边倒还来不及。当下摸索怀中，拿出些碎银子，交给王氏道：“大娘快开门罢！”王氏接了在手，却道：“我和毕大闹着玩，小姐倒真个破费了。”说着开了监门，让线娘进去。毕大向王氏作了个儿脸，便自出外了。王氏领了线娘，走到一间小房前，便推开了门儿道：“孙老太太，你们家的小姐来了！”

孙老太太在里面，好生惊疑，暗想：我的女儿已是死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小姐前来探视。正待开口问时，线娘深恐孙老太太露出了马脚，慌忙抢进里面，抱了孙老太太的颈子，装出了哭声道：“苦煞娘了！”孙老太太猛见一个绝色小姑娘，捧了她颈子喊娘，越发糊涂了。线娘便在她的耳边，轻轻的说了一声：“我是来救你的。”幸亏孙老太太的耳朵还灵，听了线娘的话儿，触动灵机，便也捧住了线娘的头道：“女儿怎会来的？”女禁子王氏，见了她们的情形，便自走了。线娘方才约略的说明了原因。孙老太太虽是听了害怕，也只得硬着头皮，她原不上什么足镣手铐的。

线娘因外面牢门上的钥匙，在毕大身上，她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唤过了王氏道：“相烦大娘，可能唤那毕禁头到来，妾有话和他谈。”王氏哪知就里，还当作线娘又要破费使用银两了，便欣欣的去唤那个毕大。线娘便从怀中，取出了两把匕首，分执在两手，用袖儿掩住了。等到毕大和王氏进内，线娘含笑道：“有件事儿，和禁头大娘相商。”毕大和王氏道：“小姐有什么事儿，只请嘱咐。”线娘道：“我想将老太太带了出去可能？”毕大慌忙道：“小姐不要孩子气，怎会说出这个话来。”线娘道：“真个不能？”王氏道：“哪里能够呀！”话声未毕，线娘的两把匕首，早已刺进了毕大和王氏的咽喉，两个身躯栽倒在地，鲜血直喷。线娘杀气腾腾，在毕大怀中，搜出了钥匙，拽着孙老太太向外便走。到了外面，便动手开锁。在监门外面的守兵，见线娘自己开了锁，便知不妙，正待上前喝问，霎成已是抽出了九节软鞭，向守兵打去。八个守兵，一齐呐喊，围住了霎成。线娘已是开了狱门，喊道：“要逃生的人，快些走罢！”说着便驮了孙老太太而走。

这时黑闕的信号也已施放，流星炮一响，宛似空中起了霹雳。西城一带，顿时四下里响起了呐喊声，震天动地。线娘和孙老太太一同上了马背，由元茂断后，向西城而去。霎成见线娘已走了，便也跳出圈子。那八个守兵，给他打死了三个，其余五个，见他们这般声势，谁敢追赶，自己白白送命。只是呐喊，眼望着他们跑了。那狱中的监犯，也都趁机冲出牢门逃生。

这时，高士达已是杀入了冯县官的内宅，他和三十个庄丁，将冯家大小一齐杀死，放火烧屋。又在县衙前后左右，四围纵火呐喊。士达却想起了这些的祸殃，都是起在冯承德的身上，抢了我的妹子，移祸建德，怎能放他逃生。当下招呼了庄丁，竟杀向东门街上，到了冯承德的家中，一齐杀入，不分男女老小，杀个干净。只是冯承德没有在内，却是出城打猎去了。士达好生纳闷，只得放火烧了冯承德的屋子泄愤，才回到西城。

这时平乡县城里面，已是闹得沸反盈天，神号鬼哭，鸡犬不宁，人心惶惶，家家闭户，再没有一个闲人在外边。都护衙门中的刘守备，得了警报好不愤怒，即忙提了一柄长枪，跨上坐骑，带了裨将林先、张凡臣，率了百十个军兵杀出衙来。守在衙外的曹汝成，见刘守备纵马出衙，他便一个箭步蹿到马前，将朴刀向刘守备的坐骑腿上，便是一刀。刘守备待要招架，已是来不及了，马腿上受了一刀，怎生忍得住，顿时翻倒。刘守备倒还来得，马儿一倒地，他已跃下马来。汝成又是一朴刀，向刘守备砍去，刘守备慌忙抬枪招架。官兵一声呐喊，向汝成包围。那些庄丁，便也一个个奋勇相助，庄丁和兵丁浑杀一堆。汝成一柄朴刀，却要力战刘守备和林、张两裨将。战了一刻，到底是众寡不敌，汝成有些支持不住了。

汝成正在危急的当子，陡闻一声：“五弟休要慌忙！”汝成听了便知是刘黑闼到了，勇气顿时倍增。只见那刘黑闼，抡动一对黄金铜，杀入围中，一声猛吼，张凡臣中铜身亡。林先吃了一惊，手中稍慢，早给汝成一朴刀，连肩带头劈下，结果了性命。刘守备却越杀越猛，精神抖擞，一枝枪绕住了汝成、黑闼不得脱身。

这时，线娘和徐元茂、窦成都已出了西城。士达也到了城外。孙安祖上前接应。元茂问道：“还有何人未出来？”大通道：“只有五弟、三哥两人还未出来！”元茂吃惊道：“五弟却是在都护衙门前，抵御刘守备的兵马，不要给他们围住了。”线娘听说，将孙老太太交给了安祖道：“叔父护送太伯母先走罢，侄女还须入城，援救五叔父他们去。”说着驰马入城。元茂、窦成等正待要阻止她，她已去了老远。窦成也便跨了一骑，赶入城去。元茂对士达、大通道：“四弟和了高大哥先走，小弟也须都护衙前一行。”说着，不待他们发话，也跨马去了。

线娘到了城中，一马当先直向都护衙门而来，远远地在马上就瞧见刘守备的一枝大枪，使得好不厉害。看那刘黑闼和曹汝成，已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无有还手之力，抵挡不住的光景了。线娘便催马儿一纵，上前相助。她忽的一声“啊哟”，来得慌急，没有带武器，只有两把匕首在身，这怎能厮杀得畅快。这时，又见曹、刘二人，已是慌乱万分，形势十分危险。线娘好生着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曹汝成的肩头，却给刘守备刺着了一枪，险些痛倒。线娘猛的想起，急忙在怀中取出了红锦套索，玉肩一扬，红锦套索飞向了刘守备的头上。线娘娇喝一声道：“着！”钩儿已是钩住了刘守备的肩头上，线娘使劲一扯，刘守备一个侧身，慌忙要去拉套索。刘黑闼的双铜齐下，一齐狠狠地劈下，刘守备顿时脑浆迸流，倒地死了。都护衙门的官兵，见主将刘守备已死，哪个还敢抵抗，纷纷丢下刀器，一哄而逃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 黎阳发难独取下策 东都解围败走穷途

话说刘守备身死，官兵全逃，线娘和曹汝成、刘黑闼招集了庄丁，一同出城，先后和窦成、徐元茂相逢，见已没事，便一同回马，出了西城。线娘和窦成回转窦家庄。曹汝成、刘黑闼、徐元茂三人投奔了高鸡泊。这且不提了，日后再表。小子一枝笔，不能分写两头，按下了这边，便须表出叛了那一家勋戚后裔，便是杨素的儿子玄感。

原来玄感自除服了后，便依了三原李靖的计儿，和炀帝宠臣宇文述交欢，果得炀帝的敕命，作了礼部尚书。炀帝出征高丽，即命玄感至黎阳督运。玄感见群盗四起，人心思乱，便知天下从此多事，若乘此发动，必能收效，乃与心腹虎贲郎将王仲伯、汲郡赞治赵怀义，秘密计议。故使粮船稽延时日，不即从速运往。令东征高丽的军士，乏粮生变，即可伺隙起兵。玄感的兄弟虎贲郎将玄纵及鹰扬郎将万硕，均从征高丽，玄感即密书召还二人。又命人至京师，召那李密，嘱与季弟玄挺速到黎阳。

这时适值将军来护儿，调集了水师，从东莱海口入海，将趋平壤。玄感急欲起事，无名可借，即暗遣家人，绕道东方，伪充了驿使入城，托言来护儿因水师愆期，恐受炀帝严谴，故已谋反。玄感即借此煽惑人心，进入黎阳城，大索丁壮，并移书邻郡，以讨来护儿为名，令各发兵，会集黎阳。玄感即任赵怀义为卫州刺史；东光县附元务本，为黎州刺史；河内主簿唐祗，为怀州刺史。唐祗却不肯受命，偷行逃回。御史游元本和玄感同为督运，玄感对他道：“今皇上肆虐无道，此刻陷身绝域，正是天使灭亡。我今大举义师，往征无道。公的意下，以为如何？”游元正色道：“尊公受国的宠荣，实为近今所罕有，公家一门，都受圣恩，拖青纁紫，只应竭诚报国，上答洪恩。怎的尊公墓木未拱，坟土独湿，公已图谋不轨。仆但知以死报国，余事不敢闻命！”玄感听了他的话儿，不觉勃然大怒，即将元监禁。元始终辱骂，不肯顺从，遂被玄感杀死，做了炀帝的忠臣。

玄感杀死了游元，即召集了运夫，选择出丁壮七千余人，舟子五千余人，刑牲誓众，宣谕前道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悖虐残刻，不念民生的艰苦，天下因之不安。从征高丽的兵民，不知死去了多少。如今和君等一同起兵，往救百姓，愿君等奋勇效力！”大众听了，欢呼踊跃，愿受指挥。玄感大喜，遂勒兵分部，布署一切。

恰巧李密得了玄感的招致，即与玄挺同到了黎阳。玄感闻知李密到来，慌忙出接，迎入里面设酒款待。玄感即席问计，李密答道：“天子远在辽东，公能出其不意，长驱到了蓟州，扼住了咽喉。高丽闻知我国发生了内变，必从后面袭击，不出十天的工夫，征东的各军，资粮俱绝，就是不降，也必溃散，这一条是今日最上的计策。”玄感听了，沉吟半晌道：“中策便怎样？”李密又答道：“关中为都城所在，今若率众西行，经过的城池，不必去攻，直取长安。天子虽即回师辽东，他的根本已失。公据险临敌，进则可以战，退则利于守。照了如此做去，尚不失为中策。”玄感又思索了一会道：“除了中策，其外都是下策了，可是？”李密点头道：“公若随近取便，直向东都，一鼓突入，也可号令四方。但恐唐祗往告，先已固守防备，若引兵攻战，必须多延了时日。要是在三月之中，不能将东都攻克，天下的兵将，四面云集，前来围攻，大势一去，恐无能为了！”

玄感听了李密的下策，却大喜道：“如今百官的家口，俱在东都，我若

先声夺人，取了东都，从征的官吏，顾念家口，俱必慌忙失措，北面请降。公所说的下计，却是上策。若依了公的上策，冒险入蓟州，恐是孤注一掷。即使依了公的中策，去图关中，又嫌迂远难成。且经过的城池不攻，如何示威！我故不愿行此二策。”遂依了李密的下策，竟率众往洛阳。命其弟玄挺，率了勇士千人，充作先锋，先取河内。河内主簿唐祚，已是入城把守，并一面飞报东都留守越王侗。侗急勒兵戒备。修武县的兵民，也扼守临清关，玄感的军兵，便不能过去，只得至汲郡南首渡河。这时亡命的人，闻风归附，不到几天工夫，玄感已是有众数万人。玄感即命其弟积善，率兵三千，自偃师地方，南沿洛水，向西进取。玄挺自白司马坡，逾邛山，向南进行。玄感自领五千余人，从后遥相接应。这项行军消息，传到了东都留守越王侗的耳中，即遣河南令达奚善意，统兵五千人，出拒积善的军兵。河南赞治将作监裴弘策，统兵八千人，出拒玄挺的军兵。善意到了洛南立营在汉王寺，及积善率兵到来，善意的军兵，上前迎战，见积善兵气甚盛，竟不战而溃，兵甲马匹，皆被积善的军兵取去。那个裴弘策，奉了越王侗的将命，到了白司马坡，两军对阵接战，便即败走。退了三四里，弘策收集残军，又列阵相待。及玄挺兵到出战，又败走退下。这样的战了四五次，都是吃了败仗，弘策便逃回了东都。玄挺的军兵，直抵了大阳门。不多时候，玄感也已到了，屯兵春门。玄感即对众宣言道：“我身为上柱国，家累巨百万，还要求什么富贵？今起兵到了东都，不顾灭族的罪，为什么来，都是为了百姓受那暴主的摧残，才不得不如此，来替百姓解悬，还望大家原谅我！”众人听了玄感的话儿，莫不感动，父老争献牛酒，子弟也自愿从军效力，声势更是大盛。

这天内史舍人韦福嗣，率兵出战，玄感亲自迎敌，劝福嗣归顺。福嗣不从，挺枪便刺，玄感举兵刃招架，战不到十合，福嗣怎及玄感骁勇，看着难于取胜，便思拨马逃回，哪知已是来不及了，遂被玄感生擒回营。玄感依旧优礼相待，福嗣心悦，便也归顺了，为玄感掌文翰。玄感即命他致书东都守将樊子盖，直数炀帝罪恶，谓欲废昏立明，请勿拘小节，自贻伊戚。樊子盖却置诸不理，复使裴弘策出战。那个没用的弘策，又失利而还。子盖整顿了败兵，令弘策出城再战，弘策却不敢出城征敌，子盖大怒，将弘策斩首示众，使军心为之一肃。玄感百计攻城，子盖千方防守，真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，旗鼓相当，一时难分胜负。

这时西京留守代王侑，闻知了东都被围，便遣大将卫文升前往援救。文升到了华阴，即将杨素的坟墓发掘，拿杨素的尸骨摧残焚化。杨素得保全首领于生前，却不能保全遗体在死后，这也出了老奸的意外了。文升毁了杨素的坟墓，遂自淆澗趋东都，率了三万骑，向玄感挑战。玄感用了李密的计儿，以老弱的兵丁引战。文升上前攻击，似摧枯拉朽，乘胜追杀。哪知一声鼓响，所伏的精兵尽起，将文升的军马，困在垓心，杀死了无数。待到文升杀出重围，检点残兵，只剩一万三千余人，竟丧去了大半，文升好生懊丧。歇息了三日，文升又引军正在厮杀时，忽闻四周呼道：“官军已是捉得了玄感了！”文升的军士听了，一个个东张西望，莫明所以。那玄感却率了精兵三千骑，奋勇杀入文升阵中，文升的军士，吓得纷纷退下，文升也如醉如痴，随众逃去，只剩下了三千人生归。玄感的兵威，更是大振，四方前来趋附的人，越来越多了，竟已增至十万余人，也可见他的声势了。

这时东都被围紧急，西苑里的那般美人夫人们，以及萧皇后等，一个个都惊碎了芳心，憔悴了朱颜。偏是轻事重报的内侍，不时的风鹤频闻，更使

她们吃惊。都是望穿了秋水，盼那炀帝率军回都，解去重围。这时炀帝也已知悉，因右卫大将军李子雄，曾坐事除名，诏令随来护儿东征，将功折罪。炀帝防他起应玄感，即命诏使，锁解子雄至行军所在。子雄竟杀死了诏使，逃奔洛阳，投入玄感军中，却劝玄感，速称尊号，玄感心中暗喜。便又转问李密，李密答道：“昔陈胜自欲称王，张耳进谏被斥；魏武帝将求九锡，荀彧劝阻见诛。今密若正言规劝，深恐追踪张、荀，若阿谀顺意，又与本意相违。试思公自黎阳起兵，虽得战胜数次，尚是未定一郡，未服一县。而东都的守御，又是十分坚固难拔，天下的救兵，又是近在目前，即将四集。公若不即速挺身力战，平定了关中，反急欲自尊，未免示人不广，请公还是三思！”李密婉转陈词，玄感听了，只是狞笑无言。暂将称尊的事儿缓议，但心中不免怀恨李密，渐与密疏，专任韦福嗣为心腹，常与韦福嗣画策。密遂暗谏玄感道：“福嗣降将，本非同盟，实怀观望，明公初起大事，即令奸人在侧，被他所惑，他日必误军机。不如将福嗣杀了，以绝后患！”玄感正在深宠福嗣，听了李密的话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公也所言太过了，福嗣怎会如此！”密退谓所亲道：“杨公不听忠言，反庇小人，我辈恐亦不免为虜了！”

这时炀帝已是返了涿郡，便命武贲部将陈棱，率军攻黎阳，武卫将军屈突通，兵诣河阳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继进，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，从东莱还援。还有那个两次中计，吃了大亏的卫文升，也聚集了余军，进屯邙山首，每天数次前来挑战。这时玄挺又受伤身死，玄感见攻军四逼，方才怀了惧念。又闻屈突通的军兵将到，即与李子雄商议对敌之策。子雄道：“屈突通精通兵事，若被渡河，便是不妥。当分兵抵御！”玄感听了子雄的话，便想起分兵之事。哪知东都守将樊子盖，偏又时时的出兵袭击，玄感这时才感到无暇分兵。屈突通率兵浩浩荡荡，便长驱而至。此时玄感东有屈突通，西有卫文升，还有那城内出攻的樊子盖，三路大军逼迫。玄感怎生抵得过，只释了洛阳的重围，引兵西行，直取关中。到了弘农宫，有人报玄感道：“宫中空虚，又多积粮，何不急攻！”玄感又留兵攻扑，李密谏阻。玄感还是不听李密的谏阻，仍攻城不止。李密知他是必败无异了，便也悄悄的避他而去了。玄感又督攻了三日，终不得攻破，后面的追兵又至。玄感只得且战且走，入后相随玄感的人，也只剩了十余骑，都是饥渴交迫，玄感不禁泪下。正是：

霸业一番成幻梦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 屠党羽惨无人道 泄忿怒丧尽良心

话说玄感兵败，见相从的人，只剩下十数骑，不觉凄然泪下。辗转奔逃，到了葭芦戍地面，人困马乏，实在不能走了，遂在林中暂避休息。坐地休息不多时刻，其弟积善，也踉跄而入，见了玄感，慌忙的道：“屈突通和宇文述的兵马，已是快要追近，兄长不能再留了，快快去罢！”玄感喟然道：“一败至此，我也不愿逃生了。”积善道：“胜败乃行军的常事，兄长何必轻生呢？只要留得性命，静待机会来时，仍能崛起称雄，报仇雪恨。快趁追兵未到，尚能逃生。”玄感听了积善的话儿，摇头道：“我们起兵黎阳的时候，只有万余人起义，扩张至十万，声势不可为不振。尚且败到这般地位，今良机已失，手下的兵马，又俱溃散，更没有根据的所在足以屯身。敌军鹰狗，满布四境，到处皆是危机。我们兄弟，欲免祸幸存，尚是无望，岂能重振甲兵，再图大举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我实不愿再留人世，只是不能受敌人杀戮，汝可杀死了我罢！”积善觉玄感所言，甚是有道理。即道：“兄长既不愿活命，弟也无意偷生人世了。”

这时候，前面的追兵，已是呐喊而来，齐呼：“不要放走了叛贼杨玄感。”一片喊杀声，震动山林。玄感急对积善道：“追兵已到眼前，我弟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真欲使我受戮于敌人之手中可是？”积善到了此时，只得硬了心肠，抽出了佩剑，一剑砍死了玄感，便欲引剑自刎。哪知心软手颤，剑儿落地。这时林中，除了地上的玄感尸体外，余人都已走了，不得人砍死了他。正待他拾起宝剑，再行自刎，追兵已到了林中，将积善活活擒住了。追兵见玄感已经死了，即将他的首级割下，和积善一起押送行军所在。

炀帝即将积善杀了，以玄感的首级，悬令行宫。炀帝怒犹未平，命人往葭芦戍林中，取回了玄感尸身，寸磔东都市上，陈尸三日，用火焚化，成为灰烬。称雄一时的杨玄感，只落得如此结果。尚有玄感的兄弟玄纵、万硕，得了玄感发难时的密书，即自辽东军中，潜行逃出。万硕逃到了高阳，偏给监军许郁文所获，送到了涿郡，被炀帝杀死。玄纵到了黎阳，闻着了玄感的败亡消息，他更心灰意懒，竟削发为僧，不知下落了。义阳太守玄奖，在义阳任上，被僚属所杀，献首行在。朝议大夫仁行，本在长安，早给西京留守代王侑所杀。杨氏兄弟，除了逃生一个玄纵，余下皆受诛，不得幸免。余党也平了，只是走脱了李密。炀帝欲穷治党羽，以泄余愤，即命大理卿郑善果，先入东都，从严惩治。善果又是残刻不仁的人，得了炀帝的谕旨，即奋然对炀帝道：“玄感起叛黎阳，一呼而集，从暴的人，竟至十余万，可见天下不欲人多，多即为盗，肆行作恶。若不尽行加诛之，不足以儆效尤。”炀帝称善，命善果只要擒住玄感的党羽，不分首从，一律处死好了。善果欣然拜命。

到了东都，即派兵四处捕拿玄感党羽，雷厉风行，所杀人竟至二三万余。善果的狠心辣手，也可见一斑了。善果又探知兵部侍郎斛斯政，虽是从驾东征，但也和玄感暗地通谋。这时斛斯政尚在行军所在。善果即遣人到了行宫，暗报炀帝，炀帝即欲收捕斯政。哪知斛斯政早已防着受罪，已在先一日潜逃，投奔了高丽国。炀帝甚是恼怒，遂疑及了弘化留守元弘嗣，只因弘嗣和斛斯政有婚媾的戚谊，炀帝及遣卫尉少卿李渊驰往弘化，把弘嗣拘入了狱中。即任李渊为弘化留守。

这位李渊，原系陇西郡成纪人氏，表字叔德，为西凉武昭王嵩七代孙。渊祖名虎，佐了后周代魏，积有功勋，赐姓大野氏。后虎病歿，得加封为唐

公。虎子晒，得袭父爵。渊即晒子，复得袭爵，官拜卫尉少卿，至此得为弘化留守。李渊生得仪表雄伟，日角龙庭，妻窦氏，即为后周主的甥女。隋主杨坚篡周时，氏年方幼，即有恨我不为男子，救舅氏之患等话，人皆奇之。小子在前回书中，也曾表过，氏生四男一女，长子建成，次子世民，季子元霸，最稚元吉。女适汾阳柴绍，女亦知兵能武，柴绍也是才兼文武。日后李渊起兵，柴绍夫妇率娘子军一队相助，建功甚多。小子因李渊为唐室始祖，他的来历，应当详叙。只是炀帝不命他人做弘化留守，却命李渊，竟会忘了木子李当兴的讖语，和水没都城的异梦。渊不但为木子李的姓，即是一个渊字，也为水旁。炀帝怎会不加疑忌呢？只因那时的李渊，确是事君不二，忠心耿耿。炀帝怎会料到日后，便简放了出去，不在意上。

炀帝也自涿郡西还，回到了长安。只是各处的盗贼四起不绝，如外黄盗王当仁、济阳盗王伯当、韦城周文举、雍邱李公逸、吴郡刘元进等，皆是各据一方，拥兵作乱。还有章邱杜伏威，横行淮南，无非是趁了乱世昏君，各图做番事业罢了。所谓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的话儿，原是不错的。如今小的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小子掉转秃笔，又须提起那个窦建德了。

原来窦建德，设策劫狱救了孙安祖的老母亲，这时却已弄得家破难归。只因孙安祖等一伙人，到了高鸡泊落草，建德原是不愿落草亡命的，仍在窦家庄安居。建德的心中，以为那次劫狱，他又没有露脸，谅来外人不知。哪知道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原来那个抢劫高士达妹子的冯承德，也是他的侥幸，劫狱那天，高士达杀尽了他的一家人口，他却因出去打猎在外，没有受害。待到他打猎回来，方知出了祸事，不但自己一家，惨遭焚杀，连他的叔父冯县官儿，也是全家覆灭，冯承德怎不伤心痛恨，便在南门街上一家亲戚的家中，权且安身，即逐日私行打探劫狱人的党羽。他原知道，窦建德和孙安祖交好，这一回事儿，窦建德不无嫌疑，只是没有凭证，也不能当官控告。

也是合当着有事，窦建德有个庄丁窦虎，和一个使女桂香通奸，陈仓暗渡，已非一次。这一天偶不经心，泄露了春光，给窦建德知道了。建德好不愤怒，按照建德的心意，原是要将窦虎处死。线娘婉言劝阻，建德便将窦虎痛责了一番，驱逐出窦家庄。窦虎原是个小人心狭，怀了仇恨，怎肯甘休。他便到了县城，传扬建德组织劫狱的事儿。这话传到了承德耳中，他好生欢喜。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他即结识了窦虎，要他作证人，若将建德弄翻，情愿千金为酬。窦虎一来能得泄个人私愤，二可到手千金，哪有听不进的理儿，当下便一口应允，即与冯承德同至郡丞处告发窦建德。

郡丞梁天兴，正因漳南劫狱戕官的事儿，受漳州刺史齐远恩的严诘。得了二人的告发，好不开怀，便即照准。委了参军牛吉儿，带了三百名军丁，拿了收捕文书，随窦虎和冯承德，同到了平乡县西城外面，悄悄的直向窦家庄。

窦虎对牛吉儿道：“建德甚是骁勇，他的女儿线娘，是十分厉害的。将军此去，还须留意！”牛吉儿甚是懦弱，听了窦虎的话儿，不禁踌躇起来，深恐遭了窦建德的毒手，便埋怨窦虎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呢，我也好向郡丞多索些兵了，外带几个厉害的人前来。如今只有三百个人，建德又是十分骁勇，我们去捕他，不要反给他害了。”窦虎听了，倒也有些后悔了。

冯承德见了他们的情形，便含笑道：“我却有条计儿在着，管教窦氏一门，死得干干净净的！”吉儿听了，急道：“你有什么妙计，快些说来！”

承德道：“我们若惧怕窦建德骁勇难捕，此刻便须回城中，待到晚上，带了松香火柴，将窦家庄四面围绕。他们若从梦中惊醒，火里逃出，我们便见一个杀一个，直待烧尽杀绝，回郡复命。只说建德不服收捕，闭庄固拒，不得不用了火攻的计儿，将他们收拾。将军的意下，对于此计如何？”吉儿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好！”当下吉儿传命众兵，一律回城。

真的待到了黄昏过后，应用的东西，一切带齐，踏月到了窦家庄，将火柴松香，堆在窦家庄的前后左右，点了火儿。顷刻之间，四下里烧了起来，晚上的风儿又猛，火势越发容易蔓延。庄中已是有人惊醒，见了火猛，赶忙发喊。这时窦建德和线娘也从梦中惊醒，闻知是火警，倒也着了慌，急急结束下床。这时火势四逼，建德究竟是个机警人儿，见火势四面烧来，便知有人暗算，即对线娘道：“快拿了武器，藏些银两在身。”线娘听说，便取了双刀和红锦套索，又将所藏的百数十两花银，藏入怀中。这时火儿已是到了内室，也有庄丁从火中逃出，却给守在外面的兵丁杀死。

建德提了一口朴刀，和线娘走到了后园。那后园原是一片广场，火却没奈何烧来。那些头脑灵清的庄丁们，便也一个个避到了后园。线娘却向建德道：“怎的父亲不命他们施救？”建德道：“这样的火势，休想熄灭，只能听其自然了。”线娘点头道：“怎的会失火呢，竟是四面烧来，好不奇怪？”建德道：“哪会有这样的失火，定是有人暗算我们，在外面放的火！所以我才命你带了武器。只须火势灭了，你须和我一起到庄外察看，也许还有人守候在那里呢。”

线娘听了建德的一番话，不禁柳叶眉倒竖，恨恨的道：“哪一个贼子，敢使这种恶毒的绝计儿，待儿前去找他们算帐！”建德赶忙阻止线娘，道：“你不瞧瞧这火势有多么厉害，你要冲出庄外，准是要葬身火海之中。便是少停火熄了，你和我也不能向庄前出去，须从庄后走出去，绕到庄前，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线娘道：“是防着有人在庄前守候不成？”窦建德点点头。线娘又道：“庄前若是有人守候，庄后未必无人把守。”建德道：“那是一定得有人的！”线娘道：“庄前和庄后一样的都有人守候，父亲为了何故，一定要绕到庄后去呢？”建德道：“庄前只有一条大路，庄后支路较多，我们到了外面后，若形势不佳须走路，庄后很容易脱身。我所以叫你藏些银两在身上，也是防着走路的缘故。”线娘方才恍然大悟。这时那个老家人窦成，却也到了后园，见了建德凄然的道：“大爷的一家烧完了。”建德微笑道：“家产乃身外之物，倒是不足虑的。我却怀疑这次的火儿，不但是有人纵火，也许还有人守候在庄外。”窦成沉吟了一会，突的转身，奔到一棵大树跟前，纵身上了那棵大树儿，向外瞧看，不禁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正是：

火逼四围原歹毒，小人卖主太凶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胆小若鼠埋伏费心机 智能料敌落草避灾殃

话说窦成纵身上上了大树，向外察看，可有什么人守候。借了火光，看得甚是分明。忽见庄前庄后左右，都是官兵，倒也吃了一惊。随后却瞧见了那个窦虎，正在指了火儿，不知在说些什么话儿，不觉气得脸儿失色，赶忙下树。见了窦建德，兀是气得说不出话儿。建德瞧了他这副神情，便知有蹊跷。窦成歇了一会儿，才气吁吁的道：“外面都是官兵，围住了庄子。”

建德听说是官兵围庄，着实吃了一惊。又听窦成往下说道：“却是那窦虎狗才引来的官兵！”建德不禁哼了一声道：“饶了他的狗命，他倒要我的命了！”线娘更是咬牙切齿道：“早知这个狗头无良心，悔求父亲饶恕了他，真个变作养虎遗患了！”建德沉吟了一会，道：“外面既有官兵相围，我们也只得预备抵抗了！窦成，你估计庄外可有多少兵丁？”窦成答道：“约有三四百人。”

建德看了线娘一眼道：“三四百个兵丁，我们还能对付得了。只是带兵前来的官儿，要是本领了得，那便难了！”线娘道：“没能耐的官儿多。”建德摇头道：“不要小看了他人，他们终也知道你和我都是会武艺的，决不会遣个没用的人来。”窦成点头道：“大爷的话儿甚是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们倒须慎防。只是火势快要灭了，我们还是要先声夺人，先是冲了出来，夺他们一个冷不防，不要让他们先抢进里面！”建德点头称善。

这时火势渐渐低落了，只因窦家庄的房屋，都已是烧成了灰烬，无甚可烧了。守在外面的牛吉儿，因里面逃到庄外的人，只杀死了四个人，便不见有人再冒火逃出来，便对窦虎道：“你们庄中，一共有多少人口？”窦虎道：“大约有五六十人。”牛吉儿道：“怎么只有四个人逃出来，难道都烧死在内，不能逃出不成？”窦虎又支支吾吾道：“未必尽会烧死的，且待火熄了再瞧。”冯承德却问窦虎道：“你们庄子里面，可有空大的场所，没有房子的地方？”他这一说倒真提醒了窦虎。窦虎慌道：“有！有！有！后园子里面，却有一片广场子。”冯承德听了，不禁呼道：“坏了！他们定是在后园避火了，我们这条计儿，都是枉然了！”牛吉儿又惊得变了颜色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，火儿一熄，他们也有五六十人。建德又勇，我们可战他不过，还是回去罢，多率些人再来。”

冯承德见牛吉儿这般没用，好不纳闷，便道：“若待再来，窦建德就不知到哪里去了！我们既已到此地，岂有缩回去的理儿。如今还有一条计儿在着，只是将军不能这般胆小。窦建德也是个人，又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人，值得如此怕他！”牛吉儿听他一说，挣红了脸儿，嗫嚅着道：“你有什么计儿，不妨说出来，大家商议。若是使得，便须用了。”冯承德道：“带来的军兵，不是多有弓箭带着，我们埋伏在庄外，不必杀进去，可齐声呼喊‘不要放走了窦建德’。窦建德在里面听了，定要向外逃出，余人我们也不必去管他，乱箭只向窦建德父女两个的身上射去，不要说将他们射死，至少也得受伤，我们再上前和他们厮斗，还怕他们跑了不成！”牛吉儿又是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好，我们便这么办罢！”窦虎道：“只是他们听了呼喊的声儿，不知还是向庄前逃，还是向庄后逃。我们若埋伏在了一处，他们却偷空逃了，仍是没有用的。”牛吉儿皱眉道：“这个话儿也对，还须防这一下，那倒麻烦了。”

冯承德思索了片刻，问窦虎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庄后有几条路儿？”窦虎道：“有三条小路、一条大路可通。”冯承德毅然道：“建德不逃便罢，若

要走时，定向庄后！”牛吉儿道：“你怎生知道？”冯承德道：“这是不难猜到的，庄前只有一条大路，庄后却有四路可走，便可脱身。如今我们不妨将计就计，庄前只须用十数人伏着，齐声呐喊，余下的人却尽向庄后埋伏。建德等人在里面，听到庄前的呐喊甚盛，庄后全无声息，他们必向庄后逃生，便中了我们的计儿。”牛吉儿喜得打跌道：“着！着！着！”

这时火势已见低落，牛吉儿便命二十人埋伏在庄前，他和冯承德、窦虎率了二百八十名弓箭手，埋伏在庄后。便由庄前的二十名兵丁，齐声喊道：“不要放走了窦建德啊！”夜深人静，一片呼声，分外来得热闹，惊动了后园的窦建德。建德和线娘、窦成，本已结束停当，正想带了庄丁向庄后冲出。忽闻庄前一片呼声，还当官兵在庄前冲进来了，不禁站了身子，待他们冲入。哪知闻一片呼声不绝，却不见一人入内。建德不觉动了疑心，便命窦成道：“你再爬上树儿，探看虚实！”窦成便又上树，向四下里打量，却不见一个人影，声音也都在庄前，好生奇异，赶忙下树，告知了建德。建德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们向庄前走罢。”线娘不解道：“父亲原是从庄后走，如今声在庄前，怎的反向庄前冲出？”建德道：“若向庄后走去，便中了他们的计了。”线娘道：“怎生见得？”建德道：“他们只是呼喊，不即冲进庄来，定有埋伏，待我们中计。但呼喊声起在庄前一处，便是绝大弊病。依我猜测，庄前的呐喊，定是虚张声势罢了，庄后必有伏兵。他们原要我们向庄后逃去，庄后便悄没声息，好叫我们中计！”线娘点头称是。窦成却道：“他们也有三四百人，怎的不向里面杀入，却要鬼鬼祟祟的设兵埋伏，这又是什么用意呢？”建德笑道：“依我的猜测，那个带兵的官儿，却给小姐猜着了，竟是个没有用的家伙，他自知力弱，敌不住我们，便用计取了。他的埋伏，不是用撩钩绊索，便是用乱箭伤人。我们不必迟疑，尽向庄前去罢！”线娘道：“他们既是这般无用，埋伏在庄后。那个丧尽天良的窦虎，也定会在庄后，我若不将他杀死，却不甘休。父亲可有什么计儿，破了他们的埋伏？待儿拿住了窦虎，杀他个千刀万剐，方解心头之恨！”窦建德点了点头道：“只要我们从庄前冲出去，他们的埋伏，便会不攻而破的。”线娘道：“怎生见得呢？”建德笑道：“谅他们也不肯放松你我。”窦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走了。”

当下线娘跨上了银鬃马，两手分执了双刀。建德跨上了枣红马，手执了长柄槊。窦成也跨了一匹白马，手中执着一枝浑铁枪，率了五六十名庄丁，一声呐喊，用杆棒儿拨开了火场余烬，向庄前冲出。埋伏在庄前的二十名兵丁，正呐喊得有兴，“不要放走了窦建德啊。”不防窦建德舞动长槊，一马当先，冲到了庄前，猛喝道：“窦建德就在这里，谁人赶来拿我！”吓得呐喊的二十名兵丁，拍腿便跑，口中喊道：“不好了，窦建德走庄前跑了！”这一片呼喊声，传到了庄后牛吉儿的耳中，双脚乱跳道：“坏了！坏了！”冯承德急道：“快到庄前捉去。”牛吉儿只得硬着头皮，缩在二百八十名军丁背后，喊道：“快到庄前捉拿窦建德！”兵丁们一声呐喊，绕到了庄前。建德持槊冲入兵丁队伍中，舞槊乱杀。窦成挺了一枝浑铁枪，随后杀入。线娘却滴溜溜的秋波，向四下打量。蓦然的看见东首一棵大树背后，似有两个人躲着。线娘便纵马向东，才到大树前，见人影一晃，转出了两个人，却不是窦虎。一个是官儿打扮，一个却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。线娘娇声喝道：“两个狗头，躲在这里作甚？”那个汉子拔腿便逃。官儿打扮的人，却吓得倒在地上道：“逃的是冯承德，不干我的事。他设计儿火烧庄子！”

线娘听说逃走的是冯承德，便不愿放他逃去，即纵马上前，追上了冯承德，也不和他多说，手起一刀，结果了冯承德的性命。线娘回转马儿，向这边过来。见地上的官儿，兀是还没有爬起来，抖个不住。线娘瞧了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那官跪地答道：“我叫牛吉儿，是个小小的参军，姑娘饶了我罢！”线娘听了，更觉得可笑，怎会有这么没有用的官儿，留他在世上，有什么用处！便也赏了他一刀，顿时送了命。线娘一转念头，却又后悔了，怎不向他问明窦虎到了哪里去了。线娘正在纳闷的当子，忽觉道旁那棵树儿，簌簌抖动，好不奇怪。线娘便抬起了粉脸，向树上瞧去，却有一个人躲在树上。只是半夜过后了，黑沉沉的瞧不清面目。线娘暗忖，不要树上的那个人，便是那个狗头窦虎。便佯喝一声道：“大胆的窦虎，你躲在了树上，难道还想活命！”哪知话声未毕，树上的那个人，已是失手跌到了地上，只因树儿甚高，跌到地上，已是昏了过去。线娘仔细一瞧视，不是窦虎，还是哪一个。

原来窦虎他在庄后，到了庄前，吓昏了没处逃，便爬上了大树儿躲着。原想待窦建德等人走了，再行下树逃走。后来见线娘在树下，杀死了牛吉儿，他不免心惊胆战，在树上发抖，哪知震动了树儿。线娘动了疑心，冒喝一声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便失手跌到了树下，摔昏死过去。线娘见了窦虎，好不愤怒。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正要举刀砍下去，一个转念，他此刻昏死了过去，不知人事，将他杀了，他也不知道痛苦，且待他醒了，再慢慢的一刀一刀的收拾他。

这时窦建德和窦成两人，凭了一槊一枪，把三百名军丁杀得鸡零狗落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走的逃走，片时间一个不留，便也走到了大树前。线娘见了建德，即指了地上的窦虎道：“丧尽天良的贼子在这里了。此刻他跌昏了，待到他醒来时，将他再行处死！”建德用长槊向窦虎心前，猛刺了一下，窦虎便即刻死去了。线娘阻拦，已是来不及了。建德却对线娘道：“如今我们的祸儿，越发闹大了。即须马上离开此地，怎能久留呢？你还这般孩子气，尚要待他醒来。你可知道，天色一明，城中得了消息，加派大兵到来，我们怎生抵得！”线娘点头道：“原是我错了，但此刻我们上哪去呢？”建德道：“他处也无可安身了，只有到高鸡泊暂避一时，再作计较。”线娘归去的当子，终是还气不过窦虎，依旧将他砍成了三段，方始气儿稍泄，随了窦建德和着窦成，以及五六十个庄丁，一同取道高鸡泊。

途中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，不必细表。已是到了高鸡泊相近，建德留神瞧视，那高鸡泊形势，十分险要，不觉暗暗点头。忽的一声锣响，林中跃出了三四十人，为首的一个，便是孙安祖。安祖见是窦建德到来，慌忙接入山寨。却不见高士达、曹汝成、刘黑闼、徐元茂、赵大通，询问之下，方知这五人，在清河大登山聚众，和高鸡泊互相遥应。建德遂将来奔的原因说了，安祖便劝慰了一番，建德遂也落草了。正是：

英雄末路真堪哭，不作封侯入盗群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改姓名避祸淮阳村 露消息投奔瓦岗寨

琅琅的读书声，随风送出。也有诗云子曰，也有词章歌赋的，夹杂了一片，好不热闹。那三间低檐茅舍里面，倒有两间，挤满了读书子弟，一个个低头伊唔。北窗下坐着个教书的先生，却是面黑神朗，静了心在翻阅《汉书》，看到得意之处，不是猛一拍桌一下，便是哈哈大笑，有时却浩叹流泪。那般村童学子，没有一个不是怀疑着，终道他们的教书先生，是个有痴病的人。但他不在瞧书的时候，却是深有涵养，待人接物，也能谦恭尽礼。训迪那般学子，更是循循善诱，因此有几个学子便道：“先生是个书痴，不瞧书不痴的。”就都背地里便叫他为刘书痴，竟不称他先生了。

这位刘先生，到这淮阳地面，还不满一年，和他同来的，只有一个妙龄的妻室，明眸皓齿，体态十分风流。淮阳的村人，见了他们一对，都道：“丈夫生得一副好黑脸，年龄又是三四十岁的了，怎的一个妻子，倒是年轻美貌，似觉有些不相称。”入后刘先生在那边住下了，每当花晨月夕，淮阳村人行经刘先生的门首，终能闻得悠悠扬扬的箫声，和那清清脆脆的歌声，混在一片，随风送出，不由得互相传说道：“他们夫妇两个，甚是爱好！”

哪知这位刘先生，却也有兴，在那村子上，住了不到半月的工夫，便在门首贴了一张字条儿，上面写道：“村居寂寞，如有子弟，愿作执经问字者，当不吝教晦，束修免授。”不到几天工夫，淮阳的村人们，都命子弟前来求学，挤满了两间茅舍。兀是还有子弟前来，刘先生只得告个歉儿：“茅舍狭小，不能再容了。”后来的一般子弟，只得悻悻而去。这一来，刘先生的名儿，顿时传遍了淮阳的近村，没一个不道他的好。说起刘智远三字皆肃然起敬。他虽是不受束修，那般村人们，却因他训迪不倦，便不时的馈送些鸡酒等土产。因此刘先生的酒食，倒也没有缺乏的时候。逢到夕阳西下，子弟们放学了，他便和他的妻子，置酒对饮。有时饮醉了，歌哭无常。他的妻子，终是小小心的婉言劝谏他。因此，村里的人们，都说他的妻子竟是个贤妇。

这一天，散了学后，刘智远一个人儿站在门外，闲眺村景，散散心儿。村里的人们经行他门首，见了他时，都是含了笑容，叫他一声刘先生。这时有个村人李二，恰巧也经过门前。这人原是一个没头脑、好说闲话的人，村里人都叫他李快嘴的。他见了智远，倒也是规规矩矩的叫了一声刘先生，接着却道：“刘先生到了村上，也多时了，却从没有瞧见先生到城中游玩一回，可是有什么仇人吗？因此先生怕去？”

刘智远听了他的话儿，却发了一怔，随着便笑道：“我是爱清静的，才到村上来寓居。城中喧烦得甚，我便怕去了。”李二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先生原是爱清静的，但教了不少子弟，倒也甚是热闹，不见得清静了，怎的刘先生反而高兴？”智远见他不痴不癫的胡话，不禁沉下了脸儿道：“你懂什么！”李二讨了刘智远的没趣，便笑着说道：“我原是不会说话的，先生不要见怒！”说着便走了。

这时却有一匹马儿，驰过刘智远门前，那马上的人儿，瞧见了刘智远，突的转回马呼道：“李密公，别来无恙？”慌得站在门前的刘智远，使了一个眼色，退进了里边。那马上的人，便翻身下马，将马缰扣在门前的树上，也走入了茅舍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掩上了门儿。这时门外，却怔住了一个李二。原来李二讨了智远的没趣后，本没有走远，却闻马上那人，高呼一声李密公，旋见他走入了茅舍。李二不由得心头咕嘟，这个刘智远先生，难道是一个隐

姓埋名的人，他的本来姓名，却叫什么李密公。李二在外面怔了一会，便也走了。

那时里面的刘智远，却向进去的那个人道：“李靖公，你也太莽了，密负罪潜逃，在此隐避。已是改名刘智远了，靖公这一声呼喊，要是传进做公人的耳朵中，密又不能安居了！”李靖慌忙谢罪道：“小弟在马上见了明公，一个不留神，脱口呼出。好得那时道上，不似有什么人。还是无妨。”李密点了点头，便唤出了雪儿，和李靖相见。当下杀鸡设酒，款待李靖。对酒谈心，李靖方知李密在玄感那里走了之后，无处投奔，先至长白山见王薄。这时王薄自称知世郎，拥众占据了长白山，作了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感动那般避征的人，得人甚众，声势大盛。密即前去见薄，说以进取之策。薄却不能见信，视密甚轻，密知不合，便辞了王薄，往投平原郝孝德，也是不能见用，失意而行。始携了雪儿，同至淮阳村上，变姓授徒。靖也将别后的事儿，和李密说了。李密乃知靖为了仗义杀人，避罪瓦岗寨，甚得寨主翟让的敬重。这次下山，却是奉了翟让的命令，前往二贤庄上见那单雄信的。李靖即劝李密也到瓦岗寨投奔翟让。李密因前两次投奔遭了白眼，觉得那般草泽英雄，都是没有什么大志的，不足与谋天下事，当下便回绝了李靖。只说没有什么风波，他还不愿意离开此地。

李靖痛饮了一番，才和李密告别，却对他道：“要是消息不佳，还是投奔瓦岗寨！”李密也应允了，送李靖出外。待他马儿去远，方始悻悻入内，对雪儿道：“今日李靖的一声李密公，倒使我丧胆，在玄感兵败退奔的时候，反没有什么心慌。”雪儿笑道：“久作了刘智远，把个李密雄心化为乌有了。”李密长叹道：“雄心怎肯休灭，只是无缘发展罢了！”雪儿道：“随遇而安，待时而动，原也心急不来的。”李密道：“李靖劝我投奔瓦岗寨，我恐那个翟让，也是个王薄、郝孝德一流人物，便无心前去了。只是此间，也不是久居的所在，终须到一个安稳的地位，才是道理。”雪儿点点头道：“话儿原还是不错的，但也难觅佳处。依贱妾看来，瓦岗寨翟让那里，也不妨去走上一遭，要是合意，即可共图大事！”李密点头儿道：“稍待几天，再作计较吧。”他们两个闲谈了一会，便也安息不题。

隔了两天，李密正在午膳的当子。忽有一人，登门见密，自称洪作宾，却是淮阳县城中的一个县尉。这人生得十分机警，性儿狡黠，惯喜掀波作浪，遇事生风。他怎会来访李密呢？原来那个快嘴李二，自在那天傍晚，听得了李靖呼喊那刘智远叫什么李密公。他不知道一个公字原是尊称，只道刘智远的真名，便是密公两字呢。他那张快嘴，没有事尚说成有事，便将李密公的事儿，当作了一件新闻，逢人便道。众人也将信将疑，原知李二的话儿，不十分可信。也有人直斥李二说谎，他便更是发急，挣得红了脸儿，和人家争辩。这天清晨，李二到了城中，在一家酒店中饮酒，他又将李密公这件事，说给一个同饮的人听。那人也是淮阳村人，叫做孙大官，他的儿子也是在李密那里读书的。当下听了李二的话儿，哪里肯信，他叫李二不要胡说。李二急道：“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怎是胡说呢？那位刘先生，见那人叫穿了他的真名，吓得面色都变了。”大官笑骂李二道：“你真是越说越真了，只是我终不信的。”原来那个孙大官，却也天生的性子，说了话儿，不肯改口的，他不信李二的话儿，便不信到底了。李二越和他分辩得急，他的头儿，也越摇得快。两人辩到最后，都动了肝火，一言不合，竟在酒肆里面，两个人对打起来。众人正在分解的时候，恰巧那个县尉洪作宾，经过酒店门前，便喝住

了二人，询问所以。李二便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

洪作宾听了“李密公”三个字，不禁动了疑心，只因朝廷行文各处捉拿李密，不要这个教书的刘智远，便是改名的李密。当下也不明言，喝开了李二、孙大官，叫他们各自散去。洪作宾他却出了县城，到了村上，来候李密。李密闻得洪作宾乃是一个县尉，心下怀惧，只得镇定了心神，和洪作宾周旋。作宾却仔细盘诘了一会儿。李密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哪里有破绽，给洪作宾盘出。作宾虽然是得不到破绽，心中却越发怀疑，觉得刘智远这个人，一定不是一个常人。作宾在临行的当子，却突问李密道：“刘先生的神情容貌，倒和蒲山公李密有些相似！”李密听了这句话儿，却神色自若的笑道：“孔子貌似阳货，天下面貌相同的人，原是甚多的。小可真个做了李密，倒也不致村居教授了。”作宾听了他的话儿，貌不改色，镇定如常，便也笑去了。

李密回到了内室，将此事告知了雪儿。雪儿不禁花容失色，慌道：“已有人见疑，此地便成了荆棘，不能安居的了，快须投奔他处吧！”李密道：“洪作宾怎会突然而来！此事也有些奇异！”雪儿道：“谅有什么破绽，给人瞧出了？”李密道：“哪有什么破绽给人瞧出。除了前天李靖，呼喊了一声，当时似也有人闻得，谅来也不会破露！”雪儿道：“依贱妾看来，不如打点打点，在晚上走了罢？”李密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晚上再说。”

哪知到了傍晚时分，忽有一个学子，前来见李密，便是那孙大官的儿子孙有成。李密见有成面色慌张，即问所以。有成道：“家父嘱咐我来告诉先生，有个快嘴李二，他受了城中洪县尉嘱咐，命他随时窥察先生的举动，和什么人往来。只因洪县尉疑心了先生，道先生是那帮助玄感起兵的李密。家父故命我前来告诉先生。往后儿见了那个快嘴李二，不要去理睬他，防他搬弄是非！”

李密听了孙有成的话儿，不觉暗自吃惊，当下却向孙有成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回去后替我道谢一声，我自能留意的。”孙有成便自去了。

原来那个县尉洪作宾，在李密那里走出去之后，心中终是怀疑不释，便寻得了快嘴李二，嘱咐他留意刘智远。李二有什么正经，不懂什么机密，又是张了快嘴，逢人便道。给孙大官人听入了耳中，便命儿子有成告知了李密。李密闻到了有成的报告，便觉得在淮阳村上，真个不能安身了。当下即和雪儿收拾了一切。待到黄昏相近，两人悄悄的离了淮阳村，取道东昌，去投奔瓦岗寨翟让去了。哪知县尉洪作宾，回到城中县衙，越想越是怀疑，便和周县丞说了，两人计议停当。即在深夜，由作宾率领了多人，掩至淮阳村上，突入李密室中，已是室空人远，走了多时了。正是：

鸿飞冥冥无踪迹，徒使弋人没奈何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得众心泉雄有地 谈往事美人传趣

话说李密和雪儿，乘黑夜出了淮阳村，到那瓦岗寨去投奔，侥幸一路无事。到了瓦岗寨，向山上守卒询问，方知李靖尚未回山，翟让却在寨中。李密便命守卒通报翟让道：“蒲山李密请见。”守卒即入寨报告。翟让闻知李密到来，便即出寨迎入，各道了一番倾慕的话儿。李密便将李靖劝他来此，故特来投奔，愿为足下效力的话儿说了，翟让自是欢喜。当下由翟让的妻子金氏，将雪儿接入了内室款待。翟让命人设了筵席，为李密接风。并将寨中的军师于雄、谋士徐世绩、大将程咬金、尤俊达、赵仁基等人，和李密相见，一同开怀畅饮。小子写到这里，若不将个翟让的来历表明，便是个漏洞。

原来翟让原是东都法曹，坐事当斩。狱吏黄君汉惜他骁勇，竟破械出狱，令自逃生，翟让拜谢而行。行经瓦岗寨，寨中的群盗，下山拦劫，被他将山寨上的头领杀死，遂收抚了盗群，作起了草头大王来了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。四方的豪杰，闻名皆来相依。那个谋士徐世绩，原是离狐人氏，年少多才，富于谋略。归顺了瓦岗寨翟让，即献一议。乃是嘱翟让不必侵掠东都。荥阳梁郡系和汴水通流，客商来往，终年不绝。只须剽掠商船，便足自给了。翟让依了他的话儿，果得资用不竭。山寨的财源日富，归附的人，也日见众多。到了那时，山寨已有万余人。那个军师于雄，原和翟让交好，也是能文善武，智略过人。程咬金、尤俊达、赵仁基，也是坐事亡命，皆有膂力，骁勇过人。三原李靖却因徐世绩的招致，到瓦岗寨相依。前几天，翟让又得了二贤庄单雄信的来书，自愿率众来附，可能相允。翟让素闻单雄信勇名，见他肯来相附，哪有拒绝的理儿。即命李靖前往二贤庄，迎接单雄信入山，尚未到来。此刻李密又来相依，翟让也知李密具大才，故在席间，即向李密请计。李密即慨然道：“刘、项皆起自布衣，得为帝王。如今主德日昏，乱祸相起不绝，民生日见困穷，大乱当前，正是刘、项奋起的时候。如足下雄才大略，拥众万余人，若驱众而起，席卷两京，诛暴除虐，怎见得不如刘、项呢？！”李密抵掌而谈，声惊四座。他的一席话儿，徐世绩听了，不禁点头暗服。

翟让觉得李密的口气太大了，未敢赞同，只是含笑道：“翟某何人，怎敢和刘、项并论呢！”李密又道：“以瓦岗之众，当天下之兵，原是不足的，若能联合各方崛起的英雄，共图大事，即不患不足了。密虽不才，愿仗三寸舌，往说各路英雄，便与瓦岗互通声气，乘乱崛起，规取中原，足下意谓如何？”翟让大喜道：“各路英雄，为了分占一方的缘故，不愿互相通问。足下若能说令相联，有事得能援助，那是甚好。”

隔了一日，李密便下了山寨，至外黄王当仁、济阳王伯当、韦城周文举、雍邱李公逸，各贼帅处游说联络的计策。各贼帅初皆不信，但经不起李密的一番天花乱坠，说得各贼帅一齐心动，遂即互相联络，推李密为谋主。各贼帅的里面，尤以济阳王伯当最为敬重李密，尝语各贼帅道：“今人皆云杨氏当灭，李氏当兴，密屡遇危难，皆得脱身，莫非就是古人所言：王者不死么？”众人都觉不错，因此俱皆敬密。李密回到了瓦岗寨和翟让说知，这几路英雄，已皆赞同联络。翟让见李密果能如愿，越发的起敬李密了。

这时李靖和单雄信早已到了瓦岗寨，至此便与密相见。翟让又引来东都李元英和李密会见。原来元英也是新入瓦岗寨的人，元英见了李密，却倾心相事。自有喜管闲事的人，询问元英，为了何事独与密亲。元英道：“近来

民间有歌谣道：‘桃李子，皇后绕扬州，婉转花园里，勿浪语，谁道许。’这几句歌谣，隐寓预讖。‘桃李子’，乃是谓李子逃亡避祸，‘皇后婉转扬州’，乃是天子将毕命扬州。‘勿浪语，谁道许，’却是隐藏着‘密’，预讖已现。李密必为天子。我的与密独亲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。”问话的那人，方始大悟，觉得元英所详的歌谣，却也有道理。不上几天，这个消息，传遍了整个瓦岗寨，众人都道甚是，那李密却不是凡人！这且不提。

且说亡命高鸡泊的窦建德，这时却已作了高鸡泊的首领。却因孙安祖、姜斌，为了劫掠河曲近村，和河曲聚众为王的张金称交战，孙、姜二人俱被金称所杀，余众遂为建德所有。这时的清河高士达，却是声势日益浩大，自称东海公。以曹汝成、刘黑闥、徐元茂、赵大通四人为司兵，攻城夺地。这时各地的盗贼，日见四起。那个炀帝却毫不在意，只是念念不忘的征伐高丽，仍征集天下的军丁，预备再次东征。一般臣下，也不敢进谏。在大业十年的仲春，炀帝又从西京到涿郡，从征的军丁，在半路上，不知又逃走了多少。待到初秋，方始到了怀远，由来护儿作了先锋，在皇沙城和高丽兵交战，终算得了大胜。高丽兵败奔回平壤，来护儿自然率兵追击，高丽便遣人奉书乞降，并愿将逃亡在高丽的斛斯政交出。

来护儿飞报炀帝，炀帝大喜，命高丽只须交出了斛斯政，即可班师。高丽王高亢，即命使臣解了斛斯政，送至来护儿帐中。来护儿带斛斯政和高丽使臣去见炀帝，炀帝即命凯旋入关。大军浩浩荡荡班师回京，遂将高丽使臣和斛斯政，居然也献告太庙。那个善于逢迎，专助炀帝作恶的大将军宇文述，却向炀帝奏道：“斛斯政既是私通叛党的杨玄感，又复忘了国家，去作异域的人臣，直是罪大恶极，人神共愤的了。若依照了国家法律处死，不足以寒乱贼的心，请变例处置，惩戒效尤。”也算斛斯政晦气了，炀帝竟是允奏，将斛斯政牵出了金光门，缚定在柱子上。却令百官，更番迭射，将斛斯政作了个大箭靶，一个个张弓引矢，矢如飞蝗。不多时，斛斯政的身上，矢集如猬，政早已绝气。炀帝却还不肯甘休，命人将斛斯政解下，拿了尸体，支解了数十段，用大镬儿烹了，待到煮熟，却分与百官大嚼。这种东西，哪个能食得下咽，多是暗地抛弃。只有几个不识廉耻的佞臣，执肉大嚼，以博炀帝之欢心。那个高丽使臣，终算他的造化，赦免了他的性命，却命他归语高丽国王高亢，速即入朝。高丽使臣回去了多日，高亢兀是不来应征，炀帝倒也奈何他不得。

到了那年的十二月，炀帝觉得留在西京无味，又要东幸洛阳，去探视西苑里面的夫人们。太史令庾质谏道：“此岁以来，圣上三次征辽，民力实已劳疲，圣上宜镇抚关内，使百姓尽力农桑。待阅三五年，四海的人民，稍得丰实。圣上然后再出巡东部，方为合宜！”炀帝听了，好生不悦道：“朕意已决，卿勿谏阻！”遂命启程，庾质见炀帝不允其言，便辞疾不从。炀帝闻悉庾质托病，不愿随往洛阳，炀帝勃然大怒，将庾质下狱，用鸩酒毒死了庾质，径往洛阳。到了显仁宫，偕同了萧皇后，重到了西苑。十六苑夫人美人们，尽皆欢然出接。园林依旧，后妃无恙，炀帝自是欢喜。即命设筵广明殿，也算饮个团圆酒吧。西苑里面，平添了一番春意，灯红酒绿，檀板金尊，重又热闹起来。

饮到了中间，萧皇后笑道：“今日和圣上相见，恍如隔世了，在东都被围的时候，真叫臣妾等吓碎了心胆。”炀帝慨然道：“杨玄感这个叛贼，受了隋室勋恩，他竟不图效忠报国，反趁朕出师辽水，袭击东都，累卿等受惊

了。如今虽已兵败身亡，朕尚是深恨当日不能生擒了他，惩他个痛快咧！”秦夫人道：“在围得紧急的几天，真是一夕数惊，令妾不得安睡。”妥娘抢道：“圣上还不知呢，夫人的胆小，比了妾等更是甚，终日的只是哭泣，双目肿得似葡萄般大，要是圣上见了，真是不知要怎样痛惜呢！”众人听了，一齐失声大笑。秦夫人却娇嗔妥娘道：“你终是这般的混话，再没有正经话儿说！”炀帝笑对秦夫人道：“夫人的胆儿，原是小的，朕也是知道的。瞧各夫人里面，只有夫人的脸儿，比前消瘦了。”这时朱贵儿也笑道：“秦夫人的胆小，原是各人都知道的，妾说也不信，黄夫人这般的顽皮相儿……”贵儿说到了这里，雅云拦着道：“圣上不要听她胡说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朱夫人还没有说出所以，夫人便拦住了，可见她说的，绝不是什么胡说了。”朱贵儿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圣上真说得不错。黄夫人在那个时候，听说西京派来救兵，也给杨玄感杀败了，快要攻入城来，她便急急忙忙捧出了四个松鼠。圣上可知道她躲到哪儿去了？”炀帝对雅云瞧了一眼，摇头笑道：“她躲在哪儿了？”朱贵儿道：“翠华苑苑前，不是有棵松树的吗？她却不知如何的，竟会爬上了松树。叫她下来，兀是赖着不肯，直到了傍晚时分，她方才下树。可四只松鼠却逃上了松树顶上去了，再也不肯下来随她了。”炀帝听了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黄夫人的松鼠，原是她的宝贝的。那四只松鼠，还是朕第一次幸游翠华苑的时候，赏赐给她的。”黄雅云紧接着炀帝的话道：“就是这四个松鼠，我养了它多年，它竟是一去不回，真是背主的畜牲。这畜牲也和那贼子杨玄感一般的无赖！”众夫人见雅云把松鼠比作了杨玄感，顿时又娇笑了一阵。袁宝儿便也笑着道：“还有一件事呢，圣上听了，也要发笑的。”炀帝急忙问何事，袁宝儿笑着道：“那位画符的大法师。”炀帝听了“画符”的两字，便知道是说刘云芬了，炀帝即道：“刘夫人到底怎样呢？”袁宝儿道：“刘夫人她听说城围急了，便又画了许多符儿，东贴一张，西贴一张。走进了影纹苑，只见纸符儿随风飘动，叫人见了，竟要疑心影纹苑变作了什么道士院咧！”炀帝听了袁宝儿的话儿，也不禁失声大笑起来。她们重谈旧事，泣笑风流。炀帝却一律的着意温存，自从这一天起，炀帝挨次交欢，普施雨露。但所惜僧多粥儿少，一时却不能全都揽入怀抱了。

匆匆岁月，飞逝的时光，一转眼，又是春回大地，已是到了大业十一年二月了。那日，却有一个亲卫校尉高德儒的，奏称鸾集朝堂，显符瑞应。其实落在朝堂的，却是两只孔雀，自西苑飞集到朝堂，转瞬便飞去了，这原都是那校尉高德儒捣的鬼。炀帝询问众百官们，百官们哪个不思献媚得宠，便都说自己亲眼看见，一个个俯伏称贺。炀帝大喜，即将那校尉高德儒，擢拔为朝散大夫，赏赐彩帛百端，正是：

忠言常逆昏君耳，胡语偏能博帝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忌突厥计杀史蜀胡 袭车驾兵围雁门关

哀声动地，帛素飞扬，牙帐里面，凄凄切切的胡笳，随风飘出，王公酋长都是默然无有声音，悄立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面，目中都含着泪珠，正中一尸横陈，便是突厥的启民可汗。一个盛容的少妇，伏在启民可汗的尸身的胸前，哭得声嘶喉哑。这即是启民可汗的妻室，隋廷的宗女义成公主。启民可汗的尸身的脚旁，也有两个人俯伏号泣，乃是启民可汗的长子咄吉世、次子咄吉设二人。举哀了一阵，便有个大臣史蜀胡趋至尸前，扶起了咄吉世、咄吉设二人道：“大王已是归天，徒悲何益。殿下从速赶办后事，奏表隋廷。”这时的义成公主已是止哀，遂由一般王公大臣，替启民可汗举行火葬礼。启民可汗的尸身，在烈焰中焚化时，漫天动地的胡笳声，连绵不绝。义成公主、咄吉世、咄吉设和了一般王公大臣，都在火焰的四围膜拜，直到火焰灭绝，尸身化尽，方才起立，便算葬礼终。一面即上表隋廷，由咄吉世嗣立。

隋廷得到了突厥的表章，隋廷便也册封咄吉世，赐号始毕可汗。始毕得了嗣位，见义成公主盛年美貌，便也想嗣了启民的职儿。始毕本为启民的前妻宗义公主所生的，义成公主见始毕可汗少壮，她原是不耐寂寞，始毕和她亲近，她便乐得任受，随缘布施，即降尊就卑，竟和始毕正大光明的结为夫妇。胡俗原是如此，哪有人非议。始毕遂以胡俗为援，上表隋廷，表请尚主。这道表章到了隋廷，炀帝想了自己，比到他人，并不将始毕的请求驳斥不准。反倒从俗从宜理应准奏，便允了始毕可汗的请求。始毕可汗怎不欢然雀跃，即亲至东都朝谒。炀帝最喜欢他人服小，见始毕可汗亲来谢恩，便甚是开怀。即优待始毕可汗，慰劳有加。始毕在东都盘桓了数天，方始拜辞出塞。

始毕可汗颇具勇略，又有达官史蜀胡足智多谋，为始毕规划一切。招兵养马，部落日见强盛。这时偏有一个多事的人，动了他的疑心，意为始毕可汗日见强盛，必和隋室不利。他原是自命为忠君报国的臣下，便即奏本隋炀帝，报明一切。阅者可知道是哪一个，便是黄门侍郎裴矩。他的奏本，却道始毕日强，恐为后患。不如另封始毕的兄弟咄吉设，为南面可汗，借此分减了始毕可汗的势力。炀帝原是宠信裴矩，有奏必准。此次当然也依议，立即遣使奉了诏书，来到了塞外，册封咄吉设为南面可汗。哪知咄吉设性儿甚是懦弱，深畏其兄始毕，见隋廷遣使册封，欲立他为南面可汗，他哪里敢拜命，便不受诏。隋使徒劳跋涉，依旧捧诏而回。

这个消息，传到了始毕可汗的耳朵中，不禁动了疑心，便召史蜀胡入帐，即问蜀胡道：“隋廷忽命咄吉设为南面可汗，这是什么用意？”蜀胡道：“隋廷见大王嗣位以来，部落日见强盛，动了疑忌的心肠。故欲册封咄吉设，为南面可汗，原是有意播弄，藉此分减大王的势力。如今咄吉设虽未受封，隋廷即已动了疑忌，大王倒须慎防！”始毕听了蜀胡的话儿，不觉愤愤道：“吾族对于隋室，不可谓不忠，怎的隋室还要动疑，也未免欺人太甚了！”始毕自此生了怨望，越发的整顿军马，加紧军事训练。

那个黄门侍郎裴矩，见咄吉设不肯受诏，他的计划失败，他怎肯甘休。一经探听之下，才知始毕可汗有个史蜀胡深有谋略，始毕倚他如左右臂。裴矩暗思，只要除去了史蜀胡，始毕虽勇，失了谋主，便可无能为力了。当下即备了厚礼，遣使送与蜀胡，又是甜言蜜语，极言裴矩慕他才能，欲能与蜀胡一晤。史蜀胡不察，竟为甜言厚礼所诱，欣然随使入边，欲与裴矩相晤。哪知他入了边界，没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行一所森林中，突然拥出许多人，即

将史蜀胡杀死。随从的数十名番丁，只有三个人逃回，报知了始毕可汗。始毕一面伤感失去了史蜀胡，一面痛恨隋室，怀下了仇恨，只想得机会报仇。从此，始毕可汗便不时派出细作，潜入边界，窥视动静。

这时恰巧汾阳宫落成，监工宇文恺奏明了炀帝。炀帝本已静极思动，听说汾阳宫建好了，便率领了十六苑夫人，以及得宠的美人儿多名，又带了他的三子赵王杲，往幸汾阳。又调了弘化留守李渊，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，先往清道，原恐中途遇盗贼的缘故。那时恰有盗贼头目敬盘陀、母端儿等，在龙门左右，往来窥视，图谋不轨。李渊即发河东的兵马，前往剿捕，击破了母端儿，收降了敬盘陀。道途告了肃清，炀帝便安安稳稳的到了汾阳宫。宫室新成，当然华丽精美，炀帝自是欢喜。但只是也美中不足，却因为地所限，汾阳宫的宫室不甚宏敞。百官士卒，宫城中容纳不下，只得布散在山谷，结草为营，作为栖息。好得已是初夏，天气渐渐暖了。炀帝见炎夏将临，便在汾阳宫避暑了，竟留了一百多天。这时已是到了秋天，炀帝不想思归，反欲顺道北巡，重赏塞外风光，遂从汾阳出发，竟往塞外，出了长城。

这时早有细作，报告了始毕可汗。始毕可汗听说炀帝出了长城，便想趁机报仇，袭击炀帝。始毕可汗立即召集了各帐酋长，准备兵马。那个义成公主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她虽是淫荡，但究竟是隋室的宗女，关怀家国，便修了一封密函，暗遣一名心腹的使者，持了密函，昼夜兼程，赶程进发，到了炀帝巡幸所在的行宫，呈上了义成公主的密函。炀帝见是义成公主来书，便急忙拆开一视，不觉大惊失色道：“坏了！坏了！始毕要来袭朕了！”说着，将来使留下，随着即命扈从人员，赶快回马，驶入雁门关。大家一听有变，一个个慌忙失措，仓猝回骑。方入长城，闭守雁门关，一片的胡哨声，夹杂着号炮声、人马声，随风送至。炀帝率了众人，登上长城北望，遥见那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漫山遍野都是胡骑，尘土飞扬，长驱直入，声势好不浩大。最前的一队，便是弓弩手。胡人的骑射，本是擅长。前骑的弓弩队，挟着长弓大矢，未到关上，他们已是恃了蛮力，一个个张弓引矢，似雨点般的射向关上。忽的一枝劲箭，直向炀帝而来，只是稍高了一些，飕的一声，把炀帝的御盖穿通。慌得炀帝魂不附体。抬起手儿遮时，一枝五尺多长的硬箭，从他的袍袖拂落。炀帝哪里还敢留在关上，赶快下城。那般随从的十六苑夫人、美人们，早都又吓碎了芳心，面无人色，兀是流泪不止。还有那个皇子赵王杲，只是拽住了炀帝的袍袖，痛哭不止，哭得双目皆肿。炀帝不觉深自悔恨，多此一行，早日南归，便不致于有事发生了。

这时有将士等前来请旨，报称始毕可汗的兵马，约有数十万人，若是开关和他们交战，一则寡不敌众，二则胡骑锐气正盛，定必要失利，不如扼守雁门关为是，待勤王之师前来解救。炀帝踌躇了半晌，只得硬着头皮，镇定了心神，令将士出外候宣。炀帝便亲自上马出去巡视，传谕众人道：“始毕负恩，无端袭击，尔能努力拒贼，苟能保全，朕当不吝重赏。向有官职的人，依次进级。向无官职的人，便除六品！”将士们听了炀帝的宣谕，都是欢然踊跃，齐呼万岁！士气陡然大振，一个个奋起精神，据关力战。任凭始毕骁勇，率众奋攻，城上的守卒，拼死抵御，终不能斩关而入，相持了二十多天。炀帝已是诏令天下募兵，附近的守吏，都纷纷前来助王。

屯卫将军云定兴，本是已故太子勇的宠姬云昭钁之父。勇被废，定兴亦坐罪夺官，与妻子俱没为官奴。及炀帝嗣位，闻云定兴有巧思，乃召至东京，让办营造。云定兴知宇文述为炀帝的宠臣，即谄事之，赠珍珠宝帐与宇文述。

因此得宇文述的欢心，辄在炀帝前，誉定兴的才能，不次超擢，得为屯卫将军之职。至此闻炀帝被围，遂亦募集壮丁，遣令赴急。一时应募的军丁，倒也不少。云定兴在应募人的里面，瞥见一个少年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眉清目秀，精神勃勃，在众人中间宛似鹤立鸡群。云定兴便召问籍贯，方知那一少年，即是现在任抚慰大使李渊的次子，名叫世民。定兴大喜道：“真乃将门虎子，果是不凡。但看汝尚属青年，恐未必能为国家效力。”世民朗声道：“世民年已十六，怎见不能为国家效力。并且为将在谋不在恃勇，岂是定须临阵杀贼，才为将么？”

云定兴听了世民的话儿，不禁心服，即令世民傍坐，问及解围的计谋，世民答道：“始毕可汗的骤举大兵，来围天子，原知仓猝之间，援者不能立刻便集，故敢如此猖獗。如今此处的士卒，既不甚多，而应募的军丁，皆都是未经训练，不堪临阵。只可虚张声势，作为疑兵。可于日间引动旌旗，使数十里不绝，夜间则钲鼓相应，使喧声四达，胡虏必疑我们的救兵大至，不能逞志，便会望风遁走了！”云定兴鼓掌称善道：“汝计甚佳，我实不及汝了！”当下便依计施行。始毕果然疑惧，不敢急攻雁门关了。

这时，炀帝又遣义成公主的来使，领导了隋使，相偕出关，自间道绕至突厥牙帐，入见了义成公主。呈上炀帝密函，义成公主急行拆阅，乃是炀帝请她设计解围。公主打发了隋使后，即致书始毕可汗，伪称北方有急，促始毕还军。始毕可汗正恨不能前进，灰了心念，得了公主的告急，深恐后路有失，便趁此收兵解围，败兴而退。

炀帝见始毕退走，他又发威胆大了，遣骑兵追击。始毕已是老远的去了，只有一二千名的老弱残兵，逗留在后，遂被隋军掳了回关，覆命报功。炀帝遂命一律枭首，悬示关门。始启程南返，到了太原。宇文述等请炀帝仍还东都，正合炀帝心意。遂不还西京，竟由太原南下，直达东都，论功叙赏。此番固守雁门关的将士，共计一万七千余人，哪知炀帝食言靳赏，事后录勋的只有一千五百人得进官阶。与在雁门关被围时，对大家所颁的谕旨，全不相符。那般将士，以炀帝失言，王言似戏，不免失望，互有怨言。本来在平定玄感时，炀帝也是赏不副功，此番又是自食前言，无怪将士要生怨了。

吏部尚书樊子盖，乃为众上请道：“圣上宜论功行赏，一如前言，怎能失信于将士！”炀帝最恨直言，子盖面陈其失，炀帝不觉十分恼羞成怒，勃然变色道：“公欲收揽人心么？”樊子盖听了这句话儿，哪里还敢再言，自寻没趣。这么一来，将士尽皆解体，各存贰心了，不愿再和炀帝效力了。正是：

乖方措置生众怒，怀贰生心坏国防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幽轩短槛迷楼藏春 登楼入阁任意寻欢

复道临空，环回曲折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洞房参差，珠帘半垂，红栏十二，巧接回廊。粉黛三千，暗藏春色，笙歌隐隐，似在西房。循声以去，却是东厢。狭道沉沉，视无去路，信步前行，豁然开朗。迷离恍惚，使人彷徨。又惊又疑，半奇半异，似这般的所在，令人身入其中，真有不知西东的状况。费去了多少民脂民膏，做成独夫的朝欢暮乐。原来这所曲折离奇的新宫室，叫作迷楼，也是炀帝寻欢的新所在。只因炀帝觉得那所西苑和显仁宫，虽是壮丽宽敞，足示尊荣，但可惜没有曲房小室，幽轩短槛，作他悄悄的寻欢追乐。一日便顾语近侍道：“如今若有良工，能为朕造一所精巧的宫室，朕生平愿足，决计从此终老，再也不愿他求了。”当下便有一个近侍高昌奏道：“臣有一友，系浙江人氏，姓项名升，能造精巧屋宇，圣上何不召他一问，定能翻新立异，别出心裁，曲中圣意，足遂所愿。”炀帝大喜道：“既有此人，快些与朕召来！”

高昌奉谕面退，隔得不到半月工夫，已得项升召到，入见炀帝。炀帝却温颜对他道：“高昌荐汝能造精巧屋宇，朕因此处宫殿，皆嫌阔大，不能逶迤曲折，耐人寻味。汝可能为朕另造一宫，须要曲折胜人！”项升答道：“臣虽略通制造，只恐不当圣意。与其受责于后日，不如先待臣绘就了图样，上呈御览。若能合意，即可依样建筑，也不为迟。”炀帝听了项升的话儿，觉得也是不错的，即道：“汝说甚是，但不得延迟，快些去将图样绘就，待朕过目！”项升应旨退下，赶紧画图，穷思极想，费了数天的脑力，方将图样绘就，面呈炀帝。炀帝展开细瞧，见上面绘一大楼，却有无数的房间，许多的门户，左一个弯，右一个弯，离离奇奇，竟看得眼目昏花，分不仔细。须项升在一旁指示，方才有些眉目，便欢然道：“图中有这般曲折，造成之后，定能精巧玲珑，深中朕意！”当下即命高昌，赏给项升彩帛百端，并命即日兴工，项升拜谢而出。

炀帝又下诏两道，一是饬四方运输材木，一是催各郡纳钱粮。一时风行雷动，刻不待缓。令舍人封德彝监督催办，如有迟延违旨，即须指名参劾，不准容情。这般的严重逼迫，谁敢道个不字，俱皆遵旨奉邀。项升召集工匠，即在西苑的东偏，捡了一块静地，便依了图样，赶紧动工，日夜构造，不到一载工夫，已是造成。

炀帝已早就望眼欲穿，一闻竣工，立即命驾往游，令项升作了前导。在外面望去，楼阁参差，轩窗掩映，已是动人。走进门去，逐层游览，便如小子开首所说的情形。炀帝在里面左顾右盼，累得目眩神迷，已不知身在何处，因此笑顾项升道：“汝有这般巧思，真是难得。朕虽没有到过神仙洞府，谅他也未必胜此！此楼曲折迷离，不但俗人到此迷惘不知，便是神仙到来了，恐也不免要昏迷。今朕可特赐佳名，叫作‘迷楼’。”项升极口称佳。随即面授项升五品官阶，项升急忙俯伏称谢。炀帝到了里面，便不忍即离，当下宣召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、袁宝儿、袁紫烟、妥娘、杏娘、朱吉儿、薛冶儿、韩俊娥等一般得恩宠的美人，迁入迷楼居住。

宣召谕下后，那些人便搬运细软和一切陈设，在迷楼里面，各捡了合意的幽室，迁住了进去。又是一番忙碌，布置停当舒齐。炀帝又因这几个夫人、美人住了迷楼，不能十分热闹，空屋子太多了，遂命西苑令马忠，再在西苑里面，挑选了一千多名窈窕佳人，拨入迷楼居住，马忠便依旨奉行。好得西

苑里面的那些人，都是挑选过的。马忠也不费什么力，只在花名册上瞧视，若在十五岁至十八岁的，便点名入选拨入迷楼。不消半天工夫，一千名窈窕佳人已是选得。马忠即命她们，立即搬入迷楼居住。她们便一个个莺飞燕舞的到了里面。只是一座迷楼，千门万户，洞房曲室，实在浩繁。一千名美人，迁住了进去，兀是余室尚多，一经点视，还有一千余所空室，迷楼的浩大，也是可惊了。一来那些洞房曲室，都是幽小，二来迷楼共分三层，所容更多。炀帝索性再请萧皇后和十六苑夫人，在显仁宫中的采女，又挑得五百名，依旧没有满额。可巧有个佞臣，由外任来京，献进了五百名美人儿，一个个都是桃腮杏靥，柳眉樱唇，嫩藕般的粉臂，红菱般的小足，怎不叫炀帝心喜。立将佞臣放了美缺，以酬其功。

从此迷楼里面，红粉成行，莺燕列队，都分占了一室，盼望君皇驾临。炀帝便日夕的乱闯，也没有一定的目的，到了哪一室，便是哪一室的造化了，得沾了雨露。日子一多，炀帝却觉得不满了。只因往往曲曲折折走了一程，依旧是那个所在。炀帝原有一个恶习，任凭怎样美色的宫女，他幸了三次，便是生厌了。趁了他的心意，最妙的是日御处女。迷楼中的处女，原是不不少的，炀帝却不能一一御幸，就为了曲折迷离的原因，使他不能走遍。炀帝便向萧皇后说了此事，萧皇后笑道：“圣上只须瞧了花名册子，一个一个的点名召幸，既可免了跋涉，又能免去了多幸的偏弊。”炀帝不觉附掌称善。恰巧宇文述进献了四顶精致的大帐，炀帝大喜，即命分铺在楼上的四阁。又替这四帐题了佳名，第一帐叫做“散春愁”；第二帐叫做“醉忘归”；第三帐叫做“夜酣香”；第四帐叫做“延秋月”。这四个大帐儿，都能容纳十多个宫女。炀帝除了游宴之外，便在四帐里面，点了花名册子，一个个依次点幸，干那风流云雨的勾当。所有的军国大事，早已经抛在脑后。一切奏牒表章，经旬匝月，一眼也不去瞧视。虽然有时偶尔翻阅一回，转瞬便又推开。一任三五幸臣，把持着朝政，舞弊作奸。炀帝只知道日幸处女，摧残花枝为快。只是那些处女，初承恩宠，终是娇怯推避，拗手拗脚，炀帝终是不能任意宣淫，常在纳闷。

有一天晚上，炀帝在“散春愁”帐中，点到了一名宫女，叫做史丽贞，十五年华，娇小动人。炀帝便将她抱入了怀中，替她宽解罗襟，哪知丽贞力拒道：“贱婢年尚幼稚，未识风流，望圣上宽恕。待贱婢长成，再受圣恩不迟！”炀帝原是自命温柔的人，在小女儿面前，从没有过疾言厉色，恐怕吓着了她们。这时见史丽贞力拒，倒也不能强暴，便笑着对丽贞道：“你也不须害怕，风流滋味要是给你承受了，命你推辞，你也是不肯的了。”当下炀帝将史丽贞松开了，命她坐在一旁。另点了一名宫女，便兴云布雨起来。那个宫女也是个处女，甜头初尝，不免婉转娇啼。坐了一旁的史丽贞瞧了这般光景，便更觉得害怕了，胆战心惊，掩着粉面，再不敢瞧了。在炀帝的初意，原是要史丽贞瞧动了情，也便好温存了。哪知史丽贞见了欲念未生，反而惊心更甚。待到炀帝云收雨散，休息了片刻，瞧见史丽贞怯生生的俏坐在一旁，早又引起了他的欲火，便对史丽贞道：“你可瞧见了，原是很有趣的。”说着便伸出手儿，去拽丽贞。丽贞见炀帝又要和她相逼，慌得她站起了娇躯，逃出了帐外。炀帝见她竟敢走避，不禁动了怒气，便也赶出帐外道：“你往哪里去！”史丽贞见炀帝追出帐子，她更是慌得昏了，转身向阁外逃走，炀帝随后追去。史丽贞逃到了阁外，见炀帝快要追近，不禁心儿一横，奔到朱栏前，狠命的将身子一跃，便跃出了栏外。炀帝惊呼：“啊哟，坏了！”趋

近杆前看时，丽贞已是做了坠楼的绿珠，玉碎香消了。炀帝后悔不迭，命人将史丽贞从丰殓葬。因此，炀帝怏怏不乐了好几天。

这一件事儿，传到了外面，给少府监何稠听入了耳中。他灵机一动，便绞尽了脑汁，造成了一辆车儿。车制得甚是狭小，只能容得一个人。车下备有各种机关，随意上下，可使男女交欢，自能控送任道，不劳双方费力。还有一个绝大的妙处，即为何稠造车的真意。原来不论什么女子，一经坐上了车儿，震动了机关，便能将女子的手足勾住，不能动弹，只能躺好了身子，供人摆弄。何稠为了迎合炀帝的心意，特地造出这辆淫巧的车儿，并起名为“御女车”。

“御女车”造好后，何稠将车献给了炀帝，又说明了一切。炀帝大喜，即将此车安放在“夜酣帐”中，急不待缓，便欲一试此车可是灵验。当下即点了一名体态风流的童女，叫她上车仰卧。那个童女怎知道其中的机关，又不知道炀帝的用意，便毫不迟疑的含笑登上了车儿。哪知她甫经睡倒，触动了车下的机关儿，立刻被勾住了四肢，慌得那个童女，用力挣扎，但她已是休想脱身了。炀帝的身体已早压到了她的身上，褪去衣裤强行合欢，那童女无处躲避，更不能抗拒，霎时间落红狼藉，蹂躏了花枝。那个童女，欲罢不能，一任罄控纵送，只是咬定了牙关任受。炀帝见车儿这么灵活，真是喜上加喜，格外有兴，好容易雨收云散，方才下车，拨动机关，将童女的四肢松了，任她懒洋洋的下车，如醉如痴的去了。炀帝遂赏何稠千金，以酬其功。一面又命内侍，向各地挑选美色处女，陆续送入迷楼，供他狂欢。在这辆“御女车”上，不知破了多少闺女的贞操。何稠的助君荒淫，真是罪不容诛了。

哪知何稠受了炀帝的重赏，退与同僚谈及此事时，自夸巧制“御女车”，而得意扬扬。不防有人冷笑道：“你的‘御女车’，一车只容一人，尚不能遽称精巧。并且还有一桩，迷楼之中，曲折甚多，天子不能在楼中乘辇，到处须劳步行。你倘能再造一车，既能御女，又好尽在迷楼里面，上下自如，曲折无阻，才能算你的能耐，可称心灵手巧了！”何稠给那人一说，便默然归家，冥思苦想了数天，又造成了一乘车儿。觉得不善，便又拆了重新又造，造了又拆，方始造成一车，觉得很合了心意。原来这一辆车儿，下面架着两个车轮儿，左右俱暗藏机关，可上可下，登楼入阁，毫不费事，如履平地。妙在车中的御女，也和前车相似。何稠精心造成此车后，又把车儿献与了炀帝。炀帝一经试用，果然能曲折无阻，上下如飞。炀帝更是大喜，便向何稠道：“朕得此车，便可以快意逍遥了，卿功劳甚大！”当下命人赏何稠金帛，并加封何稠为紫光禄大夫。何稠再拜请恩道：“臣为圣上任意造成了此车，此车尚未定名，还求御赐名号！”炀帝笑道：“卿任意造成此车，朕任意行乐，此车就名为‘任意车’罢！”正是：

任意只知行乐事，锦绣江山化作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情伤三美再动游幸念 愤因五子又削纳言官

话说炀帝得了“任意车”，在迷楼任意行乐，说不尽的欢娱快活，再也不知道人世间有那“忧愁”两字了。这天傍晚的时分，炀帝在延秋月帐中，拥了一个宫女，嬉戏调笑。忽闻帐外有娇声呼道：“圣上可能容贱妾入帐？”炀帝应声询问道：“卿是何人，不妨进来。”随见帐儿开处，走入了一美人，却是妥娘。只见她眉蹙春山，目含泪珠，炀帝遂向她询问道：“妥娘何事这么悲伤，可是受了什么气苦？”妥娘摇头答道：“怎会受人气苦，只因为秦夫人要不好了！”炀帝听说此话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秦夫人得了什么病症？”妥娘道：“起初只是感冒风寒，妾便劝她服了帖发散的药儿，她兀是不肯，便一天天的沉重下去，瞧上去竟不好呢。只因她终是不肯服药，病势怎会减轻呢。圣上可去瞧她一回，好好叫她服药，也许圣上劝她，夫人终得依圣上的话了。”炀帝将怀中的宫女，推开了道：“朕也好多天不到那边去了。她的病儿沉重，你要是不来报知，朕还记不起她呢。”妥娘道：“圣上还记得起谁来呢，十六苑夫人迁入迷楼后，谁能见了圣上一面呢！”炀帝含笑道：“你也不要醋语侵朕，朕却是周旋为难。”妥娘啐了一声，转身出帐。

炀帝随后走出，到了阁门首，炀帝和妥娘坐上了“任意车”，说是同往秦夫人处。妥娘见“任意车”儿行动自如，不觉笑道：“真好玩！”哪知炀帝暗按机关，妥娘身子往后一仰，四肢已是被钩住了。炀帝一面笑道：“这才真个好玩呢。”说着一面动手，褪下了妥娘的绣裤，又是这般这般，如此如此了。妥娘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了道：“谁造成这种歹毒的车儿，摆布人家，真要烂尽他的心肺了！”炀帝笑道：“叫你受用了，你又骂人。冷落了你，你又酸气儿喷人。”妥娘道：“妾原是请圣上去探视秦夫人的，本不图什么快活儿。况也屡经恩幸，心满意足的了，还得什么酸气不酸气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你的口利，朕也说不过你。”说着便不多语了，只是纵送行乐。妥娘急道：“往后的日子多着呢，何必急急一时。秦夫人的病，这般沉重了，还不快瞧她去！”炀帝在兴头上，怎肯便休，把个妥娘恨得牙儿痒痒的，但又不敢骂，又不能转动身子，动手动脚。只有待炀帝尽兴，方才将妥娘放松了，一同结束。妥娘红着脸儿道：“往后再也不要坐这种车儿了。”炀帝哈哈大笑道：“你道好玩，怎又不好玩了！”妥娘道：“妾说的好玩，原是指它行动自如。哪知还有这个勾当，便是不好玩了！”炀帝道：“这个勾当，也是行动自如，不劳费力，哪会不好玩呢！”妥娘啐的一声道：“人家的身子和手脚，都不能动弹，还说行动自如么？”炀帝一笑无言了。

随后炀帝驾着“任意车”，来到了秦夫人的室前，炀帝和妥娘下了车儿，妥娘揭起垂帘，轻道一声：“驾到！”炀帝早已是急入室中，趋向秦夫人卧榻。凤琴听说炀帝来了，急待挣扎起身子，哪知病重力乏，再也抬起身子，反累得一阵娇喘，连声咳呛。炀帝早已到了病榻前面，揭起罗帏，见凤琴要挣扎坐起，急即止住她道：“夫人但请安睡，不必拘礼。朕好几天没到夫人处，竟不知夫人病到如此地步，还望夫人安心静养，服药调治。”凤琴流着泪道：“有劳圣上前来探妾，只是贱妾自知命在旦夕了。回忆应选入宫，主持清修苑，屡受圣上的恩宠。哪知妾身命薄，不能再侍奉圣上了。前回圣上索去的睡鞋，可还藏在。往后不见妾面，睹物便要伤情，不如毁掉了罢！”

炀帝见秦凤琴玉容憔悴，话儿凄凉，又触动旧事。觉得宣华夫人临死的

时候，也是这般光景。如今秦凤琴若是去了，又少了一个绝色。新愁旧恨，并作一堆，也不禁涕泪交流。凤琴见炀帝这般光景，越发伤心，不觉哇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大口鲜血，顿时昏死过去了。慌得炀帝和妥娘，赶忙将她叫醒。凤琴悠悠醒转，面白如纸。这时其余的夫人、美人们，闻知炀帝在秦夫人那里探病，便也都来凑热闹，献殷勤，争前探视秦夫人。大家见了这般光景，倒也有些凄然，一个个悄没声息。

这时，忽见门帘一掀，走进了一个人，却是黄雅云。雅云到了里面，瞧了瞧凤琴，皱着眉儿，轻轻的道：“秦夫人的病势，凶得多呢，那两个却也不轻，只是比了她还好！”炀帝惊问道：“还有谁不适？”雅云道：“说也不信，一个是生龙活虎的樊夫人，如今病得绣花针快要拿不起来了，不要说舞剑了。一个是刘夫人，妾对她道：‘夫人会画符的，只须画道符儿吃了，病便没有了。’她却道：‘死生有命，不是符法所能挽回的。我的寿限，只能活到二十一岁，不能再多了。’妾听了她的丧气话儿，赶忙掩住了她的嘴，不准她再说。在她那坐了一会，才到这里来，瞧瞧秦夫人可怎么样了？”

炀帝听了黄雅云的话，更是纳闷。正想前去探视樊刘两个夫人，秦凤琴忽的病势突变，一阵阵气喘，又吐了几口鲜血，竟是一瞑不视，命赴黄泉了，炀帝不禁放声大哭。妥娘原和秦夫人同住在一苑里，两人如同亲姊妹一般，十分要好。如今秦凤琴死了，好似肝断肠摧，她捧了凤琴的尸身，竟哭晕倒在榻上。众人一面呼醒了妥娘，一面又劝慰炀帝。好久好久，才将他两个人拽出了室外。自有人收拾了凤琴的尸身，依礼殓葬，那也不细表了。

就在秦凤琴死了还没到三天，刘云芬和樊玉儿也一先一后的魂归地府了。炀帝接连死去了三位绝世美人，自负多情的炀帝，怎不要如丧考妣，抢地呼天，悲痛欲绝呢！并且炀帝的性儿，人在他面前时，他却不在意上，要是和他违面死去了，他便似失了宝贝，又是念念不忘了。因秦、刘、樊三个夫人一死，他便想起了秦凤琴的一双金莲，怎么样的可爱。回忆起第一次幸她的时候，被底风流，真是欲仙欲死，如今再要捡个像她的人，可也不能够了。就是那刘云芬呢，不但体态风流，又是才能出众，会施符法，此后有什么缓急，便也无人再能作法了。樊玉儿的武功卓绝，也是无人可及。怎的苍苍青天，偏要将她们三个人夺去了。炀帝越想越是神伤，不觉终日的长吁短叹，闷闷不乐。钟情深处，容易成痴，几视迷楼中许多的佳丽，没一个得及秦、刘、樊三人了，便闲居索兴，游玩无心，终日价昏昏沉沉，倚卧榻上，消闲了“任意车”儿。

萧皇后见了炀帝如此凄凉，她原是柔顺无比的人，事事只求炀帝遂心，便百般婉劝，炀帝终是快快不乐。萧皇后没有法可想，忽的灵机触动，便去袖了一卷图儿，含笑向炀帝道：“贱妾有一神方，给圣上服了，定能心欢喜快！”炀帝听了萧皇后的话儿，觉得诧异，不禁展颜问道：“爱卿可有什么神方，却能使朕消去忧虑？”萧皇后便在袖中，取出了一卷画儿，道：“即此便是。”炀帝接了图儿，展开看时，却是一幅《广陵图》。炀帝不觉破颜为欢，笑对萧皇后道：“江东春色，却是动人，第一次朕和爱卿等往游，得以饱尝风味，其乐无比。第二次再往，为了东征高丽，未能久留。今日若欲排除愁恨，除了江东春色，或可使朕心快乐，若长在迷楼，恐难免愁绪侵人。爱卿示朕此图，谅也有意江都？”萧皇后一时不能转口，只得笑道：“江东春色，原是不恶，但长途跋涉，也觉难堪。”炀帝道：“龙船甚是安稳，一路上若不延迟，到那江都也快。”

当下即命左右往整龙船，克日南巡。萧皇后虽是后悔，已知谏阻不来，只好听他自由。炀帝又促命十六苑夫人和美人、妃嫔侍御整顿行装。这时清修苑的主持，已是封妥娘作了夫人。袁宝儿作了影纹苑的主持，薛冶儿作了积珍苑的主持，递补了秦、刘、樊三人的缺位。炀帝命她们整备一切，满望即日启程。哪知内使返报，所有先前的大小龙船，在杨玄感兵围东都的时候，给一般乱党焚毁无存了。现在只好另造新的了。炀帝闻报好生不快，便即颁下一敕，特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迅速监造龙船。那个王世充本任江都丞兼江都宫监，此刻已因杀盗的功勋，进为江都通守。接到了炀帝敕令，他也是逢君作恶的人，一经奉旨便即督工制造。只是急促之间，终不能立刻便成，炀帝只得耐了心儿守候。

那时四面八方的盗贼，仍是不绝，各地的守吏，相继报警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，恐炀帝不乐，常将警报隐匿，不使上闻。炀帝虽是沉湎于酒色，究竟也有些耳闻。一天临朝，顾问群臣道：“近来盗贼如何？”宇文述出班奏道：“近已渐少！”光禄大夫苏威，原以左仆射忤上被废，未几复起任纳言，寻即进位光禄大夫，加封房公。此时见炀帝动问盗势，苏威独隐身柱后。炀帝瞥见了苏威，觉得奇异，遂召苏威近前，向他询问。苏威却答道：“臣职非军旅，不知盗贼有多少，只觉得盗贼日近罢了！”炀帝诧问道：“此话怎来？”苏威答道：“盗贼前据长白山，今已近汜水，且往日的租赋丁役，今皆无着，岂不是尽化为盗了。”炀帝道：“区区小贼，尚不足虑。只是高丽王高亢，至今尚不入朝，真是令朕可恨！”苏威又答道：“高丽在外，盗贼在内，依臣愚见，外不足恨，内实可忧。圣上在雁门关的时候，曾许罢免东征，今若复欲征发天下的百姓，相率为盗的人，更要增加了！”炀帝听了苏威的话，不禁勃然变色，拂袖退朝。

从来忠奸异途，常相水火。苏威从此失了帝欢，便有人谰言献媚。这天节届天中，百官都进珍玩。苏威却独献《尚书》一部，御史大夫裴缙即对炀帝道：“《尚书》有五子之歌，苏威实有意谤上！”炀帝正不解苏威的用意，听了裴缙的话，当然怀恨在心。隔了一天，炀帝又议伐高丽，群臣莫敢进谏，苏威偏又奏道：“圣上欲讨高丽，何必发兵。但赦免各处盗贼，便可得数百万人，饬令东征，必能立功赎罪，平服了高丽！”他的一番讽言劝谏，原冀炀帝警悟，哪知炀帝面现愠色，不去睬他。苏威便即退出。裴缙却又谰言道：“苏威大不逊，天下怎来许多盗贼。”炀帝恨恨道：“老佗多奸，虚张贼势，意欲胁朕，朕拟命人批颊，姑念他多年的旧臣，所以忍耐一二。”裴缙遂也退出，另唆人劾威，前时典选，滥授人官。炀帝便也借了此因，将苏威削职为民。时光迅速，已是大业十二年的秋季，江都龙船，报称完工。炀帝大喜，便欲准备南幸，三下江都了。正是：

流连又向江都去，从此攀车不复归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悲歌发江头来去无踪 妙人在殿脚隐显有定

话说炀帝闻知龙船造成，即欲南巡，仍命皇孙越王侗留守东都。右侯卫大将军赵才进进谏道：“如今百姓，疲劳已极，府藏又是空虚，四郡的盗贼，蜂起各地。圣上正宜还守西京，安抚兆民，缘何又要南幸江都？”炀帝正在兴头上的时候，最恨人煞风景，所以听了赵才进的话儿，立时大怒，即命人将赵才进拘押狱中。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：“当中有以社稷为重，毋以荒游为乐！”触怒炀帝，即日在朝堂杖死了任宗。奉信郎崔民象和王爱仁，先后谏阻，均为炀帝所杀，朝臣遂不敢发言劝阻了。待到整装既毕，即日起程。这一番南巡，萧皇后和十六苑的夫人、美人们，以及后宫妃嫔，尽行带去。

这一天炀帝的车驾方出西苑，见有一人俯伏在地上，凄声道：“小臣送驾！”炀帝在辇中瞧视，见地上的那个人，便是西苑令马忠。当下便道：“汝在此看守西苑，不劳送行了。”马忠咽着声儿道：“圣上的銮舆已是出发了，小臣料难挽回了。只望圣上早早驾回，小臣当整顿西苑，恭候驾临。”说着马忠泪流满面。

炀帝瞧了这般光景，倒也不禁怅然，停了半晌，方道：“朕偶然游幸，原是即欲回来的，汝何必悲伤。”马忠道：“皇上造成这所西苑，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和财力，方始得有北海、五湖、三神山、十六苑的风景。皇上岂又不加恋爱，故舍此远游。小臣对景伤心，便致泪下。”炀帝黯然道：“朕又不是永离此苑了，汝要这样悲伤。但教汝好生看守，勿使园林零落，殿宇萧条。”说到此处，即口占一诗，命从吏书录，乃是：

我慕江都好，征辽亦偶然。

但存颜色在，离别只今年。

即将此诗递与了马忠，作为留别宫人。马忠方起，让过了銮车。

这时和炀帝并坐一车的萧皇后好生纳闷。只因马忠的奏言，和炀帝的答词、诗句均寓着悲感，令人不快。但也不好说出口来，只好隐忍在心中了。行至河滨，炀帝下辇，即望见新造成的船只，排列河中，多是云龙装饰，制度更比前几次的宏伟，灿烂夺目。炀帝当然心欢意乐，便和萧皇后分乘了最大的龙船。十六苑夫人们，也各坐龙船一只，只是规模略为小一些。其余的美人儿们，也都一一分派，各有坐船。文武百官，或在船中居住，或在岸上夹护，鱼贯前进，连绵不断。炀帝到了船中，即传出一谕，不奉停泊的号令，就是晚上，亦要进行，不得擅停。这一晚，秋夜月清，一阵阵的凉风，在水面上送来。炀帝开了船窗，眺望秋夜的景色。岸上的四面秋声，幽凉动人。炀帝玩赏了一会，正想闭上了船窗，退下就寝。忽听得有一片歌声，顺了风儿，送入耳中。歌云：

我兄征辽东，饿死青山下。今我挽龙船，又困隋堤道。

方今天下乱，路粮无些小。前去千万里，此身安可保。

暴骨枕荒沙，幽魂泣烟草。悲损门内妻，望断吾家老。

安得义男儿，焚此无主尸。引其孤魂回，负其白骨归。

炀帝听了这一支歌儿，觉得歌中的字句，都是刺他的话儿，禁不住心中的气愤，便令左右侍卫，即速上岸，捉唱歌人到来，不要放他逃了。侍卫奉了炀帝旨意，赶忙离船登岸。听那歌声，似在东首，循声过去，却又在西边了。回到这面时，已是无声无息。琅琅的歌儿声，又转向了他处。累得侍卫们心头火起，又是烦恼，又是焦急。虽是秋夜凉爽，额上的汗珠，却一颗颗

沁出。当下他们聚语道：“照了这样追东赶西的捉去，唱歌人没有捉到，我们的两条腿，先须跑折了。我们还是四下分开了找寻罢，也许将那个狡恶的唱歌人捉住。”大家听说，都道：“甚是！”正待分头找寻，忽的歌声起在面前。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、首发蓬松的人，面上积垢盈寸，好不肮脏，赤了左脚，一只右脚上却穿了一只破草鞋，蹒跚着向前走来，口中兀是还是在唱道：“今我挽龙船，又困隋堤道。”侍卫们便发了一声喊：“围住了那个唱歌的人！”便一拥上前，将他擒住了。

那个唱歌的人，却不出声，听凭侍卫挟了他上船，来到了炀帝面前。侍卫报告炀帝道：“此人便是唱歌的人。”炀帝见那个唱歌的人，对了那憨憨痴笑，绝不慌张，便喝问道：“这支歌儿，谁人编了出来，叫你唱的？还是你自己编出来歌唱的，快些从实供出来！”唱歌人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支歌儿，我哪里编得出来。”炀帝温颜道：“你只要道出编歌人的姓名来，不但恕你无罪，还得重重的赏你！”唱歌人道：“若问编歌的人，便在眼前。他的小名，叫作阿摩！”炀帝不禁勃然大怒，戟指叱道：“大胆狗头，好生无礼，左右还不快与我将他推出，斩首船头。”

左右听了，欲将唱歌人推出，唱歌人忙道：“不是小人怕死，尚有几句话儿，待我说了，再杀我也不迟。”炀帝喝退了左右，问道：“你还有何话须说？”他道：“征辽巡幸，百姓乱离，盗贼四起，死亡枕籍。造成这个现象的，便是圣上一人。有了这么样的现象，才有这支歌儿编出。追本穷源，原本该算圣上编出，如今反要将我杀死。我看你的死日也在目前了。”炀帝给他一番臭骂，怎不要气愤填胸，便拔出所悬的宝剑，向唱歌人斫去。只见他两臂一挥，在他左右的侍卫都跌得东歪西倒。他便回转身躯，几个箭步窜出了船舱。炀帝仗了宝剑随后追出。方到船头，唱歌人长啸了一声，纵身入水。水化四溅，人便不见冒起。炀帝急命熟谙水性的人，跃下追寻，已无踪迹，便上船复旨。炀帝又骂又怒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只得丢过一边，仍命启行。

这时天已大明，气候忽的转暖。到了日中时候，更是暴热。竟是秋行夏令，宛似盛暑。龙船虽是宽敞，炀帝也觉困闷。岸上的一般牵缆夫役在烈日下面，一个个挥汗如雨，不胜劳惫。炀帝瞧见了，倒也动了怜悯，遂依了翰林学士虞世基的话儿，令就汴渠两堤移植柳枝。且诏谕地方人民，有献柳一株者，即赏一缣。这时柳尚未凋，百姓都掘柳来献。炀帝终算高兴，也从龙船登岸，亲手种柳一株，作为首倡。那般文武官儿自然上行下效，亦各种了一株，然后令百姓分种，照柳给赏。百姓踊跃非常，越种越多，且随口编出几句歌谣，大家歌唱。那几句歌谣乃是：

栽柳树，大家来，好遮荫又好当柴。天子自栽，然后百姓栽。绿荫堤上满，凉风柳中来。

炀帝听了此歌，却又满心喜欢，又命人取钱，散给百姓，并亲书金牌一面，悬在最高的柳树上，赐柳姓杨。因此后人呼柳都称杨柳，嗣是柳荫满堤千丝垂碧，自大梁迤邐南下，柳树成行，到处都是，顿使炎热失势，化作清凉。这时江都通守王世充又献上了吴越女子五百名，作为半途供应役使。炀帝一时没处安排。恰巧虞世基在侧，见炀帝发付不下，便即奏道：“不妨即将她们充作了殿脚女，在岸上同牵船缆。每船可用十人，另用嫩羊十口相间而行，定能辉映生姿，异常有趣。”炀帝附掌称善，便依了世基的话儿，将五百个女孩子充作了殿脚女。于是红粉轻盈，彩袖盈空。一路上绮罗飘逸，香风传芳。炀帝看了，好生欢喜。蓦见一个妙人在那殿脚女里面，秀出众人，甚是俊俏。炀帝不觉失声道：“这般绝色，怎得使充贱役？”遂令左右宣召

入船。到了面前，仔细瞧视，只见她腰肢柔媚，似风前垂杨，体态风流，如春后梨云。明眸皓齿，雪肤花貌。最妙的两道秀眉，却似一弯新月，格外动怜。炀帝含笑问道：“汝是何处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多大年龄了？”那女子跪地答道：“贱婢乃是姑苏人氏，姓吴名叫绛仙，一十七岁。”炀帝脱口赞道：“好一个绛仙眉黛！不必再到岸上牵缆，可留此侍朕。”绛仙盈盈谢恩。炀帝遵命左右另派他女补了绛仙的缺儿，一面又宣召萧皇后、十六苑夫人，来到大船同宴。

未到片刻工夫，已是一齐到了炀帝龙船。炀帝命绛仙拜见了萧皇后，并和各夫人施礼。萧皇后执了绛仙纤手，细细瞧了一回，啧啧地道：“好一个美人儿！圣上却在哪儿觅来？”炀帝笑道：“险些辱没了天人。乃在殿脚女里面。”妥娘笑道：“贱妾原是不解圣上忽然召宴。哪知却是献宝的。”众夫人一齐失笑。炀帝笑指了妥娘道：“只是你的话儿最是尖刻，专一打趣朕躬。”一阵说笑，坐入酒筵，开怀畅饮。绛仙笑吟吟地走近炀帝身侧道：“贱婢有支歌儿特来献丑。”炀帝听了好生快活。笑顾萧皇后道：“不道绛仙善歌，更是令朕心爱。”妥娘抿了嘴，笑道：“便是不善歌，圣上还不爱么？”炀帝含笑不语，却命绛仙快唱。绛仙便啾啾莺声，婉婉转转的唱出道：

蛾眉作对，粉黛分行。一千条锦缆牵娇，五百双纤腰挽媚。香风蹴地，两岸边兰麝氤氲。彩袖翻空，一路上绮罗荡漾。沙分岸齐转轻轻。侧转金莲，水涌舟回尽款款。低横玉腕，袅袅婷婷，风里行来花有足。遮遮掩掩，月中过去水无痕。羞煞凌波仙子，笑他照水嫦娥。游龙偃态，分明无数洛川神。黛色横秋，仿佛许多湘汉女。似怕春光去也，故教彩线常牵。如愁淑女难求，聊把赤绳偷系。正是珠围翠绕春无限，故把风流一串穿。

歌声歇处，妥娘早已斟了一杯酒儿，授与炀帝道：“唱得真好！快快赏与美人饮了。”炀帝笑道：“你不要献什么殷勤，绛仙原是要受赏的。她唱的歌儿妙在眼前风光，便拿殿脚女的娇态谱入了歌中。好不生动，令人神往。”说着便将妥娘所斟的一杯酒赐与绛仙饮尽。炀帝又道：“‘似怕春光去也，故教彩线常牵。如愁淑女难求，聊把赤绳偷系。’这几句真是佳妙无比。”妥娘又笑了道：“淑女也不难求，殿脚女中已是得了一个。赤绳也不须偷系，只要恩施雨露，待看今夜良辰，成就了水上鸳鸯。”各夫人听了不禁齐声失笑。炀帝也忍俊不禁。绛仙却挣红了脸儿，低垂粉颈。待到撤筵，萧皇后和各夫人退回了原船。这一晚，炀帝和绛仙果真作了水上的鸳鸯，成就好事。正是：

殿脚女中推绝色，绛仙眉黛最风流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麻叔谋杀人藏白璧 狄去邪放胆入地穴

话说炀帝和绛仙一夕欢娱，不消细表。绛仙既得恩宠，更是熏香敷粉，珠膏玉沐，一副黛眉，越发画得楚楚动人，愈见丰致如画。炀帝新恩方重，把她当作洛妃神女，格外宠爱，在龙船里，整日整日的和她作伴，再也不嫌寂寞了。这时船儿已过了雍邱地面，快达宁陵了，忽的虎贲郎将护缆使鲜于俱下了船报道：“前面的水势，湍急异常，阻碍了龙船，急切里不能驶去！”炀帝诧异道：“朕已两次临幸江都，并没有什么阻碍。怎么此次忽又这般了呢？”说着，炀帝便召宇文述等一般佞臣，同入御舟，询问所以。宇文述道：“此处地近睢阳，地脉灵长，所以易于变动浅深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前几次占天监耿纯臣上言，谓睢阳有王气环绕，朕也未深信。公谓睢阳地脉灵长，谅也惑于其说。要晓得地脉灵长，决不会迅速如此，公可一加检查！当日宁陵到睢阳的一路，系何人监工开凿！”宇文述唯唯应命。

一经检查，方知这一路河工，乃由总管麻叔谋监工。可巧麻叔谋也扈驾同行。炀帝当即召到了麻叔谋，询问所以。叔谋惶恐答道：“臣前时监工凿河，测量得甚是准确，并没有深浅。今日忽然变为淤浅，连臣也不知道有了何因。”炀帝道：“想是当年的开河工役，偷工躲懒，不曾挖得妥当，这却如何区处？”麻叔谋道：“容臣再去开挖，将功赎罪！”炀帝点点头道：“若是只有一段淤浅，还不要紧，易于为力。只怕一路过去，还有浅处，先须探明才好！”护缆使鲜于俱道：“臣看水势这般湍急，人也不能下去，篙又打不到底，怎能探试明白呢？”炀帝听了，也觉得甚是，便传问扈驾群臣，可有什么法儿，探试深浅。翰林大学士虞世基道：“这却不难，只须做一具铁脚木鹅，长及一丈二尺，自上流放下河中，视木鹅搁住，便是浅处。”炀帝依议，即命左翊卫将军刘岑制造铁脚木鹅，往验河水浅深。

待到左翊卫将军刘岑制就了铁脚木鹅，一经试验，竟有一百二十九处淤浅，刘岑依实复命，炀帝听后勃然震怒道：“这是从前开河的工役偷懒从事，不肯尽心开挖，致使贻误了国家大事。若不严法处死，怎能制服天下呢！”当下即命刘岑查究当年役夫姓名，悉行捕捉。计一百二十九处淤浅，捕得五万余人，炀帝悉命倒埋岸下。可怜这等人，生作开河人，死做抱沙鬼。炀帝惨无人道，真是令人发指。那个监河工麻叔谋，见埋杀了许多丁夫，也觉得寒心，连夜催促兵民，挖通淤道，让龙船逐段过去。只是麻叔谋第一次监督凿河的时候，尚有一大段事实，小子须先行补述。

原来他在督工开掘时，在上源驿旁，发得了一口绝大的棺木。麻叔谋原是个贪暴人物，疑心这口棺中，定有什么宝物藏在里面，便命夫役劈开了棺盖，向内瞧时，只见一尸容貌如生，发从前覆，长过胸前。其中并没有什么珍宝，只有一方石铭，上面都是古篆，多不能识。当时独有一个下邳书生，却能读出来，道：“我是大金仙，死来一千年。数满一千年，背下有流泉。得逢麻叔谋，葬我在高原。发长至泥丸，更候一千年，方登兜率天。”

麻叔谋听了，惊喜交加，乃自备了棺槨，安葬在城北隅，及掘至陈留地，可巧有朝使到来，用了少牢礼和白璧一双，致祭汉留侯张良的庙中，向神假道。告祭方毕，蓦地卷起了一阵狂风。待到风息，遂失去了白璧。后来有一役夫，在途中遇一贵人，峨冠博带，乘了一匹白驹，前后驹从呵护。贵人召役夫至前，取白璧相授道：“与我报尔十二郎，还尔白璧一双，尔当宾诸夫。”役夫莫明所以，只得跪拜受璧，乃至拜毕，抬头时已是不见了贵人踪迹了。

役夫好生惊讶，料想此璧定有来历，便不敢隐匿作为私有，即往献叔谋，并述神语。麻叔谋细细索解了一回，也是猜不出语中寓意。但见一双白璧，很是莹洁，便作为己有，并将役夫杀死了，为灭口计，心肠可也够歹毒了。只是这个神语，直到炀帝缢死江都，在位虽有十三年，扣足只得十二年，才知十二郎三字，便是指着炀帝，后人这般传说，也莫可究诘了。

麻叔谋贪匿了白璧，又监工至雍邱，前有一祠当道，叔谋传询村人：“此系何祠？”村人答道：“古老相传，内有隐士墓，甚有灵异。”麻叔谋勃然道：“什么隐士，据临此地！”遂命一般役夫入祠掘墓，才掘得数尺，猛听得一声怪响，下露一洞，里面灯火莹然，吓得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敢再掘了。麻叔谋传询众人，谁敢入穴一探，众人噤不能声。独有一人应声道：“未将愿往。”叔谋瞧那个发言的人，却是武平郎将狄去邪。叔谋大喜道：“狄郎将胆量过人，真好算个英雄汉子了。”去邪也不多言。紧扎停当，用绳缚在腰间，命役夫执住了绳端，缒将下去，入那深穴，约有数十丈，脚儿方觉及地。去邪见有路可通，竟将腰中绳束解去，大了胆儿，鼓着勇气，向前面行去。走了有百数十步，入一石室，见东北各有四柱，铁索两条，都有核桃般粗细，系住了一头巨兽，形状依稀似牛，仔细瞧视，却又似一只大鼠，目光炯炯，气息咻咻，去邪倒觉有些害怕。正在这时，忽闻轰然一声，慌忙回头，只见石室西壁，一门洞启，有一个道童走出来道：“来者可是狄去邪将军？”去邪好生惊讶，忙道：“小可便是！”小道童道：“皇甫君等候将军已是多时了，即请入内一叙。”去邪按定心神，洒开大步，随了道童入内。

进入室内，去邪却见是一所大殿，甚是宽敞，殿下排立了数十个武士，殿上端坐了一位神君，方面长髯，朱衣云冠。去邪心想上座的，便是皇甫君了，不知乃是何神，只好倒身下拜。神君坐着不动，也不发言。去邪拜毕，便有一个绿衣使叫他起立，导至西阶上立着。过了片刻时间，隐闻里面传声道：“快取阿摩到来！”便有人应声而去。

去邪听了“阿摩”两个字，不觉吃了一惊，暗想这是当今圣上的小名，难道他在此地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瞥见武士数人，牵入了一物，便是系在柱上的怪物。去邪方知此物便是阿摩，倒将疑念丢去了，留神听那殿上的神君。只闻神君责那物道：“我以一念之仁，使尔脱了皮毛，为中国的主子，如何不遵我言，虐民害物，肆意失德！”

去邪听了这几句话儿，又觉骇然。想不到这头似牛如鼠的怪物，便是我主炀帝。想到此处，不禁向那怪物瞧去，只见他摇头晃尾，做出了不少丑态。殿上神君勃然大怒，即命武士取了鞭儿，击那怪物的头脑。那怪物受击打后，发声狂吼，有似天空雷鸣震耳欲聋。这时忽有一个童子，捧了天符，自空而下，殿上神君见天使降临，即离座下阶，俯伏听旨。那童子便即宣言，去邪倾耳细听，却是：

阿摩当国，数本一纪，今虽荒淫，数尚未满。俟期即届，练巾赐死。兹可缓刑，慎哉无违。

天使宣读即毕，又复腾空而去。神君重行归座，令将阿摩仍藏原处，遂召去邪至殿上，面谕他道：“为我告麻叔谋，谢他掘我茔域，来年当酬他二金刀，勿嫌我轻薄呢！”说毕，便命绿衣使导了去邪，自他们趋出。过了一林，曲径路狭，不能并走。去邪乃向前行，及至走了一程，回头瞧视，已失了绿衣人。去邪只得踽踽独行，行了三四里光景，见前面有一所茅舍，有个白髯老叟扶了藤杖，立在门前。去邪因迷了路，遂向前问讯。老叟道：“郎君从何处到来，此地为嵩阳少室山下。”去邪也不饰词，即将所经过的一切，

向老叟说了一遍。老叟道：“郎君此奇遇，倒也不是偶然，老汉我粗解相术，如郎君的眉间，含有清气，却非红尘中人。若能辞官修道，不难得正果！此去东行三里，转过山嘴，便是宁陵在望了。”去邪遂谢辞而行，行不数步，偶尔回头，已失去茅舍老叟。自知身已入了仙境，悟了玄机，便存了出尘之想，只是麻叔谋那里，还须前去复命，再行辞官不迟。当下主意已定，向东行去。约三里相近了，转过山嘴，已是望见了宁陵县城，便至麻叔谋处复命。

叔谋见了去邪，失声惊呼道：“狄郎将怎的还在人世？”原来在狄去邪进入了洞穴中，不多时候，又是一声响亮，那所坟墓忽然崩陷了下去。叔谋和众人，都道狄去邪已压死在穴内了。此刻见了去邪到来，叔谋怎不吃惊呢？去邪便将入穴以后的事儿，约略和叔谋说了，叔谋哪里肯信，慌道：“狄郎将疯了，怎会说出这等胡话儿。”去邪本已无心富贵，便将计就计，索性装作了疯狂。叔谋见他真疯了，便命人驱他出去。去邪隐入了终南山。修道辟谷了，后得无疾而终。

那麻叔谋到了宁陵，适患风逆的病儿，起坐不安，饮食无心，有一个医生进方，用羊羔蒸熟后，醢了药末同食，方能治愈。麻叔谋依法炮制，果得痊愈，自此辄食羊羔，习以为常。宁陵县中，有个富户人家陶榔儿，原是刻薄成家，称为宁陵首富。陶榔儿的生性，甚是凶恶残甚。他因先茔也在应掘之列，竟是异想天开，盗了人家的小孩子，割去了头颅手足，用五味烹调，献与麻叔谋。麻叔谋咀嚼甚美，大胜羊羔美味。因召问陶榔儿，系用何物煮成此美味。榔儿笑道：“总监官若是爱吃，小人当不辞劳苦，逐日煮成奉上好了，只是小人先茔，还望总管成全。”叔谋点头笑道：“保全你的先茔，原是小事，不必放在心上，本官一力替你成全好了，只是你所献的肉食，究竟用了何物制成，味道儿这般鲜美，你可和本官说了。往后离了宁陵，我也好使人烹煮。”陶榔儿慌忙道：“这种肉食不是他人所能烹煮的，总监总是爱吃，小人终不断的献奉好了！”

麻叔谋见陶榔儿不肯说出来，就越发动了疑心，百般的向他穷诘，他兀是一味的支吾，不肯实说出来，麻叔谋也没有奈何，当下转念，便笑向榔儿道：“你不肯说出来，本官也不来追问了，只是你不断的供献，叫我怎生过意得去！”即命人排了酒筵，请陶榔儿畅饮，那个陶榔儿天性贪杯，听了好生喜欢。在筵席上，麻叔谋又殷勤劝酒，横也一杯，竖也一杯，一杯又一杯，把那个陶榔儿，灌得大醉。麻叔谋见陶榔儿大醉，命人拿去了酒筵，便又向陶榔儿询问那美味是由何物烹煮制成，陶榔儿酒后神志昏昏，便毫不隐瞒地，一一的说了出来。正是：

任他缄口金人密，酒醉难防泄了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 痴心一片私藏传国宝 分尸三段符应二金刀

话说麻叔谋灌醉了陶榔儿，问得实情，他不但不动怒榔儿，反赏了金十两，命役夫保护他的先茔。一面暗命陶榔儿，专窃他家的婴孩，供他蒸食。宁陵、睢阳两地的境内，失去了婴孩数百，哀声四达，都是一片的寻男觅女声，惨痛异常。哪知玉雪可爱的小儿，供了他人的口腹。叔谋又恐有人奏劾其非，便先行遣人入都，贿通了中门使段达，托他缓急相助。段达原是个贪人，得了麻叔谋的重贿，哪有不替他留神的理，果然没有隔得几天，左屯卫大将军令狐达，原是开渠副使，闻知了叔谋的蒸食小儿之事，便表章弹劾麻叔谋。段达即将奏表遏住，不使上闻，令狐达也无可奈何。麻叔谋法外逍遥，好生得意。

这天已是凿到了睢阳城，城市中的富民，都恐居宅和坟墓给叔谋掘毁，更邀众会议，集得黄金三千两，思献叔谋，只是一时无人介绍，尚未献入。适麻叔谋监掘一座古墓，穿通了地下石室，室中各物，遇风化作飞灰，惟有一方青石，上面有四句铭词。叔谋读之，乃为“睢阳土地高，竹木可为壕，若也不回避，奉赠二金刀。”麻叔谋思索了一回，还是不解。传问土人，答言古老相传，此中为宋司马华元的坟墓，别的却不知道了。叔谋哈哈大笑道：“华元乃是小国微臣，怕他什么。”

到了晚上，叔谋朦胧之间，忽有一吏到来，鸟袍紫带，对他道：“我王相召，请即随行！”麻叔谋身不由己的随与同行。走了一里多些路程，却于恍惚之间，见有宫殿一所，导引的来使即道：“到了，请入殿见王！”叔谋走入殿中，见殿上坐着一个王者，着赭色衣，戴逍遥冠。叔谋即伏地拜见，王亦离座答拜，始温颜对叔谋说道：“寡人便是宋襄公，奉了上帝的敕命，镇守此地，已是多年了。今将军来此掘河，万望幸免此城，勿使生灵失所。”叔谋听了宋王的话儿，沉吟不语。王又说道：“此地五百年后，当有兴王掘起。上帝特命寡人，保护此地，怎能顾了暴君荒淫，掘伤王气呢？”

麻叔谋依旧默然。忽殿外入报道：“大司马华元来了。”不多时，便见一个紫衣官儿，趋入殿中，拜倒王前。王含笑相扶道：“寡人尚未得到麻公的许允，免掘睢阳咧！”紫衣官人怒目视叔谋道：“上帝有命，保护此城，你这恶奴，既毁我宅，尚欲将此毁掘！”说至此，便向王道：“恶奴倔强性成，当用严刑罚他！”王也勃然大怒道：“何刑最酷！”紫衣官道：“溶铜灌口，烂腐肠胃，这个便是最酷的刑了！”王点了点头儿，紫衣官即叱命左右，将叔谋拽至铁柱前。麻叔谋破口大骂，尚思挣扎图逃，哪里能够，早给他们剥去了衣冠，将他绑在铁柱上面。便有一人持了一杯铜汁，正在沸腾，欲灌入叔谋的口中。麻叔谋方才害怕，急忙呼道：“大王见恕，愿依尊命好了。一定保护好睢阳城，决不掘毁的如何？”王者传令解缚，归还了他的衣冠。叔谋反上殿拜谢。紫衣官笑道：“上帝赐叔谋三千金，令取之民间。”复命前吏送叔谋回去。

叔谋听说有金可赐，便私下问了引他来的那人道：“上帝如何赐金与叔谋？”那人道：“阴注阳受，汝的三千金，自有睢阳城民送汝，汝可放心去罢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将他猛力一推，叔谋险些栽倒了，不觉吃了一惊，便即刻醒来了，方知乃是一个梦。

越日午后，果有家奴持入黄金三千两，报为睢阳坊市所献，请免掘城市。叔谋回想梦境，觉得命中应受，更是不必推辞了，便老实接受了。遂命役夫

绕道开掘，让出睢阳城。又是一路开掘过去，掘至彭城，路经大林，中有徐偃王的墓在，叔谋贪心又起，命人开掘，掘至数尺，里面已是坚不可发，乃是生铁熔成的，旁首竖有石门，锁键甚严。叔谋用计，将巨石撞开了石门。叔谋自往探视，有两个童子，分立门内左右，见了叔谋，即趋前道：“我王已是久候将军了，请速进来！”叔谋不知不觉，随了两个童子入内。见前面有一所宫殿，与前次梦中所见，大同小异。殿上也坐了一王者，头戴进贤冠，身穿朱色袍，面色温和。叔谋便立即上前，倒身下拜。王者命两个童儿扶起，赐坐一旁。王者开口道：“寡人的茔域，敢求将军保护，愿奉玉宝为酬！”言毕，取出玉印一方，给与叔谋。麻叔谋接印瞧视，不觉又惊又喜，原来那方玉印，便是历代帝皇受命的符玺，国家的重宝。王者又续言道：“将军须保重此物，这时刀刀的预兆咧！”叔谋听了，又是茫然不识玄意，只是含了笑容，向王者道谢，告别出墓。传令役夫，将坟墓仍复盖好，悉如原状。

那时炀帝，正是因为失去了国宝，四处派人收寻，终无下落，无可如何，只得秘而不宣，哪知已是到了麻叔谋的手中。麻叔谋得了此国宝，还道是神灵相助，将来得能身登大宝，心中甚是欢喜，即把国宝好好的收藏起来，不令其他人知道了。上面这一段便是麻叔谋第一次监工掘河的情形。此刻他又催督民工兵士，将淤浅处日夜开掘，使龙船通过，好得炀帝有了吴绛仙，日夕纵欢作乐，也不十分催促，一任龙船日行三十里也罢，日行十里也罢，终不计较，没有什么责言，因此麻叔谋尚不为难，逐节疏通。到了睢阳地界，麻叔谋回复了炀帝。

炀帝这时却想起了睢阳有王气事儿，不知叔谋发掘睢阳坊市，掘去了多少，若是能掘断了龙脉，未始不是佳事，免得日后有什么王者崛起，当下便问麻叔谋道：“睢阳地方，卿曾掘去多少坊市？”叔谋见问及睢阳坊市，自然不宜直说，慌忙道：“睢阳地灵，不好触犯，臣未敢发掘！”炀帝面色一沉道：“朕贵为天子，百灵均当效力相助，有什么不好触动，显见汝挟有隐情，从中作弊！”叔谋一时无言可答，只得用谀辞答辩道：“圣上向来以爱民为心，臣见睢阳坊市繁多，仰体圣心，好免即免，乃改道开河，好得路也相去不远。原不必定要就道睢阳！”炀帝听了，觉言得尚有道理，但是远不十分深信。遂命刘岑查探河道，究竟远近如何。也是麻叔谋命中该死了，那个刘岑原和叔谋不睦，一经查勘，竟迂远至二十里左右。刘岑哪里肯替叔谋留情，便据实奏复，炀帝怎不恼怒，立刻命人将麻叔谋拿入，囚入了睢阳的狱中。

麻叔谋正在惶急时，哪知令狐达趁了这个机会，再上弹章，详奏了麻叔谋盗食人家小儿，保护盗儿贼陶榔儿先茔，私受睢阳百姓贿金三千两，因此易河改道等情况。炀帝见了这道弹章，虽是动怒，却又起了疑念。即问令狐达道：“卿为开渠副使，和麻叔谋接近，早知道了此事，理应立即奏朕，怎的迟至了如今，方始上章弹劾！”令狐达立即答道：“当时臣即有表上奏，谅被中门使段达所扼，未得上呈。”炀帝即命人查抄麻叔谋的私产，得黄金数千两，白璧一双，及一颗受命的符玺。黄金尚辨不出，是否是睢阳百姓的贿赂，这留侯所还的一双白璧，原是国库中物，一见便知，尤其是那颗玉印，字纹明显，确是国宝。

炀帝见了这些东西，怎不吃惊，即道：“黄金和白璧，还是细事，姑且不论，但朕的传国重宝，如何也会到了他的手中！”便召令狐达入问，令狐达道：“依臣愚见，叔谋常使陶榔儿盗人家的小儿，这颗国宝，谅也是他命

榔儿所盗。”炀帝不禁失色道：“叔谋今日盗我国宝，明日将要盗我的头颅了，那还了得！”便命法司严讯叔谋，并命捕了陶榔儿，一并审问。麻叔谋据实招供，谓国宝实系徐偃王所赠，问官哪里肯信，说他凭空捏造，便指了陶榔儿为巨窃，陶榔儿供称窃儿是实，窃国宝却不敢。问官如何肯信，再三的严刑拷打逼问，榔儿承不起了重刑，竟毙命于杖下，乃定了罪案，请将麻叔谋处置极刑。炀帝道：“叔谋原是罪大恶极，姑念他开通河道，不无微功。赦免了他的子孙，但将叔谋腰斩结案了罢！”

在结案的前一夕，叔谋在睢阳的狱中，又得一梦，梦见了一童子，从天而降语道：“宋襄公和大司马华元，特遣我到来，对你说道。感念将军护城的厚意，将去年所许的两金刀，命我奉赠了将军！”叔谋尚不知金刀为何物，便问童子道：“既蒙相赐，金刀何在？请赠与我！”那童子厉声叱道：“死在目前，尚是不悟！到了明日，汝便知底细了！”叔谋从梦中惊醒，仔细详猜，终觉不祥，乃凄然长叹道：“我的腰领，恐要不保了。”到了越日的辰牌时刻，敕文传至，将叔谋如法捆绑定当，由行刑的人，驱至了河滨，号炮声中，叔谋已是斩为三段，又藉没了他的家产。

炀帝又复传敕令，将助守东都的段达，贬为洛阳监门令，还算他侥幸，没有送命。那麻叔谋的尸身，在河滨示众，宁陵、睢阳两地的老百姓，没有一个不附掌称快。老少男女，争先恐后来到了河滨，瞧那麻叔谋的尸身。那般失去小孩的人，更是咬牙切齿，见了麻叔谋的尸身，便拾起砖头向他的尸身掷去。一个人提倡，众皆响应，便你也一砖，我也一砖，直把个麻叔谋的尸身，掷得血肉模糊，已成了肉酱，方始一哄而散。麻叔谋的残尸，也没有人去收拾，一任鸟啄狗食，化为了乌有。凶残极恶的麻叔谋，便如此的完了。

闲话丢开，且说炀帝到睢阳，小住了几天，复起程南下，中途无他阻碍，只是死去了一个宠臣，便是大将军许公宇文述在道病亡。宇文述之子化及、智及，本皆无赖，前次尝从幸榆林，坐罪当诛。炀帝因念宇文述功勋，特从宽免死。如今宇文述没了，炀帝也甚是凄怆，厚加赙恤，予谥曰恭，且授化及为右卫屯将军，智及为将作监，仍命随驾同行。智及弟士及，尚炀帝长安南阳公主，还称循勤。一对青年夫妇，此时也随驾南下。只是一方面銮驾纵游，一方面的寇盗较前益炽，声势都甚是浩大。竇建德的从众，已是二三十万人之多，纵横骁勇在饶阳一带地面。

原来竇建德他得了张金称和高士达的余众，才能如此浩大声势。原来张金称和高士达，都给太仆杨义臣所杀，其中还有一段详情，须待小子下文细细的表明。还有那聚众在瓦岗寨的翟让和李密等人，这时也布置了一切，图取东都，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惊人事业，只苦了小子的这枝秃笔，不能分写几处。且待小子依了次序，一一说来。正是：

依将次序从头说，写出图王作霸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调兵遣将假计得真情 入营行刺虚言成实事

五千精骑，衔枚疾走，偷进了河曲东村。村上有五个大营，结成梅花形式。营中静悄悄黑沉沉，无声无色，好似丝毫没有觉着敌人已经袭击了。在月色微明的下面，只见中营高悬着一面大旗，旗上斗大的一个张字，随着晚风，在空中飘动。那五千精骑到了营前，拔开鹿角，一声呐喊，分向五营扑去。猛的号角一声，鼓声大振，伏兵四起，火把齐明。袭兵见有准备，反中了埋伏，不禁自相残乱。伏兵四面包围。攻击袭兵，把五千精骑，杀得四分五散，七零八落。逃出了东村的骑兵，只剩了六七百人，由那司兵赵大通，率了狼狈回去，见他的主将高士达。

原来自从张金称杀了孙安祖，士达便不时的率了人马，攻打张金称，要和安祖报仇。无奈金称那里，兵马众多，金称又甚骁勇，手下便有一个军师，六员大将。军师乃是饶阳人士，姓公孙，单名一个雄字。这个公孙雄，巧计多端，狡黠过人。六员大将，乃是齐国治、方振才、施大猛、张金发、冯超武、甘起鹏，皆是能征惯战，千人辟易的勇将。其中尤以张金发，更为了得，乃是金称的胞弟，善使一对八角紫金锤，人不能近。孙安祖的性命，也是送在他的手中。因此高士达和他交锋，终是胜少败多。

高鸡泊的窦建德辄遣人传语士达，金称其势正盛，未可轻犯，待其势衰，再作报仇之举，便不难将他攻破，一鼓成擒。士达性躁，哪里忍得。只是若和金称交战，终是失利，把个高士达气得半死。这一晚，赵大通又愿率了兵马，前往河曲劫营。士达即命大通拨领五千精骑，司兵刘黑闼、徐元茂一齐谏阻，士达只是不信，任凭赵大通前去。果中了埋伏，失利而回。士达好不生气。

到了翌日，恰有高鸡泊的密使到来，探问近顷消息。得知了此事，便归报窦建德。建德闻知劫营中伏，不觉起了疑心，当下命窦成小心防守了高鸡泊。他和线娘却带了一千骁卒，驰往清河士达山寨。早有守卒报知了士达。士达听说建德来了，急率众出迎。到了里面坐下，士达赧然道：“不听大哥的良言，屡次伤折兵马。”建德道：“愚正为了此故，特行到来。尚有要言须谈，请入密室见告。”士达点头起立。建德遂招了曹汝成、刘黑闼、徐元茂、赵大通四个，和了线娘，一同到了密室。建德却命线娘守在密室门外，倘若有人前来探视，即行拿下。

士达见建德这般防得严密，不知当作发生了什么大事。便是曹刘徐赵四个，也是暗暗惊疑。因此甫经落座，士达即问建德道：“大哥为了何事？”建德正色道：“小寨里面，已是有了奸细，你们可也不知道？”士达等听了，各吃一惊。士达慌道：“大哥怎知小寨里面已是有了奸细？”建德道：“若是没有奸细，怎的劫营的消息，吃张金称会知道，早早设下了埋伏，等我们劫营呢？这是不消说得，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。”黑闼点头道：“大哥一说，真觉可疑了。我们和张金称已是停战了相近一旬，前晚突然而去，他竟会早早埋伏，如此看来，山寨里面真有奸细混入了。”士达愤愤道：“不知是哪一个狗头，擅敢泄露军机，贻误大事。如今烦窦大哥想个佳妙法儿，捉出奸细，方能无事。”建德笑道：“不劳大哥相烦，小弟自愿效力。趁了这个机会还须与孙贤弟报仇。”士达大喜。当下计议定当，便即出了密室。

士达径升寨中大帐，集了众将道：“张金称屡败我军，本帅当一雪其耻，誓与决战。但将在谋而不在勇，本帅当用计破敌。”众将从未见士达用计，

今天听了他的话儿，都觉奇异，却要瞧他怎样授计。只见士达先命刘黑闼道：“今晚三弟可率了一千兵马，在相离河曲东村村口，五六里左右，拣树林严密的所在，埋伏在内，见有敌军追至，可突出袭击。”黑闼应命而退。士达又命徐元茂道：“二弟可率了一千兵马，在今晚到那东村村口埋伏，初见敌兵，不必出击，待其遇了黑闼伏兵往后退回，方可迎头痛击。”元茂也应命而退。士达又命赵大通道：“今晚初更时分，四弟可率了五百军兵，往劫金称大营，不论有备无备，只可败走，不能取胜，须将敌兵引出东村，待他中了伏时，即可回兵共击，痛杀敌军了。”大通唯唯应命。士达又命曹汝成道：“五弟可于傍晚时候，率了三千骁卒，绕道至东村村后，待到敌军追兵齐出，后防空虚，贤弟即可率兵突击，放火烧了他的营帐，劫夺他的粮草。”汝成应命退下。

众将见士达用计遣将，倒也井井有条，心中不由暗服。哪知他遣了四个结义弟兄，余将竟一个不用，便即退帐了。众将又不免暗笑，觉得士达终是个莽夫，这般大张声势的召了众人，却只用了四将，怎能敌得金称的兵马！哪知这一番的调兵遣将，全是嘴上说说罢了，原不是真个要劫营杀敌。众将哪知袖里玄虚，其中有个将儿，却将士达的计儿，一一牢记在胸。待到士达退帐，众将四散，他便悄悄的出了山寨，跨上了一匹马儿，直向河曲东村驰去。到了张金称营中，这般这般，如此如此的说了，即行告别回山。方到山角下马，只见刘黑闼和徐元茂两个含笑上前道：“杨将军辛苦了！主帅命某等敬候多时，请将军入帐面谈。”杨将军瞧了这般光景，明知坏了，欲待脱逃，刘、徐两个早分挟了他的两臂，拥入了大帐。士达已厉声喝道：“杨通狗贼，好生大胆，擅将军事消息，泄露敌人，今天被本帅察破，还有何言？”杨通见事已破露，终是难免一死，便也骂道：“士达匹夫，即已察破了本将军，要杀便杀，何须多言！”士达勃然大怒。即命帐前兵卒，推杨通出了帐外，一刀杀死。将杨通的首级，命人送至了张金称营中。

金称见杨通被害，便欲起兵报仇，军师公孙雄急忙阻止道：“杨通倾心于大王已是多日，高士达终是懵然不知，今乃突然将通杀死，且将首级送至我营，当然已知杨通和大王的私通。士达寨中，定有谋士相救了。大王若率兵前往，彼必有备。且恐反中其计，不如先遣细作探知了彼方动静，再行定夺。”金称遂止发兵。但命细作往探不题。且说高士达计得了杨通，除去寨中奸细，晚上即在寨中大开筵席，招饮众将。士达却和四个结义兄弟，陪了一个窦建德。线娘却在里面，由高玉仙款待。建德在席上对士达道：“如今奸细已是除去，但金称的军师公孙雄，此人狡猾多谋，先须将他除去，其余便不足畏了。”士达道：“这倒甚难，便是遣人去行刺，也不知他面长面短。”黑闼道：“刺客若能混入营中，便不难认清公孙雄的面目。难却难在刺客不能进身，才是没奈何呢！”建德点头道：“三弟的话儿甚是。”

这时线娘到了外面，闻知了此事，便笑对建德道：“那个公孙雄，还是待女儿收拾了他罢！”士达慌道：“不行不行！这不比劫狱，那些守狱兵丁容易对付。张金称营中，勇将甚多，怎能冒险前去？”线娘冷笑道：“高叔父不要长了他人志气，灭却自己威风。侄女虽是不才，若说要取他人一二颗首级，究还容易。”建德喝道：“你有多大能耐，目空一切，还不与我退下！”线娘吃了没趣，红着粉脸，退到里面，越思越怒，发作了憋气，便悄悄的结束下山。建德兀是没有知道，仍和士达等且饮且谈，不觉已是到了二更过后。正待散席，忽见外面奔进了一个人，浑身血污，左手拎了一个首级，向建德

一扬道：“公孙雄的首级，已是被女儿拿来了！”建德又惊又喜。

只见线娘面色有异，知她已受了重伤，慌忙上前扶持。线娘的小嘴儿一张，口中鲜血直喷，立刻晕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士达急忙命人取了内服伤药，调灌线娘。不一刻工夫，线娘悠悠醒转。一眼瞧见公孙雄的首级，哈哈笑道：“他被我杀了！”说着重又晕去。黑阔道：“侄女的神经，已是奋激错乱，快扶入里面安息休养。”建德觉得甚是。待到线娘再行苏醒，遂由建德抱到了内室。玉仙已是睡了，闻知线娘受伤，即起视，线娘昏晕了两次，精神大疲，昏昏沉沉，只是不言不语。建德好不愁闷，也不去安睡，坐在线娘卧榻上陪着，防她伤发生变。尚幸伤药神效，线娘到了天明，面色转润，昏昏的睡着了，建德方才安心，自去休息一会儿。

原来线娘激气下山，竟跨马驰入了河曲东村，在相离张金称大营一二里，她便下了马，将马藏在林中。她便悄悄的掩将过去，鹭行蛇伏，到了营前。她的身子原是伶俐，竟被她混了进去。这时有两个巡更的人向她而来，她望侧首躲过。待到两人相近，她一个箭步，蹿到他们面前。他们正待喝问，她手儿一拍，一个已是送命，一个更不敢呼喊。线娘已刀架在他脖子上道：“快些说出，你们军师的营帐在哪里？”更夫战索索指了西首道：“那面一座帐儿，便是军师的。”她随指瞧个明白。刀儿往下一按，更夫的头颅，便脱离了颈上。她拾起了巡更的锣儿，竟冒了巡更，向西边而去。到了公孙雄的帐前，见有两个守卒，正捉对瞌睡，她便放下了锣儿，蹶到帐前，嚓嚓两刀，都已了帐，她便蹿入帐中。

那个公孙雄尚未安睡，突见线娘持刀入帐，便知来意不善，急呼一声拿刺客，线娘已是手起一刀，削颈而过，头儿滚落。线娘拾起首级，返身出帐。拿刺客的呼声，已是四起。原来公孙雄的帐后，还有两名守卒，闻得了公孙雄的呼声，便也呼喊，惊动了各帐的人，一起出帐呼喊。片刻间火把齐明，线娘已是连蹿带纵杀翻了几个兵丁，逃出了大营，向东村狂奔。到了林中，牵出了那马匹，方才跨上马背，后面的追兵已到。为首的一将，手使八角紫金锤，便是骁将张金发，厉声喊道：“你往哪里走！”线娘不知金发的骁勇，圈转马儿，提了插在马背上的梨花枪，向金发分心便刺。金发喊声来得好！将右锤架开了枪，左手一锤，向线娘马头击去。线娘圈过马头。金发的右锤，已是拦腰打来，线娘急抬枪抵住，只震得两臂酸麻，虎口出血。正是：

英雄莫夸神通广，骁勇难当命险亡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 倾众报仇将计就计 率师讨贼借人杀人

话说线娘的梨花枪，招架张金发的紫金锤，震得两臂酸麻，虎口流血，才知金发厉害，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即虚晃一枪，回马便走。金发哪里肯让她逃去，拍马追来，追了一程，两马相近，线娘只得回身再战。战不到三个回合，线娘的枪法已乱，金发猛喝一声，使了个泰山压顶，双锤向线娘顶门击下。线娘暗呼声不好！忙用出了全力，起枪招架。金发双锤并下，怎生有势，压在枪上，宛似千斤相重。线娘两条粉臂的臂力，怎能抵得？只见金发的双臂一沉，锤儿更重，线娘休想豁开双锤，急得粉汗直流。咬一咬银齿，娇喝一声：“休得逼人太甚！”枪儿猛力一抬，这一下，倒也厉害，金发的双锤，被她直幌开去。连金发的身子，为了金锤豁开的势儿，往后一仰，险些坠下马来。线娘趁此回马而逃。明知金发定欲追来，便将梨花枪一插，取下弓箭在手。金发若是追来，只得赏他一箭了。金发果是不肯甘休，又在紧紧相追。线娘约摸箭力能达的时候，她便轻侧柳腰，张弓一箭，直向金发咽喉。金发听着弓弦声响，箭儿已是到了面前，急待躲避，却已不及，肩头便着了一箭。他才不敢再追。一来受了箭伤，二则已是到了高士达的地界，深恐寡不敌众，遇着大队敌兵，他才勒马回营。线娘始得安心。只是虽能逃得了性命，在那招架双锤的时候，震动了心肺，不免受了重伤。一路在马上，先已吐了好几口鲜血，她也自觉着慌。待至回到山寨，见了建德，神经便奋激失次，连晕了两回。侥幸伤药有灵，尚不至失了性命。

在那天午后，建德因欲线娘回高鸡泊调养，即用了一肩软舆，将线娘抬回了高鸡泊，自去休养。在建德离了清河寨不上两个时辰，便有细作到寨相报道：“张金称亲统军将二万余人，已是进了清河地界，声言替他的军师报仇。”士达闻报，一面饬人防守山寨，一面和四个结义弟兄商议迎战的计策。元茂道：“金称以报仇而来，其势正锐。若与交战，定必失利，不如固守山寨，待其锐气减去，不妨用计破他。”大通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二哥终是婆子气息，什么锐气不锐气！待小弟率兵前往，待他立营未定的当子，先杀他一个下马威！”

士达听了大通的话儿，便欲允许，黑阔急道：“大哥不能听了四弟的话儿，莽撞从事。二弟的话儿，却是有理。并且以小弟看来，尽让他们逼近山寨，我们一面用心防守，一面可从后山小路，绕道到东村，他们此次已是倾众前来，村中必少防御，我们只须用一千名骁卒，焚烧他的老营，并掳劫他们的家眷人口和屯积的粮草，他们闻知后路有急，必欲回援东村。我们便趁此追杀，占了胜利。”士达大喜道：“二弟的计儿甚佳。”当下便固守山寨，等候张金称的兵马到来。

且说金称的兵马进了清河地界，一路前来，见士达不遣手下兵马前来迎敌，倒觉有些奇异。统军甘起鹏道：“士达不要有计，故不遣一卒迎敌。此去却须谨慎，不要中了他的狡计。军师生前不是说过的，士达寨中有了谋士相助，便是这次的刺死军师，也许是谋士的计儿。”金称愤愤的道：“不知那个谋士，姓甚名谁，若得擒住了他，碎尸万段，方才泄我心头的愤气。”当下又命先锋齐国治，一路留心提防。哪知直逼到清河寨面前，始终没有敌军迎敌。金称笑对起鹏道：“那个谋士的才智，谅也有限，因此高士达只得据寨固守了！”起鹏道：“还是留神为要。”金称点头称是。先锋齐国治已是率众攻寨，无奈山上滚木石炮，灰瓶飞箭，像雨点般落下，休想近得。国

治传命停攻，到大帐前禀报金称，金称召众将入帐商议。统军冯超武道：“我军倾众来攻，利在速战，彼今固守相拒，多延了时间，若后方有变，倒也可虑。”甘起鹏骇然道：“他们不要探知了后防空虚，竟绕道去袭东村。”金称听了，觉得甚是，便点头道：“虽有我弟留在东村，只是新受箭伤，有敌也难抵挡。即烦甘将军和了冯将军，拨领三千轻骑，赶速驰回东村，小心防守。”起鹏和超武奉命而去。驰抵东村村口，已是黄昏，起鹏对超武道：“愚与将军不如分兵一半，在村口左右埋伏，敌军不来便是，若要来时，突然出击。定使他片甲不回！”超武鼓掌称善，便依计分兵，暗自埋伏。

到了二更，刘黑闼率着一千骁卒，绕道后山小路，来袭东村。只道村中无备，哪知才到村口，伏兵突起，将黑闼的一队人马，冲作了三段，黑闼好不慌急，再也不敢恋战，拨马便逃。河曲兵却乘胜追击，直将一千清河兵，杀得没多几个，只剩五六骑，保护了黑闼，逃回清河寨。黑闼含了满面羞惭，去见士达道：“张金称果然了得，早已埋伏了兵马，在村口等候，小弟不察，又着了他的道儿，杀得大败了逃回。”士达见用计不成，反中了敌人埋伏，损失了一千骁骑，又急又恨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只得命黑闼回帐休息。一面传命前寨兵将，用心防守。

金称那面，也已得了飞骑捷报。甘、冯两将，计破了袭军，金称好不欢喜，传命重赏二将，仍属留守东村。一宵已过，到了天明，金称率兵奋攻，喊声动地，势甚锐利。只是清河寨防御得法，急切难攻。一连数日，任凭金称骁勇，终是攻不下山寨。这天金称正在大帐里面，和众将聚议怎样破敌的策儿，急接到东村飞骑警报，道太仆杨义臣统兵出发以来，河北一路的英雄，被他攻破不少，声势甚是浩大。如今劲旅在后，士达屡经我军杀败，已是作了惊弓之鸟，不足虑他。大王急宜还援河曲，不要失了根据的重地。金称便命回兵，整队退去。又恐士达出兵追击，即命齐国治、方振才一同断后，河曲兵向后渐退。

早有清河细作报知了高士达，士达好生奇异。即问刘黑闼道：“金称独自解围，不战而退，可是诱我追击？”黑闼道：“断后有将，退行不速，必非诱敌，定是后路生变，不得不回了。”士达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可趁此追击一程了。”黑闼道：“彼已有备，不生效力，还是急遣细作，快到河曲探听，且待得了实情，再作计较。”士达遂命细作往探，待到河曲兵退还，清河寨也松了防守。

那个张金称回到东村，义臣的前队，已是到了河曲。先锋大将施神通，却有万夫不当的神勇，善使一柄金背大刀，率兵到了河曲寨前，即出马搦战。金称命甘起鹏迎敌，起鹏虽是骁勇，终不敌神通的勇猛，不到二十个回合，便即败下。齐国治一马当先，抡动丈八矛，向神通分心便刺，神通起刀一架，将国治的长矛，豁了个大开门，险些失手。神通回手一刀，国治急忙躲避，肩上早带去了片肉。国治伏马逃回，神通率兵追击，金称急和众将抵住。混杀了一阵，神通方始收兵，金称检点兵马，死伤了一千余名，好生纳闷。

到了明天早上，神通又来讨战。这时，张金发的箭伤，已是痊愈。闻知神通勇猛，他便跨马持锤驰到阵前和神通交手。真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，两个人一来一往，战了百数十个回合，兀是胜败不分。把两面的军将，都瞧得呆了。只见他们两个刀光锤影，混作一团，越战越猛，各不示弱。直战到午刻相近，坐骑疲了，方始回马。饱餐了一顿，休息片刻，又临阵交战。战了多时，依旧不分胜负。这时杨义臣的大队已到，义臣控骑观战，瞧了片刻，

即命鸣锣收军。

神通勒马回营，入帐见了义臣，报明两天的经过。义臣点头道：“贼将骁勇，势也不弱，本帅不愿多伤兵马。现已思得了鹬蚌相争的计儿，坐收渔翁利益。”众将一起问道：“元帅有何妙计？”义臣道：“闻金称和那清河寨的高士达不睦，本帅只须佯许金称，令其杀败了高士达，即收抚其众。金称若能顺从，得将士达杀败，本帅当诱杀金称，降其余众。若金称反被士达所败，本帅便收了余众，再击士达。也许金称不愿收抚，则诱士达出兵，袭击金称。金称前后受敌，敌后必溃散。我军再击士达好了！”众将齐声称善。

当下义臣修书一函，命人送至金称寨中。金称拆视了义臣书信，即与众将商议道：“杨义臣来书招抚，以杀败高士达为条件，当怎生答复？”方振才道：“义臣兵势浩大，神通骁勇善战。河曲弹丸的地位，实不足和他抵抗，还是趁此机会，受了招抚，攻破那高士达，原是不难。”金称点头称是。忽有一将在旁冷笑。金称瞧时，却是甘起鹏，便即问道：“甘将军何故发笑？”起鹏道：“杨义臣一路行军，只闻收入余众，未闻招抚一将。今知我们与士达不睦，乃用借刀杀人的计儿，先命我们攻破清河寨，不论谁胜谁败，和义臣都是有利，于我们却未必得益呢！”金称点头道：“若依了甘将军的话儿，只能拒绝招抚了。”当下即对来使道：“上复杨元帅，他的盛情不敢拜受。”使者复命义臣。义臣笑顾众将道：“金称倒也狡猾。”说着，又修了一书，命使者送至清河寨，使者奉命前往，入寨见了高士达，即将书信呈上。士达阅毕，命使者出帐暂候，即和四个结义兄弟道：“杨义臣刻有来使至此，约我夹击张金称，这是绝好的报仇机会，自当相允义臣，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？”赵大通道：“那是再好也没有了！”刘黑闼道：“以杨义臣的兵力，破一张金称，不患不足，他却命我夹击金称，谅知我们和金称有仇。义臣既欲保全实力，复欲速破金称，故命我们夹击，使金称速败。只是金称败之，义臣的兵马，却要来攻我们了。”士达道：“这又何故？”黑闼道：“那是必然的理。义臣决难收容我们的。以小弟看来，还是置诸不理，尽让他和金称对峙交战，金称被逼，必抵死与战，义臣即能破之，亦必大丧兵马，我们却不妨奇兵突出，将他杀败，也是不难。”士达摇首道：“义臣即约我们夹击金称，决不负我。”便径自修书复允，命来使持回，正是：

只图报复深仇计，忘却唇亡齿舌寒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八十二回 平双雄削柄滋乱贼 施绝计飞箭伤大将

话说高士达复允杨义臣，义臣甚是欢喜。专待士达兵到，会同夹击。士达到了隔日，便留下刘黑闼镇守清河寨。他和赵大通、徐元茂、曹汝成率了二万军马，直向河曲东村进发。早有金称细作，报知了金称。金称闻知了这个消息，忙和众将商议。甘起鹏道：“士达匹夫，定是受了义臣的说词，前来夹击我们了。若待士达兵到，我军前后受敌，怎能抵得？依未将看来，河曲天险可守，不如趁那士达没到的时候，可乘夜袭了饶阳。饶阳易守难攻，进退便捷。却胜河曲百倍。”方振才道：“此计未免太险，万一饶阳有备，袭不到手，岂不变作了进退两难！”金称点头道：“方将军的话儿甚是，不如甘将军和了冯将军，拨领五千军马，守住了村口，不让士达前进。”甘起鹏只得和了冯超武两个往守村口。

待到士达兵到东村，见有敌军守住村口，即麾众猛攻。甘、冯两将，只有五千兵马。士达却有众二万人。任凭甘、冯二人骁勇，究是寡不敌众，遂失守了村口，率众退逃。士达乘势追击，紧紧不舍。金称已是闻知了败讯，急命张金发前来接应，才将士达的追兵挡住。这时杨义臣也已接到了士达的通知，知道士达的兵马，已是出发在途，便也整顿了全军，准备大举进击。这天又得士达密使来告，方知士达已是进了东村，约他明天晚上的初更夹击金称，义臣自然复允，打发了来使。待到那天初更，义臣和士达的兵马，齐向金称攻击，杀得河曲兵哭喊连天，没路奔逃。张金称和了他的兄弟金发，一同向北而走，恰巧撞着施神通拦住了去路。金发心慌意乱，不免锤法稍松，神通大喝一声，劈死了金发。金称再要逃时，休想能够，也给神通杀死。这时金称手下的大将齐国治、方振才、施大猛、冯超武、甘起鹏，只有冯、甘两个，带了三千兵马，逃出了东村。后来归附了窦建德。其余的众将，都不免身亡。

一仗成功，扫平了张金称。待到停战，已是天明。义臣命人相请士达，到他营中会晤。士达便欲前往，徐元茂道：“不知义臣可有歹意？”士达道：“彼为三军主将，怎能负人，谅无恶念发生。”曹汝成和赵大通道：“我们可随了大哥同往。”士达大喜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即命徐元茂留在营中镇守，他们三个便随了来使，到那义臣大帐，两旁突然拥出了数十个壮丁，将他们三人擒住，士达方知中了他们的狡计，不禁破口大骂。义臣即命推出帐外斩首。可怜三人，片刻之间，已是身首分离。义臣即命将三人首级尸身，送到士达营前，给他的兵丁瞧看，招他们归附了官兵。当下三人的尸身首级，到了清河兵营前。

早有人报知了徐元茂。元茂听说三人被害，险些晕了过去，赶忙抢回了三人的尸身首级，火速回到山寨。刘黑闼、高玉仙和山上众兵，俱皆失声痛哭，玉仙更是晕去了数次。当下刘、徐二人将三人的尸身收殓，一切不必细表。到了明天，里面的使女，出报玉仙已是自缢身死。众人又感伤了一阵，也将她盛殓入棺。一切告终，刘黑闼对徐元茂道：“大哥不听你我的良言，身遭惨死。如今山寨的兵力，虽是未见减少，只是那个杨义臣，未必不来攻击我们。不如弃了此处，率众投奔高鸡泊窦大哥。二哥的意下如何？”元茂道：“正与我意相合。”遂传谕寨众，众皆愿从。即收拾一切，不须细表，径到了高鸡泊。

建德听说士达等惨死，不免放声痛哭了一回，在寨中设灵致祭。线娘伤

已痊愈，只是尚未复原。闻知玉仙自缢身亡，也觉伤心万分。过了几天，建德将清河寨的众人，分插舒齐，高鸡泊的兵力，已是有了六七万。建德率众袭得了饶阳，作为根据的所在，声势越发盛了。建德又能倾身待人，和士卒共甘苦。因此，人争相附，愿为效死。

且说杨义臣扫平了张金称，计除了高士达，便上表奏知炀帝。这时炀帝已是到了江都，阅了义臣的表章，中有破降河北贼数十万的语，炀帝甚是骇异。对内史郎虞世基道：“朕怎的一些也不知，河北盗贼，竟有这么许多？”原来虞世基深知朕帝恶闻盗贼的消息，所以诸将若有败亡，上表求救的，世基都不使上闻，有时竟杖责告警来使，说他谎报，因此炀帝总是不知。此刻世基见炀帝问他，他便答道：“小盗虽是众多，却不足为虑，义臣收降贼众，竟至数十万，若令久在外面，一旦有变，倒是国家的大患呢！”炀帝原是忌刻成性，听了世基的话儿，不禁点头道：“卿言有理，朕当解除义臣的兵柄，免生后患。”世基欢然道：“圣上明见万里了。”炀帝遂下诏召还义臣，并命他遣散麾下士卒。于是数十万士卒，又四散附贼，贼势复炽了。义臣的前功，遂皆尽弃，浩叹而归。

这时瓦岗寨上的李密，见兵精粮足，按不下一片雄心，跃跃思动。他知翟让最信军师于雄的话儿，密和于雄结了深交，令说让出图中原。这天于雄对翟让道：“公若自立，恐未必即能成事，若依了蒲山公的话儿，先取荥阳，依次进取，更立蒲山公为王，事无不成的理。”让笑道：“蒲山公果得为王，何必前来依我？”雄答道：“将军翟姓，翟的字意，当解为泽，蒲非泽不生。因此来依将军，共图大事。”让听了于雄的话儿，觉得甚是，遂依了李密的前议，发了兵将，夺取荥阳诸县。

荥阳通守杨庆，懦弱无能，见翟让势甚，急向炀帝告急。炀帝接报，即命湖南讨捕大使张须陀为荥阳通守，使讨翟让。须陀乃是能征惯战的一个骁将，历破卢明月等贼师。手下更有两员大将，一为罗士信，一为秦琼，表字叔宝。山东历城人氏。乃祖即是北齐领军大将旭，旭子彝，也为北齐武卫大将军。彝战死沙场，其妻宁氏抚子长成，却练得一身好武艺，善使一对黄金铜，真是十分了得。后来佐唐受命，绘像在凌烟阁上，彪勋千古，却为一个大人物。此时尚在须陀手下，作位心腹将领。因此须陀到了荥阳，率兵和翟让交战，让连战皆北，不禁逡巡欲遁。李密神色自若的道：“张须陀有勇无谋，不足深惧，且兵又连胜，骄气正盛。自古骄者必败，密当略施小计，即足破他。公也不必担忧，且列阵相待，密须安排去了。”说着便走。让无可奈何，只得列了阵势，候那须陀杀来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须陀已是率兵到来，见让列阵相待，即直前搏击。翟让的兵马，见了须陀，早皆恐惧，宛似惊弓之鸟，哪里还支撑得住，纷纷向后逃退。须陀驱兵穷追，追了十多余里，过了一大林，林内一声炮响，冲出了两支主力军，左为单雄信，右为王伯当，两路合围，将须陀包在核心。翟让也回兵助战。这时须陀的后队，由罗士信、秦叔宝两个统领，尚未到来，须陀一个人在重围里面，左冲右突，奋不可当。单雄信、王伯当两个，一槊一枪，还是抵不住须陀。李密立在高阜上面，见须陀这般神勇，恐被他突围而去。急命一千名弓箭手，张弓引矢，围了须陀四面注射，箭如飞蝗。任凭须陀骁勇，终难招架，遂叫隋朝一员勇将竟堕入李密狡计，中箭身亡。待到秦叔宝和罗士信率了后队来援，已是不及。秦、罗二将，也被困入重围。

秦叔宝正在冲突的时候，忽有一将，手执宣花大斧，骑了匹乌云马，喝

住了众兵，向叔宝呼道：“秦贤弟别来无恙！”叔宝凝神瞧视，乃是儿时邻居的小友程咬金，便答道：“原来是程大哥，可是来相救小弟？”咬金道：“天子无道，百姓乱离，隋室江山，眼见即得覆灭，须陀今天又阵亡，贤弟尚须早自为计，当知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蒲山公英明异质，合应预讖，正是李氏当兴。贤弟不如依附了蒲山公，强似助了昏君作恶，岂不甚好？”

叔宝见须陀已死，自身无处投奔，听了咬金的话儿，便翻身下马道：“还请大哥引见蒲山公。”咬金见叔宝允了，甚是有兴，也急行下马和叔宝携手同行，入了李密帐中。叔宝扑翻虎躯，跪地下拜，咬金大声道：“此为故人秦叔宝，特来依公。”密慌忙答礼道：“久慕将军大名，今得来归，真是密的大幸了。”叔宝又去说降了罗士信，招集旧部来附。河南郡县闻知须陀身亡，部众尽散，统皆丧气。

炀帝得了消息，即令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，徙镇虎牢。翟让得了大胜，深自欣喜，乃分兵与密，结为蒲山营。他却载了获得的輜重甲仗，即欲回转瓦岗。密急道：“乘此胜利，正好西下，图成大事，怎的便欲回转瓦岗？”让道：“虽得胜利，兵力已疲，姑且休养，再图大举。”密又苦劝了一番，让只是不从，竟与密相别，自回瓦岗。

密待让行后，遂独率了麾下西行。一路上招降诸城，大得资储。翟让在瓦岗寨闻知了消息，深自悔恨，因复率众从密。

这时天下已是大乱。竇建德自称了长乐王。马邑起了刘武国，朔方起了梁师都，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，金城校尉薛举起兵陕西，自称西秦霸王。真是风波四起，干戈遍地。再加上鄱阳又起了个剧盗林士弘，有众数万人，杀了御史刘子翊，自称楚帝，建元太平，占据了九江、临川、南康、宜春等郡，称雄南方。涿郡虎贲郎将罗艺，自称幽州总管，兴兵起事，猖獗北境。终算伪燕王格谦，给江都留守王世充击毙，只是谦党高开道，收集了余众，又出掠燕地，其势复张。还有那个章邱杜伏威，虽有光禄大夫陈棱在讨，偏给伏威杀败而归，其势更盛。

李密见天下大乱，遂急欲进取东都，思据得了腹地，即可号召四方。乃屡次向翟让道：“如今暴主南巡，百官皆在江都，东都腹地空虚，越王年尚幼小，留守诸臣，又皆无能。仆和将军，若能进取了东都，即是号召四方，定了天下咧！”翟让只是心怀疑惧。恐蹈杨玄感覆辙，终是不决。这时那个炀帝，在那江都，兀是纵情酒色，毫不将国事在念。正是：

乱离不知荒酒色，危机日迫尚懵然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万象春长夜寻欢 十大罪传檄讨昏

绣帘微开，一只雪白粉嫩的纤手，在帘旁伸出。手中却捏了只玉杯，杯子里面，有粒滴溜圆的红丸，似小白果般大，在杯内滚动。帘内娇声道：“拿了去加药，快送得来，不要误了！”帘外一个内侍，双手接了玉杯，应了声是，向杯中一瞧，拖了拖舌子，扮了个鬼脸，便捧了玉杯，走进了一间小室。药香味儿，已是直触鼻管。室中放着一只小泥炉子，上面放了个银罐，炉中的火越旺，罐中的煎药越沸，气儿上腾，传出了药香。炉子侧首，有个小宫女，坐在矮凳上，正在垂头瞌睡。内侍走近里面，她还没有觉得，内侍悄悄的走近她的身前，在她头上轻轻打了一下，小宫女急忙抬头，瞧了一眼内侍道：“张公公来了，药已滚了好久呢！”说着，用块湿巾儿衬了手，取那炉上的银罐，将罐中的药汁，倒入玉杯，一边倒药，一边却向那个张公公道：“皇上究竟得了什么病，一连三天了，都喝这种药儿，又溶了这么大的红丸，丸儿的名字，公公可知道么？它是治什么病的？”张公公扑哧一笑道：“这颗丸儿，名叫万象春，吃了令人快活的，你道妙不妙？”宫女见杯中有八分满了，便将罐儿放在桌子上道：“那真妙呢？会叫人快活的，只是皇上还有什么不快活，还要吃它快活呢？”张公公笑道：“皇上原是要寻快活，吃了这种药，便能快活了。”他边说边走，走到了门外咕哝着道：“这个小女子，你懂得什么，要是你懂了，管叫你羞死了。”他只顾了自言自语，忘却了留神脚下，给门槛一绊，赶忙留住脚步，杯中的药汁，已泼出了一些，流在杯子外面。他一时昏了，便伸了舌子，去舐那药汁，只觉一股异香，在舌尖上热烘烘，他猛的想着了什么。急急乱吐馋沫，自语道：“该死了，怎好舐这个药汁，牢什子也没有了。没处发作，不要累死人。”

这时将近内宫寝室，他将袖儿揩了揩杯外，见没有药汁了，才安了心，到了寝室跟前，轻声报道：“长生汁来了！”他见里面一只纤手，又从绣帘侧首伸出。他将杯儿授给了她，即便缩入。张公公的责儿，就算告終了，径自退去。那寝室里面，龙床上一个风流天子，拥着锦被坐在床上。床脚下面，却有六个妖娆女子，都是秋波送媚，樱口留娇，坐在床前席上，一律的紧身小袄，绣花裤儿。另有一个美人，手中便是捧了玉杯，她先用枝试毒针儿，向杯中放下，停了一瞬，即拔起针儿。瞧了瞧时，见不变什么颜色，她才放了小心，含着媚笑，盈盈的到了床前道：“皇上快喝罢，不要凉了！”炀帝笑了笑，接了玉杯，咕都咕都将药汁饮尽。将玉杯交给那个美人道：“放了杯儿，你也床上来罢！”美人一笑接杯，将杯放好，便真个登了龙床，钻入锦被。炀帝依旧拥被而坐，只是两只手儿，却大大活动了。那个美人格格的娇笑，兀是不止。隔不上半个时辰，炀帝也钻入了被中，又多了一只小手活动。那个美人，却笑声没有了，另有一种声息传出。坐在床席上的六人，却一个个抿了小嘴儿暗笑。秋波掠到床上，便急忙回避，不是低了粉颈，便侧了脸儿。只是避了不多时候，秋波又要射到床上去。只见被儿波动，不觉春上眉梢，霞红了粉脸。隔了片刻多些的时候，床上锦被中的美人，下了龙床，席上却少了一人，已是到了床上。

到那宫鼓三更的时候，席上的六人，此上彼下，已是轮遍。炀帝兀是精神勃勃，便又传进了三名宫女，轮流侍候了他，他才尽兴，软化在床，昏昏的睡去。炀帝的通宵欢娱，全恃一颗万象春。若问万象春的来历，便是东都天王宝寺的主持安伽陀所献。伽陀深知炀帝风流，每夕的颠鸾倒凤，全恃一

身精力。他也算忠君爱上，炼成了一服万象春。计有三百颗丸儿，盛入了锦盒，亲自送到江都，面见了炀帝，密呈上去。炀帝开盒瞧视，觉异香扑鼻，鲜红可爱，便含笑问伽陀道：“这是什么丸儿？”伽陀答道：“名唤万象春，炀帝听了名儿，便已明白了三分。笑道：“可是助兴的妙品？”伽陀道：“圣上龙马精神，原不必小道献此，只是偶尔助兴，也不可少。小道便不辞褻渎，至诚献上。”炀帝笑受了他。伽陀又献上一道：“依方配药，煎水取汁，溶化万象春，便成长生汁。”

炀帝这天晚上，一经试服，真是相惊刮目，大异了旧态。炀帝本因旦旦亏伐，有时已不能振作。即是能振，终不能持久。如今得了万象春，竟能这般这般的神验，一宵欢娱，幸遍了十六苑夫人，一个个免战高悬，献了降表。炀帝好生得意，便赏安伽陀黄金一千两，彩帛三千端。又命伽陀再合一服，俟后应用。伽陀谢了恩赏，兴冲冲的回到东都。待到一服万象春合成，东都已是被围，不能出城。

原来李密连得了荥阳等城池，屡劝翟让袭取东都，让兀是怀疑不决。这天李密和了于雄一同见让，密又对让道：“将军若不速依仆计，将来良机一失，反受敌制。虽欲偷安一隅，也是不能的了。”于雄接口道：“蒲山公的计儿，实是今日的上策，将军速宜允从。”翟让见两人劝谏，心下也有些活动了。当下却道：“不妨先遣一人，往探东都虚实，再行定夺。”李密只得允了让，便遣党人裴叔方往覘东都虚实。留守诸官方才发觉，急缮城为备，且驰表告急。叔方即回报翟让，让闻知东都有备，慌谓密道：“东都已是预防，我军前去，必难得利。若冒险转进，岂不要做了杨玄感的第二？”密急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将军怎能相提并论？如今事已至此，势成骑虎，不得不发。密闻洛口粮仓储粟甚多，可引众袭取了洛口，开仓散给贫乏，远近的人俱要闻风趋附。百万之众，便可一呼而集。到了那时，后檄召四方，引用贤人豪士，挑选骁将悍卒，智勇俱备，兵粮无缺，平定天下，真易如反掌呢！”让沉吟了一回，方道：“这是大英雄的事业，非仆所能胜任。但能受公指麾，尽力从事。请公先行发动，仆愿作为后殿。”

密乃选了几名大将，率了五千骁骑，作为前驱。让统着六千兵马，随后继进。潜出阳城，北逾了方山，直抵洛口仓，仓中的守卒，寥寥无几。密率众突至，早已吓走尽净。密攻破了仓门，翟让的后军亦到，遂开仓发粮，任百姓恣取。一般贫民，欢声载道，尽呼李将军万岁。此事便有前朝议大夫时德歆，举了尉氏县，响应李密。故宿城令祖君彦，素有才名，也自昌平来附。密即引为记室，令掌书牒。东都留守越王侗，闻知洛口仓被袭，遂遣虎贲郎将刘长恭、光禄少卿房岍率了兵马一万五千人，来援洛口。又使河南讨捕使裴仁基，自汜水西进，从后夹击。密早已得了细作报告，将部众分作了十队，用四队伏在横岭下。待仁基兵来，便即出截。六队列阵石子湖，静待刘长恭等军到来。到了明天，长恭率军奋至，其势甚锐。翟让出当敌冲，接战失利，便引军且退且战。长恭的军兵，未曾朝食，忍饥追逐，哪知追到中途，李密的伏兵突出，将隋兵冲做两段。隋军已皆枵腹，不耐久战，方才乘胜追击，尚有勇气，此刻遇了伏兵，不免心慌，便皆弃甲抛兵，仓皇逃散。长恭见部众已散，也和房岍解衣潜逃，循回了东都，隋兵十死五六，资械荡尽无遗。密与让的大名，从此大振。

让自知不及李密，即推密为王，号为魏公，自称元年。密登坛置吏，拜让为上柱国，兼司徒东郡公。单雄信、王伯当为左右大将军，此外各有封拜。

凡是赵魏以北，江淮以南，许多的贼师，闻风响应，愿受密的节制。密悉给以官爵，依旧命他们统领原部。遂在洛口城扩地为垣，周围四十里，作为根据之地。特设行军元帅府，分兵四出，迭次收取河南郡县。并命齐郡盗帅孟让为总管，使他夤夜入取东都。让到了洛阳城下，城上没有防及，竟被让众扒到了城上，焚掠了外部。还亏内城保得坚固，未被让众攻入。让所率的人马，只有二千人，深恐到了天明，内城发兵来攻，不能抵挡，又要受亏，乃鼓噪而去。东都的外部，终算仍属隋有。

李密又命人诱降河南讨捕使裴仁基。仁基本因洛口一战，遇事迁延，愆期不至，深恐得罪朝廷，正在进退维谷，十分狼狈。见密使人招致，仁基即以虎牢关奉送，降了李密。密封他为上柱国。命他和了孟让，一同袭取洛东仓，竟是唾手而得。遂烧了天津桥，纵兵大掠。恰有东都兵至，仁基等却吃了败仗，即行退回。李密督众自回洛仓，大修营垒，整顿甲兵，进逼东都。遂令记室祖君彦，草就檄文，堂堂正正的声讨炀帝。数他十大罪状。檄文略云：

魏公大元帅李密，谨以大义布告天下，隋帝以诈谋入承大统，罪恶滔天，不可胜数，紊乱天伦，谋夺太子，罪之一也；弑父自立，罪之二也；伪诏杀弟，罪之三也；迫奸美妃，罪之四也；诛戮先朝大臣，罪之五也；听信奸佞，罪之六也；开市扰民，征辽黩武，罪之七也；大兴宫室，开掘河道，土木之工遍天下，虐民无已，罪之八也；荒淫无度，巡幸忘返，不理政事，罪之九也；政烦赋重，民不聊生，毫不知恤，罪之十也。有此十罪，何以君临天下！可谓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毒难尽。密令不敢自专，愿择有德以为天下君，仗义讨贼，望兴仁义之师，共安天下，拯救生灵之苦。檄文到日，速为奉行。

煌煌的檄语，钲鼓渊渊，乱世枭雄的李密，这一回大展怀抱，得机得势，风靡海内。传檄四方，余盗响应，似乎兴王事业，非他莫属，唾手中原，可以应讖。哪知天命所归，后来的真命天子，不是此李，却是别有一李。李密的雄心勃勃，还是付诸镜花水月。本来兴王大业，原是不能强求的。入后隋灭唐兴，李密尚有一番事实，只是不在本书中了。但此刻的李密正在发皇的时候。他也隐以天子自许了。正是：

符讖木子兴王象，天命所归更有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狱中问计佳儿兴王 宫里通词美妃侍寝

狱门开处，一个英俊的少年英雄，龙须虎步，踏入了狱中。狱卒随手闭上了门，将锁锁了。便道：“公子请随小人走。”说着，向内进去。少年随了狱卒，直到里边。狱卒推开了西壁的门，伸着头儿，向里面道：“刘大人，李公子来探视。”只闻里面朗然一声道：“请！”李公子已是推门而入。那个刘大人，也已抢步上前，到了门首。李公子执了刘大人的手，瞧了瞧道：“文静公，屈居狱中，倒也丰神依旧呢！”文静哈哈笑道：“随遇而安，得时而动。徒恨身不逢明主罢了！世民老弟，你不趁这个英雄四起的时候，好好干番大事。到此监狱里面，瞧我罪人，又是什么意思？”世民正色道：“此来省公，正为了大事，与公商议，岂真效小儿女情态，晤面哭泣，窃窃私语情事么？”文静肃然道：“双眼未花，早知老弟不凡，固有大志，只是负罪之人，性命原是早不保暮的了，如有所询，岂敢惜言！”世民道：“与公谋脱身，亦为我父谋免祸，公能明我意么？”文静点头道：“尊公自任弘化留守之后，屡掌兵政，积有功勋。今又留守太原，重兵在握，忌者有人。免祸的话儿，由此来么？”世民点首道：“祸的求免，家君犹是不知，我特鉴于乱贼四起，朝廷失政，不乘时而起，谋自全的计儿，家君日后的可危，令我不忍说了。”文静道：“所见甚是。何不早与尊公说呢？”世民感额道：“家君忠心耿耿，不敢怀贰。我若面陈，定受呵责。故欲向公问计，怎样始能成功？”文静沉吟了一回，忽地笑道：“若得此人允许，尊公不患不成了。”世民急问何人，文静道：“晋阳宫监裴寂，和了尊公，素相友善，得彼以危言动尊公，汝再一同怂恿，事可望成。”世民含笑点首道：“计却甚善，惟我与裴寂，向不往还，此刻无由进身。”文静道：“寂与下愚，尚称相得。尝忆某夕月夜，与彼同宿，见城上烽火，寂叹道：‘贫贱如此，复逢乱离，何以自存？’愚即笑对他道：‘时事可知，只须你我相得。贫贱相援，富贵相助，何必忧虑呢？’我又和他说过，渊子世民，大非常人，他却笑而不答。如今欲与相结，汝当和他纵饮肆赌，博其欢心，始以言语动之，定能相见了。”世民大喜，便欲起行。文静又道：“时不可失，进行须早。今主上南巡江淮，李密围逼东都，群盗如毛，万民失所。如有英雄真主，乘此而起，收容各盗，以取天下，易于反掌。太原百姓，皆避盗入城，我为令在此，已有数年，深知其中的豪杰，一旦收集，即可有众十万人。尊公所将的兵马，复有数万人，只须一言出口，谁敢不从。以此之众，乘虚入了关中，号令天下，不出半年的时日，大业成功了。”世民点头笑道：“公言深合我意。请从我出狱，留此何为？”文静大笑道：“何必急急！且待尊公相请，再出不迟。”世民会意，不加强挽，便告别自去。

原来刘文静与李密有婚谊，密屡次犯上，文静因之被累，坐罪除名，囚系狱中。世民素与文静相善，随父到了太原，便即入狱探视，且向问计。只因世民素有大志，见群雄四起，壮志亦欲一伸。又因其父执有重兵，故欲使其父起事。他得趁机发挥了。当下世民出了监狱，回到家中，即备下厚礼，具了名刺，亲谒裴寂。寂见名刺，知世民为李渊的次子，当即请入相见，设宴款待。世民曲承其意，狂饮纵谈，寂果大悦，世民至醉告辞。到了明日，即在寓中设了盛筵，亲邀裴寂，寂欢然相从。到了世民寓中，见酒美肴丰，狂态大发，即据席肆嚼。世民殷勤劝酒，裴寂大醉。世民邀与作樗蒲戏，寂揜臂大笑。家丁阵上博具，遂呼卢喝雉，世民佯作大输，寂满载而归。从此

和世民相交成密。

这天世民又招饮裴寂，寂饮至微醺，世民即喟然长叹。寂惊问道：“何事不欢？”世民道：“日前见刘文静在狱中盛道公能，能令人免祸，公与家君，也是多年的至友了。今家君有大祸在身，公能使之免去么？”寂讶道：“尊公甚安，怎言大祸？”世民道：“方今盗贼四起，家君虽得掌有重兵，只是忌者有人。深恐一旦朝廷有命，不测相加，家君的生命，便难保全了。覆巢之下，宁有完卵？我有危险，更是不必说，便是以文静为例，因李密而得罪公与家君的深交，人所共知，将来也难免受累呢！”寂沉吟了半晌道：“汝言甚是。主上暴而性忌，喜听佞言，掌兵的臣下，更易受祸。惟若能以兵自卫，趁时而起，未始不是佳事。但尊公事君不贰，不愿作此，谅汝也是知道的。”世民欢然道：“公言甚是。免祸的计儿，除去了拥兵自卫，趁机起事，此外都非善策了。公与家君，最相友善，若能相允，以危言动之，共图大事，岂不甚善！”寂笑道：“汝却命我造反了！”世民也笑道：“公忘了某日月夜，与文静所说的话了么？文静已是相允。公当早自为计，毋使旁人窃笑。”寂点头道：“尊公不从奈何？”世民又再三哀恳，寂忽拍桌道：“有了有了！缓日报命。”便告辞而去。

寂回到寓中，又思索了半宵，方始安睡。到了明天午后，寂命一个心腹宫人青凤，对她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的说了。青凤含笑点头，便在傍晚时分，备了些酒菜，亲邀了张美人、尹美人小饮。张、尹两个在晋阳宫中，有大乔小乔之目，真是一双绝色，成对美人，也曾受炀帝的雨露。尹、张两个，甚是相爱，宛似姊妹。此外只有一个青凤，她们也和她亲善。这晚青凤招往小饮，便欣然入座，谈笑甚欢。饮至中间，青凤只是瞧了尹、张两个憨憨痴笑。尹美人笑道：“青凤敢是醉了，怎的对人痴笑？”青凤正色道：“妾却没有醉，只是你们两个，却日在醉乡咧！”张美人笑道：“你又要胡说了，我们又不天天饮酒，怎会日在醉乡？”青凤佯讶道：“不在醉乡，怎会昏昏沉沉呢？”尹美人娇嗔道：“你自己才昏了，我们昏些什么？”青凤道：“真个不昏沉，怎会一些不担忧？”张美人笑对尹美人道：“青凤的话儿，越说越不对了。我们要担些什么忧？”青凤冷笑道：“如今盗贼四起，随处能生大变。圣上流连在江都，李密又围了东京。太原虽称安静，只是太原留守李渊，拥有重兵。其子世民，日图起事，一旦有变，晋阳宫即成灰烬！我们即是幸能免死，也要乱离失所了。你们两个，若是流落在外。不遭歹人的强暴，妾再也不信。妾却替你们担忧，倒还说妾昏了！”

尹、张两个听了青凤的话儿，不禁花容失色，慌道：“你怎能知道李渊要起事呢？”青凤冷笑道：“李渊不起事便罢，若是起事，定必有成，作了当今的天子。”张美人笑道：“你能包得成么？”青凤道：“木子应讖，不是一个李字么？故上皇的梦水淹城，一个渊字，不是从水的么？从这个上看来，已是上应天命。李渊又是宽御得众。其子世民，也能结交豪杰，大有贤名。便是晋阳宫监裴寂，和他也结深交。”尹、张两美人听到此处，同声说道：“如此便不妨了。”青凤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尹美人道：“裴寂和世民交好，要是李渊起事，我们便好求了裴寂，使他们保全晋阳宫，不是不妨了么？”张美人也点头道：“妾是同样的心思。”青凤笑道：“话儿原不错，但若依了妾话，不但不用愁闷，还可永享富贵！”尹美人笑道：“你倒真会说话，一霎儿又说怕人，一霎儿又说得好。究要依你什么话呢？你快说了！”青凤含笑离座，走到尹美人身畔，附耳说了好久，张美人只见尹美

人的脸儿，一回红，一回白，还加了不少娇啐，便是摇头，把个张美人瞧得莫名其妙。好容易青凤说完了话儿，拿了酒壶，自然去添酒。张美人含笑问尹美人道：“青凤鬼鬼祟祟的什么事？”尹美人答道：“你不要瞧轻了她，她竟是个大说客呢！”当下也附在她的耳朵上，将青凤说的话儿，学给她听了。张美人只是格格的娇笑。待到尹美人说毕，张美人便道：“依你瞧怎样发付？”尹美人却道：“依你瞧怎样？”张美人道：“你若相允，我也顺从。”尹美人道：“只要你肯，我也能允许了。”

青凤突然入室道：“依我看来，两个都允了罢！良机不可失，富贵逼人。叫妾做了你们，早已一百个情愿了。”尹、张两个只是涨红了粉脸，默然无语。青凤和他们换了两杯热酒，重饮了一回，青凤又笑道：“明晚便是吉期，今夕先要玉允。究竟怎样了，还须和妾说明，妾也要去复命的。”尹、张两美人含笑不语。青凤再三逼问，尹美人笑道：“你要我们怎样，便是怎样，由你作弄人吧！”张美人也笑道：“真的呢！我们自己也作主不来了。”青凤听了她们的话儿，知己允许了，待到饮毕，便向裴寂复命，寂不觉大喜。

到了明天晚上，裴寂亲邀李渊到晋阳宫对饮，渊欣然相从。到了宫中，早已设下了盛筵。裴寂殷勤劝酒，渊亦畅饮开怀。饮至半醉，却走出两个美人儿，前来侑觞。渊醉眼模糊，见两个美人，生得都甚佳丽，一个穿了紫绢衣，目若点漆，眉似描翠，长身苗条，宛似玉树临风。一个穿了茜色衫，面如满月，神似秋水，婀娜轻盈，宛似依人小鸟。渊眼见了一双绝色小女子，虽是老夫耄矣，也觉动情，他又酒醉神昏，不知侑觞的两个美人，便是炀帝的宠妃尹、张二美人，还道是歌妓一流人物，乐得借色陶情。裴寂也真会作剧，命尹、张两美人，轮流把盏。尹、张两个，含笑殷勤捧玉钟。李渊只乐得心花怒放，不多时候，便玉山倾倒，烂醉如泥，昏然不知了人事。裴寂向尹、张两人施礼道：“全仗二美人了！”说着回身便走。尹、张两个见事到如此，也无可如何了。当下扶了李渊，走入寝室，将他睡上了龙床。那个青凤，却又趑了进来，催促尹、张两个解衣登床。张美人娇嗔道：“我们是洗不清的了！你也好放心了。”尹美人却将青凤拽住道：“龙床宽大，你一同睡罢！”青凤洒脱了身体，回身便逃，出了寝室，替他们拽上了门儿。尹、张两美人，伴了李渊，在龙床上面，同宿了一宵。到了天明，李渊酒醒梦回，恍惚之间，觉得温馨扑鼻。睁开了双目一瞧，不觉惊得呆了。正是：

寝榻忽多如花貌，惊人魂魄是龙床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三番苦谏变起晋阳 一路顺利兵入关中

话说李渊梦中醒回，见卧在龙床上面，左右两个美人伴了他同睡，他怎不吃惊！张美人也已醒了香梦，尹美人尚是睡熟。张美人见李渊醒了，便含笑问道：“将军可口渴，待妾取茶。”渊道：“不敢相劳。二卿何人，却来侍寝？”张美人笑道：“妾为宫人张氏，曾受圣上恩封，赐为美人。”又指了尹美人道：“她是宫人尹氏，也是一个美人，昨夕奉了裴宫监的命，一同陪侍将军，但愿将军此后，莫忘了一夕之缘。妾等虽死，也是瞑目的。”李渊听了张美人的话儿，不禁面如土色，慌忙披衣坐起。尹美人也惊醒，娇声笑道：“将军何必急急，天气尚未大明呢！”李渊答道：“裴寂误我，怎生得了！”说着结束下床。张、尹两美人，便也起身。李渊已是慌慌忙忙的走了。回到寓所，即命人召到了裴寂。

寂见了李渊，含笑了道：“凌晨冒寒，何不在温柔乡中多留些时呢？”渊顿足道：“汝怎的这般胡闹！晋阳宫乃是天子的行宫，尹、张二美人，为天子留在宫中的妃嫔，你怎能灌醉了我，睡在龙床上面，还要命尹、张二美人侍寝。若被天子闻知了此事，我的老命，还想活得成吗？”寂笑道：“唐公为何这么胆小，不要说几个宫人侍寝无妨，便是隋室的江山，公也可唾手取得呢？”渊急忙掩住了寂的嘴儿，连连顿足道：“你要使我灭族了！”寂又笑道：“我却要公席卷天下咧！”说着，向外便跑。渊摇首道：“玄真误我，玄真误我！”突见一个人走入室中，却是次子世民。

原来世民已是得了裴寂的通知，他便入室佯问道：“大人何事不欢？”渊有口难说，不能回语，只得摇首道：“非汝所知，不必多问。”世民道：“如今主上无道，百姓困穷。晋阳城外，皆是战场，大人若是徒守小节，下有寇盗的袭击，上有严刑的妄加，危亡可虑，不如顺了民心，兴起义师，以征无道，方可转祸为福，此实千载难逢的良机。大人不要坐失了，后悔嫌迟！”渊惊叱曰：“汝怎能说出这种话儿，还不与我闭口！为父受了隋室厚恩，岂敢叛君！”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进报，突厥始毕可汗进寇马邑。渊遂命副将高君雅率兵往援。去了数天，便即败回，渊甚是忧闷。世民又入见渊道：“如今盗贼，遍于天下，大人受诏讨贼，贼岂能尽灭！即能尽灭盗贼，今上吝不赏功，反加疑忌，到了那时，大人危了，若能依了儿的前议，可以免祸，实是万全的计策，大人不必疑惧。”

渊听了世民的话儿，不禁叹道：“汝前次的话儿，我也细细味过，大是有理。今日破家亡躯，由汝一人，化家为国，也由汝一人了。”世民见渊允许了，遂欣然而退。只是李渊为了眷属尚在河东，一时不敢发难。忽有江都传来消息，乃是炀帝疑忌了李渊，要借了不能御寇的罪名，将遣使捉拿李渊，到江都问罪，渊越发的惊惧惶惑。

世民又约同了裴寂，劝渊及早定计。渊为了保身起见，也只好依了二人的话儿，勒兵待发。隔了几天，江都又传到了赦诏，依旧令渊照常供职。渊的心肠，又得稍稍放宽，暂且按兵不动。那个世民却又急不待缓，已是暗命了心腹的家人，到河东去接取家眷。一俟家眷到了太原，便要兴师发动，干那大事了。世民的长兄建成，幼弟元吉，接到了世民的密函，便招同了李渊的女夫柴绍，将家眷护送到了太原。那刘文静已与世民密谋起事，怂恿裴寂，速劝渊发动。

寂也为了宫人侍寝的事儿，深恐泄了受罪，便急见渊道：“世民阴养兵

马，欲举大事，也为了寂以宫人侍寝，深恐事发，寂与唐公皆须受诛的缘故，如今众情已协，公尚不起事，更待何时！”渊乃命人先将狱中的刘文静释出，令他诈为敕书，发太原、西河、雁门、马邑的人民，使东征高丽。西郡的百姓怎知是伪，急得慌忙失措，日夕思乱。偏是马邑的乱首刘武周，闯入了汾阳宫，掠得了宫中的美女，却去献给了突厥的始毕可汗。始毕大喜，即立武周为定杨可汗，僭号称元了。武周既据了汾阳宫，与太原相隔甚近。逼得李渊无法图存，不得已冒险起事。恰巧副将高君雅回城乞援，渊便佯与议事，还有副留守王威，也一同在座。正在商议的时候，刘文静引入了司马刘正书，竟指了王威、高君雅两人道：“你们潜召了突厥寇边，私相连结，还要假惺惺作甚！回来讨什么援师？”王、高两个受了诬告，怎肯承认！正在唇枪舌剑，各肆辩论的时候，世民已是引了数十个兵丁，到了室中，立将高、王二人拿下，送入了狱中。

才隔两天，始毕率了突厥兵数万人，来寇晋阳，渊却命裴寂等引兵埋伏在城闾，却将城门洞开了。始毕率众到了城下，见了这副情形，深恐入城中优，便不敢驰入，回头径去。渊遂诬称高君雅和王威私召外寇，将他们斩首为徇。一般军民信以为真，谁知二人却是冤死的呢？渊因家眷已至，便欲起事。

刘文静却恐突厥掣肘，劝渊自作了手书，卑辞厚礼，通好突厥。渊从了文静的计儿，修书致始毕，备了厚礼，命使送往。始毕可汗也是个贪人，惟知图利，当然欢允。答书且欲李渊自为天子，当出兵马相助等语。李渊的将佐，尽皆欢喜，请渊从了始毕所请，自称尊号。渊不允道：“诸君可谋其次。”裴寂道：“不如尊今上为太上皇，立代王为帝，移檄郡县，改易旗帜，阳示突厥始毕，示有更新的意思，似较为佳。”渊遂依了裴寂的话儿，以复始毕，更与始毕相约，共定了京师，有土地归唐公、子女玉帛归突厥等语。始毕遂馈送良骑一千匹，作为军资。

渊因西河郡丞高德儒不从其命，即遣建成、世民率了兵马，往攻西河郡。到了城下，高德儒闭城扼守，世民率众猛攻东城，竟得攻破，擒住了高德儒，世民面叱德儒道：“汝指孔雀为鸾，欺惑人主，妄称祥瑞，我故特兴义师，前来讨汝！”说至此，即命将德儒推出斩首。此外不杀一人，仍令百姓各安旧业。远近的百姓，尽皆称颂。建成、世民引军还晋阳，往返只有九天。渊大喜过望道：“以此行兵，天下不足惧了！”即定入关之计。遂自称大将军，开了粮仓，赈济贫民。又设将军府，安置官吏，以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。遂将晋阳宫中的女子玉帛，一齐移送至将军府中。于是尹、张二美人，由渊老实受用，不再推却。

好得渊妻窦氏已是死了，渊左拥右抱，老境却甚有趣。待到新秋凉爽，李渊命季子元吉镇守晋阳，遂自引三万人西下入关，传檄示众，只说拥立代王。西突厥阿史那大奈率众相从。渊率众到了贾胡堡，代王已命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，离那贾胡堡尚有五十余里。代王又命大将军屈突通屯兵河东，两路扼渊。这时秋雨连绵，连日不晴。渊军不能急进。先时渊以书招李密，到了此日，在途得了密书，渊拆视密书，中有所望左提右挈，戮力同心，执子婴于咸阳，殪商辛于牧野等语。

原来李密自恃兵强，欲为盟主。渊乃笑对世民道：“密妄自尊大，不是一纸书信所可招致。我今先须图了关中，不能遽与密绝，又多了一个敌人，不如卑词推奖，姑与周旋，嘱其为我扼了成皋的要道，阻东都的救兵，我得

放胆西征，俟关中平定，据险养威，坐观鹬蚌相争，以收渔人之利，也不算晚呢！”世民点首称善。乃复书致密，辞甚谦卑推奖。书云：

天生蒸民，必有司牧，当今为牧，非子而谁。老夫年逾知命，愿不及此，欣戴大弟，攀鳞附翼，唯弟早膺图篆，以宁兆民。宗盟之长，属籍见容。复封于唐，斯荣足矣。

这样一封信，到了李密处，密见了好不欢欣，笑谓左右道：“唐公见推，天下不足定了。”于是信使往来不绝，这且不题。

且说李渊兵因雨阻，隔了好几日，才得天晴。遂命建成、世民为前驱，进攻霍邑。竟得阵斩了宋老生，乘胜而下，得了临汾、绛郡、招降了韩城。刘文静出使突厥，也引了突厥兵五百人，马二千匹，前来相会。又有关中的大盗孙华，望风投顺，愿为向导。遂引渊渡河，另在河东留下了一支兵马，围攻屈突通。那时关中的士民，渐来相附。冯翊的太守萧造，也输款投诚。渊乃命建成、刘文静率军屯永丰仓，作为守住潼关，控制河东。世民和刘弘基，率兵往略渭北。渊自居长春宫，居中调度。这时又来了一队娘子军，为首的女英雄，便是李渊的女儿，柴绍的妻室。她本深通武略，因与从叔神通，募集了丁壮，来应父兄。夫妻相聚，骨肉重逢，自有一番欢愉的气象。世民的兵马，进屯了泾阳，收降了关中的群盗，得众九万余人。柴绍夫妇，各置幕府，亦随世民同进。

代王侑闻知了消息，急命将军阴世师，郡丞骨仪保守关中，登城防御。世民复自泾阳出发，一路秋毫无犯，鸡犬不惊。经过延安、上郡、邬阴诸境，皆是叩马请降，不费一兵一卒。世民因向长春宫报捷，请渊督兵会攻。隰城尉房玄龄，谒世民于军门，世民素知玄龄的贤名，一见如旧相识，署为记室参军，引作谋主。玄龄深感知遇，便罄竭心力，规划一切，世民甚得其益。李渊得了世民的捷报，乃启节西行，往会世民。世民的兵马，已是到了长安城下。至渊来会合，共有兵二十余万人。声势的浩大，自是不必说了。

渊遣使传谕守吏，愿拥立代王，守将阴世师不服，叱回了来使。渊遂下令攻城，并传知众将士，若得入城之后，不能犯隋七庙，及代王的宗室。将士奉令攻扑，十分用力。前仆后继，连日不退。城上阴世师和骨仪率众抵御，也甚是坚固。只是李渊的兵将，一个个奋勇上前，遂由军头雷永吉，首先抢上了城头，余众相继随上。不多时，城上布满了李渊的兵将，杀散了城头守兵，逾城开门，迎入了大军。

代王侑年只十三岁，闻知都城已被李渊攻破，逃匿在东宫，慌做了一团。渊率众搜寻，得了代王，即将他拥出，徙居大兴殿后面。渊自寓长乐宫，与民约法二十条，悉除从前的苛政，越日即拥立代王侑为皇帝。遥尊炀帝为太上皇。正是：

入关已定兴王业，名义还须重至尊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负义杀友顿失众人心 背约寻欢屡尝闭门羹

话说李渊兵入长安，拥立了代王为帝，改元义宁。渊自为大丞相，都督内外军事，晋封唐王。以长子建成为世子，世民为秦公，元吉为齐公。嗣接到刘文静的军报，已擒住了屈突通，遣人解送长安。原来河东的各路隋军，闻知长安已被李渊攻破，因家属尽在城内，当然要恐惧失措。屈突通遂命部将桑显和留守潼关，自率了众人，趋往洛阳。哪知他军行未远，桑显和已是降了刘文静，献了潼关。显和又对文静道：“通众皆关中人，怀家的念儿甚炽，今突通率众趋洛阳，实非众人所愿。未将不才，愿招通众来归。”

文静大喜，即命偏将窦琼和了显和，合兵追通。通众去本不远，一追便近，两下相见，显和即大声呼道：“如今京师已陷。汝等皆是关中人，到洛阳去作什么？不如归了唐公，得与家人重叙，岂不甚好！”通众闻言，本是勉强随通，此刻见显和相招，即齐释了甲杖，尽愿归降。且将屈突通擒住，窦琼、桑显和便率了降众回去。将突通送至了文静大营，文静即转解至长安。

渊见了屈突通，急叱左右，替屈将军解缚。渊笑对突通道：“渊愿将军诚事幼主，与渊共肩国事，讨平乱贼，望将军见允。”突通到了此刻，性命为重，已是无法反抗，只得唯唯从命。渊即任突通为兵部尚书，兼封蒋公。又使通招谕河东通守尧君素，劝其来归。突通遂至河东城下，君素正在城上。突通遂遥语君素道：“唐王拥立幼主，名顺义正，公若能归，无患不富贵。”君素叱通道：“李渊扶幼主号令四方，司马诏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汝自背主从贼，尚有颜面临此城下，招人附逆么？寄语李渊老伧，君素头可断，心不可夺的！但知为君效死，余皆不知！”突通听了羞惭满面，哑口无言，只得回报李渊道：“君素倔强，无归附的意思。”

渊暂将河东搁置，专探东都消息。东都留守越王侗，自李密进逼东都以来，即一再遣使，向江都告急，虞世基还说越王年幼胆怯，太属慌张，炀帝也深以为然。迨警报送至，炀帝方命将军庞玉等，率军往援东都。越王侗亦使段达，出兵会知庞玉，夹攻李密。先时密将柴孝和，早劝密速袭长安，那时李渊尚未入关。孝和的计儿，原是甚善，李密却不依从。只在东都城下搏战，遂被庞玉、段达的两支兵马，前后夹攻。将李密的兵马，杀得大败。密也身中流矢，险致落马，率了残卒，奔回洛口。隔了几天，密怎肯甘休，又部署兵马，带了几员大将，再向东都，杀败了庞玉、段达的兵马，又遣徐世绩袭取黎阳仓。这时有个道士徐洪客献书与密，他的意思，乃是恐密众久聚，粮若一尽，人即星散，师老厌战，难于成功，不如乘进取的机会，率了骁骑锐卒，沿流东指，直向江都，执取独夫，号令天下云云。

密瞧了洪客的献书，也深以为善，心折其人，即作书招致洪客，洪客已是不知去向了。密便欲依了洪客的计谋，正待东行。江都的炀帝，因庞玉等被密所败，遂命江都通守王世充，率领了江淮的骁卒来击李密，密遂被阻，只得和世充对垒。遂令徐洪客的一条好计，始终没能实行，徒作了虚言，真是可惜。这时李密的军中，又起了内变。

原来翟让推李密作为主帅，原是让自知才力不济，未足服人，故推了李密，都是至诚乐戴。偏让兄翟弘心下不服，尝私语让道：“汝不欲为天子，尽可与我，何必让给了他人？”让的司马王儒信也劝让道：“公虽推密为主，也当自为冢宰，伸张势力，不可将全权授人。”让均置诸不答。这个消息不知怎的竟会传入了李密的耳中，不免怀疑。左司马郑颢，原和翟让不睦，即

对李密道：“翟让骁勇过人，翟弘阴险忌刻，大王若不早日除之，去了心腹之患，后必为祸。”密闻言心动，即密与郑颢计议，诱让入宴，饮至中间，密入内更衣，一声暗号，伏甲齐出。翟让方知中计，欲思抵抗，赤手空拳，正待逃出，已是不及，遂死在乱刀之下。让推密作了主帅，反得了这个惨死，倒也不是他始料所及。密又将翟弘、王儒信两个一并捕戮。

只是公道自在人心，部众见李密平白地杀了翟让兄弟，都忿密忍心负友，各抱不平。秦叔宝、程咬金、李靖三个，便不别而行，归顺了唐王。密见部众离心，深自后悔，急力加抚慰，部众方才少动。王世充屯兵洛水，原料李密、翟让二人，必不相容，拟他们内乱发作，他再趁机进击。至是闻让死了，顿觉失望，且与密交锋，终是败多胜少，他只得屯住在洛水，不敢进救东都了。

这时江都的炀帝，荒淫日甚，在江都宫中，添筑了百余间房舍，各盛供张。每房居一美人，轮流作东道主。炀帝自作上客，今日到东房饮宴，明日到西舍调情，天天的酒色昏迷。炀帝已是年将半百的人了，怎禁得酒侵色伐！并且自从服了安伽陀的万象春，纵情作乐，原是百战不疲，但春药的合成，不免辛燥的药石，把个炀帝练得真精枯竭，诸病杂起。萧皇后便劝他调摄身体，暂离酒色，炀帝只得勉强允从。萧皇后又恐他口是心非，背了她私自寻欢，便和十六苑夫人，及炀帝心宠的美人们，也暗暗说了，叫她们不得和炀帝私会。若炀帝求欢，当婉言拒绝，乘机劝谏。各夫人等原见炀帝朝朝红友、夜夜新郎，这般的亏伐身子，正在担忧，如今萧皇后说了，她们哪个有不从的理！

炀帝允从萧皇后暂离酒色，原是违衷的话儿。这天晚上，他已是忍耐不住，悄悄的到了吴绛仙室中。即欲绛仙设宴，绛仙笑道：“今夕只可煮茗清谈，圣上若欲狂饮寻欢，还请向别处去罢！”炀帝好不诧异，急道：“爱卿何事见拒？”绛仙笑道：“怎敢见拒？只是不能饮酒罢了。”炀帝道：“为什么不容朕饮酒？”绛仙在妆台上，取过一面小铜镜儿，授与炀帝道：“圣上一视容颜，便知不能再行纵酒了。”炀帝将镜儿照了照道：“只是减瘦些，原因了心闷，才会如此的，卿还是容朕小饮三杯，宽解愁闷。”绛仙摇首道：“圣上若觉愁闷，妾当相陪圣上，下盘棋儿消遣。”炀帝道：“谁耐静心玩此？卿既不能饮朕，朕即须去了。”说着回身便走，绛仙也不挽留。

炀帝却愤愤的走到了妥娘室中。便道：“绛仙可恶！朕向她索饮，她竟拒绝，怎不令朕生恨！”妥娘笑道：“圣上可要向妾索酒？”炀帝欣然道：“正为此而来。”妥娘笑道：“请圣上宽坐，待妾请娘娘到来，一同开怀畅饮！”炀帝急道：“不必招她！”妥娘道：“怎的圣上不愿和娘娘同饮？”炀帝笑了笑：“她见朕小病，劝朕暂止酒色。她原是一片好心，朕便允了。此刻悄悄来此，小饮数杯，她若来了，朕便不能饮酒了。”妥娘道：“圣上错了，既是圣躬不宁，理宜安心静养，才是正理，怎的又要索酒了？绛仙拒绝圣上，实为有理，妾屡受圣恩，顾念圣躬的安康，原是甚殷。圣上既在违和，妾怎能明知故犯呢？那是饮酒作乐，今夕不能允从了。”炀帝见妥娘忽又拒绝，便含笑道：“卿又要作难了，说什么安心静养，朕原没有病儿。”妥娘道：“圣躬安康，原是最好。”炀帝道：“便请设筵。”妥娘摇头道：“宁受圣上加罪，恕难应命。”炀帝怫然起立，疾行出室，径到了袁宝儿那里。

宝儿见炀帝面有愠色，已猜知了三分，便笑道：“享了闭门羹了？”炀

帝失笑道：“竟是连享二次。”宝儿娇笑道：“不必说了，圣上到了贱妾这里，便要第三次了。”炀帝勃然道：“也是闭门羹么？”宝儿点头不语。炀帝微叹一声，悒悒出室。自语道：“这三个小女子，平日朕太宠了她们，故敢大胆如是。此刻上哪儿去呢？”他正在自言自语，蓦见前面一对红色纱灯，引了个美人前来，给她走近看时，乃是王桂枝。桂枝见了炀帝，便欲下拜，炀帝扶住了她道：“夫人回去么？”桂枝道：“是的，时刻已是不早了。娘娘道圣躬不安，圣上便该早早安息。”炀帝道：“精神如常，不觉有病，如今当随了夫人，即在夫人处安息了，还须和夫人小饮数杯，一叙离情。”桂枝道：“不敢留驾，请回寝殿安息。”说着她便走了。炀帝好不愤怒，欲待发作几句，桂枝已是转了弯儿，人影不见。

炀帝忍了一肚子气，走入谢湘纹的室中，湘纹和杏娘正在对奕，见炀帝驾临，便推棋起立，含笑相迎。炀帝颓然入座道：“朕觉神疲异常，夫人可能略设几味下酒菜，待朕小饮数杯，提壮精神？”湘纹向杏娘暗使了一个眼色，便对炀帝道：“那可巧了，妾处的酒儿，恰是完了。方才杏娘发牌领去，王公公道明天送来。”杏娘接着道：“这里和萧娘娘处很近，待妾到那边去盛来罢，说是圣上要饮，谅来终能的呢？”炀帝急忙摇首道：“不必了。”说着往外便走。杏娘笑对湘纹道：“早早串通了好，他可一些察不出假。”湘纹点头道：“我原知他忍不住的。”杏娘道：“此刻不知到哪里去了？待妾去告知娘娘夫人可好？”湘纹道：“使得，你快去罢！”杏娘便出室而去。方到萧皇后的宫前，见绛仙和宝儿，方在里走出，见了杏娘，宝儿便向她道：“见萧娘娘么？可有什么事？”杏娘道：“圣上到我们那里索酒，给我们哄走了，故来报明。”宝儿笑道：“你们那里也过来了么？我们两个也是来报告娘娘的。妥娘也在里面，你们快进去罢！”

正在说时，萧皇后和了妥娘一同出外。妥娘见了杏娘，即道：“又来一个了。”萧皇后皱着眉儿道：“怎生得了！此刻不知到哪儿去了？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临了给他缠住的。还是寻到了他，劝他归寝才好。”宝儿道：“从哪一面找去呢？我们到东，圣上却转向西边去了；待我们到那里去时，也许圣上又走了。”妥娘笑道：“只恐有人留住了，我们难道好强了圣上走么？”萧皇后道：“若是能遇见了圣上，他见了我，不必相强，自会随我走的，不信你们瞧！”绛仙笑道：“圣上原是私的，见了娘娘，自是没有话了。”宝儿道：“娘娘咨照过的几人，无论如何，不会相留的。除非那般宫女们，不识高低，留住了圣上。依妾看来，娘娘只须传命众宫监分头探寻，待探到了所在，再去不迟。”萧皇后点头称善。遂命众宫监探寻帝踪。正是：

苍生方苦刀兵祸。帝心犹是恋花枝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破好事携走玉人 泄积忿叱逐宠妃

月移花影，暗上栏干，风吹帘骨，轻启纱窗，寂寞小院，花香空自好。凄凉幽闺，人艳独含颦。宫灯懒理，一任它烛泪成堆。云鬟不整，只落得青丝飘零。绣被半展，锦帐高悬，室中一个俏佳人，眉蹙春山，支颐独坐，在妆台跟首，默默地出神了一回。便微喟道：“这种凄凉的岁月，倒也难消受呢！”正在这时，忽闻室外有人走动，接着一声轻嗽，便见垂帘掀动，蹇入一个人，她不觉心花怒放，眉锁顿开，赶忙含笑起立，盈盈下拜道：“未知圣上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圣上恕罪！”炀帝含笑相扶道：“月美起来，朕已多日不临卿处了，卿怎的这般贪懒，云鬓蓬松，脂粉慵施。”月美道：“闲立中庭数花朵，蜻蜓飞上玉搔头。”炀帝附掌道：“可人可人！朕躬却是冷落了卿了！今夕特来温存，再不让蜻蜓飞上玉搔头了。是朕躬酒渴万分，卿处可有美酒？待朕一解馋嘴。”月美笑道：“妾酿有花露酒，圣上可要一试？”炀帝欢然道：“那是更佳了，快些取来，与朕同饮。”月美便在壁橱中，取出一坛花露酒，放在桌子上。又盛了几味佐酒菜儿，安排了杯筷。

炀帝急不待缓，已是亲启了坛封，倾出花露酒，就口便尝，连声称妙。一面却命月美，将室门上了闩子。月美也满心喜欢，闭门上闩，却故意问道：“圣上怎的命妾闩门，难道到了这里，便懒着不去了么？”炀帝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卿不愿留朕么？”月美急道：“圣上若欲留在这里，贱妾怎能不愿呢！”炀帝哈哈笑道：“原知卿能相留的，朕才到此。”月美听了话儿，觉得话中有异，便含笑问道：“难道哪个大胆，不愿相留圣上？”炀帝饮了一杯酒儿道：“不要说了，今夕几把朕气个半死，说了你也不信。”月美越发诧异了。忙道：“怎样的一回事？”炀帝便将拒被拒的情事，一一说了。月美嗤的一笑道：“那般夫人们，原是爱怜圣上，但也娇情太过了！圣上又不是个小孩子，自己留意不到，都要人照顾的。”炀帝附掌道：“卿的话儿，才是有理，朕平日白疼了她们，她们兀是肆意的侮朕。”月美冷笑道：“圣上放任了她们，她们便要目无君上了。往后圣上，还得稍示尊严，她们即会检束的。”

炀帝点了点头，又饮了杯酒，这时一坛子酒，给炀帝饮去了大半，已是有了六七分的酒意，便将月美抱坐在膝上，索手索脚，恣意调笑。月美只因久别了炀帝，一心希宠，故也着意献媚，做出了万种风流，千般体态，引得个炀帝宛似雪狮子向火，浑身软化。他们两下调情，早有探视的宫监，前去报知了萧皇后。

萧皇后听说炀帝到了月美那里去了，不禁失声道：“怎的忘去她，没有咨照过！”这时袁宝儿、吴绛仙、妥娘、杏娘依旧在萧后宫中，还未回去。宝儿笑道：“没有咨照，月美定是相留，此刻圣上快要半醉了呢！”萧皇后道：“我们一同去罢，到了月美那里，圣上若已醉了，只须暗暗通知了月美，尽让圣上睡在她榻上，我们却好带了月美走的。圣上酒醒梦回，快要天明了，不见了月美，心下谅也会明白，不致动怒的。”妥娘笑道：“要是圣上没有酒醉，却懒着不走，娘娘能强拽么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圣上要是不醉，那却最好了，我早已说过了的，圣上见了我，定会走的。”宝儿等点了点头，便随了萧皇后，走到月美室前。见室门闭上，萧皇后用手推了推，方知已是上了闩了，遂轻叩室门，早惊动了里面的炀帝和月美。月美便曼声问道：“外面哪一个？”萧皇后道：“月美快开门，是我来了，圣上可在里面？”月美听

是萧皇后的语声，不禁变了面色，便要开门，炀帝急忙向她摇首，轻轻的道：“可说朕已睡了。”月美便道：“圣上已是睡了，娘娘可要入内，待贱妾来开门。”萧皇后道：“你也睡了么？”炀帝命月美应是，月美只得道：“也已睡了。”

萧皇后明知是假，回头问妥娘道：“你瞧怎样，还是进去的好！还是不去的好！”妥娘轻轻的道：“依贱妾看来，进去撞破了，大家没意思。要是不进去，便悄悄的走了，也不是事。不如唤月美到外面，故意问她，圣上可已睡着，她定说睡着的。娘娘便可对她说，圣上身体不好，应该寡欲。横竖圣上睡觉了，跟我们走罢，难道她好推辞么？”萧皇后含笑点头，便道：“月美你到外面来，有话对你说。”月美听了，瞧了炀帝一眼，炀帝却不容她去。月美急道：“那是不能的，妾若不去，娘娘要动怒，圣上还是床上躲着，待妾去走一遭，用话儿打发娘娘回去，那便完了。”炀帝觉得有理，便将手儿一松，月美下了炀帝膝儿，急移莲步，走近门前，轻轻去了门闩，回头一瞧，见炀帝已是躲上了床去，她才轻启了室门，侧身出室，随手将门带上了。见有好几个人随了萧皇后，仔细瞧时，见都是炀帝的宠人，她便误会了意思，当作这几个人妒她，留住了炀帝，才窜出个萧皇后和她作对，不由的面上现了怒色。

萧皇后等见月美出室含了怒意，萧皇后虽是性儿柔懦，不免也有几分不快，便冷冷的道：“圣上真个睡了么？”月美道：“贱妾怎敢哄骗娘娘？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睡着了没有？”月美道：“只因圣上酒醉，故已睡得甚熟。”萧皇后不禁向着妥娘微微一笑，便道：“月美你还不知呢！圣上的身子，近来甚是衰弱，实因酒色太过，才会如此。我便传谕十六苑夫人，和圣上心爱的几个人，不得私留圣上，狂饮寻欢，好让圣上安养身子。却忘了你，没有和你说声。圣上今夕走了好几处，都给她们拒绝了，便来和你缠扰。此刻圣上既已醉卧了，你可随我走罢，明天圣上若要见罪，有我担承。”

月美听了，不禁暗暗叫苦，又不能推辞。眼见今宵的欢会，终成泡影了，只得快快的道：“娘娘有命，贱妾自当遵从。”萧皇后笑了笑道：“煞风景的事儿，月美可要生怨？”月美脸儿一红道：“娘娘一番好意，贱妾怎敢生怨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只要圣躬康泰了，我便一切不干，此刻却也没奈何呢！”说着便携了月美手儿，回向她的宫中。宝儿等也随了同去。

那个炀帝躲在床上，待了好久，不见月美入室，侧耳细听，又是声息全无。炀帝急忙下床，走到屋门跟首，又侧耳听了一回，也是寂寂无声。不觉动疑，遂轻启室门，向外瞧时，却已静悄悄不见了一个人影。这一来顿令炀帝动了真怒，又加了七八分的酒意，更是忍耐不下，遂大踏步出室，径向萧皇后的宫中行去。这时萧皇后和了月美、宝儿、妥娘、绛仙、杏娘都在宫中。炀帝怒冲冲走入，劈头便问月美道：“你怎的擅自走了！”月美向萧皇后瞧着，只是不语，萧皇后便笑向炀帝道：“贱妾命月美走的，不干她的事，圣上若要见罪，请罪妾好了。”炀帝冷笑道：“原不干她的事，你们也太放肆了，一气串通了戏侮朕躬！”

萧皇后见炀帝动了真怒，不觉愤愤的道：“贱妾只因圣躬不安，故请圣上暂离酒色，圣上原是允许，怎的今夕又要纵饮了？”妥娘笑对炀帝道：“娘娘一番好意，圣上不要误会了呢！”炀帝瞋目叱妥娘道：“你逞了一张利口，专和朕躬打趣，朕觉纵了你们这般贱人，一个个目无君上了！”当下即命内侍道：“将妥娘、杏娘、袁宝儿、吴绛仙四人，送入冷宫，不奉朕的赦命，

不得擅自任她们出入！”妥娘虽是口利，到了此刻，已是不敢再语，萧皇后也吓得不敢劝阻。眼见妥娘等四个，含泪而出，一任内侍押着，到那冷宫。

这时的月美，却喜上眉梢，十分得意，不住的对了炆帝丢眉做眼，炆帝也频频的向她含笑点头，把个冷眼一旁的萧皇后，好生愤恨。炆帝略坐了一回，对那月美道：“快陪了朕回去，留在这儿作甚！”月美还故意不走，眼望着萧皇后，萧皇后暗想：瞧了他们两个的光景，你贪我爱，今宵是分不开的了。并且炆帝仗酒发威，若再留了月美，不放她走，他更要动怒了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含笑对月美道：“圣上定要你相待，你还不快去，对我呆着作甚！”月美才忸怩着走了。炆帝也不和萧皇后多语，即携了月美的纤手，出宫而去。

这时已近二更，萧皇后只因妥娘等四人触怒炆帝，罚入了冷宫，欲设法营救她们。当下即命宫女，分头招请王桂枝、谢湘纹、狄珍珠、梁文鸳、李庆儿、陈菊清、方贞娘、柳绣凤、田玉芝、石筠青、张丽卿、薛冶儿、黄雅云、朱贵儿、朱吉儿、韩俊娥、袁紫烟等十七个人，一同入宫，商议此事。不一时，陆续到齐。萧皇后便将此事说了。

众人听着，全吃一惊。王桂枝沉吟了一回道：“圣上一时动怒罢了，到了明天，自会心慈意软，将四人释放出宫。”袁紫烟点头道：“她们四个，都是圣上心宠的人，决不会久遭禁闭的。”萧皇后摇首道：“你们还不知呢，那个月美很是狡猾，心情不十分纯正，妾冷眼瞧她，她见妥娘等受了圣上罪责，她隐含喜色，甚是得意。也许她会在圣上面前，再添些歹话，使圣上痛恨妥娘呢！”谢湘纹道：“若是月美如此居心，那真不足齿了，妾等同侍圣上，已有数年，从没有妒忌的事发生，如今却给她破坏了。”黄雅云愤愤的道：“这还了得，我们还惧她么？群起而攻，先要她立脚不住。”朱吉儿却道：“别的且慢论它，先想救人的策儿。”萧皇后点首道是。柳绣凤道：“圣上的性情，和他强求，他越要动怒，但一味的柔软，他也是不依的。最佳想法儿，须要刚柔相济。也许能救出四人。”袁紫烟笑道：“不如到了明天，我们一起候在月美室外，待圣上出室，我们便跪求辞职。夫人们将小玉印交还。妾也辞了观象的职责，只说求圣上恩准，放妾等削发为尼罢。圣上听了，定要骇问原因。我们便好说圣上自残身体，妾等心寒，宁愿早日归依空门，自行忏悔。圣上听了，即能明瞭我们的用意，定有自悔的话儿。我们便能趁此机会，替妥娘等说情。圣上当可回心转意。将她们四个放了。”萧皇后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善！只是贱妾不必在内了。”紫烟点头称是。众人也都觉紫烟的话儿不错，便决定了如此，准待明天进行。正是：

群芳领袖纷辞职，故使游蜂暗着慌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家乡在念将士潜行 社稷为忧宫人伏剑

话说袁紫烟定下了计儿，众人决议明天进行，遂各自回房安息。炀帝和月美，却各遂了心愿，狂欢了一宵。到了天明，方始交股而睡，直到午后梦回，结束下床。炀帝便和月美告别，相约今宵再乐，月美当然喜允，殷殷相送。室门方启，室外一片娇声，齐呼圣上。炀帝出门一瞧，只见各苑夫人，袁紫烟、韩俊娥、朱吉儿，一个个跪列室前，炀帝好生诧异，急道：“卿等何事会齐到此，定有原因？”各位夫人们齐声答道：“伏求圣上恩准，解除了妾等的职责，赐允削发为尼！”炀帝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卿等为了何事，这般的心灰意冷，要撇下了朕躬，身入空门，削发为尼呢？”她们凄然答道：“圣上年届半百，不自保养圣躬，妾等都实觉寒心，因此愿意削发为尼，斩除绮念，各自忏悔！”炀帝这才恍然道：“卿等快些起立。朕已知罪了！自今日起，决意要好好保养身子，以慰众卿。若朕再食言，卿等尽可弃朕如何？”各苑夫人等齐行谢恩，含笑起立。袁紫烟便对炀帝道：“妾娘等直言触犯了圣上，还望圣上见恕！”炀帝急道：“昨宵朕因酒醉，委曲了她们，原在深悔，卿即不言，朕也要赦免了她们了。”说着，即命内侍，将妾娘等四个赦出了冷宫。

不多一时，妾娘、袁宝儿、杏娘、吴绛仙都来谢恩。炀帝着意安慰了一番，众人皆是大喜。独有个月美，掩在房门背后面，瞧了外面的情形，又装了一肚子的愁闷。又闻炀帝说道：“皇后怎的不来，难道怨朕么？”袁紫烟道：“娘娘原是要来的，只恐圣上见了动怒，娘娘便不敢来了！”炀帝道：“昨宵的事儿，原是朕的错误，皇后也是好意，朕怎么能恨她哩！”紫烟点了点头，炀帝忽又问紫烟道：“卿近观星象，吉凶如何？”袁紫烟蹙额道：“只因帝星甚是不佳，妾也万分忧虑呢？”炀帝大惊道：“帝星怎生不佳？”紫烟道：“贼星犯座甚近，大见凶象咧！”炀帝微叹道：“如此又奈何？”袁紫烟黯然道：“非修德可以禳灾！”炀帝点点头，沉思了一会，径弃了众人，去视萧皇后去了。

炀帝到了萧皇后的宫中，又安慰了她一番，遂与萧皇后同膳，自此果真息了欲念，保养身体了。只是他也知道天下危乱，心中甚是不安，常戴了幅巾，穿了短衣，策杖步游，遍历宫中各室，作为消遣。有一天的晚上，他和了萧皇后、各位夫人、袁紫烟，在宫中的高台上观星象。炀帝自从得了袁紫烟，对于玄象，也能粗解吉凶。此刻瞧了一会，望见天象不佳。即对萧皇后效作吴语道：“外间大有人图侬，侬虽失天下，当不失了长城公，卿亦不失为沈后。”萧皇后愀然道：“圣上怎出此言？”炀帝只是摇头微叹。袁紫烟也是悒悒不欢，众人都觉得凄凉。忽的一阵风起，将台上灯烛，尽行吹灭，众人更是毛发悚然。炀帝即命撤筵，各自归寝。到了明日晨起，炀帝揽镜顾影，忽谓萧皇后道：“好头颅，谁当斫之！”萧皇后听了此言，不禁花容失色，慌忙道：“圣上怎出此言？”炀帝笑道：“贵贱苦乐，更迭为之，有什么好吃惊的呢！”

隔了不几天，江都忽告粮尽，那般扈驾的兵将，多是关中人民，在江都留了多时，思家念切，尽想归去。炀帝见中原已乱，便没有什么心情，车驾北还了。他的心上，欲迁都至丹阳，士卒倒有大半不愿的。有个虎贲郎将竇贤，竟是不别而行，率部西去。炀帝大怒，遣左右卫士追杀竇贤。只是人不怕死，仍是悄悄的偷逃。就连那追杀竇贤的士卒，半路上也逃跑了。炀帝好

生纳闷，在便殿中长吁短叹，愀然不乐。蓦地回过头来，见王义在侧，遂对了王义道：“汝可知道，天下大乱，怎的不和朕言！”王义俯伏在地上，垂泪答道：“天下大乱，已是多时的了，小臣服役深宫，怎敢预闻政事，若是越俎早言，恐小臣的尸骨，也早已朽化了。”炀帝泫然道：“卿今当直陈，令朕知晓！”王义谢恩道：“待臣具牒奏明。”说毕趋退。隔了一宿，王义即面呈一书，与炀帝睇览。炀帝急忙展视，只见奏牒上道：

臣本南楚卑薄之民，逢圣明为治之时，不爱此身，愿从入贡，出入左右，积有岁华，浓沐恩施，竟逾素望。臣虽至鄙，酷好穷经，略知善恶之本源，少识兴亡之所以。深蒙顾问，敢不尽言。溯自圣上嗣守元符，体临大器，圣神独断，谏议莫从，独发睿谋，不容人献。大兴西苑，两至辽东，龙舟逾于万艘，宫阙遍于天下，兵甲常役百万，士民穷乎山谷。征辽者百不存十，没葬者十不得一。帑藏全虚，穀粟涌贵，乘舆竟行，行幸无时，遂令四方失望，天下为墟。方今有家之村，存者可数，子弟死兵役，老弱困蓬蒿。目断平野，千里无烟，万民剥落，莫保朝暮，父遗幼子，妻号故夫，孤若何多，饥荒尤甚。饿夫盈郊，尸骸如岳，膏血草野，狐犬尽肥。阴风无人之处，鬼哭寒草之下。乱离方肆，生死孰知，人主爱人，一何如此？圣上恒性毅然，孰敢上谏？或有鯁言，又令赐死。臣下相顾，箝结自全，龙奉复生，安敢奏议！左右近人，阿谀顺旨，迎合帝意，造作拒谏，皆出此途，乃蒙富贵，圣上过恶，从何得闻？方今又败辽师，再幸东土，社稷危于春雪，干戈遍于四方，生民已入涂炭，官吏犹未敢言。圣上自维，若何为计？圣上欲幸永嘉，坐延岁月，神武威严，一何消铄。圣上欲兴师，则兵吏不顺；欲行幸，则侍卫莫从。适当此时，如何自处！陛下虽欲发愤修德，加意爱民，然大势已去，时不再来，巨厦之倾，一木不能支；洪河已决，掬壤不能救。臣本远人，罔知忌讳，事已至此，安敢不言！臣今不死，后必死兵！敢献此书，延颈待尽，窃不胜惶切，待命之至。

炀帝阅毕，汗流浹背，继而长叹道：“从古以来，哪有不亡的国家，不死的主子。时至今日，也无可奈何的了！”王义俯伏在炀帝足下道：“圣上到了今日，还要不自悔罪，掩饰已过么？小臣独记得圣上的话儿道：‘朕当跨三皇，超五帝，俯视商周，当万世不可及的圣主？’时至今日，不要说别的事了，连乘舆都不能回京，岂非大背前言么？”炀帝听了王义的话儿，不禁满面羞惭，也不能自辩，只泣下沾襟道：“汝真忠臣，朝堂百官，皆不及卿，朕原是后悔嫌迟了！”王义也泣道：“臣昔不言，尚是贪生，今既具奏，愿一死报谢圣恩，请圣上自爱！”说毕，即叩头而出，到了外面，仰天长叹道：“覆亡即在目前，忍看天子受刑么，不速死，日后原是难免的！”说毕，竟取出了佩剑，刎颈而死。一个南楚鄙民，却能如此，倒也难得。只是明知君恶，不能早日劝阻天子，迂过从善，待至日暮途穷，方上一纸谏书，尚有何用？报恩自杀，亦殊无聊，终不免受讥君子，称为愚忠！但一纸谏书，指陈前弊，深切显明，正史却不录其事，岂以义为宫掖小人，不足道么？惟韩偓《海山记》，独表而出之，故小子也采入了书中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且说王义自刎身亡，早有人入报炀帝，炀帝听了，不觉惊叹道：“竟有这等事情么，可悲！可痛！”说着说着，不禁泫然下泪，遂命有司厚礼具葬。同日那个月美，又自缢身亡。原来月美和炀帝一夕欢娱之后，满望大得恩宠，谁知炀帝从了各位夫人的话儿，暂行止欲。月美那里，便不再去了。萧皇后因月美刁恶，不时召入宫中，面加呵责。各夫人、美人等，又齐加嘲笑。月美自知不容于众，愤然离去。但愤恨无处可泄，便自缢身死了。炀帝闻知此事，也不免悲伤了一番。隔了一天，又接到了几处警报，乃是武威司马李轨，占据了河西各郡，自称凉王。罗川令萧铣，占据了巴陵，自称梁王。还有金城乱首薛举，先时自称西秦霸王，此刻却移占了天水，居

然立号为秦帝了。占据了睢阳一带，自称长乐王的窦建德，此时又改称夏王了，真是王者四起。一个踞缩在一隅的隋炀帝，日夕担忧，心神不宁。不免性情反常，躁急易怒。萧皇后和各夫人、美人们都惴惴不安。只是图炀帝快乐，只得陪他纵饮。炀帝一杯入手，便也顿忘了国忧，一味的狂饮，不醉不休。

炀帝终日昏昏沉沉，在醉乡中解他的愁闷。那般将士们，离异的贰心，逐渐发生，都要舍去了炀帝，各自西归了。其中有个虎贲郎将司马德戡，生性甚是刁梃，他也不愿留在江都。直谒将军裴虔通，是德戡的好友。德戡这天对虔通道：“主上流连江都，乐不思蜀，将士大半都怀了归心，他兀是执迷不悟，尚欲迁都丹阳。我实无意留此，公意如何？”虔通道：“我已是有此心了，只因独身远行，殊觉不便罢了！”德戡大喜道：“公既同意，待我召集他人，索性走个干净。”虔通点点头道：“思归的人多了，我也可征求几个的。”他们两个商议定当，便辗转勾引。

偏有一个宫女，闻知这个消息，便悄悄的对萧皇后道：“外间有人要造反了！”萧皇后道：“汝怎生得知？”宫女道：“贱妾见侍卫的兵卒，都在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这种情形，似觉不妙，贱婢因此猜测，定有人密图不轨呢！”

萧皇后听了宫女的话儿，又惊又疑，沉吟了一会，含笑对宫女道：“汝何不奏明圣上。”宫女听了萧皇后的话儿，便申奏炀帝。也是宫女合该晦气，正值炀帝烦恼的时候，便大怒道：“汝知道什么国家大事，胆敢妄言，扰乱人心，显见是有意肆奸！”宫女吓得连连叩首，炀帝竟命左右，牵出宫女，用帛缢死。可怜那个宫女，一片好意，却惨遭屈死。萧皇后也不发一言劝阻，实是深恐累及自己。自是宫中的人，虽知外面的消息不稳，但都噤若寒蝉，不敢多言，自取杀身的大祸。

这时有个虎牙郎将赵元枢，已由司马德戡、裴虔通两个人，用言打动，串通一气，约期西遁。元枢本和将作监宇文智及十分相善，便对智及道：“司马德戡和裴虔通约我西行，我已允了他们了，你瞧可好？”智及听后道：“主上虽是偏安一隅，威令尚能指行。君等相约西遁，正恐也蹈了窦贤的覆辙，自取死亡呢！”元枢听了智及的话儿，觉得有理，不禁蹙额道：“这便奈何？”智及道：“如今天心恢隋，亡象日见，四处英雄，尚是纷起，图成大事。今若能即在江都，同心谋叛，目下只须奋臂一呼，便可得数众万人，以此举事，小则为王，大可成帝！何必定欲如丧家之犬呢！”这一番话儿，遂使平地起了风波。正是：

片言扼要人相惊，顷刻萧墙起祸端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识覆亡紫烟绝迹 骂叛党贵儿丧身

话说宇文智及说出了一番话儿，元枢听了，沉吟半晌，方道：“公言原是有理，但欲行大事，先欲推一主帅。环顾诸人，惟公弟兄，足当此任。公若有意，深愿效力。”智及点头道：“此事却须与我兄熟商，再定计较。”元枢遂即趋出，往晤司马德戡，即对他道：“顷值宇文智及，对于我们西行，却不赞同。”德戡吃惊道：“彼不同意，若有泄言，我们危险了！”元枢笑道：“彼有一条妙计，却胜西行百倍。”德戡诧异问所以，元枢即和盘托出。德戡大喜道：“若能成功了此事，强似负罪作逃人了。”遂又告知裴虔通。虔通哪有不从的理。其余同党，亦皆赞成。

隔了几天，元枢约同了智及和司马德戡、裴虔通，相偕至化及居处，化及设筵款待。酒过数巡，智及向元枢使了个眼色。元枢会意，便对化及道：“今日特来见公，公可知为了何事？”化及笑道：“正在相猜，未敢动问。”元枢厉声道：“主上昏暴，日甚一日，叛者四起，各占郡邑。我公以英贤夙著，为众所倾。虔通等愿奉公为主，废昏立明，以征群贼。”化及胆力本弱，听了虔通的话儿，汗流浹背，大惊失色，期期不能出语。司马德戡道：“应天顺人，以除昏暴，宇文公何必胆小若鼠呢？”化及摇首道：“公等休了，化及何人，怎能当此大事？诸公可另推英雄，起任艰巨，化及亦当执戈相从。”智及见化及推诿。遂正色道：“裴公等以兄英明，愿奉为主，兄何必坚拒。且交市的险遭杀身，兄岂忘怀了么？如此昏主，若不早日废去，生灵更将不堪。兄为一身计，不为兆民计么？”化及沉吟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化及实是无能，诸公若定是推许，只能勉从了。但一切进行，全仗二弟与诸公了。”德戡欢然道：“敢不效力！”遂尽欢而散。

到了次日，德戡即召骁勇军吏，晓以密谋。大众闻言，尽皆雀跃道：“唯将军命。”德戡等见众心一致，不胜大喜。于是摩厉以须，戒期行事。炀帝原知众心离贰，未尝不防，时时夜起观看星象，终觉凶多吉少，更是急得没法。这一夜见贼星犯帝座愈近，帝星摇摇欲坠，炀帝大惊，急命人召袁紫烟，紫烟已是失踪，室中留有一书，宫女持书覆命。炀帝好生惊疑，皇后也是吃惊，促炀帝从速剖函。炀帝急启书函，与萧皇后一同展阅。函云：

妾自点选入侍，厚荷圣眷，今乃不别而行，深多罪戾。惟有下情，尚须乞原。天象示变，祸在旦夕，一时猝发，求死不能，偷生徒辱。回忆妾师有语，妾之死所，非在江都。奇遇在后，欲违何从？妾之不能始终随侍圣上者，此其一也。妾有老母，相别久矣，弱弟零丁，尚未成立，乱离日亟，生死莫卜。梦绕家乡，肠断肝摧，乌鸟之私，窃所欲申。妾之始终不能随侍左右者，此其二也。天心厌隋，危如风烛。圣上即欲修德禳灾，已迟矣。天数已定，徒悲何益？惟愿圣上随遇而安，若能低首下人，或可全身避祸。临去直言，罔识忌讳。深望圣上谅之。

炀帝和萧皇后阅毕，相顾失色。萧皇后只得温慰炀帝道：“紫烟胆怯，欲求脱身计，故作危言恫人，圣上不必深信其言。”炀帝泫然道：“紫烟的话儿，不是过甚其辞，朕自察天象，也知朝不保暮了。”萧皇后听说，不禁惶然欲涕。炀帝强笑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徒悲何益？得过且过，也不必怀愁。”萧皇后便破涕为欢，炀帝又笑语道：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！”萧皇后即命设筵，又召到了各夫人一同陪饮。

众人闻知袁紫烟走了，又皆嗟叹了一番。炀帝却不将紫烟留函示阅众人，原恐她们见了不欢。饮至中间，忽见东南角上，火光烛天，又夹着一片喧声。炀帝大惊，慌忙召入值阁将军询问原因。那个值阁将军，却非别人，便是密

谋作乱的裴虔通。虔通对炀帝道：“不过草房中失火，外面的兵民，一同奋救，所以有此哗声。”炀帝听了，方才安心。仍令虔通出外，小心防守。虔通唯唯趋退。炀帝酣饮至醉，遂命撤宴。左手携了萧皇后，右手携了个朱贵儿，安然同寝去了。哪知大祸临头，缘只一宵，待到金鸡报晓，曙色初开，那般叛兵已是拥入玄武门，大刀阔斧，声势汹汹，杀入宫来。先时玄武门前，本有宫奴五百人，皆是体强多力，原由炀帝特别简选，给了重饷，命他们常驻玄武门把守。司宫魏氏，得了叛党的贿嘱，即在是夕，矫诏放出，令得休息。司马德戡先驱入宫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更有裴虔通在内，作了内应，将宫门一律闭住，只开了东门，驱出宿卫，容纳叛党。

独有右屯卫将军独孤盛，和千牛备身独孤开远，没有和叛党勾通。瞧了这副情形，便知不妙。即出外，诘问虔通道：“将军何故紧闭各门，驱出宿卫？”虔通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与将军无干，将军不必动手，若得诛除无道，同保富贵。”独孤盛怒骂道：“老贼说出这种话来，狗头休走，吃我一刀！”说着，向虔通一刀砍去，虔通急忙拔刀抵敌，两人杀作一团。司马德戡已率了叛众，呐喊而入，即助了虔通围攻独孤盛。独孤盛手下只有数人，怎敌得许多叛党！任凭独孤盛骁勇，一口刀终不能独战众人。霎时间被刺身死，左右逃散。独孤开远忙驰叩阁门，欲请炀帝亲自督战，途中集了卫兵数百名，至阁门外大呼大叫。任凭喉咙喊破，只是没人答应。叛党已经驰到，开远回马接战，也是寡不敌众，被叛党一枪刺中马首。那马受了痛苦，一阵狂跃，将开远掀落地上，遂被叛党所擒，牵去监禁。阁内无人守住，由叛党破门冲入，径至寝殿，入寻炀帝，却是锦被凌乱，罗帏空垂，静悄悄不见一个人。司马德戡顾裴虔通道：“昏君定已避匿他处，我们分头找寻，不要给他走了！”虔通点头道是，当即退去，分头各处搜寻。

虔通一队，行至长巷附近，撞着一个宫人，挟了细软物件，拟往别处逃身，撞见了叛党，想回身走时，早给裴虔通一把拿住，便即向她道：“主上现在何处？”宫人支吾道：“我没有知道，将军让我逃生罢！”虔通见她不肯实说，即举刀怒叱道：“汝再不快快说出，便要杀汝了！”宫人慌忙手指西阁道：“圣上避在阁上。”虔通问明了所在，即将手一松，放那宫人逃去。他遂率了众叛党直向西阁。校尉令狐行达，拔刀先进，那个炀帝自在寝殿闻变，即和了萧皇后、朱贵儿，逃至西阁藏匿。此刻猛闻阁下人声喧闹，不觉大惊。萧皇后已是面无人色，朱贵儿也胆战心惊。炀帝却轻启阁窗，向下俯视。却见令狐行达，手中执了亮晃晃的钢刀，恶狠狠的过来。炀帝失声惊呼道：“汝欲来杀我么？”行达狞笑道：“臣不敢作此逆事，但欲奉圣上西还罢了！”说着，大踏步入了阁门，即行登楼，逼炀帝下去。接着虔通入阁，炀帝瞧了虔通一眼道：“汝非我故人么？怎的也随了他们，一同叛我！”虔通道：“臣怎敢叛上？只因将士思归甚急，即欲奉圣上还京。”炀帝道：“朕非不欲西行，正因上江的米船未至，所以迟迟不行。今便与汝等同归罢！”虔通乃出，令狐行达等把守阁门，不准外人出入。

虔通到了外面，即遣同党往迎化及。化及驰入朝堂，由司马德戡等迎入。化及犹是惶惑万分，俯首在马鞍上，连呼罪过。德戡趋至马前，轻声对化及道：“事已大定，公请放心。”说着，扶他下马，拥入殿中，推为丞相，宣召百僚。裴虔通遂入语炀帝道：“百官俱在朝堂，请圣上即速出去，面加慰谕。”炀帝尚思赖在阁中，不愿外出，虔通汹汹相逼，炀帝只得顺从，由虔通迫令上马，挟出宫门。萧皇后和朱贵儿，都是未及晓妆，蓬头散发，掩了

花容，随在炀帝马后，将至殿上，被宇文文化及瞧见，忙向虞通摇手，不令炀帝上殿。虞通乃将炀帝引至寝殿，自与司马德戡持刀挟侍。

炀帝举目向叛党瞧视了一回，凄声问道：“虞世基何在？”下面立着叛党马文举，厉声答道：“已是梟首了！”炀帝不禁叹道：“朕负了何罪，乃至如此？”文举愤然道：“圣上到了此时，尚不知己罪么？圣上违弃宗庙，巡幸不息。外勤征讨，内极奢淫，丁壮伤锋刃，老弱毙沟壑。大举土木，劳民伤财，四民丧业，盗贼蜂起，专任佞谏，饰非拒谏，屠杀忠良，失信将士，如此的罪大恶极，怎能谓何罪？”炀帝愤然道：“朕负百姓，不负汝等，汝等荣禄兼至，奈何负朕？今日起事，谁为戎首？”德戡应声道：“普天同怨，何止一人！还问什么戎首？敌君贼子，人人可谋！”

话声未毕，朱贵儿柳眉倒竖，杏口圆睁，戟指叱道：“大胆狂徒，怎敢胡言！可知天子至尊，即是小有失德，凡为臣下，只应正言辅导，谏君迁善，怎能无礼至此！并且三日以前，曾有诏令宫人，各制絮袍，分赐汝等。天子的体恤汝等，原是不薄，奈何汝等不图报德，反敢负恩，威胁君上！”贵儿怒骂叛党，炀帝急向示意，欲她闭口，贵儿只是不睬，骂得司马德戡恼羞成怒，将刀指着贵儿道：“淫婢无耻，还敢多言！天子的荒淫失德，都是为了你们一般淫婢巧为蛊惑，以致如此，犹敢泼赖辱人，难道自要寻死么？”贵儿厉声道：“我岂怕死吗？你们这般叛贼，欺君肆逆，遗臭万年，还有什么面目，靦然责人！”贵儿大骂不止，激得德戡性起，举刀向贵儿砍去。炀帝急道：“将军休怒，怒了她罢！”德戡手儿略慢，好一个朱贵儿，大喝一声：“逆贼，我与你拼了罢！”说着一头撞去，德戡不及躲让，给他胸前撞了一下，险些跌倒。德戡大怒，手起一刀，把贵儿杀死，横尸地上，鲜血直流。一道芳魂，已是先入了鬼门关，敬候炀帝驾临了。

萧后见贵儿被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哪敢发言。炀帝见贵儿被杀，掩面流涕，只是也不敢叱责德戡。

德戡杀了贵儿，已是扯破了脸面，索性怒冲冲回到炀帝跟前道：“臣等今日的举动，原是深负圣上，但今天下俱乱，东都被围于李密，长安失守于李渊，圣上车驾欲归，也已无路，臣等已求生无门。且臣德已亏，事难终止。今愿借圣上首级，以谢天下。”炀帝听了，吓得魂不附体。正是：

利剑已杀如花貌，梟臣又索帝王头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恶贯满盈炀帝凶终 丑态百出萧后偷生

话说炀帝见德戡向他索头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哑口无言。这时募见舍人封德彝趋入，他原是炀帝的宠臣。炀帝见他到来，满心欢喜，意为他能相救。正待开言，哪知德彝向炀帝冷笑道：“还不速死，以谢天下！即使幸得苟生，留在世上，还有什么颜面呢？”炀帝听了他的话儿，大失所望，不禁勃然道：“武夫不知名分，欺君迫主，还可稍原，汝乃士人，读书明礼，应知大义，怎的也来助贼欺君！汝且自想，朕往日视汝，有何相亏？今日面辱朕躬，该也不该。”德彝受了炀帝叱骂，自觉有些惭愧，涨红着脸儿，垂首退出。

这时令狐行达又将炀帝的幼子赵王杲，挟入了寝殿。赵王杲年只十二，见了炀帝，放声大哭。炀帝也是泣下沾襟。萧皇后却缩身殿角，吓得如醉如痴。德戡又厉声问炀帝道：“如何？”炀帝凄然道：“朕罪不至死，尚望相恕。愿作庶民，苟延岁月。”德戡冷笑道：“臣本不愿受弑君恶名，只是事到如今，也已没法，圣上不死，终不能释了众怨。”赵王杲见德戡苦逼其父，即泣对德戡道：“公怎的威逼父皇，不知臣下的礼节？”哪知站在一旁的裴虔通等得不耐烦了，便手起刀落，先将赵王杲斫死，尸身倒地，血溅御袍，萧皇后顿刻晕了过去。虔通杀了赵王杲，便欲顺手弑帝。

炀帝见幼子被杀，己身定也难保，遂顾虔通道：“天子自有死法，不劳妄加锋刃。快取鸩酒到来，待朕服毒自尽。”虔通摇首道：“鸩酒未备，不能应命。”说着将刀授与炀帝道：“圣上自刎了罢！”炀帝拒绝不受。虔通举刃欲下，令狐行达亦上前逼帝。炀帝乃自解练巾，授与行达道：“愿得全尸。”行达方将练巾套入帝颈，萧皇后恰已醒转，见炀帝将被绞死，急上前哭阻，给虔通扬刀止住。萧皇后恐受刀斫，便不敢上前，眼睁睁瞧那行达，将练巾力绞。一个昏淫无道的天子，便气绝归天。终计在位十三年，享年五十岁，果应了天命，身亡练巾之上。

叛党既杀了炀帝，便出报宇文文化及。化及遂语众人道：“昏主已死，宜立新帝。前蜀王秀尚被囚禁，近亦随至江都，不如迎至为主罢！”大众听了化及的话儿，尽皆不以为然。即喧嚷道：“斩草须要除根，怎能再立蜀王，自取其祸。”遂不待化及命令，即搜寻杨氏王亲，捉着便杀，无论长幼。当时被害的，除了蜀王秀、齐王暕、燕王倓之外，杨氏亲戚，无一幸免。只有皇侄秦王浩，系炀帝弟秦王俊子，炀帝曾令袭封，平素与智及往来甚密，智及一力保护，遂得免害。叛众又杀了御史大夫裴缙、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、太史令袁充、右翊卫将军宇文协、千牛宇文勗、梁公萧钜等，或为炀帝宠臣，或为叛党所忌，共有十数个大臣，皆遭杀死。那个黄门侍郎裴矩，向来是炀帝幸臣，他却独能免祸，原来因他扈驾江都，曾替将士献议，搜括寡妇处女，分配将士，因此深得众欢，且在化及入宫时，他又迎拜马首，所以得免，前光禄大夫苏威，亦往贺化及，化及大喜，优礼相待，推为耆硕。百官闻知苏威入贺，也都趋集，争先恐后，前去道贺。独有给事郎许善心不至。化及恨他有意反对，即遣骑士驰往善心家中，将他擒至朝堂，问他何故不贺，善心道：“公为隋臣，善心亦食隋禄。难道天子袂戮，尚有心称贺么？”化及听了，哑口无言，乃命左右释缚。善心拂袖趋出，绝不道谢。化及又不禁动怒道：“此人负气太甚，决不可留。”因复遣党人将善心擒回，把他斩首，发尸远葬。善心的母亲范氏，年已九十二岁了，抚柩不哭，但向之叹息道：“能死国难，不愧我子！”说毕，扶杖还卧，绝粒数天，便也死了。母子二人，

都为后人钦敬。

且说宇文文化及自称了大丞相，总掌百揆，遂令其弟智及为左仆射、士及为内侍令、裴矩为右仆射，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，各有封赏，不必细表。时已天暮，叛党皆喜跃而归。化及闲着，便野心勃勃，带了亲丁数名，入视宫寝。行至正官，但见一班妇女，围住了萧皇后，都在啼哭。原来萧皇后在寝殿里面，炀帝死后，她伏尸痛哭了一回，便给叛党赶走，逃入了后宫，和宫人们哭作一团。化及即朗声问道：“汝等在此哭些什么？”

萧皇后抬头见了化及，当作前来杀她，不禁魂飞魄散，向后躲避。化及见她玉容惨淡，翠袖颤动，已觉可怜得很。再瞧左右的那般妇女，也都是钗横鬓乱，泪眼愁眉，当下且怜且语道：“圣上无道，故遭横死，与汝等本无干涉，不必慌张。”那般美人们，听了化及的话儿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没有一个敢发言。还是母仪天下的萧皇后，亏她镇定了心神，竟轻启朱唇，曼声答道：“将军请坐，妾等命在须臾，幸乞恩开格外，曲与保全。”萧皇后娇声对答，化及却在留神打量，不禁暗暗称奇：怎的萧皇后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望上去却与盛年无二，依然是娇容雪肤，秀色可餐！化及的入宫原是不怀好意，如今在灯光之下，睹了萧皇后的姿色，勾起了一片邪念，便趑趄近一步，含笑向萧皇后道：“皇后不必过悲，谁敢无礼，侮辱皇后，当严重处罚！”萧皇后急忙道谢。化及遂趋至萧皇后身前，含了笑容，轻声说道：“倘不见弃，愿共富贵。”萧皇后听了，不禁红飞双颊，越显出楚楚可怜。化及伸手，竟拽翠袖，萧皇后急道：“将军尊重，未亡人已谕尊意。”说着，娇羞万分。化及哈哈大笑，松了翠袖，回顾亲丁道：“快到御厨中去，搬取酒肴到来，与后妃压惊！”亲丁奉命而去。其余的宫人妃女，瞧了萧皇后和宇文文化及的情景，皆已放胆了大半，不比先前惊慌了。

化及深知炀帝多宠，并悉十六苑夫人，都是绝世佳人，便思饱餐秀色，领略群芳，遂温颜询萧皇后道：“十六苑夫人，俱在此处么？”萧皇后点首道：“都在此处，只有绮阴苑主持谢湘纹、仪凤苑主持柳绣凤，闻知圣上被杀，已是自缢身死了。”化及顿足叹道：“可惜可惜！枉死了两个佳人，皆是我的罪咧，不曾早来安慰她们。她们还恐受罪，哪知我也是怜香惜玉的人，决不会气苦美人的。”萧皇后道：“还有仁智苑主持朱贵儿，死得甚惨！”化及惊问道：“怎样死的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在寝殿里面，触怒了司马将军，被他斫死的。”化及愤愤道：“德戡这们无情，真是罪过！”化及又问萧皇后道：“有个能识玄象的佳人，可在此处？”萧皇后道：“袁紫烟么？她在昨天晚上，留下了一书，人即失踪的，不知逃向哪里去了？”化及嗟叹道：“我真福薄，又少见了一个奇女子！”化及又道：“其余谅都还在，皇后可能见许，将她们召齐，一同饮酒？”萧皇后道：“若欲会见她们，未亡人怎敢不从！”说着，即遣宫女分头召去。

隔了多时，酒肴已是纷陈，应召而来的，只有张丽卿、王桂枝、李庆儿、方贞娘，余人都推病不至。化及好生不悦，只是未便发作。萧皇后已瞧出了几分，恐他因此生怒，急道：“她们深惧虎威，实未知将军厚意。隔日待未亡人传谕她们，她们自会齐来谢罪的。”化及大喜道：“皇后的话儿甚是，她们原未知我的情性咧！”说着，目光四射，向王桂枝、方贞娘、李庆儿、张丽卿四人，瞧了一个饱，方始一同入座。六个人饮了一刻，起初尚觉有羞耻，后却彼此忘怀，居然谈笑自如了。竟将化及当作了炀帝，一些也不分同异。

萧皇后趁化及开怀当子，便婉语化及道：“将军因主上无道，为民除暴，原是大义灭亲，不可厚非的。只是何不立了杨氏后人，自明无私，以示坦白呢？”化及道：“杨氏亲戚所存的人，只剩一个秦王浩了，明日当立他为帝！”萧皇后起谢道：“将军若能如此，英名更将远布了。”王桂枝也笑道：“方见将军一片忠义，原是为国呢！”化及听了谏言，更是心欢，不觉狂态毕暴，萧皇后等也丑态尽现。

有几个宫女，冷眼瞧在一旁，险些气破了肚子，暗暗骂她们无耻。也有几个宫女，却忘了旧主，又思献媚新人，争先的替化及斟酒。化及酒到杯空，渐有些醉意了，目光只在萧皇后等五人脸上乱转，越瞧越爱，恨不得一齐拥入了怀中。他正在情思恍惚之间，忽的垂帘一掀，蹿进了一人，直趋化及座前，手儿一扬，只见三寸利匕闪闪发光，直向化及胸头刺下。化及初见一个女子蹿近座前，虽觉动疑，还防不到此，此刻瞥见了匕首，急呼不好，慌向后面一让，心慌势猛，连人带椅便倒。也是他命不该死，在身往后的时候，一脚跷起，靴儿正踢在女子的手腕上，哐啷一声，匕首落地。化及的亲丁已是一拥而上，将行刺的女子擒住。萧皇后一面扶起了化及，一面颤声道：“薛冶儿好生大胆！敢来行刺将军，还不快向将军谢罪，尚可恕你性命！”冶儿瞋目道：“若是顾惜了性命，也像你们一般，忘了廉耻，前来陪酒了，恨不能杀死了叛贼，和主上报仇！今即被擒，要杀便杀，不必多言！”

化及惊魂稍定，怒问萧皇后道：“她叫薛冶儿么？怎的这般无礼！”萧皇后给冶儿抢白了一番，正在垂泪，见化及问她，只得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她是积珍苑的主持。”化及听说也是个夫人，仔细向冶儿瞧视，见她怒气勃勃，却是十分俏丽，转动了不忍的心肠，啧啧的道：“夫人节烈，令我起敬，只是主上无道，死亦应该。我特为民除暴，夫人还须三思。今赦夫人无罪，快来一同饮酒罢！”说着，便欲亲丁松手。冶儿叱道：“叛贼花言巧语，只好哄不知廉耻的人。我却不愿听你，快快将我杀死。谁要你叛贼恕罪！”化及见冶儿横一声叛贼，竖一声叛贼，不禁心头火起，便也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，怎的不知好歹！”冶儿冷笑道：“我原是不识好歹，有识好歹的人，陪你这个叛贼！”

萧皇后等五个人，给冶儿语语刺心，都是恼羞成怒，恨不得冶儿速死。萧皇后便愤愤的对化及道：“冶儿这般无礼，还不将她处死！”化及本已怒甚，给她一逼，即命亲丁牵出冶儿，速即处死。正是：

有志无伸难雪恨，蛾眉烈气胜须眉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 臆云兴雨屈节受淫污 刻骨冰心雪仇献鸩毒

话说宇文化及命亲丁牵出薛冶儿，将她处死。突有一人，浑身缟素，走入宫中，将冶儿抱住，惨声对化及道：“冶儿激于义愤，触怒了将军，当念其节烈，恕她死罪，放逐出宫。方见将军仁义！”化及见那发言的人，也是一个轻盈少妇，虽是乱头素服，脂粉不饰，却不能掩她天生的美丽。便问萧皇后道：“她是何人？皇后可能知道？”萧皇后哪有不识的理，即轻声道：“这个便是妥娘。”化及恍然道：“常闻宫中有个能言善辩的妥娘，莫非就是她么？”萧皇后头儿微点，化及即含笑对妥娘道：“我本无意杀死冶儿，她一味狂言，忍无可忍，不得不将她处死，以肃宫廷。今卿既为求情，我便赦她，只是不能再留宫中，即须逐出。”说毕，径命亲丁押着冶儿出宫。妥娘便欲告退，化及笑道：“卿既来此，不妨同饮一杯。”妥娘道：“本当为将军把盏，惟主上陈尸寝殿，无人顾及，贱妾尚须守视主尸。将军以仁义示人，当能任妾前去，来日方长，侍奉将军不迟。”化及向萧皇后点头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我却不能难她。”遂对妥娘道：“卿言有理，我亦不敢相强，主上遗尸，明日亦当妥为安殓，卿可勿虑。”妥娘乃退。行至门首，萧皇后举目相送，妥娘适回首瞧她，不禁向她浩叹一声，回头竟去。

萧皇后好生难堪，珠泪沾襟。化及吃惊道：“皇后何事悲伤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妥娘尚得守视主尸，妾独何心，留在此饮酒？”王桂枝等闻言，也都感动旧情，纷纷落泪。化及慌道：“死者已矣，徒悲无益，守视主尸，也是空虚。并且惨象怖人，见了只增痛苦。不如置在脑后，借酒驱愁。”说着即满斟一杯，授与萧皇后道：“请尽此酒，莫再悲伤！”萧皇后不敢推却，只得道谢了一声，饮尽杯酒。化及又劝王桂枝等四人，各饮了一杯。萧皇后也算礼尚往来，竟恭恭敬敬的奉上一觞，化及欣然接饮。这时将进亥牌了，又饮了一回，化及已是有了六七分酒意，醉眼斜睨，望着萧皇后不住的微笑。萧皇后却羞得低垂粉颈，不敢抬头。

王桂枝瞧了这副情景，便向方贞娘、李庆儿、张丽卿三人，暗暗使了个眼色。三人各自会意，一齐离座，向萧皇后告退。萧皇后见她们要走了，不禁暗暗着急，急中得了个主意，便向王桂枝道：“王夫人请留在宫中罢！”桂枝笑向化及瞧了一眼，化及也微微一笑，向桂枝使了个眼色，桂枝便对萧皇后道：“贱妾回去更衣，少停再来。”说着径自姗姗去了。

化及心花怒放，即命亲丁撤筵，遂向萧皇后笑道：“皇后内室，可能观光？”萧皇后尚未开言，一个凑趣的宫女，即去打起了内室的垂帘道：“将军请进。”化及扬眉一笑，对萧皇后道：“还请皇后引导。”萧皇后欲待不允，化及又要来拽翠袖，萧皇后慌移莲步，向内室行去，化及欣然相从。进了内室，化及即将门掩上。打帘的宫女，舌子一拖，大了胆子，将室门轻轻一推，便露了指大大的缝隙，向内瞧去，留神细听，只见化及一团喜色，站在萧皇后面前，伸手去勾粉颈。萧皇后躲向榻前，道：“将军尊重！未亡人虽是感德将军，理应侍奉，但主上的尸身未殓，贱妾怎能遽荐枕席呢！还望将军垂怜。且待主尸安葬，未亡人当不惜蒲柳贱质了。”说着盈盈欲涕。化及逼近榻前道：“主上尸身，明天即当礼葬。今夕良宵，却须皇后赐允，共效于飞。”说着，便将萧皇后推倒在榻上。在门前窥视的宫女，又惊又喜，半羞半恨。所惊的堂堂母后，不免受污；所喜的新主风流，将来不患失所；羞却羞眼前风光，有些刺目；恨只恨主尸未殓，皇后屈节。

宫女心中虽在胡思乱想，一双眼睛再也不肯离开，只顾盯定了榻上。只见萧皇后罗襦宽松，绣裤全卸，撩人雪肤，映掩灯前。霎眼之间，锦被覆体。宇文化及也已失踪。榻上春情，一一映入宫女眼中。宫女好生难堪，遂将室门轻轻拽上，悄自退去。一宵易过，到了天明。宇文化及和萧皇后同醒了好梦，结束下榻，萧皇后对化及道：“贱妾已是侍奉了将军，还望不要食言，速立杨氏后人，以慰百姓。先帝尸身，也请从速安葬。”化及点头道：“皇后宽怀，我自能照办。”当下一同出了内室，却有数个宫女，倒身下拜，齐呼：“娘娘万岁，将军万岁。”萧皇后听了，不禁粉脸飞红，甚是含愧。化及却欣然得意，笑命宫女速起。又唤过了亲丁，取到了金帛，赐与众宫女。众宫女欢声道谢，一个个争献殷勤，侍候化及盥洗进点。这时有人进报，左仆射宇文智及有事面陈。化及遂告辞了萧皇后，即行出宫。

到了朝堂，智及见了化及，即顿足道：“兄长怎能如此！”化及笑道：“这有何妨？”智及道：“方以除暴自命，怎能留宿宫中，传扬开去，不但要大失民心，还恐将士不服，发生祸患。”化及摇首道：“哪会有事？如今我欲拥立秦王，将士和百姓，更要信我了！”智及和秦王浩本是相得，闻化及立浩为帝，便也赞同。化及即托奉皇后命令，传谕百官，立秦王浩为帝。秦王浩便在那一日坐了正殿，朝见百官，终算做了个皇帝。嗣后即迁居尚书省，用卫士十余人监守，差不多和罪犯一般。国家大事，均有化及兄弟专断，但遣令使至尚书省迫浩画敕，百官也不能见浩一面。这种罪犯式的皇帝，比了一个平民还是不及。

闲话休多，书归正传。化及立了秦王浩，草草把炀帝棺殓，葬在西院流珠堂，再也没人去顾问。这天晚上，化及又兴冲冲的入宫，萧皇后含笑相迎，即道：“将军果能守信，立了秦王，贱妾理当拜谢。”说着便要拜下。化及双手扶住了萧皇后，哈哈笑道：“皇后何必如此！这是臣下应作的事儿。”当下命设宴。不多时酒肴纷呈，化及和萧皇后并肩同坐。化及笑对萧皇后道：“只是我们两个对饮，似觉寂寞。”萧皇后听了，已知化及的心思，便也笑道：“待妾再召各夫人到来，与将军陪饮可好！”化及大喜道：“若能如此，更见皇后贤德！”萧皇后即命宫女，分头宣召各夫人。

不多片刻工夫，王桂枝、方贞娘、李庆儿、张丽卿先后到来。隔了不多时，狄珍珠和了梁文鸳携手入宫，化及便含笑问道：“二卿何人，昨夕为了何事，不来同宴？”狄珍珠道：“妾乃文安苑主持狄珍珠。她是景明苑主持梁文鸳。昨夕将军宠召，妾等惊魂未定，故不敢应召。今闻将军温爱仁慈，特来谢罪。”化及大喜道：“两位夫人快快入座饮酒！”狄珍珠和梁文鸳便道谢入座。接着田玉芝、石筠青两个，也姗姗而来。萧皇后替两人通了姓名。化及又多见了一对玉人，更是心欢。田、石两个，径自就坐。萧皇后又命宫女，宣召韩俊娥、杏娘入宫，两人倒也惠然肯来。

化及见杏娘娇小轻盈，双目勾魂。韩俊娥体态苗条，娇姿动人，不禁馋涎欲滴，急询萧皇后道：“这两个美人是谁？”萧皇后一面命她们入座，一面答道：“便是杏娘、韩俊娥，都为先帝得宠的人。”化及点首道：“如此美人，怎不要得宠！”韩俊娥和杏娘，倒觉有些娇羞。

化及留神席上，已是来了十人，便向萧皇后道：“尚有何人未至？”萧皇后道：“只有陈菊清、黄雅云、妥娘三个。”杏娘却道：“朱吉儿怎的不来？”王桂枝道：“吉儿为了贵儿身死，悲伤过甚，确是卧床难起。”韩俊娥笑道：“袁宝儿和吴绛仙，娘娘可以宣召。”萧皇后也笑道：“她们两个，

我却忘怀了。”化及喜道：“袁宝儿和吴绛仙，两个名儿，外面很有艳声的。”萧皇后点头道：“她们两个原是十分俏丽，宝儿的歌喉，绛仙的眉黛，真是宫中无二，独擅风流！”化及听了，越发狂喜，急道：“皇后快快宣召两人。尚有那个妥娘，怎的还不过来，可命人再去催促。”萧皇后又命宫女，速往传言。隔了一刻，三个宫女，都来覆命。一个宣召吴绛仙的道：“绛仙上复娘娘，只因头痛神疲，不能应召前来！”那个宣召袁宝儿的道：“袁夫人正在悲伤，贱婢将娘娘的旨意和她说了，她兀是摇首不语。谅是不来的了。”化及听说，好生纳闷，便问催促妥娘的宫女道：“妥娘怎的还不过来？”宫女道：“快要来了，她还有美酒带来呢？”化及又不自觉的得意起来。

果真的没多时候，只见妥娘浓装艳抹，装束得妖冶万分。双手捧了一个银盘，盘中一只玉杯。妥娘堆起了满面笑容，袅袅婷婷的走入。萧皇后等见妥娘这么艳装，却是从来未有过的，都觉有些诧异。化及见妥娘的到来，和昨夜的乱头素服大是不同，越显得风流动人，喜得直站了起来，含笑向妥娘招手道：“卿真多情，还有美酒带来么？”妥娘轻盈一笑道：“将军仁德感人，贱妾特献一尊长生仙液，祝将军万岁！”说着，走近化及座前，将盘呈上，粉臂颤动，玉杯中的酒儿，幌出杯外，盘中流出了不少。化及早已心花怒放，径伸手取杯，送近唇前。

萧皇后见了妥娘的形情似觉有异，不禁动疑，即用手轻触化及。化及却不知萧皇后的用意，向萧皇后瞧了一眼，萧皇后又暗使了一个眼色。妥娘见化及杯近嘴唇，给萧皇后一做作，似有动疑的心思，柳眉一皱，即含笑接了化及的玉杯道：“贱妾好意敬酒，将军怎不快饮！”说着，将杯儿送到化及唇边，欲将灌入。化及更觉动疑，将头儿一偏，抢了玉杯，放在桌上，佯笑道：“卿怎的这般急性，待我后饮好了！”妥娘无可奈何，便欲退出。化及又含笑道：“卿乘兴而来，却要扫兴而去么？”妥娘不禁脸色一变，顿形惨白。

化及瞧了这副神情，向萧皇后瞧了一眼道：“皇后有见，真是可疑。”萧皇后头儿微点，杳娘也觉不妙。她原和妥娘交好，欲解妥娘的危急，径伸手取那玉杯，欲将杯中的酒泼去。哪知杳娘臂短，急切取杯不着，化及急将玉杯抢入手中，询问杳娘道：“卿欲如何？”杳娘无词可对，只得支吾道：“将军不欲饮此，贱妾却思一饮此酒呢！”化及道：“卿若饮此，性命恐难保了。”化及此言一出，众人全都吃惊，争向妥娘瞧视。正是：

献毒有心鸩叛贼，淫后可杀破机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施蹂躏惨无人道 进奋兴大发兽欲

话说宇文文化及说了一声，众人全向妥娘瞧视。只见妥娘咬牙切齿，瞋目指了萧皇后道：“你这丧尽廉耻、毫无心肝的淫妇！怎不想上一想，和你并肩同坐的叛贼，杀了你的丈夫儿子，你不能报仇雪恨，也当身殉主上。今反贪淫苟活，恋爱新欢，我今毒不死叛贼，一死而已，看你这淫妇，他年死后，有何面目瞧见杨氏先灵！”妥娘朗声大骂，骂得萧皇后无地自容，恼羞成怒。化及却命亲丁，速将妥娘拿下。妥娘叱道：“我也不想活了！你这叛贼，还怕我逃得了么？快将鸩酒给我，待我自尽好了！不要臭男子近我！”化及狞笑道：“自作自受，害人害己，你也不能怨我歹毒！”说着，便欲将玉杯授与一个宫女。萧皇后却抱住了玉杯，附在化及耳上，咕啾了一阵，只见化及掀眉点头，将玉杯依旧放在桌上，便向妥娘笑道：“卿欲饮鸩自尽，我偏不让你遂心。”妥娘愤愤道：“你要将我杀死，我也不惧，快些来杀罢，休得罗嗦！”杳娘却向化及求情道：“妥娘图毒将军，幸天佑吉人，没有受害。将军以仁人的心肠，赦了妥娘罢！”萧皇后冷笑道：“你真替妥娘求情么？你也负罪在身呢！”化及笑了声道：“杳娘既欲代饮鸩酒，如今可要再饮吗？”杳娘低首默然，不敢再言。

妥娘却又指了萧皇后骂道：“你这淫妇，腆然高座，恬不知羞！我生不能手刃了你，死后却不容你安稳！”萧皇后愤愤的对化及道：“你还不得施行么？”化及愤道：“皇后不要生气。”即向妥娘道：“你不要自负清白，我还不任你清白呢！”妥娘大惊，慌向墙上撞去，早给化及喝令亲丁，将妥娘拦住。妥娘哭骂叫喊，化及却命十数个有力宫女，强拽了妥娘，到那萧皇后的内室。化及欣然入内，即命宫女分执了妥娘的手脚，将她的衣裤强行剥去，任凭妥娘死命抵抗，十数个宫女动手，她怎能抵得住！不多时工夫，早已赤条条一丝不挂。化及命宫女将妥娘按倒榻上，妥娘奋力挣扎了一阵，百般痛骂，待到力竭声嘶，遂给十数个宫女按住在榻上，不能动弹。可杀的化及，便腾身而上，污辱了妥娘。妥娘血泪纷披，双目如火，一阵焦急，竟晕了过去，化及方始下榻。待她悠悠醒转，即对她道：“你还倔强么？”妥娘瞋目道：“你这种畜牲，用强污人，瞧你可得善终！”说毕，便欲奋身而起，宫女慌又力按。化及愤然道：“你这贱婢，还敢嘴强无礼！”当下即命宫女，依旧按住了妥娘。却又去唤进了八名亲丁，命他们轮流行奸。可怜一个娇躯弱质，怎经得起这般摧残，顿被狼藉丧命。狼心狗肺的化及，又命抬了妥娘的尸身，给饮酒的众人瞧看，众人尽皆掩目。萧皇后独是欣然色喜。杳娘见妥娘死得甚惨，不禁凄然落泪。化及狂饮了数杯，朗声对众人道：“妥娘太形放肆，我才如此惩戒。你们也当记着，谁敢再行无礼，我便以此为例！”说着，命亲丁将妥娘抬出。

众人听了化及的话儿，一个个胆战心惊，花容失色。化及却十分得意，公然勾了萧皇后哺酒，萧皇后神色自若，毫不知耻。竟是笑孜孜频送樱唇。杳娘实是不愿瞧了，便离座告退。萧皇后不待化及开言，即道：“杳娘不要去，今夕你须陪侍将军。”说着，向化及格的一笑道：“将军可是？”化及已是有了七八分醉意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皇后甚是，但依了我的心意，恨不能命众卿齐行侍我呢！”

众人听了，不禁各自低头。杳娘却将萧皇后恨得牙痒痒的，只顾暗暗咒骂。萧皇后向化及瞧了一眼，又附在化及耳上，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儿，直把

个宇文化及喜得险要发疯。即和萧皇后入了内室，萧皇后便在秘密所在，拿出一个匣儿，授给化及。化及开盒瞧视，只见匣中一颗丸儿，鲜红可爱，异香扑鼻。化及含笑道：“这个便是万象春么？这么小的丸儿，难道真有效力？”萧皇后嗤的一笑道：“到了那时，你才知道呢！”化及大喜，便欲塞入口中。萧皇后急忙抢住道：“不是就能服的，还须溶入药液，方可服用。”说着，又取出一服药儿，即命一个宫女，去煎药液。化及和了萧皇后携手出室。哪知外面的众人，已是走空。

原来她们见化及和萧皇后同入内室，当作去做风流的勾当了。杏娘第一个先走，其余也各自回房。化及讶道：“她们怎都走了？”萧皇后笑道：“你也不必着急，少停一个个召来，给你享受好了！”化及好不得意，只望药液快快煎就，便好服下，即待快活。好不容易等到宫女煎就了药液捧至宫中，萧皇后放入了万象春，待它溶化净尽，始给化及喝了。化及即欲萧皇后宣召众人。萧皇后娇嗔道：“一齐召到了，也须一个个领略，难道你能……”化及笑道：“话儿原是不错，但众人都在面前，更觉令人动兴呢！”萧皇后道：“人多眼众，彼此都觉羞惭。贱妾看来，还是将她们召到了在外面候着，将军一个个依次传入，岂不甚好？”化及附掌道：“便是这样罢！”

当下又命宫女分召众人到来。那般美人们，为了受娘的惨死，尽是胆碎的了。一闻呼召，只得齐到。惟有袁宝儿、吴绛仙、黄雅云、朱吉儿四个依旧不到。化及一算眼前莺燕，和萧皇后在内，已有十二个人了。计为王桂枝、狄珍珠、梁文鸳、李庆儿、陈菊清，方贞娘、田玉芝、石筠青、张丽卿、韩俊娥、杏娘。化及好生快活，含笑对众人道：“众卿在外等候，俟我相请，即望入内。”说着，便携了萧皇后一同入内。众人只得在外等候。好久好久，萧皇后云发蓬松，双颧火赤，懒洋洋的走出道：“杏娘快去！”杏娘气鼓了两腮，怀怒而入，不到片刻工夫，含泪而出。却唤王桂枝入内。这回又隔了好久，桂枝方才出外，又调了张丽卿进去。约摸两个时辰，外面的人，轮流已尽。化及又请萧皇后入内，萧皇后到了里面，见化及拥被而坐，含笑着道：“如何？你终能尽兴了！”化及笑道：“灵验极了！只是我还没有……呢？请皇后再替我召那袁宝儿、朱吉儿、吴绛仙、黄雅云四个到来，索性待我赏遍了罢！”萧皇后嗤的一笑道：“留几个也不妨的，何必这们性急呢！”化及涎脸恳求，萧皇后皱着眉儿道：“这四个人已是三召不到了。这回再去召她们，也不见会来。将军原该休息了，此刻早已过了丑牌咧！”化及苦着脸道：“只是没有……呢？叫我也休息不来！”

萧皇后娇啐了一声，沉吟了半晌，笑道：“宫女有多人在着，不妨一齐唤入，待将军挑选罢！”化及点首道：“那倒也好。”萧皇后便即传进了十六个宫女。说也可怜，却有十四个还是处子咧。化及体本健壮，又得了万象春的助力，越发是龙马精神，毫未见疲。待到天色微明的时候，十六个宫女，竟有十三个人不能移步，真是令人发指！化及到了天色大明，方才和萧皇后安睡。从此以后，化及每晚借了万象春的助力，宣淫宫廷。宫中的女孩子，无一幸免。就是黄雅云、朱吉儿、吴绛仙、袁宝儿四个，依旧不免受污，给化及趁了心愿。这虽是化及的无赖和萧皇后的淫贱，其实也是炀帝生前宣淫无忌，作恶多端，才会尸骨未寒，妻妾已是受污，可见报应不爽。只是受娘的惨死，却为萧皇后的罪恶咧！

闲话休说，书归正传。小子却要写那留书出走的袁紫烟，和被逐出宫的薛治儿两人的踪迹了。只是一枝秃笔，不能分写两个，便依了次序，先将袁

紫烟的一段事实表出罢。原来紫烟在炀帝被杀的前一夕，她早见星象大恶，祸难即要降临。她便收拾了细软金珠，密藏身畔，留书在室，即贿通了司宫魏氏，要求放她出宫，魏氏本已知道将士即将起变，当作紫烟已得风声，便笑对紫烟道：“夫人的消息倒也灵通，趁早先走。”紫烟点头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魏氏道声着，即悄悄引了紫烟，放她逃出了江都宫。紫烟到了宫外，虽在黄昏，她却毫不慌张，只因早有成竹，径去投奔了一家尼庵。

那庵叫做清修庵，庵中倒有一个老尼，四个小尼。紫烟到了江都，曾至清修庵数次，故已相熟。那庵相离江都宫只有三里多些路程，紫烟踏月夜行，认清了路途，急急前往。弓鞋脚小，行程原是不能迅速。紫烟却因心急，倒也走得飞快。不消一个时辰，早见一带红墙，映掩在林子那边。不多时，已是到了清修庵门前，庵门双闭，悄声无息。紫烟握了个粉拳头，擂打庵门，早惊动了里面守门狗儿，狺狺狂叫。一时近处的狗儿，闻声相应，叫成一片，顿时破了沉寂的空气。

庵中的老尼法慧，在睡梦中惊醒，听得庵门声响，恍似擂鼓一般，狗吠的声儿，也是十分热闹。法慧暗想：黄昏这般擂打庵门，定不是好事。莫非强徒垂涎庵产，前来打劫么？

这时一个小尼志法，也已醒了，她原和法慧同在一室，即唤法慧道：“师父可听见门响，怎的这般紧急？”法慧应声道：“我已听见了一会，你快去隔门问声，是哪一个叫门，到庵中来作甚，须得问仔细回报了我，再作定夺。不能擅自开门。”志法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一个小心别乱跳，结束下床，在桌上寻到了一枝短烛，向油灯上点明了烛儿，插在手照上面。一手擎了手照，一手开出房去。先到隔房门前，轻轻叩门，换了声志修，房门便呀的开了。志法趑到里面道：“师兄一同去罢！”志修道：“好的，你怎的这们胆小。你不起来我也要去了。”说着一同到了外面。

紫烟在外面擂了一回，手臂都酸楚了，见里面兀是声息全无。正在着急当子，忽闻里面有人问道：“深更半夜，外面哪一个擂打庵门，来此作甚？”紫烟急应道：“外面是我，一个避难的女子，来投宝庵，暂留一宵，便要走的，请师父快快开门！”里面志修和志法，听是女子声口，原来投庵暂宿的，便放胆开门，让紫烟走入，随手将门闭上。志修借了烛光，向紫烟仔细瞧了一回，笑道：“大娘已是来过的，面善得很。”紫烟点着首道：“已有几次了。老师父可在里面？”志法道：“师父在里面，大娘进去瞧她罢！”当下一同入内。紫烟见了法慧，便约略说了几句真话。法慧听说紫烟在宫中逃出的，吓得变了面色。正是：

禁宫一入深如海，脱网禅门惊老尼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一逃一逐双走雷夏泽 盒来盒往各解哑谜儿

话说法慧听说紫烟自宫中逃出，不觉大惊失色，慌道：“此处相离皇宫甚近，追骑立刻能至，你不能留在庵中，快向别处逃去罢！你也能免了祸难，我又不受连累。”紫烟急道：“老师父不必担忧，决没有一个人会来追寻。我也不要久留宝庵，至多一两天，便要去的。”说着，在怀中取出了一锭黄金，授给法慧道：“这一些送给师父，作为香火费儿，望师父慈悲为本，容我暂留罢！”黄澄澄的金锭，瞧入了法慧眼中，倒也不忍推却，便道：“你自宫中逃出，在理我们庵中却是容留不得，但你也是一个年轻少女，我又不忍让你黑夜奔波。你说不妨事的，但愿菩萨保佑，果真平安没事，那是你多留几天，也是不妨。”说着，将一锭黄金，接入了手中，向怀里便塞。接着道：“你贵姓是什么？”紫烟道：“老实对你说了罢，我便是袁紫烟，在宫中专司观象。曾受圣恩，封为夫人。只因星象大恶，主上即在日内便要受害，我才避出来的。”法慧听说，慌忙跪倒道：“你便是袁夫人，小尼有眼没珠，冲撞了夫人，还望夫人见恕。”紫烟双手扶起了老尼道：“师父说的什么话，我避祸来此，还求师父保佑咧！”法慧道：“夫人能预知祸福，决不会有事发生。若不嫌草庵简慢，尽情久留此处。”紫烟笑道：“那倒不消的，此刻已是深夜，我也走得累了，望师父设法，让我安宿一宵再说。”法慧慌对志法、志修两个道：“你们快去开了东厢，里面原有干净铺子在着，请袁夫人去睡罢。”

紫烟向法慧道谢了一声，随着志修、志法到了东厢里面，果是一间幽静的卧室。紫烟待志修等走了，她便闭门安息。只因精神疲了，一倒头立刻睡熟，待到梦回，已是过了日中。紫烟结束下床，出了东厢，法慧殷勤招待。紫烟却命志法入城探听，可有什么动静。待到复报，却是毫无动静。那天晚上，紫烟走上小阁，仰观星象，不禁凄然下泪。法慧侍立在侧，急问怎样，紫烟微啜道：“主上已是驾崩了。”法慧惊道：“今天城中，怎无风声传出？”紫烟道：“明天便能知道了，只是明天，我也要走了。”法慧道：“夫人要到哪里去？”紫烟道：“前太仆杨义臣，便是我的母舅，他告隐林下，不问世事，我明天启程，便是往依我舅。”法慧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小尼也得安心了。”一宵过去，到了明天，紫烟又取出白银二十两，送给法慧，又托她们雇了一只小船，送往濮州。遂由志修雇定了一船，相送紫烟，下了船中。欸乃一声，轻舟离岸。

途中不用细表，平安到了濮州城。紫烟命舟子上岸雇到了一肩小轿，紫烟开发了船资，乘了小轿，命轿夫抬至南门大街，到了杨义臣寓所跟前。紫烟停轿走出，门户紧闭，冷落萧条。紫烟微微叹道：“舅父被谗去官，门庭便这样寂寞了。”当下上前叩门，哪知好久没人出应，紫烟好生不解。正在惶惑的时候，恰巧隔邻一家，有个老翁走出。见紫烟叩门，不禁露出了诧异，即向前道：“这位小姐，谅是远道来此。”紫烟点了点头儿。老翁道：“小姐所以不知，杨家已是没人在内了。”紫烟听说，不觉大吃一惊，慌道：“犯了什么事么？人可平安？”老翁瞧了紫烟发急的神态，即问她道：“小姐和杨府上是什么亲戚？”紫烟道：“杨义臣便是妾的母舅。”老翁点首道：“小姐放心，他们不遭什么祸事。如今隐居在城外雷夏泽，小姐可雇船前往。只是到了那里，须问南杨老翁，那边的人尽皆知道的。”紫烟向老翁道谢，又请他代雇一船。

老翁倒也热心，便引了紫烟，到了西门，雇得一船。紫烟坐了那船，直到雷夏泽。方才上岸，恰巧遇见老仆杨芳，便开发船资，由杨芳送至家中，拜见杨义臣。义臣问明一切，又悲又喜。当下对紫烟道：“主上被害的消息，我已闻知。正因你在宫中，不知怎样了，甚是担心。不料你倒先夕便走了，脱祸来此。但确息怎样，你也不知底细。待我遣那杨芳，去到江都探听真情。并且宇文士及人尚谨愿，不比化及、智及奸邪。我欲令他远祸，早些脱离了他的两兄，免得他日同归于尽。你要知道，化及和智及，都是不足当大事的人，日后难免覆之。”紫烟点头道：“依我看来，关中的李渊，上应天讖，倒是一个王者呢！”义臣道：“你究知玄象的人，故能所言不谬。老夫耄了，也不必再向唐室称臣。那个士及，我却要嘱他归唐呢！”

义臣的老妻，早已物故。主持内务的人，原是没有，紫烟到了那里，义臣更是内顾无忧，当下命紫烟入内室安顿。他却沉吟了一回，取了数物，封入一只盒中。即唤入杨芳道：“你明天即到江都，探听消息。此盒可交与宇文三爷，你得了实信，在回家之前，须到宇文三爷那里，索取回信，不得忘了。”杨芳接盒安藏，义臣又给了他路费，命他翌晨启程，杨芳唯唯退出。

到了翌日，杨芳前往江都。到了傍晚时分，却有一个女子，到了雷夏泽，来寻杨义臣，便有那处的人，送到义臣住所。义臣见那女子，并非素识。女子先自开言道：“令甥女袁紫烟可在府上？”义臣正待回答，紫烟自里面走出，见来者不是旁人，乃为薛冶儿，急呼道：“薛夫人怎会到此？”冶儿见了紫烟，如获至宝，又悲又喜，反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紫烟却对义臣道：“这位便是薛冶儿。”义臣恍然道：“精通舞剑的薛夫人么？”紫烟道是。冶儿方开言道：“你可知道，主上已被弑了！”义臣道：“竟是遇害了，宫中怎样？”紫烟也道：“你怎样走出的？”冶儿道：“说也话长，待我逐渐说出。”便将炀帝怎样被弑，朱贵儿骂贼丧身，萧皇后陪宴宇文文化及，自己怎样行刺，反遭擒住，幸得妥娘解危，被逐出宫，当时茫无头绪，待到天明，随意乱走，走到了清修庵。

紫烟听了，接口问道：“夫人莫非也到庵中？”冶儿点头道：“我不到庵中，怎知你到了这里？原因我到庵前时，已是午刻，实觉神疲了，才入庵中休息，和老尼晤谈了，方知你在庵中留宿两晚，却在那日早晨，启程濮州的。”紫烟道：“那真不凑巧，要是夫人早到一刻，我迟行一步，都能会面了，便好一同来此。”冶儿道：“可不是么！当时我在庵中也是这般想呢，那天便留宿了庵中。到了明天，遂雇船到了濮州城。哪知到了南门街上，却扑了个空，幸得隔邻一个老翁，对我说明了，方才得到这里。”紫烟道：“我起先和你一般，也是那个老翁指明的。”义臣道：“这个老者也是朝中一位正人，曾任侍御史的李玄昌，因主上疑忌李姓，他便告隐的，和我原是相厚。城中知我在雷夏泽的人，也只有他一个呢！你们两个，还算凑巧，都和他相值，方得到此。”紫烟和冶儿，一同点头。

义臣又向冶儿道：“夫人出走之前，除了朱夫人骂贼丧身，其余可有逃出的人么？”冶儿凄然道：“逃出的却没有。谢夫人和柳夫人，闻知主上被弑，即自缢身死的。”义臣叹道：“这却难得！皇后怎的陪宴叛贼，真是大亏妇德了！”冶儿愤然道：“依贱妾看来，恐还不免失节咧！”紫烟道：“若真偷生受辱，萧皇后还有颜面见人么？”不题他们三个叙谈。

且说那个杨芳，奉了义臣的差遣，到了江都，便去见那宇文士及。将义臣给他的匣儿，交给了士及道：“待隔了两天，再来候复。”说着，即退出。

士及见是义臣遣来，急忙开盒启视，只见匣中有两个枣子，一只糖制的龟儿。士及瞧了，好生诧异，明知义臣定有用意，只是思索不得，便持了匣儿，走入内室。士及的妻子，即是炀帝的长女南阳公主，生性甚是慧颖，和士及十分相得。士及到了室中，即对公主道：“前太仆杨义臣，命人送来一匣，匣中却是这样的两件物儿。他是什么用意，我实猜不到他。公主可能思索得出？”说着即将匣儿授给了公主。

公主接匣瞧视，沉吟了一回，猛的娇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士及急问道：“什么用意？”公主道：“这个哑谜儿，不是难解，你怎会猜测不到？他两个枣子，当是早早两字，一只糖制的龟儿，当是归唐两字。义臣的用意乃欲汝早早归唐咧！”士及恍然大悟道：“公主的猜测，却是不错了。但义臣命我归唐，公主的意下如何？”公主道：“义臣不愧为英雄，他知关中李渊，有兴王的可能。你的两兄，却无成事的气魄，故劝你归唐，原是一番美意。”士及大喜道：“公主有意归唐，真是我的大幸！我原因两兄的做事，日见乖张。众人已在起怨，他日必无善果。我若不脱身远引，将来难免受累。”公主点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义臣那里的复信，待我也做个哑谜罢。”士及道善。公主即将义臣的来盒，去装入了几件物儿，依旧封固。

待到隔了两天，杨芳探知了一切，便欲回去，即向士及索取回音。士及便将盒儿交给了他，让遂雇船回去。士及和南阳公主也在这天晚上，抛了两兄，悄悄的走了，取道关中，日后归了唐室，得膺宫爵。不在本书范围以内。小子不再表了。

且说杨芳回到了雷夏泽复命，义臣紫烟等，方知萧皇后竟是失节，妥娘遭了惨死，余人也都受污。冶儿闻知妥娘惨死，不禁失声痛哭，紫烟也泪流不止。义臣唏嘘叹道：“宇文化及若得善终，天道不能信了。”冶儿却愤愤道：“我若不手刃萧氏淫妇，誓不为人！”义臣又将士及的回盒开视，见盒中一只纸鹅，鹅的头上，却系着一个小小鱼罾，罾儿上面，又竖了一块算命先生的招牌，扎得甚是灵巧。紫烟和冶儿瞧了，都是莫名其妙。紫烟便问义臣道：“这是什么用意？”义臣掀髯笑道：“士及明瞭我意，用这哑谜儿复我，鹅即为我，鱼罾即为遵字，算命的招牌，却是暗指命字。我嘱他早早归唐，他却复道我遵命了。依此看来，他定是归顺唐室咧！”紫烟和冶儿听了，便也恍悟。义臣又叹道：“老夫若有五千精兵，即能往讨宇文化及，生擒叛贼了。”冶儿道：“老将军若能兴起义师，从者必多。便是贱妾，也要执戈相从，拼死杀贼。”义臣贸然道：“言之匪艰，行之惟艰。我却没奈何呢！”正是：

老将有心谋叛贼，一卒全无一易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荐忠良夏主忘仇 激义愤隐士受聘

柳荫下面，一叶扁舟，舟中一个须眉雪白的老翁，手中执了钓竿，坐在船头上，凝神垂钓，微风过处，长髯飘动，奕奕如仙。岸上一个村童，横坐在牛背上，吹那无腔短笛。一个村娃，蹲在水步上洗衣，口中却在低声微唱，刷的一声，水面上掠过了一只水鸟，村娃吃了一惊，村童却在牛背上拍手欢笑。舟中的老翁，也在咕哝道：“鱼儿方欲上钩，又给怪鸟惊走了。”村娃听着笑道：“杨公公得了多少鱼了？”老翁道：“一尾都没有上钩。”村娃道：“还早呢！停一回有大鱼上钩了。”村童也笑着道：“快起钩儿，杨公公上钩了！”老翁哈哈笑道：“小油嘴，又来哄人！杨公公是不会上钩的了。”村童嗤的一笑道：“我父亲说的，杨公公是个老英雄，也像姜太公一般，八十岁遇文王，还有番大事做呢！姜太公也是钓鱼人啊！”村娃接着道：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杨公公怎样？”老翁听了一双小儿女的话儿，掀髯狂笑道：“我要做姜太公，也不到雷夏泽来了！”说着，觉得鱼杆一沉，急忙提杆出水，一尾活泼泼的大鱼，在钓钩上乱晃，便取了下来，放入鱼篓。村童和村娃，一齐拍手笑道：“愿者上钩了！”老翁听了，不禁神往，执着钓杆，向他们呆望。村童笑道：“杨公公得了大鱼，喜得出神了！”村娃道：“你别胡说！杨公公却在诧异呢，怎的我说的话儿，竟会这么灵，果有大鱼上钩了！”村童“呸”的一声道：“亏你不羞，说出这个话来！杨公公的心事，我却知道的。原是为了大鱼上钩，他想做姜太公了。”

一双小儿女的痴话，把个心似止水的老翁，给他们撩起了一片雄心，不由神烦意乱起来，猛的把头一拍道：“痴些什么？真想上钩不成！”随着朗声唱歌道：

“叹釜底鱼龙真混，笑圈中豕鹿空奔，区区泛月烟波趁，漫持钓竿下丝纶。试问溪山风雨何时定？只落得醉读离骚吊楚魂。”

村童和村娃，听了一齐笑道：“有趣有趣！”正在这时，蹄声得得，自东首堤上过来。村童回头看时，遥见一匹马上，骑着一个儒者装束的人，便对老翁道：“马上的来人，定是来访杨公公。”老翁急忙摇手道：“不要声张！”村童便短笛一扬，赶着牛去了，村娃也洗好了衣服，向老翁道：“停一会见罢！”说着径去。老翁却俯倒了头儿垂钓，一眼也不向堤上瞧去。马行渐近，马上的人，已是瞧见了老翁，不禁堆起了满面笑容，朗声呼道：“义臣公别来无恙！”义臣闻了呼声，不能再避，只得抬头瞧视，却是故人凌子肃，布袍葛巾，十分飘逸。便掷了钓竿，走上岸去。子肃翻身下马，由从人带住了坐骑。子肃笑道：“啸傲水云乡，竟忘了天下苍生么？”义臣道：“老夫暮年垂朽的人了，还有什么能力呢？并且尊荣敝屣，也不想再出的了。”说着，携了子肃的手儿，指着前面道：“草舍离此不远，请往小叙。”子肃欣然相从。

到了义臣家中，在草堂落座，义臣询问子肃道：“多时不见故人，今在何处存身？”子肃道：“在夏王驾前，任祭酒的职儿。”义臣叹道：“群雄乘乱而起，占据各地，竇建德尚不失为一个英雄，今也僭号称帝了。故人英才硕学，归顺了夏国，真是建德的大幸！”

小子写到这里，便要补叙建德的近况了。原来建德在河北一带，占据了城池土地。河北各郡，尽皆归附。建德的声势，日见浩大。那年有一异鸟，止在乐寿，却有数万小禽，相随在后，经日方去，时人都道凤来祥瑞。

又有个樵子，在采樵的时候，得了方玄圭，即至乐寿献与建德。群臣劝进，建德遂即位在乐寿。改元五凤，国号大夏。立曹氏为皇后，建德的发妻秦氏，只生一女，即是线娘。秦氏身死已久。建德手下有个曹旦，原是河间郡丞，归附建德，建德知其有女，年过漂梅，尚未适人，却是端庄沉静，慧颖多才，遂即纳为继室。封线娘为永安公主。杨政道为勋国公，齐善行为右仆射，宋正本为纳言，凌子肃为祭酒，刘黑闼、徐光茂、高雅言为总管，曹旦为领军将军，冯超武、甘起鹏为护军将军，倒也可说声人才济济，兵力也是不弱，已有六七万人马。线娘有一队娘子军，共三千个女英雄，给线娘训练得十分精劲，临阵交战，不输男卒。

建德闻知宇文文化及弑了炀帝，便欲趁此声讨，藉谋进展，当下即和群臣商议。凌子肃道：“声讨化及，原是名正言顺。但化及拥兵尚多，未能轻视。须得一员足智多谋的大将，方能克敌。臣荐一人，以辅主公。”建德问道：“祭酒所荐何人？”子肃道：“此人深通韬略，腹有机谋，在隋为太仆，被谗归隐的杨义臣便是。”建德沉吟道：“义臣才略，却是过人，但与我有仇，他未必能来。”子肃惊道：“他与主公怎会结仇？”建德即将杨义臣计杀高士达的前事说了。子肃道：“那是不妨的。只须主公不念前仇，臣当以大义动义臣，令其来附。”建德大喜道：“当年的计杀高士达，原是为国，我怎能仇他！但义臣告归已久，此刻隐在哪里，你可知道？”子肃道：“现在雷夏泽。臣有一个家丁，原是那处的人，新自家中回来，和臣说起，故知他在那处。”建德道：“即烦祭酒前往礼聘，若得义臣出山，化及不足平了。”子肃欣然应命，始至雷夏泽。果得和义臣相晤，设酒款待。

子肃饮至中间，即述了来意。义臣道：“老朽的人了，夏主虽能不记前仇，我却不能再事异主，只得永作隋臣的了。”子肃道：“正因公为隋室忠臣，目今隋主被弑，夏主欲讨宇文文化及，始命子肃到来，聘公出山，共除叛贼，以救苍生。公若推辞，人将目公幸灾乐祸了！”义臣讶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子肃笑道：“公以被谗去官，今隋主被杀，公有复仇的机会，却辞而不受。旁人便要疑公怀恨隋主，才无意复仇，不是幸灾乐祸，自快私心么！”义臣急道：“我因手下无兵，力不从心，哪敢忘了君仇！”子肃道：“故请公归了夏主，即能如愿了。”义臣沉吟了一回道：“承故人厚意，殷勤招致，义臣怎敢忘了大仇！但却依我三事，方能相从。”子肃道：“敢问何事？”义臣道：“不称臣于夏主；不愿显我的姓名；擒获化及，报了主仇，即当放我归隐。若能依此三事，我便拼了这条老命，出山一遭。”子肃大喜道：“只此三事，怎的不依！”说着，命从人呈上礼物。义臣也不推辞，即命杨芳收下，送入内室，给紫烟收藏。

子肃和义臣畅饮尽兴，子肃方始告辞。临行对义臣道：“我去复命夏主，再来迎公。”义臣点头相允。子肃跨马而去，义臣回到里面。紫烟和冶儿，已在草堂相候。见了义臣，紫烟道：“方才杨芳呈进礼物，道母舅已受夏主的聘请，此话可确？”义臣即将子肃相招的始末，一一说给二人听了。冶儿大喜道：“杨公若往乐寿，妾当随往，一同随军出发，往杀叛贼！”义臣道：“夫人若要前去，却是有伴。那窦建德的女儿线娘，十分骁勇，能征惯战，据子肃说给我听，线娘带有娘子军一队，练得勇敢善战，故夫人前往，只是归入线娘麾下好了！”冶儿更是心喜，以此日夕练习武事，只待子肃再来，便须一同前去。这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窦建德自凌子肃往聘杨义臣，隔了一日，忽报关中李渊，遣史刘文

文静到来。呈上李渊一书，却欲建德合击化及。建德即对文静道：“上复唐王，我已早有此心，一待兵马调集，即当出发了。”文静遂回复命。原来李渊在关中，那时闻知王世充屯兵洛水，和李密交战，终是败多胜少，不能解救东都的被围。渊原欲得了东都，方想称帝，恐李密得了东都，于己有碍。特命建成为抚宁大将军，世民为副，渡河南下，声言为东都援应，实是牵制李密，使他不敢专攻东都，好与他争鹿中原。这时便是宇文化及起变的时候。不多几天，江都传到急报：炀帝被弑，宇文化及另立秦王浩为帝。渊不禁恸哭道：“我北面事人，不能救主，怎得不哀恸呢！”将士都被感动，哪知是李渊的做作呢！他又恐宇文化及奉了秦王浩回至东都，与他也有不利，便想起了窦建德，兵马甚强，不如邀他夹击宇文化及，使化及不能北还。建德若能击败化及，原是最好，若建德反为化及所败，自己也可少个劲敌，未始不是佳事！

渊且依了刘文静的计儿，招抚魏刁儿，待建德出兵得胜，即暗嘱刁儿，袭击建德的都城乐寿，使他不敢再行前进，返守都城。俾得减少他的地盘，真是算无遗策，尽善尽美。哪知建德复了刘文静，即命勒军待发。刘黑闼道：“李渊老成深算，善用诈谋。魏刁儿新附唐室，后患须防。我国若倾众出征宇文化及，刁儿乘虚袭击，都城可危。依臣看来，须先灭了魏刁儿，方可出发。”建德点头道：“我的复允李渊即日出兵的话儿，原是假的。须待凌子肃回来，杨义臣可能同意，再作计较。此刻的声言出发。征讨化及，原欲刁儿不防，好去袭取了城池，免去了后顾之忧！”黑闼和众人听了，尽皆称善。

当下即集了三万骁卒，命刘黑闼为征南大将军，高雅言为先锋，建德自与曹旦合后，留杨政道和线娘留守乐寿，便即统军出发。日夜赶程，军行神速，到了深泽县城下，城上一无防备。那时正在深夜，建德先命几个灵捷的小卒，扒上了城头，下城开门，夏兵呐喊杀入，刁儿已是酒醉入梦，闻变惊起，正待指挥出敌，却给其下关寿杀了刁儿，将首级献与建德。建德厚赏关寿。立即传命将士，刁儿已除，不得妄杀一人，愿降者照旧授职，不愿降者，听其散去。刁儿将士，却多愿归降，建德大喜，将刁儿私财，散给众人。将士欢呼万岁。一面安抚百姓，开仓赈济贫民，远近争来归附。建德的声势，更是浩大了。隔了一日，建德命徐元茂镇守深泽，统军回到乐寿，封赏有功将士，设筵庆贺。计此次出军，往返六日，除深泽稍行用武，附近的易定等州，都是不费一矢，自愿来依的。建德怎不要欢喜，但待凌之肃到来，即欲声讨化及了。正是：

雄才竟展风云志，称帝成王各显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流珠堂畔三更哀旧主 明月江头深宵收暴客

寂寞黄昏，星河惨淡，流珠河畔，更是凄凉，黄土一抔，芳草芊芊，都成了可怜绿。此中的一个荒淫天子，生前艳福，何等风流！死后的萧条，何等可叹！成百成千的蛾眉，柔情蜜意，尽献了新欢，再也想不到旧日君皇的雨露深恩了。炀帝泉下有知，也要深悔多结绮缘，徒增冤孽了。沉沉闷闷的宫鼓，响了两下。明月多情，却来探视，照得流珠堂畔，寒光朗澈。这时忽有一个苗条少妇，悄悄到来，伏在炀帝坟前，哀声轻哭道：“圣上圣上，生前显赫威严，到了哪里去了！后妃受辱，叛贼猖狂，怎不显些灵爽，惩戒惩戒呢！圣上圣上，三千粉黛，圣上生前都是争先恐后，着意争怜，如今夜台寂寞，谁来相伴呢？圣上圣上，文官武将，圣上生前赐了多少恩荣，如今被杀，有哪一个起义讨贼，替圣上雪仇呢！”她且哭且说，说到伤心沉痛，便倒在坟上，哽咽着声儿，只是呜呜咽咽的哀哭道：“贱妾忍辱偷生，原想乘机报仇，哪知叛贼的防范甚是严密，又不敢轻易动手，做了妥娘第二。圣上呀！若是泉下有灵，望保护了贱妾，致死了叛贼，贱妾便要身入黄泉，来见圣上了。圣上圣上，你可知道千依百顺的萧娘娘，助了逆臣，摧残宫人么？”她越哭越哀，哭倒在坟上，再也站不起来。月儿似觉凄凉，不忍再留西苑，照那伤心景色，便移向他处去了。流珠院前，益发阴沉沉了。一阵阵的晚风，吹在窗格上，吱吱发响，一似幽魂诉语，他却毫不畏怯。兀是不顾夜深露重，娇弱的身体，怎能抵抗，依旧唠唠叨叨，且哭且诉。寒风侵肺，不禁一阵咳嗽，呕出了不少酸水。这时一道灯光，远远过来，她便站起娇躯，躲向坟后。

不多时有个轻盈少妇，执了一盏红宫灯儿，走到了流珠院前，举灯一照，见静悄悄没个人影，不禁自语道：“她敢是去了，还是没有来呢？”伏在坟后的她，听了来人的话儿，遂接口道：“宝儿姊么？贱妾还没有去咧！妾见到灯光，当作谁来了，才向坟后躲避的。”说着，便即走出。宝儿眼圈一红，凄然道：“绛仙妹妹，你终是不听我话，夜这么深了，在冷露下悲伤，你要是有什么不好，叫我怎样呢！”说着，珠泪直流。绛仙道：“我也方才到来，便要走的。”宝儿道：“你也不要哄我了，眼儿哭得这般红肿，还说方才来咧！”说声方毕，宫鼓报了三更。宝儿挽着绛仙道：“回去罢，半夜过后了！”绛仙只得随了宝儿，一同回去。到了宫中，方才坐定，忽有宫女到来道：“萧娘娘宣召两位夫人，陪侍将军。”宝儿皱眉道：“又要受罪了！这般时候，还要召人去胡缠。”绛仙却眉儿解锁，笑逐颜开，悄悄的问宝儿道：“你可有快的剪刀？”宝儿道：“你要来作甚？”绛仙附在宝儿耳上，轻轻说道：“我要处治那个逆臣！”宝儿摇首道：“真危险呢！不要反遭了他的毒手。”绛仙道：“生死两字，早已置在度外，有什么害怕！”宝儿惶然道：“你要是发生了不测，我也不想活了！”绛仙道：“这种话儿，说也没益，你有利剪，快给我一把！”宝儿便去取出了一柄快剪，授给绛仙藏了。

二人方想去时，宝儿陡呼一声不妙，将绛仙扯住道：“不能去！不能去！”绛仙道：“你终是这么胆小。”宝儿急道：“你忘怀了么？上次我与你应召前去，不是有宫女搜检的么？你藏了利剪在身，倘给她们搜出，你不能送他的性命，反要受他亏了！”绛仙听着，果觉不错，倒怔住了道：“这便难了，如何是好？”两个人思索了半晌，终想不出妙计藏那利剪，宫女却又来催促她们快快前去。绛仙人急智生。即将利剪扣了一线，悬在裤裆里面，对宝儿道：“这么藏了，也许不会搜到。”宝儿抖索索的道：“终是危险的。”绛

仙决然道：“那也顾不到许多了！”当下两人携了手儿，姗姗的走到正宫。化及又已传命宫女，催促两人。恰在宫门相值，宫女道：“好了，你们来了，将军已是急得很呢！”绛仙和宝儿，也不答话，径入宫去。到了内室门前，即被四名宫女喝住，搜检身上，绛仙却神色自若，坦然受搜。那个宝儿，反变了脸色，浑身战抖，搜查的宫女怎不动疑！便将宝儿身上，仔细搜寻，却一些没有什么。绛仙即道：“将军已是等候多时，你们责也尽了，我先进去可好？”三个宫女，倒想让绛仙走了，一个却甚狡猾，将绛仙拽住道：“你忙些什么！让我再搜上一搜。”绛仙冷笑一声道：“好认真的姐儿，可称忠臣了！”宫女只作不闻，在绛仙身上，搜查了一阵，始终想不到裤裆里面悬空藏一柄利剪。所以没有搜出什么。绛仙故意愤愤的道：“这们的认真可搜出什么来！”那个宫女，只得红了脸儿，不敢出声。宝儿却拽了绛仙，走入室内，见宇文文化及卧在榻上，萧皇后还没有安睡，坐在榻沿。见宝儿和绛仙来了，即站了起来。化及便含笑呼了袁夫人，宝儿只得登榻，受他玩弄。不到片刻工夫，化及却红着脸儿，对绛仙道：“今晚不能和夫人欢娱，明天晚上，当早些相请夫人好了。”绛仙好不纳闷，只得快快回去，且待明晚动手。

哪知到了翌晚，化及却不去召她。绛仙竟始终不得下手，又恨又急，不禁病倒在床。她的身体，原不十分强健，更兼每在深夜到炀帝葬处哀哭，所受的风寒甚深，一旦发作，病势便格外沉重。她又不肯服药，只望速死。不消几天工夫，便香销玉碎，含恨身死。直把个袁宝儿，哭得死去了数次。宇文文化及倒也甚觉悲伤。命有司从丰殓葬。隔了两天，袁宝儿却在流珠堂上，自缢身死，化及和萧皇后因江都宫中，已是死去了好几个人，觉得有些害怕，萧皇后又在梦中，常见妥娘瞋目叱骂，她更是睡梦不安，便时时昵着化及，赶快北还。化及也因智及屡次相催，要他统兵回到东都，他遂准备启程。这且按下不题。

再说那个凌子肃，回到乐寿，见了窦建德，建德欢然问道：“祭酒往聘杨义臣，他可能屈就？”子肃答道：“义臣已允出山，往讨宇文文化及。”建德不禁大喜道：“这个皆是祭酒的大功！”子肃道：“但义臣尚有三件事儿，还许主公依允。”建德便问哪三件，子肃道：“一不称臣于夏。”建德点头道：“彼为隋室老臣，引兵讨贼，本不能称臣于夏，我当谅其忠心，怎可不允！”子肃笑道：“主公真能成人之美了！义臣的第二件，乃是不愿显其姓名。”建德叹道：“真是大英雄见识，不知他的第三件如何？”子肃道：“他待擒获了宇文文化及为隋主报了仇恨，便欲退隐。”建德惊道：“他不愿向夏称臣，难道讨除了化及，也不愿享受隋禄么？”子肃笑道：“隋室江山，已是四分五裂，东都虽存，眼见朝不保暮，关中归了李渊，明为拥立代王，实则权在唐室，义臣不愿臣夏，当然也不愿臣唐了。他功成不退，尚能卜不事二君的名么？”建德恍然道：“祭酒的话儿甚是，我当成全义臣，三事尽依了他罢！”子肃欣然道：“主公如此待人，哪得不令人心服呢！义臣他日，也许深感主公，竟能始终相依。”建德笑道：“若能如此，原是最善！”子肃点头道：“待臣暂息数天，即当再至雷夏泽，迎义臣到来。”建德道：“义臣一到，便须出发了。”子肃应了声，便即退出。

隔了三日，子肃又辞了建德，往迎杨义臣。到了雷夏泽，和义臣相见，即将建德能依三事的话儿，告知了义臣。义臣甚觉感激，当下也不再迟延，遂命杨芳去雇一艘大船，即日便欲启程。杨芳领命且去。义臣对子肃道：“尚有一人同往。乃是先帝的妃子，薛冶儿夫人。她在宫中，行刺化及不成，被

逐出宫，避至我处。亦欲随军出发，往征化及。她原是精通武艺的，不知可能相容？”子肃急应道：“怎能不容！薛夫人若是到了那面，却好和永安公主，共掌娘子军了。”义臣道：“我也因你们本有女军，故先允了她了。”说着，即命冶儿见子肃。子肃见了冶儿，一身缟素，端肃容仪，十分起敬道：“夫人刺贼未成，气节已足倾人，此去讨贼，定能夺叛贼的魂了！”冶儿凄然道：“若能仗夏主军威，得除叛贼，贱妾死也瞑目了。”

这时杨芳已来覆命，雇到了船只，遂将行李一切，尽行搬下船去，待到舒齐，天已垂暮。义臣等进了晚膳，便欲下船。义臣入内对紫烟道：“此行讨贼，若得成功，即欲归来。汝与杨芳，留神了门户。”紫烟点头道：“舅父宽心，不要内顾，但愿早日除了叛贼，速即归来。”当下一同走出，见过了子肃。紫烟和冶儿，自有一种难分难舍的神情，相对黯然。不多时，船夫来催下船道：“趁了夜潮水顺，却好多赶些路程。”紫烟送冶儿等下了船，待船开去，紫烟方返。冶儿在船上，宿了内舱，义臣和子肃，宿在中舱。

船行三日，在这天晚上，义臣和子肃尚未安睡，忽的水面上一声锣响，即闻舟子惊喊道：“不好了！强盗来打劫了！”子肃听着，大惊失色。义臣却抽取了宝剑，向前舱走去。冶儿也已惊起，取了宝剑，她知前舱有义臣相敌，便推开了后舱舱门，走到了船梢上面。有六七个强徒，各执了利刃，向大船扑来，义臣却在船头上面，仗剑呼道：“何方小丑，敢来犯俺杨义臣！”这一声，听入了那个强徒首领的耳中，急忙一声胡哨，小船便四下分散，不向大船扑来，冶儿好不欢喜，暗想老将英名，却是惊人。旋见了一艘小船，向大船头而来。小船上面，站着一人，雄赳赳十分强壮，包红头巾，身穿黄色短袄，面色若铁，双目有神，冶儿瞧了，正在暗想，此人莫非是强徒的首领？忽闻义臣在船头上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是范愿，怎会作此勾当！”即闻那人道：“杨公恕罪，末将实未知道。”说着，小船已是靠近了大船。范愿一跃上船，扑翻虎躯，倒身便拜。义臣慌忙相扶，一同走入了舱中。冶儿方才明白原是相识的人，便也回入后舱。却闻中舱里面，义臣对子肃道：“此为老夫昔日的裨将范愿，今乃在此落草。”子肃即道：“范将军何不随了杨公，往依夏主，一同讨贼，强似在此落草。”义臣也将大略说了。范愿欣然道：“理当相从，待我遣散了手下，附船同去好了！”义臣大喜。正是：

恶风骇浪方惊险，转眼平安喜得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狭路起口角冤家欢喜 飞索跌英雄好事求成

泼刺里几匹骏马，从山角驰出，为首一匹马上，骑了个少年英雄，锦袍银甲，手中执了宝弓，仰着脸儿，向天空瞧视。只见一头海东青，抵着两翼，在空中盘旋。少年回头，笑对后面的四个家将道：“你们瞧着，待我将它射下来！”说着，抽出一枝狼牙羽箭，扣上弓弦，抬头瞧时，见那头海东青，已是飞向东首林边，少年一纵坐骑，驰向那首，仰了熊腰，张弓发矢，梆的一声，箭儿飞向空中，势甚激疾。那只海东青，却也乖觉，见箭到来，展开左翅一刷，把枝狼牙羽箭，拂了一丈多远，滴溜溜从空落下。少年的家将，齐声惊喊，少年更是愤怒道：“这头畜牲，倒也厉害，竟能拂去我箭！”说着抽出三枝箭儿道：“待我用连珠射法，赏它三箭，瞧它再能招架么！”他便向空中瞧准，一连三箭，先后射出。好一头海东青，竟是通灵一般，在空中一个翻身，左翅拂开了第一箭，右翅拂开了第二箭。第三箭接连又到，任凭海东青灵活，休想能避过。右腿上着了一箭，身子一侧，险些堕下。只见它两翼一振，带了箭儿，飞向林中逃去。少年也吃惊道：“这头畜牲，倒甚了得，竟会带箭而逃！”说着，拍马便追。四个家将，却去拾取了三枝落箭，随后相追。

少年穿出了林子，却不见了海东青影儿，少年好不丧气。后面家将追到，少年对他们道：“那个畜牲，不知逃向哪里去了？”一个家将道：“它受了公子一箭，谅也飞逃不远。”另一个家将道：“不要受了箭伤，跌了下来，我们可在林中找寻一回。”少年点头道好，遂在林中地上，分头寻觅。哪知费了多时，依旧没有寻到，他们也无可奈何，只得抄出林去。

转到山嘴跟首，正待弯将过去，蓦闻一阵马铃声，自弯角传出。少年将马勒住了道：“里面有人来了！路狭得很，待他们出来了，我们再进去。”说时铃声渐近，不多一回工夫，山角里驰出了五骑，却是五个女子。前面四匹马上，一色的戎装打扮，最后一匹马上，骑了个千娇百媚的女英雄。身穿黄金细甲，腰悬宝剑，背插雕弓，鞍前横了一枝梨花枪，枪杆上挑了一只海东青，鲜血直漓，已是死了。

少年和家将瞧了，便知那只海东青，即是方才的一只，怎的到了她们手中？这时五匹马已是驰去。一个家将高声呼道：“你们慢些走，还了我们的海东青！”前面桌上的女英雄听了，回转马头，娇嗔着道：“谁人拿了你们的海东青？”家将道：“你枪杆上的那只便是我们的！”一个女子道了声：“呸！你们不要胡认，这是我们公主用箭射下来的，怎说你们的？”家将冷笑道：“明明是我们公子射下来的，你们拾取了去，还要抵赖！”桌上的女英雄听了，不禁柳眉倒竖，娇喝一声道：“大胆狂奴，休得胡言！你们既能射下，怎会到我手中？”家将道：“我们公子，连射三箭。第三箭中了海东青腿上，它带箭逃了，我们追寻无着，哪知已给你们拾去了！”女英雄冷笑一声道：“说得好听话儿，连射三箭，只中一箭，已是丢脸，还要说出，我一箭射下来的时候，有什么箭儿带在海东青腿上？”

少年英雄听到此处，却也忍不住了，即道：“海东青却是先中我的箭，此刻即被你们拿去了，我也不稀罕它，你们拿去好了，只是也须和气一些，怎能讥笑他人！”女英雄粉脸微红，对着少年道：“又不是我们强要你们，原是我射下来的，不信拿去瞧，咽喉一箭，有伤为证。”说着，将海东青掇将过去。恰好给少年接着，提起瞧时，果见海东青的颈上，射有箭洞。再向

两腹细瞧，右腿上也有箭伤，便是自己所射，遂将海东青向女英雄掷过去道：“你也去瞧瞧，右腿的箭伤，哪里来的，便可知道我们说的话儿，原不是哄你们的。”女英雄接住了海东青，果见右腿上有伤，遂笑道：“这便如何？”接着又道：“既是你们先射中，就还了你们罢！”这边的家将道：“本来要还的，不是我们公子射中了一箭，使海东青受伤，你们休想射得下来！”

女英雄原想掷还他们了，听了家将的话儿，倒又生气了。不禁怒喝道：“你们的射法好，早该射中鸟的要害，怎只射中右腿，让它带箭逃呢？亏你们不怕羞，还要恃强胡说！”家将笑道：“你不要自夸海口，将人家看轻，你若真有能耐的，敢和我们公子比箭么？”一个女子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射了三枝箭，只中一箭，还要不知己丑，要和我们公主比箭！”少年大怒道：“你这贱婢，怎敢胡言！”女英雄见少年骂她的从人，不禁怒气上冲，脱口骂道：“你这匹夫，竟敢出口伤人！”那边家将听了。全呼：“反了！你这女子，姓甚名谁，胆敢辱骂我们公子！”这边一个女子道：“说给你们听了，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我家的公主，便是大夏国的永安公主窦线娘，你们这般狗头，是哪人氏，竟敢如此撒野！”

少年听说马上的女英雄，便是窦线娘，不禁暗喝声名不虚传。这边的家将，便也大声喝道：“你们听仔细，坐稳在马上，不要吓下马来。我们的公子，便是幽州大总管罗艺的公子罗成！”线娘听说马上的少年，即是罗艺的儿子，不禁仔细打量。只见罗成生得一表人材，眼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英姿照眼。觉得心头乱跳。罗成也在打量线娘，只见她远山描翠，翠得异样动人，秋水横波，波光分外澄清，娇滴滴的双颊，嫩生生的雪肤，不觉瞧得呆了。那边的线娘，被他瞧得好生难堪，便低垂粉颈，回转马头，想要走了。这边的家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听了公子的威名，她们便逃了，不敢比箭了么！”线娘怎会中风，又勒住了坐骑道：“怕你们么？要比就比！”家将道：“分了胜负，将什么作赌？”线娘道：“你们说好了！”家将涎着脸道：“要是我们胜了，你便嫁了我们的公子。”罗成慌忙喝道：“大胆狗头，怎能胡说！公主休得动怒！”

线娘听了家将的话儿，羞得粉脸通红，本待发作，见罗成道了歉儿，倒只好忍住了。另一个家将道：“可将海东青悬在树上，离开了二百步，每人各射一箭，哪一个射中海东青的眼睛，便算得胜，取了海东青回去，两个全中，再作定夺，这样可好？”罗成和线娘听了，都觉使得，便依了此人。由他将海东青悬在一棵大杨树上，家将即道：“哪个先射？”线娘道：“请你家公子先射好了！”罗成也不推辞，便离了二百步，张弓引矢，一箭射出，家将一声喝采，那枝箭儿，不偏不倚，恰巧射中了海东青的眼睛，横贯在中，家将也暗暗佩服。这边家将道：“我们的公子，已是射中了鸟目，此刻要你们射了！”线娘拔了背上的雕弓，抽取一箭，将马一拍，扣箭上弦，相离杨树二百步，便发出箭儿，猛听得两下里齐声喝采，原来线娘的一箭，将罗成先前的一箭射出，她的箭儿，却横贯在鸟目。罗成不禁脱口道：“公主神箭，不是罗某能及，甘拜下风！”线娘听了，倒觉没意思起来。这边的家将又道：“我们的公子，神枪无敌，你家公主，敢和我们公子比武么？”这边的从人道：“又要夸口了，好不害羞！”线娘喝住众人道：“不准胡说，快给我闭口！”

罗成见线娘箭法惊人，想她的武艺，谅也不弱，便想领略一回，线娘也素知罗家枪法，有名天下，即欲趁此机会，和罗成一比。当下也不多言，将

横在鞍上的梨花枪挺在手中，向罗成秋波一转。罗成大喜，取过了家将手中的提卢枪，在马上含笑道：“请公主放马！”线娘一拍银鬃马，飞驰向前，抬起梨花枪，向罗成面上刺去。罗成举枪轻架，挡开了梨花枪，回手一枪，向线娘马头刺去。线娘圈过马头，顺势将枪横扫过去，向罗成肋下打来。罗成起枪抵住，两人一来一往，两条枪宛似两条神龙，搅作了一团，战了五六十回合，线娘究敌不过罗成。其实罗成早已知道，线娘不是他的对手，只使出一半功夫。线娘到了这时，还觉不能对付，便虚晃一枪，回马便逃。罗成故意戏她，拍马便追，口中还喊道：“公主休走，看我擒你下马！”线娘见他追来，不禁暗喜，便在怀中取出了红线套索，藏在手中。逃了一程，回头瞧时，只见罗成一匹马儿，在后紧追，线娘将马勒慢，不多时，已是追近。线娘轻侧柳腰，纤手一扬，娇声喝道：“还不与我下马！”

罗成追得有兴，猛见一道红光，向胸前扑来，急呼一声不好！忙将身儿一侧，左肩上已给套钩钩住，线娘乘势一拽，罗成的身子，已是侧了，给她一拽，便堕下马来。线娘正在得意，哪知罗成跌在地上，却双手拉住套索，猛力一扯，线娘没有提防，竟也被扯下马。罗成真会作戏，见线娘尚未将套索松手，他又用力一扯，线娘接连几纵，立脚不稳，便也跌倒下来。恰巧压在罗成身上，跌入罗成怀中。线娘羞得满面通红，急忙扒起。罗成也含笑起立道：“公主的红锦套索，真是厉害！不但使我跌了，连了公主自己，也会受了它的作弄。”线娘暗想：你也不要肆刁了，原是你作弄人，干红锦套索什么事！她也不再多言，扑了身上灰尘，便欲上马。罗成却慌恐着道：“公主要去了么？”线娘诧异道：“武也比了，胜负也分了，不去作什么？”罗成竟道：“我却不愿和公主分离呢！”线娘听了此话，不禁胸口小鹿乱撞。骂又不好，说又不好，飞红了双颊，抵着头儿，竟开口不出。罗成走近一步道：“若蒙公主不弃，愿结秦晋。”线娘听着，越发没意思了。

罗成见线娘含羞不语，又逼近一步道：“只须公主点头示意，便算允我了。”线娘原是心爱罗成，只不能私自许婚，遂正色对罗成道：“公子以此事问妾，妾未能私允，公子若果有心见爱，可遣媒向我父求亲。”罗成踌躇了半晌道：“尊公若不见许，如何是好？”线娘暗想：“这倒也是意中事，父皇也许会不允的。失却了这们的如意郎君，却觉不舍。”当下沉吟了半晌道：“公子可和杨义臣相识？”罗成道：“原是世交。”线娘不禁脱口道：“那便好了！义臣即将来到乐寿，妾父甚敬其人，公子若挽他为媒，定能……”线娘说到此处，便停着不说了。这时罗成的家将，和线娘的随人，一同寻至。线娘和罗成慌忙各自上马，相顾一笑，尽在不言中了。正是：

心有灵犀通一点，多情儿女两英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 钦烈志水埠喜迎宾 拒求亲月老空有兴

话说线娘和罗成见有人来了，便各自上马，一先一后，向原路回去。罗成的家将和线娘的从人迎上前来，齐声问道：“谁人赢得？”罗成抢先道：“是我输了！”线娘笑对家将道：“你家公子赢的。”说着，已是到了分路。罗成向线娘拱了拱手，线娘好生没意思，却又低鬟一笑，圈转马儿便去。四个女从人，随后相从。罗成的家将喊道：“那只海东青不要了么？”线娘回身摇手，径绝尘飞驰。家将在杨树上，取下了海东青，抽了线娘的箭儿道：“海东青不要，连枝箭也不收回。”罗成道：“箭儿给我。”家将拿箭授给罗成道：“公子射鸟失去了一箭，便将此箭补了缺罢！”罗成含笑接了箭儿，仔细一瞧，见箭上刻着“线娘”两字，好不欢喜，便藏入箭袋里面，方才兴冲冲的跨马而回。

且说线娘驰马过去，抄过林子，瞥见地上有一枝箭儿，在马上弯身拾起。一瞧箭上，刻有“罗成”两字，好不诧异，再看箭头上，却又血迹染着，猛的明白了：这枝箭儿，定是冤家射中海东青的，海东青带箭而逃，掉在此处，恰好给我拾着，再也不会错了，便将箭儿插入了箭袋，驰回乐寿。到了宫门下马，入宫见了曹皇后。曹皇后笑着道：“公主回来了，可知道杨老将军，也已到了。”线娘欣然道：“那却甚好，大概就要出兵。”曹皇后点头道：“还有件事，公主听着，更要欢喜。”线娘急道：“母后，什么一回事？”曹后道：“义臣此番到来，还带来了一员女将。”线娘喜得直站了起来道：“真的么！是哪一个？”曹后道：“她是隋主的妃子，薛冶儿夫人。听说隋主被害，她尝行刺宇文文化及，没有成功，险遭毒手，幸得他人代求，化及将她驱逐出宫，她便投奔了杨义臣。此番一同前来，将随军出发，往讨化及，代主报仇。”线娘啧啧道：“有志气！此刻在哪里？母后见过她没有？”曹后道：“我也没有见过，此刻在船上。原因他们到了南门埠头，凌祭酒和了杨老将军等先行登岸，见了你父皇，凌祭酒说明了薛夫人的来历，你父皇母后甚是钦敬。故欲公主回宫了，亲去接她入宫，以示优礼。”线娘喜得手舞足蹈道：“我即速要去了。”曹后道：“本已待了好久，原要快些前去。”线娘即命宫人传谕：立集女军五百人，整队宫门。又笑对曹后道：“薛夫人既能临阵杀贼，谅来终能乘马，不必用闷人的轿儿去了。臣儿和她并骑回宫，岂不甚好！”曹后点头道善。

线娘即命备马，不多时女兵齐到，列队宫门，线娘遂告别了曹后，即行出宫。早有人带过了银鬃马，线娘跨上马儿，袖中取出一面小令旗，向空一挥，五百女兵，绝齐的起步，直向南门水埠而去。不消半个时辰，已是到了埠头。线娘即令一个女兵道：“速即下船，禀报薛夫人，道我请见！”女兵奉命，遂到船上，问知薛夫人在后舱，便入舱跪禀道：“大夏国永安公主奚，请见夫人。”

冶儿自义臣等上了岸去，等了好久，不见有人来接，正在诧异，此刻见女兵进报，已知来的是线娘了。当下急应道：“有请公主。”女兵唯唯退出，上岸见了线娘，道了一声请，线娘翻身下马，走到水埠，已见舱中抢出了一个少妇，浑身缟素，丰神楚楚，走到船头上道：“贱妾薛冶儿迎接公主。”线娘踏上船头道：“不能即迎夫人，有累久等，还望夫人恕罪！”冶儿道：“亡国罪妇，投依上国，本应先行候安，哪里敢劳公主至埠！越发使贱妾加罪了。”线娘道：“夫人不必多谦，即请登岸，一同回宫罢，夫人行李，可

已收拾？”冶儿道：“收拾好了。”线娘点了点头，携了线娘手儿，离船上岸。线娘即命四个女兵，下船搬取薛夫人行李，送至宫中。一面早有二个女兵，带上了两匹马儿，线娘即请冶儿上马。冶儿跨登马背，线娘才骑上了银鬃马，并骑徐行。回到宫门，已是暮云四垂，明月窥人，线娘遂引了冶儿，入见曹后。

冶儿见了曹后，盈盈拜倒，曹后慌忙回拜，相扶起立，各自入坐。曹后道：“深钦夫人节义，足夺叛贼的魂魄。”冶儿凄然道：“恨未手刃叛贼，颜面苟活，今仗上国仁义之师，往讨叛贼，若得为主雪仇，贱妾死也瞑目了。”曹后道：“夫人至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宇文叛贼，天夺其魂，必败无疑。”当下曹后即命设筵款待冶儿。饮间，曹后又问江都近况，冶儿详述无遗。曹后和线娘闻知萧皇后失节受污，不觉痛恨万分。及闻妥娘惨死，又唏嘘泣下。冶儿更是哽咽失声，线娘慌忙安慰。将近宴毕，忽报驾到。曹后和线娘便即离座，冶儿也起立一旁。只见夏帝窦建德，含笑入内。曹后等上前迎接，薛冶儿也俯伏道：“亡国罪妇薛冶儿，拜见夏帝万岁。”建德即命宫女扶起了薛夫人。线娘问建德道：“杨将军今已到来，父王何日发兵？臣儿愿作先行。”建德道：“不出十天之内，即欲兴兵出发了。”建德坐了一刻，对线娘道：“薛夫人舟行劳顿，你可陪侍了夫人，早些安歇罢！”线娘欢然应命。冶儿离座告退，便随了线娘，前去安息。

到了线娘宫中，线娘却昵着冶儿，要同床安睡。冶儿也不推辞，便同入锦被，并头睡下，一时不能入梦，即闲谈一切。两人越说越投机，真是相见恨晚，十分亲热。冶儿忘了形，即笑问线娘道：“公主的金龟婿呢？”线娘娇嗔道：“不准说这种话！”冶儿诧异道：“做了一个女孩子，早晚终要嫁人的，像公主般芳年，也不能说小了，难道还没有许婚么？”线娘点了点头。冶儿道：“像公主般才貌双全，要求一个如意郎君，却也不易呢！”线娘听了，默默不语，只是一副蛾眉，忽地紧锁。冶儿何等聪明，料想终有隐情，便很诚恳的道：“妾和公主，虽是今日初会，但承公主见重，妾实感激万分，公主若能不将外人视妾，如有什么难言的隐事，和妾说了，妾或能为公主效力，独恐公主因妾交浅言深，不允推心置腹呢！”线娘格的一笑道：“我又没有什么姊姊妹妹，今天得了夫人，一见便心中爱出来，只恐夫人不和我亲热，还会将外人视夫人么！”冶儿道：“我也将公主当作自家姊妹一般，才敢动问，究竟公主的终身，有没有属意的人？”线娘脸儿一红，十分忸怩。冶儿连连逼问，线娘道：“冤家真会缠人，要逼死我了，要说我有属意的人呢，原是没有，只是也不能说没有。”冶儿噗哧一笑道：“好公主，这是什么语，有便有，没有便没有，一句进，一句出，吞吞吐吐的话儿，叫妾莫名其妙了。”线娘到了此刻，只得含了羞，将白天出猎，遇见罗成的事儿，从头至尾，都和冶儿说了。冶儿凝神听毕，欣然道：“罗公子英雄出众，和公主配合，真是天生佳偶，待贱妾明天会了杨老将军，先和他说了，叫他玉成好事。公主道可好？”线娘合上两眼，做作睡去。冶儿笑道：“公主心许了么？”线娘微微一笑。这时宫鼓已报二更，冶儿也觉神疲，和线娘相抱睡着。容易一宵，到了天明，冶儿和线娘，一同下床，盥洗理装，夹忙里线娘又去取出了罗成的箭儿，给冶儿瞧视。冶儿接箭瞧了瞧笑道：“公主放心，一切都在妾的身上。”线娘将箭夺去道：“人家好意给你瞧，又是什么放心不放心！”说着笑了，冶儿不禁失笑。

在这天的午后，冶儿便到留贤馆，进见杨义臣，即将线娘的事儿和他谈

了，要义臣极力玉成。义臣揪髯笑道：“罗艺的来使，去了没有多时。”冶儿道：“敢是请公作伐。”义臣点头道是。接着又道：“一双小儿女，已是情投意合，不知建德的意下如何？”冶儿道：“罗家英名，早传遐迩，允配婚姻，也不辱没了。”义臣道：“只是罗艺和建德，先前原有旧怨，今罗艺能忘前嫌，为子求婚，建德性尚爽直，谅也不会记着旧恶。”冶儿点头道：“公言甚是，还望速即进行，最好在讨贼之前，先行成就。”义臣道：“我原要往见建德，和他一谈了。”冶儿遂欢然告退，回至宫中，见了线娘道：“罗家公子，真是多情，妾去见杨老将军，哪知罗家已是遣使去过了。杨老将军也十分高兴，自愿作伐，依妾看来，此事十有九成。妾当先向公主道贺呢！”线娘啐了一声道：“夫人再要这般打趣，我可不依的。”冶儿笑道：“不依也要你依了。”当下两人说笑了一阵。

到了晚上，建德回宫，笑对线娘道：“可笑那个罗艺，特托杨义臣为他的儿子罗成求亲，已给我拒绝了。”线娘听着，不禁暗暗叫苦，低了头儿，默然无语。冶儿在一旁听了，也是大出意外。一个转念，便即告退，乘夜至留贤馆，去见杨义臣。义臣见冶儿到来，皱着眉儿道：“婚事不成了！”冶儿道：“妾也为了如此，才赶来见公。为今之计，公且缓覆罗艺，待妾三日再说。”义臣点头应允。

冶儿又匆匆回宫，线娘已是拥被而睡，见了冶儿，不禁一阵伤心，珠泪挂颊。冶儿慌忙安慰她道：“公主但请宽心，贱妾也嘱杨老将军，叫他且待三日，再覆罗府，妾当替公主设法，务成好事。”线娘摇首道：“父皇的性儿，不易改动，夫人不必费心了。我与罗家公子谅是无缘，也不能强求的。”冶儿正色道：“事在人为，人力或能胜天，妾今有一计，但须公主依允，好事不患不成。”线娘矍然道：“夫人有何妙计？”冶儿道：“只须公主假作患病，卧床不起，并将罗公子的箭儿，交与贱妾，妾自能设法。”线娘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听凭夫人做去罢！”当下一宿无话。

到了翌日，线娘果真卧床不起，冶儿便去告知了曹后，线娘虽非曹后所生，曹后却甚疼爱，闻知线娘患病，急往探视。线娘佯作呻吟，装得十分逼真，曹后更觉着慌，即欲召医。冶儿便将曹后衣袖轻拽，曹后会意，即随冶儿出室。到了正宫，曹后问道：“夫人何事？”冶儿道：“娘娘可知公主的病儿，怎会突然而起？”曹后道：“妾也不解，正在疑惑，难道别有隐情么？”冶儿点头道：“娘娘所猜甚是。须知公主的病儿，不是药石所能医治。”曹后惊诧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冶儿道：“公主的病儿，便在拒婚罗氏。”曹后首儿微点。冶儿即在袖中取出一枝箭儿，交给曹后。曹后见箭上有“罗成”两字，不禁十分奇异。正是：

方惊有药难医病，羽箭何来更觉奇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除暴不成功狗受烹 解围有诈泉雄屈尊

话说曹皇后见了罗成的箭儿，不禁十分奇异，即问冶儿道：“此箭从何而来？”冶儿即将箭的来源，一一和她说了。曹后笑道：“公主早和我说明，我还不玉成其事么！”冶儿大喜道：“贱妾原知这件事儿，除了娘娘没人能斡旋的了。”曹后道：“即烦夫人，对公主说声，叫她放心，此事有我作主，决不使她失望。”冶儿欣然退下，告知了线娘。线娘当然快活，便问冶儿道：“那枝箭呢？”冶儿道：“尚在娘娘处，还怕她吃过了么？”线娘摇首道：“母后原是疼我的。父皇虽也爱我，为了此事，也许要动怒。他见了这枝箭，不要动了疑心，当我有什么苟且的事做出，那便糟了！莫说好事不成，连我的性命也难保呢！”线娘说到此处，不禁眼圈一红，又要落泪了。冶儿急道：“痴公主，胡乱操心作甚！有娘娘一力替你作主，还怕什么？”线娘道：“若能依了夫人的话儿，自是最好。”

这天晚上，曹后便婉婉转转，告知了建德。建德起初不免有些着恼，入后给曹后一片软语，说得心回意转，也许肯了，当下对曹后道：“只是昨日拒了义臣，义臣谅也回覆了罗艺，此刻反去求他，未免使人难堪。”曹后笑道：“不劳圣上费心，薛夫人早已咨照了杨老将军，请他缓三日答复。如今只须请义臣答复罗艺，已允求亲，择吉受聘好了。”建德笑道：“原来你们结伙替线娘成全，我还能独持异议么？”当下一笑安息。到了翌日，建德召义臣入朝，面允求亲。义臣欣然而退。回到留贤馆，即修了一函，回复罗艺，遣使送往。隔了几天，便择吉行聘，自有一番热闹，不必细表。又隔了几天，建德已是备齐了兵马，即欲出发征讨宇文化及了。小子写到此处，又须掉笔儿，写那江都的宇文化及。

原来化及在江都，纵淫了月余，这天智及入宫，见了化及，愤愤的道：“兄若任意流连下去，恐做杨广第二了。你可知道，外面的将士，已是啧有烦言。”萧皇后也在一旁，即道：“妾也屡劝将军速离江都呢！”智及冷笑道：“皇后也会劝谏么？”说着，拂袖而出。萧皇后凭空受辱，好不难堪，不禁掩面悲啼。化及慌忙温存，愤愤的道：“智及匹夫，这般无礼！我当惩戒他，皇后不要气苦。”萧皇后方始止泣。

隔了两天，化及始欲启程，即命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，领留后事，当下出令戒行。皇后六宫，仍依旧式为御营，营前设帐，化及居中视事。仪卫队伍，概拟乘舆。凡自少帝浩以下，并令一起登程。只因船只不敷应用，化及竟命夺取江都百姓的船只，取道彭城水路，向西进行。那天到了显福行宫，化及入宫流连，又不忍去。虎贲郎将麦孟才、虎牙郎将钱杰和折冲郎将沈光，因愤化及专恣暴厉，欲谋害化及，当下一同拟妥，思乘夜袭杀化及，为炀帝复仇。哪知关防不密，走漏了消息，给化及知悉，即密命司马德戡引兵围了三人部队。三人知己事泄，即奋命拒敌，终以寡不敌众，一律斗死，部卒星散。化及也不敢再留显福宫，即行进发。哪知到了彭城，水陆淤塞，船只不得通行，只得舍船登陆。化及又命部众，夺得了民间的牛车，竟至二千辆，百姓们敢怒不敢言，吞声饮泣。化及却将二千辆牛车，并载了宫人珍宝。此外的器仗，悉令兵士背负。迢迢长途，兵士们负重而行，哪得不要力疲，不免俱有怨言。就是司马德戡和赵行枢等，也生悔意。这天德戡对行枢道：“化及匹夫，肆淫宫闱，残暴不仁，大失人心，我与公助彼成事。原欲除暴立明，以安众民。如今他这般自尊，岂是我们当初的原意。这样下去，

我与公的性命，都要受他的累了。”行枢点头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外人指斥化及，我们也难辞其咎。如今追悔，已是不及，但即行挽救，还未为迟。”德戡轻声道：“莫非除了他！”行枢道：“诛了化及，以谢众人，我与公的罪名，便可没有了。”德戡道：“此事尚须秘密，不要漏了出去，你我性命，即要不保了。孟才等受祸，前车不远呢！”行枢点头道：“那个自然，且待机会，再行动手。”当下各自分散。

隔了一天，到了天寿宫，化及又入宫安息，行枢即欲引兵围宫，谋杀化及。德戡自然赞同，便和自己的部队说了，部众尽皆赞允。独有一个偏将，曾受德戡严责，怀恨甚久，此刻得了这个消息，欲趁此报仇，遂向智及告发。智及大惊，入宫告知了化及。化及愤愤道：“司马德戡和赵行枢，我也待他们不薄，怎敢负恩！”智及道：“如今怎样处治他们？”化及沉吟了一回道：“弟可伏卫士在宫门，我当遣人诱他们入宫。弟即可将他们围住，立行杀伤好了。”智及受计退下。化及便命内侍二人，分召司马德戡和赵行枢，入宫议事，德戡、行枢尚是蒙在鼓中，不知机谋已泄，竟坦然入宫。伏兵齐起，二人措手不及，遂皆被杀。化及命将二人的首级，传示部众。谓二人密谋不轨，故加杀戮，余众不必惊慌。部众虽不敢异言，只是尽已离心了。化及留宫数天，复带领部众，向巩、洛进发。途次为李密的兵部所阻，不得西进，乃暂入东郡，藉图休养，再与李密交锋，这且按下不题。

且说那个唐王李渊，这时因其子建成、世民，自东都引归，力劝其父称尊，号召天下。渊尚是不肯即从，但自为相国，加九锡，职总百揆。又过了数天，那般攀龙附凤的群僚，再三劝进，即迫隋帝侑禅位，侑只得拱手让位。唐王渊到了此刻，方算应天顺人，公然称帝了。即了大位，受百官朝贺，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。废帝侑为酈国公，追谥炀帝为太上皇，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，封世民为秦王，元吉为齐王，裴寂为右仆射，知政事。刘文静为纳言，窦威、萧瑀为内史令。对于杨氏宗室，尽加优待，量才选用。总算和前朝篡国的主子，专以灭绝失国的宗室为能事的，稍稍异趋。只是正名立论，李渊的得有天下，恐终难免一个篡字呢！同时占据巴陵，自称梁王的萧铣，也自称皇帝，封置百官，徙都江陵，修复园庙，以岑文本为中书侍郎，委任机密。

那东都的留守各官，初闻炀帝的凶耗，尚因关中李渊拥代王侑为帝，尚没有什么举动，此刻闻知侑帝被废，李渊自称为帝，一般文武官员，遂推越王侗嗣皇帝位，改元皇泰，进用段达、王世充为纳言，元文都为内史令，共掌朝政。只是政令不出都门，号称隋室，所剩的江山，已是微乎其微了。东都人民嗣闻宇文文化及率众西来，不觉又起了恐慌。有士人盖琮上书，请招降了李密，令密合拒化及。元文都等深以盖琮的计儿为是，即授琮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命琮谕李密，使其来归，盖琮即赍敕出城，径往洛口，请见李密。

密闻东都来使，便即延见。盖琮见密即道：“公知处境的危险么？”密道：“兵精粮足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不觉有什么危险。”琮笑道：“公久围东都，未能破城，兵老厌战，欲拔东都，尚可得么？今王世充兵屯洛水，宇文文化及率众西来，若与世充会合，左右来攻，我公怎能抵敌？败可立待。”密听了盖琮的话儿，深以为然，他起先的自夸，原是虚张声势。他的心中，也正因和东都相持日久，难战胜利，若化及和世充合兵夹击，危险万分。但知盖琮此来，定有用意，遂问琮道：“公既知我处境危险，可有解危的策么？”琮道：“公若能归依了隋室，便能无碍。”密笑道：“叛军之将，难道还能

称臣隋室么？”琮道：“公如有意，请先献降书。”密道：“公的见密，究为奉命前来，或为不然。”琮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奉了敕命，欲公称臣隋室，拒击宇文文化及。”说着，即从怀中取出敕书，与密瞧视。密始恍然大悟：东都不欲化及入城，思藉我的兵马，攻击化及，又能解围，一举两得，倒也计出万全。只是我若能降了隋室，岂不将一番事业，尽付东流？不如将计就计，目下暂降，且待击去了化及，再待机会，谋取东都，也不为迟。当下主意决定。遂笑对盖琮道：“请公上覆今上，密当遵敕是了。公可先回，密即献奉降表。”琮见李密应允，欣然回东都。

元文都等闻知李密复正，甚觉喜幸。隔了两天，李密解了东都的围兵，覆书乞降，愿讨宇文文化及，以赎其罪。皇泰主即册拜密为太尉，兼魏国公。令先平了化及，然后入朝辅政。皇泰主又敕谕王世充，以李密即降，不必屯军洛水，可入都护卫。世充得了此谕，即叹道：“李密居心叵测，岂甘自屈，此次归降，必定有诈。”世充乃引众入东都，恰值元文都等因李密归降，东都围解，故张饮上东门设乐侑觞，开怀畅饮。世充见彼等毫无远虑，不禁忿然道：“公等谓李密可恃么？密恐陷入围中，假意求降，宁有真心？竟以朝廷厚爵，轻授贼人。试问诸公，意图何为？不思处境的危难，乃反置酒作乐，自鸣得意么？”文都等慑于世充的威力，都默默无言，不敢多辩，但心中不免怀恨，遂与世充有隙。嗣接李密连番捷报，已将化及杀退。东都官僚，互相庆贺。独世充扬言于众道：“文都等皆是刀笔小吏，罔识大事，未明贼情。将来李密引兵还都，文都等难免受愚。但我军屯兵洛水，屡与李密交锋，杀伤他的兵马，不可胜计。密若入都辅政，必不肯忘了旧怨，定图报复。我等将无噍类了。”世充的一席话儿，明明是挑动部曲，反抗朝议。那些部曲，果皆汹汹。文都情急，忙与段达密议：欲乘世充入朝，伏甲除患。也算文都合当晦气，原来段达和世充本为暗通关节，气味相投的人，文都和他商议，他佯与周旋，私下却去转告了世充。世充遂部勒兵马，夜袭含嘉门，斩关落锁，驱兵直入，声言清除君侧，以肃朝廷。

文都闻知了世充兵变，亟奉皇泰主，御乾阳殿，派兵出拒世充。哪知世充兵众又皆骁勇，逐节杀入，势如破竹，无人敢当。进攻紫微宫门，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观，问世充何故兴兵。世充下马谢罪，声言文都私通外寇，图覆朝廷，请先杀了元文都，然后杀臣好了。使者返报，皇泰主左右为难，迟疑莫决。正是：

强将精兵犯帝阙，宠臣生命赖回护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 反复无常梟雄绝命 坚持不屈虎将丧元

话说皇泰主得使者返报，知世充欲杀元文都，方允退兵，正在为难的当子，可巧段达入乾阳殿。皇泰主便对段达道：“今世充恃兵耀武，要朕杀死文都，只是文都无罪，怎能加害？”段达道：“王世充兴兵犯阙，都因元文都私通李密，其心叵测，不能说是无罪。”文都听了段达的话儿，正待申说，段达向将军黄桃树使了个眼色，桃树原是达的私党，便将文都拿下，厉声对皇泰主道：“文都罔识大体，贻误军国，实应治罪！”段达接着道：“圣上若不欲受杀元文都的名，不妨将他驱出紫微门，任凭世充如何发落。”皇泰主尚是不忍，外面有人进报道：“王世充声言：‘若不速将文都斩首示众，即欲攻入了。’”段达厉声道：“事已到了这般地步，圣上再不能为了一个幸臣，妨碍大事！”皇泰主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朕也无能为力了。”文都面如土色，凄然对皇泰主道：“臣今朝死恐圣上也不能得暮呢！”皇泰主垂泪默然，黄桃树已推了文都走出殿去，将他推到紫微门外道：“元文都来了，听凭王将军处置！”话声未毕，世充的军士，枪刀齐下，元文都倾刻之间，命赴黄泉。

世充见文都已除，即令部卒解围，趋至乾阳殿，谒见皇泰主道：“文都罪大恶极，人所同愤，今已被臣下所杀。”皇泰主愀然道：“卿未曾闻奏，擅自诛戮，为臣下的岂能如此！难道卿自恃了强力，尚欲及朕么？”世充拜伏流涕道：“文都包藏祸心，欲召李密共危社稷，臣不得已称兵加诛。臣受先帝殊恩，誓不敢负陛下，若有异心，天日在上，当使臣族灭无遗。”皇泰主原恐世充不测，如今听了他的话儿，说得十分沉挚，信以为真，乃引令升殿，命世充为左仆射，总督内外诸军事。世充又收杀元文都的党羽，却令兄弟点兵，独揽了大权，势倾朝野。所有奏议，皇泰主但拱手画诺，不得不依，也可见世充的臣道了。

这时的李密，屡胜宇文文化及，逐节进攻。化及的军马，纷向后退，李密率军追击，直至魏县境界，始引兵趋还东都。原欲入都佐政，相机行事。军行到了温县，密方接得警报，知道了元文都被杀，王世充掌权，李密不觉吃惊，对他的亲信道：“世充才智，胜过文都十倍，彼今在朝秉政，我若入都，必于我不利。”遂远屯金墉城。恰巧东都大饥，流民出都觅食。密闻讯大喜，即开洛口仓，赈济难民，收降甚众。这个消息，传到了世充耳中，觉得不妙，遂遣使如密，甘言请和。密喜谀言，自夸尊大。今见世充低首请和，那有不悦之理！隔了一天，世充的使者又到，却是愿将布匹，向李密易米。密军多半乏衣，正需布匹，密遂允与交易。东都得了粮米，便没有人往降李密。密方始猛悟，堕入了世充狡计。不禁愤愤道：“世充匹夫，欺人太甚！”哪知世充已是挑选了骁卒，前来攻密。密得了细作的报告，即命王伯当留守金墉城，邴元真据守洛口，密自引了军马，出偃师北境，往御世充。世充探知密军到来，夜遣轻骑，潜入北山，埋伏在溪谷里面。更命军士秣马蓐食，枕戈待旦。一俟天明，即须发动，掩击李密的兵马。

世充这般的布置，李密却毫无防备。只因世充屯兵在洛水的时候，屡为李密所败，故密藐视世充，不在意上，竟连壁垒都没有设备。到了那天黎明，被世充麾兵杀入，行伍大乱。又有北山的伏兵，从高驰下，锐不可当。李密的军士，更是慌乱。隋兵乘胜奋杀，密众大溃。密只得率领了残军，遁回洛口。哪知据守洛口的邴元真，已是变心，愿降世充。故密欲入城，元真竟闭

门不纳。密虽是愤怒，但也无可如何，只得东奔虎牢。这时留守金墉城的王伯当，迭接各讯，自知孤城难守，遂弃城而走，也到了虎牢。见了李密，会议行止，诸将多半解体。密乃依王伯当的话儿，决计入关，往降唐室。王伯当随密同行，他将多投入世充帐下。密自起兵以来，声势不可说不盛，哪知一个东都，终不能拔取，率至兵溃众散，霸世空图，依旧要往依他人，真也大出密的意外。一路上长吁短叹，闷闷不乐。多亏还有一个王伯当，相随劝慰。这时密的宠人雪儿，也已死了，故此次西行，只有两匹马儿，真可说声狼狈不堪了。

到了关中，由王伯当通知了李靖、秦琼、程咬金诸人，他们闻知了旧主失依，顾念前情，便在唐主李渊面前，一同荐举。渊也知李密的为人，不易驾驭，只因李靖的请求，不便推却，即授密为光禄卿，赐爵邢国公。刘文静暗奏唐王道：“李密反复无常，圣上怎能收容？”渊笑道：“密虽狡猾，手下无兵，岂能成得大事，不足虑的。”李密得诏，即入朝谢恩，唐王温慰有加，密虽觉不辱，终嫌未足。这时尚有李密的大将徐世绩，居守黎阳，未有所属，唐主即命秘书丞魏征，乘驿车至黎阳，劝绩早降。世绩知李密已受唐禄，遂已决意西向，对长史郭孝恪道：“此处的民众土地，皆为魏公所有，我若献之，岂不变了利主之败，自以为功，攫取富贵么？我实不愿如此，今当籍郡县户口士马的众数，禀知了魏主，使彼自献于唐好了。”孝恪点首称善。世绩乃使孝恪诣长安，往拜李密。唐主李渊初怪世绩无表，即面闻知了如此，不禁叹道：“世绩不背德不邀功，真是一个纯臣。”遂赐姓李氏，并使孝恪为副，与世绩经营虎牢以东。

李密称臣唐室，他心上终觉不甘，且遇大朝会，密职当进食，密更引为深耻。那天退朝，见了王伯当，愤然道：“大丈夫不能自谋卓立，在朝堂之上，跪献饮食，宛似妇人，我岂能常受此辱！”伯当亦因唐王未加重用，深自不悦。今见李密怀怨，即挑动他道：“天下的事，皆在公度内。宜自为计，若能掌握兵马，不患无功。”密本不愿屈居人下，常思再起，当下沉吟了片刻，思得一计，即与伯当说了，伯当也道甚善。到了明天早朝，密乃言于唐王道：“臣蒙圣上不弃，厚加恩宠，但未立寸功，自愧受禄。目今山东的聚众，皆为臣旧日的部下，臣愿率兵前往，依次收容，愿降者抚，违背者诛。若得凭藉国威，即以此众往讨世充，易如拾芥咧。”唐室群臣，皆以李密狡猾好反，不可遣他。唐主不听，引密升御座，饮劳甚厚，又以王伯当为副，一同收抚山东。密大喜，称谢而退。

唐主又因河东守将尧君素不肯归降，坚守河东。唐主尝遣刺史韦义节往攻不利，至此，再命华州刺史赵慈景，与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率军往攻。早有细作报知了尧君素。君素即命王行本率了骁卒，埋伏在蒲坂。赵慈景与独孤怀恩一时疏忽，未及深防，堕入计中，被行本杀得大败。怀恩先自溜逃，赵慈景独力断后，给隋兵包围，慈景奋勇死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力尽被擒，为君素所杀，枭首城外。

慈景曾尚李渊的女儿桂阳公主。渊得了怀恩的败讯，听得女夫战死，当然悲悼。桂阳公主更是哭得死去活来，力请其父为夫报仇。渊只得善言安慰，劝她返京守丧。一面催促怀恩，从速进攻。又查得君素的妻室尚在长安，即遣人执住，送至河东城下，使招降君素。其妻遂在城下高声呼道：“隋室已亡，君何自苦？不如早降了唐主罢！”君素在城上闻知了妻语，不禁怒道：“天下名义，岂妇女所能知晓？”说着，即取了宝弓，抽出羽箭，扣上弓弦，

向妻发矢，弦响处，其妻应声倒地。城下唐兵尽皆吃惊，城上隋兵更是感动，守城越坚，唐兵休想攻上。但君素虽是誓众死守，决计不降，可是到了后来，粮食告罄，守兵不免慌急。君素的部下，有个偏将薛宗，他因危城坐困死守无益，讽劝君素，欲令降唐。君素大怒，痛斥薛宗，宗怀惭而退，不免怀恨在心。隔了两天，薛宗竟刺杀了君素，割下首级，私自出降。怀恩大喜。哪知王行本又登城拒守，唐兵依旧不能拔城。行本更趁怀恩不防，鼓众袭击，杀退了怀恩兵马，复向别处运来了粮米，接济城中士卒。粮米既已不缺，军心更是大振。唐主因怀恩措置乖方，时遭败绩，遂下诏切责。怀恩不免心怀怨望，反与行本联络，谋附刘武周。

时武周有突厥的相助，由突厥始毕可汗封为定杨可汗。武周与唐室本是不睦，故行本等始与相谋。但是这个消息，传到了唐廷，方将怀恩调回治罪，另遣将军秦武通，往代怀恩的职分，围攻河东。行本虽是极力抵御，终以城中粮尽，军心动摇，行本思冲围出城，遂被唐军所擒，方得攻下了河东。秦武通即将行本斩首，告捷朝廷，但已是两年有余了。

在这两年之中，那个收复山东的李密，与王伯当到了山东，厚植势力，又图再起。唐行军总管盛彦师探知李密图谋不轨，急飞奏唐主。唐主渊方勃然大怒，愤愤的道：“李密匹夫，真是反复小人了。”敕命盛彦师率军声讨。李密本欲起事，见已事泄，便乘此叛唐。也是李密合当晦气，每战必败。盛彦师乘胜进逼，李密与王伯当联骑窜逃，中途遇伏，两人尽死在乱箭之下。李密一生才智有余，心术不足，临了得此惨果，便是心术不足的原因。

在这个时候，又有吴兴太守沈法兴独树一帜，据有江表十余郡，自称江南道大总管。又有朱粲自称楚帝，取唐、邓州，杀死了刺史吕子臧。尚有西楚霸王薛举，自称了秦帝，旋即病歿。其子仁杲嗣立。唐主命秦王世民，率兵往讨，大破秦兵。围了折墟，仁杲无法解围，只得开城出降。唐室的土地日广，声势也越发浩大，只是四方扰攘，迭起不已。前时的剧盗，称王称帝，已时有所闻。其余的小盗，此起彼仆，彼兴此灭，更是不可胜数。

闲话休多，书归正传。小子到了此刻，又须提起那个宇文文化及了。他自从和李密交锋，每战每北，退至了魏县，兵势日衰，因怨智及无故发难，徒负弑君恶名。智及怎肯承认，便也反唇相讥，兄弟交哄，众益离心，竟自悄悄引去。文化及的兵力，更见单弱了。正是：

境穷势蹙方生悔，众叛心离日见危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 当筵刺语萧后受辱 布席礼佛杨氏终凶

檐前滴漏，断断续续的不住。庭院里面，水浸紫苔，风侵铁马，一片的秋风秋雨，阴惨惨好不凄凉。湘帘不卷，室内的明朗灯光，却从里映出。室中的萧皇后，翠黛含愁，朱颜憔悴，支颐侧坐，不住的长吁短叹。在她对座的，便是个宇文文化及，已经醉眼模糊，兀是不肯停杯，只顾一杯又一杯的狂饮。猛的将杯儿在桌上一碰，吓了萧皇后一惊，含颦一瞧，却见化及哈哈大笑。萧皇后长叹一声道：“日暮途穷，狼狈到这般光景。你还有什么心情，值得如此狂欢！”化及一双通红的醉眼，向萧皇后一膘，接着举起杯儿，饮尽杯酒又是一阵狂笑。

萧皇后知他醉了，忙道：“快不要饮下去了，早些安息罢！”化及摇了摇头道：“哪里睡得着，除非……”他说到此处，却又忍住了，不再往下说出。萧皇后含疑问道：“除非怎样？”化及停了半晌，方始一笑道：“说了出来，皇后谅也不恼。”萧皇后道：“我还恼你作甚？”化及道：“真的么？”萧皇后微笑道：“哪个说假？”化及道：“人生终有一死，但能得做一天皇帝，虽是即死，我也甘心！”

萧皇后听了话儿，已知化及不怀好意，急道：“你此刻权在众上，宛似天子，何必拥个虚名，定要称帝呢！”化及道：“实权虽得，虚名终须成立。”萧皇后道：“果然称帝，原是无人能阻，但凭你处置好了！”化及皱了皱眉儿道：“只是那个秦王如何？”萧皇后道：“立也是你立的，废也是由你废了，他还能和你倔强么？”化及点头道：“原是如此，但依我看来，将他废去留着终觉不妥。索性除去了他，免了许多周折。”萧皇后苦笑道：“那又何必呢？他的命儿，就饶了他罢！”化及摇首道：“那可不能。”萧皇后见化及已是绝然，知难挽回，只索罢了，听凭化及去处置。一宵易过，到了那天清晨，化及即命人酖杀了秦王浩，僭称许帝，过他皇帝瘾。

时光迅速，转瞬半年过去。魏县又给李渊的从弟淮南王李神通所破。化及带了萧皇后等逃往聊城，未及安顿就绪，夏王窦建德，已是亲率大军，以杨义臣为行军大元帅，范愿为先行，线娘和薛冶儿断后，共有马步军兵六万人。小小一个聊城，怎能经得起攻击！又有义臣在内谋划，不消几天工夫，便将聊城攻破，生擒了化及、智及。萧皇后等一般人，自然也逃走不了。建德进了聊城，安民即毕，薛冶儿便想杀了萧皇后，向建德声请。建德慌道：“此却不能，萧后虽是失节，究为母后，不是我们所能加害。化及兄弟，则理应受诛，我自能处置，为兄弟雪仇。”冶儿无可奈何，含泪而退。建德恐冶儿加害萧皇后，便使人护卫萧皇后。

到了明天，建德请萧皇后登殿，建德行臣礼朝见，羞得萧皇后不敢抬头。建德遂命人立了炀帝和秦王浩的神主，率了百官，素服发哀。先将宇文智及等梟斩致祭，独有化及，却囚住在槛车，欲带回乐寿梟首示众。待到祭毕，城外传进一书，却是杨义臣所遗。建德急忙拆视，函中大约说是叛贼已擒，臣志得伸，即回田里，以遂初衷等语。建德阅毕叹道：“杨公真是忠臣。”大将军刘黑闳因其义兄高士达，实为义臣所杀，常怀隐恨，至此即道：“杨义臣厚受主上恩宠，今乃不别而行，实为藐视我主，臣愿率兵追他擒回治罪。”建德急道：“义臣先已与我约定三事，我怎能食言？当成全其志。将军不必费心。”黑闳只得快快而退。

隔了几天，建德凯旋而回，到了乐寿。建德素不好色，因将隋家妃妾儿

数遣归，只有个萧皇后无从安顿，令她居住别室。但薛冶儿和线娘，因建德优待萧皇后，甚觉忿忿不平。线娘又和曹皇后说了，曹后沉吟了片刻，笑对线娘道：“我们虽不能将她处死，只是羞辱她一番，倒也使得。我们只须如此如此，已是够她受了。”线娘附掌称善，便去告知了冶儿，冶儿也是快活。

那天晚上，曹后在她宫中，设下了盛筵，宴请萧皇后。萧皇后应召入宫，见曹后和了线娘含笑相迎，十分殷勤。待到入席，又连连劝酒，萧皇后在初时尚是愁眉不展，着意含颦。到了此刻，却眉锁顿开，忘了愁恨，不禁和她们有说有笑了。线娘见是时候了，便向曹后使了个眼色。曹后早已会意，便含笑问萧皇后道：“东京和西京，两地的胜景哪一处的好？”萧后道：“西京的景色，哪里及得上东都的西苑？西苑里面，五湖十六苑，各有动人风光。”曹后点头道：“闻说十六苑中，各有一个夫人主持，此说可真？”萧后道：“的确是有。”曹后道：“如今十六苑夫人，不知如何归束了？”线娘接着道：“听说有几个夫人，已是殉节了？”萧皇后不能说没有，只得道：“是的。”曹后便道：“哪几位夫人？”萧皇后道：“绮阴苑的谢夫人和仪凤苑的柳夫人，都在先帝受害的那日，便自缢身死的。”曹后和线娘同声道：“难得难得！这般的节烈，令人可敬。”萧皇后接着道：“还有个仁智苑的朱夫人，却在寝殿里面，骂贼被害。”曹后道：“似朱夫人般节烈，替隋室增了多少光辉！”线娘笑道：“也有削尽隋室光辉的人呢！”这一句话儿，萧皇后听了，宛似当头一个霹雳，顿刻痴呆，出声不得，面上白了又红，红了又白。曹后又问她道：“此外还有什么人殉节？”萧皇后不敢再说出妥娘的事，即道：“没有了。”线娘道：“听说尚有一个妥娘，为了谋害化及不幸事泄，又给无耻的贱人，献了歹毒的计儿，累得妥娘惨死，此事可真？”萧皇后只恨没个地洞，躲了下去，又不能不说没有，只得点了点头儿。曹后接着又道：“闻说有个舞剑的薛夫人，可还存在？”原来薛冶儿和萧皇后，直到此刻尚未会面，故而曹后佯问。

萧皇后原不知冶儿也在宫中，即道：“她因刺贼不成，被逐出宫，如今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话声未毕，只见内室的垂帘一掀，走出了一个人，不是薛冶儿，还有哪个！萧皇后惊得呆了。冶儿却冷笑道：“想不到又在此地，遇见了娘娘。贱妾意谓娘娘是长享富贵的了，怎会到此？”萧后听了冶儿的话儿，更是难受，她本因曹后和线娘母女两个，热一声，冷一句，讽刺得难受，又加上了冶儿，方知她们早已安排停当，原欲羞辱她的，不禁恼羞成怒道：“未亡人并非贪生怕死的人，只因那时先帝被害，陈尸寝殿，无人顾问，只得忍辱含污，要求叛贼礼葬了先帝。又立了秦王浩，以续大位，在未亡人原是无法呢，还须原谅些未亡人。”曹后冷笑道：“娘娘口口声声的未亡人，不知还算杨氏的未亡人呢？还是算宇文氏的未亡人呢？倒须请问娘娘。”问得萧皇后哑口无言，不禁伤心万分，掩面悲啼。恰巧这时建德进宫，见了这副情形，忙命两名宫女，送萧皇后回室，又劝曹后等道：“她到了这般地位，已是够她受了。您们不必先去羞辱她罢！”

萧皇后回到寝室，自思生平不曾受过这等难堪，越思越伤心，整整的哭了一夜，没有合上眼儿。到了天明，她想若是久留在此，怎经得她们的磨折，终得想个去处，脱离了此处，方能安宁。左思右想，竟给她想到了一个人，便是嫁与突厥始毕可汗的义成公主。萧皇后遂起身修书，说了不少的苦话。她书写即毕，密封就，即贿通了一个宫女，命她找个可靠的人，将信送至塞外。自古钱可通神，萧皇后破费些金珠，她的一封书信，已是到了塞外。

义成公主接阅以后，便与始毕说了，欲他使人往接萧后。始毕倒一口允许，立遣使者，来到乐寿。见了建德，禀明来意，建德正因没法处置萧后，又恐线娘等使她难堪，今突厥遣使来迎，真是求之不得，便即依允。一面使人咨照萧皇后，叫她整备行装，一面却命杨正道一路相送，保护萧后。原因政道为齐王暕的遗腹子，故命同赴突厥。萧皇后闻知突厥遣使来迎，哪里还肯迟慢，匆匆的收拾了一切，即向建德告行。建德欢然相送，直出了宫门。萧皇后方始和了杨政道，随着突厥使者，一同出塞。见了义成公主，抱头痛哭。始毕却将政道一并留下，未几，即立政道为隋主，令与萧后同居定襄，萧后方才安心住下了。”

小子既将萧后的下落，交代清楚，便算完了。又须掉转笔儿，说那东都的王世充。他自从逐走了李密，一切朝政，都入他的掌握，渐渐骄恣不法。初则自封太尉、尚书令，继又自称郑王，加九锡。又因尚书裴仁基、裴行俨有威名，深加疑忌。仁基父子也知为世充所忌，甚觉不安。那时世充竟背了前言，不畏天日在上，使他族灭无遗，遽将皇泰主废去，自做皇帝，国号郑皇。将皇泰主降为潞公。仁基父子自世充即了帝位，更是畏惧万分，深恐受害，遂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密议，欲谋杀了世充，再立皇泰主。哪知这个消息，竟会走漏了出去，给世充所知，遂将裴仁基与宇文儒童，皆夷三族。齐王世恇又对世充道：“儒童等的谋反，正因隋主虽已被废，旧势仍在，不如早日除去，免得为害。”世充听了世恇的话儿，觉得甚是，即命人致鸩皇泰主。皇泰主欲与太后面诀，使者不允。皇泰主一再哀求，使者只促饮鸩。皇泰主乃布席礼佛道，愿自今以后，不复生帝王家，遂取鸩饮下。一时未能绝气，来使竟急不待缓，用帛勒死。

在东都死去了一个皇泰主侗，在西京废帝的侗，也是一命呜呼，两兄弟不约而同，好似造化弄人，故意要他们在一个年头上，同见阎君。于是，杨家称帝的子孙，覆亡净尽，只有突厥所立的杨正道了。唐谥侗为恭帝，王世充也谥侗为恭帝。两个恭帝，在位的年数，又同是二年。《隋书·帝纪》但录恭帝侗，却没有恭帝侗，这原是唐臣书法，不免徇私。其实东都嗣立侗的时候，西都的侗，已是被废的了。就隋论隋，皇泰主未始非一线所存，应该称为隋朝皇帝。总计隋自文帝篡周，共历四主计三十一年，隋朝就此告终。小子这部书儿，便也收场。至于那般称王称帝的英雄结果如何，一来不在本书范围之内，二则别家书上，已有记载，不必小子罗嗦了。

